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二十　二十

善鈎　善錫

汝埜　汝淑　汝泓　汝澤　汝潘　汝溥　汝渾　汝渶　汝漋　汝浣　汝垤

崇炑　崇稅　崇桯　崇稩　崇儒　崇檜　崇𠑊　崇憒　崇梅　崇榻　崇乘　崇東　崇檀　崇轄　崇壇

必瀆　必濮　必學　必炎　必燮　必愢　必訴　必熵　必烽　必鈱　必鏈

良墭　良埔　良烽　良逵

武德郎不矯

善訪　善灼　善瓩　善楯　善瀛

汝濡　汝栝　汝積　汝椽　汝提　汝積　汝康　汝滌　汝浙　汝津　汝湃　汝泓　汝建　汝遒

崇煬　崇燗　崇避　崇邇　崇隨　崇適　崇退　崇全　崇余　崇恕　崇濟　崇沏

必鑄　必穩　必暌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二十　二十一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大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最

善滄　善椎

汝賞　汝迂　汝送　汝騄　汝馭　汝驄　汝潤　汝澋　汝淵

崇嶔　崇夢　崇淡　崇鈒　崇乘　崇摘　崇錨　崇猜

必頊　必顓　必顗　必愢

昭信軍承宣使仲髦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遊　吉州刺史士㯂　榮州刺史士曈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圻　右千牛衛將軍士湝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滿

成忠郎不瞑　成忠郎不竭

右監門率府率仲賢　感德軍承宣使仲滌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禔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湆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美　從義郎士雄

不羲　訓武郎不紓

善倫　善經

汝沭　汝儁　汝㩗　汝鏴

崇隱　崇㳬　崇隨　崇蕙

右千牛衛將軍不戾　保義郎不盈　訓武郎不玭

善銑　善璪　善銀　善鐵　善㯳　善鐖　善鈃　善鉑

汝犓　汝潽　汝玎　汝渚　汝圻　汝璃　汝墳　汝塔　汝圩　汝慸　汝鐷　汝懃　汝悤

崇祇　崇壇　崇籤　崇悫　崇愍　崇鏞　崇憕

昭慶軍承宣使仲佾

贈右衛將軍士皖　贈金州觀察使

保義郎不抑　忠翊郎不竭　成忠郎不遺　不柔　武節郎不料　武翼郎不夸

善劭　善邃　善迁

女悪　汝惎　汝惠　汝想　汝倫　汝㶇　汝㦧　汝僅　汝憶

崇埜　崇裵　崇㯋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仲傒

安康侯士㾈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䩮　右千牛衛將軍士輿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夔　右千牛衛將軍士撰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柭

從義郎不佇　不悛

善㯖

榮國公仲墳　贈王謚恭憲仲偭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拾　贈開府儀同三司和國公士周

贈武翼郎不騫　武德郎不黜　忠訓郎

善裡　善瑛　善啃　善繡　善鐵　善貢　善輞　善枳

汝遠　汝迪　汝遷　汝輝　汝祺　汝柎　汝淄　汝滲　汝瀧

崇珠　崇埃　崇塭

廣州防禦使仲偦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衮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濤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謇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賢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澗

不吃

善庬　善張　善柯

汝楷

忠州團練使仲玶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教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僞　贈開府儀同三司士忞

不危　從義郎不艳

善宛　善庬　善窪　善棣　善彖

汝杉　汝拓　汝秉　汝峽　汝樸　汝儞　汝祥　汝鄉　汝橋

崇埔　崇靖　崇擱　崇滏　崇瀛　崇鑒　崇詠

右監門率府率仲𢓊　右監門率府率仲犒

武節郎不權　武節郎不璜

善東　善駢　善析　善錄　善秕　善槐　善樅　善宰　善家　善諧　善歷

汝株　汝灌　汝淝　汝泙　汝熇　汝燧　汝煌　汝埔　汝堅

越王房

越王謚文忠元傑

子和已不及名詔以允言子宗望襲其孫

高密郡公宗望

右監門率府率仲晉　右監門率府率仲昭　贈保靜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諡良僖仲郃

贈陳州觀察使陳國公士闐　贈越州觀察使會稽侯士護　贈安化軍節度觀察留後高密郡公士軿　贈忠衛大將軍士晔　左侍禁士晛

襲封越國公不器　左侍禁不伐　右班殿直不累　從義郎不貴　秉義郎不哥　成忠郎不欲　承信郎不伎　三班奉職不違　承信郎不敢

善賀

汝貸　汝贊

崇道　崇信　崇德　崇榮　崇偘　崇大　崇贇　崇亮　崇至

必和　必規　必開

東平侯仲翕

秉義郎士碥　左侍禁士㯋　朝散大夫士瞰　贈開府儀同三司士附　贈忠州觀察使高密郡公士烜　武功郎士鋌

三班奉職不矜　右侍禁不復　右班殿直不伸　三班奉職不惄　三班奉職不攜　忠訓郎不怡　宣義郎不棣　三班奉職　不伸　右班殿直不臨　不斅　不偈　不琭　訓武郎不華　承節郎不抗　武翼郎不蹇　成忠郎不罐　保義郎不違　忠翊郎不同　承信郎不惑

善畸　善璇　善畋　善建

汝義　汝俊　汝兮　汝最　汝峻　汝鵑　汝攞

崇允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二十　二十八

河內侯仲炎

忠訓郎不習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良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屏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璁　贈右屯衛大將軍士晞　贈武功大夫士迅

不雄　承節郎不眷　承信郎不侈　成忠郎不濠　贈武節郎不倚　承直郎不儦　武翼郎不息

善鋰　善欽　善銜　善鐏　善釗　善弛　善淵　善諜　善瑮　善詩　善澗　善掾

汝枌　汝　汝納　汝梃　汝芬　汝議　汝符　汝視　汝弁　汝充　汝童　汝音　汝㝹　汝青　汝褒　汝汴　汝忻

崇壋　崇璜　崇潡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二十　二十九

華原郡公仲哨

贈保大軍承宣使高密侯士究　右班殿直士瑂　贈敦武郎士倸　右侍禁士宕　右班殿直士家

不必　秉義郎不愈　三班奉職不回　武翼郎不溢　不戚　修武郎不求　不已　不借　承節郎不牽　不佳　保義郎不息　修武郎不溢　秉義郎不回　承信郎不盈

善誇　善輝　善建　善仁　善豐　善俊　善賓

汝紹　汝蒙　汝楮　汝儀　汝能　汝愈　汝嶧　汝說

崇樸　崇恪　崇懂　崇字　崇華　崇保　崇億　崇隨　崇旣　崇垚　崇璪　崇壞　崇瞻　崇俠　崇詞　崇漪　崇倬　崇㵎

必遠　必信　必戠　必茂

武經郎　士圻
忠訓郎　不乙
承直郎　善述
汝典　汝巽　崇儒
忠翊郎　不丙
承信郎　不丁
不黍　不戊
右班殿直　士眞
右班殿直　士鑒
敦武郎　士澄　善倚
右班殿直　士汶
右監門率府率　仲葹
右班殿直　士流
武翼郎　士琴
從義郎　士檮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二十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諭德臣江[illegible]璧
寫書官主簿臣徐繼中
圈點監生臣陳于廷
臣龔良相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七十四　一送

洞

清苶洞 輿地紀勝：清苶洞在徽州府婺源縣西八十里，南北門相通，中有物象如靈巖。

青蘿洞 郡縣志：青蘿洞在四川順慶府蓬州良山縣。羊源志青蘿洞記：余握婺源印八百五十日，沿徽之待溪里。里儒張君焰袖詩來訪于臨河院，且言距院十里有青蘿洞，唐元和中王維、馬知識題墨尚炳然於岩壁間。鄙心素樂靜虛，聞其言若有以引其思者，因馮軾東首而游焉。洞之頂上覆以巨石，其高數仞，縱廣如之，殺實險隘，衲若不可入。秉燭揚炬，左杖右策，未十步間，難阻即平。其中宏廓幽曠，周密物象，森列天巧所運。煩然踰丈，端立不倚，曰石天尊。圍頂數十，駢羅前後，曰行道岩。撐突騰奮，類湯濤堆雪之狀，曰潮來峯。紋理纚聯，色若繪綉，曰花靴石。乳漏堅凝，玉立對峙者，石天柱也。吽哇開錯，砂顆采爍者，石芝田也。石鐘僅餘尋丈，以物撾叩，則聲實似之。石天井者，突峻而深黑，投之以礫，條聞水聲，非可以工力窮也。瑰怪叢夥，未易殫述。飽觀周覽，使人有飄飄物外之興。已而歎曰：三山在萬里風濤之外，弃父母，擲形骸，卒甘於蛟螭鯨鯢之舌者多矣。若茲洞也，介夫小麓之隈，平壤之畔，世鮮有知者。自元和迨今，僅三百年，聞其題墨，獲游者不過數四。豈天地秘厥靈跡，不欲發露尋常之觀耶？豈人日汨於么麽之物哉，不知清淨之爲樂耶？抑亦法守之可畏，而不克盤旋於此耶？茲三者吾莫得而知也，姑述大槩，以貽于後云。元豐五年十月既望，方洵武記。

煙蘿洞 元一統志：煙蘿洞在浙江衢州府江山縣南五里景星之西巖，廣可容二丈，怪石嶢絕可畏。清獻趙公抃留題云：怪石嵯峨勢若摧，洞門不鎖鎮常開。虧心不合神明者，到此應須懶入來。相傳煙蘿子隱其間。宋謝翱晞髮集：煙蘿洞，山人掛綠蘿。亂後到人多，夜久積空翠，天深聞櫂歌。檮龍疑井厭，看鶴值仙過。搔首愁紛句，無窮奈此何。

鵲山單麻洞 元一統志：鵲山單麻洞在廣東南恩州郡邑界。

古瀛洞 潮州圖經志：古瀛洞在廣東潮州府鳳山樓之下，葉侯觀所經理，前繪列仙，後傍城疊石，汲水爲流觴，左右二亭，曰款涼、延光，古桂婆娑，具載唐曾之記。

隔凡洞 周密澄懷錄：洪景盧云：林屋洞，天下太湖龍窟也。土民俗傳云：欲雨時，洞口出雲如饋餾。西邊石鋒森如戈矛，不可觸，下皆青泥，突過若龜背，不容着腳，俯伏捫索乃得進，謂之龍槛。琦槛迤邐曰隔凡洞，遙見雙石扉半開，半閡中屹大柱，即包山志所載林屋玉柱也。

四基洞 瑞陽志：四基洞在江西瑞州府新昌縣千春南鄉，離縣一百里，去棲真寺百餘步。

高居洞 金陵志：高居洞在直隸應天府句容縣積金峯南，與羅姑洞並，石限界之。

妙智菴洞 馮子振詩：妙智菴洞栖霞頂，菴東劖鑿之餘，石如懸磬。洞有二亭。新知妙智本虛空，待觅雲菴吏守扶。首要嵌岩光景露，不緣錐鑿肺腸枯。若言物色教渠羨，何處藏林此洞無。聊復爲君拈半筆，天成畫卷總難圖。

玉柱洞 金陵志：玉柱洞在直隸應天府句容縣華陽西洞南，中積石乳，四面僅容人行。

石屋洞 句容縣志：石屋洞在直隸應天府句容縣煙霞石塢南山大仁院。洞極高，狀似屋，周迴鐫羅漢五百十六身，中間鑿釋迦佛、諸菩薩像。直下洞極底有泉。詳見大仁院。

王屋洞 寰宇志：王屋洞在河南懷慶府。權德輿詩：稔歲在芝田，歸程入洞天。白雲辭上國，青鳥會群仙。自以棋消日，寧資藥駐年。相看話離合，風馭忽泠然。

石舍門洞 雲南志：石舍門洞在雲南曲靖府越州。洞中廣闊深邃，茂林修竹，真別一天地。昔有人嘗入洞中，意行五七日，猶未能遍歷其地而出。元一統志：石舍門洞在四川潼川州遂寧縣大像閣下，此堂宇之壯。洞前大江匯爲淵潭。

林屋洞 輿地紀勝：晏公類要云：吳縣西南一百二十里有神景宮，宮內有林屋洞。洞有三門，有石鼓、石鍾，又有陽九門。唐皮日休、陸龜蒙有林屋洞詩。任昉述異記：林屋洞爲左神幽虛之天，即天后真君之便闕，中有白芝紫泉，皆洞所出，乃神仙之飲餌，非常人所能得之。吳郡志：皮日休入林屋洞詩：齋心已三日，筋骨如煙輕。腰下佩金獸，手中持火鈴。幽塘四百里，中有日月精。連亘三十六，各各爲玉京。自非心至誠，必被神物烹。顧余慕大道，不能惜微生。遂招放曠侶，同作幽憂行。其門纔函丈，初若盤薄硎。洞氣黑昳昳，苔髮紅鬖鬖。試足值坎窞，低頭避崢嶸。攀緣不知倦，怪異焉敢驚。匍匐一百步，稍稍策可横。忽然白蝙蝠，來撲松炬明。人語散澒洞，石響高玲玎。腳底龍蛇氣，頭上波浪聲。有時若服匿，偪仄如見絣。俄爾造平澹，豁然逢光晶。金堂似鑄出，玉座如琢成。前有方丈沼，凝碧融人清。雲漿湛不動，璚露涵而馨。漱之恐減算，酌之必延齡。愁爲三官責，不

敢努一甎昔云夏后氏於此藏真經刻之以紫琳秘之以丹瓊封之以萬祀守之以百靈爲得彼丈人竊之不加刑石簣以一出左神倪不爲禹書既云得吳國由是傾觧達纔半尺中有怪物腥㬥去既嘆嗜將廻又伶傳却遵爲時道半日出杳冥履泥去聲慈石髓衣濕露雲英玄錄乏仙骨青文無絳名雖然入陰宮不得朝上清對彼神仙窟自厭濁俗形却憎造物者遣我騎文星唐陸龜蒙詩入林屋洞知名十小天林屋當第九人間三十六洞天知名者十其餘二十六天出九微志不行於世題之爲左神理之以天后林屋洞爲左神幽虛之天即天后真君之使閟魁堆辟邪華在右專備守自非方瞳人不敢窺洞口唯君好奇士復肅忘情友致傘在風林低冠入雲竇中深劇苔井傍坎纔業扣石角忽支頤藤根時束肘初爲大幽怖漸見微明透屹若造靈封森如達仙藪簪閒白芝秀狀與琅花偶又坐紫泉光甘如酌天酒白芝紫泉皆此洞所出乃神仙之飲餌非常人所能行何人能挹嚼餌以代粱糗却笑探五符徒勞步雙斗真君不可見焚與空遲久眷戀玉碣文行行但廻首宋范石湖大全集林屋洞仙經一名左神幽墟洞天正洞門在觀中出觀左門又有二門一名雨洞一名暘洞挈水撐風浪雪翻焰消日出見仙村舊知浮玉北堂路今到幽墟三洞門石燕翔飛遮炬大金龍深阻護嵌根寶鍾靈鼓何須扣庭柱胥疑是宵字晨已默存高趾堂存稾集題林屋洞天將迎鴟夷棹聊觀古洞天蒼崖琢谷口圓嶠結湖壖大藥漸無質還丹莫浪傳真區如弱水重到定何年陳舜俞集林屋洞　洞天三十六第九曰林屋神仙周難名瑰怪存記錄曠歲懷尋賞茲辰幸臨矚馳神在真游豈復惴深谷解韈納芒屨燃松命先燭初行已傴僂漸入但匍匐顛蹶避衝磕淳淖没手足如此百餘步始可立寓目或垂若鍾簴或植若旌纛有如案而平有類几而曲鐫刻非人工晶瑩紫黄玉遙知竅穴外定有金庭簇凡肌不可往叩擊安敢瀆鸞鳳無消息但見白蝙蝠却還望微明既出猶喘促沾衣憐石髓躭悔泥壁辱庶幾達微慕養生相吾福

石室洞

元一統志石室洞在廣東潮州府梅州距州城北一百里名曰應山洞在推鋒駐劄寨之旁穴竇深二十丈許中有石鼓石柱石天窻之屬又有小溪潺潺臨安志石室洞在浙江杭州府餘杭縣大滌山中峯之前有巖竇石梁洞外泉脉垂溜注于石梁之下洞初未顯吳從竹從均解化於宣城指門人藏書劒于此尋訪果得之又按景行錄云西麓有巖扉石座自然成備蓋不止乎書劒亦天師藏真在焉按石精金光經言曲晨飛精藏景錄神劒解之道允

斃過太陰紫胞鍊度皆四百年其藏必發蓋數足運會真靈自有以發之耳今天師石室之藏巖扉呀然益驗此經之說山腰有石窪樽洞有石茶竈皆仙家遺跡隱士陸凝之永仲嘗築室于是號石室先生云洞霄宮志石室洞在杭州府大滌山二一名東玲瓏在大滌山中峯前白鹿山下洞中三穴若品字透見天日門有石梁横界泉脉涓涓注石梁下引而瀦之可供十餘人居者賴之相傳郭真君登山採藥嘗濯于此名洗藥泉郡志云吳天師筠修煉之所天師既尸解於宣城指令門人藏書劒於此洞有石室故以名之又景行錄載天師云當仙神于天柱石室蓋太上俾我煉蛻之處故卜其西麓果有石坐巖扉自然成備如是則不惟書劒亦天師藏真焉按石精金光經言曲晨飛精藏景錄神劒解之道允暫過太陰紫胞煉度皆四百年所藏必發蓋數足運會其靈自有以發之耳舊志謂天師石室之藏岩扉呀啓信也山腰有石窪樽石茶竈皆仙家遺跡往年有葉道人居之一日見巨蛇自山頂下其首墜地聲如隕石身作漆黑色目廣若杯倒懸山椒引首入洞飲水良久復上數日又來熟於離間窺之似覺爲人所見其去差速是夜徧山作風雨聲疑爲發洪而晦冥不敢出戶達旦乃止視天宇澄霽亦無所謂水豈神蛇爲是邪自是不復来錢塘韋驤集石室洞　天王峯南石室洞怪特不與尋常同石門嶢巖天所鑿門内夷曠驅車通偃然靈穴邃且廣步履出没忘西東其間異狀多所類懸乳往往成鼓鍾龜頭俯視露巖腹壽與歲月應無窮團團一竅透千尺天使日月光來容洞前佛氏殿閣峻相直氣象增其雄我爲俗吏雖踴躋所至安肯遺幽蹤金華靈巖著於婺每越疆境爲遊從嘗恨昔年之富川使道不得尋龜峯塵懷不愜十餘載每見圖畫加忡忡去春来此路復過監擧暮觸煙露重縱觀雖未盡吾興聊塞所欲平飢空到官洊邑已逾歲坐擁民事勞頵蒙滞祛敝革固用日佳趣不暇先牢籠爾来公餘得兹洞跡與爲我閑情悰金華龜峯雖未及此地有此爲難逢謾拈禿筆寫白石但記姓字於其中邵登淨宇秖獨宿蒲牢壓旦還撞春歸鞭遽去有餘約後會結客臨春風洞霄詩集葉林石室洞詩　低垂石室洞杖屨易躋攀有路穿雲窟無門對月關誰騎仙鹿去我咲國蜗跧若使今猶昨清霄聞珮環洞天留題集吳衍石室洞詩　岩竇谽谺駕石梁嵩山書劒百年藏雲仍欲訪遺蹤跡泉溜涓涓古木蒼

三室洞

元一統志三室洞在湖廣長沙府醴陵縣去王仙登真觀三里故老云王喬煉丹之所山皆石壁下有三室洞中有丹竈石床石案惟白雲洞微明極處有小

溪限隔不可渡莫窮水之來去

石廊洞 安福志石郎洞在吉安府安福縣西一百三十里洞門廣丈餘澗水從中出冬夏不竭溉田數百頃鄉人束炬而入初若路絕稍前數步則平坦空曠可容千人如是數處其間多白石顏色瑩皎有石鐘石鼓石欄石榻石床石蓮花形狀詭異又深入一二里有巖竇直通嶺背好事者多遊焉永新志石廊洞在江西吉安府永新縣之西亭鄉洞門函丈澗水中出可溉田數百畝劉龍雲先生集石廊洞詩君不見仙家三十六洞天西南太半盤蒼巔此外元陽擅斬絕况有石廊人喜傳碧蓮參差隅地湧徙倚危梯飛蝃蝀陰陽洞戶半空間一縷聯四愁寄蹕萬鈞崔嵬柱礧石呀可怪兮若飛動天然湫面尋丈閒寒擲初慳媼神捧紫崖蒙茸瑤草秀懸泉涓涓挹天酒漱靈豈即乾坤私窟宅宛是神仙舊飛鳥點影陽光回遊子覆深驚駭雷九夏三冬自回斡雨暘寒燠爭喧豗神物奄有似無謂突兀古廟當巖隈鸞鶴嘯舞助怪變落日愁絕松風哀瞰臨一方殆天意累累之危此其是仙乎仙乎胡不歸忍使秋螿泣陰鬼

石壁洞 處州府志石壁洞在浙江處州府青田縣西北六十八里抵永嘉縣南溪中有三石室初入一室廣可容數十人內跨石梁自梁下傴僂而入兩室最後一室有石乳泉

石柱洞 處州府志石柱洞在浙江處州府青田縣西北六十里有石乳水

石鐘樓洞 處州府志石鐘樓洞在浙江處州府青田縣石門東南一十餘里高在崖頂仰望巍然狀如寺觀鐘樓中有懸石如鐘形乳泉泓瀅如珠雨下有石梁擊其聲如鐘

石墻洞 處州府志石墻洞在浙江處州府青田縣石門西南二十餘里高崖屹立如墻因名中有三潭神龍所居上潭心有石名龍眼次潭有石柱高二十餘丈傍有石梁三十餘丈橫跨儼如門形名為石門樓

門洞 元一統志門洞在四川夔州府北一十里溪心有數十巨石參差排列如門限

石門洞 吉安府志石門洞在江西吉安府洞有二一在永豐縣南一百六十里高六十餘丈廣二十里一在縣南一百八十里小溪中長二丈高三丈石崖峭立舟行其下 輿地紀勝石門洞在直隸滁州全椒縣西北三十里儲家山之麓洞深數丈許 夷陵州志湖廣荊州府夷陵州宜都縣西五十里其地名白沙有洞名石門其穴深邃幽晴鄉民旱祈禱執火進去一里許內復窄有水潭深不可測用小瓶汲水曾有應焉又一在州之西三十里其山巖如蓋內有一穴僅容一人凡遇旱鄉人于此禱雨曾有感遂於門外立龍祠焉 保寧府志石門洞在四川保寧府難江縣三十里在山腹每日出相射光明秀偉疑其為神仙窟宅 青田縣志石門洞在浙江處州府青田縣西七十五里兩峯壁立高數十丈相對如門因以為名洞東高巖有瀑布自上潭直瀉至天壁凡三百餘尺自天壁飛灑至下潭凡四百餘尺一云自山頂飛落三百餘丈恐未必然今據實衛瀑布記上有軒轅丘接永嘉記石門洞周迴四十里青牛道士居之謝靈運名山志曰石門山兩巖間微有門形故以為稱瀑布飛瀉丹翠交耀又云石門迴水上入兩山口兩邊石壁右邊石巖下臨澗水靈運為永嘉太守嘗往來遊訪開此洞唐李白贈魏萬詩云巖開謝康樂即其地也有登石門最高頂詩又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瀨茂林脩竹詩又石門巖上宿詩共三首梁丘希範唐丘丹裴士淹郭密之皆有詩石刻今存刺史李李真作石門山記及李陽冰篆石已斷裂唐末洞廢不修宋皇祐元年郡守李堯俞新之嘉祐中縣令朱失其名作石門亭王安石為之記紹聖三年郡守劉涇又新之作文以紀米芾書舊有亭曰噴雪嘉定元年趙守希明更名飛雪紹定間郡人何倅宗姚重建又更名曰自雨大德二年路總管李希謝一名異允亦建石亭自書其扁曰銀河萬古一名城門山 按謝靈運遊山記城門山兩岩間如門形瀑布飛灑值風散而為雨遇日化而為青虹城門即石門也又道書載青田玄鶴洞天即此也 唐武元衡詩元和癸巳歲余領蜀之七年奉詔徵還二月二十八日清明途經百牢關因題石門洞昔佩兵符去今持相印還天光臨井絡春物度巴山鳥道青冥外風泉洞壑間何慙班定遠辛苦玉門關 歲時雜詠趙宗儒和黃門相公詔還題石門洞 益部恩煇降同榮漢相還韶芳滿歸路輕騎出重關望日朝天闕披雲過蜀山更題風雅韻永絕翠巖間 鄭餘慶和黃門相公詔還題石門洞 紫氛隨馬處黃閣駐車情嶔崟鷲山勢淋灕戀水聲地分三蜀限關志百牢名琬琰攀酬郢徽言鼎飪情洞齊宮志劉涇石門洞文 宋景平中謝靈運守永嘉嘗很侍石門洞作詩遂為東吳第一勝事梁天監中中書侍郎丘希範唐大曆中侍御史丘丹刺史裴士淹皆繼作唐末喪亂洞廢不修宋景祐元年蜀人李堯俞守郡初復古儀廢垂五十年紹聖三年蜀人劉涇守郡又新之洞去人遠溪山太陰松竹草昧瀑泉自雨不見秋色中有與氣仙鬼吝以為家惡聞涕唾聲以人迹不至稱慶而樵漁私以生養有客舟過欲采杖侍輙相聞而迷曰可去虎豹出矣壽人杜穎佐郡行縣望洞天翳羅泉流號呼疾持斧代蒙塞處至

泉四顧太息寫其狀歸以示余曰妙物乃如此仙都三岩非人間世也訪
紹賓行其事既而告成茶煙犬吠伐鼓鼕鼕於是知有官塞仙鬼失氣樵漁
動色以一指心力而回精神於久病既醉之餘余雖未目擊而夢寐天道
真奇觀哉余官滿日可數其后廢興未可知使不幸廢又五十年必有好
事君子加於前一等與洞爲林泉主人因作記以祝仙鬼樵漁曰勿復期
永廢可且同樂否也　謝靈運登最高頂　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疏
峯抗高館對嶺臨迴溪長林羅戶牖積石擁階基連岩覺路塞密竹使徑
迷來人忘新術去子感故蹊活活石流駛噭噭夜猿啼沈溟豈別理守道
自不攜心契九秋榦目翫三春荑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惜無同懷客
共登青雲梯　新營所住　躋險築幽居披雲卧石門苔滑誰能步葛弱
豈可捫嫋嫋秋風過萋萋春草繁美人遊不還佳期何由敦芳塵凝瑤席
清醑滿金樽洞庭空波瀾桂枝徒攀翻結念屬霄漢孤景莫與諼俯濯石
上潭仰看條上猿早聞夕飈急晚見朝日暾崖傾光難留林深響易奔感往
慮有復理來情無存庶持乘日車得以慰營魂匪爲衆人說冀與知者論
　夜坐岩上　朝搴苑中蘭畏彼霜下歇暝還雲際宿弄此石上月鳥鳴
識夜棲木落知風發異音同致聽殊響俱清越妙物莫爲想芳醑誰與伐

美人竟不來陽阿徒晞髮　泉上石室　清旦索幽異放舟越坰郊每每
蘭渚急藐藐苔嶺高石室冒林陬飛泉發山椒虛泛還千載崢嶸非一朝
鄉村絕聞見樵蘇限風霄微我無遠覽總笄羨升喬虛域久韜隱始興心
賞交合歡不容言摘芳弄寒條　丘希範　神功不可限未見常疑無捫
天倒明玉鼓地瀉階珠甃錯猶馬奔孰視如虹趨丹壁似繡被翠壁類羅
襦前瞻眞刻峭旁觀復縈紆斑駁生虎紋參差出龍鬚金壁照石洞木蘭
澗仙衢琴君入釣鯉華令去飛鳧客心勝奔電為此總踟躕依依明月道
望望白雲隅歲寒方負載築室請予居　丘丹　溪上望懸泉耿耿雲中
見披榛上岩岫峭壁正東面千仞瀉聯珠一潭噴飛霰嵓叢滿山響坐覺
炎氣變照日類虹霓從風似綃練靈奇既天造惜處窮海甸吾祖昔登臨
謝公亦遊衍王程懼淹泊戀迴樹葱蒨此來共賤役探討愧前彥永欲洗
塵纓終當惬此願　李白　緍雲川谷難石門最可觀瀑布掛北斗莫窮
此水端噴壁灑素雪空濛生畫寒却尋惡溪去寧懼惡溪惡咨七十灘水
石相噴薄路創李北海岩開謝康樂松風和猿聲搜素連洞壑　郭密之
　絕境經耳目未嘗曠躋登一窺石門險載滌心神情洞壑閟金澗欹崖
磐石橫陰雲下幕幕秀嶺上層層千丈瀑流塞半溪風雨恒興餘志每愜心

遠道自弘乘輅廣儲偫機命愧才能輟棹周氣象捫條歷騫崩忽如生羽
翼恍若將超騰謝客今已矣我來誰與朋　裴士淹　溪竹亂花鳥是月
春將暮登棧過崖畔空聞瞻瀑布千齡無斷絕百尺恒奔注高巖迸似珠
半壁灑如霧澹灔水澄澈欹傾石回護紛房森自開苔徑窅誰遇天翠落
深沼雲華生輕樹班輸難效功嚴馬何能逾勝蹟蓋為寡斯遊誠可屢謝
公鵠舊詞安得瓊章句　方干　奔傾漱石亦噴苔此是便隨元化來長
片掛岩輕似練遠聲離洞咽於雷氣含松桂千枝潤勢蓋雲霞一道開直
是銀河分派落無間碎滴濺天台　陸游　昔讀康樂詩夢到石門山中
有醉道士倒珮落其冠來弃一一是嵌岩如屋寬噴薄三百尺萬珠落珮
珮峭壁天削成磐石容投竿摩挲蒼鮮字喟發千載嘆老洪夢中舊兩臉
依然丹語我君小留山瓢勿嫌酸澗果四時有收拾苦不難旋炊胡麻飯
薦以枸杞槃手摘石上茶風爐煮甘寒擾擾塵土中未易得此歡濯足山
下潭戲驚蛟龍蟠醉面索吹醒坐待風雷翻　劉涇詩二首　密竹流泉
不居熱洞門深沉風雨歇洗出清明快活天醉弄江南謝家月　未逢仙
手破天荒我得披雲第一章它日更奇思謝客却須因事憶劉郎　葉適
好溪瀉百壑南北傾萬峯山几埠俗阜朕岸着爲容石門忽秀出老榦

蔭淳洪捨舟從口入便已離塵中衆芳拱窟宅環岡列奇犢藤蘿異態度
尺寸疑施功錦茵翠織成照耀無春冬水竹千丈高噴薄不可窮更有洗
頭盤深霧常彌封昔年謝康樂築居待其終繼作者丘裴語言亦稱雄依
然百世後未忝騷人風樓樓三羽衣日晏齋厨空云予歇過漿暫洗氛埃
胃自嘆苦淹留寂寞未易供嘆我老無用倭山允成翁結廬會昌側勢落
魚蝦叢種竹似東葦栽松如斷蓬小兒饒盤于何時至周公會當同此住
代輸助之春　王孝嚴　天下洞天三十六玄鶴洞天一仙谷兩山對峙
一如門深崖百丈垂飛瀑青牛往矣不復見白雲空鎖故山麓奇哉勝地
得人勝至今俗客來忘俗向來我實勞夢想一旦登臨快心目尋師訪道
語未罷扶藜上朝玄水渌九天雲綻漏霹雨一沼波翻濺瓊玉亭高噴雪
逼人寒地冷風霜滿空教老龍底事不知倦雷澤千年無斷續必是分瀆
天上來便欲窮源駕黃鵠康樂曾登最高處謫仙幾向岩前宿壁間禪壓
已有詩想見思泉傾萬斛安得前人不道句更與羲仙醉時讀千峯如峽
蒼波東二十四灘猶前逮轉頭溪風一棹寒但效雙鳧到山曲　黃營
石門崔嵬摩雲端我欲扣之不可攀上有蒼松下喬木更著清泉道其間
淺流并岸車可入高峯環峙如拱揖藤崖苔石出怪奇道家樓觀巋然立

火雲赫樊飛長空嵐煙散盡天無風僕夫無汗氣猶喘我亦內熱蒸胸中
行行直向山中處卧壑藤樣若無路鳥聲喚發毛骨清一道銀河忽然注
心駭目恍疑登仙應有蛇龍潛深處何當為我捲此泉大作霖雨甦旱田
秋桂　海霞堆裹一蓬萊滿院桃花間綠苔泉水遠從天外落石門高
立日邊開一聲犬吠白雲起戲爽龍吟山雨來料得遊人歸去後空山月
落老猿哀　鮮于樞　方外還如聖道尊洞天福地許平分瀑泉自作泮
池水石壁天開闕里門弦誦行看移舊俗汙山真解助斯文高情誰似劉
夫子不把籯金累子孫　任極　一派源泉來混混直從絕頂瀲清漾平
分翠巘懸珠滴倒寫銀河立玉梯長似雷聲撼風雨忽隨日影見虹霓天
然萬態難描寫多少詩人費品題　陳新之　揭來訪鶴行青田石門崔
嵬古洞天中有百尺之飛泉拋珠噴玉舞蛟涎晦明風雨千萬態分合變
化如雲烟咸鳳回車虎鼓瑟此地分合巢神仙客來神仙惡涕嗟唯許猱
猊相攀緣駟虬來驚來三秀韋車掛旗來翩翩山靈馳煙謝逋客綠蘿花
落回風顛人間清福有如是幾跨白鹿青崖裹業緣未斷仙所鄙誚我如
何住城市　杜世學　山名行東南以茲巖下瀑虛空落千丈一日建萬
斛連珠蜿倒懸天矯龍下浴蒼林雷飛雰晴谷雨霖深或流若貫珠或碎

若屑玉或揭若大涌或曳若輕穀圓如造物巧無乃鬼神督比夕大風雨
響欲折地軸曉觀勢鴻洞肢掉舌本縮頂刻或異態朝昏有翻覆我從塵
中來每媿顏貌俗飲酌清溪泉坐卧紫石屋解衿息岩陰散髮濯潭綠摩
挲苔蘚間手澤恒可讀澹然世慮散已覺看賞續鼎鼎征途中誰甘共幽
獨　高明　扁舟泛喧豗滌壯波流急故人有幽期赴彼暮春集朝發清
溪瀨夕傍芝田隰轟霆倏已歛山光淨堪挹石帆導之前石門邀我入雙
扉貯空鏡疊巘互業发雷推斷蒼壁天漢瀉瓊計白霓弄光怪一吐不可
吸冰雹大夏寒東南半天濕憑觀惜俄頃變態分百十摩挲弔幽題濱濛
蘚花濕自落謝李手空山鬼猶泣長宵飛觀頂聲颯冷相襲形隨須洞開
夢蜿蜿蜒蟄平明起下視棧層構雲級隙地陟奇勝孔老遂角立劉君好
事者聖寘勞剪葺顛閒經避罷麟接不暇給我兹胡為來坐蔘山水習感
慨念詩豪人代不相及持盃愛飛玉快此千丈汲玄鶴如可招臨風請三
揖　梁載　石門洞門何崔嵬誰從渾沌鑿出來天丁巧匠霹靂雷虛雲
為開風為開舟人繫棹引客入松風交迎如拱揖謝公屐痕印猶濕尚想
當年虎為驚避鬼為清青牛道士身入雲留得頂上霞冠遺山君山君怒
挾白龍蹲萬怪千奇生變化如雲如煙如雪下呼吸虹光相照射倏然玉

屑閒珠顆磊磊落落光無價天上銀河無晝夜人世不知有炎夏劉郎去
後二百年耳孫猶愛此林泉平分羽衣獅子座聳出章甫龍象筵人言洞
府訪神仙我來洞府參聖賢高吟坐閒白鹿賦驚起山中玄鶴眠鶴不眠
我自眠夢見孔老相對雙華巔徵余為賦招隱篇呼取携硯分瀑懸崖邊
再拜二師不敢前難為水難為言宋徐仮月臺玉雪集游處州石門洞賦
長句二十韻　我聞石洞今幾年一朝采繫秋風船大船艤舡小船遠溯
舟替涉幽澗泉拖舟上上抵沙礫更與略彴相負緣黃冠道士衣翩翩敲
勤為我臨澗邊相逢一笑挽登岸忽見珍館羅脩椽謝公舊隱無處問撫
眼但看山中篇隹哉南國典刑在大羨遺味未絲絃當時發興豈神助雨
峯對面挽青天主人掉頭謂不爾尚能飛瀑千仞懸杖節西下取徵理其
境過清神凜然矜疑窮冬蘊積雪驚颷擁下陰崖巔又疑冰綃掛林杪讀
碁縹緲搖輕煙蔽空乍覺徹雨集隤地復作跳珠圓謝公得爾句偏好我
令其忽相棄捐山奇水奇世莫測神龍定自藏九淵龍兮汝能水下土朗
為懶惰貪晝眠自淮以北皆故壤犬羊瀾熳疆域殫挽河莫假壯士力斧
雷走電一洗澗我詩雖乏漫郎語猿顏猶可供磨鐫為君他日落此筆千
秋萬歲令人傳桂林志會昌判史號風流令古雖遠跡可求君揖衆山趨

洞口我分危徑下巖幽賢侯已去題名在假守重來廢館脩況是桂林多
勝賞更教添得石門遊　劉牧次韻經略吳及石門洞諫紙空箱後高牙
掃斷覓還符翠洲夢君在諫著書夢得鄰有翠洲之名暇日登鄰樓望登家洲見林壑勝秀一詩夢中來見石門題會昌判史元公璪之詩刻在焉
架竹生新逕誅茅得舊蹊陰崖走別洞陽嶺帶回溪吟桂人非隱達花客
自迷塵中存納受絕壁阻攀躋地遠饒征戍君來息鼓鼙史閒眠虎鹿氏
樂戲鬼驚勝事時相遇芳樽手屢携清風與詩句留與昔賢齊　杜于能
次韻　桂風泛泛桂江流南師旌牙喜訪求詩刻蒼崖留篆在雲生纖徑
捫攔幽而令入幕賓僚盛又況褰帷政事修更對酒樽堪醉傲幾多泉石
助吟游樓攻媿先生集石門洞　扁舟百里蓮城回青山中斷立兩崖清
都虎豹隱不見但見閶闔排雲開峯回失喜大飛瀑聲震萬壑驚春雷擻
髯目極九霄外玉虹千丈飛空來一冬青女斬天雲不知聚此山之隈傳
聞神龍卧其上寶藏繁碎真瓊瑰胸中先自無塵埃到此更覺心崔嵬天
風為我噀空翠春水瀉入驟人懷誦仙曾來寫勝句劉郎又為開天台我
慚筆無挽牛力醉墨滿壁誰為裁或言龍湫更奇絕鴈山高處深雲埋我
方携筇往尋訪未知比此何如哉李洪芸庵類藁游石門洞　溪壑縈紆

礙去舟石門雄峭來曾游雲深飛瀑自成雨洞門雙扉最上頭紫府丹臺疑有路碧巖紅樹飽經秋追懷顏謝當年興坐聽猿吟和四愁王十朋梅溪集游石門洞　鴈山飽見兩龍湫洗眼新觀石洞流欲向故鄉尋白鹿先來仙隱訪青牛青牛道士隱于石門破荒喜誦劉郎句躋險思從謝客游天下林泉看未足分將身世早休休　重游石門洞　石洞幾時關石門長不扃貪看一派水三載兩回經　誰把銀河水直從天半傾好流人世去一洗四維清徐璣靈淵集題石門洞　瀑水東西冠廬山未足論飛來長似雨流處不知淵洞裏龍爲宅溪邊石作門修行謝康樂庵有故基存趙君鼎詩游石門洞　不見青牛道士空餘石洞飛泉靈源更在直上甘澤能甦旱年石林良輔世美集石門洞天　石門倚雲開白虹挂蒼壁到此欲忘言又啓玄天黙元郭昂野齋集進石門洞　亂石梯天彷彿平懸麻急雨勢如傾入龖燹餅黃泥滑馬轉雲衢翠嶺橫萬死未憂多險阻一時終要看澄清此四若到中原說九坂羊腸不足評劉仁本亦玄集舟泊石門洞　孤舟一夜雨溪流漲三尺起來推短蓬洒然好山色旭日弄晴暉微雲斂殘迹修眉澹欲舒嬌鬟淨如拭岩華亞高低幽禽互喧寂仙人石門洞捫蘿可緣陟蒼松雜疎篁清泉漱白石野鶴從何來長鳴韻嘹瀝是時秋氣中天宇湛虛碧吾徒詩眼明從者行亦適涼月忽在林客衣風露襲篙人苦相催前灘起鸂鶒

三門洞

贛州府志三門洞在贛州府會昌縣北五里有基磐石舊傳道姑於此跌化今澗水淙琤夾道桃李茂密識賞者即焉

龍門洞

保寧志龍門洞在四川保寧府綿谷縣北有三洞自朝天程入谷十五里有石洞及第二第三洞有水自第三洞發源貫通二洞流水出下合嘉陵江元一統志龍門洞在福建延平府尤溪縣東九十里其源莫測洞中有石龍石牀石棊局石棊子石竇滴水如雨亦號滴水洞常德府志龍門洞在湖廣常德府武陵縣西七十里其中深邃下有龍潭炎陵志皇甫中龍門洞記　長陽縣龍門洞距縣治隔江少西登縣樓望之鬱蒼出沒雲煙心往神遊而迹未始接也淳熙庚子秋月火老候濁泛舟之篙植杖百步幽花小草殫異殆非人間世也叢篁偃松蔽日交陰捫石穿嵌空攀越空北如是者又數百步乃瞻飛泉百尺作建瓴之勢激石而下濺雹鳴玉聲亂人語予偕宋宗聖宣卿辰蘇班籍草茵趺足立于泉中相顧謂曰壯哉雄觀清哉勝遊酌泉賦詩紀歲月名氏髪毛森樹肺肝冷然不知時之在庚伏也予嘗致導河積石至于龍門非此也然山形中斷若鑱若鑿破崖

出泉殆有禹之遺迹昔煬帝初營洛陽登邙山南望曰此豈非龍門耶然則耳目所及世已三龍門矣擧天下之號皆龍門者不知其幾也先是旬日虹霓亘天而下飲谿而上則龍門之名信不虛矣予偕宣卿聯游無點綴之纖其兆亦佳惜今尹宋公宗堯唐卿以職事不輙出不得與俱兀菴老人皇甫中子立志宋朱松韋齋集求道人自尤溪來三山出示同徐俟遊龍門洞長篇因次其韻濟之時以檄走諸隘　阿遊陵洸久亦復太癡絕未成安一枝況乃辦三穴唯餘愛山意如水必東折首鼠今幾年顧影慌殘玦耶知龍門客塵底抱關閱虛簷日偃仰蒼壁對攢截拄藤危磴聳濯足細泉潔東薪取奇觀滴乳當嘉設摩掌石蜿蜒信矣耆舊說欵疑卷風雨凜若踐冰雪遠追神清遊復作武陵別能詩有老休聯句婉前哲相逢快吟哦亹亹霏鋸屑三山今入手瀛海僅可𨁂崎嶇走林谷王事煩此傑擬結汗漫期更待攙搶滅陸游渭南集龍門洞　我下杳積寺清晨歷龍門孤峯撑蒼旻大鑿裂厚坤古穴吹腥風峭壁掛爪痕水浮石楠花崖絡菖蒲根橫䇿意未饜褰裳探其源絕境豈可名恨我詩語煩須臾蒼雲合便恐白雨翻東走得平野萬里扶桑暾張子野詩將赴南平宿龍門洞　此心常欲老林丘去意徘徊夜更留萬客只貪門外過少人知有洞中遊春來猶見龍孫出靜裏微聞石乳流澗水送花通閣底寺鍾催月落巖頭暫時清夢生危枕明日濃塵擁敝輈南是符陽北長擧所嗟不屬古江州馮大師集龍門洞　古洞嵌嵓活青山氣象渾應龍常隱處流水不知源關險雙峯秀凌虛古木尊怪藤寒復坐修竹盡當門混沌誰開鑿雲烟自吐吞深盤通海脈橫透露天痕日影循崖腹泉聲遶石根江前塵不到物外景常存避地仙蹤迹清人俗夢魂功名歸未得回首謝嵓閣張方平樂全集宿龍門洞在三泉縣西即古葭萌　路到葭萌古道邊層崖疊磴入蒼烟忽逢方丈在平地何意中途過洞天四面濃嵐圍碧嶂半空急雨迸飛泉一宵身世離塵境却撫征驂懶下鞭

宮闕洞

建武志遂次宮闕洞交趾莒長迎謁　馬踏寒霜下石門海夷迎望綵旗奔報言天子綏懷意關解蠻衆謝聖恩

玉室洞

房山縣志玉室洞在北京順天府房山縣城西北三十里石路險峻人少有至者故老相傳昔漢張子房棲隱於此

玉宇洞

王明清揮塵錄蔡京錫宴太清樓記云宣和殿北有玉宇洞石自壁隱出嶄巖峻立幽花異木扶疎茂密

金庭洞

與地紀勝金庭洞在德安府隨州桐栢西南係隨縣界去鎮八十里赤城

續志金庭洞在浙江台州府嵊縣東南天台華頂之東門也道經云越有金庭桐柏與四明天台相連神仙之宮也唐裴通記云剡中山水之奇麗金庭洞天爲最其洞即道明所謂赤城丹霞第六洞天也按上清經洞天在天台桐柏山中辟方四十里其北門在此小香爐峯頂人莫見之又云晉王右軍家于此山書樓墨池舊制仍在南齊道士褚伯玉於此置金庭觀乃右軍之家也道留詩云寂寂金庭洞清香發桂枝魚吞左慈釣鶴踏右軍池華亦周王子晉善吹笙爲鳳凰聲從浮丘登嵩高而羽化緱山去後主治天台華頂號白雲先生往來金庭風月之夕山中有聞吹笙者劉錄金庭洞天 嵩高秀入洛川清鶴去雲歸冷玉笙春白金庭今夜月流風依約有遺聲

隱堂洞 太原志隱堂洞在山西太原府文水縣西南三十里隱泉山上即子夏退老所居之石窟室焉

天堂洞 仙都志天堂洞在處州府縉雲縣仙都山東雙龍洞左高峻人跡罕到洞中石壁正面列二圓穴右者淺而左者深有龍居之旱禱必應洞旁又二石窪左者水清常溢右者水濁或縮名日月泉山後別有一洞俗呼爲天堂山內築精舍扁曰清虛

蘭亭洞 元一統志蘭亭洞在荊州府夷陵州遠安縣十里有幽蘭

九房洞 漢中府志九房洞在陝西漢中府鳳縣東四十里

十房洞 元一統志十房洞在長沙府安化縣北二十里高三四丈廣數十丈洞門廣丈餘門之內若廳可坐數十人自廳入穴中有天窗左右列十房各有門鍾鼓備具扣之即鳴後有石田石池泓澄可受禱雨有應

神室洞 元一統志神室洞在四川保寧府閬中縣十餘里天龍山下宋明初天水魏靜築道堂以居之歲久靜去南齊太守譙靈起覽其遺迹題曰喧逢易遣貞境難尋愔愔魏生迥然絕塵刋于石壁

北牖洞 桂林郡志北牖洞在桂林府城西三里西湖中隱山 北牖洞詩 舊駐方東騎因題北牖名來須風作御去認斗爲城日氣曉方到雲收寒易生予心匪游衍拱極振華纓

鐵窗櫺洞 杭州府志杭州赤山殿司左軍寨庵側有洞名鐵窗櫺洞詳杭字

琴洞 郡縣志琴洞在四川成都府簡縣報恩寺後有此洞又有琴軒以僧能琴故名趙清獻公於此聽琴有留題云瀲飲楮節會勝亭漢山佳處古琴橫憑君傾耳慈聽一弄松風四塵生元一統志琴洞在四川順慶府南充縣王象之輿地紀勝云

琵琶洞 武陵

下缺一頁

石臼洞在廣東惠州府博羅縣浮山東有石崖數十仞中有蘚痕若洞扉然鄰仙騎牛於此入石

石桅洞 處州府志石桅洞在浙江處州府青田縣西北六十里中有石懸如船桅故名

項樣洞 處州府志項樣洞在處州府青田縣西北六十八里一名戴洞中有乳泉滴瀝久凝爲石好事者鑿取置几案間植水竹石菖蒲

函管洞 東昌府志函管洞在東昌府博平縣西三十里竣堤鎮北其洞置於會通河底以大石甃成方管水實啟石翼角其兩傍復以大石疊而覆之行河道於上然後積瀦之潦得以泄陷泮之壤肆其耕然後知水實之功博碑石尚存

三雅洞 元一統志三雅洞在湖廣常德府武陵記昔人鑿池得三銅器其上有名曰伯雅季雅仲雅蓋漢靈帝末斗酒一千兩劉氏好酒愛客乃製三品伯雅受一斗仲雅容七升季雅可五升以資醉樂蓋劉氏飲器也

金船洞 元一統志金船洞在湖廣岳州府平江境內

青絲洞 溧水志青絲洞在應天府溧水縣贊賢鄉靂船山南有張沈二書堂井臼遺址未詳何時人

青衣洞 臨安志青衣洞在杭州府城內三茅觀後故老相傳

昔人行至洞口有青衣童子問之不應良久入洞逐之不見聞風雨聲毛髮竦慄而出國朝謝肅密菴詩集青衣洞歌爲臥雲平章作 緱山仙人王皇客鶴背吹笙游紫極天風萬里下吳雲具區東頭駐靈迹青衣之洞何神奇洞裏有天人莫窺瑤草一逕香掩冉琪樹萬株光陸離崖峩石壇高幾許上通閶闔聞笑語鏗鏘璈磬激冷風搖曳旌旗翻玉宇是時仙人揮白羽辟侶青衣進歌舞唯有蹁躚萼綠華金液行盃擗麟脯交梨火棗空紛拏春光偏著蟠桃華仙人醉來虬髯紫手爲白日推龍車龍車燭天行不已玉皇乘龍見之喜勅將大藥飲仙人壽與天地相終始仙人昔者憂黎元伏劍上馬安東藩功成欲伴赤松子笑傲林壑娛晨昏玄州從來限弱水武陵無路通桃源何如此洞在人世只尺異境移崐崘蒼龍東飛虎西躍一神捕之令護宅是中妙用合元符欻忽凌空生羽翮獨憐海客非仙材乘濤遠跨長鯨來願得還丹蛻凡骨九霞光裏覲瓊臺

蘿衣洞 小山雜著蘿衣洞 蘿衣晴帶護烟蒙楚國狂夫尚作歌石影到溪千丈勁藤痕入木八分多泉分小白山中雨衣取雲門寺項荷洞口樵人誰語汝茶過相遇更相過

足袍洞 郭昂詩足袍洞牧老壯心雖不厭難息緣九值雨潺潺盆啓細瀲江邊

路杳蓁重盤樹外山買馬本來國代步爲官誰
奐不如閑故鄉親舊還知此白髮多應笑強顔

紅旗洞 元一統志紅旗洞在
辰州府叙浦縣東二十五里耆舊云昔湖南馬氏遣兵收武陵諸蠻至此
隱隱見巖石中有若紅旗舒展狀遂屯其上今猶有蘆菔葱韮野生人呼
爲馬王菜然山高數百尺山脊平曠可屯數萬人石壁間有
義蓮塘孝感橋刹字猶存今義蓮塘在山上土人禱之必應

遊學洞 當陽志遊學洞在荆州府荆門州當陽縣南五十里此鬼谷子與張
儀蘇秦遊學洞也按元和郡國志當陽縣青溪山有石室云鬼谷子
居處

讀易洞 宋史逸隱傳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學易於郭曩氏自
見乃謂之象一語以入蓋郭氏之學象數之學也一日
至汴聞伊川程頤講道于洛絜衣往見盡棄其學而學焉遂得聞精義造
詣愈至浩然而歸其後頤貶涪實定之鄉也北山有岩師友游泳其中涪
人名之曰讀易洞

治易洞 元一統志治易洞在四川嘉定州九頂山後門
宋皇祐間郡守吳秘石上有磨崖大字云聖作
易晦其數劉傳吳識易祖蘇軾詩云自昔遥聞太守高
明丈象象日忘勞洞中陳迹今如掃斯道何曾損一毛

讀書洞 元一
統志讀書洞在四川嘉定州後漢延祥觀本名楊雄觀九域志以爲雄故
宅也觀有子雲洞有讀書洞是洞有子雲像高三尺許傍有二人列侍庭
下有張碑強蓁又有玉皇詔許真君符篆
刻之石有楊徽之宋白諸公詩其蹟尚在

畫洞 豫章續志畫洞在江
西南康府進賢縣東
六十里其山勢如畫故名
有雷度讀書庵在洞之側

藏書洞 元一統志秦人藏書洞在湖廣
沅州沅陵縣小酉山下有石穴
中有書千卷秦人避地隱學于此因留之周密澄懷錄周子充遊廬山入
楞伽院倚朱砂峯李公擇藏書洞在東偏元豐以後留題皆在洞天留題
陳洵直藏書洞詩　當年正節蜕宣城郭謂遷神掩石扃淇漢却求書劒
地石渠之下響泠泠　陳子正藏書洞詩　先生玄寂作宮城萬卷雖藏
洞不扃夜半松風動林屋猶疑絃誦響泠泠　王宗賢藏書洞詩　還神
石室翠玲瓏石座崑扉備此中要闡吳君修鍊處故藏書劒顯神通　峯
前岩竇石生玉洞外山泉潤有松奇

十字洞 元一統志十字洞在
兵石渠天設象窪尊茶竈示遺蹤　四川嘉定府峩眉縣
三十里洞門如十字昕昏出雲煙氣乃天

九經洞 元一統志九經
真皇人論道之地舊有觀宇今爲荆棘　洞在湖廣荆州
府夷陵州宜都縣其洞秘奥僧與其
徒執燭窮之燭盡亟出莫知攸底

石經洞 房山縣志石經洞在
北京順天府涿州房
山縣城西南六十里雲居寺東有峯曰小西天其上有八洞隋沙門
靜琬者發願以石鐫華嚴涅盤諸經至唐經成閟於石洞人不可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七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七十五　一送

洞

左史洞

輿地紀勝左史洞在直隸池州府貴池縣有隱靖先生章再真一日忽不見經旬得於山之左史遂得道張舜民郴行錄辛卯見沈遼同登齊山左史在山東首自南麓緣山蹊可一里餘越嶺北下穿石罅石顛奇怪磐折入洞十步許稍低匍匐尋丈間又懷肚丈餘乃出一穴忽見天日四壁削高可二十尺潭如甑形石色如黛女蘿糝蔦遍冒其上亦名小洞天北岩有刋志會昌六年刺史杜牧建安張祜書石魏鶴山大全集自分宇宙有江山獨覺新來勝故年水伯大提人射地路盤絕險爲行天松蘿幕幕開遷客洞谷磴磴斷復穿理道元來無隱兩人從紙上看天淵　高不疑斯徠與客登梁昭明釣臺李肩吾和前詩見遺用韻謝之　藍輿軋軋度齊山文獻風流數百年遂想牧之歌晚月間尋白也詠平天只餘釣水梁臺在未辨登山謝屐穿多謝秋風吹好語如陪杖屨謝魚淵杜牧之弄水亭詩停舟遂晚月明明上幽渚李太白秋浦歌水如一疋練此地即平天李池州詩集和鶴山見寄再賦以答之　晨策隨烏瞰屋山面前只尺隔同年印人自愛橘中樂晉客驚逢洞裏天行傍梢軒心半醉坐看戟衛眠雙穿西風一夕驚龍睡撼取明珠出九淵　沈氏三先生集左史洞　萬古齊山石誰開左史洞左史今何在蒼崖本不動履險下重壑幽深見神總石門絕世路久爲塵泥擁青天十畝地嶒峗如覆瓮坑埃鑿屋壁烟霞列梁棟崖間不死藥必非近世種人去境長在境與人爲重欲觀畸音意幽禽於清哢吾方寄淵寂無礙亦無蹤縱手自剪棘結茆當石空長與麋鹿遊不復人門夢

文案洞

雲南志文案洞在雲南趙州

玉洞

輿地紀勝在湖廣郴州永興縣荊山觀傍有玉洞世傳卞和取玉之地　紹興府志玉洞在浙江紹興府會稽縣馴浦山齊祖之詩云白石洞開路吾家在其中琴窓與書閣一半是雲封

太玉洞

元一統志大玉洞在浙江溫州府永嘉縣華蓋山乃容成太玉之天宋仁宗嘗夢遊三遣使降香張又新詩云一國洞天三十六東嘉幸得一儂居

玉華洞

玉融志玉華洞在廣西柳州府城西北兩山之間獨秀山之右舊有人居之兩畔栽桃李數百株故以爲名　輿地紀勝玉華洞一在江西九江府瑞昌縣東二十五里按潯陽新舊錄云清虛玉華洞千形萬狀不可殫記一在福建福州府連江石門院　江州志江西九江府瑞昌縣北三十里學堂山即縣之東崗也有玉華洞洞深數十丈石乳結成魚龍蓮花寶幢獅子之象有石床石臺玉田田有仙人迹泉湧如雷下注爲池嘗有大光與王喬洞通禱雨多應咸通五年有僧獲鐵磬一五銖錢七百文皆漢物刺史李璋表獻之賜名清虛洞　汀州志玉華洞在福建汀州府清流縣東北六十里曰嵩溪介石燕靈龜二洞間嶒峗嵯峨騰突撐拒如猛獸蹲伏中有石窓石龕石蓮又有觀音獅子像乾道間道人晏榮聖如開闢刹爲佛廬紹興間提刑劉公嶠按行有詩云洞南石燕接靈龜獅子崢嶸氣與齊碧眼方瞳人不識三山正在玉華西紹定間招捕使陳公韡平寇經過名刹于石郡守林公巳山長汀寧陳顯伯天台戴復古皆有題詠　延平志玉華洞在福建延平府將樂縣南十里層峯疊嶂下有巖石呀然爲洞昔傳赤松子採玉之所洞有兩石門相距一二里中分爲三路窺之正黑必秉炬而入由石徑縈紆遇狹處才可容身廣處或可坐十數人其境愈深而愈奇洞之中又有數洞曰雷公曰溪源曰楊梅曰菓子曰藏禾曰黃泥中有聖泉遇旱禱之輙雨又有龍井其泉寒洌又有石泉其水微溫合而爲澗直貫洞而出其間石壁嶒峗千態萬狀或似觀音似羅漢似童子又似鐘鼓似盤盂似花瓶香爐似龍似獅似臺似塔或爲仙人田爲仙人棊具爲仙人倒座又爲石樓爲方丈爲大廈爲庭爲廊爲堂爲梁柱不可殫舉而石之可爲樂者曰石英曰寒水曰禹餘糧曰井泉沙曰鍾乳石燕曰龍骨狗牙之類甚多自入洞可半里許幽暗之中忽有一竅上通於天明如曉色即所謂洞天也蒼藤古木交蔭其下禽聲蟬韻如奏笙簧風清月明之夜鳥知安期羨門之屬不啻接於此耶洞之外立赤松凌虛真君祠陳俟摅嘗禱雨有驗今雙祠焉洞頂有出雲洞落星洞夜常有珠出入其中光明亘天尤一神異也　江湖集戴復古玉華洞　憶昨游桂林巖洞甲天下奇奇怪怪生妙不可模寫玉華東西巖具體而微者神功巧穿鑿石壁生孔罅玲瓏透風月宜冬復宜夏中有補陁僊坐斷此瀟灑空山茅葦區無地可税駕舉目忽此逢心駭見希詫題詩媿不能行人亦無暇　江湖續集周客公遊玉華西洞并靈龜石燕獅子三巖　巨靈探玉開崑岡神鏡刻琢寒昂藏石華玄乳伏仙巢幽泉滴瀝松花香蜂房鑿鑿造天巧誰擷青霞種瑤草雲暗崖陰泣古精蓄縮千年懶蛟老半空翡翠仙人居露搖鶴背鳴瓊琚子長老死骨已朽穴中疑有先秦書靈鼇失足天柱折飛作人間碧雲闕

百尋烟深過展稀夜夜清猿叫明月楊蟠山集游玉華洞　蒼藤秀木遶空庭疊石層巒擁畫屏混沌鑿開幽竅遠巨靈分破兩峯青雲藏野色春長在風入衣襟酒易醒採玉遺蹤無處問擬從簪紱學仙經程公許滄洲塵缶編秉炬游麻仙玉華洞　雲峯環翠幄洞戶閟瓊臺勝處難名狀飛仙此往來近應通玉局遠或接蓬萊安得一伸臂乘風過九垓竹溪先生集游玉華洞　步出山門日已西昏鴉寒泣陽巢枝更尋陳迹穿陰洞鮮壁闢雲真屈奇

玉香洞

小山雜著玉香洞　玉梅幾歲隔樊墻剖破藩籬兩鷹行青眼相看到頭白洞中無客自吹香

玉清洞

建寧志　建寧府天慶觀水西相傳下有玉清洞九域志載蕭子開建安志云昔漁人入潭中見石室金額題曰玉清洞有青衣出曰此司命真君之府也劉仁本詩集建上玉清洞天　道士期相訪玉清倦洞閟鶴飛雙闕下人在五雲間細火薰沉水香風裊傳山大丹知有訣九轉始成還

玉虛洞

吳興續志玉虛洞在湖州府弁山南故佑聖宮側以其近玄武祠故名歸州志玉虛洞在湖廣荊州府歸州興山縣南五十里舊經云唐天寶五年有人遇白鹿於此山薄而窺之乃有洞可容千人周回石壁隱出異文成龍虎之形花木

之狀日居左而圓月居右而缺如磨如琢若畫顏色鮮明不可備坐上有石生三瑩然明白有石孔自上滴下結成物象列之前後宛如幢節皆濕潤如玉因謂之玉虛洞三秋之際凜如九冬各郡守奏其狀乃於洞之口置觀鷹湖李塈經行留題云溪作玉膏色洞如天琢成倩誰呼白鹿將我上瑤京註云玉虛洞天下絕景秭歸志玉虛洞在歸州江之左白狗峽之西北其山空洞中有奇觀孫燭湖先生集玉虛洞　篤言玉虛游奇絕慰心賞餘雪明曾陰初旭上清朗寒溪玻瓈色遠壑風雨響判船度石瀨散策步林莽洞門劃褰開瑤室下深廣分明堂九筵恰匝旗五丈壁紋妙雕刻石骨工劉礦雲霞夾日月麾幢導龍象異哉非人境儼然故仙伏犬舂訪前聞望鶴寄真想天寶本褒遷盡崗為誰敵崢嶸昔祠嚴蕭瑟今廢壞謝公詩綺麗黃郎筆豪興斷碑亦可怜英襟復何往把酒酹孤亭回頭嘆塵鞅幽討方自茲當貴復幾兩鄧紳伯詩玉虛洞其上有日月之象其旁龍象之形　立馬香溪喚渡船羊腸遶盡洞呀然知誰開闢羣工巧直許寬虛一室圓龍象現形嚴佛土烏蟾垂象燭壺天惜哉不遇東坡賞為作新詩與世傳

玉壺洞

江州志九江府彭澤縣西南六十里有玉壺洞高六丈深一百二十丈中有石田田中如堆禾門懸石鐘洞內石龍蟠踞流泉冬夏不涸唐宋人方娃者嘗獲玉壺郡守苗紳奏之時以為祥

玉京洞

元一統志玉京洞在紹興府上虞縣西三十里一名洞巖晉蔣翊入此洞而不見其蹤吳處厚詩衆燭携節步步前玉京迢遞訪神仙四時自有壺中景一鎮都迷物外天赤城志玉京洞在浙江台州府天台縣北七里赤城山右蓋第六洞天茅司命所治或號太上玉清天或號玉真清平天或號上清玉平天按道書云天尊在元都玉京山說法令衆仙居此又會稽記云赤城山有玉室璇臺許邁嘗居之因與王羲之書云自天台山至臨海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赤城事實又載晉柏碩因馳獵深入見其中有名花異草香氣不凡又徐靈府小錄云其下別有洞臺方二百里魏夫人所治南馳增雲北接四明東距溟渤西通剡川中有日月三辰瑤花芝草自晉宋梁隋暨唐天寶嘗望秩焉宋咸平天聖中投金龍玉簡頃歲為人竊去今埋塞不全矣側有道人洞其中三石冗險不可躋　余興詩云羽駕歸來洞已扃洞門深鎖讀殘經瓊臺一覺仙都夢不覺松根長茯苓半山松柏散天膂芝蓋當年想赤城我是上皇芸閣吏玉京應有舊題名　東臨滄海宴羣仙誤入桃源小洞天一局殘棊消幾刻老龍鬚甲已蒼然韓元吉南澗集登玉京洞遇雨　俗物紛散意市朝那復情來能蓬島去且上玉京行古洞深無底幽泉細有聲山靈知我意勝乞片時晴洪适盤洲集玉京洞　颷輪曾此宅靈仙洞府今稱第六天規往不辭蘿蔓險回看雲物起瓊田

玉真洞

元一統志玉真洞在四川成都府灌州皇甫安青城山記云山之前號青城峯後號大面峯其下東北有太華玉真高城朝紀九超三極開元靈元等洞上帝以五嶽衆仙劉景逈等主之

玉田洞

元一統志玉田洞在梧州府容縣吳元美記云洞在韜真觀西亞山寨之北緣石棧行百餘步傾側而入乃至石田予謂此正仙人種玉處遂更名玉田

玉局井洞

牧堅閑談成都玉局觀內井洞枷莫得知其深淺唐末高太尉駢節制西蜀時因罪人令以繩絆其腰並齎粮垂下令探井洞深淺若得命即捨前僽於是接續繩索兩日方絕其罪人但覺幽暗罔知晝夜及底漸有明處乃是一洞穴四壁峭石中有淺水沙石而已罪人遂解繩尋水而行約數里以來亦多有毒蛇復不傷害出洞口乃是一宮闕旋有人垂問言何以到此罪人即備述所因遂引見二三道流詰之某則犯法罪人相公令某來探玉局觀井洞深淺如得命則捨前過道流遂令左右引此人至

高騈下處於是閉鏁數重有屋宇甚嚴面排二閣子皆封鏁了上有牌額左書王建右書高騈罪人於閣子孔中遙見一大蟒蛇赤色盤屈在石床上深閉兩目又於左畔閣子孔中見白大蛇亦如赤蛇閉目盤在石床罪人見之驚駭不已廻見道流乞指歸路道流問曰汝見高騈否言見又謂曰汝罪惡之人不合來此觸仙洞遂令左右送出洞門於是離其山穴廻望但見叢林崖巘信步行數里夜在青城山洞天觀門遂投宿相次尋路歸府渤海令引於池亭去左右問之其罪人一一備細言說初坐身入洞實然莫知幾晝夜漸及水中有沙石相次明朗尋水行數里然出一洞門見宮殿便有人急問遂以實對引見二三道流令到相公閣子開鏁數重見屋宇皆嚴飾二閣子皆有牌額左畔書王建右畔書相公姓名覩見相公閣子内有一大赤蛇盤屈石床之上不動左畔閣子亦有大白蛇在石床中某驚懼懇乞歸路蒙道流令人指引出山穴夜及青城山洞天觀止宿自正路歸城駢默然久之遂令引去其夕暗殺之以滅口則不知盡泄於路人矣今朝先皇帝開寶年中成都府龍興觀王先皇御容殿内有大白蛇出浴池水却入真殿衆人見之莫知去處道流中判府知之者悉來看驗有蹤跡徑餘其事欲符洞中之說也

玉虹洞

洪适盤洲集玉虹洞 天晴玉連蜷洞邃香吞吐趣逐壯丹時遊人推不去涉齋許綸集玉虹洞 九韞耐留春檀心嬌未吐須結舞霓技怕作行雲去

鳴玉洞

范成大吳船錄嘉州郡治山坡上正堂之偏有孫真人祠祠前有丹又有石洞亦有水聲如東丁號鳴玉洞

潛玉洞

江州志九江府彭澤縣薄堂西有潛玉洞爲吏隱奇觀楊誠齋集潛玉洞 人道書岩好誰知石洞奇外繞一徑盡中忽萬峯歙巖石天成屋泓泉兒斷池弘中遠孫子宴喜又添詩 樓攻媿先生集王叔達以尉彭澤潛玉洞述見示 書巖已奇甚潛玉尤偉哉李君漫盤谷元子空嵒臺神不得自秘天應爲君開淵明如得此應不賦歸來

蒼玉洞

臨汀志蒼玉洞在汀州府臨汀縣東三里東禪寺前道旁兩石對峙如門中間玲瓏皮業奇怪萬狀不減靈隱天竺石有數名曰石門烟蝋仙掌鶴巢抱雲二老峯獅子馬鞍之類名勝篇章最多姑舉其縣運使蔣公之奇絕句云蒼玉門徑閒白雲庭院深鄞江一丈水清可照人心郡倅郭公祥正云片片水崖裂淙淙雪浪深舉頭看白鷺相伴洗塵心郡守謝公洞云溪瘦玉聲小山横翠色深郡守陳公軒云截斷蒼山百尺崖崢嶸相倚洞門開天生秖隔紅塵路不礙溪雲自往來蔡爲云尙來曾醉呼猿洞亂石穿雲擁坐隅誰料七閩烟瘴底半岩風物似西湖舊東莊潭其旁後湮塞今遠從教場後矣鄞江志蒼玉洞在臨汀縣東二里州城外正東一里洞口兩石壁天然成門其門有亭曰蒼玉石最高處有中亭曰翠微又有古禪院曰東禪名僧法容卓錫於此門左有亭曰橫翠皆爲一郡游觀之勝縣蔣之奇將漕福建日來游有詩云在寧化縣北五十里洞前重岡疊巘森列左右小澗横絶烟雲縹緲有聖水桃花野花異草

列玉洞

溫州郡志列玉洞在溫州府茗嶼鄉

鹿玉山洞

元一統志鹿玉山洞在鞏昌府成縣唐咸平中成州刺史趙鴻記云因寺僧林夢尋訪而得之洞旁又有玉堂石井乃神仙家焉

琴瑟洞

元史仁宗皇帝紀詹事院臣啓金州獻琴瑟洞請遣使采之帝曰所寶惟賢琴瑟何用爲若此者後勿復聞

寶圭洞

輿地紀勝寶圭洞在梧州府容縣縣觀後北行二百步山如倚屏門闢象魏大榜其上曰勾漏山寶圭洞此葛仙修煉所也

寶華洞

王融新對蕭子開建安記曰天階山下有寶華洞即赤松子採藥之所延平志寶華洞在福建延平府將樂縣玉華之陰兀然回聞其上十室可坐百餘人旁有井甚深毒蛇爲厲閩山僧設青磁以圍石覆其上鎮之洞中多產龍骨龍牙石

寶方洞

武岡州志寶方洞在寶慶府武岡縣一名法相去州治東南三里其洞八境閒地勝龕岩偉怪石壁峭森拔其間窅邃空曠穴竇玲瓏長數十里疑若棲真之府古山七十一峯如俎如豆横其前天造地設不知其幾閱歲矣其一曰玉玲瓏二曰朝陽三曰迎陽四曰太保五曰平西六曰芙蓉餘二洞實淺故無名焉宋郡守四明汪立中嘗遊其洞留題于石 汪立中題寶方洞詩 籃輿郊上綠陰迷七十一峯雲際齊我住四窻誇勝境今觀八洞恍真棲碧簪挺特地如掖乳竇玲瓏步可躋千里客愁爲銷盡茶香出外好鶯啼

天寶洞

豫章志天寶洞在江西南昌府新建縣西八十里西山最勝處也道經所載第八洞天極元曹真人所隱之地其詳見職方乘熙寧中楊無爲嘗有二詩云層梯險峻出瑶臺遊者多從半路回天寶洞中如不到西山元似不曾來又云極元真人養真處石門隔斷紅塵路玉簾今古不曾收只有白雲晚歸去 又唐曹德休自言從東海青嶼山來遊於江西人見之三十餘年顏貌不改常行人間有疾者以符藥救之無不立愈有女子爲蛟所魅德休扙符潭中蛟腦裂浮死水上亦不受謝德休謂

人曰若有疾苦不必就吾求符藥但以江魚膾一盤并米酒一壺饗我其疾自愈鄉里如其言無不驗人皆神之後忽告人曰我捨此入西山天寶洞去矣後無復見者　又天寶洞天名山福地記云三十六洞天第十三洞天在洪州西山曰天寶極玄之天隋仁壽二年嘗詔於此立觀以天寶爲名有唐明皇所書門額存焉自洪崖山行三十里距山足曰淨真觀峻折上山五里得天寶焉絶澗縁磴虵行而上五里至洞洞去頂二里而遙林木蓊蒼上甚峻極平視數百里縈青縷白他山如拳大江如帶矣洞門有石壁高廣數丈中有石罅長七八尺闊才及寸泉滴瀝不絶狀如水簾人稱爲玉簾泉或以杖探石罅不見其際以物投之則其聲泠泠然若墜絶壑宋時嘗遣投金龍玉簡於此節君内傳云天寶洞天其山有觀八所壇七所洞在天寶源其山西石室不可勝紀其大者可容百家唐末居民多於此避寇往往獲銅鐵古器焉涂鉉稽神録云豫章逆旅梅氏嘗有一道士衣裳藍縷來止其家梅厚待之一日謂梅曰吾來日當設齋從君求新甕盌二十趣筯百副君亦宜來食可於天寶洞前訪吾也梅許之道士持盌渡江而去梅翌日詣洞前問村中人莫知其處久之將還偶得一逕明淨試尋之果見一院有青衣童應門問之乃陳君一作居也入見道士

衣冠華楚延與之坐命具食頃之食至乃熟蒸一嬰兒梅懼不下筯良久又進食乃蒸一犬子梅亦不敢食道士嘆曰千歲人參枸杞不識求何道之出山後再往則迷路矣太平廣記稽神録豫章有漁人投生米於潭中不覺行遠忽入一石門煥然明朗行數百步見一白鬚翁謂曰此非爾所宜來速出猶可漁人遽出登岸云已入水三日矣故老有知者云此即天寶洞之南門也豫章熊明來家集天寶洞天賦　羽仙扇渡之西叶先玉女蕭臺之前是聞攀緣有横石庚庚叶很其哇如瑟越琴脣叶遵北户桃花之洞南門生米之淵是爲神仙第十三洞天其名曰天寶極玄古記所傳洞周回三百里厥初鍊丹者洪崖先生也主其治者唐公成也叶增今洞旁小祠則曹盧二仙俗謂曹以醫行蓋代有異人擅此地鑿不必深詰其姓名也山中之産有黄精玉延竹筍松茶叶連茗舌蕨拳一寸九節之菖陽一榦十五花之芳蘭固仙儒之所躧宜吳許託此山以沖升陳施安其隱而盤桓焉余登望鶴之顛尋天池之源神鑿仙剜不知歲年石崖激泉冬夏靡懲流爲永珠掛爲玉簾適當洞門王壇後擁如浪如烟羣峯前貸如磬而冠石室雖寛未若斯石之磐洪井雖瀾未若斯水之懸是以據伏龍之上首抗丹陵而左蟠回溪壑以南流遡象牙而折旋俛高眺遠三

江衣帶五陵彈丸雲氣一色莫辨區壓於是羽衣蹁躚出於非烟非霧之閒不知何仙揖余而言問客何所聞而入山因誦舊聞昔有游俠之名曾技殷勸之歡餉以千歲人參枸杞皆推去而不饗郡志有游山者誤入洞中主人延之奉肴烝客視其頭足身乃五六歲小兒不敢食再餟奉盤有頭尾四足乃一狗又不敢食主人曰千歲人參枸杞皆不識索何出山再往則迷路既仙聖之一間猶世縁之未斷此雖俗子之襟淺其人不可與言而至於再餒孰謂仙者而昧於早見是何符章可以已疾而俗士之不可醫曹仙符治人斗諸疾陶器可以化金而下愚之不可變仙曹以中狄主城市借鶯椀於人莫肯借者有一老嫗所食椀借之明日送還去後視之則爲金椀矣不借者始悔仙悦而艱曰何斗筲之足算仙以度世爲功行揖大槃而不斷猶士以濟世爲學聞不見知而無悶覩吾子不諧世宜但吾參杞之不售而又奚慨彼有石髓在手忽化形而莫噬王烈入山洞得石髓食之以語嵇康康往取得髓在手欲臥忽化爲青石　玉佩親授乃十步而潛隱鄭交甫至漢水遇二女佩兩珠交甫曰願得子之佩二女解佩授交甫懷之十步探之無有二女亦不見或脉望之不識遂輕棄其髮捲何諷於古書中得髮捲四環無端燒之作髮氣後有方士言此脉望也

夜侍當天從覲中望里可求再度世或虎石之歷試竟色難於嗽澗貴長房從壺公入山擊虎中使長房獨卧不懼又卧之空屋懸石其上有蛇齧索欲斷不爲動公曰子可教又使噉溷三蟲臭惡長房色難之壺公曰子幾得道以此不成初若有縁而解后終然自墮於悵恨猶神物之所戲空悲嗟乎命矣余登陟既憊聞之喟嘅仙凡之隔界升沉之際會孰居無事而使之或進或退或悲或快是皆已付於劵外請勿復試其狡獪乃叩洞門而歌曰吾何歸兮莫我容空洞兮此中從仙君兮洞之宮鄒紳伯詩訪天寶洞　遠尋仙洞上崔嵬洞口諸峯翠作堆先把姓名書洞竹澗門終侍玉趾開趙無咎詩天寶洞天　扳縁石磴入青冥霧廓雲閒萬象清夭矯老杉龍欲舞縱横卧石虎方獰二仙昔被桃源誤四皓今餘橘隱情觀前楄甚多擬入清都真洞府一藤寒溜陽飛壇

聖珠洞

武陵圖經聖珠洞在常德府桃源縣巖頭山

朱湖洞

金陵志朱湖洞在應天府上元縣鍾山名朱湖太生洞天

珠明洞

元一統志珠明洞在溫州府珠明嶺俗傳有九洞一在廣東惠州府沖虛觀後云是蓬萊第七洞天桂林志珠明洞在廣西桂林府陽朔縣西一里陳元晉漁墅類藁朱明洞天　南來大輪凌空

浮邱艇試罯羅浮秋胸中無鐵神仙喜筆底光怪山靈愁山泉夜作糟床滴風松閃冉青旗色招我三咽玻璃觥峯頭飛上八千尺星徵月壯海莊莊蓬萊仙袂遙相望銅龍夜吼風霧香石橋跨空河漢長千巖望韻奏清曲萬樹醒露如天漿金鵝海底初刷翮雲擁扶桑一枝出羣仙拍手嘆絕奇坐中相顧屬誰筆阿翁曾是夾日飛公孫請賦五色日

真珠洞 平陽志真珠洞按圖經云在平陽府浮山縣龍角山深不可測嘗有珠出因此爲號

金洞 郡縣志金洞在吉安府永新縣西北三十里

金礦洞 建安志金礦洞在建寧府建安縣寬河川今在縣北

黃金洞 赤城志台州府天台縣華頂峯有黃金洞

金紫洞 邵陽郡志金紫洞在寶慶府南五十里洞高十餘丈一徑覩深有水涓涓流遶之側上有石乳泉滴琮琤怪石奇秀若劍戟森列龍虎蟠踞冀火而後能入行百步許有石如龕上漏天日其地平夷可坐數十客石壁有名賢題詠

金精洞 贛州志金精洞在贛州府寧都縣金精山中危峯疊壁瑰詭萬狀中有石堂可坐萬人物異苟求張麗英始發卒開鑿

金粟洞 元一統志金粟洞在泉州府事見紫帽山下許奕有游山詩云半巖脫粟色慊成歸去成金愕然喜一鳴一喜從何來畤息仙凡九千里 江湖續集胡仲弓題金粟洞 名山洞府三十六君擬帽峯猶未足有人曾此坐丹爐有人曾此安棊局一朝悟道歸去來依舊紫雲鎖林屋武榮賈客來洛陽手攜尺書叩巖谷覩面親逢呂洞賓有眼不辨鄰文叔功成行滿欲度人酬之遺以半升粟豈知粒粒皆金砂一服可但能辟穀先嗔後喜來重尋癡心繞動陽山谷故老相傳金粟仙凌霄有塔標蒼玉乾坤物外號無塵凡夫到此懶着腳我來稽首問先生君爲乞得壺中藥刀圭分與闔園人却入深山抱幽獨先生道我亦不塵且走千巖并萬壑定時相邀岳陽樓定把奇書與君讀 又題金粟洞 誰信東南有此山幾回蠼屐只空還乾坤超出浮塵外世界深藏粒粟間鶴不歸來華表在庫從飛去紫雲關捫蘿直上凌霄塔見說微垣手可攀 和嗜甫韻 住在壺中小有天故山緣鶴作忘年雲歸每失棊盤石人去不生丹竈烟肯信玉華空有洞自貪黃粟便無仙我來立盡斜陽暮猶撚吟髭風月邊 又和壁間韻 萬仞岡巒去路長道人採藥試單方奕枰誰解爭高着仙藥時聞按大涼日落塔頭雲氣紫雨餘山腳蘚痕蒼年深洞古無塵迹惟有先皇御墨香滿壽域 永樂詩集題金粟洞 天風吹絕頂小立思生豪逸海望無際衆峯疑避高龍留神骨去犀歛夜光韜惟愛瑤池水尋雲學種桃 涵子振集紹興大將楊沂中第有萬景天全金粟洞天方壺天機雲錦五色畫砌臺 偷安江左荅殊勳萬景天全次第分錦外千機繁巧樹臺邊五色紋香□杯狎春風淺恨不膠粘落日聽徙得砌臺金粟地參差花柳鹿成羣

金碧洞 唐杜牧樊川集遊池州林泉寺金碧洞 袖拂霜林下石稜潺湲聲斷滿溪冰攜茶臘月遊金碧合有文章病茂陵

銀洞 保定府志銀洞在北京保定府唐縣城西北六十里聶里村

銀礦洞 元史仁宗延祐二年四月甲午孫鐵木兒以先朝所賜惠州銀礦洞歸還有司

銀山洞 輿地紀勝銀山洞在袁州府萬載縣西十五里可容數百人避寇者多居之又宜春有東大洞及下石陂洞皆容千餘人靖康中避寇者多居之

琨瑤洞 宋梅堯臣宛陵集寄題周敦美琨瑤洞 仙人采玉驅雄龍劃山剖璞青腔空因遂爲堂曲爲室石乳溜壁光玲瓏仙歸龍去草樹長藏翳不復人蹤通指壚賣墅下峯下洗斸務欲險徂窮蛇蟠鹿迹尚莫到安問棋老諸斗童古今未得君獨得萬景付與由天公何當歸來欹頭角任從寶氣生白虹陰溪淺水菖蒲綠下有蝦蟆雙眼紅及時佐酒斫雨股勿使更入月明中

碧瑤洞 楊誠齋集題碧瑤洞天 青松萬樹竹千竿蒼翠中間別一天佳此洞天三十七初頭且數碧碧仙 江湖後集万俟子紹遊建康碧瑤洞 洞口蒼蒼幾百竿洞深楪栿易生寒鹿眠桃塢春常在鶴唳松梢夜未闌丹鼎香騰秋霧薄石盤棋撤曉星殘道人許換塵凡骨同向壇前說煉丹

瓊洞 澧陽志瓊洞在湖廣常德府澧州慈利縣西四百里

容瓊洞 太平寰宇記容瓊洞在瓊州府樂會縣昊人居之

猗玗洞 興國州志猗玗洞在湖廣武昌府興國州大冶縣東五十里地名回山有飛雲洞道士磯側唐元次山結屋讀書處號猗玗子故曰猗玗洞武昌縣江有石窊唐人孟仕源居其下汙樽石東坡銘之曰時俗澆狄日益偽薄誰能杯飲共此淳朴元結曾自釋曰天下兵興逃難猗玗之洞矣唐天寶十二年有飛泉湧出垂流于洞名之曰異泉

琅華洞 張鎡詩琅華洞天 琪樹已無塵山幽地更靈羽流來往熟仙飯設青精

翠微洞 鄒道鄉詩湘陰鄒氏翠微洞 洞有卧雲臺聽松軒快日亭 卧雲雲無心聽松松有韻快哉耳目中吾

今亦同分　**翠屏洞**　孫覿鴻慶居士集翠屏洞二首　圍樂千嶂抱幽窕一屏開翠黛愁將斂爲雲睡作堆倚松真漫爾稽草亦悠哉便有陽臺雨朝朝暮暮來　千仞𪩘崖幾鐵鐵翠鉗磨霧鬟參碧玉風慢卷青羅鵝喜窺人語鶯嬌倚樹歌江花紅濕處彷彿凌波

寒碧洞　出地紀勝寒碧洞在四川潼川州治　**鎖碧洞**　郡縣志鎖碧洞在四川嘉定州之熊壇巷旬氏圓泉溜淙淨如琴筑　**鐵洞**　房山縣志鐵洞在順天府房山縣城西南六十里獨樹村北陂下平谷縣志鐵洞在順天府平谷縣城東三十里山中舊穴湮塞無復採取　延平府志鐵洞在福建延平府北八十里地險而民悍熙寧十年有廖恩者嘯聚於此至今民皆好勇喜鬬紹定庚寅汀寇披猖廖雷兄弟倡率義丁捍禦有功朝命官之者逆今順亦聖化所需也人號爲廖公洞

宿猿通海之洞　太平府圖經繁昌縣隱靜山有宿猿通之洞二名宿猿岩多猿通海傳與海通

千巖萬壑之洞　清漳集王朝俊云傣友蕭公行即廳事南廡開軒畫成華山堆奇疊秀乞名於予因以千巖萬壑之洞名之仍爲賦詩　梅川先生真𪽶落平生丘壑存心胸陰中搜出古畫高華氣象何其雄古來巨靈挺神力拆開山骨河流通至今仙掌依然在萬象羅列多靈蹤山頭誰種玉井蓮開花十丈無夏冬山前父老競相傳時聞石鼓聲鼕鼕獵人往往見毛女自言久離秦皇宮華陰此去九千里此山此景何由逢梅川夫子運思巧開畫指點教畫工世間紛紛皆俗畫畫山須青花須紅豈知水墨淡泊外青鳩洒粉成奇峯須臾華嶽雪中出崢嶸萬古何雪千百重我聞雪山峙西域何爲須在凡界中晉賢不知在何許現出世界銀色同乃知此畫深有意不謾嬉戲如兒童淳南四時皆炎熱瘴鬼欺人時相攻覩此便可壓瘴癘況痾無復侵余躬我聞好龍有葉公畫之日久來真龍停看六花散瓊屑盈尺呈瑞年歲豐民物安泰無札瘥除煩豈止如涼風梅川夫子頻開來對榻定是王旦翁棲鸞先生同與座樂阿居士仍相從畫向壁間如四皓到老莫放樽酒空

藻洞　南唐記唐惠朝恩有洞房四壁安琉璃板貯江水及萍藻魚蝦號藻洞

八恠洞　郡縣志八恠洞在良鄉縣萬寶坊街通西平章故宅今爲客館多畜娼女

波羅檀洞　北史琉球國傳其王所居曰波羅檀洞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爲藩

屈獠洞　南史梁本紀中大同元年正月癸丑交州刺史楊瞟尅交趾嘉寧城李賁竄入屈獠洞交州平

獠子洞　建武志和獠子洞波山孤頂上群獠聚成村弩射青林杪刀鋤白石根獵廻猿喪子晨舉稻生孫有意甘徭役拳拳立綱門

黎洞　宋史列傳黎洞唐故瓊管之地在廣東大海南距雷州泛海一日而至其地有黎母山黎人居焉吉水縣志江西吉安府吉水縣黎王寨在縣東南五里其山孤立有營寨故址下有黎村黎洞

平湖洞　資治通鑑唐昭宗景福元年王潮攻福州平湖洞及濱海蠻夷皆以兵船助之註平湖洞在泉州莆田縣界外九域志曰今興化軍大飛山地本平湖歡傾一夕風雨暴至旦見北山粦峙二名大飛

飛山洞　資治通鑑後梁太祖紀開平四年吕師周攀藤緣崖入飛山洞襲潘金盛擒送武岡斬之飛山在今靖州北十五里比諸山爲最高峻而西絕壁千仞環山有壕塹其遺趾尚存

甬溪洞　資治通鑑唐懿宗咸通元年以王式爲浙東觀察使討裘甫之亂五月庚申南路軍大破賊於海遊鎮賊入甬溪洞註甬溪洞在寧海西南百餘里屬唐興縣界又西則楢溪產鐵戊辰官軍屯於洞口賊出洞戰又破之

紫溪洞　元一統志紫溪洞在台州寧海縣西北四十里地幽阻僅線路唐寶元元年袁晁據浙東河南副元帥李光弼擊斬之晁弟瑛從五百騎遁入洞中光弼駐兵洞口絕其粮道其徒竟餓死

澄江洞　輿地紀勝澄江洞在柳州府賓州遷江縣之西傜人所居無田可耕惟恃山畬刀耕火種造楮爲業椎髻卉裳攜弩佩劍傜女耳環綴裝水滴珠子富者以銀爲之

紫極洞　盟北錄宋宣和間遣使至金國將入見閤門使引入即捧國書自山棚東入陳禮物於庭下其山棚左曰桃源洞右曰紫極洞

別洞　太平廣記氏族篇有黃生者擢進士第人問與顏同房否對曰別洞黃本濮洞蒙娃生故以此對人雖哈之亦賞其直實也出尚書故實

灰洞　范成大北征集涿北燕南之間兩旁皆高岡無風而路極狹塵上堂積咫尺不辨人物　塞北風沙漲帽簷路經灰洞十分添據鞍莫問塵多少馬耳冥濛下見尖

攻濠洞　宋史蘇緘傳緘知邕州蠻遂入寇邕既受圍緘求救於劉彝彝遣將張守節救之逗遛不進移屯大夾嶺回保崑崙關猝遇賊不及陣舉軍皆覆蠻獲北軍知其善攻城啗以利使爲雲梯又爲攻濠洞蒙以華布緘悉焚之

鷲

車洞 元史張柔傳世祖從柔攻鄂不能 **持火入洞** 周密澄懷錄姜堯章建炎三年八月一日自百合口泛舟順流歸竹山是日午過滴溪入峽有大龕名曰魚陉魚陀下不數舉棹有洞在山腹去水面數十丈斬絕不可至主人攬蔓而上持火入洞中行三丈餘不敢復前意其有神仙或蛟龍居之惜舟過時已晚不得一窺洞口也 **醉飲仙洞** 仙潭王廓自荆渚附船將過洞庭風甚泊舟君山下與舟人偶登山忽聞酒香問諸同行皆曰無良久香愈甚路側崖間見一洞穴廓心疑之遂入穴中行十步許平石山窪穴中有酒掬而飲之味極醇美可半餘陶然而醉坐歌窪穴之側稍醒乃歸舟中語於同侶衆爭往求之無所見矣 **山崩出洞** 陶朱新錄有一山樵者嘗聞音樂聲宣和乙已春夏間其山崩出一洞穴層級而下往往有石榻石倚之類初級有石龍首吐出樂圖前一石人以盤接之皆如生成第三級寬博如十許間屋大其下尚遠人未敢遽往 **置橋鑿水洞** 水利文集按崑山鄭亶云九先來於堤多置木橋鑿水洞上則通行下則泄水者蓋欲伏其急流奔注江河衝滌泥沙先致水患然尤慮橋柱之阻水今人多不知此意 **腹如空洞** 世說新語王丞相枕周伯仁都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詩文 劉後村集游水東諸洞次同游韻二首 桂山前未到今日是初遊招鶴登青嶂呼龍俯碧湫深蹊通秉炬小竇劣容舟蓋敢輕題詠同官盡柳劉 舊聞嵒洞勝欲往自髫年贇秀過靈隱幽深自善權遠環州堞外近獻屋簷邊懷有登臨約甘為子執鞭 中興江湖集蕭陽劉氏五月二十七日游諸洞 來南百慮拙所得惟幽尋翊余玉雪友共此丘壑心江亭俯虛曠穴室窮邃深是時薄雨收白露龍青岑棄趾進野步卻扇聞風襟爽方豈必好差遠釋數青且顧海通清莫問神州況排佪情景短留滯畏老侵昨遊感驚弄今至聞蟬吟常恐官事繫佳日妨登臨壑如逃學兒汲汲貪寸陰何因釋勝擾把臂借入林 武岡州志法相洞天 石竇虛明路暗穿塵襟到此覺蕭然洞門正在雲深處誰相人間别有天 江湖續集清源胡仲弓希聖葦航漫游藁西來洞天 可是胸中負壯奇一丘一壑值逡巡自從猿向西方去鶯出飛來未可知 高彥敬房山集曉

過陽門洞天 看山有債債不了十里五里困欲倒何如便作山中人坐看石上青松老 武夷詩集洞天 絕壁上千尋隱約岩栖處靈鶴去不還人間自今古 張復游洞天題 來游九鎖山忽遇蓟嵒仙老翠偃千畝黃金鋪萬錢花經今尹愛詞入北司編最重水中石平舟曾為鍋 孟晉題洞天 昔聞仙子宅今幸過琳宮溪曲三三水山環六六峯翠雲飛送雨白鶴舞凌風好景遊歸晚蕭聲縹緲中 洞霄詩集鄭斗煥陪秋山相公游洞天一庵夜宿感懷 天柱清游尾便星蓟輿軋軋入山深龍行雨去泉花定鶴叫雲來木葉陰松石以安適夕寐江湖空老百年心圖冠方秧何仙子夢裏將詩索共吟 劉元和鄭斗煥洞天詩 九曲山中鎖翠微登山不記入山時屋藏盤谷潤聲遠鶴舞松庭畫影遲萬里功名南北客幾人新舊廢興詩劉郎若問神仙路天柱天台天下奇 李立本壬午孟春游洞天 青山九鎖杳難登飽讀坡詩熟舊名谷鳥喚晴千嶂曉岩泉激雨四時清雲根石老世方換天柱峯高月正明嵐翠吞風瑤草潤直尋許郭問長生 陳師蔦陪簡易提舉游洞天 九鎖不易到一行亦難祥貴心與樂事況值秋氣清貴游領衆客共結山水盟神仙知何許不必問蓬瀛對景一餉閒捫心百慮輕茫茫塵世中容易白髮生安得架來節於此全吾真 馮仲柔淳熙壬寅沿徽游洞天 洞天深況别有天肇飛樓閣掌晴煙詩傳玉局驚九月丹就金爐記昔年翠湧千波橫絕壁風吹萬籟入飛泉他時待我功成後卜室青山絕世緣 鄭栟櫚先生集送李君上洞天 北風千嗎萬竅號落雪紛紛焬鶴毛好向高堂俚惟幙新醪入臉殷春桃居士何為罵不顧叩戶長歌辭我去行行逸興高白雲千里江山入芒屩問君無乃急所求笑指南安作勝遊南安老師初不死一間消息即歸休嗟我平生樂詩酒未能赤腳走巖竇在家自得忘家禪試問老師印可否 龍虎山志詠洞天 羽蓋亭亭百尺松才高不假大夫封吾將歸學山中相直下結節聽曉風 雨直一峯如玉筍山橫翠麓是金鷄蒼皮溜雨喬松下宜結精廬安寶奩 山深觀古扁凝真曾是前朝遺外臣玉簡金龍投洞府至今惠澤及斯民 建安志李左史洞天 沉沉幽穴閟雲烟王宇瓊樓鎖洞天自向壺中飛日月更於物外起山川劉公隱後今誰繼張湛仙來不記年紫府若容幽客到誅茅欲卜隱屏前 蓟坡俞昕詩上元謁洞天肯作 軋軋藍輿踏曉烟來尋泉石舊因緣旋題詩句為名刺寫報吟翁謁洞天 都梁志題皇華館武岡洞天 試似奇章細品題洞天不鎖畫欄西茂林脩竹山陰道曲水橫橋落畫谿泉脉通池沿澗遶石牙平屋

接雲依公家事了吟詩趣一日一番携杖藜廉州郡志洞天歸阯像至元
十七年本道軍慰使雲昭勇名從龍調軍收黎遣其上賦詩云　落筆古
仙洞天開一段奇林深常掛搭石亂路逶迤彷彿禪僧畫糊塗墨客詩何
時了公事相望問仙期　後郡倅許源次其前韻詩云　袖拂仙風上翠
微山禽窺我惟儒衣巖扃石室真奇趣烟蓋雲幢似遠圍彩筆不隨仙子
去青峯空伴野雲飛我來續就承天賦鐵笛一聲橫鶴歸　地僻南溟瀾
洞天琳宇奇好山如綉畫野水自逶迤不見飛仙蛻空留謫客詩清風駕
歸羽乘此訪安期　至順年間縣尹吳長孺有詩云　筆端光頻不摧鋒
香墨淋漓尚月中山華有懷亦如我無誰可訴只書空建武志奉統府命
入溪洞幹事　山葉蕭蕭天氣秋旌旗重過舊溪州望塵納款生黎口越
境趨風老洞酋太史占星期破賊佳人聞鵲祝封侯莫嫌此後南疆閑時
鱠鯨魚海岸頭　秦越人洞中詠　扁鵲得仙處傳是西南峯年年山下
人長見騎白龍洞門黑無底日夜唯雷風清齋將入時戴星兼抱松石徑
陰且寒地響知遠鐘似行山林外間葉殺聲重低礙更附身漸遠晝夜同
時時白蝙蝠飛入茅衣中行久路轉窄靜聞水淙淙但願逢一人自得朝天
宮蘇東坡集遊洞之日有亭吏乞詩既爲留三絕句於洞之石壁明日至

峽州吏又至意若未足乃復以此授之子任曰三絕句老泉及東坡子由各一也按南行集老泉詩云洞門蒼石濕底孔山下寒溪冷缺水天寒二子若求南我欲居之兩不能子由詩昔年有遠客携手醉嵌岩去我歲乙百遊人息後三
一遷遠山翠縈紆似去蛇忽驚溪水急爭看洞門呀清
壁擧秋蔓飛橋踏古槎三扉迎北吹一穴向西斜歎息煙雲老追思歲月
遐唐人昔未到古俗此爲家　洞暖無風雪山深富鹿猨相逢衣盡草環
生髮應髴寬突依岩黑構蠹梳石窪鴻荒無傳記想像在羲媧此事今安
有遺蹤我獨嗟山翁勸留句強爲寫槎牙　李義山集洞下道中　容夢華
鯨破曉驛祇樹園淺雲分疊巘落葉見寒猿瑞臧鉛鍊石崖傾洞有門身
非徐孺子茂宰似陳蕃張穎氏畫慢集徐剛中醴陵少府於山中尋出一
洞有銘曰丸湖自然六室奇怪求詩以紀之醴陵多丁氏今咸之後云　重
重翠篠蔽溪灣石欄松枯不記年但見桃花浮綠水有時獨鶴下青田自
然六室派鍾乳別隱三階出洞天身在故鄉人不識祇應徐令是丁仙　詩
海繪章洪洞春步二首　洪洞春意水邊來楊柳何人著行栽遊客欲行
猶愛惜迴頭更見杏花開　尋常乘興弄清流更有輕雲左右浮萬里好
風相信否更隨孤鶩落蒼洲　康文靖公集予鑿一洞志道館賓以詩賀因

用韻言意非韻題也　此生偏懷紹清貧況重時賢數古人海內歸航空
閱世巖中穴洞擬藏春居安本自心君泰理會方知玄化神便號鴻濛潛
拙懶更期詩律嗣良臣　吝祿與權詩集洞中歌　山中道士來天津寶爲
鶴氅雲爲巾潛居土室著道論丹爐茶竈常相親心如皎月照秋水蒼髯
短髮顏生春辭眾不讓伯夷餓簞瓢有似顏淵貧爾來雪落滿空谷洞門
靜掩傍無鄰炊煙久絕釜揚塵蕭然宴坐雙眉伸一生坎坷長苦辛東道
主者知何人呈源志朱松題洞　雨過薰風吹面涼芒鞋終日水雲鄉可
怜塵緒縈人久賴有仙源引興長山鳥無心時自語林花有意解留香春
醪不惜杖頭費渴似虹霓飲練光　題通元洞　紺宇參差群玉府人寰
陽絕列仙都六丁神力開岩洞五岳真形入畫圖依舊標題金玉簡居然
表裏映冰壺我來登覽忘歸步惟恐王喬下鶴鳧　奇峯四立極崖衆卉
有雲房搒辟蘿桂樹淹留歷歲久桃花爛熳正春和開尋谷口仙人處不
爲山陰道士鵝處處清泉堪洗髓玉京庭用更鳴珂張伯雨詩遊靈鷲諸
山洞　碎此空青寶納彼黃金龕水流澹無與石色終懷慚願遠讓群趨
幽蹤恣窮探紅泉浸短草翠雨淋長柟靈運久成佛妙語將准參獲公亦
自慰復盼勝士談前旌周兩遊後乘拙木驂周旋蟻封中丘垤皆精藍來

壯乃知足爲目膚非貪惟南粤一壑歸以投吳簪
國朝謝翶家庵詩稾題月山赤水洞天　雲北雲南山萬盤仙人宮闕俯
巑岏晴峯落影半天碧雪瀑飛花六月寒白日雙鸞翔玉宇長年一虎卧
瑤壇桃花莫使春光老遲我歸來轉大還　宋史浩鄮峯真隱漫錄洞天詞
水龍吟　翠空縹緲虛無算唯海上蓬瀛好瓊瑤宮闕蘂珠臺榭玲瓏
縹繞弱水沉寘瑞雲遮隔幾人曾到四明中自有神仙洞府煙霞裏知多
少　堪笑當年狂客愛休官何須入道婆娑綠髮垂肩著甚黃冠烏帽花
底金船月邊玉局儘能遲老待丹成九轉飄然駕鶴却遊三島　永遇樂
鄞有壺天景傳圖畫著海縣四面擢峯皆七十二各在窗中見祥雲
擁蔽飛泉縈繞咫尺似天涯遠如今向仙家覓得翠來十洲東畔　虛無
縹緲蓬萊方丈所喜只居陽岸羽幢垂珠瓊車織翠長是佳嘉宴豺狼遠
跡風波不作日月御輪須緩且銜杯稱賢樂聖度茲歲晚　南浦　一箭
舜絃風向晚來輕寒初報麥秀蝶股歌花髻韶光老鶯聲催閒呼友池塘
暗綠數竿粉節天然瘦對茲美酒清歌妙一曲千鍾芳酒　誰知別是壺
中條畫閣未闌煙谷雲岫三島十洲東青霄上神功幻成巖實瑤臺閬苑
翠旌羽葆頻相就世凡洗斷教烏兔遲遲飛走　夜合花　三島烟霞十

洲風月四明古號仙鄉縈紆雉堞中涵一片湖光迤岸㒷舟𡘋芳跨虹橋隱映垂楊玉樓珠閣水簾捲起無限紅粧　龍舟兩兩飛揚見飄飄繡旗歌雜笙簧清樽滿泛休辭飲到斜陽直須盡蠟熒煌况夜深不阻城隍且拚沉醉歸遲使教微曉何妨迎仙客瑞雲繞四總好何須陽水尋蓬島目常晚春不老玉蘂樓臺界是無塵到淩智巧沒筆妙箇中只喜風波少青樽倒朱顏笑回首行人猶在長安道

洪洞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周春秋時楊侯國也漢置楊縣屬河東郡後漢因之三國魏屬平陽郡晉因之元魏改屬永安郡隋開皇三年罷郡改屬晉州煬帝初改州爲臨汾郡縣屬焉義寧二年改爲洪洞縣取縣北有故洪洞鎮爲名唐武德元年析洪洞臨汾置西河縣貞觀十七年省入臨汾宋熙寧五年省趙城縣爲鎮入洪洞屬晉州平陽郡建雄軍節度金屬平陽府元仍其舊

本朝因之詳見平陽府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七十五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修撰臣丁士美
書寫儒士臣章伯輝
圈點監生臣馬宗孝
臣扈進第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十二

一送

動 洪武正韻徒弄切動之也凡物自動則上聲彼不動而我動之則去聲今經史中動字皆無音毛居正伏覩秘書省校書式諸書本字下雖無音而九經子史別有音訓可引援者亦皆點發案漢書揚雄傳清靜字合作上聲顏師古協韻音去聲則動靜之動亦可作去聲許慎說文勫作也从力重聲徒總切爾雅娠蠢震戁妯騷感訛蹶動也郭璞注娠猶震也詩曰憂心且妯無感我帨兮或寢或訛蠢動作也說文云注娠動也郭云娠猶震也者以大雅生民云載震載夙昭公元年左傳曰邑姜方震大叔哀公元年左傳曰后緡方震皆謂有身為震故云娠猶震也蠢音郭云蠢戁騷蹶自搖動貌小雅采芑云蠢爾蠻荊大雅常武云震驚徐方雖音義恐動也商頌長發云不戁不竦戁者大雅常武云徐方繹騷繹騷者大雅緜篇云文王蹶厥生詩曰憂心且妯者小雅鼓鍾文無感我帨兮者召南野有死麕文或寢或訛者小雅無羊文顧野王玉篇徒孔切振也遷徒董切古文動字陸法言廣韻躁也出也郭忠恕佩觿集動動上亭東翻未成人出王存義翻韻下特董切遷動徐鍇通釋特總切丁度集韻僮杜孔切古从彳或作動又覩動切振動拜也以兩手相擊而拜一曰今倭人拜以兩手相擊蓋古之遺法司馬光類篇僮又主永切相迹也毛晃禮部韻略動靜之對妻機廣干祿字動遵不止也上正下古文戴侗六書故杜總切釋行均龍龕手鑑揰俗音動楊桓六書統勫勫並定母勫徐見端母動籀動石動或从重聲動籀遷或从辵遷籀勫勫並古文遷與動同熊忠韻會舉要徵濁音趙謙聲音文字通定翠切此轉注韻會定正字切

篆 動 定貢定亭田動 書 動 並古論語 動 動 動 並古老子 動 並古尚書 動 裴光遠集綴 動 陰符經 動 動 並古文 動 動 並汗簡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動 動 並徐鉉篆韻 動 動 並高勉齋學書韻總 動 動 動 並六書統

隸 動 西狹頌見洪邁漢隸分韻 動 馮緄碑 動 夏承碑並漢隸字源 動 並六書統

真書 動 鍾繇 動 王羲之 動 王廙 動 智永 動 歐陽詢 動 虞世南 動 顏真卿 動 李邕 動 蘇軾

行書 動 王羲之 動 王獻之 動 歐陽詢 動 柳公權 動 徐嶠之 動 褚庭誨 動 動 並米芾 動 趙子昂

草書 動 張芝 動 王羲之 動 動 動 並王獻之 動 謝庄 動 智永 動 動 動 並懷素 動 張錦 動 漢 動 動 並鮮于樞 動 趙子昂

動靜 易繫辭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注曰動者陽之常靜者陰之常剛柔者易中卦爻陰陽之稱也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注曰乾坤各有動靜於其四德見之靜翕而動闢靜別而動交也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莊子天道篇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亢倉子訓道篇有不可以應事者也內靜而外動其動而難靜消外此則自知之矣愈得愈貪故身勞而難靜西漢書曹參傳嚴延年之治動黃次公之治靜尹和靖言行錄論動靜之際聞寺僧撞鍾和靖曰說著靜便多一箇靜字說動亦然伊川頷之和靖每曰動靜只是一理陰陽死生亦然邵子觀物篇動之大者謂之太陽動之小者謂之少陽靜之大者謂之太陰靜之小者謂之少陰晦菴語類寓問前夜先生所答一之動靜處曾舉云譬如與兩人同事須是相救始得寓看來靜卻救得動不知動如何救得靜曰人須通達萬變心常湛然在這裏亦不是閉門靜坐塊然自守事物來也須去應應了依然是靜看事物來應接去也不難便是安而後能應動了靜靜了動動靜相生循環無端如人之噓吸若只管噓氣絕了又須吸若只管吸無去處便不相接了噓之所以為吸吸之所以為噓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屈伸消長闔闢往來其機不曾停息大處有大闔闢小處有小闔闢大處有大消息小處有小消息此理萬古不易如目有瞬時亦豈能常瞬定又須開不能常開定又須瞬瞬了又開開了又瞬至纖至微無時不然又問此說相救是就義理處說動靜不知就應事接物處說動靜如何曰應事得力則心地靜心地靜應事分外得力便是動救靜靜救動其本只在湛然純一素無私心始得無私心動靜一齊當理才有一毫之私便都差了潘植忘筌書誠而動則為無妄靜而動則為復順而動則為豫皆動之善者也是真一之動也誠者天之道自然而已惟誠為能動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反身而誠至誠而動動斯得矣天道之自然也後之人不知動靜之為體用而真君真宰之各有尚也真君無為而常靜真宰有為而斯動人知動而悔吝生不知動而功

用著於是惡動而常以靜爲念是滯於一偏不見天地之大全也殊不諭真體自然不嫌於動故善動者常止其所自不遠復豈獨偏於靜哉無妄者動之自然也純任天理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去智與故循天之理此彖所以取諸天雷而卦所以名爲無妄也雷出地而奮乎天者也既安於復命之爲常則是於靜中動是以動則常靜若是則動靜之際舉無妄作名之以無妄宜不信然歟齋古今黈靜生於動而復歸於動則所謂靜者特須臾之靜耳爲動亦然昧者不知作力以止動刻意以求靜然後是非相繆動靜兩失甚者或喪其心或亡其身孝又有某生者宗丘劉學王太原城西一民家塊坐環堵者數十年主氏翁媪奉事勤日益篤庚子春正月望有道人來乃舊識生者請生暫出生不可主氏強之生不得已出少間急求歸環堵中主人又強之生又不得已留坐一室既張燈道人者辭去獨翁與生坐坐久翁倒寢其傍丙夜生遽取案上菜刀亂斫翁死媪駭愕起救生又斫殺之有婢竊視懼不敢動生復瞑目端坐隣者怪有爭鬬聲而尋復無聞敷問翁媪翁媪莫應瞷門入視燈火煌煌生坐兀然而翁媪二屍狼籍於血中矣隣者縛生生始開目曰汝何事收我隣者曰汝殺主氏翁媪復何言生曰我適夢中見一偷將害我主翁我倉卒以菜刀斫去又有一偷來我亦斫之什便謂無事乃復坐靜殊不知有他隣者執詣有司府掾范貞給謂曰汝善人寧有害物心恐隣者殺是翁媪而以汝當之可實語我我有以解釋汝生曰我固殺翁媪雖夢中不知所爲尚能記其彷彿此殆宿債豈可濫及無辜其亟刑我竟弃市此生本自昏愚擇善不能了了癡坐成頑陰魔來舍強制情欲恒若夢寐乍出鄰屋恍若殊境既見燈大滿室精爽交亂又驚人物在側猜忍百至及其妄動云賊態然妄靜復來動靜往來總非由己揮刀袖手俱一妄中此與老子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無異但老子於動靜中知其所以來又知其所以去時動時靜莫不在我故能觀萬物之復若生等輩罔罔然舍靜求動排動索靜沈冥於妄動妄靜之坎雖未至於殺人也其去殺人能較幾何又豈可以殺人爲有罪而以不殺人爲無罪也哉金樓子立言下夫水澄之半日必見目睫動之半刻已失方圓靜之勝動誠非一事也經鉏堂雜志於城門旁少坐閱出入者朝則爭入暮則爭出府庠袂接皆是爲利畧不肯少遲何哉塗中之人亦然東來西去南來北去憧憧不休問之莫不有幹能息肩坐於其旁盡見此態故曰唯靜中可以觀動容齋筆記文帝即位陳武建征伐之謀孝文願且休息無議軍人情久動則思靜漢

之文景正是宋朝景德慶曆閒休養生息之時人情久靜則思動至武帝時宫室方士開邊之役並興又絶似宣和繁盛富庶之時采真集有所謂物之靜有所謂道之靜有所謂物之動有所謂道之動物所謂靜陰實止之乃若道所謂靜陰不能使之止物所謂動陽實作之乃若道所謂動陽不能使之作豈非所謂靜專而動直乎聲律會元賦偶運以無情感而後通有所不發發必合於理也有所不行行必歸於中正

言動

劉向說苑談叢篇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爲勿爲以避其危欲人無知莫若勿爲欲人無聞莫若勿言　魏相篤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恐易泄多動不可與久處必易曉音韻見偶靜詐偸者矯時乎真靜偸者羣書足用賦偶相機所發萬世榮辱宮庭肆還四方來儀準繩修飾無二事之並進綸綍丁寧無片辭之妄發肆雉立誠也德應措辭之失事雖無過也而褒舉事之愆片言皆善則榮耀方來一動少差則貽百年賦偶戒德成文詳述揚雄之語尚靜尚變哉形義易之辭聲律會元賦偶君子詳揣摩之餐大官詳左右之書或語或默官已求哉一云一爲民皆視則

慎動

周子通書慎動章動而正曰道動之所以正以其和平衆所共由之道也用而和曰德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邪動辱也甚焉害也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故君子慎動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存齋集氏曰道即太極流行之道德即五性之德動而正即前所謂誠也用而和即復所謂中節也朱子語類問動而正曰道正是邪也以太極圖配之五常配五行則道流於陰陽德陰而道陽也曰亦有此理　道書者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先生曰正是理雖動而得其正理便是道若動而不正則不是道和亦只是順理用而和順便是得此理於身若用而不和順則此理不得於身故下云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只是此理故又云君子慎動直御云太極圖中只說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通書又說箇幾此是動靜之間又有此一項　集賢孫乾損益動章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此以乾卦文辭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　朱子曰君子棘乾健而又健至誠不息此用乾之善者也山澤爲損懲於忿艮山之高必懲創之消於懲兌澤之

澤，必窒慾之，此用損之大者也。風雷為益。遷善如風之烈，則德日長，改過如雷之迅，則惡日消，此用益之大者也。　乾乾不息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不息是也。　第一句言乾乾不息，第二句言損，第三句言益者，蓋以解第一句，若要不息，須著去忿慾而有所遷改。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得福常少，而禍常多，不可不謹。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蘊。　朱子曰：動而得其吉，失則凶，悔則過失而自咎，吝則私小而可羞，四者一善而三惡，動其可不謹諸。　所謂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動之時審之，方無凶悔吝，所以再說動。　敬齋泛說：吉凶悔吝生乎動，固也，然亦論其時之云何耳，既言有吉有凶有悔有吝，則凶悔吝三者未必不生于不動也。

心動　宋史司馬池傳：池舉進士，當試殿庭，而報母亡，友匿其書，池心動，夜不能寐，曰：吾母素多疾，家豈有異乎。行至宮城門，徘徊不能入，因語其友，而友止以母疾告，遂號慟而歸。　東坡物類相感志：漢蔡順字君仲，以孝聞，少孤養母，嘗出採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齧其指，順即心動，弃薪而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故吾齧指以悟耳。　黃氏日抄：葉水心大戴肖望病諸王大受曰：吾若久客心動耳，留薦燠館，命軟膩把酒談笑，肖望欣然忘歸。

神動　世說新語：裴令公楷雋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回壁臥，王使至，強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　元史王英傳：至元三年，萬安軍賊吳汝期等作亂，聚衆三千人，時英已致仕，平章政事伯撒里謂僚佐曰：是雖鼠竊狗偷，非刀王行不可，乃使迎致之。英曰：國家有事，豈可坐視，乃擐甲橫槊，精神飛動，馳赴平賊，其功居多。　元劉將孫養吾集：安福州北真觀三元閣記：仙好樓居，天人感遇，往來一氣，黨所謂神仙者如徐之不死，清風明月，其精神浮動，依乘回合，必當在是間，而況三元之不遠人哉。　王惲秋澗集：萬戶聶公碑：公在軍旅，一旦心神內動，汎流披面，曰：豈吾親有故，動於彼而應於此耶。即請歸覲，比至，太夫人夜尚未歛，鄉里感歎，以為平昔孝誠所致。

色動　戰國策：智伯從韓魏兵以攻趙，知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不可。

指動　左傳：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　東坡物類相感志：人將嘗異味，則食指預動。　臧有孚宣卿有孝

性，常從火宿直廷尉府，母在家暴亡，有左右手中指動，忽痛不得寐，及旦家信至，果報凶問也。

目動　左傳：使者目動而言肆，誘我也。

過動　禮記：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

物因雷動　張子正蒙大易篇：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無妄，靜之動也，無休息之期，故地雷為卦，言反又言復，終則有始，循環無窮，人指其化而裁之爾，深其反也，幾其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無疾。　文選揚雄解嘲：雷動雲合。

風雷鼓動　宋張南軒集：謝大師加贈表：日月昭回，燭孤忠於既沒；風雷鼓動，詔卹典於無窮。

萬杵雷動　宋蘇東坡集：徐州賀河平表：萬杵雷動，役不過時，遂消東北莫大之憂，然後麥禾可得而食。

三山雷動　宋何濬小山雜著：福州賜勑書謝表：一扎天旋，三山雷動。

大千震動　唐張說集：龍興寺碑：一光所燭，庶兆為之清源；一音所宣，大千為之震動。

風氣動　古三墳書：風氣動，聖人以宣號令。

風而動　抱朴子審舉篇：俗之隨風而動，逐波而流，故安能改身於德，行苦思於學問哉。

四方風動　書大禹謨：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臺隨風動　太平廣記：交雲臺樓觀極精巧，先稱平衆材輕重當宜，然後造構，無錙銖相負，臺雖高峻，恒隨風搖動，而終無崩殞。

雲山浮動　宋胡寅斐然集：富陽觀山嚴先生別廟記：廟瞰大江，潮汐呼洶，雲山浮動，與江濤相起伏，亦神氣英靈之所止宅，有好古君子，稍更製作，去其鄙俚而歸諸簡雅，俾邑人望思，騷客徘徊，揖先生清風於東海之濱，豈曰小補云乎哉。

天地順動　易豫彖傳：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

天下之動　易繫辭：天下之動，貞夫一也。　張子正蒙大易篇：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之動，貞也。

天下至動　易繫辭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鄭滁孫中天述攷上易序：之書象不足以盡見之，是故不可以無互體也。噫，不有先天陰陽之匹敵，何以有中天乾坤之正受；不有先天陰陽之循環，何以有中天乾坤之端正。所謂至賾而不可惡，至動而不可亂，摹天地於有形之外，印造化於無體之中，一本於畫象之自然，而莫知其所以然者，所以示者明矣。

天幾自

動 羅泌路史禪通紀手舞足蹈此天幾之自動者也。

天幾常動 幾常動應感之際本原常靜。洪鍾在簴叩與不叩鳴未嘗止。寶鏡在手照與不照明未嘗息。

樞紐羣動 宋張南軒集擴齋記太極混淪生化之根闔闢二氣樞紐群動。惟物由乎其間而莫之知。惟人則能知之矣。晉陶淵明詩日入羣動息。

六爻之動 易繫辭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張子正蒙大易篇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四變之動 類說彼春之暖為夏之暑。彼秋之忿為冬之怒。四變之動。動與上下。春應中規。夏應中矩。秋應中衡。冬應中權。

險以動 易解卦彖傳解險以動。程傳謂坎險震動。險以動也。

巽而動 易恒卦彖傳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

剛以動 易大壯卦彖傳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明以動 易豐卦彖傳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危以動 易繫辭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

智者動 論語子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君下放言孔子言仁者靜。智者動。吾觀自古功名之士。類皆好動。不但興作事業。雖起居語默之間。亦不能自已。王荊公平生不喜坐。非睡即行。居鍾山每早飯已。必跨驢一至山中。或之西菴。或之定林。或中道捨驢偏過野人家。亦或未至山復還。然要必須出。未嘗輟也。作字說時。用意良苦。常置石蓮百許枚几案上。咀嚼以運其思。遇盡未及益。即嚙其指至流血不覺。世傳公初生。家人見有貛入其產室。有頃生公。故小字貛郎。嘗以問蔡度。曰有之。物理殆不可曉。蘇子瞻性亦然。初謫黃州。布衣芒屩。出入阡陌。多挾彈擊江水。與客為娛樂。每數日必一泛舟江上。聽其所往。乘興或入旁郡界。經宿不返。為守者極病之。晚貶嶺外。無一日不遊山。晁以道嘗為余言。頃為宿州教授。會公出守錢塘。過之。入其書室。見壁間多張古名畫。愛其鍾隱雪鴈。欲為題字。而掛適高不能及。乃重二桌以上。忽失腳墜地。大笑。二人皆天下偉人。蓋出於智者當爾。

聖人順動 易豫彖傳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安身而動 易繫辭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

慮善以動 書慮善以動。動

時待時而動 易繫辭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士無官守無言責。政當以道自處。待時而動。必在止者不若魏侯之於干木。昭烈之於孔明。降其禮聽其言。亦不屑就之矣。宋薛季宣浪語集復滿秀才必勝書

省德而動 左傳僖十九年宋子魚言於宋公曰。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量力而動 左傳僖二十年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

當時而動 荀子當時而動。物至而應。事起而卞。

感物而動 禮記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疏云其心本雖靜。感於外物而心遂動。是性之所貪欲也。

觀釁而動 唐書陸贄傳贄安邊疏云。力寡而敵堅。則先所易。是謂觀釁而動也。

以類相動 禮樂記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

通而後動 莊子刻意篇不為物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通而後動。

先倡後動 淮南鴻烈解原道訓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

治成於動 采真集天下之治。未有不成於動而敗於止。震者動而有為之卦也。故動於上則為豫為壯為豐。動於下則為隨為復為益。皆足以措斯世於治也。艮者止而不為之卦也。故止於上則為蒙為蠱為剝。止於下則為遯為蹇為旅。皆所以蹟斯世於亂也。

霸以利動 宋陳後山集擬御試武舉策王以安行。霸以利動。利之者偽也。

見者竦動 宋汪藻浮溪集戶部尚書許公墓誌銘公聰明彊記。任氣敢為。狀貌雄偉。議論軒然。見者竦動。知其為非常人也。

薦紳聳動 宋王與鈞藍縷集與正言內藺執憲烏府紀綱爾然抗議龍鴻薦紳聳動。

筆意浮動 元牟巘陵陽集題捕魚圖今觀此圖江天欲雪。蘆正深潛。而漁郎四集。網下如雪。無所逃於天地間乎。然則筆意浮動。殊可玩賞。與魚相忘於江湖。亦足樂也。

晝伏夜動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與臧紇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

兩臉俱動 酉陽雜俎

衆鳥趾前三後一唯鸛鷂四趾齊分凡鳥下瞼眨上獨鸛鵠兩瞼俱動如人目取其目睛和人乳研滴眼中能見煙霄外物也

體合飛動 唐顏魯公集放生池批答體合飛動韻合鑑鍮成不朽之立言紀好生之上德

鸞鳳飛動 宋何澹小山雜著跋御書周易泰卦八法之法上偉三聖下陋二王雲漢昭回鸞鳳飛動

龍鸞飛動 宋吳泳鶴林集賜御書宋濂精舍額謝表雲漢昭回意態生於筆外龍鸞飛動精神運於畫前

蜎飛蝡動 鬼谷子揣章曰故觀其蜎飛蝡動無不有利害可以生事美生事者幾之勢也注曰蜎飛蝡動皆微虫耳猶懷利害之心故順之而喜悅逆之則恃怒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是以利害者理所不能無順逆者事之所必行然則順之數利逆之數害理之常也故觀此可以成生事美也生事必審幾微之勢故曰生事者幾之勢也淮南鴻烈解原道訓跂行喙息蠉飛蠕動

水泉動 東坡物類相感志按禮云冬至後十日水泉動信夫陽氣升而感之故動搖也

中心不動 采真集貧賤不憂夭壽不貳此之謂不惑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此之謂不動不惑故能定不動故能應潤泉日記文中子曰吾不仕故業不動故無悔不廣求故得不雜學故明呂原明雜記言學者當習不動初習不動時但遣其心及人之憎惡已以之擾楚殺害皆堅忍不動初習自然不動矣既不動則曰我不動也

寂然不動 易繫辭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注曰易指蓍卦無思無為言其無心也寂然者感之體感者寂之用人心之妙其動靜亦如此酉陽雜俎鄭符云柳中庸善易嘗詣普寂公公曰筮吾心所在也柳云和尚心在前簷第七題復問之在某處寂曰萬物無逃於數也吾將逃矣嘗試測之柳久之瞿然曰至矣寂然不動吾無得而知矣

不震不動 詩商頌長發篇敷奏其勇不震不動

凝然不動 程氏遺書凝然不動便是聖人

元氣不動 張行成述衍洛書則十五居中四十之初自相交以為用者形載氣而與俱元氣生榮衛榮衛並行元氣不動之理也

無理不動 禮記仲尼燕居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

非禮勿動 論語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非禮不動 晉書黃泓傳泓父沉善天文祕術泓從父受業精妙諭深兼博覽經史尤明禮易平生忠勤非禮不動

大本不可動 唐書鄭肅傳文宗以肅嘗輔導東宮詔兼賓客為太子授經既而太子母愛弛為讒所乘廢有端肅因入見言太子天下大本不可輕動意致深切帝為動容然寵方熾太子終以憂死

柱石安可動 唐書本傳安重誨為邊彥溫等告變唐明宗疑之因廷詰彥溫具伏其詐即斬之後數日趙鳳奏事中興殿啟曰臣聞姦人有誣重誨者明宗曰此閑事朕已處置之卿可無問也鳳曰臣所聞者繫國利害陛下不可以為閑因指殿屋曰此殿所以尊嚴宏壯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若折其一棟去其一柱則傾危矣大臣國之棟梁柱石也且重誨起微賤歷艱危致陛下為中興主安可使姦人動搖明宗改容謝之曰卿言是也遂族彥溫等三家

坐位不動 太平廣記唐袁天綱善相術武德九年竇軌自益州被召詣京師謂天綱曰更得何官天綱曰面上家人坐位不動輔角右畔光澤主京必蒙聖恩還來此任果重授益州都督

侍立不動 南書徐摛傳侯景攻

陷臺城時簡文居永福省賊衆奔入侍衛走散摛獨侍立不動徐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凶威遂折景乃拜

堅卧不動 東漢書吳漢傳建武三年冬漢率建威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王常等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明年春賊率五福餘人夜擊漢營軍中驚亂漢堅卧不動有頃乃定即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衆宋史康御傳御子惟忠知兵事天聖中契丹與夏國會兵境上聲言嫁娶惟忠覘得其實率麾下往備之戒士卒毋輕動一夕風霾有騎走營中以為寇至惟忠堅卧不動徐命擒之得數誕馬盖虜所縱也

承劒不動 左傳哀公十六年白勝將作亂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劒不動

舉尸不動 元史王英傳至正中毛貴益都時英年九十六水漿不入口者數日而卒毛貴聞之使具棺衾以葬將斂舉尸不動焚香祝曰公子弘請公歸葬先塋祝畢尸遂起觀者驚異

喪輴不動 新唐書承天皇帝倓傳安祿山亂上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議以倓為元帥左右請用廣平王許之後張

良娣李輔國讒倓有異志賜死大曆三年進諡承天皇帝遣使迎喪彭原既至城門喪輔不動

銀山不動 宋吳沐鶴林集見鄭侍郎啟填壓三邊定力若銀山之不動指揮諸將良籌如寶藏之無窮

如山不動 宋吳沐鶴林集聖節表黼扆生朝擬如山之不動細禮論道粹於玉之無瑕頌古聯珠雲居因僧問僧家畢竟如何曰居山好僧禮拜師曰你作麼生會曰僧家畢竟於善惡生死逆順境界其心如山不動師乃打曰孤負先聖喪我兒孫又問傍僧你作麼生會僧禮拜曰畢竟眼不觀玄黃之黃耳不聽絲竹之聲師曰孤負先聖喪我兒孫 黃龍南云作麼生道得一句不孤負先聖喪我兒孫若人道得到處青山無非道場若道不得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投子青頌曰突兀嵯峨萬仞横四邊無路不通行白古兩輪光不到夜深王老入西峯 成枯木頌曰四顧巍巍翠碧陰松風和雨響於琴居山不用逃聲色百鳥歸來何處尋 佛鑑懃頌曰僧家畢竟居山好丫角女子白頭早行穿月色嶺頭松躋到白雲岩下草家寂寞峯前古寺基家家門首長安道相將八月屬南來莫教孤負太平老

禁物不動 仙傳黃盧子善氣禁之道禁虎狼百虫皆不得動飛鳥不得去水為逆流一里

神色不動 頌古聯珠荊南白馬曇照禪師常曰快活快活及臨終叫苦又曰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曰汝道當時是如今是主無對 法眼代云當但掩耳出去 地藏恩頌曰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皷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誰道者漢生也顛顛預預死也莽莽鹵鹵 寶峯照頌曰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拈起枕子時新羅夜打皷 圓照本頌曰一生叫快活臨終没依怙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像舁不動 宗門統要昔高麗國來錢唐刻觀音聖像及舁上舡竟不能動因請入明州開元寺供養後有設問無刹不現身聖像為甚麽不去高麗國 長慶稜云現身雖普覩相生偏法眼益別云識得觀音來

毀譽不動 維摩經寶積讃佛云毀譽不動如須彌於善不善等以慈

大悲拈不動 禪林僧寶傳浮山遠禪師作三交嵩公贊曰黃金打作鍮石筋白玉琢成象牙梳千手大悲拈不動無言童子暗嗟吁

六種震動 法華文句六動者謂動起涌震吼覺一中又有三謂動徧動等徧動

直動為動四天下動為徧動大千動為等徧動餘五亦如是合十八種動

堅濕暖動 楞伽經堅濕煖動非作生謂四大各有自然之性為地以堅為性水以濕為性火以暖為性風以動為性

捨靜求動 永嘉集群迷從暗而背明捨靜以求動衆悟背動而從靜捨暗以求明

靈唇鼓動 三寶感通錄齊武陵世并東看山人掘見土黃白又見一物狀如兩唇其中有舌鮮紅赤色以事奏聞帝問道俗沙門法上曰此持法華者六根不壞也乃集持法華者圍繞誦經纔始發聲此靈唇舌一時皷動同見毛竪以事奏聞石函緘之

地八震動 釋迦譜佛告阿難凡世地動有八因緣大地在水上水止於風風起則水撓普地皆動是為一得道比丘比丘尼及大神尊天觀水性多觀地性少欲自試力故則普地動是為二菩薩降神母胎地為大動是為三菩薩從右脇生則普地動是為四菩薩初成正覺是為五初轉無上法輪是為六佛教將畢欲捨性命則普地動是為七如來欲無餘涅槃地大震動是為八

風動幡動 宗門統要六祖能大師因風颺刹幡有二僧對論一云幡動一云風動往復曾未契理祖云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二僧竦然雪峯存云大小祖師龍頭蛇尾好與二十棒孚上座侍吹咬齒峯云我與麼道也好二十棒保福展云作賊人心虛也是蕭何置律 五祖戒云着甚來由 巴陵鑒云祖師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既不是風幡向甚處着有人與祖師作主出來與巴陵相見雪竇頌云風動幡動既是風幡向甚處着有人與巴陵作主出來與雪竇相見 潭清云不是風動不是幡動若伶俐漢驀崖撒手便好承當顧後瞻前轉生迷悶仁者心動而今還有為祖師作主者麽有則出來與老僧相見 天童華云二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

靜極復動 周子太極圖說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而動一動一靜兩儀立焉

反者道之動 道德經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動法於日 唐書李德裕傳人君動法於日故日出而視朝入而燕息

動法於天 唐書劉蕡賢良策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

無動 佛名翻譯名義即阿閦佛也阿之言無閦之言動拜佛

不動居士 大慧語錄不動居士至上堂僧問徑山布龍蛇陣居士足馬單

擔當恁麼時如何相見師云老僧打退鼓進云一箇老大蟲撞着童子虎師云你還聞雷聲麼進云只為學人聞得慣師云且莫詐明頭進云却請和尚道師云我若道你須百雜碎進云慶快平生去也師噓噓乃云眼空宇宙渾無物大坐當軒孰敢窺選官俱已了同途把手不同歸敢問大衆既同途又把手為甚麼不同歸莫將鵝唳誤作鶯啼復舉陸亘大夫問南泉云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南泉遂指庭前花謂大夫曰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師云適一則公案流布叢林近三百載中間有無數善知識出世只是未常有一人與伊分明判斷徑山今日與伊斷却若向理上看非但南泉謾他陸亘一點不得亦未摸着他脚下一莖毛在若向事上看非但陸亘謾他南泉一點不得亦未夢見他汗臭氣在有人出來道大小徑山說理說事即向他道但向理事上會取

物自動

文獻通考即五行志所謂木沴金也志中惟載金石自動今所載凡非動物而自動者皆入焉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金震木動之也時周室衰微號令不從以亂金氣鼎者宗廟之寶器宗廟將遷故震動也是歲晉三卿韓魏趙分晉地王命以為諸侯其後秦遂滅周而取九鼎九鼎之震木沴金失衆甚　漢成帝元延元年正

月長安章城門門牡自亡晉灼曰西出南頭第一門也牡是出籥者師古曰牡所以下閉者也亦以鐵為之非出籥也京房易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牡亡妖辭曰關動牡飛辟為亡道臣為非厥咎亂臣謀篡易妖傳變辭妖谷永對曰章城門通路寢之路函谷關距山東之險城門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也　平帝元始元年二月乙未義陵寢神衣在柙中柙匣也丙申旦衣在外牀上寢令以急變聞祠以太牢　王莽地皇元年七月杜陵便殿乘輿虎文衣廢藏在室匣中者出自樹立堂上良久乃委地吏卒見者以聞莽惡之　魏齊王正始末河南尹李勝治聽事有小材激墮櫨受石碇頭斷之此木沴金也勝後旬日而斃　晉惠帝元康八年五月郊禖壇石中破為二此木沴金也郊禖壇求子之神位無故自毀太子將危之妖也明年愍懷廢死　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謝安出鎮廣陵始發石頭金鼓無故自破木沴金之異也天戒若曰安徒揚經略之聲終無其實鉦鼓不用之象也月餘以疾還而薨　梁武帝大同十二年曲阿建陵隧口石麒麟動木沴金也動者遷移之象天戒若曰園陵無主石麒麟將為人所移也後竟國亡　武帝太清元年帝捨身光嚴重雲殿游仙化生皆震動三日乃止當時謂之祥瑞識者以為非動而動在洪範為妖以此石虎之敗殿壁畫人頭皆縮入頭之類　又送辟邪二於建陵左雙角者至陵所右獨角者將引於車上振躍者三車兩轅俱折因換車未至陵二里所又躍者三每一振則車側人莫不聳奮去地三四尺車輪陷入土三寸木沴金也劉向曰失衆心令不行言不從以亂金氣也石為陰臣象也臣將為變之應武帝暮年君臣唯講經談玄朝綱紊亂令不行言不從之咎也其後致侯景之亂　元帝承聖二年正月己卯江夏宮南門籥牡飛　後齊河清四年殿上石自起兩兩相擊眭孟以為石陰類下人象殿上石自起者左右親人離叛之應及周師東伐寵臣尉相願乞扶貴和兄弟之徒皆叛入周　周建德元年濮陽郡有石像郡官令載向府將刮取金在道自躍投地如此者再乃以大繩縛着車壁又絕繩而下時帝既滅齊又事淮南征伐不息百姓疲敝失衆心之應也　唐長壽中東都天宮寺泥像皆流汗霡霂　神龍中東都白馬寺鐵像頭無故自落於殿門外　天寶五載四月宰臣李適之常列鼎俎具膳羞中夜鼎躍相鬬不解鼎耳及足皆折　長慶中新都大道觀泥人生鬚數寸拔之復生　後晉開運元年七月一日夜大雷雨明德門內井亭有石櫃槽有龍首其夕漂行數步而龍首斷焉識者云石國姓也而龍首既斷大不吉

之象晉祚果終於開運五代薛史五行志清泰末年末帝先人墳側古佛剎中石像忽然搖動不已觀者咸訝焉文獻通考宋乾德五年十一月許州開元觀老君像自動知州宋偓以聞　六年正月蘭州普通院毗盧佛像自動　元豐元年邕州佛像動搖初像嘗動而交人入寇又動而州大火其後儂智高叛復動於是知州錢師孟投之江中　紹興二年宣州有鐵佛像坐高丈餘自動迭前迭却若傴而就人者數日既而郡有火火勝金火氣盛金失其性而為變怪也　二十年二月溫州戒福寺有銅佛像頂珠自動光彩激射終日不少停數日火作寺焚與宣州鐵佛同占皆火沴金也　淳熙九年春德興縣民家有鏡自飛舞與日光相射

詩文

宋王師愈集三論無妄動剳子臣聞天位於上雷動於下其卦曰無妄於四時言之春夏之發生雷雖震驚人不以為妄所當然也故能成育物之功秋冬之歛藏雷雖隱然而有聲人莫不愓然而駭聽蓋其動也妄必有札瘥癘疫之患聖人體天以立極法天而圖治平安之時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非以其材略智術足以高天下亦以其動靜本於天理自然不撓乎人為之私也是以濟大業者當艱難之時或速而有成或緩而有成究其所以然皆無妄也漢高祖之王漢中未幾而長

驅於滎陽京索閒不五載而成帝業蓋因思東歸之士其動不可以緩也諸葛亮之相蜀國事未定則閉關息民以圖之其動不可速也臣又聞善圖治者如良醫之療疾固有指日而致効者亦有累月而致効者血氣未衰偶為外邪所乘或汗或下其效立見此豈待累月之久哉若夫沉痾之餘羸然薾然必在乎固其本元養其精神強其筋力及欲拔膜肱之劑求指日之効又欲娛之以華靡宴樂之奉其可哉方今天下之患胎於熙豐結於崇觀潰裂於靖康爰自紹興之初上下相維持將復振矣未幾用事之臣又從而弱之幸賴天啓聖明陛下嗣膺大統覬恢十年始有蘇息安強之兆寔社稷生民之福也伏願陛下遠稽羲經之無妄循察良醫之治病脩我之備待彼之釁毋欲速而輕動其不可成萬全之勳者臣未之信也取進止唐李元賓集妄動箴動出乎妄靜以制之靜不可終終違其時顧道非遠妄動則遠道以處我我孰能反利往則施無膺則倦合於一致何妄能損天一地二三光曜靈無恒流行萬物則妖大化孕人人有成性動牽於妄妄亦斯競惟天之大而世作鏡下順人心如環無端食其遊詞共叔自殘劉璣英韓楚滅于千五者實妄不妄必究妄由動生動以妄喪能以義勝動歸乎安晉文教戰一戰民悅句踐泣讎再戰讎雪知幾不殆安動斯析二國尚然況一夫節皮日休集動箴動生於欲行生於為欲則不妄為則不疑吾道未喪予何不之勿生季世有爵必危物居亂國有祿必尸住無市怨去無取嗤跡無顯露名勿求知聲無取猜譽無致疑坦道如砥覆過蒺藜四海如家去劇繁維日慎一日念茲在茲關尹子七釜篇

動箴　室中有常見聞矣既而之門之隣之里之黨既而之郊之山之川見聞各異好惡隨之和競從之得失戚之是以聖人動止有戒敬齋況說動箴　君子慎獨為去聲愛厥身有身弗愛是為僇民勿謂闇室可欺可忽明則人誅幽則鬼罰宋二程文集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一作為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劉行簡苕溪集動箴　輕動易舉事或失所利害在人慈汝罟汝擇焉而動動不失職君子是怙小人是疾則將奚處惟曰勿恤王安石臨川集無動　無動行善行無明流明流華嚴經起信抄中善行非稱行不動行無明流煩惱流欲有流種種生住滅馬鳴起信論四相生住滅念念間思修首楞嚴經觀世音菩薩白佛言世尊憶念我昔無數恒河沙劫於時有佛出現於世名觀世音我於彼佛發菩提心彼佛教我從聞思修二摩地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

聞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間十方圓明獲二殊勝一者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與佛如來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衆生與諸衆生同一悲仰世尊由我供養觀音如來蒙彼如來授我如幻聞薰聞修金剛昧終不與法縛圓覺經不與法縛不求法　亦不着僧衆江湖集羅與之動後　莫作揚朱泣路岐此心自被利名移韋齊寧是篤尼父舟覆應非戴伯夷悔吝從來生動後嘯歌元祇在閑時可憐秦晉功成者欲避危機已太遲元劉文真公集動辨幾微　人心固有動動必生乎幾動者心之著幾者動之微善可自微順惡自可微違違消順復長止吉生光輝舒岳祥閬風集山齋觀動　自古詩人皆格物山齋觀物意如何蟻塗金粉蜂歸穴蝮吐銀絲蟢設羅鶵母載雛行啄黍雀群歎燕坐争窠紛紛擾擾為形役開補涪翁演雅歌　童蒙詩訓禮從微處謹一動不堪輕舉足思規矩何緣險路行

變動

王充論衡變動篇　論災異者已疑於天用災異譴告人矣更說曰災異之至殆人君以政動天天動氣以應之譬之以物擊鼓以椎扣鍾鼓猶天椎猶政鍾鼓聲猶天之應也人主為於下則天氣隨人而至矣曰此又疑也夫天能動物物焉能動天何則人物繫於天天為人物主也故曰王良策馬車騎盈野非車騎盈野而乃王良策馬也天氣變於上人物應於下矣故天且雨商羊起舞使天雨也商羊者知雨之物也天且雨屈其一足起舞矣故天且雨螻蟻徙丘蚓出琴絃緩固疾發此物為天所動之驗也故天且風巢居之蟲動且雨穴處之物擾風雨之氣感蟲物也故人在天地之間猶蚤虱之在衣裳之內螻蟻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螻蟻為逆順橫從能令衣裳穴隙之間氣變動乎蚤虱螻蟻不能而獨謂人能不達物氣之理也夫風至而樹枝動樹枝不能致風是故夏末蜻蛚鳴寒螿啼感陰氣也雷動而雉驚發蟄而蛇出起氣也夜及半而鶴唳晨將旦而鷄鳴此雖非變天氣動物物應天氣之驗也顧可言寒溫感動人君人君起氣而以賞罰迺言以賞罰感動皇天天為寒溫以應政治乎六情風家言風至為盜賊者感應之而起非盜賊之人精氣感天使風至也風至怪不軌之心而盜賊之操發矣何以驗之盜賊之人見物而取睹敵而殺皆在徙倚漏刻之間未必宿日有其思也而天風已以貪狼陰賊之日至矣以風占貴賤者風從王相鄉來則貴從囚死地來則賤夫貴賤多少斗斛故也風至而糴穀之人貴賤其價天氣動怪人物者也故穀價低昂一貴一賤矣天官之書以正月朝占四方之風風從南方來者旱從

北方來者湛東方來者為疾西方來者為兵太史公實道言以風占水旱兵疾者人物吉凶統於天也使物生者春也物死者冬也春生而冬殺也天者如或欲春殺冬生物終不死生何也物生統於陽物死繫於陰也故以口氣吹人人不能寒吁人人不能溫使見吹吁之人涉冬觸夏將有凍暘之患矣寒溫之氣繫於天地而統於陰陽人事國政安能動之且天本而人末也登樹怪其枝不能動其株如伐株萬莖枯矣人事猶樹枝能溫猶根株也生於天含天之氣以天為主猶耳目手足繫於心矣心有所為耳目視聽手足動作謂天應人是謂心為耳目手足使手旌旗垂旒綴於杆杆宜讀為斿杠之杠杆東則旒隨而西荀謂寒溫隨刑罰而至是以天氣為綴旒也鈎星在房心之間地且動之占也齊太卜知之謂景公臣能動地景公信之夫謂人君能致寒溫猶齊景公信太卜之能動地夫人不能動地而亦不能動天夫寒溫天氣也天至高大人至卑小篙或作莛不能鳴鐘而螢火不爨鼎者何也鐘長而篙短鼎大而螢小也以七尺之細形感皇天之大氣其無分銖之驗必也占大將且入國邑氣寒則將且怒溫則將喜夫喜怒起事而發未入界未見吏民是非未察喜怒未發而寒溫之氣已豫至矣怒喜致寒溫怒喜之後氣乃當至是竟寒溫之氣使人君怒喜也或曰未至誠也行事至誠若鄒衍之呼天而霜降杞梁妻哭而城崩何天氣之不能動乎夫至誠猶以心意之好惡也有果蓏之物在人之前去口一尺心欲食之口氣吸之不能取也手掇送口然後得之夫以果蓏之細圓圓易轉去口不遠至誠欲之不能得也況天去人高遠其氣莽蒼無端末乎盛夏之時當風而立隆冬之月鄉日而坐其夏欲得寒而冬欲得溫也至誠及矣欲之甚者至或當風鼓箑鄉日燃爐而天終不為冬夏易氣寒暑有節不為人變改也夫政欲得之而猶不能致況自刑賁意思不欲求寒溫乎萬人俱歎未能動天一衍之口安能降霜鄒衍之狀孰與屈原見拘之冤孰與沉江離騷楚辭悽愴孰與一歎屈原死時楚國無霜此懷襄之世也厲武之時卞和獻玉刖其兩足奉玉泣出涕盡續之以血夫鄒衍之誠孰與卞和見拘之冤孰與刖足仰天而歎孰與泣血夫歎固不如泣拘固不如刖料計冤情衍不如和當時楚地不見霜李斯趙高讒殺太子扶蘇并及蒙恬蒙驁其時皆吐痛苦之言與歎聲同又禍至死非徒荀徙而其所之地寒氣不生秦坑趙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俱陷當時啼號非徒歎也誠雖不及鄒衍四十萬之冤度當一賢臣之痛入坑埳之啼度過拘因之呼當時長平之下不見隕霜甫刑曰庶

僇旁告無辜于天帝此言蚩尤之民被冤旁告無罪于上天也以衆民之呼不能致霜鄒衍之言殆虛妄也南方至熱煎沙爛石父子同水而浴北方至寒凝冰坼土父子同穴而處燕在北邊鄒衍時周之五月正歲三月也中州內正月二月雪霜時降北邊至寒三月下霜未為變也此殆北邊三月尚寒霜適自降而衍適呼與霜逢會傳曰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寒谷復溫則能使氣溫亦能使氣復寒何知衍不令時人知已之冤以天氣表已之誠竊吹律於燕谷獄令氣寒而因呼天乎即不然者霜何故降范雎為須賈所讒魏齊僇之折幹摺脅張儀遊於楚楚相掠之被捶流血二子冤屈太史公列記其狀鄒衍見拘雎儀之比也且子長何諱不言案衍列傳不言見拘而使霜降僞書游言猶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也由此言之衍呼而降霜虛矣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妄也頓牟叛趙襄子帥師攻之軍到城下頓牟之城崩者十餘丈襄子擊金而退之夫以杞梁妻哭而城崩襄子之軍有哭者乎秦之將滅都門內崩霍光家且敗第墻自壞誰哭於秦宮泣於霍光家者然而門崩墻壞秦霍敗亡之徵也或時杞國且圯而杞梁之妻適哭城下猶燕國適寒而鄒衍偶呼也事以類而時相因聞見之者或而然之又城老墻朽猶有崩壞一婦之哭崩五丈之城是城則一指摧三仞之楹也春秋之時山多變山城一類也哭能崩城復能壞山乎女然素縞而哭河河流通信哭城崩固其宜也案杞梁從軍死不歸其婦迎之魯君弔於途妻不受弔棺歸於家魯君就弔不言哭於城下本從軍死從軍死不在城中妻向城哭非其處也然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復虛言也因類以及荊軻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計太白食昴復妄言也夫豫子謀殺襄子伏於橋下襄子至橋心動貫高欲殺高祖藏人於壁中高祖至柏人亦動心二子欲刺兩主兩主心動實論之尚謂非二子精神所能感也而況荊軻欲刺秦王秦王之心不動而白虹貫日乎然則白虹貫日天變自成非軻之精為虹而貫日也鈎星在房心間地且動之占也地且動鈎星應房心夫太白食昴猶鈎星在房心也謂衛先生長平之議令太白食昴疑矣歲星害鳥尾周楚惡之綝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災案時周楚未有非而宋衛陳鄭未有惡也然而歲星先守尾災氣署垂於天其後周楚有禍宋衛陳鄭同時皆然歲星之害周楚天氣災四國也何知白虹貫日不致刺秦王太白食昴使長平計起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十三

一送

慟 洪武正韻。徒弄切。哀過動心。許愼說文。慟。大哭也。从心動聲。顧野王玉篇。徒貢切。哀極也。吳棫韻補。叶音徒紅切。晉愍懷太子文。今爾之負。抱冤于東。悠悠有識。孰不哀慟。韓道昭五音類聚。論語曰。顏淵死。子哭之慟。也楊桓六書統。定母。哭過常也。从心从動。動謂心動於中而貌動於外也。趙謙聲音文字通。大哭也。當用慟。哀過慟心之義。此續收作慟。非。韻會定正字切。定貢定亭田動。篆書 慟 慟 慟 並古論語

慟 說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慟 六書統　隸書 慟 景君銘　慟 郭仲奇碑。並見洪适漢隸分韻　慟 侯成碑　慟 武榮碑。並漢隸字源

行書 慟 鍾繇　慟 謝安　慟 王獻之　慟 米芾　草書 慟 慟 並張錦漢　慟 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仰天長慟 續蒙求。王凝妻李氏。凝家青齊之間。為虢州司戶。以疾卒于官。凝家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攜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邪。不可以手并汚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官為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笞其主人者。

叩地大慟 五代史。初王朴卒。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叩地而大慟者數四。

叩馬大慟 遼史天祚皇帝紀。保大五年。上避金兵過天德。至夜將宿民家。紿曰偵騎。其家知之。乃叩馬首跪大慟。潛宿其家。居數日。嘉其忠。遙授以節度使。

臨殯大慟 世說新語。郗嘉賓喪。左右白郗公郎喪。既聞不悲。因語左右。殯時可道。公往臨殯。一慟幾絕。中興書曰。超年四十一。先愔卒。超所交友。皆一時俊乂。及死之日。貴賤為誄者四十餘人。續晉陽秋曰。超黨戴桓氏。為其謀主。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小書箱付門生云。本欲焚此。恐官年尊。必以傷愍為斃。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則呈此箱。愔後果慟悼成疾。門生乃如超言。則與桓溫往反密計。愔見即大怒曰。小子死恨晚。後不復哭。

聞言大慟 世說新語。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王隱晉書曰。戎子綏欲取裴遁女。綏既早亡。戎過傷痛。不許人求之。遂至老無敢取者。簡服其言。更為之慟。一說是王夷甫喪子。山簡弔之。

擁頸號慟 資治通鑑。唐貞觀二十三年。太宗崩。太子擁無忌頸號慟。將絕。無忌攬涕。請處分眾事。以安內外。太子哀號不已。無忌曰。主上以宗廟社稷付殿下。豈得效匹夫唯哭泣乎。

伏柩號慟 宋史王濟傳。濟父恕。後唐時童子及第。開寶中。知秀州。會盜起城陷。為盜所殺。欲并害濟。濟伏柩號慟。謂賊曰。吾父已死。吾安用生為。但恨力不能殺汝以報父讎爾。賊義之。捨去。

望柩哀慟 南唐書宗室傳。烈祖受禪。謀皇祖於丹陽。壽王景遂往督役事。望柩哀慟。觀者悅之。

覽書增慟 唐書長孫后著女則三十卷。后崩。上覽書增慟。

望泗哭慟 唐書辛讜。至洪澤。見戍將郭厚本告急。望泗哭慟。帳下皆流涕云。

為公而慟 唐書李義卒。蘇頲等往哭之曰。非公為慟。而誰慟。

子哭之慟 論語。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子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哭之甚慟 金史世宗葬明德皇后。自如揚梅村致祭。哭之甚慟。蓋念其德也。又金相撒改死。太祖往弔。哭之甚慟。既葬。復親臨之。

三軍皆慟 唐書顏真卿傳。德宗命真卿持詔諭李希烈于汝州。為希烈拘留縊殺之。曹王皋聞之泣下。三軍皆慟。

路窮輒慟 晉書敬齋古今黈。顏延年五君詠阮步兵末云。物故不可論。塗窮能無慟。物故。世故也。一世之事舉不可論。然情激之極。理勢窘蹙。不能無慟。或云物故即古人也。前書音義謂人死為物故。顏以嗣宗謂古人不必論議。所當論者。惟在當世之事。而魏晉之交。一時人物又皆不足與。故託迹獨駕。不由逕路。至於車迹所窮。不能不慟哭也。晉書阮籍傳。籍字嗣宗。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

一慟城崩 記室新書。中衰不興於郊弔。一慟必致於城崩。春秋齊侯伐莒。莒獲杞梁。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人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室。舉棒曰。杞梁死。其妻無子。乃求死於城下。哭之十日而城崩。

一慟而止 五代史烏震傳。烏震從符習討張文禮。而家在

趙文禮執震母妻及子十餘人以招震震不顧文禮乃皆斷其手鼻劓而
不殊縱至習軍軍中皆不忍正視震一慟而止憤激自勵身先士卒晉軍
攻破鎮州震以功拜
判史歷深趙二州

詩 唐劉言史詩慟柳論 孀妻棲戶仍無嗣欲訪孤墳誰引至徘徊無處
展哀情惟有衣襟知下淚 唐劉賓客集令狐僕射與余投分素深縱
山川阻悄然音問相繼今年十一月僕射疾不起聞予已承訃書寢門長
慟後日有使者兩輩持書并詩計其日時已是卧疾手筆盖絕筆尚新律
詞一篇音韻彌切收淚握管以成報章雖廣陵之絃於今絕矣而蓋泉之
感猶庶聞焉焚之繐帳之前附于舊編之末前日寢門慟至今悲有餘已
嗟萬化盡方見一行書滿紙傳相憶裁詩怨索居危絃音有絕哀玉韻由
虛忽歎幽明異俄驚歲有除文章雖不朽精魂竟焉如零淚霑青簡傷心
見素車淒凉從此
後無復望雙魚

迵 徒弄切許慎說文迵迵迭也从辵同聲陸法言廣韻過也徐鍇通釋頭貢
反釋行均龍龕手鑑迵今亦通達也楊桓六書統定母迵統聲倪鏜六書
類釋迵送也字滌慱義音洞趙
謙聲音文字通定貢切迵迭之謂 篆書迵 徐鉉篆韻

眮 徒弄切許慎說文眮吳楚言謂瞋目視曰眮从目同聲陸法言廣韻眮轉
目徐鍇通釋頭貢反釋行均龍龕手鑑瞋目顧視貌楊桓六書統定母說
見東韻定母趙謙聲音文
字通定貢切方音見上聲 篆書眮 徐鉉篆韻

駧 徒弄切許慎說文駧馳馬洞去也从馬同聲陸法言廣韻馬急走貌徐鍇
通釋頭貢反釋行均龍龕手鑑馬去急也駧舊藏作駧韓道昭五音類聚大
貢切楊桓六書統定母駧統聲趙
謙聲音文字通定貢切急走之名 篆書駧 徐鉉篆韻

戙 徒弄切顧野王玉篇船板木陸法言廣韻船纜所繫丁度集韻杙也釋行
均龍龕手鑑 徒弄反正作戙韓道昭五音類聚徒棟切船左右大木
楊桓六書統定母 篆書戙 六書
詳見東韻定母 統

胴 徒弄切顧野王玉篇徒棟切大腸也 篆書胴 六書
楊桓六書統定母胴从肉同聲 統

顫 徒弄切顧野王玉
篇徒棟切鍾聲

慟 徒弄切陸法言廣韻大歌聲又戶冬戶宋二切又曰大聲釋行
均龍龕手鑑又胡貢反楊桓六書統定母慟从口動聲慟隸省
篆書慟 六書統 隸書慟 六書統

㓊 徒弄切陸法言廣韻冷也韓道昭五音類
聚音洞楊桓六書統定母㓊从仌同聲㓊隸 篆書㓊 六書統 隸書㓊 六書統

⿰音貢 徒弄切陸法言廣韻鍾聲也司馬光類篇⿰音貢或从通
楊桓六書統定母⿰音貢从音貢聲⿰音通或从通聲⿰音通隸省
篆書⿰音通 集韻見杜从古 ⿰音貢 ⿰音通 並六書統
集篆古文韻海⿰音貢 隸書⿰音通 六書統

挏 徒弄切徐鍇通釋挏擁引也從手同聲漢有挏馬酒鍇按漢書百官表謂
取馬乳作酒頭貢反釋行均龍龕手鑑俗音洞熊忠韻會舉要徵濁音
又東韻 韻會定正字 篆書挏 徐鍇通釋
切定貢定亭田挏

侗 徒弄切丁度集韻誠慤貌郭象曰侗然而來 篆書侗 六書統
楊桓六書統定母余見東韻字滌慱義音洞

姛 徒弄切丁度
集韻項端

烔 徒弄切丁度集韻火貌楊桓 篆書烔 六書統
六書統定母余見東韻定母

霘 徒弄切韓道昭五音集韻水浪急也徐寅黃河
賦云霘霘瀉鉄圍之比也字滌慱義音洞添也

⿺走童 徒弄切韓道昭
五音集韻走也

⿰赤同 徒弄切韓道昭五
音類聚音動赤色

⿰齒同 徒弄切韓道昭
五音類聚音洞

憧 徒弄切楊桓六書統定母𢡼憧憧意不
定余見東韻定母字滌慱義又昌容切

篆書 [illegible] 六書統

侗 徒弄切字濮博義多動切儱侗直行貌

○弄 洪武正韻盧貢切玩也戲也侮也許慎說文弄从廾持玉爾雅弄玩也邢昺疏釋曰謂玩好也小雅斯干云載弄之璋鄭箋云玩以璋者欲其比德焉顏野王玉篇良棟切徐鍇通釋此會意曾棟反丁度集韻或从手作挵鄭樵六書略謂寶玉可玩形兼意戴侗六書故弄盧貢切兩手持玉玩弄之義也釋行均龍龕手鑑𢍖弄㺯弄卉弄并亍弄並音弄卞卞卡二古文挊挵挵三俗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貢切弄㫝昇𢍺並音弄楊桓六書統来毋弄君子以玉比德故常玩之从廾从玉廾以玩之也𢏜𢍺弄或从工熊忠韻會舉要半徵音字濮博義古作趙謙聲音文字通从收持王為意作挵非借鳥吟聲作哢非韻會定正字切來貢來寒連弄

篆書 弄 義雲章 弄 集韻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弄 徐鉉篆韻 弄 六書統 隸書 弄 六書統 真書 弄 顏真卿 弄 黃庭堅

草書 弄 史游 弄 索靖 弄 懷素 弄 張錦溪 弄 鮮于樞

愚弄 列子宋人養狙號曰狙公欲與狙芧先詐之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又詐曰四暮三衆狙皆喜聖人以智籠愚亦如狙公欺狙也通鑑外記周紀張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絶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劉向新序虎得一狐狐曰天令我長百獸見我無不走虎以為然隨而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畏狐也

教弄 西漢書東方朔傳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無所為屈

賣弄 常談集扶防為中常侍賣弄權勢請託受取司隸校尉虞詡案之順帝永建九年

戲弄 晉史揮塵會稽王道子嘗門西土所出張天錫應聲曰桑葚甜甘鴟鴞革響乳酪養性人無妬心後形神昏喪雖列位不復被齒遇會稽王世子元顯用事常延致以為戲弄

踼弄 元胡祗遹紫山踼弄詩休憑口舌謾矜誇看取當場戲險家斜高竿斜倚正喧聲百萬動京華　喻藝呈來已數回弄人䟦笛莫相催當筵一博天顏喜百尺竿頭穩下來李庭寓菴集鼓笛喧填四面催飛猱健捷幾千回半生巧藝都呈盡百尺竿頭穩下來

看弄 唐盧綸詩洛下渠頭百弄新滿筵歌笑獨傷春須臾更看郤翁伯即我此身如此人

弱不好弄 左傳僖公九年晉郤芮使夷吾賂秦以求入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鬬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晉書褚陶傳陶弱不好弄少而聰慧清淡閑默以墳典自娛唐書列傳李光弼嚴毅沉果有大略幼不嬉弄善騎射　杜牧樊川集韋公墓志公幼不戲弄冠為老成人解褐得官出群衆中人不敢旁援戲嫚宋名臣言行録綦崇禮幼而穎邁不好嬉弄讀書學文月閲日益傳華莫敢望甫十歲作銘以志邑人之蔵

魚弄 雲南志在曲靖府陸涼州河納縣

黃巢弄 嘉禾郡志在縣南三十六里茶院之南有石屋皆巢舊巢穴也

鴨裏弄 雲南志在建昌府隆州

秋木弄 雲南志在趙州

茨無弄 雲南志在大理府雲南縣

成比弄 雲南志在姚安府大姚縣

細柳弄 雲南志在永昌府

小勃弄　大勃弄 隋書史萬歲傳南寧夷爨翫復叛逆以萬歲為行軍總管率衆擊之入自蜻蛉川經弄凍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

三弄 晉史桓伊傳伊字叔夏伊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為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與徽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伊是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牀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九弄 唐書禮樂志自周陳以上雅鄭淆雜而無別唯琴工猶傳楚漢舊聲及清調蔡邕五弄楚調四弄謂之九弄

十弄 北史鄭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為絶妙

雅弄 南史柳惲傳柳惲字文暢初宋時有嵇元榮羊蓋者並善琴云傳戴安道法惲從之學惲特窮其妙齊竟陵王子良聞而引為法曹行參軍雅被子良賞狎子良嘗置酒後園有晉太傅謝安鳴琴在側援以授惲惲彈為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贊美手信在今夜宣止當令稱奇亦可追蹤古烈

新弄 宋書戴顒與兄勃並受琴於父逵父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兄弟各造新弄並行於世

曲弄 唐書禮樂志琴操曲弄皆合於歌

撫弄 晉書陶潛蓄素琴每有酒適輒撫弄

朝弄 宋蘇東坡詩萬象閑朝弄

金石弄 南史宗少文傳少文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荊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之撫琴動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為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絶唯少文傳焉宋文帝遣樂師楊觀就受之

道調弄 太平廣記唐懿宗一日召樂工上方奏樂為道調弄上遂拍之故樂工依其節奏曲子名道調子十宅諸王多解音聲倡優雜戲皆

有之以備上辛其院迎駕作樂業中呼為青聲郎君

江南弄 清商曲辭古今樂錄梁天監十一年冬武帝改西曲製江南上雲樂十四曲江南弄七曲一曰江南弄二曰龍笛曲三曰採蓮曲四曰鳳笛曲五曰採菱曲六曰遊女曲七曰朝雲曲又沈約作四曲一曰趙瑟曲二曰秦箏曲三曰陽春曲四曰朝雲曲亦謂之江南弄云 潤州類集李賀作 江中綠霧起涼波天上疊巘紅嵯峨水風浦雲生老竹渚瞑蒲帆如一幅鱸魚千頭酒百斛酒中倒臥南山綠吳歈越吟未終曲海上團團帖寒玉 劉基江南弄七首 江南細水緗綺波江南綠女雛鳳歌凝頻引睇紆青蛾紆青蛾舒窈窕綢軒綉戶鎖嬌春不放杜鵑來木杪 雄龍呼雌江底鳴山搖谷殷江波驚餘音不斷隨風征隨風征入湘竹截玉鑽星吹向天楚江六月無炎燠 朔波澄明日色鮮畫鷁相隨出采蓮嬌紅艷綠鬪春妍鬪春妍徘徊今朝花盡且歸去明日更有新花開 河曲懸匏渭濱竹碧解削出藍田玉輕鋼參差飛羽謖飛羽謖幽黃含丹櫻瑤筍調清吹月明紫鳳來蹁躚 采菱女子木蘭船翠裾紅袖青玉鈿搖光蕩影惜嬋娟惜嬋娟愁夕輝援清歌斷鯉魚入歸去芰荷香滿衣 江草萋萋春渺渺江皐出游乡窈窕輕霞衣裳碧雲娟碧雲娟紅日斜鴛鴦飛過綠渚去東風吹落萬滴花 巫山宕嶢巫峽長瑤姬出舞朝雲翔翠旄嬡嬡金支光金支光丹葉紀寶鵷為仗鳳為驂去兩來風樂無極

單鳧寡鶴弄 太平廣記齊人劉道強彈琴能作單鳧寡鶴之弄聽者皆悲不能自攝

胒弄 雲南志在曲靖府南寧縣

哢 洪武正韻盧貢切鳥吟聲顧野王玉篇哢力凍切言哢也釋行均龍龕手鑑哢俗哢正音弄鳥鳴揚桓六書統來母哢从口弄聲熊忠韻會舉要半徵商音韻會定正字 篆 哢 集韻見杜从古 哢 六書 草 哢 鮮于樞見切來貢來麥逢哢 書 哢 集篆古文韻海 哢 統 書 哢 草書集韻

唸哢 唐柳宗元集乞巧文唸哢飛走

晴哢 宋黃山谷詩屋角鬧晴哢

梇 盧貢切許慎說文梇木也从木弄聲益州有梇棟縣陸法言廣韻梇棟古縣名徐鍇通釋益縣蓋因此木為名也許慎所稱縣名皆謂與字義相涉則引之皆從漢之制後代改易蓋非末學所能盡詳也魯棟反揚桓六書統來母梇从木弄聲熊忠韻會舉要半徵商音趙謙聲音文字通木名借地名作梇非韻會定正字 篆 梇 徐鉉 隸 梇 張君碑見切來貢來麥逢梇 書 梇 篆韻 書 梇 漢隸字碑

㳥 盧貢切顧野王玉篇力凍切水也孫愐唐韻水名揚桓六書統來母㳥从水弄聲 篆書 㳥 六書統

⿰弄攵 盧貢切顧野王玉篇力綜切綜也

贚 盧貢切顧野王玉篇良用切貪也又龍貥司馬光類篇財貨也釋行均龍龕手鑑貪贚揚桓六書統來母贚从貝龍聲趙謙聲音文字通龍來貢切集韻贚財貪也贚貥不能行貥贚 篆 贚 六書 病也贚重騎皆俗字當轉用此 書 統

儱 盧貢切顧野王玉篇良用切儱衕行不正又用用切

躘 盧貢切陸法言廣韻躘踵丁度集韻儱躘踵不能行貌一曰不強舉或從人揚桓六書統來母躘余見東韻來母儱同上 篆 躘 集韻見杜从古 躘 六書 躘 同 書 躘 集篆古文韻海 躘 統 上

⿰忄弄 盧貢切陸法言廣韻⿰忄弄憧惡也丁度集韻⿰亻弄或從人釋行均龍龕手鑑⿰亻弄俗音弄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弄揚桓六書統來母⿰忄弄从心弄聲⿰亻弄同从人弄聲 篆 ⿰忄弄 集韻見杜从古 ⿰忄弄 集篆古文韻海 ⿰忄弄 ⿰忄弄 並六書統 書

㢅 盧貢切陸法言廣韻㢅屏司馬光類篇廈也屏也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弄揚桓六書統來母㢅从广弄聲 篆書 㢅 六書統

⿰弄阝 盧貢切丁度集韻邑名在魯揚桓六書統來母⿰弄阝从邑弄聲 篆書 ⿰弄阝 六書統

⿰衤弄 盧貢切丁度集韻衣一襲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貢切揚桓六書統來母⿰衤弄从衣弄聲 篆書 ⿰衤弄 六書統

摝 盧貢切丁度集韻搖也周禮摝鐸鄭司農讀司馬光類篇又盧谷切振也揚桓六書統來母摝从手鹿聲 篆書 摝 六書統

⿰女弄 盧貢切丁度集韻女字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貢切揚桓六書統來母⿰女弄从女弄聲 篆書 ⿰女弄 六書統

礲 盧貢切丁度集韻石泗揚桓六書統來母礲余見東韻來母 篆書 礲 六書統

襱 盧貢切丁度集韻襱襩衣寬貌揚桓六書統來母襱余見東韻來母字漾情義良用切 篆書 襱 六書統

驡　盧貢切。丁度集韻：重騎。楊桓六書統：來母驡，余見東江二韻來母。字滌慱義，良用切。篆　書　驡　六書統

㦕　盧貢切。丁度集韻：㦕悷，很恨。楊桓六書統：來母㦕，余見東韻來母。篆　書　㦕　六書統

⿸疒龍　盧貢切。丁度集韻：良用切，瀧瀧，病也。楊桓六書統：來母⿸疒龍，从疒龍聲。字滌慱義，癃同上。篆　書　⿸疒龍　六書統

⿱龍金　盧貢切。丁度集韻：鈘聲。楊桓六書統：來母⿱龍金，說見東韻來母⿱龍金。篆　書　⿱龍金　六書統

⿱穴弄　盧貢切。丁度集韻：⿱穴弄，𡷨研，𡷨穴也。或从山从石从土。司馬光類篇：又盧稯切，𡷨研，石聲。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弄。楊桓六書統：來母⿱穴弄，原聲⿱穴弄。篆　書　⿱穴弄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穴弄　並六書統

瀧　盧貢切。丁度集韻：瀧涷，霑漬也。楊桓六書統：來母瀧，余見東江二韻來母。篆　書　瀧　六書統

礲　盧貢切。丁度集韻：𥖆東切，礲𥖆，石落聲。韓道昭五音類聚：又音龍，石聲。楊桓六書統：來母礲，余見東韻來母。篆　書　礲　六書統

⿰言卡　盧貢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弄。

稀　盧貢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俗音弄。韓道昭五音類聚作稀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十四　一送

○哄　洪武正韻：胡貢切，衆聲，唱聲，又騶哄，呵喝聲也。顧野王玉篇：啌市人。丁度集韻：本作嗊，或作哄。釋行均龍龕手鑑：吰嗊二俗，哄正。楊桓六書統：匣母哄，余見東韻。哄嗊同上。从口宮聲。熊忠韻會舉要：胡洞音。篆　書　哄　集韻見杜从古　哄　集篆古文韻海　哄　六書統

草　書　哄　張錦溪　哄　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宰相騶哄　唐書：鄭畋傳，畋以兵部侍郎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宰相騶哄，聯數坊，呵止行人，畋命導者止百步。

閧　洪武正韻：胡貢切。鬭聲。从門从共。門音鬭，兩士相對，兵仗在後，象鬭之形。注云：凡从門者，今與門戶字同，其實非也。今場屋中用孟子揚子及經史中假借字姑从門，其餘宜依本文。一作鬨，俗。許慎說文：鬨，鬭也。从門共聲。孟子：鄒與魯鬨。揚子：一鬨之市。皆有兩音，後人傳寫誤从門，是以廣韻。陸法言廣韻：兵鬭也。俗作閧。徐鍇通釋：又恨絳反。丁度集韻：又胡降切。司馬光類篇：閧，說文：里中道也。戴侗六書故：下貢切，門喧也。歐陽德隆押韻釋疑：揚子一閧之市，注：下降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閧鬨，門阴也，又鬭也，搆也。二同。楊桓六書統：匣母閧，統鬦閧，餘有熊忠韻會舉要，羽音濁倪鏗類。釋丁貢切。李𦎟存古正字：俗作閧，从門非。趙謙聲音文字通：匣貢切，孟鄒與魯閧，作哄唝非。唐崔琳傳：羣從冠蓋騶哄相望。俗字方音見陽韻。韻會定正字：切曉貢，曉與掀閧。

鬨　洪武正韻：胡貢切，同上。篆　書　鬨　集韻見杜从古　鬨　集韻古文韻海　鬨　高魁齋學書韻總　鬨　六書統

隸　書　鬨　六書統　草　書　鬨　並張錦溪　鬨　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總叙　王觀國學林：孟子曰：鄒與魯鬨。趙岐注曰：鬨，鬭聲也，猶兵鬭也。張鎰音曰：鬨，胡弄切。丁公著音曰：鬨，胡降切。孫奭音曰：鬨，二人鬭聲，從門下者下降切，義與巷同。此字從門，丁豆切，與門不同。觀國案：許慎說文曰：門，都豆切，兩士相對，兵仗在後，象鬭之形。故玉篇門字部曰：鬭，故鬥切，鬭也。廣韻曰：門，故鬥切，鬭也。俗作鬦。又音胡貢切。以此觀之，則鬨字從門，未有從門者。玉篇門部亦無鬨字。玉篇唯收故鬥切一音而已。廣韻又收胡貢切，非古

也。孫奭孟子釋音乃以為從門者義與巷同，而鬨從門與門不同，非也。然則鄒與魯鬨當從玉篇音胡絳切是也。揚子法言曰：一鬨之市，不勝異意；一鬨之市，必立之平。宋咸注曰：鬨，鬪也。市聲如鬪而鬨然也。吳祕注曰：鬨猶巷也。一巷市之小人，意各殊也。釋音曰：鬨，下降切。觀國案宋咸所注是也。吳祕云鬨猶巷者，乃以俗書鬨字而取義於字書之義，不合矣。字書從門者有十字，鬩鬨閧鬧鬮鬭鬪亦作鬪是也。此十字之外，皆從二戶之門也。

甕牖閑評　韻畧逸字韻內鬨字音胡貢切，注云鬪聲。彼以謂孟子鄒與魯鬨，字作鬪聲，故如此說。然鬨字之義初不是鬪聲也。夫孟子之所謂鬨者，乃鬨字，音胡降切，此鬨字乃鬪聲爾。

潭毒鬨

元一統志　在保寧府綿谷縣百餘里。喻朝天，浙嘉陵江而上下，瞰大江，路皆滑石，登涉頗艱。異時金徹離合，破興元，興元帥劉子羽嘗屯兵於此，以捍蜀右，亦蜀口之險要。云潭下淵岸嘗有一鐵索，見則兵動。宋紹興閒嘗見，開禧元年又見，果有用兵之應。國冊云自歷劫而來不復見。

洚

洪武正韻　胡貢切。洪水，水不遵道。又東陽漾三韻。孫愐唐韻　水流不遵道。歐陽德隆押韻釋疑　孟子洚水音絳，此非。熊忠韻會舉要　羽濁音。孟子注洚洞無涯，音哄。趙謙聲音文字通　匣貢切，見平聲。此方音洚洞當音此，俗混。順韻會定正　曉貢切。洚洞，水無涯也。字切　曉貢　曉興撇洚

篆　洚　集韻見杜从古　草書　洚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書　洚　集篆古文韻海

橫

洪武正韻　胡貢切。不以理也。又作戶孟切。又東韻。陸法言廣韻　非理來。孫愐唐韻　又音宏。丁度集韻　不順理。歐陽德隆押韻釋疑　孟子有人待以橫逆，注去聲，在此。楊桓六書統　匣母橫余見東韻匣母。熊忠韻會舉要　羽濁音。趙謙聲音文字通　匣孟切，見平聲，此轉注。韻會定正　弘供切。逆理也。字切　弘供　弘

篆　橫　義雲章見杜从古　書　橫　集篆古文韻海　橫　六書統　草書　橫　橫

形皆橫　並張　橫　鮮于樞並錦溪草書集韻

淮南甚橫

續蒙求　漢淮南王傳　厲王長，高帝少子。孝文初即位，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阿鼠驕橫

資治通鑑　唐高祖武德五年，尹德妃父阿鼠驕橫。秦王府屬杜如晦過其門，阿鼠家童數人曳如晦墜馬，毆之，折一指，曰：汝何人，敢過我門而不下馬。阿鼠恐世民訴於上，先使德妃奏云：秦王左右陵暴妾家。上怒責世民曰：我妃嬪家猶為汝左右所陵，況小民乎。世民深自辯折，上終不信。

思明驕橫

資治通鑑　唐肅宗至德二載，安慶緒以史思明為范陽節度使，兼領恒陽軍事，封嬀川王。先是安祿山得兩京珍貨，悉輸范陽。思明擁彊兵，據富貲，益驕橫，浸不用慶緒之命，慶緒不能制。

恃功驕橫

資治通鑑　唐昭宗景福二年，李茂貞恃功驕橫，上表及遺杜讓能書，（攈，戶孟翻。上，時掌翻。遺，唯季翻。）辭語不遜。上怒，欲討之。茂貞又上表，略曰：陛下貴為萬乘，不能庇元舅之一身，（元舅謂王瓌，事見上卷大順二年。）尊極九州，不能戮復恭之一豎。又曰：今朝廷但觀彊弱，不計是非。又曰：約衰殘而行法，隨盛壯以加恩。（李茂貞之表辭固慢，然當時之政事實亦如此。體物錙銖，言體物有錙銖之重則侍之亦重，有錙銖之輕則侍之亦輕。看人衡纊，劉峻廣絕交論曰：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注云：謂操衡揣勢之輕重，持纊量氣之羸絀。）又曰：軍情易變，戎馬難羈，唯慮甸服生靈，因茲受禍。（古之王者以方千里為甸服。）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乘，繩證翻。）上益怒，決討茂貞，命杜讓能專掌其事。讓能諫曰：陛下初臨大寶，國步未夷，茂貞近在國門，（按九域志，鳳翔東北至長安二百八十里。）臣愚以為未宜與之構怨，萬一不克，悔之無及。上曰：王室日卑，號令不出國門，此乃志士憤痛之秋。藥弗瞑眩，厥疾弗瘳。（書說命之辭。注云：如服藥必瞑眩，其病乃除。瞑，莫遍翻。眩，熒絹翻。）朕不能甘心為孱懦之主，（孱，鉏山翻。）愔愔度日，（愔，於今翻。愔愔，深靜貌。）坐視陵夷。卿但為朕調兵食，（為，于偽翻。調，徒釣翻。）朕自委諸王用兵，敗不以責卿。讓能曰：陛下必欲行之，則中外大臣共宜協力以成聖志，不當獨以任臣。上曰：卿位居元輔，（杜讓能時為首相。）與朕同休戚，無宜避事。讓能泣曰：臣豈敢避事，況陛下所欲行者，憲宗之志也。顧時有所未可，勢有所不能耳。但恐他日臣徒受鼂錯之誅，不能弭七國之禍也。（鼂錯事見漢景帝紀。）敢不奉詔，以死繼之。（杜讓能固已知必死矣。）上乃命讓能留中書，計畫調度，月餘不歸。（不歸私第也。調，徒弔翻。）崔昭緯陰結邠岐為之耳目，讓能朝發一言，二鎮夕必知之。李茂貞使其黨糾合市人數百千人，擁觀軍容使西門君遂馬，訴曰：岐帥無罪，（岐帥謂李茂貞，鳳翔本岐州。帥，所類翻。）不宜致討，使百姓塗炭。君遂曰：此宰相事，非吾所及。市

人又邀崔貽緯鄭延昌肩輿訢之舊制朝臣入朝皆乘馬求定史指遷以揚州衙吏始許朝士乘轎子此則唐末宰相亦有乘輿者矣二相曰茲事主上專委杜太尉吾曹不預知市人因亂投瓦石二相下輿走匿民家僅自免喪堂印及朝服上命捕其唱帥者誅之喪息浪翻朝直遙翻下同帥讀曰率用兵之意益堅京師民或亡匿山谷嚴刑所不能禁八月以嗣覃王嗣周為京西招討使考異曰按順宗子經封鄭王嗣周當是其後會昌後此武宗諱改鄭作覃按武宗諱瀍後改諱炎如考異所云蓋避邦字旁從炎字也神策大將軍李鐬副之鐬火外翻資治通鑑唐懿宗咸通十三年振武節度使李國昌恃功恣橫專殺長吏朝廷不能平徙國昌為大同軍防禦使國昌稱疾不赴奪紫資治通鑑唐懿宗咸通十三年五月乙亥閤門使田獻銛奪紫改橋陵使以其受獄狀故也

恃恩驕橫

資治通鑑唐昭宗大順二年十二月天威都將李順節恃恩驕橫橫戶孟翻出入以兵自隨兩軍中尉劉景宣西門君遂惡之白上恐其作亂戊子二人以詔召順節入至銀臺門二人邀順節於仗舍坐語供奉官似先知自後斬其首似先知官也舊書帝紀作部將嗣光當斬順節頭從者大譟而出於是天威捧日登封三都大掠永寧坊

三都皆神策五十四都之數至日暮乃定百官表賀舊唐書昭宗紀大順二年時天威軍使李順節恃恩恣橫出入以兵仗自隨兩軍中尉劉景宣西門重遂懼其窺圖非望丁亥兩中尉傳詔召順節順節以甲士三百自隨至銀臺門門司傳詔止從者兩中尉在仗舍邀順節坐次令部將嗣光害斫順節頭隨劍落其部下知順節死大譟出延喜門

挾愛佻橫

新唐書武士彠傳后取賀蘭敏之為士彠後賜氏武襲封擢累左侍極蘭臺太史令與名儒李嗣真等參與刊撰敏之韶秀自喜烝於榮國挾所愛佻橫多過失榮國卒后出珍幣建佛廬徼福敏之乾匿自用司衛少卿楊思儉女選為太子妃告婚期矣敏之聞其美彊私焉楊喪未畢褫衰麻奏音樂太平公主往來外家宮人從者敏之悉逼亂之后疊數怒至此暴其惡流雷州表復故姓道中自經死

執戮暴橫

資治通鑑後梁太祖紀開平二年以李存璋為河東軍城使馬步都虞候先王之時多寵借胡人及軍士侵擾市肆存璋既領職執其尤暴橫者戮之旬月間城中肅然

義興三橫

世說新語周處年少時兇彊俠氣為鄉里所患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邅跡一作白額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為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餘其一處即刺殺虎又入水擊蛟

豪橫

冊府元龜夫作福作威出于而國敗禮敗度廢於厥躬皆聖訓之格言寔人臣之明戒況乃總握兵要爵將天威慎固封陲詰誅暴慢誠當議以先衆惠以威人用宣戎昭克慎師律若其不卹危難廢亂典常戕害生民圖報仇怨負固滋橫崇侈無厭貪黷之心踰於谿壑忌之性甚於豺狼以至誣害良臣輕侮王室雖膏斧鉞汙鼎鑊蓋有餘戮矣漢陳豨者宛句人也宛句縣名也地理志屬濟陰宛音於元切句音劬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豨以郎中封為列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皆屬焉豨少時常稱慕魏公子謂信陵君無忌及將守邊招致賓客常告過趙告休告之假而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言居己下不以富貴自大趙相周昌乃求入見上具言豨賓客盛擅兵於外恐有變上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諸為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孫都封臨癸侯太初元年坐擊番禺奪人虜掠死後漢曹破石中常侍節之弟為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韋昭辯釋名曰五百字本為五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案

今俗呼行杖人為五百破石從求之五百不敢違妻執意不肯行遂自殺其淫暴無道多此類也公孫瓚為破虜將軍既破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以為易地當之遂徙鎮焉乃盛修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遼海蜀法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飡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以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彊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凜凜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吳潘璋性奢泰末年彌甚服物僭擬吏兵富者或殺取其財物數不奉法監司舉奏大帝惜其功而輒原不問晉桓玄嗣南郡公在江陵甚豪橫士庶畏之過於殷仲堪玄曾於仲堪廳事前戲馬仲堪中兵參軍劉邁曰馬矟有餘精理不足玄亦以才雄冠世

而心知外物不許之仲堪為之失色出仲堪謂邁曰卿乃狂人也玄夜遣殺卿我豈能相救邁以正辭折仲堪而不以為悔仲堪使邁下都以避之玄果令追之邁僅而免禍

宋高道慶初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樂安男及建平王景素反道慶領軍北討而與景素通謀及事平自啓求增邑五百戶詔加二百并前五百戶道慶凶險暴橫求無已有失其意者輒加捶抵或有死者朝廷畏之如虎狼蕭道成與袁粲等議狀付廷尉賜死　劉瑀為益州張悅代之瑀去任凡所攜將佐有不樂反者必逼制將還語人曰隨我上豈可為張悅作西門客邪

陳侯安都遷司空加侍中征北大將軍自王琳平後安都勲庸轉大又自以功安社稷漸用驕矜數招聚文武之士或射馭馳騁或命以詩賦第其高下以差次賞賜之文士則褚玠馬樞陰鏗張正見徐伯陽劉刪祖孫登武士則蕭摩訶裴子烈等並為之賓客齋內動至千人部下將帥多不遵法度檢問收捕則奔歸安都世祖性嚴察深銜之安都弗之改日益驕橫每有表啓封訖有事未盡乃開封自書之云又啓其事及侍讌酣或箕踞傾倚嘗陪樂遊禊飲乃白帝曰何如作臨川王時帝不應安都再三言

之帝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又啓便借供帳水飾將載妻妾於御堂歡會世祖雖許其請甚不懌明日安都坐於御坐賓客居群臣位稱觴上壽

後魏王斤鎮長安假節鎮西將軍斤遂驕矜不順法度信用左右調役百姓民不堪之南奔漢川者數千家而委罪於雍州刺史陽文祖秦州刺史任延明世祖召問二人各以狀對世祖知為斤所誣遣宜陽公伏樹覆案虛實得數十事遂斬斤以徇　爾朱榮為天柱將軍性好獵不捨寒暑至於列圍而進必須齊一雖遇阻險不得迴避虎豹逸圍者坐死其下甚苦之太宰元天穆從容謂榮曰大王勲濟天下四方無事唯宜調政養民順時蒐狩何必盛夏馳逐傷犯和氣榮便攘肘謂天穆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者此是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妄自署假譬如奴走擒獲便休頃來受國大寵未能開拓境土混一海內何宜今日便言勲也如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馬校獵嵩原令貪汙朝貴入圍搏虎仍出魯陽歷三荊悉擁生蠻北塡六鎮迴軍之際因平汾胡明年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戶侯如其不降徑度數千騎便往縛取待六合寧一八表無塵然後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觀風俗布政教如此乃可稱勲耳今若止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　爾朱兆為都督十州諸軍事其從兄弟世隆請閔帝納兆女為后兆乃大喜世隆厚禮喻兆赴洛深示卑下隨其所為無敢違者　爾朱仲遠為大將軍督東道諸軍事兗州刺史時自滎陽以東輸稅悉入其軍不送京師時天光控關右仲遠在大梁兆據并州世隆居京邑各自專恣權彊莫比所在並以貪虐為事於是四方解體　侯景為將所向多捷時北齊神武帝為魏相景擁擅兵權與神武相亞

隋于顗為東廣州刺史尉迥之反也時總管趙文表與顗素不協顗將圖之因閗內詐得心疾謂左右曰我見兩三人至我前者輒大驚即欲斫之不能自制也其有賓客候問者皆令去左右顗漸稱危篤文表往候之令從者至大門而止文表獨至顗所顗欻然而起抽刀斫殺之因唱言曰文表與尉迥通謀所以斬之其麾下無敢動者時高祖以尉迥未平慮顗復邊患因而勞勉之　魚俱羅弟贊以左右從累遷大都督及帝嗣位拜車騎將軍贊性凶暴虐其部下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籤刺瞎其眼有溫酒不適者立斷其舌帝以贊藩邸之舊不忍加誅謂近臣曰弟既如此兄亦可知因召俱羅譴責之出贊於獄令自為計贊至家飲藥而死

唐尉遲敬德遷同州刺史嘗侍宴慶善宮時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毆道宗目幾至眇太宗不懌而罷謂敬德曰朕覽漢史見高祖功臣獲全者少意常尤之及居大位以來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孫無絕然卿居官輒犯憲法方知韓彭夷戮非漢祖之愆國家大事唯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行勉自脩飾無貽後悔也　劉玄佐為宣武軍節度豪侈輕財嘗厚篤軍事故百姓益困是以汴州將卒始於李忠臣訖於玄佐日益恣橫多逐殺其將帥以利劫　于頔鎮襄陽地與蔡州鄰吳少誠之叛頔率兵赴唐州收吳房朗山二縣又破賊於濯神溝於是廣軍籍募戰士器甲犀利專以凌上威下為務又令纂男通娶判官薛正倫嫡女人益怒之　盧從史為昭義軍節度狂恣不道至奪部將妻妾辯給驕妄從事孔戡等以言直不從引去　王士則為邢州刺史元和中鎮冀王承宗拒命裴度計士則王武俊之子其軍中必有使之者故以士則臨邢州冀攜承宗之黨且許之以節制士則既恃此頗不受節使郗士美法制行止必兵衛自嚴雖謁士美而衛士如常吏呵止之士則不能平見于辭氣美惡之因密以狀奏而代之　盧彥威本淨陽牙將中和初節度使楊全政遣以本軍二千人入援京師

業寇平以功兼御史中丞全政委以大溍戎柄光啓中會魏博韓允中亂合滄海同攻鄆州曹全政乃遣彥威率軍攻齊州人情不樂其行將濟河彥威已登舟諭士卒曰此舉無名為應魏人故也且勝則他人獲利敗則我軍受斃此乃師臣失策進不知退况楊相公寵任吳昌嗣擅作威福魁削三軍與公等可逐之以圖富貴方今天子播越處處擇帥安能捨其生而趣其死也軍衆欣然乃擁彥威而還以為留後全政歸行在殺吳昌嗣以徇衆昌嗣全政之壻也奏為德州刺史不之任專掌軍政故數其害焉　李茂貞鎮鳳翔恃勲恣橫擅兵窺伺頗干朝政始萌問鼎之志矣既而逐涇原節度使張球洋州節度使楊守忠鳳州刺史滿存皆奪據地奏請子弟為牧伯朝廷不能制大臣奏議言其過者茂貞即上章論列辭旨不遜姦邪於兹附麗遂成朋黨致於是驕焉

梁楊師厚為魏博節度使初師厚以計謀敏幹深為大祖知遇委以重兵劇鎮他莫能及然而末年矜功恃衆驕萌不軌之意於是專割賦置銀槍効節軍凡數千人皆選摘驍銳縱恣豢養復故時牙軍之態時人病之承前河朔之俗上元夜比無夜游及師厚作鎮乃課魏人戶立燈竿千缸萬炬洞照一城縱士女嬉游復彩畫舟舫令女妓櫂歌於御河縱酒彌日又

於黎陽采巨石將紀德政以鐵車負載驅牛數百以拽之所至之處丘墓廬舍悉皆毀壞百姓望之皆曰碑來石磽至而師厚卒魏人以為悲來之應末帝聞其卒也於私庭受賀乃議裂魏州為兩鎮既而所樹親軍果為亂以招外寇致使河朔淪陷宗社覆滅由節度兆之也　成汭鎮荊門久之累官檢校太尉守中書令封上谷郡王然性本豪泰事皆聽斷又好自矜伐騁辯凌人深為識者所鄙

後唐楊漢賓前任黔南節度使毆故開州刺史陵約男彥徽致損兼加拘縛令人黙檢彥徽家業錢穀法司勘鞫漢賓款招情罪大理少卿康澄詳斷曰楊漢賓早列偏裨曾分茅土事若光於恕己理不在於尤人豈可忘姻婭之舊情憑官資之威力遂因毆擊顯致訟論自歸有過之門須舉無偏之道合該議減亦準律文其漢賓前任黔南節度使是三品使閲八議準律減一等杖九十準名例律官少不盡其罪餘罪收贖其官留官收贖其楊漢賓所犯罪杖九十准律贖銅九斤准格每斤納錢一百二十文

晋景延廣為侍衛親軍使天福八年十二月北虜南牧九年正月陷甘陵河北儲蓄悉在其郡少帝大駭率六師親駐澶淵延廣為上將凡六師進退皆出胷臆少帝亦不能制衆咸憚而忌之　張從賓初鎮靈武加檢校太傅受代入覲會車駕東幸留洛下詔巡曹遣留司御史於天津橋從兵百人不分路而過排御史於水中從賓奏其辭而免徽多如此　皇甫遇初仕唐應順清泰中累歷團練防禦使尋遷鄧州節度使所至黷暴以誅歛為務其幕客多私去以避其累高祖入洛移領中山鐵闕與鎮州安重榮為婚家乃移鎮上黨又改平陽咸以愉人執事政皆藉恭鎮河陽部內創刖業開畋取泉以通淮漸所經墳墓毀之部民以朝廷方姑息群帥莫之敢訴　張萬進高祖有天下命為彰義軍節度使所至不治政由群下泊至涇原也尤恣彌甚每日於公廷列大偶烹肥羜劃截方寸以啖賓族皆流涎不能大嚼俟其他顧則致袪中又命巨觥行酒訴則辱之乃有持杯佯飲褰領袪而納之既沉湎無節唯婦言是用其妻與幕吏張光載干預公政納錢數萬補一豪民為捕賊將後領兵數百人新平郡境邠帥以其事上奏有詔詰之光載坐流罷配于登州天福四年三月萬進疾篤月餘州兵將亂乃召副使萬廷圭委其符印記室李昇素憾淩虐知其將亡謂廷圭曰氣息奄奄不保晨暮促移就第豈不宜乎廷圭從之萬進尋卒遂以籃轝秘屍而出即馳騎而奏之詔命既至而後發喪其妻素狼戾謂長子球曰萬廷圭逼迫危病驚擾而死不手戮之奚為生也廷圭聞之不

敢往吊萬進假殯於精舍之下至轜車東赫凡數月之間郡民數萬無一饋奠者

漢李守貞晋開運元年五月為青州行營都部署率兵二萬東討楊光遠命符彥卿為副十一月光遠子承勲等乞降守貞入城害光遠於別第光遠有孔目吏宋顏者盡以光遠財寶名姬善馬告於守貞守貞德之置於帳下近例官軍克復城隍必降德音洗滌瑕穢時樞密使桑維翰以光遠同惡十數輩潛竄未出搜索甚急故制書久不下或有告宋顏匿於守貞處者朝廷取而殺之守貞由是怨維翰時行營將士所給賞賜守貞盡以熊茶梁木薑蘖之類分給之軍中大怨乃以帛包所得物如人首級目之為守貞頭懸于樹以詛之守貞班師加同平章事以楊光遠東京第賜之守貞因取連宅軍營以廣其第大興土木治之歲餘為京師之甲

枉橫

冊府元龜禍福相倚事乃無必壓溺既至禮所不弔命奚可說天亦難忱烏識其時孰知其極故有避巖牆而不立登內外而互失縲絏加其非罪衽席生其畏塗身處危邦心發狂瘵受厚誣而罔愬因彼怒而見遷讒嫉斯行疑阻成釁故非深慮之所及獨慎之能免若乃羈紲仁誼拘鎖名聲丁叔世之紛訛遭匪人之畏迫自餘連逮庸可辨明書所

謂火炎崑岡玉石俱焚者也
漢袁盎初為楚王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病免家居時梁孝王擖欲求為
嗣盎進說語塞塞謂不行王以此怨盎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盎稱之
皆不容口稱美其德口不能容也迺見盎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
忍刺君然後刺者十餘曹曹輩也備之盎心不樂家多怪迺之棓生所問
占棓音棓棓秦時賢士善術者也還梁刺客後曹果遮殺盎安陵郭門外
王崇封扶平侯為傅婢所毒薨　張竦王莽時為丹陽太守封淑德侯免
官以列侯歸長安王莽敗客於池陽在馮翊之縣也竦為賊兵所殺竦知
有賊當去會反支日不去為賊所殺桓譚以為通人之蔽也陳遵為大司
農護軍使匈奴還會更始敗遵留朔方為賊所殺　後漢鄭夷范陽人州
郡徵命不就有文才解音律後風病慌忽性至孝遭母憂病甚發動妻始
產驚死妻家訟之收繫獄夷病不能理對熹平六年遂死獄中時年二十
八尚書盧植為之誄讚以昭其懿德焉　姚光為玄菟太守遼東屬國都
尉龐奮承偽璽書殺之　陳敬伯汝南人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
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
鄉亭年老寢滯不過舉孝廉後生女壻士史大守邵襄怒而殺之時人罔
忌禁者多談為證焉
魏杜畿為尚書僕射居守許昌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風沒明帝為
之流涕　鄭小同高貴公時為侍中嘗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奏未之屏也如
廁還問之曰卿見吾疏乎答曰不見文王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
蜀衛繼拜奉車都尉為衆所欽鍾會之亂遇害成都
吳楊竺史不載官大帝時太子和自懼黜廢而魯王霸覬覦益甚帝見竺
屏左右而論霸之才竺深述霸有文武英姿宜為嫡嗣於是帝乃許立焉
有給使伏于牀下具聞之以告太子選曹郎陸胤當至武昌往辭太子太
子不見而微服至其車上與共密議欲令陸遜表諫既而遜有表極諫帝
疑竺泄之竺辭不服帝使竺出尋其由竺白頃惟陸胤西行必其所道又
遣問遜何由知之遜言陸胤所述召陸胤考問胤為太子隱曰楊竺向臣
道之遂共為獄竺不勝痛毒服是所道初帝疑竺泄之及服以為果然乃
斬竺　孫壹為鎮軍督夏口及孫綝遣朱異潛襲壹壹至武昌壹知其攻
已率部曲奔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以故主芳貴人邢氏妻之邢美色
妬忌下不堪命遂共殺壹及邢氏　王蕃為散騎常侍後主殺之徙其家
屬于廣州一第著延肯作佳器郭馬起事不為馬用見害

晉陸機為平原內史成都王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與長沙王乂戰敗
穎用孟玖之譖而殺機機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是日昏霧
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為陸氏之冤又云機弟雲為成都王穎
大將軍右司馬機之死也并收雲穎官屬江統等上疏救之穎不納　武
茂為侍中時尚書荀愷宣帝外孫世祖姑子自負貴戚要與茂交茂拒而
不荅由是見怨元康元年楊駿被誅愷時為尚書僕射以茂駿之姨弟陷
為駿黨遂枉見殺衆咸冤痛之　衞常太保瓘之子瓘為楚王瑋所害常
聞變以何劭嫂之父也從牆孔中詣之以問消息劭知而不告常還經廚
下收人正食因而遇害　何攀為兗州刺史加鷹揚將軍固讓不就太常
成粲左將軍卞粹勸攀莅職中詔又加切厲攀固稱疾不起及趙王倫篡
位遣使召攀更稱疾篤怒將誅之攀不得已扶疾赴召卒於洛陽　解系
為雍州刺史免官趙王倫孫秀以宿憾害之并殺其妻子及二弟結為
御史中丞育為弘農太守與兄俱被害　嵇含為振威將軍襄城太守及
范陽王虓為劉喬所破含奔鎮南將軍劉弘於襄陽弘待以上賓之禮含
性通敏好薦達才賢常欲崇進武之謚加臧文之罪屬陳敏作亂江揚震
蕩南越險遠而廣州刺史王毅病卒弘表含為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
節未發會弘卒時或欲留含領荊州含性剛躁素與弘司馬郭勱有隙勱
疑含將為己害夜掩殺之　蔡克為成都王穎丞相東曹掾以朝政日弊
遂絕不仕東嬴公騰為車騎將軍鎮河北以克為從事中郎知必不就以
軍期致之克不得已至數十日騰為汲桑所攻城陷克見害　楊軻天水
人劉曜僭號徵拜太常不起秦人西奔涼州軻弟子以牛負之為戍軍追
擒并為所害　張華二子禕字彥仲好學謙敬有父風歷位散騎常侍韙
儒博曉天文為散騎侍郎與父同時遇害　劉琨子群琨為段匹磾所害
琨從事盧諶崔悅奉其子群依段末波成帝咸康二年詔徵群等為末波
兄弟愛其才託以道險不遣石季龍滅遼西群及諶悅同沒胡中至冉閔
敗後群遇害　王玄字眉子衍之子也荀藩用為陳留太守屯尉氏玄素
名家有豪氣荒弊之時人情不附將赴祖逖為盜所害焉　卑商為吏部
尚書會稽世子元顯逼令自裁代而卒朝廷傷之　殷消故楊州刺史浩
之子亦有美名浩死咸安初大司馬桓溫廢太宰武陵王晞誣消及庾倩
與晞謀反害之　夏侯情為烏程令孫恩妖亂自海攻上虞殺縣令因襲
會稽害內史王凝之有衆數萬於是會稽謝鍼吳郡陸瓌吳興丘尫義興
許允之臨海周胄永嘉張永及東陽新安等凡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史以

慮之旬日之中衆數十萬於是兵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謝逸嘉興公顧
爲南康公謝明慧黃門郎謝沖張琨中書郎孔道太子洗馬孔福情等皆
遇害　謝沖爲中書侍郎家在會稽謝病歸除黃門侍郎不就爲孫恩所
殺　張茂爲吳國内史沈充之反也茂與三子並遇害
前燕悅綰爲慕容暐僕射綰言於暐曰太宰政尚寬和百姓多有隱附傳
曰惟有德者可以寬臨衆其次莫如猛今諸軍營戶三分共貫風教陵弊
威綱不舉宜悉罷軍封以實天府之饒肅明法令以清四海暐納之綰既
定制朝野震驚出戶二十餘萬慕容評大不平尋賊綰殺之
宋徐湛之爲尚書僕射二凶巫蠱事發文帝欲廢劭賜濬死與湛之屏人
共言論或連日累夕每夜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劭入
殺之旦其夕帝與湛之屏人語至曉猶未滅燭湛之驚起趣北戶未及開
門見害　傅僧祐爲山陰令甚有能名以徐湛之黨爲元凶所害　臧凝
之爲隨王誕後軍記室錄事欲以爲青州其事不果還尚書右丞以徐湛
之黨爲元凶所殺　王僧綽爲侍中元凶劭巫蠱事泄帝召僧綽用具之
及將廢立及劭弒逆僧綽爲所害因此陷北第諸王侯以爲與僧綽有異
志并殺絕綽門客太學博士賈匪之奉朝請司馬文顒建平國常侍司馬

仲秀等　沈暢之爲海王休茂北中郎諮議參軍爲休茂所殺　劉琨之
爲竟陵王誕主簿誕叛以爲中兵參軍辭曰忠孝不得並琨之老父在將
安之乎誕殺之後贈黃門侍郎詔謝莊爲誄　沈慶之廢帝時爲侍中太
尉帝凶暴日甚慶之死也不肯飲藥從子攸之以被揜殺之長子文叔密
取藥藏鐸或勸文叔逃避文叔見帝斷截江夏王義恭支體慮奔亡之日
帝怒容致義恭之變乃飲藥自殺子秘書郎昭明亦自縊死
南齊劉渢爲始安王遙光府佐遙光反誅渢遁走還家園爲人所殺
梁殷叡才辯知名齊世歷官司徒從事中郎叡妻父王奐爲雍州刺史鎮
北將軍乃以叡爲奐鎮北長史河南太守奐誅叡並見害　王鈞簡文即
位爲太子詹事鈞舊宅先爲賊所焚乃寓居國子祭酒蕭子雲宅夜忽有
盜攻之驚懼墜井卒家人十餘人同遇害　韋臧字君理歷官尚書三公
郎太子洗馬東宮領直侯景至帥兵屯西華門城陷奔江州收舊部曲據
豫章爲其部下所害
陳侯安都長子敦年十二爲員外散騎侍郎墜馬卒追諡桂陽國愍世子
後魏韋雋宣武末爲都水使者領軍于忠矯擅威刑爲忠所害臨終雋訴
枉於尚書元欽欽知而不敢申理雋歎曰吾一生爲善未蒙善報常不爲

惡今爲惡終悠悠蒼天抱直無訴時人咸悲傷焉　張仲瑀征西將軍彝
第二子也仲瑀上封事求銓別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在清品由是衆口
喧喧謗讟盈路立榜大巷剋期會集屠害其家彝殊無畏避之意父子安
然神龜二年二月羽林虎賁將幾千人相率至尚書省詬罵求其長子尚
書郎始均不獲以瓦石擊打公門上下畏懼莫敢討抑遂便持火虜掠道
中薪蒿以杖石爲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辱極意唱呼嗷嗷焚其屋
宇始均仲瑀當時踰北垣而走始均迴救其父拜伏群小以請父命羽林
等就加毆擊生投之於烟火之中及得尸骸不復可識惟以髻中小釵爲
驗仲瑀傷重走免彝僅有餘命沙門寺與其比隣輿致於寺遠近聞見莫
不惋駭彝臨終日左右上啓曰臣自奉國及孫六世尸祿素飡有恩惟覡
徒思竭智盡誠終然靡效臣第二息仲瑀所上之事益治實多既曰有益
寧容默爾通呈有日未簡神聽豈圖衆忿乃至於此臣不能禍防未萌慮
絕殃兆致令橫衆橫嵐攻焚臣宅息始均仲瑀等叩請流血乞代臣死始
均即陷塗炭仲瑀經宿方蘇臣年紀六十宿被榮遇忝暮之秋忽見此苦
顧瞻哭酷古今無比臣所傷至重殘氣假延望影須時推漏就盡臣之命
也知復何言若所上之書少爲益國臣便是生以理全死與義合不負二

帝於地下臣無餘恨矣一歸泉壤長辭紫庭戀仰天顏誠痛無已不勝眷
眷力喘奉辭伏願二聖加御珍膳覆露黔首壽保南岳德與日升臣夙被
獨養先後銜恩欲報之期昊天罔極己魂有知不忘結草彝遂卒時年五
十九官爲收掩羽林凶強者八人斬之不能窮誅群豎即爲大赦以安衆
心有識者知國紀之將墜矣喪還所焚宅與始均東西分歛於小屋仲瑀
逃以創重避居滎陽至五月創得漸瘳始奔父喪詔賜布千匹靈太后以
其累朝大臣特垂矜惻數月猶追言泣下謂諸侍臣曰吾爲張彝飲食不
御乃至首髮微有虧落悲痛之若此　蕭權大將軍寶寅次子權與少子
凱射戲凱矢激中之而死時郭祚爲征西將軍雍州刺史未行領軍于忠
矯制殺之祚名器既重時望亦深一朝非罪見害遠近莫不惋惜　李惠
爲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歷政有美績惠素爲文明太后所忌誣惠將
南叛誅之惠二弟初樂與惠諸子同戮後妻梁氏亦死青州盡沒其家財
惠本無釁故天下冤惜焉　宋季儒世景之子爲太學博士曾至譙宋之
間爲文弔嵇康甚有理致後夜寢室壞壓殞年二十五時人咸傷惜之
崔模在宋生子沖智季柔及入北又娶金氏生子幼度模卒後幼度隨慕
容白曜爲將時季柔爲崔道固長史帶濟南太守城將降先馳馬赴白曜

軍幼度亦豫令左右覘迎之而差互不相值為亂兵所害 高香字明珍
為員外散騎侍郎與叔徽俱使西域還至河州遇賊攻圍城陷見害 陸
延為太僕卿受使綏慰秀容為牧子所害 高幼成為員外郎頗有文才
性清為任奴所害 鄭仲明為奉朝請稍遷太尉以公彊當世為從弟儼
所昵除滎陽太守儼慮世難欲以東道託之孝莊建義初仲明弟季明遷
害河陰儼後歸之欲與起兵尋為城民所殺 鄭敬子性蠢昧起家著作
佐郎鄭儼之敗也為鄉人所害 游墨護考文大和中為中散遷典寺令
後慰勞仇池為賊所害贈肆州刺史 裴詢孝明帝時為七兵尚書武泰
初詔詢以本官兼侍中為關右大使賓權暴義之徒未及發會尒朱榮入
洛於河陰遇害 崔忻字伯悦為尚書在中兵郎郎中以鄭儼之甥兼尚
書左丞莊帝初遇害於河陰 崔庠為穎川太守為城民王早蘭寶等所
害 崔勵為齊州大中正父饜建義初遇害河陰時年四十八 高
長雲字彥鴻起家秘書郎大尉主簿稍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建義初於
河陰遇害 蕭彥歷位太尉長史武衛將軍齊州刺史散騎常侍中軍將
軍金紫光祿大夫彥時來往蕭寶寅致敬稱名呼之為尊於河陰遇害
王由性方身有名士之風為東萊太守罷郡後寓居潁川孝靜天平初元

洪威構逆大軍攻討為亂兵所害 李延寔莊帝之舅也封濮陽郡公司
徒出為使持節侍中大傅錄尚書事青州刺史尒朱兆入洛乘輿幽縶以
延寔外戚見害於州館 尒朱世承莊帝時位侍中領御史中尉元顥內
逼詔承世守轘轅尒朱世隆棄虎牢不暇追告尋為元顥所擒斬殺之
源纂字靈秀為通直散騎常侍涼州大中正轉太尉少卿莊帝建義初遇
害 陽衒長於吏事本州別駕加輕車將軍屬洛陽陷城衒逆率宗親南
渡河居於青州值邢杲起逆青州城民疑河北人為杲內應遂害衒 陽
詮之字子衡少著才名避同從行參軍為門生所害時人悼惜之 羊僇
字叔義有文才東益州征虜府外兵參軍府主魏子建為山南行臺以為
郎中有軍國機斷還京於滎陽為人所害 宋叔集有學行征東裴衍之
討葛榮也表為員外散騎侍郎引同戎役及衍敗與叔集同時遇害
北齊張雕武成時為假儀同三司待詔文林館韓長鸞譖於帝而誅死其
子德冲為中書舍人隨例待詔其父之戮也德冲在殿庭執事自見冤酷
號哭殞絕於地久之乃蘇
隋李瞿曇太師穆之孫筠從父弟也惇先以嫡孫筠襲爵仁壽初筠叔父
渾忿其恡嗇陰遣子善衡賊殺之求盜不獲高祖大怒盡禁其親族初筠

與弟瞿曇有隙時渾有力遂證瞿曇殺之瞿曇因坐斬而善衡獲免 李
德饒性至孝大業中為金河長未之官值群盜蜂起賊帥格謙孫宣雅等
十餘頭聚衆於渤海時有勅許其歸首謙等懼不敢降以德饒信行有聞
遣使奏曰若使德饒來者即相率歸首帝於是遣德饒往渤海慰諭諸賊
行至冠氏會他盜攻陷縣城德饒見害 宇文協歷虎賁郎將右翊衛將
軍宇文化及之亂遇害 劉世徹倜儻不羈頗為時人所許大業末群雄
並起世徹所至之處輒為所忌多拘禁之後竟為兗州賊帥徐圓朗所殺
唐王勃為虢州參軍除名父福時左遷交阯令勃往省父渡南海墮水而
卒 闞稜為越州都督輔公祏之敗稜功居多頗有自矜之色及擒公祏
誣稜與已通謀又杜伏威王雄誕及稜家產在賊中者合從原放孝恭乃
皆籍沒稜訴理之有忤於孝恭怒遂以謀反誅之 郭士倫傭教於
右羽林將軍令狐建建恥其妻將棄之乃誣與士倫姦通召士倫立榜殺
之因逐其妻而奏請衆勳士倫母不勝其痛而亡及詔三司詰之李氏及
奴婢款證被誣頗明白建乃自引會赦免坐德宗哀士倫母子詔輟常賻
賜錢五百千充葬士倫母其父委京兆府厚加存卹 獨孤造為淄青節
度巡官貞元十二年死於進奏院進奏官郭溆大將王濟縊殺之也 楊言

云造為本使李師古立廟破用絹六千五百尺錢三千貫都不興功畏懼
自縊臺府都不窮覆 陸長源為宣武節度行軍司馬貞元十五年二月
節度使董晉卒未十日汴州兵亂殺長源及判官孟叔度丘頡軍人仍臠
食之斯須骨肉靡碎分散 胡澂嶺南節度使証之子証素與賈餗善及
李訓事敗禁軍利澂匿餗乃破其家一日之內家財並盡軍人執澂入左
軍仇士良命斬之以徇時澂弟湘為太原從事忽白晝見綠衣人無首血
流被地入于室湘惡之翌日澂因問至而湘獲免 劉鄴為楊州大都督
長史黃巢渡淮而南詔以浙西高駢代還尋除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
以疾辭拜左僕射巢賊犯長安鄴從駕不及與崔沆豆盧瑑匿於金吾將
軍張方之家旬日賊嚴切追捕三人夜竄為賊所得迫以偽命稱疾不應
俱為賊所害
梁韓建為陳許觀察使仍令中書不議除替太祖乾化二年六月朝廷新
有內難人心動搖部將張厚因作亂害建于衙署時年五十八子從訓昭
宗在華時授太子文學賜名文禮尋拜屯田員外郎國初為都官郎中賜
紫年未弱冠時朝廷命從訓告國哀于陳許至許二日軍亂與建併命
崔賞歷部郎中知制誥乾化二年中書奏得臨河縣鎮狀申賞夜黑誤墜

當縣西壕爲賊所害。杜撓，廉人。友珪篡位，爲禮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依前判戶部。及末帝先之討友珪，禁兵大擾，撓中重創而卒。李班爲侍講學士。均王平內難，是時內司職守亦各奔敗。唐班與崇政院使李振偕北走，將投軍，洛邊群卒於禁外振中傷，而班尤甚，既卒，聞者莫不歎息。

後唐孫岳以秦王從榮開元帥府，欲以岳爲都押衙。事未行，馮贇舉爲三司使。時預內庭密謀，馮始患從榮狠戾，岳曾極言其禍福之端，康義誠聞之深不悅。及從榮事敗，義誠召岳同至河南府檢閱府藏，時紛擾未定，義誠密遣騎士彎弓射之，岳走至通利坊，騎士追及，被害。　李存乂爲鄜州節度使。莊宗異母弟。郭崇韜子壻也。崇韜被殺，故亦及於禍。　范延策幽州人，少習詩書，累居賓職。同光時，爲段凝掌書記。天成初，擢爲安州副使。節度使高行珪爲政貪猥，延策強制之，既不能止，嘗因入奏，獻策條於闕下，皆述藩侯之弊，請勑從事當廷明諫，諫之不從，又令諸校列班庭諍。行珪見勑，銜之轉深。及罷歸，又慮遺言，故因懷順兵叛，奏延策爲同謀，父子俱殺。　譚善達爲寧江軍節度判官，節度使西方鄴爲政貪虐，善達每歲其失，鄴忿形於色，令左右告善達受人金，下獄拷掠，善達亦剛詞，多不遜，遂殺於獄中。無幾，鄴疾，時見善達入其戶，俄卒於治所。　胡裝爲給事中。從幸洛陽，時連年大水，百官多窘，裝求爲襄州副使。同光四年，洛陽變擾，節度使劉訓以私忿族之，誣奏云裝欲謀亂，人士冤之。

晉王緒爲太常丞，少帝時，內使德州，迴與景延廣有隙，則奏與楊光遠通謀，遣吏繫於麾下，鍛成其事。判官盧億累勸解，不從，尋有詔棄市。時甚冤之。　李建福爲鳳州固鎮兵馬都監，爲遞馬鋪卒所殺。初，固鎮兵馬部署李實病，朝廷遣建福監馬，洎至，實稍瘳，建福遂迴，實恚，驟加而卒。朝廷因委建福爲部著，時建福在路，遇殿直元繼韜以宣旨約迴，至樸馬谷遇害。鋪卒建福嘗笞辱之，由是銜恨，馬所司追捕，尋亦自刎。　李象爲郎中，方城監摧久不降，代會契丹犯闕，爲群盜所害。象有節操，貧而能樂，重交親，常奔走其急難，及非其死，聞者無不惜之。

漢張貽爾爲戶部員外郎，妻父王章與史肇、楊邠等爲李業國害，貽爾於朝堂西廡之下，爲翰林使郭允明持刃殺之，頸血逆注，見者異之。王章無子，惟一女適貽爾，羸疾踰年，扶病就戮。

周崔周度爲青州幕，谷彥超判官，性懦緩而敢言事，彥超拒命，周度直言諫之，彥超大怒，及城中括率械繫笞掠，北戶銜冤。前陝州行軍司馬閻弘

魯閑居在州，懼其鞭朴，盡以家財爲餉，彥超以弘魯所餉未盡，又欲雀周度得罪，乃令周度監括其家，周度謂弘魯曰：公命之吉凶，繫財之豐約，願無所吝。弘魯令家僮呂暉與周度搜索，斷掘無孑遺矣。彥超又令牙將鄭麟持刃訊之。弘魯惶迫，拜其妻妾曰：願盡所有輸官。家人告罄，周度白彥超曰：閻行軍泣拜妻孥，恐輸財不盡，此情可恕。彥超不之信，弘魯夫婦並繫於獄。乳母趙氏於泥土中得金纏臂，輸之，擬救弘魯，彥超怒周度阿私，令將軍趙賓物責，使令自行杖笞，弘魯夫婦以至肉爛而死，即斬周度於市。

蝗

洪武正韻胡貢切，蟲也。記華孟切。陸法言廣韻：蟲名。孫愐唐韻：又音皇。丁度集韻爲命切，螽也。江南謂食禾蟲曰蝗。楊桓六書統匣母。蝗說見庚韻匣母。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趙謙聲音文字通：蝗，匣孟切，見陽韻，此方音。

篆書　蝗　六書統

濴

洪武正韻胡貢切。說文：小津也。一曰以船渡。舊作戶孟切。許慎說文从水，横聲。楊桓六書統匣母。濴　統聲。趙謙聲音文字通匣孟切。

篆書　濴　六書統

汞

洪武正韻胡貢切，水銀。顧野王玉篇戶孔切，鉛汞，水銀滓。郭忠恕佩觿集汞，上胡孔翻，銀滓；下力木翻，水录。录录　丁度集韻澒或作汞。韓道昭五音類聚澒，呼貢切。楊桓六書統匣母。澒汞說見匣母。陰時夫韻府群玉胡孔切，本作澒。淮南子曰：礜生白澒。又大水貌。

篆書　澒　汞　並六書統

鉛汞

東坡志林：坎離交則生，分則死。離爲心，坎爲腎。龍者汞也，精也，血也，出於腎。虎者鉛也，氣也，力也，出於心。真人曰：正坐瞑目調息，以久則丹田濕而水上行，火爲水妃，熱必從之，所謂龍從火裏出也。旬日外，腦滿而腰足輕，常捲舌上舐懸癰，久則汞下入口，嚥送直至丹田，久則化爲鉛，所謂虎向水中生也。

真汞

周易參同契：河上姹女，得火則飛。注：河上則真汞也。

流汞

宋蘇東坡詞：感原頭山月出，寒光潑眼如流汞。

伏消制汞

春渚紀聞：姑蘇查先生得煅消石法，章申公與之爲莫逆，而法不傳也。嘗遇一病僧而憫之，取消作盃，令日煎水飲之，服之月餘，病良已。僧有周旋過而詢其由，以飲煎水爲言。是僧素知查術，曰：以伏消所成也。當取

汞置盂中就火試之果致汞死僧更以爲希世之遇即往禮謝再三且語其盂之異復懇求其法查曰法固未易傳而前盂用力將竭可挈來爲公加藥焉之也僧取盂授查即碎盂別洛門臨大河佚消成汁即鉗投水中曰我初但欲起師之疾不意無厭至此也僧懊恨而歸

藥䵎製汞 春渚紀聞承議郎賀致中爲余言任德翁之猶子嘗隨德翁入都餞舟相國寺橋遇一道人邀坐茶肆手出小藥䵎云吾視官人盖留心丹竈有年而未有所得者今能施我百錢當以此䵎爲贈夜以水銀一兩投中翌早收取二兩乾銀也任意請必無此理然亦不能違其請傾篋得百錢與之袖䵎而歸夜取汞試納䵎中置之枕間次夕醉中探手撼䵎則其聲董董然汞如故也置之不復視一日德翁須汞爲用任欣然取器分取既傾器中則堅凝成寶矣入火烹煉了無耗折自此夕注晨取無不成寶者盖真仙丹藥所製汞感丹氣自然凝結但不知出䵎始疑之理向使在䵎即堅則破䵎而取止於一作而已此亦真仙神化無方非塵凡之可理度者任無妻孥之累資用素窘既日獲一星之利於是厚爲巳奉不踰年一病而卒䵎亦隨失之也

術士煆汞 魏泰東軒筆録張詠在蜀有術士自言能煆汞爲白金張爲市

汞百兩俾煆一火而成不耗銖兩張歎其術之至立命工鍛爲一大香爐送大慈寺殿公用而謝絕術者人伏其不欺

掘地得汞 龔鼎臣東原録治平中予守金陵至止數月因葺治所之西廡掘地數尺得汞盈缶詢其地南唐宮人梳洗樓故基也非弃鉛華之水積而致耶應天府志宋馬亮守金陵于城東北即南唐德昌宮故地後庭鉛粉在焉亮令掘地得汞二百餘斤當之以備朝會供帳器服

觀鉛汞交媾 元梁隆吉 一點氤氳氣純陽感至陰火炎丹鶴舞水畫白龍擒勢激成爭戰神交忽嘯吟洪爐才有意允鑠亦黃金

盤走汞 宋蘇東坡詩落筆縱横盤走汞

乾汞 青瑣高議范文正公監西溪鹽倉日有方士臨終以幼子託公曰某有乾汞術未嘗授人仍有藥銀二百兩在篋中願公與殯餘者併術獻公公曰一一如教但術則不顧見銀亦不顧取堅請方士自封識仍書年月其上及方士卒公育其子至長取所藏莽銀及乾汞術授之封識如故公未嘗省也春渚紀聞朝奉郎軍器監丞涂建常河蓬妙丈也建安人其父宣義公故農家子後以市藥爲生性好施惠遇人有急難如在已也貧乏求濟傾資與之不吝馬暇日乘舟至郡與一道士同載如舊相識道士從容謂公曰子有陰德我所祕乾汞法當以授子可廣所施也即蹤方亦公并舍市藥與汞取汞置鐵銚中以藥少許糁上復以器覆之置火上須臾開銚中嬰兒聲即揭器示之汞已枯矣公徐取汞并以所示方裹之以謝道士曰我之薄施未足及物要當竭力所欲爲之此不顧爲也天或下憫我未有子儻達吾得一起家之子是吾願也即投汞與方潭水中道士笑謝曰非我所及也是歲建常生至年十四始令從其姊丈陳膚器讀書且屬之曰吾待汝十年游學若至期不第即還代我掌藥肆也建常十八歲考中上舍高等二十四果於李常寧牓中登科如公約也

蕻 胡貢切陸法言廣韻草菜心長司馬光類篇茂也亦作䒽又呼貢切吳俗謂艸萌曰蕻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貢切楊桓六書統匣母蕻原作蕻同上餘見曉母 篆書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蕻 蕻 並六書統

宑 胡貢切丁度集韻宑寍空貌楊桓六書統匣母宑从宀共聲 篆書 宑 六書統

鴻 胡貢切丁度集韻鴻洞深遠一曰相連楊桓六書統匣母鴻餘見東韻匣母 篆書 鴻 六書統

訌 胡貢切丁度集韻讀也楊桓六書統匣母訌説見東韻匣母 篆書 訌 六書統

[illegible] 胡貢切韓道昭五音篇海音哄

[illegible] 胡貢切韓道昭五音篇海音哄

[illegible] 胡貢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哄

[illegible] 胡貢切字潒博義胡孔切咊咊鳥聲也咊同上

○**烘** 洪武正韻呼貢切烘燎火乾也又東韻孫愐唐韻大貌楊桓六書統曉母烘火氣乾物餘見東韻曉母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見平聲此方音韻會定正字切曉貢曉興撇烘 篆書 烘 六書統 草書 烘 烘 並張錦溪見草書集韻

轟 洪武正韻呼貢切衆車聲也舊作呼孟切又東韻陸法言廣韻車聲轟上同孫愐唐韻呼迸切又呼宏切楊桓六書統曉母轟説見東韻曉母

輷 洪武正韻呼貢切同上舊作呼孟切又東韻 篆書 輷 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輷 六書統

瞔 呼貢切顧野王玉篇火貢切瞢瞔不明 楊桓六書統曉母瞔从目貢聲 篆書 瞔 六書統

䂬 呼貢切陸法言廣韻呼宋切聲 丁度集韻䂬聲石落聲 楊桓六書統曉母䂬詳見東韻谿母 篆書 䂬 六書統

戇 呼貢切丁度集韻悾戇愚也或省作贛 釋行均龍龕手鑑戇火貢反悾戇愚人也又陟降切悾音弄 楊桓六書統曉母戇說見見母贛同上余見見母及感韻見母 篆書 贛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戇 贛 並六書統

𦽈 呼貢切丁度集韻吳俗謂草木萌曰𦽈䕶倜 六書故草木叢莫也 楊桓六書統曉母𦽈原聲𦽈隸省 篆書 𦽈 六書統 𦽈 六書統

𥱧 呼貢切丁度集韻竹器所以熯物者 楊桓六書統曉母𥱧从竹烘聲𥱧隸省 篆書 𥱧 六書統 𥱧 六書統

嗊 呼貢切丁度集韻同上切囉嗊歌也 楊桓六書統曉母嗊原聲 篆書 嗊 六書統

𠹧 呼貢切丁度集韻同上切廣雅𠹧也一曰大聲 楊桓六書統曉母𠹧說見定母 篆書 𠹧 六書統

嵸 呼貢切丁度集韻同上切嵸峒山谷深貌 楊桓六書統曉母嵸从山貢聲 篆書 嵸 六書統

釸 呼貢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孔釸也

硿 呼貢切韓道昭五音集韻石聲 楊桓六書統曉母硿余見東韻曉母字滃愽義呼宋切礐硿同上 篆書 硿 六書統

𧼯 呼貢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又火仲切

○控 洪武正韻苦貢切引也告也 詩控于大邦 集傳控持而告之也 又操制也 詩抑磬控忌 注止馬曰控 謂勒止也 又陽韻許愼說文䩥從手空聲 匈奴傳引弓控弦 唐玄度九經字樣空去引也 郭忠恕佩觿集椌控上口江翻木虛心下苦貢翻引也 徐鍇通釋寬宋反戴侗六書故挽持也 詩云抑磬控忌 毛氏曰騁馬曰磬止馬曰控 今人謂鞚馬為鞚 從革非 韓道昭五音類聚枯調切 楊桓六書統溪母䩥余見行均龍龕手鑑持也

東韻谿母 熊忠韻會舉要角次清音 魏柔克正字韻同又枯江切打也 又見講切義同 趙撝謙聲音文字通又打也 莊子儒以金椎控其頤 方貢如腔 不出韻會定正字 篆書 控 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控 篆韻 徐鉉 隸書 控 魏大饗碑 切溪貢溪輕奉控

見洪邁漢隸分韻 草書 控 並張錦溪 控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磬控 詩大叔于田篇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注騁馬曰磬止馬曰控

遣兵北控 續家求北漢世家世宗休軍潞州斬敗將樊愛能何徽等七十餘人軍威大振進攻大原遣符彥卿史彥超北控忻口以斷契丹援路彥超戰歿世宗班師

持鞍緩控 續後漢書孫權傳權與凌統甘寧等在逍遙津上津橋橋南已徹丈餘無板 親近監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着鞭遂得越度

兩淮扼控 北為魏將張遼所襲統等以死扞權權乘駿馬 荃翁貴耳 沿邊有州縣城池慶揚楚天長六合東淮之控盧和巢縣西淮之控襄陽江陵德安荊郢之控 嘉定始議諸州縣築城東淮則通泰高郵盱眙鹽城興化

西淮則東陽隨復荊門漢門遠圖始鍾離京襄之則東陽隨復荊門漢陽光化城池日就兵力日分渡江之後高宗孝宗非不神武聖慮非不宏遠獨注意揚楚盧和襄陽城壁而已不欲脩沿邊諸城慮敵人萬一得之恐為家基彼若堅守此必難取如盱眙一失無計可取後說以貿而歸之初未嘗以兵而復也不幸楚州毀於許國劉倬靳黃毀於何大節襄陽失於趙范悵念襄楚二城版築之用金粟與城齊矣此三朝留神之地一旦棄致誠為國家惜

提控 元史百官志凡提控案牘都目至元二十一年三月已後受院劄九十月為滿行省行院劄一百二十月為滿 吉水州志鄭仁傑為提控案牘大德四年到添設自此始 於萬戶府知事內用 蘇濟為提控案牘大德七年到 任進大德九年到 鎮江志行大司農司提控 馬謙字受益 劉恤方字授卿

鞚 洪武正韻苦貢切陸法言廣韻口送切 楊桓六書統谿母鞚从革空聲鞚隸 韻會定正字切溪貢溪鞚奉鞚 篆書 鞚 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鞚 六書統 隸書 鞚 六書統 草書 鞚 張錦溪 鞚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總叙 太平御覽張揖埤蒼曰靮音的馬韁也鞚馬勒也鞆音柄鞧音羈勒韁也韁音淅朿皮也服虔通俗文曰所以制馬曰鞚

青絲鞚 古樂府元帝紫騮馬宛轉青絲鞚照耀珊瑚鞭

果下鞚 宋蘇東坡詩杯傾笛中吟悄拂果下鞚。

執鞚 晉書溫嶠傳明帝在東宮嶠爲中庶子王敦反六軍敗績太子將出戰嶠執鞚諫太子乃止唐書狄仁傑從則天游幸風吹巾墜而馬驚不能止后命太子執鞚而係之

牽鞚 太平御覽晉起居注曰冠軍將軍王決表臣以發許昌城內北人諸將孫氪等謀欲遏臣留身驅遣南人臣初出城門乃相纏繞牽臣馬鞚臣手刃斬截僅乃得出

捉鞚 北史李圓通傳有陳茂者從隋文帝與齊師戰於晉州賊甚盛帝將挑戰茂固止不得因捉馬鞚帝怒拔刀斫其額流血被面詞氣不撓帝感而謝之原加禮敬

放鞚 太平御覽鴈場馳射賦曰放鞚長驅神足奔越終節三驅每不虛發

歛鞚 太平御覽陳林武庫賦曰馬則飛雲絕景直瞥驕驊走駭驚飈步衆雲浮受銜斯邀歛鞚則止 夏侯湛征邁辭曰上伊嗣兮臨川拊駭馬兮授鞚中衢兮戴歎歛鞚兮盤桓

攬鞚 太平御覽傳玄良馬賦曰奮覺沛艾虎據麟時望雲睇景乘虛四起縱銜則徐攬鞚則止

含鞚 太平御覽成公綏射兔賦曰收輔車之双轡含良馬之長鞚禽迅羽之輕飛截遠足之狡兔蓋得獲於後乘亮庖廚之所貢。

飛鞚 選詩獸肥春草短飛鞚越平陸唐杜工部集黃門飛鞚不動塵。元姚枚庵集黃門飛鞚圖。 太平無有羽書塵局促龍麟萬里身。不着圍人時時驚天閑驕悍若爲馴元王惲秋澗集題黃門飛鞚圖 全錯盤陀絡玉鞿春風吹影下瑤池丹青明見臚傳意花柳深宮燕八姨年年十月幸溫湯詔給辭臣串驪驊家見流雲瀟灑處津陽春色曉蒼蒼。

垂鞚 唐耿緯詩無人見惆悵垂鞚入煙叢

寫鞚 唐李翰林詩揚鞭動柳色。寫鞚春風生。

鞚奔驥 太平御覽閔鴻與劉子雅書曰若能鞚奔驥以接驚飛則力追者萬群俯循翅以頹短翮則歸飛者如雲

悾 洪武正韻苦貢切。信也。謹也。又東陽二韻。陸法言廣韻誠心又苦紅切揚桓六書統谿母悾余見東韻谿母熊忠韻會舉要角次清音博雅誠也字潫傳義若送切趙謙聲音文字通谿貢切誠信之義此續收雙音見平聲。 篆書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六書統

空 洪武正韻苦貢切缺也又空乏也選詩潭影空人心又東董二韻陸法言廣韻又苦紅切丁度集韻窮也歐陽德隆押韻釋疑論語回庶乎屢空又揚子酒誥之篇俄空焉語註九縱反揚注苦貢反又詩節南山不宜空我師注不宜使小人居尊官困窮我之民衆也。揚桓六書統谿母空余見東韻谿母熊忠韻會舉要角次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見平上二聲此轉注缺之也韻會定正字切溪貢溪鞚牽空 篆書 王存乂切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六書統 草書 並張錦溪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倥 洪武正韻苦貢切倥傯困貌顏野王玉篇口貢切倥傯窮困也釋行均龍龕手鑑倥傯上苦貢反下子弄反揚桓六書統谿母倥余見東韻谿母熊忠韻會舉要角次清音字潫傳義苦動切音孔倥傯事多也韻會定正字切溪貢溪鞚牽倥 篆書 六書統

⿰言穹 洪武正韻苦貢切。多言。又詾問也。顏野王玉篇⿰口曲。去鳳切。問罪也。丁度集韻⿰口曲。鞫訊也。通作詾。司馬光類篇去仲切。⿰口曲。又匡王切。揚桓六書統谿母⿰言穹从言穹聲⿰言穹隸⿰口曲或从口曲聲⿰口曲隸熊忠韻會舉要角次清音字潫傳義⿰口曲又丘玉切 篆書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並六書統 隸書 並六書統

⿰身穹 洪武正韻苦貢切。役使也。又作伷。陸法言廣韻伇役。丁度集韻曲躬也。司馬光類篇去仲切。揚桓六書統谿母⿰身穹从身穹聲。⿰身穹隸。熊忠韻會舉要次角清音。韻會定正字切溪供溪鞚牽⿰身穹。 篆書 六書統 隸書 六書統

⿰亻曲 苦貢切。顏野王玉篇去仲切。小貌。丁度集韻一曰寒貌。一曰屈也。遲也。司馬光類篇欺用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俗去仲反。正作伷。韓道昭五音類聚千仲切。揚桓六書統谿母⿰亻曲從人曲聲。熊忠韻會舉要次角清音與⿰身穹同。趙謙聲音文字通作伷俗字。潫傳義居用切。韻會定正字切溪供溪鞚牽伷 篆書 並六書統

⿰火穹 苦貢切。顏野王玉篇丘仲切。盡也。乾也。陸法言廣韻去仲切。火乾物也。釋行均龍龕手鑑去衆反。揚桓六書統谿母⿰火穹余見東韻谿母 篆書 六書統

[艹悾] 苦貢切顧野王玉篇去用切[艹悾]藭也丁度集韻艸名 篆 [艹悾] 六書統
博雅[艹悾]草藺藭楊桓六書統谿母[艹悾]說見腫韻谿母 書

羫 苦貢切顧野王玉篇口弄口江二切羊也丁度集韻腔羊腊亦从肉楊桓六書統谿母羫腔並見陽韻谿母字滲情義古送切又羊腔也通作羫腔
又驅羊切又江韻枯江切 篆 羫 腔 並六書統 書

[爿空] 苦貢切陸法言廣韻穿垣司馬光類篇穿垣謂之[爿空]楊桓六書統谿母[爿空]从爿从空爿即垣也穿之令空也原本[?][爿空]隷字滲情義苦孟切
篆 [爿空] 六書統 書 隷 [爿空] 六書統 書

[扌穹] 苦貢切丁度集韻捺也司馬光類篇去仲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去鳳切捺[扌穹]也楊桓六書統谿母[扌穹]原本[?]捺隷
篆 [扌穹] 六書統 書 隷 [扌穹] 六書統 書

[氵穹] 苦貢切丁度集韻水急貌司馬光類篇去仲切楊桓六書統谿母[氵穹]從水穹聲 篆 [氵穹] 六書統 書

涳 古貢切丁度集韻水直流貌楊桓六書統谿母涳余見東韻谿母 篆 涳 六書統 書

崆 苦貢切丁度集韻崆峒山深貌楊桓六書統谿母崆余見東韻谿母 篆 崆 六書統 書

[糸空] 苦貢切丁度集韻絲屬楊桓六書統谿母从系空聲 篆 [糸空] 六書統 書

[日穹] 苦貢切丁度集韻日乾物司馬光類篇去仲切楊桓六書統谿母从日穹聲 篆 [日穹] 六書統 書

矼 苦貢切韓道昭五音集韻慤實貌莊子德厚信矼字滲情義切同上

竆 苦貢切趙謙聲音文字通谿供切見東韻此轉注役使也作躬倥非又多言又訊問也作詾哅非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十四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修撰臣諸大綬
書寫儒士臣朱軾
圈點監生臣林汝松
臣董沖輅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三十五　一送

夢

夢唐堯 黄光大積善録 蓬人野人一夕夢衣褐被冠章甫而立一古宮室茅茨土階米稼不斷仰而睹之見服袞冕者垂拱于上僕乃稽首拜手拱而立左右曰此堯帝故宮也予來何故僕曰小人生千載之下思見盛德之聖人夢想而至此耳帝乃命曰汝生有道之世學聖人之道曰對聖賢何必見朕僕曰臣自覽載籍以來嘗恨三代而下時君世主治道無及於陛下者不識陛下何修何飾而聖德治功掩冠千古而後王不可及也臣願有請帝曰朕在位七十載為治之道不過稽古任賢耳二典具載汝其不觀乎僕曰臣固知陛下由是而致巍巍之治為有道之主奈何後世庸主不能祖述聖德而作聰明亂舊章區區從事於繁文末節不知為君之大道故其治道無足觀焉此後世言治者所必稱堯舜也帝曰汝之主何如主僕曰臣之主有道之主聰明仁孝勤儉剛斷善於稽古樂於任賢漢唐以來未之有臣之所以願入吉者亦必以是道

帝曰俞往欽哉爾其能以堯事君者也

夢大舜 羅泌路史餘論挾纂異記有張生至蒲關夢舜召之問以何習對曰孔孟問孟何人又誦其書至往于田號天怨慕之語帝曰孟有不知而作之者朕舍天下二千八百年矣秦漢典籍泯其常圖號天怨慕非朕之所行者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朕之泣悲已之不合於父母何軻之不知答傳聖人之意顧如是乎吁而不已指琴而歌之歌曰南風薰薰兮草芊芊妙有之音兮歸清弦蕩蕩之化兮歸自然熙熙兮吾道全薰薰兮思可傳歌訖鼓琴為南風詠發聲頗妙歎南風之德大矣

夢傅說 書商書說命篇王庸作書以告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注高宗恭默思道之心此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間帝賚良弼其念慮所孚精神所依非偶然而得者也 史記殷本紀帝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群臣百吏皆非也於是廼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為胥靡築于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治 張橫渠經學理窟高宗夢傅說先見容貌此事最神夫夢不必須聖人然後夢有理但天神不間人入得處便入也萬頃之陂與污泥之水皆是受天之光但放來平易心使神也若聖人起一欲得靈夢之心則心固已不神矣神又焉有心聖人心不艱難所以神也高宗只是正心思得聖賢是以有感 橫渠曰寤所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言專語氣於五臟之變有取焉耳屏山曰此言常夢其德為多如非常之夢傅說之夢武丁堅牛之夢穆叔橫渠之言欺矣當以東萊之言為解語在左氏傳議 路史發揮太公舟人為胥靡之賢武丁豈不之知而必曰夢帝賚予者武丁雖已知之而天下未之知天下未之知故不得不託之夢然則文王之不得不託之於卜也審矣知武丁之夢為非夢則知文王之卜為非卜矣武丁之夢文王之卜是或一道也 黄光大積善錄予嘗讀書夜分而假寐夢至一石室榜曰傅說予俯而視之有朦叟拔琴而笑曰子之來何異也予曰先生無乃相高宗者乎叟曰然予稽首再拜請曰僕幸得見聖賢於千載之下夕死無憾然願聞夫子所以致高宗之道也叟曰吾何術惟勉君師古從諫耳師古從諫二帝以是而為聖帝三王以是而為聖王高宗所以能為商之賢王者從吾斯言也使不能從斯言吾焉能

致之於有道耶予能以吾言告予之君而予之君又能聽予之言則君亦高宗而予亦傅說叟耳寧有異乎予歸而勉之予實有望於予也

夢周公 論語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黄光大積善錄予嘗請謁歸而晝寢忽午夢謁周公見其俟門者或朱紫或青綸或韋布有頃周公吐哺而出獲精者數人而僕在其列僕因進前而請曰太師聖人也不驕於富貴不間於勢位待士不倦凡造門者皆與進則太師不其勞乎公笑曰見其可見者而已其不可見者何來之有僕又請曰何謂見其可見者公曰有道義之可重有才德之可觀者必見之為其有善之可聞也匪是則見予何以予亦何暇見也僕人請曰太師以聖人之德而輔成王制禮作樂庶事大備刑措四十餘年後之人臣不可及奈何後世人臣欲致君澤民者果無術乎公曰負材器學術而不欺其君者皆可以致君澤民患乎無材器學術耳苟無才器學術而尸大臣之位者雖盡忠亦無補於事剗欺君者也後世人臣所以不及三代之臣者其以此也僕既聞斯二者之命稽首升而退公使命曰子其有志者也凡有欲聞古人之所為者子必以是告夫庶幾士如王公大人不可以無聞而往見人臣而負材器學術者不可有欺君之大言竟恍然而覺茫然而

書自是而後不復夢周公矣資治通鑑唐高祖武德元年李密破宇文化及還其勁卒良馬多死士卒疲病王世充欲乘其弊擊之恐人心不一乃詐稱左軍衛士張永通三夢周公令宣意於世充當勒兵相助擊賊乃為周公立廟每出兵必先祈禱世充令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不即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信妖言皆請戰遂擊密大敗之儒學警悟高宗文武皆言夢孔子亦言夢然孔子特以時無聖人傷已道之不行也曰周公之不可見雖夢寐間尚不見之蓋歎之云爾而或者便謂孔子實欲夢見周公以是疑人前不得說夢爾伊川謂孔子夢周公之事與常人之夢自別則又夢中說夢也予讀東軒筆錄周師厚者為荊湖北路提舉常平八守為夢見公以其姓周也蒲宗孟為湖北察訪因奏師厚昏不曉事致吏民呼為夢見公師厚竟以此罷去此乃是夢中又占其夢耶可以一笑

夢孔子

東漢書鄭玄傳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北齊劉晝撰高才不遇傳論玄曰辰為龍巳為蛇歲至龍蛇賢人嗟玄以讖合之蓋謂此也故宋子京撰文節表詞云霜露下嬰疾龍蛇已長賢未曉撰孔康父挽詞云道盡日針庚午使思萬歲在巳辰年此則汝用也余有二友人皆以貴于乙巳之歲余為哀詞哭之一云典午昔年憂涵周庾成今歲失龍蛇二一云月角月石時司馬年龍蛇行戚鄭公嘆此用玖事敘實事也五代史補周高祖登極改乾祐為廣順是年兗州慕容彥超反高祖親征城將破忽夜夢一人狀貌甚偉異被王者之服謂高祖曰陛下明日當得城及覺天猶未曉高祖私謂徵兆如此可不預備乎於是躬督將士戮力急攻至午而城陷車駕將入有司請由正方門而進遂取別巷轉數曲見一處門牆甚高大問之云夫子廟高祖意豁然謂近臣曰寡人所夢得非夫子乎不然何取路於此也因下馬觀之才升堂睹其聖像一如夢中所見者於是大喜叩首再拜近臣或諫以為天子不合拜異世陪臣高祖曰夫子聖人也百王取則而又夢告寡人得非夫子幽贊所及耶安得不拜仍以廟側數十家為灑掃戶命孔氏襲文宣王者長為本縣令鄉學大成文集宋王沂公父雖不學問而酷好儒士每遇故紙必撥拾滌以香水嘗發願曰願我子孫以文學顯一夕夢宣聖撫其背曰汝敬吾教何其勤歟恨汝已老無可成就當遣曾參來生汝家晚年果得一子乃沂公也因以曾字名之竟以狀元及第官至中書侍郎門下平章事封沂公端陽志李淵言瑞州蒙山銀場界表臨瑞三郡之間俗習競利好爭獄十數里無儒家北人侯提舉欲化其俗使知理法請於士人鄒氏則兄弟聞水口山創書院構大成殿兩正德立門廡備塑像中臺有設學官仍買田養士公餘率僚屬子弟聽講親授肩試問寅忌之以禮興土木為言侯去有白蓮道人請於齋提舉乞改為白蓮堂齋妻喜佛從之將卜日齋夫妻與子同日重病妻沈困中神情恍惚如有人驅至殿庭間見一王者垂旒中坐環侍之人皆冠簪呵曰汝夫妻欲壞吾廟當死且鞭杻械送曹王於是哀泣乞憐有緋衣者勸解而寤覺而歷歷言之齋曰吾欲改文廟此其譴乎急以香幣謝之又數日妻病小愈從夫請文廟祈福及見神像廟宇驗然曰此正吾夢中所見乃如曹王者蒙山土神也緋衣者書院后土神也愈懼許修葺齋病愈完修齋舍仍為置壞春秋二丁自出已俸率吏民致祭申憲司給榜勉勵今為有額書院矣豈非夫子之靈耶君子曰子不語怪神然昔者夫子亦嘗徵夢矣賢哉侯君此念既發天地鬼神臨之佛尚不爭以一鄉之內蓮堂不如其幾今但一書院佛有靈豈肯與吾夫子爭一片之土哉齋君欲改作其如山靈川后之不欲何然能改過了侯君未了之事亦可謂明也已太平廣記黔南軍校姓蹇者不記其初名任使直賁而樂所居鄰宣父廟家每食新必先薦之如是累年咸通二年蠻寇侵境廉使閱兵擇將未獲蹇忽夢一人冠服若王者謂曰吾則仲尼也媿君每傾心於吾吾當助君仍更名宗儒自此富貴矣既覺喜而請行兼請易名是時人盡難之忽聞宗儒請行遂遣之一戰而大破蠻寇餘孽皆遁黔帥表其功授朗州刺史秩滿請京師累遷司農卿賜賚優多數年卒官黃光大積善錄予每讀聖人之書而不明乎道其去童蒙也幾希而嘗患之於是齋戒而禱于聖人忽一夕夢遊於魯國見其國人冠儒冠服儒服皆儒者也與之言通古今辨邪正皆明道也予時過闕里遊杏壇乃見互鄉童子往見孔子僕因是而得見孔子孔子曰爾來何為也僕具告以嘗患學不明道故禱而願見聖人斯明乎道矣孔子曰噫乃命顏子教以德行命子路教以政事命子貢教以言語命子夏教以文學予謝不敏不足以承教因使請益於子夏曰讀書自何而可以明道子夏曰讀書欲明道自思無邪始思無邪則心正心正則通明矣學者苟知讀書而不知思無邪則未有不畔聖人之道者桀紂非不學學而不知思無邪故不明為君之道管蔡非不學學而不知思無邪故不明為臣之道管仲非不學學而不知思無邪故有三歸反坫之失子產非不學學而不知思無邪故有鑄刑書之失春秋列國之賢君賢大夫好學者多矣然而罕有無過行者

蓋知爲學而不如其思無邪故也予聞斯語矣然後知古人學而明道者皆本於思無邪後之人學而不明道者誠不得其思無邪之說之爲明道之本也且夫楊朱墨翟商鞅韓非之徒謂之不學不可然皆生於畔聖人之道者亦由學而不知思無邪者予既得是語而知所以明聖人之道且有以救終身之失其亦庶幾無愧於讀聖人之書也㧊亂新語予嘗夢至一處殿宇甚嚴有五人坐其中皆具王者衣冠予瞻仰甚久因問傍中之人此皆何人答云中坐者孔子左先聖右湯武也坐皆並肩而孔子差高予因三嘆古之聖人皆如此堂堂邪時紹興十四年甲子六月二十四日夜也夢中頗訝孔子坐中間既悟而思之遂得其說予嘗作孔子論二篇二篇爲此故也

夢孟子

黃元大積善錄予嘗觀孟子之教諸侯以王道而先使民雞豚狗彘之畜百畝之田無失其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不飢不寒然後申庠序之教修孝悌之義以爲王道之本乃知孟子之書以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得其切要也宜乎趙岐稱七篇之義包羅天地揆敘萬事且以亞聖人才許之誠哉言也予因是而怪今之士讀孔孟之書而仕者嘗不知爲政之道而敗事殃民慨然而嘆曲肱而枕之恍然而夢見孟子從者數百人後車數十乘自齊而之梁

予乃拜于車下而請曰僕嘗恠士如爲學而不能爲政者其故何也孟子曰夫知爲學而不能爲政者識字農夫耳何爲學之有知爲政而不知愛國愛民者夷狄禽獸耳何爲政之有若人者名教之罪人也亦仕路之楊墨也子奚不闢之乎予曰僕之學不如夫子僕之德不如夫子僕之才不如夫子雖辭而闢之然安能如夫子之闢楊墨而使必不害教者哉孟子曰善哉子之言吾將有以教子矣子將見斯人而語之曰孔門諸高弟若由之果賜之達求之藝聖人皆許以從政子游之爲武城宰仲弓之可使南面聖人亦許之然則古之人未有學而不能仕者何謂今之學而仕者不知爲政之道也噫今之士學而不能爲政者得非用心專於爲學而忽於爲政耶亦豈學而無所得耶不然則徒知泥紙上語而不知所謂杜而欲行之之理也故政事常疎而爲過也小苟知爲政而不知體國愛民者得非爲己重而愛物輕耶亦豈所謂知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耶不然則小人之學也故嘗爲利而不以仁義事其君而爲過也大夫是二者古今之通患然古人有是過者常少而後之人常多後之人所以多是過者亦猶上下相師成風而不相規以正故漸爲小人之俗而不恥不羞是以皆得罪於名教而甘心爲夷狄禽獸者也然則誠有志於學古入官者宜其然哉子無恵矣

夢伯有

左傳昭七年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

夢韓非

竹風字 補侍兒小名錄孫緯韓非靈語貴李中書曰建元年六月余家婢碎邪夜眠如夢磬語斗黃云忽有一老翁著黃練中身短衣長甚自矜厲瞋目切齒曰吾是刑名先生韓非弟子李充日習吾業綜習吾書

夢廉頗

曾慥類說壽春眉者夢人自稱廉頗曰可於屋東掘地取吾寶劍當令汝富如其言果得之餘年遂富後泄其事於是失劍

夢畫秦皇

南史侯景傳簡文募人出燒東宮臺殿遂盡所聚圖籍數百廚一皆煨燼先是簡文夢有人畫作秦始皇云此人復焚書至是而驗

夢高祖

漢武故事上自封禪後夢高祖坐明堂群臣亦夢於是祀高祖於明堂

夢鄧禹

梁溪漫志范欽夫內翰之母夢鄧禹來而生欽夫故名祖禹

夢賈逵王陵

續後漢書司馬懿大尉傳王陵見懿

威詐曰盛孫廢曹芳立楚王彪因懿會懿知其謀夏四月自帥中軍汎舟而沿流九日到甘城陵計無所出乃迎于武丘面縛水次以陵歸雒陽至項陵仰鴆死收其餘黨皆夷三族并殺彪悉錄魏諸王公置于鄴命有司監察不得交關六月懿寢疾夢賈逵王陵爲祟甚惡之秋八月戊寅卒于洛陽

夢班固

夷堅志乾道六冬冬呂德卿偕其友王季夷嵎魏子正汞如上官公祿〻往臨安觀南郊舍于黃氏客邸王魏俱夢一人着漢衣冠通名曰班固既相見賀問西漢史疑難臨去云明日暫過家間少款可乎覺而莫能曉各道夢中事大抵略同適是日案閱五輅四人同出嘉會門外茶肆中坐見幅紙用緋貼尾云今晚講說漢書相與笑曰班孟堅豈非在此耶旋還到省門皆覺微餒就入一食店視其牌則班家四色包子也且笑且歎因信一憩息一飲饌之微亦顯於夢寐萬事豈不前定乎

夢曹子建

有宦龜鑑韓仲卿〻日夢一烏幘少年風姿磊落神仙人也拜求仲卿言其有文集在建鄴幸氏家公當名出一時盲爲我討是文而序之乎俾我亦陰報爾仲卿諾之去後四日我曹植子建也仲卿既寤檢鄴中書得子建集分爲十卷異而序之

夢諸葛恪

續後漢書孫峻傳峻既殊

諸葛恪後因入米嫁營據御軍整齊咬惡之稱心痛去後夢為諸葛恪所擊恐懼發病死**夢馮侍中**瀝水燕譚錄馮當世少孫寓武昌縱飲不羈一日外醉卧郊外溪邊有漁者舡舟因眠夢有人叱之曰馮侍中在此安得不避漁者驚起步月二人衣冠熟寢草間詢之如為馮也即拜曰秀才他日貴顯幸勿忘具以夢告因請卧舟中以避風露馮嗟呈說與共載入郡其後馮貴使訪漁舟不復見**夢苻堅**晉書載記姚萇如長安至于新支堡疾篤輿疾而進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夢沈傳師**唐繪實錄字子美少與沈傳師善傳師前死嘗夢云君何不休矣既寤而祭諸寢後夢曰事已爾止奈何**夢魯徽**晉書劉聰載記趙染殺魯徽後寇北地夢徽大怒引弓射之染驚悸悟旦將攻城中弩而死**夢梅玄龍**續搜神記桓字明期居豫章時梅玄龍為太守先以病亡暫往扇之語玄龍云吾昨夜忽夢見君為卒衣來迎我經數日復夢如先云二十八日當拜二十七日桓忽中惡就玄

龍索麝香玄龍聞令作此具二十七日桓亡二十八日玄龍卒**夢宣威**趙書後趙宣城卒五年石虎夢見威涕泗屬其子奮曰非心應所遠也通夢之言信而有徵奮今何在左右對曰為趙郡守於是即擢拜廷尉為太常才力不及父因威夢而登列卿也**夢侯子瑜**敦煌錄涼文王張駿夢一人鬚眉皓白自稱子瑜曰地上之事付汝地下之事付我王寤聞之有侯子瑜先死傳其曾孫亮以為郡建令**夢謝靈運**宋江少虞類苑江南邊鎬初生其父忽夢謝靈運持刺來謁自稱前永嘉守脩髯秀彩骨清神竦所披衣巾輕若煙霧曰欲託君為父子頃寄浙西飛來峯翁譯金剛經然其經流分中有未合佛旨處顧寄君家刊正無他祝慎勿以以筆塵敗我及七歲祝我出家為真僧以畢前經夢記鎬生眉貌高古類夢中者父愛之小字康巢成童聰敏好文字畫若夙稱堅求出家其親不育以筆迫之初不能食後亦稍稍及冠翹秀娶姻者衆嬰親強而娶焉後嗣主璟愛其博雅累用之然而柔懦寡斷唯好釋氏初從軍平建州凡所克捷唯務全活建人德之號為邊羅漢及克湘潭鎬為統軍諸將欲縱掠獨鎬不允軍入其城巷不改市潭人益嘉之謂之邊菩薩及帥於潭政出

多門絕無威斷惟事僧佛楚人失望謂之邊和尚**夢劉仁贍**南唐書義死傳劉仁贍出鎮壽州周師圍之堅守不可下及卒世宗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為多乃拜仁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贍不能受而卒遣使弔祭喪事官給追封彭城郡王元宗聞仁贍卒哭之慟又贈大師焚其誥曰亮兮有知鑒周忠勤歆吾命郡夜夢仁贍拜庭下若受命然**夢曹武**南史曹武雖武士頗有知人鑒梁武及崔慧景之在襄陽于時崔方貴盛武性儉嗇無所餉遺獨饋梁武謂曰卿必大貴我當不及見今以弱子相託每密送錢物并好馬時帝在戎多乏就武換借累當不得遂至十七萬及帝即位忘其惠天監二年帝忽夢如田塍下行兩邊水深無底夢中甚懼忽見武來負武帝得過曰卿今為天下主乃偏忘我顧託之言耶我兒飢寒無衣昔所換十七萬可還其市宅帝覺即使主書送錢還之使用市宅**夢賀岳**北史賀岳傳陳悅自殺岳後精神恍惚不復如常恒言我睡即夢岳語我兄欲何處去隨逐我不相置因此彌不自安而致敗滅**夢嵇侍中**元史趙松雪延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彰德朱長孺

道邦人之意求書晉嵇侍中之廟六字余每歎其忠節不辭而書之運筆如飛若有神助是夜京口石氏贅婿于書室中夢一丈夫晉衣冠逆首玄衣流血被面謂氏贅曰我嵇侍中也今日趙子昂為余書廟額故來謝之氏贅既覺猶汗血亦異事也**夢王子樹**北史魏咸陽王子樹死舍人李昭奉使秦州至瀧關驛夜夢樹云我已圻天常侍卿至隴終不相放昭覺惡之及至隴口為賀拔岳所殺**夢石虎**容齋筆記慕容儁夢石虎嚙其臂命發其墓剖棺出尸蹋而罵之使陽約數其淫酷之罪鞭之棄于漳水**夢章昭達**南史章昭達傳初文帝嘗夢昭達升台鉉及旦以夢告之天嘉四年授開府儀同三司至是侍宴酒酣顧昭達曰卿憶夢不何以償夢昭達對曰當效犬馬之用以盡臣節自餘無以奉償**夢煬帝**大業拾遺武德四年東都平後觀文殿寶廚新書凡八十許卷將載還京師上官魏夢見煬帝大嗔云何因輒將我書向京師于時太府卿宋遵貴監運東都攄度乃於陝州下書著大船中欲載往京師於河值風覆沒一卷無遺魏上官又復夢見帝甚喜悅云我已得書竟帝平昔之日愛惜書史雖積如山丘然一字不許外出及崩亡之後神道

允懷愛佐按實厨新書並大業所秘之書也

夢魏徵 南郡新書魏徵疾亟文皇夢與徵別兢寤流涕是夕徵卒故御製碑文云昔殷宗得良弼於夢中朕今失賢臣於覺後

夢李白 宋史郭祥正傳祥正太平當塗人母夢李白而生少有詩聲梅堯臣見而歎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

夢牛僧孺 宋史劉沆傳沆所居北山曰後隆山山有牛僧孺讀書堂即故基築臺曰聰明臺沆母夜夢衣冠丈夫曰牛相公來已而有娠遂生沆及長倜儻任氣舉進士不中自稱退士不復出父力勉之

夢顏杲卿 家齋筆記顏杲卿陷賊初破懸首於右金吾街樹有狄溱者哀其髮收瘞明皇俄見夢云溱拜庚兵多為少明皇哭而設祭焉

夢虞世南 舊唐書虞世南傳世南卒後數歲太宗夜夢見之有若平生翌日下制曰禮部尚書永興文懿公虞世南德行淳備文為辭宗夙夜盡心志在忠益奄從物化倏移歲序昨因夜夢忽覩其人兼進讜言有如平生之日追懷遺美良增悲歎宜資冥助申朕思舊之情可於其家為設五百僧齋并為造天尊像一區又勑圖其形於凌煙閣

夢見戴冑 太平廣記戴冑素與

汴州別駕沈裕善冑以唐貞觀七年死至八年八月裕在州夢其身行於京師義寧坊西南街忽見冑著故弊衣顏容悲頓見裕悲喜問公生平修福今者何為答曰吾昔誤奏殺人吾死後他人殺羊祭我由此二事辨答辛苦不可具言今亦勢了矣因謂裕曰吾平生與君善今竟不能進君官位深恨于懷君今自得五品文書已過天曹相助欣慶故以相報言畢而寤向人說之冀夢有徵其年冬裕入京參選有銅罰不得官又向人說所夢無驗九年春裕將歸江南行至徐州奉格書授裕五品為婺州治中

夢薛收 舊唐書薛收傳收卒後太宗嘗夢收如平生因勑有司特賜其家粟帛

夢謁劉允 潮州府志宋劉允同鄉人李正甫夢謁允見丈卒迎門云來迎新君其鄰婦亦居巷陌聞幡幢寶蓋飛揚雜沓頃之允冉冉從導者而去覺起聞允訃

夢杜牧之 夷堅志黃州赤壁竹樓雪堂諸勝境以周公瑾王元之蘇公遺蹟之故名聞四海紹興戊午郡守韓之美通判時衎之各賦齊安百詠欲刊之郡齋韓夢兩君子自言為杜牧之及元之云二君所賦多是蘇子瞻故實如吾昔臨郡時可紀固不少何為不得預幸取吾二集觀之采其中所傳廣為篇詠則盡善矣韓夢覺且愧且懼方欲取樊川小畜二集益為二百詠會將受代不暇作遂并前百詠皆不敢刊

夢杜甫 宋史狄棐傳棐子遵度篤志於學每讀書意有所得即仰屋瞪視尤嗜杜甫詩嘗讚其集一夕夢見甫為誦世所未見詩及覺纔記十餘字遵度足成之為佳城篇後數月卒

夢張一翁 夷堅志浮梁西鄉新安寺僧允機姓凡氏其名已見丈丁中生於宣和乙亥年十八九即為僧天資警慧又絕輩澗其師工贊工意從事于此伏餘室縣已及同里張一大夫足其子後州使君壽朋吾大夫之後憑夢告之曰師既出家又能蘇素顧常堅此志使甲子一周則我後來自是誠心愈確凡所得賂謝皆悉以供修繕公費殿宇藏院為之一新淳熙戊戌年六十矣正旦日鄉人來相慶賀土俗例具酒殽延客機亦辦置於方丈中客至即留遂飲酒食肉弟子海瀛在傍驚白曰和尚持戒四十年何故一旦破禁笑曰汝不記我須時所夢張一翁之語乎今甲子周矣瀛不敢言山下民交生妄與寺爭訟瀛也不得直愧且憤懷斧於要欲戕機機方焚香伽藍堂遽其人叫呼求救凌蒼黃之際拔斧不出至戕機歸遂悒悒如病聰明日衰辛丑歲壽朋下世機夢之曰從此去四年與我相會於某處至乙巳之春壽朋之子子理入臨安夢其來曰如府喚我子理猶訶之曰顛顛癡癡莫要浪說

日後接家信云機死矣距前夢四年

夢蘇翰林 春渚紀聞雪川莫蒙養正崇寧間過余吉夜夢行西湖上見一人野服髽髻撅然而長參從數人軒軒然常在人前路人或指之而言曰此蘇翰林也養正少識之亟趁前拜且致恭曰家自為兒時誦先生之文願執巾侍不可得也不知先生厭世僊去今何所領而參從如是也先生顧視久之曰是太學生莫蒙否養正對之曰然先生頷之曰某今為紫府押衙語訖而覺後偶得先生嶺外手書一紙云夜登合江樓夢韓魏公騎鶴相過云受命與公同北歸中原當不久也已而果然小說載魏公為紫府真人則養正之夢不誣矣

夢韓魏公 曾慥類說夜夢登合江樓月色如水韓魏公跨鶴來曰被命同領劇曹故來相報他日北歸中原當不久也

夢王平甫 高似孫緯略曾鞏夢與王平甫會因弔之平甫笑不止傍一人曰平甫已列僊官矣非塵世比也如馬周為素雪宮僊官李賀作白瑤宮記陶弘景為蓬萊都水監固有此事也平甫女名茂者有石刻曰曾子固嘗作夢記以述其事子固之文不復見也

夢朱晦翁 螢雪叢說余文起主泮相潭嘗宿嶽麓書院夢見朱晦翁與張南軒同在郡庠作意主盟道學忽伊川橫渠先生從外來云欲不須如此迂道

理常使得何恤乎人言。須臾聞東廂有人誦中庸大學二篇。覺來雞唱。遂想二公衛道如此之切。

夢洪粹中

夷堅志。樂平士人洪粹中。為人俊爽秀發。狀好以諧言立譏議。嘗作山居賦。純用俗語。嬉嬲譏凡里巷俚失無不備記。嘗畫一鄉之事。獨與狀凡樸夫善。政和八年登第。未得祿而卒。無子。凡喪葬之費。皆出於樸。後數年。樸與賢者桑君禮夜坐。桑先寢。樸忽起與人相揖。使延坐交語。家人竊聽之。粹中聲也。嘆然曰。恩君如作。願一見。道舊謝遂死之恩。而廉主門。皆為關者所阻。今隨令兄乞承事。身周原來乞承事葬處也。故衛人。念臨終時。非吾兄高義。行骨委溝壑矣。始死了不自覺。但見史卒來云。迎赴官。即隨以往。今在冥中判一局。絕復游無事。將著境界。累請冥漢悠人。雖為官百年。不若居人間一日也。冥史與我言。主嘗為大官。正坐一書。妄說人過。故一切折除。今悔之無及矣。主時所為文一編。在十二郎處。煩兄明旦來具來起住取之。祇在梁箱中皆子上。樸恍惚聞。不憶其已死。嘆人懸恭。遂不見。將燈火非臥。無復光。惜桑驚問之始悟。明日往十二郎家。傳其書。粹中夙與妻不睦。後再適桑氏。亦時時來附拾桑生語之曰。平生聞洪粹中博學。若果是。可捕周禮。即應聲高讀。首尾不差一字。十二郎其姪也。

夢曾鞏

盱江前志。呂灌國測幽記。南豐曾鞏少有俊聲。天聖二年宋郊榜及第。三任終吉州軍事推官。娶金谿吳氏。有心病。母恩之。嘗鞏過省。其在家。為母桑逐。鞏還不能止也。治平初。鞏弟叔卿監虔州稅。忽夢鞏過暍。而從人雖衆。皆如世所畫鬼卒。叔卿升廷而問之。鞏曰。數年不得出。正為理對吳氏冤想耳。吾昔不欲違母命。遂坐幽情。且世間欺心事。豈可為乎。叔卿曰。今當如何。曰。事已明。非我本心。但久以辨爭辛苦耳。今受命管轄五百妻鬼。言已。指堂下從人。謂叔卿曰。汝以此革為宜。何力以治之乎。又探懷中得天符示之。叔卿讀其文。曰。曾鞏當為翰林學士。壽八十一。今以幽情弃妻。例減奪可吉州推官。嗣然良久。上為去。史回顧叔卿曰。欺心事慎勿為。吾為汝將來鑒戒也。

夢馮京

宋史馮京傳。京知成都府。神宗召知樞密院。京以疾未至。帝中夕半左右語曰。適夢馮京入朝。甚慰人意。乃賜京詔。有渴想儀刑不忘。夢寐之語。及入見首以所夢告焉。

夢朱夷行

會稽志。石道叟公敏。鄉里名士。有朱夷行丰言。歿於東都。朱之兄通直。丁守達下闕。計喪質產。近其喪不足。則貸祀閭里。不辦方憂。不知所為。而道叟已送柩在門矣。先是道叟為太學諸生。夷行病疾。遂客無親黨在都。道叟獨稍賢。為治疾。既不起。則空其囊為具棺斂。買舟載之歸。初道叟未四十時眼疾。至是身行過大熱。疾遂劇。幾便明。夜夢夷行如平生。曰。疾奈何。有爾未先生稟其狀如神。覺而異之。明日至京口岸濱。有二人者自相語曰。爾未何義也。公憶昨夢。即叩之。其人曰。前小街中有賣爾朱先生服藥者。不知所謂。聊復論之耳。道叟乃相與訪求之。不百步。已至其處。叩門求藥。出百許貼。皆細如芥子。問其直。曰。貼須三錢。爾因盡買之。服未一頃。視人如著水舟行。至東則視物已清明。後初矣。其後年八十。手自校書燈下。作牛尾小字。如年少書生。豈實服藥道叟耶。與初以特奏名第一人。賜同進士出身。仕至大宗正司主管宗室財用云。

夢何僕射

太平廣記。何致雍者。貴人之子也。幼而爽俊。好學。嘗從叔父泊舟皖口。其叔夜夢一人若官吏來。為從數僕來往岸側。偏閱舟船人物之數。復一人自後呼曰。何僕射在此。勿驚之。對曰。諾。不敢驚。既寤。偏訪隣舟之人。今皆無姓何者。乃移舟入深浦中。翌日大風濤。所泊之舟皆沒。唯何氏存。叔父謂致雍曰。我家世貧賤。吾復老矣。何僕射必汝也。善自愛。致雍後從如湖南。為節度判官。會楚王殷自稱尊號。以致雍為戶部侍郎翰林學士。致雍自謂當作相。而居師長之任。後楚王希範嗣立。復去帝號。以致雍為節度判官。校僕射。竟卒於任。

夢天子

金樓子雜記下。孔靜居山陰。宋武微時。以靜東豪。故往候之。靜時晝寢。夢人指曰。天子在門。覺。即遣人出看。而帝亦適至。夷堅志。清泰中。晉高祖潛龍於并部也。嘗一日從容謂賓佐云。近因晝寢。忽夢若頃年在洛京時。與天子連鑣於路。過舊第。天子請某入其第。某遜請者數四。不得已即促轡而入。至廳事下。為揖。自作階。西向而坐。天子已馳車而去矣。其夢如此。群僚莫敢有所荅。是年冬果有鼎革之事。錢塘遺事。度宗入宮。將冊為皇太子。理宗忽夢有告之曰。此十年太平天子也。

夢立太子

左傳。昭公七年。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昭公二十五年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夢太子欒即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太子欒即位。冊府元龜：南燕慕容德，初，迎其兄子超于長安，及是而至。德夜夢其父曰：汝既無子，何不早立超爲太子？不爾，惡人生心。寤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勅，觀此夢意，吾將死矣。乃下書以超爲皇太子，大赦境內，子爲父後者人爵二級。其月死。新唐書恭懿太子佋傳：佋夢之夕，帝及后夢佋辭決，流涕去。帝輟朝，贈太子。

夢見王者 夷堅志：南城士人利縺，字處厚，紹熙癸丑歲爲南豐嚴氏館客。夢入宮庭，望殿上王者赭袍玉帶。客觀甚少，一金紫人導之升殿，自言姓顏。覺而喜，爲吉夢。試數近時朝士顏氏之達者，彧聖尚書已逝，曹子侍郎又久外，且老矣，無他顏可厭抗。而少年之主，莫敢測言。但意其兆應尚遠，姑大書顏字於壁間，不以告人。至慶元丙辰，禮部奏名，其程文乃在著作郎顏棫所考房中。是年適無廷對，而集英引見，楊第，蓋主上臨軒也。宋史楊礪傳：端拱初，真宗在襄邸，礪遷庫部員外郎，充記室參軍。初，周廣順初，世宗節制澶州，礪贄文見之，館於數日。世宗入朝，礪庚僧舍。夢古衣冠者曰：汝能從乎？礪隨往，睹宮衛若非人間，殿上王者秉珪南向，總三十餘。礪升謁之，最上者前有按，置簿，錄人姓名，礪見己名居首，因請示休咎。王者曰：我非汝師，指一人曰：此來和天尊，異日汝主也。當問之。其人笑曰：此去四十年，汝功成，子名亦顯矣。礪再拜謁而志之。礪初名勵，稽作礪，遂改之。至是受命揖見藩府，歸謂子曰：吾見襄王儀貌，即所夢來和天尊也。

夢任城王 太平御覽：後魏書：元熙於任城王澄薨前，夢有人告之曰：任城當死，死後二百日外，君亦不免。若其不信，試看任城家。熙夢中顧瞻任城第舍，四面牆崩，無遺堵，熙惡之。覺而告所親。及熙之死，果如所夢。

夢北平王 南唐馮仁裕列傳：仁裕母方娠，夢傳呼北平王來歸。及生，時紫氣滿庭。數歲，學兵法，通解若素習。

夢列土王 五代史補：高季興爲梁太祖牌將，出爲郢州防禦使。時荊南成汭征鄂州不利而卒，太祖分季興爲荊南留後。到未幾，會土豪雷彥恭作亂，季興破之，遂以功授荊南節鉞。唐莊宗定天下，季

興首入覲，因拜中書令，封南平王。初，季興嘗從梁太祖出征，引軍早發，至逆旅，未曉，有嫗秉燭迎門，其禮甚厚。季興疑而問之，對曰：妾適夢有人叩關，呼曰：速起，速起，有列土王來。及起，盥漱畢，秉燭開門，而君子僉至，得非所謂王者耶？所以不敢褻慢耳。季興喜，及到荊南，竟封王。

夢吳越王 古今事通：洪邁論高宗謚號孝宗云：太上時，有老中官云：太上臨生，徽宗夢吳越王引衣云：我好來朝，便留住我，須還我山河，我教第三子來。指徽也。邁記父皓在北，買一妾，東平人，偕其母來。母曾在明節后閣，言顯仁太上母也，夢金甲人自稱錢武肅王，寤而生太上。錢年八十一，太上亦八十一，亦不偶然也。

夢光王 太平廣記：太子賓客盧貞，有猶子曾爲桑門，沙汰歸俗，會昌中，廕補光王府參軍。一日，夢前師至而問訊。盧則告早宦屑屑，常思落髮，再披緇褐。師曰：汝誠有是志，象教興復非晚也。語未竟，俄四面見日月千衆萬騎，喧言迎光王即皇帝位。未幾，武宗崩，宣宗果即帝位。

夢端王 趙希僧會心錄：欽聖方正位中宮，擁有賢譽，嘗因産厄，遂告上乞免臨幸。左右嬪御多被汲引。一夕夜分，忽見列炬熒然，上下傳呼曰：車駕至矣。后起迎拜，從容告上曰：陛下豈偶忘妾前所請耶？上曰：不然，偶有一事，故來。吉之少定，屏去左右，密謂后曰：吾適夢端兄（藏本）擁吾位以坐，是何祥也？時哲宗已位儲極，故上以爲疑。后對曰：陛下每撫惜之，故有此夢，亦偶然耳，不足怪也，亦不必言也。上默然而歸。哲宗登遐，皇嗣未立，欽聖稱制，因憶上語，遂定議以端王繼大統，是爲徽宗。始初清明，勤於政理，有小仁宗之譽。中外交賀，未幾，賢否雜進，頗有導之奢縱者。后聞之，責曰：吾作趙家新婦，不了事矣。

夢襄公祖 左傳昭公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遂啓疆來召公。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以夢見襄公祖，祭道神，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

夢康叔 史記衛世家：襄公有賤妾，幸之，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衛，名而子曰元。妾怪，問孔成子。成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乃立元爲嗣，是爲靈公。

夢啓北首 左傳：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未有立焉。公卒，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盧門，宋東門也。北首，死象。在門外，大國之象也。己爲烏而集於上，咮加於南門。

尾加於桐門，桐門，北門。曰：余夢美，必立主。待。

夢誅曹爽 續後漢書：曹爽傳：曹爽未誅，先是夢二虎銜雷公，若二升杌置庭中，爽惡之，以問靈臺丞馬訓。訓曰：憂兵。訓退，告其妻曰：爽以兵亡，不出旬日。九年冬，安定皇甫謐夢至雒陽，自廟出，見車騎甚眾，以物呈廟，云：誅大將軍曹爽。

夢殺侯景 南史：陳本紀：高祖武皇帝諱霸先，初討侯景，進次大雷，軍人杜稜夢雷池君周何神自稱征討大將軍，乘赤舫，陳甲仗，據下征侯景，須史使還，云：已殺景竟。

夢殺李輔國 杜陽雜編：李輔國恣橫無君。上切齒久矣，因寢，夢登樓，見高力士領兵數百，鐵騎以戟刺輔國首，流血灑地，前後歌呼，自北而去。遣謁者問其故，力士曰：明皇之令也。上覺，亦不敢言。輔國尋為盜所殺。方以夢語於左右。

夢別陳無己 春渚紀聞：建中靖國元年，陳無己以正字入館，未幾得疾，樓异世可為登封令，夜夢無己見別，行李匆遽，樓問是行何之，曰：暫往杏園。東坡、少游諸人在彼，已久。樓起視事，而得參寥子報，云無己逝矣。

夢劉豫將廢 夷堅志：紹興三年，劉彥脩（子羽）知興元府，往謁靈顯王廟，欲知秋冬間邊事寧否，夜夢入廟中，神名其廢劉如所欲，吉扣之。神曰：方請于帝，吾亦未知。臨出門，使婦人持一桮示之，曰：賀廢劉，視其物，唯豬肺一具，石榴一顆，覺而竊書，如劉豫且廢矣。又四歲，豫果滅。

夢秦檜將敗 宋名臣言行錄：馬仲，靖康中為監察御史，虜主抨呂唱義入議，狀乞立趙氏，以秦檜為中丞，不答。公與同僚合辭力請，檜不得已，始書名。公逢人疾馳以達虜，故秦氏所藏猶云檜等也。公死，檜還自虜，揚吉已功，盡取富貴，公之子孫，屏自閩中，有場何坑，待其元稾，累欲上之，而其子止之，云：秦之凶焰其可犯耶。紹興乙亥春，坑忽夢公衣冠如平生，云：秦氏將敗，趣使往陳之。坑即將其稾，以叶闕，檜大怒，誣以他罪，下坑大理，寘嶺外，未幾，檜果殂，詔復坑官，公之忠績遂得剖白。

夢郭伯猷死 太平御覽：續搜神記：會稽謝奉與永嘉太守郭伯猷善，謝忽夢郭與人於浙江上爭樗蒱錢，為水神所責，墮水死，已營理郭凶事。既覺，使往郭，許共圍棊，良久，謝云：卿知吾來意不？因說所夢，郭聞之，悵然，云：信與人爭，如卿所夢，何期太的的也。須臾如廁，便倒氣絕，謝斷理之，如所夢。

夢謀亡曹 左傳：宋人圍曹，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社宮，社也）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強，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強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強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強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梁國下邑縣西南有黍丘亭）宋公將還，褚師子肥殿。（子肥，宋大夫）曹人詬之，不行。（故子不行，殿兵止也）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強以歸，殺之。（終曹之夢）

夢中原盡平 南史：朱异傳：初，武帝夢中原盡平，舉朝稱慶。旦悅，以語异，曰：吾生平少夢，夢必有實。异曰：此宇內方一之徵。及侯景降，帝感前夢，遂納之。

夢恢復中原 齋蔡鈔李氏雜記云：乾道末，孝宗夢人書云：欲恢復中原，非王淮不可。於是李海方再入為少常，遂除正字，歷內外制，不二年而執政，則至丘揆，凡在二府十有四年，一朝大臣所未有也。余觀王魯公行狀，其初紹興二十八年，自家院編修遷校書郎，未嘗除正字，及居諫省，以憂去，乾道三年，自福建轉運再入祕書，為少監，出守江州。八年，自浙西提點刑獄，三入朝，為太常少卿，恭內外制，由西掖遷學士，淳熙二年冬，拜樞密，遂秉政，蓋自少常執政，亦涉四年，且非再入，記錄易訛如此。晏彥發議：張全真參政，謚謂高宗有不盡用之歎，閱十五年，王淮時在陳緼，上指以事，輔以形，視肖公，歎賞莫及，後以語翠陵淮卒，正鼎厚既以賦形偶類，簡思陵之如，後緣夢寤致翠陵注倚之重，果若前二說，天意可數過耶。

夢語國祚 東漢書：公孫述傳：述夢有人語之曰：八ム子系，十二為期。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二乎。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為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孫帝。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為天子，號成家。

夢洛中當敗 晉書：戴洋傳：陳敏為右將軍，堂邑令孫混見而美之。洋曰：敏當作賊族滅，何足顧也。未幾，敏果反，而誅馬初混欲迎其家累，洋曰：此地當敗，得臘不得正，豈可移家於賊中乎。混便止。歲末，敏弟昶攻堂邑，混遂以單身走免，其後都水馬武舉洋為都水令史，洋請急還鄉，將赴洛，夢神人謂之曰：洛中當敗，人盡南渡，後五年，揚州必有天子。洋信之，遂不去，既而皆如其夢。

夢溫州將亂 太平廣記：上元初，賓盧榮為溫州別駕，卒，榮之妻即金河公主女也，公主嘗下嫁碎葉，碎葉內屬，其王卒，公主歸朝，榮出佐溫州，公主隨在州，數年，賓應初臨

海山賊來兎攻下台州公主女使夢一人披髮流血謂已曰溫州將亂宜速去之不然必將受禍及覺訊其事公主云夢想顛倒復何足信須臾而寤女又見夢見榮謂曰適披髮者即是丈人令為陰將浙東將敗欲使妻子去耳宜速承之無徒戀財物女又白公主訊之時江東未賓唯溫州米賤公主令人致吳綾數十匹故戀而不去他日女夢其父云浙東八州袁晁所陷汝母不早去必罹艱辛言之且泣公主乃移居括州括州陷輕身走出竟如夢中所言也

夢訟弗勝

左傳襄公三年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厲公獻子所殺也公以戈擊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皐他日梗陽晉邑也在太原皐巫名也素未見之見諸道與之言同巫亦夢見獻子與厲公訟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

夢博不勝

有官龜鑑武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以問宰相眾莫敢對狄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外國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於市踰月不及千人盧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盧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以三思為後且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帳中召見仁傑語廬陵王事仁傑情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傑曰太子歸未有知者后然之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說初李昭德數請還太子而后意不還惟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為言后雖忮忍不能無感故卒復唐嗣

夢祖宗

西漢書韋賢傳匡衡為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詔問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

夢先君

藝文類聚呂氏春秋曰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糝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回攫其甑中而飯之食熟謁孔子而進之孔子曰今者夢見先君食絜欲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炱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閣米新錄太平州通判葉仁嘗集諸經呪十餘本印施于水陸會中以為薦福之助一日有作水陸佛事而忘請經呪者是夜夢其先云汝雖至誠而不請葉通判經呪無益也其家感之再設冥陽之齋僅請經呪且告以夢葉

乃以板杷于僧房

夢亡兄

春渚紀聞建安黃正之之兄行之各寄桐廬方臘之亂為賊所害賊平正之素奉天師道即集道侶與已入啟建黃籙道場追薦殺賊之眾俱有報應而正之特夢其兄告之曰我以爲賊不屈而死上帝見賞已補仙職矣汝無憂也凡世人至忠至孝及貞廉之士與夫有一善可錄者死有所補授如花木之神井泉之監不可不知也

夢先師

太平御覽周盤字伯堅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奧既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其月望日無病忽終太平廣記太子賓客盧尚書貞猶子為僧會昌中沙汰僧徒還歸家以蔭補光王府參軍一夕夢為僧時所奉師來慰問其出處再三告以佛氏淪破已無所歸令為一官徒這旦夕期再落頂上髮方畢志願且泣且訴之良久曰若我志果遂與佛法語未竟見八面屯兵十衆為騎旌旗日月衣裳錦繡儀衛四合真天子大駕軍中人喧喧言迎光王部伍行列以次前去盧方驚愕不能測遂驚覺竟悸流汗久之方能言卒不敢洩於人無幾宣宗自光邸踐祚錄王府屬吏盧以例不拘常調格遷叙自是稍稍興起釋教寺宇僧尼如舊制一與夢中語盧校夢中所謂本師蓋參軍事府主近師弟子故以為冥兆豈神之意以是儆而顯乎

夢中見父

聶田祖異志太廟齋郎劉初少失其父道濟於孫璧狀元下及第授襄州襄陽縣尉追盜漢江上水溺而死劉母僑居京師三十餘年常恚不識其父偶國家澤及亡沒應沒於王事子孫並許序進劉詣公車以論其事遂下書府以劉子赴本州驗其實劉亦躬往暫其事既離京道出宛葉遂林中夜夢一人衣綠向劉曰吾汝父也知汝此行故來相戚必要識吾但問西川孟家及寤不諭其事遂抵襄州事既畢有老吏告劉曰某故舊伏事先員外劉曰欲寫先人真何人識能為寫之吏曰今有一人善寫真亦曾舊寫先員外必應有存其副本同詣果獲舊圖之本劉泣且拜而問其工何處人復何姓氏都工曰本西蜀人姓孟氏竟符宛葉之夢後背上遂成瘡初如豆大再宿已透見五臟而卒

夢父見怒

北史傳燉煌宋游道嘗與頓丘李獎善游道死後獎為定州長史游道第三子士遜為墨曹博陵王管記與典籤共誣奏獎獎於禁所祭游道而訴焉士遜晝臥如夢者見游道怒已曰我與獎恩義汝豈不知何共小人謀陷清直之士士遜驚覺曰不敢不敢旬日而卒

夢父魂力戰

隋書周羅睺傳煬帝即位授羅

猴右武侯大將軍。漢王持反，招副楊素討平之。其餘黨據晉絳等三州未下。招羅猴行絳晉呂三州諸軍事，進兵圍之，為流矢所中，卒于師。其年秋七月，子仲德夢見羅猴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劍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

夢父告死 新唐書王涯列傳：涯檢校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李訓敗，乃及禍。家屬不藏。令狐楚從容以聞，帝惻然，詔京師尹薛元賞葬之，各賜襲衣。從士良使竊盜發其冢，投骨渭水。涯女為竇緋妾，以痛病免，家人給當涯當斃，忽夢自提首告曰：族誅矣，惟若存，歲時無忘我。女驚號，僵地，乃以實告。涯從弟沐，客江南，困窮，來京師，謁涯，二歲乃得見，許以祿仕。難作亦死。昭宗天復初，大赦，明涯訓之冤，追復爵位，官其後裔。

夢父扼喉 閩來新錄：有龐氏子，單州之成武人。建炎間，其父因避亂，竟死于兵。其僕逃歸，具道其事。龐氏子不以為然，後十餘年，竟不舉哀持服。歲時未嘗為事。一日忽夢其父謂曰：吾飢甚，且訴貧索繼物。龐氏子辭以無。父怒曰：如此當死。即扼其喉，驚魘而覺，以語其妻，果覺咽閉哽塞不快。次日因登廁二中而死。

夢父為華陽民 閩來新錄：林德審穉元，其叔好黃老，與王思和甚密。如鍾離呂公，往往與思和往還。其叔臨啓手足，治命其子因思和求荊南日華先生為爲福。思和以書令林氏子稽諸先生。既至，先生令具香燭散醮之屬，令黃冠設科儀如常。已事，夢其父曰：吾今得為華陽散民矣。其子既歸，謁思和，方欲前致謝，思和迎曰：且喜賢尊已作華陽散民矣。

夢父作陰官 夷堅志：朝散大夫趙善宰，字彥平，居于建昌。淳熙丁未，除岳州守，未及上，以十一月卒于家。明年，其子汝邑夢到官曹，徐行抵庭之下，望乃父朝服據案決事，見邑至，甚喜。未乃相語，視四隅文書充塞棟宇。父曰：吾才去世，即受命作陰官，權力不減在生為郡時，特苦於省閱文牘之繁，卒無斯須暇，殊不樂居此也。邑曰：大人既不樂，何不求脫去？曰：已除代者兩人，吾獲免不久矣。邑曰：代者為誰？姓名可得聞乎？曰：乃周昭卿、董伯虞，二鄉人也。言畢而寤，詰旦白母戴氏及弟妹，皆悲泣。因謹傳一城，聞者謂不應連用三同郡士夫為一職，不以為信。昭卿者，朝奉郎周壎，方調坑冶贛州主管官，次年冬當赴而卒。伯虞者朝請郎董楫，聞此深惡之，時自吉州萬安縣解印，亟詣闕註此官，且以祿趙夢云：若已與周兩代者，即之任。紹熙壬子秋滿秩，吏部差知雷州。客郡城，待班陞對，賈二少妾滯留，頗久，歲將盡，卒邸中。三君子在建昌稱善類。

聰明正直為神，不然其相去亦只二年，或三年，幾如世間資考也。甲志記孫點名倪徐楷揭建為太山府君，人同一轍，甚與茲事類，但此皆鄉人，按武為小異云。

夢父伸冤 曾慥類說：吳妙寂，姓葉氏，初嫁大賈任華，父升與華往長沙，忽夢父注，謂曰：吾與汝夫湖中遇盜殺，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夢其夫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妙寂不解，有李公佐者能辨隱語，謂曰：殺汝父者申蘭，汝夫者申春耳。猴中生也。車去兩頭，故申字；草而門東，蘭字；禾中走者，穿田也，亦申字；一日加夫，春字。妙寂乃易男服，泛傭江湖間，蘄黃間有申村，村有申蘭兄弟，然往來傭餘年，廉知其殺父夫者，二盜飲醉，妙寂奔告有司，而獲之，詞伏就法。乃從釋教。

夢父墓被劫 太平廣記：樊澤為襄陽節度，有巡官狄集者，父為邑官，經本使，葬于鄧州北數十里。狄兄弟三人，忽同時夢其父曰：我墓某夜被劫，賊將衣物今日入城，汝宜速往擒之。遂出，即不得矣。狄兄弟夜起涕泣相告，未明扣州門，見澤具白其事。立召都虞候令捕之，同黨六人并賊帥之妾皆獲。

夢父墓踰制 曲洧舊聞：范祖封，忠文公之孫也。嘗夢忠文言：我墓前石人、石羊、石虎，長短大小皆踰制，如我官未應得也，汝可亟易之。祖封既久，遂忘其夢。而墳寺僧忽報一夕大雷，石人一折其首，一斷其身為二，乃始驚懼，偏與親舊言其事。或曰：忠文既歿，猶守禮不踰，況其生乎。

夢收父書 宋史唐庚傳：元祐三年，其父游瀘南，長兄名伯虎兄弟居母喪於丹山。伯虎夜半蹶，庚曰：吾夢收父書發之，得亟來二字。吾父得無他乎？吾心動矣，汝為奉母，冀朝夕吾趨瀘南。庚未及應，伯虎奮曰：吾決矣。起裹糧，黎明走洪川，二日半至瀘南，父果病甚，見伯虎大驚，問故，具告之。父嘆曰：天告汝也。是日疾少間，伯虎具舟侍父以歸，居數日疾復作，遂卒。

夢父母來迎 太平廣記：有李使君在州，明早將祠祭，夜卧廳事，夢其父母來迎，已覺而惡之，具告其妻，因病數日卒。

夢母相會 南史宜都王鏗傳：鏗三歲喪母，及有識，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自悲不識母，常祈請幽冥，求夢見。至六歲，遂夢見一女人，云是其母。鏗悲泣，向舊左右說容貌衣服，事皆如平生，聞者莫不歔欷。況猶清夜錄：劉元忠言同舍生林億居親喪，常往吊之，會於億之南廊，時月明中夜，有一人如月中影，冉冉自庭中過，登于廳事。元忠起逐之，復冉冉自門中而去。明日以語億，億又哀泣，父之日夜夢吾母來告我云，適來就

汝登聽失爲人見逆逆去。問南廊人驗。吾乃得主此君所見殆吾母也。

夢母求誦經 悅生隨抄壽昌縣君施氏乃朝散大夫丁餘之妻。丁倅池州日。縣君卒。經二十七日。乃形夢於其子愉。告以語大夫。爲我課誦佛書。後半月。其孫百朋。又夢入一府廷。過縣君。同相與語未畢。忽云判司召。百朋趨往。見綠衣人坐堂上。乃津倅手綱承議。綱與大夫有同年契。因揖百朋叙世舊。延之坐。忽吏引縣君就訊。百朋遽起拱立。曰。此百朋祖母也。日注擬判司以圖見。綠衣者似有允意。乃趨入殿中。良頃。至而笑曰。事已遂矣。請歸措大夫。以月上女經。又不增不減經。爲夫人度生之緣。百朋再拜而出。縣君猶立廡下。遂吁日。多致二經。慎勿忘也。寤而語其事於大夫。因問二經於僧。無有知者。已而閱藏經錄。目乃得之。遂求家及召僧課誦圭十卷。後百日大夫夢縣君謝曰。以二經故今當轉女身生廬州霍家。其後訪霍氏。果有生男者。今祖家恭公元度嘗爲序其事。

夢母來謁 瑞州府志曹渭爲津州教 祖家蘇昌爲進使 一日福嚴長老夢其母來謁如平生。翌日有僧畫入山形貌絕肖其母。取其像比之。衆莫能異。問其生年月日。乃其母死之年月日也。僧乃迎正堂。以母禮事之。郡儀好事者皆有詩以紀其異。曹亦有詩云。母子來尋未了因。果然死日是生辰。今時柱嶺緇衣客。前世萱堂白髮親。天遣精誠先入夢。人憐孝行已通神。欲知兇相如意相。請驗當年自寫真。蘇昌爲跋楮尾。

夢母欲魚 元史胡光遠母喪。廬墓。一夕夢母欲食魚。晨起。生魚五尾列墓前。有齒痕

夢母疾 元史尹華。汴梁洧川人。王治初。游學于京師。忽夢母疾。心悸之。即歸。母已亡。

夢得富妻 夷堅志南城鄧倚初娶臨川黄氏女。不及偕老。慶孫再娶。輒不成。淳熙二年。從郡光化兒女赴官。過郢渚。偶兵官龐統制欲議婚。既定幣。夢人告曰。是非汝配。他日當得富妻。倚問所獲數何。曰。萬緡。倚時貧無貲雖。又素不業儒。自料何由可致厚貲。殊弗信。絕龐女之約不諧。及還鄉。故彭藤州瑞之女。以病風爲夫所棄。不可歸士流。倚兄以千千與之。子章彭無子。其女盡挾田業。改嫁於倚。猶且果滿千萬。前數歲。彭氏亡。倚又別娶。終身爲富人。

夢妻始生 太平廣記崔元綜任益州參軍日。欲娶婦。吉日已定。忽然寐見人云。此家女非君之婦。君婦今日始生。乃夢中相隨到東京履信坊。見婦人生一女子云是君婦。崔公驚寤。殊不信之。俄而所娶女忽暴亡。後崔年五十八。乃娶侍郎韋陟堂

妹。年始十九。雖嫁其老。竟嫁之。乃於履信坊韋家宅上成親。勘其歲月。正是所夢之日。其妻適生。

夢妻有娠 幽明錄晋咸和初。徐精遠行。夢與妻寢有身。當爲坐師允作社公。明年師妻果產男。後如其言矣。

夢妻改嫁 前定錄鄭郡武駿欲娶同郡鄭氏。有成約矣。無何被薦將來進士。獻王洛陽閒勾龍善卜。往問焉。生曰。婚娶殊未有兆。駿曰。約有所娶。何言無兆。生笑曰。此固非君之妻也。君當娶韋氏。駿因問鄭氏之夫。即同郡郭子元也。然將嫁之夕。君其夢之。及鄭氏嫁之夕。忽得疾昏睡。若將不救。時駿在京師。其夕夢一女子鳴咽流涕。似有所訴。視之即鄭氏也。駿驚問其故。良久言曰。某常仰慕君子之德。亦如君之意。且曾許事君矣。今不幸爲尊長所逼。將適他氏。沒者之恨。如使何言。遂相對而泣。因驚覺。悲悅且異其事。乃發使驗之。則果適郭紹矣。

夢亡妻辭嫁 太平廣記後魏宋頡妻鄧氏。亡十五年。忽夢亡妻向頡拜曰。今被處分爲高崇妻。故來辭。流涕而去。數日崇卒。

夢妻肩青黯 夷堅志丹陽李洪。慶歷初。約娶同郡金壇邵斌女。方遣信納采。夢秋四書。乃朝散大夫知德慶府王贊衍獨名與邵同。俄夢成婚。視妻左肩上有青黯。覺而不測所謂。亦頗惡之。迨邵女入室。與夢中所見不似。後數歲。邵亡。李在建康。與又周泊子及德慶弟剛夫婿也。爲李平章妻之從女兄。先嫁薛氏者。及定書回。官階姓名。皆協昨夢。合巹之夕。妻左肩一青誌宛然。周初赴嘉禮時。道出味縣。夢偶悵見妻乃入九歲小女。垂髫坐床。殊不悅。以爲何得以孺稚爲吾婦。至親迎。則女年既過笄矣。自哂其夢爲不然。又十餘歲。周爲國子正。喪其室。剛夫念外孫之幼。白德慶兄。以季女續之。計初作王家壻時。正八九歲。始驗兆朕之先見。周李皆起進士擢第。旋中傳學宏詞科。同娶王氏。而俱不得壽。妻皆髮居。其兄順伯并諸甥狀青之。

夢妻面黯墨 搜神記諸仲務一女顯姊嫁爲米元宗妻。產亡於家。俗聞產亡者以墨點面。其母不忍。仲務密自點之。無人見者。元宗爲始新縣丞。夢妻來上牀。分明見新白粧面有墨黯

夢妻爲疾 隋書藝術傳許智藏少以醫術自達。會秦孝王俊有疾。上馳召之。俊夜中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爲之柰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爲俊診脈。曰。疾已入心。即當發癇。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而薨。

夢妻訴

寃 太平廣記大曆中邛州刺史崔勵親外生王諸家寄綿州往來秦蜀頗諳京中事因至京與倉部令史趙盈相得每齋在綿等公事盈並爲主之諸欲還盈固留之中夜盈謂諸曰某長姊適陳氏唯有一弟女前年長姊喪逝外生女子某留撫養所惜聰慧不欲託他人如君子東心可保歲寒非求於伉儷所貴得得中術如君他日禮娶此子但安存不失所即某之望也意成此親者結他年之好耳諸對曰感君厚意敢不從命固當期於偕老耳諸遂備縑幣迎之後二年遂挈陳氏歸於左綿是時勵方與邛商諸往親爲勵遂貴諸浪跡又恐年長不婚諸具以情白舅勵曰吾小女寃柔欲與汝重親必容汝爲納有陳氏亦曰豈敢他心哉但得衣食粗充夫人不至怪怒是其本意諸遂就表妹之親既成姻崔氏女使令取陳氏同居相待更無分毫失所勵令其子鎰與諸江陵卜居來將金帛下峽而去三月諸發五月勵受替還盡室江陵而行諸與鎰方買得一宅喻葺停午諸忽夢陳氏披髮來表告諸曰某他鄉一賤人崔氏夫人本許終始奈何三峽舟中沐髮使人擠某令於崩湍中而卒永葬魚鱉腹中褒泣罄裸臟而鎰於東廂寐又夢陳氏訴寃崔夫人不仁致我性命於三峽鎰與諸偶立方訝其事其許二人夢復如前鎰甚愁謂諸曰某娘情性不當如是何有此寃且今日江頭望信若聞陳氏不平安此則必矣後數日果有信陳氏溺三峽及勵到諸家諸泣說前事崔氏爲其兒所責不能自明遂斷髮嗜鴻而卒諸亦蕩遊他處數年間忽於夏日見水軍營之中門東廂見一人姿狀即陳氏也諸流涕久之其婦又懸懇瘡瘸問僮僕云郎君豈不姓王僮走告諸及白姨弟令詢其本末陳氏曰實不爲崔氏所擠某失足墜於三峽經再宿泊岸于磧遇鄂州廻易小將梁璨初欲收葬後因吐無限水忽然而蘇某感梁生之厚恩遂妻梁璨今乙誕二子矣諸由是疑負崔氏之寃入羅浮爲頭陀矣

夢妻撫兒

沈括清夜錄士人劉復娶李氏極有姿色其良人遇之甚厚李生一男一女乃死既而數聞聲音語言出入帷中不能祀其詳其男曰幼兒將葬之夜且聞李哭幼兒遠堂而轉至號帷出又聞哭聲隨之復再娶沈氏每夢李則必與夫忿鬩父之甚以爲苦使人設祭而祝之曰我與爾無仇讎何苦見擾是夜見夢曰我誠於君無仇欲君庇幼兒聊復相動耳感君飯我我且去矣君能撫我兒雖在地下不忘君德也遂哭而去自爾不夢

夢亡妻求合

中朝故事代說鄭畋是鬼胎其母卒後與其父亞再合而生畋初亞未達旅游諸處留其妻并一婢在山觀中女冠院側及歸妻已卒詢其婢婢曰娘子將欲產卧之時聞空中有語曰汝須出觀外無觸吾清境不然吾當殺汝妻祝曰某婦人也出無歸望望者惆念及五更分娩後乃殞絕觀內道衆爲瘞於墻外野田中矣亞以錢酒往酹之是夜夢妻曰某命未盡合與君生貴子無何爲汚觸道觀爲神靈所殺從此北向十里有一僧院其間只有一僧年可五十來此奇士也可往求之僧必拒諱但再三哀懇祈之當得再奉箕箒也及籍不以爲信次夕又再夢之語如初亞於是趨其院果見彼桑門初悄之亦善亞遂告之殊不嘗顧曰我即凡人也偶出家耳豈能主幽冥之間事乎亞復懇求之僧怒以柱杖驅擊亞甘其辱連日不去又亦不復僧乃許之曰汝既心堅若此俟吾尋訪之乃坐入定半夜後起謂亞曰事諧矣天曙先歸吾當送來亞其夕歸觀三更中聞戶外人語即引妻來言本身已敗壞此即鬼耳善相保衛之而去其妻宛如平生但忌明處三二年間乃生畋又數歲妻乃辭去言年數已盡合當決去涕泗而别識不知所之

夢妻治瘡

北史序傳李禮之與妻鄭氏相重妻先亡遺言終不獨死未幾禮之脚上發腫夢妻云者小參漬之即差如其言反劇而卒

夢前妻相責

夷堅志樂平流揚金伯虎與所親余暉雋紗如襄陽販售其家粟爽爲妾及一子死爲金閭耗未還適里中王氏有妾議出嫁資裝三百千金貪其財即納爲權室妾根在房但施竹箔遮隔燕婉其中未幾妾夢妻來責言曰此吾故室也汝何人而敢據妾謝曰實爲媒者所誤某事已至此夫人兒女孫寢頋盡力拊育如無存時乞勿相怨妻曰然則我自與金理會明日金還病是時新婚方二十五日遣信往九林市招醫士吳景華吳之僕許四乞先夕夢從主人出道中涉溪到某家值一神立門外訶之不使入旦而金信至許以夢告吳請勿行吳曰我以醫爲名今人以急相投豈可坐視立命偽許隨之凡所經歷盡昨夢境界又白吳吳頗以爲慮至彼處令僕寄他館獨詣金氏追其房病者起坐叱使去且賦詩曰野爲同林宿天明各自飛其如不可致療趨而出望日而殂

夢再娶妻妹

古今事通李行修娶王仲舒女有幼妹常挈以隨哥夢已再娶幼妹忌之有蒼頭自說夢阿郎再娶王家娘子後王氏終仲舒有書續親不荅及除東臺御史王稠奏辭有王老善祿命書以告懷亡之事老引入土山中一坡見叢林曰土郎但呼妙子必有人應應即荅云傳語九娘子暫借妙子同看亡妻如言有女子折竹一枝跨爲折一本枝與

行脩並馳至大宮第二院果見王氏曰苟不忘平生但納小妹即某之道盡矣所要相見奉托如此其女子與行脩至舊所去老人曰此原上有九娘子祠以足續婚

夢人取妻

夷堅志臨川士人黃則字宗德乾道五年登科調監衢州安仁縣酒稅待次鄉居閒郡黃祖清秀才夢其友韋登娶則妻朱氏明日以語登登笑且悒曰黃宗德方盛年而吾婦固無恙焉有是事毋戲我未幾則赴官踰歲而卒已而登亦喪偶其後竟聘則妻為繼室

夢妻求祭

夷堅志建昌葉氏極多內寵一妾王姐病死以無子之故雖葬於基因而春秋爲奠弗及淳熙乙酉葉自昭州終更詣闕攜二妻金氏陳氏行俱夢王姐來求酒且歎然曰吾沒後幽魂無歸蓋欲自取祿官人又近不稍爾兩人幸爲我一言既寤白于主翁亦爲悽惻遂還家即命祀其墓仍中元日爲設齋

夢姨教曲

維揚志廬江尉李佩外婦崔氏本廣陵倡家女崔酷嗜音常以絃歌自娛女弟莊鼓箏紀妙年十七未嫁而卒崔長女適邑人丁元夫不甚聰慧幼時母生二女教其藝莫究其妙女每念其姨不能以神力祐助每節朔奉觴祀祝如此者八歲開成五年四月三日夢姨謂曰我在冥司爲屬教坊授曲於博士李

元忽汝之情懇哉所如淚望日掃洒一室虛列酒果髣髴如有所見執箏就坐閉目彈之隨指有得初授人間曲十日不得一曲此日獲十曲曲之名品非人間意聲調哀怨幽幽然聞者歔欷有廣陵散等十曲暮訣去數日復來曰吾聞揚州連帥取汝恐有謬誤汝可一彈又留一曲曰思歸樂無何州府果令送至揚州廉

夢與妻別

太平廣記隴西李捐雲范陽盧蕤虛女婿也性疏率察使議表其事其女尋卒輕肆嗜縱酒聚飲其妻一夜夢捐梢雲等輩十數人雜以倡妓悉被髮也祖以長索繫之連驅而去號泣願與妻別驚覺淚沾枕席因爲說之而捐雲亦夢之正相符會因大畏惡遂棄斷葷血持金剛經數精僧齋三年無他後以夢滋不驗稍自縱恣因會中友人逼以酒炙捐雲素無檢逐縱酒肉如初明年上巳與李蒙裴士南梁褒等十餘人泛舟曲江中盛選長安名倡大縱歌妓酒正酣舟覆盡溺死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三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三十六　一送

夢

夢故夫

温州志平陽金州吳氏姥夢故夫謂曰望日南監有陳姓者將鈔伍貫就汝發酒勿賒與此人上司勾之限期急矣黎明其人果至事悉如夢越三日南監果驗其人果死

夢夫再生

晉書顏含傳含兄畿得疾就醫自療遂死醫家家人迎喪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頗說之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四明志寧波府靈應廟即鮑郎祠也鮑郎名蓋後漢鄞邑人爲縣吏既死葬三十年忽夢謂妻曰吾當更生盍開吾塚妻疑不信再夢如初乃發棺其尸儼然如生第無氣息耳

夢夫託生

北史李崇傳李庶亡後妻元氏更適趙起嘗夢庶謂己曰

我薄福托劉氏爲女明旦當去彼家甚貧恐不能見養夫妻舊恩故來相見告君宜乞取我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南東入窮巷是也元氏不應庶曰君似懼趙公意我自說之於是起亦夢焉醻問妻言之符合遂持錢帛影往求劉氏如所夢得之養女長而嫁焉夷堅志信州十二大山吳氏感族也有子某娶婦伉儷之義甚篤吳客宦不成而下世妻悼慕不已常夢見之一夕又夢在佛殿上并往就焉不得近遂語之曰我將託生汝休眷戀今往樂平石村石大秀才家爲男子矣旦而告于兄伯伯爲訪于石村時大秀才之妻方懷孕期月後又見夢曰某日我將生伯又如期往登石門道其故大秀才抱嬰兒出示之兒見伯一笑伯懇于石欲求爲吳氏嗣石不許其兒後名達時長游太學及進士第然仕則至一邑丞吳妻猶守志將俟其解官仕謁會卒而止

夢夫告亡

幽冥錄隴西秦嘉字士會僞秀之士婦曰徐淑亦以才美流譽桓帝時嘉爲曹掾赴洛淑歸寧于家晝卧流涕覆面嫂怪問之云適夢見嘉自說往津鄉亭病亡二客俱留一客守喪一客賫書還日中當至舉家大驚書至事事如夢

夢亡夫置宅

夷堅志宗室趙師簡自英州岳祠滿罷還臨江軍故居時息偶一兩月求裝赴調而

抱疾不起。才過信宿，妾石氏夢之如平生，從外閣緩步入，座于堂上，呼與共談曰：我皆置鄉俞家宅子一所，極寬潔，要與汝爺小姐般向那裏住，千萬便打併來。石氏不諳其已亡，漫應曰好。覺以語諸子，純惡之。未幾，少女暴亡。長子希戚謀卜父葬地，一術士來獻圖，曰：此去十餘里有山甚佳，主人濡價不高，不可失也。希戚即往環視，龍虎向背，一一切合意，亟立契承買。地主實俞姓，念與夢協，切憂之，而業已交易，不復捨，亦頗有物主張其間。是將石氏已病經數日而卒。戚鑿壙作雙穴，擬合祔二親，而季稚小瑩奉其妹。又夢父母偕來，告曰：大姐嫡居未久，有丈夫不欽他，看汝兄弟面，今但取來身畔住。既覺，惟庫連無乙，尤以為憂，方與諸弟言之，而希皐者曰：我亦夢如是，為之柰何。大姐從後病，不兩夕，奄然，遂與葬其處。石氏者，故饒州推官士志女也。

夢夫訴苦

太平廣記 扶溝令某霖者，失其姓，以大曆二年卒，經半歲，其妻夢與霖遇，問其地下罪福。霖曰：吾生為進士，陷於輕薄，或毀謗詞賦，或抵訶人物，今被地下所由，每日送兩蛇，及三蜈蚣，出入七竅，受諸苦痛不可堪忍，法當三百六十日，受此罪罪畢，方得托生。近以他事為閻羅王所剝，舊提狼藉，為人所笑，可作一梲與我。婦云：無物可作。霖云：前者萬年尉蓋又玄將二緍來，

何衙云：無錢，求鑄像寫法華經，婦並許之，然後方去。

夢代夫死

南史 宋何尚之傳 尚之子胤，疾，妾江氏夢神告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妾覺，說焉，俄得患而卒，胤疾乃瘳。至是胤夢見一神女，并八十許人，並衣袷，行列在前，俱拜牀下，覺又見之。使命營凶具，既而疾困不復瘳。

夢夫令訴冤

夷堅志 撫州民陳泰，以販布起家，每歲輒出捐本錢，貸崇仁、樂安、金溪諸績戶，達于吉之屬邑，各有駔主其事。至六月，自往斂索，率春秋乃歸，如是久矣。淳熙五年，獨遲遲而未盡，十月不反，妻顏以為念。夜夢其被髮流血而告之，曰：我此行不幸，到樂安曾家，為所戕殺，盡亟為我雪此冤。且與人言，皆曰：心疑生妄，勿信也。次夕夢如初，遂懇于郡太守王曉，沒明捐事于刑名，怪其涉夢中理，狀之出。還家嘆泣，夜聞戶外剝剝彈指聲，視之，曰：吾夫有靈，此聲當入室。俄頃，撼牀帳不已，妻悲怖，翌日再詣公庭哀訴，且拜且哭，守惻然，為下其事。縣宰張松茂老，悉集諸駔驗究，有曾小陸者在數中，白宰言：來室受陳氏忠，未如所報，那敢作此大惡，既以其日離家去矣。張無以詰。使五日，里正報嚴陀村道側有卧尸，縣尉檢視，曾生以甲首往會，曰：非也。又五日，或與曾素仇，告其實，殺陳泰，瘞於舍後竹林中。於是捕送獄，才鞫問，即承伏，云：初用渠錢五百千，為作屋，侍資本積布至數千匹，因其獨來，頓起不義之心，醉以酒，隨行只一僕，詐主人之命，使先歸，語妻云，恰索未就，尚須小住。僕去少時，退斃之于山下，前所驗道側之尸是已。績乃縋陳而埋之，不敢使隱。獄成，坐誅死。

夢夫理舍

甄異傳 劉沙門居彭城，病亡，妻賈，兒童幼，遭暴風，墻宇破壞，其妻注擁稚子曰：汝爺若在，豈至於此。其夜，夢沙門將數十人材理宅舍，明日完矣。

夢夫作羊

陶朱新錄 臨安府賣花張三待詔，紹興癸亥歲，因病不起，以夢告其妻曰：我以平生作花，跢羅綃，甚得多罪，陰府罰万家作羊。其夜，參政万俟禹夫夢一人入宅來，夢中怒問誰何人，人曰：賣花張三待詔，罰來宅上作羊。既覺，遣訪諸牧人，云：昨日羊欄中生一羊羔。因令使臣往詢市政奔問張氏，既獲來驗，一同，禹令以羔付其家。

夢夫死

北史 封卓妻劉氏，傳劉氏成婚一夕，卓宦於京師，後以事伏法。劉氏在家，忽然夢想知卓已死，哀泣，嫂諭之不止。經旬，凶問果至，遂憤歎而死。元史 合刺普華，為廣東都轉運鹽使，與賊歐鍾等戰，敗，被執不屈，遇害。是夜，其妻希台特勒氏夢其來告曰：我死矣。知事狄德剛閩亦夢之。二人相繼死，軍中往往見其乘驛皆戰云。

夢生八子

羅泌路史 高陽紀 邻屠氏有女，履危不踐，帝內之，是生禹祖，及夢生八子，蒼舒、伯益、檮演、大臨、龐江、庭堅、中容、叔達，是為八凱。資暇記云：一曰八行，一曰八力，一曰八天，古仲力元明也。人紀云：夢四則生十八，夢日而生八子，故曰夢。

夢抱一兒

夷堅志 吳人王彥光，御史之子嘉賓，頃隨侍入蜀，在漢州夢至一處，樓閣臺觀，上倚雲霄，中盡珠簾，有三四人相對，感服玉帶，風格清奇，詣其左右：此皆何人？曰：帝王子孫也。又至一大宅，盡楊夾道，朱紫東笏者三十輩，列坐廳事，曰：此公侯貴人家也。行過曠野，見小兒可數十萬計，一吏曰：此貧弱之氏子孫也，汝可於此中隨意抱一兒歸。嘉賓正以未有嗣息縈念，聞言甚喜，遂取其一，及寤，甚異之。次年生一子，既長，愚魯不解事，蓋來家寒陋也。嘉賓字仲賢，淳熙十二年，監左藏封椿庫，為同官說此。

夢抱子昇天

周書文帝本紀 太祖德皇帝之少子也。母曰王氏，孕五月，夜夢抱子昇天，纔不至而止，寤而告德皇帝，德皇帝喜曰：雖不至天，貴亦極矣。生而有黑氣如蓋，下覆其身，及長，身長八尺，方顙廣額，美鬚髯，髮長委地，垂手過膝，背有黑子，宛轉若龍盤之形，面有紫光，人望而敬畏之。

夢

報生子 悅生隨抄元城先生幼子景道元城在貶所嘗晝寢夢一道士來謁頃得家書報其內子生男而誕辰即夢道士日也先生異之俄還自貶所視所生男狀貌宛然夢中所見也故名之曰景道鍾愛之異於他子豎元城再貶嶺外景道生九年矣忽得疾卒於家元城聞之悲悼不能自勝南海道士有異術元城命熊以致鬼景道果見形於倅謂元城曰我昔為道士公為淄青節度爾射訣中吾臂出血四合而死今以撫育之恩猶當償其半元城於是為剌臂血書經以薦之

夢報哭子 夷堅志趙令衿字表之宣和五年赴南康司錄過蘄州遊五祖山胃風雨獨登絕頂至白蓮池亭憩磐石上若夢寐間見一老僧倚杖而言曰公此去廬阜無苗但至晉州當有哭子之戚以昔守晉州因事繫民母逐夫所生子今報也言訖不見表之寤非夢所又思慮未嘗及而晉在河東意他時當宦于彼歸為家人說嗟異之自祖山至黃梅縣望日以雨不行幼子善郎忽感疾縣令具宇至偏言已之困華曰唐時嘗為南晉州解有知者表之驚歎知僧言有證疑其子必不久乃許祝髮為浮屠越四日竟死於白湖驛去邑纔三十餘里表之親記其事

夢賜子益壽 有宮 通鑑實尚鈞年三十未獲嗣夜夢祖父謂曰汝年過無子又壽不永當早脩陰德為鈞唯諾公一夕復夢祖父謂曰陰陽之理大抵無異善惡之報或在見世或在來世天網恢恢疎而不漏無可疑者汝本無子又降年不永以陰德故天延汝壽三紀賜汝五子貴顯壽終當為洞天真人

夢天錫子 春渚紀聞馬魁巨濟之父既入中年未得子母為置妾媵偶獲一處子質色亦稍姝麗父忻然納之但每對父理髮即避匿如有沮喪之容父密詢其故乃垂泣曰其父守官其所既解官不幸物故不獲歸葬鄉里母乃見鬻得直將畢葬事今父死未經卒哭尚約髮以白繒而以絳綵蒙之懼君之見耳無他故也消父惻然乃訪其母以女歸之且為具舟載及資裝遣之是夕消母夢羽人告之云天錫爾子慶流消消後生巨濟即以消名之消既赴御試畢夢人告之曰子欲及第須作十三魁消歷數其在太學及預薦送止作十二魁心甚憂之殆至賜第則魁還天下米十三數也

夢人賜子 北史宇文貴傳貴母初孕貴夢老人抱一子授之曰賜爾是子俾壽且貴及生形類所夢故以永貴字之 冊府元龜後魏秦明王翰曾孫稹為都牧尚書稹子端初瑞母尹氏有娠致傷後晝寢夢一老翁具衣冠告之曰吾賜汝

一子汝勿憂之寤而私喜又問筮者曰大吉未幾而生瑞稹以為協夢故名瑞字天賜位太中大夫卒贈太常卿

夢三子才力 墨客揮犀魏傅融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力嘗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用待人來有一人曰唯傳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人曰唯有傳靈根堪彎此弓又有數卷文字人皆讀不能解人曰唯有傳靈越能解此文靈慶後為軍主靈根為臨齊副將靈越為前軍將軍

夢長子傳爵 魏書濟陰王長子鬱少人謂之曰君身不得傳世封紹其先爵者君長子紹達也鬱覺即謂驛業終如其言

夢子為國器 南史宋袁粲傳粲幼名愍孫嘗疾母憂念晝寢夢見父容色如平生與母語曰愍孫無憂將為國家器不患沈淪但恐富貴終當傾滅耳母未嘗言及粲貴重恒懼傾滅乃以告之粲故自挹損

夢子生年月 孔氏實錄孔總字元會雖年歷四十雖得數子不育一日夜夢異人衣冠偉然告曰今此非爾子後五年庚月丁日所生則真爾子矣當名元措後如其言遂以所告名之

夢子辭胎 王鞏續清夜錄子所識狀生不欲顯其名其妻與婢及叔母三人有同時俱有娠生嘗呼術者卜云當有產死哭三孕婦至率以已為憂一夕妻與叔母各夢所懷之子辭往婢腹中明日婢產一子頭有兩角寸餘子母俱斃而妻與叔母遂失其胎竟亦無他也

夢子為文 世說集異李賀卒母夢賀曰上帝遷都于月圃構新宮命曰白瑤以某業於詞故召與文士數輩共為新宮記帝又作凝虛殿使某輩纂樂章今為神仙中人甚樂願夫人無以為憂念

夢子訴冤 太平廣記張郡諸葛覆宋永嘉中為九真太守將長子元崇赴職覆於郡病亡元崇獲長還為復門生何法僧排元崇墮水死元崇母陳氏夢元崇還具述父亡及身被殺之狀舉家號泣使如發聞于州徐森之始除交州徐道立為長史具疏夢託二徐驗之道立遇諸葛長驗其父子亡日悉如鬼語乃收行兇二人依法殺之上元縣志河間國兵張麃經曠二人相與[illegible]太元十四年五月五日共升鍾復坐于山麃麃酒酣失性拔刀斬曠曠託夢於母自說為麃所殺屍在澗內既蒙覆骸尋覓之時必難可得當令裹飛起此處也明晨追捕一如所言麃知事露將謀叛逃出門見曠手執雙刀來擬其面遂不得去母遂報官麃伏辜

夢

子往生 夷堅志 元符戊寅歲，睦州建德人黃司業者，丈夫四歲男子。日夜悲泣，夢之曰：兒已受生，無用相憶。兒前生嘗為宰相，坐極陷善人，謫為公家子，偶又有小過，復再謫，今只在數里間方十四秀才家。他日當有官，畢此一世，復卻生佳處矣。明日訪方秀才，果得子，以十二月一日生，正與黃氏子亡日同。黃請觀之，兒雖然甚喜，與之物，即來手如狀。取狀黃歸，遂不復哭。十四秀才者名適，嘗至朝請郎，所生子名庠，紹興十二年登科，終仕境至常山丞，以死，壽五十有三。

夢女子再生 太平廣記 晉東平馮孝將廣州太守兒名馬子，年二十餘，獨臥廄中，夜夢見女子，年十八，言我是前太守北海徐玄方女，不幸早亡，案生錄當年八十餘，聽我更生，馬子掘棺開視，女身如故，心下微暖，只有氣一絲之，後顏色已便常，轉為夫婦，生二男。

夢女子往生 張師正括異志 比部外郎石公弼，言皇祐中婿將大理寺丞監并州之徐溝鎮，歲餘，夢一鬼赤髮青膚，目中窗而下，嶮無背脊，一女子髮自地而出，謂之曰：送汝往李專知家作女。石驚覺，心悸，遂不寐，遂曉，時有酒稅場官姓李者，石因問爾昨夕有何事。李曰：四更初，息婦生一女子。石歎異久之，其後嬰兒有疾，召一姥視之，曰：本太原人，隨夫寓此，僅四十年，凡官于此者，無不出入其家。此廨宇亦桑日都監之官舍，徐溝舊是少竹監當今某某官今中窗之下，昔嘗有井，李殿直監臨日，繳一女使，不勝楚痛，投井而死，遂廢不汲，仍建大水溜焉。石愈驚駭，方省前夢之驗也。

夢女失身 古今事通 廣都貴樞入京，至長安旅寓，主家婦中夜來前曰：我父販繒家在集里，以我嫁店子，夫亡無歸，不忍獨宿，冒恥就子。樞曰：吾知汝情，當往訪汝家。今人迎汝，至京過集里，得販繒家，翁出迎曰：疇昔之夜，夢神告吾女將失身於人，非遇貴秀才殆矣。顧問其說，具以告翁，詳其夢，果貴見女時所取婦婦嫁之。明年登科，官至巳東守。

夢女明寃 稽神異苑 吳王女紫珪，許為韓重妻，王不許，女飲氣卒。重弔冢前，女魂出，邀重入冢，贈珠并玉盒，重貴詣王，王怒，捽重發冢，紫珪見夢於父，以明重之事，王異之，乃捨重。

夢女求食 建昌府志 曾叔卿妻劉氏殘忍，嘗撫二婢，皆至死。叔卿仁厚，不能止也。劉生二女而終，長女亦未嫁而夭。叔卿在虔州，忽夢長女被髮號泣來歸，叔卿問故，女曰：適自上元院出，蓋以證佐吾母繳婢之獄，雖罪不在我，當時實在其傍見之。父已幽囚，無任飢渴，故從阿父求飲食爾。叔卿曰：事今若何。女曰：母不忠矣，此事早獄，然一婢又在仲祈辭不累我，尚當詣獄聽伏也。既寤，以酒肉祭之，并為浮屠法以識劉過。

夢女子取命 張師正括異志 王延評（應九）萊州人，嘉祐六年進士狀頭登第，釋褐廷尉評，簽書徐州節度判官。明年充南京考試官，未試間，忽謂監試官曰：門外乘人喧噪，詬我何為，某不約來，令人視之，無有也。如是者三四，少時又曰：有人將擻，逐我，色若懼恐，乃取鍥上小刀自刺左右秋之，不甚傷，即歸本任，醫治，踰旬，劍愈，但精神恍惚，如失心者，家人聞高山道士梁宗朴善劾鬼，迎至，乃符召為厲者，夢一女子述自言為王所害，已折于天律，我取償，俟與簽判同去爾。道士知術無所施，遂去。

夢女子來謁 前定錄 杭州臨安令張寓，寶曆中，自越府戶曹掾調授本官，以家在浙東，意求蕭山宰，出謁已前三日，忽夢一女子，年二十餘，將刺來謁，寓素負介，不與之見，女子云：某是明府已中之客，安得不見。寓遂見之，曰：妾有十一口，依在貴境，有年數矣，今聞明府將至，故來謁。問其縣，竟不對。及後補安吉縣令，則如所夢。一女子乃安字，十一口乃吉字。及秩滿數年，又將調，夢前女子顏色如舊，曰：明府又當宰妾之邑。寓問其邑，乃為夫人之邑，今宜再被寸。女子曰：妾自明府罷秩，嘗即還居，今之所止非舊地也。然往者家屬凋喪，累重，今唯三口為累耳。明府到後數月，亦當辭去。寓未諭。及唱官，乃臨安縣令，寓歎曰：三口，臨字也。數月而去，吾其憂矣。到任半月而卒。

夢女子求拔刺 任昉述異記 陳留周氏婢，入山取薪，倦寢，忽夢見一女子，坐中謂之曰：吾目中有刺，願乞拔之。及覺，忽見棺中有髑髏，眼中草生，遂與拔之。後於路傍得雙金指環。

夢女子送錢 廣異錄 閻陟幼時，父任密州長史，陟隨父在任，所寄畫寢，忽夢見一女子，年十五六，容色妍嚴，來與己會，如是者數月，寢，輒夢之。後一日，夢女來別，音容悽斷，曰：己是前長史女，死殯在城東南角，明公不以幽滯，平微用為枕席，幾兒明日來迎，已畢於天永訣，豈不恨恨，今有百千相贈，以申久眷，言訖，令婢送錢于寢牀下，乃去。陟覺，視牀下，止有百千紙錢也。

夢女子見罵 太平御覽 宋書曰：前廢帝子業好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婦人裸身相逐，有一婦人不從命，斬之。經少時，夜夢遊堂，有一女子罵曰：爾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帝怒，遂於宮中求得似所夢者，戮之。其夕復夢所戮女罵曰：汝枉殺我，以訴上帝。至是，巫云此堂有鬼。帝日與陰山公主及六宮綵女數百人，隨

群巫捕鬼屏除侍衞帝親自射之

夢女子設筐

搜府元龜趙上交仕晉爲御史中丞天福九年少帝禦契丹於澶淵上交從行忽中夜夢有一女子爲人設筐上交問曰此行主上禦風沐雨百官暴露營野契丹幾時當北去也女子曰十二日五日也然兒女子粗衣身有金甲類將軍之狀上交驗而籍以告同列咸曰此其異夢不可輕而占測當共志之時虜寄僞還俱不以是日及十二年正月朔日契丹主陵北郊百官素服序列以候之虜長披狐裘跨馬駐層阜之上令百官去槁其常服頭曰爾革無懼吾亦人也因閱襟示所擐之甲且云我昨來將製此而南討也蓋虜情多忌當欲明其有備爾時上交爲御史中丞首引百官見其事其有前夢退謂舊同列曰虜生北方巢陰氣女子豢通卜筮者以多算也此日乃明其惠與子及契丹北還果以十七日也

夢虞女鼓琴

搜府元龜趙武靈王十六年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納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爲惠后

夢女子相遇

太平廣記光化中有文士劉道濟止於天台山國清寺嘗夢見一女子引生入窻下側有柏樹葵花遂爲伉儷後頻於夢中相遇自不曉其故無何於明州奉化縣古寺內見有一窻側柏葵花宛是夢中所遊有一客官人寄寓於此室女有美才貧而未聘近因心疾而生所遇乃女之魂也　又有彭城劉生夢入一倡樓與諸輩狎飲爾後但夢便及彼處自疑非夢所遇之姬芳香常襲衣亦心邪所致關於劉山甫也　翰府名談寇萊公少時過大梁宿郵中夢至一處翠峯流水有女童引生盤石上與兩人對坐共食舊桃女童曰其有分趣左公引執其手即覺自汴回梁再宿舊郵有老姥曰吾孫女小名舊桃衣冠家欲娶之則女大罵曰我已有夫公曰爾試呼之少選出拜曰此吾主也公悟向所夢遂延聚百里皆女爲妾語言多有補益後公出鎮北門燕巢無虛日有善歌者公贈之束綵意尚未滿舊桃爲詩云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似意嫌輕不知織女螢窻下幾度拋梭織得成後公南遷雷州舊桃泣曰妾無奇功不升於仙有壽夭亦不入於鬼前世師事仙人爲侍書有官爲侍兒所職妾性然之失於拜富孕己數月是一幾而殺二人受譴再入輪迴宿根有契爲公侍妾今將別去公當爲地下主者乃謝浮提王也天符即下宜集後事明日舊桃果卒公不久亦逝

夢紅袖女子

夷堅志吳虎臣博聞强識知名江西爲舉子日謁夢於仰山欲知科第遲速其夜夢紅袖女子執板而歌覺而不能省憶但記一句曰壽春不是採花郎是後竟不第而以獻書得官異奉紫姑神甚謹每言事多驗已人異仲權與將調官請扣所向其著既具恒畫龍與半各數四虎臣曰能者君最羊者仕塗祿料也子必面君登朝矣仲權曰纔乃一選人名位甚卑安得有此望虎臣曰曾以布衣揣被召對晃於已在簪裳之列乎神言有證當不謬矣仲權私謂辰未年或可翕登及赴部乃注龍陽丞

夢皇姑

太平廣記孟蜀翰林學士辛寅遜頃年在青城山居其居則古道院在一峯之頂內塑像皇姑則唐玄宗之子也一夕夢見皇姑召之謂曰汝可食杏仁令汝聰利老而彌壯心力不倦亦資於年壽矣汝有道性不久住此須出佐理當代寅遜夢中升揖其法則與中天師怡神論中者同寅遜遂日日食之今老而輕健年逾從心尤多著述又夢掌中草不能復來內制草數年後掌選心力不倦因知中天師怡神論中仙方盡可驗矣

夢姑託生

沈括清夜錄端明殿學士楊察之母夫人孫氏者事其姑孝謹姑甚愛之每日吾死即當爲爾子夫之楊之母有娠而其姑亦以壽終一夕夢其姑謂曰吾來與爾爲兒明日遂產即端明君也年七歲猶不能言亦未嘗見其笑母挺之曰寘其瘖乎因取小挺將笞之蓋欲以徵痛試發其音聲兒忽語云吾汝姑也何爲笞我母大異之詰其所以不獲答自此遂能言語如常

夢婦作烏

太平廣記東平呂生嘗國人家于鄭其妻黃氏病將死告於姑曰妾病且死然聞人死當爲鬼妾常恨人鬼不相通使存者益哀今姑念妾深妾死必能以夢告於姑矣及其死姑夢見黃氏來泣而言曰妾平生時無狀今爲異類生於鄭之東野林木中然其異狀其鳴者當是也後七日當來謁姑顧姑念平生時無以異類見且言訖遂去後七日果一鳥自東來至呂氏家止於庭樹哀鳴久之其姑泣而言曰果吾之夢矣汝無昧平素直來吾之居也其鳥即飛入堂中迴翔哀嚎僅食頃方東向而去

夢珠衣婦人

江淮異人錄吳太祖將校張訓妻嘗言事皆神異吳祖嘗賜訓鎧甲與爲皆不若諸將其祖夢一婦人衣珠衣告曰公賜訓甲與爲非良當爲易之其祖問訓爾事何神訓亦不能測也

夢白

衣婦人

馬令南唐書婦明傳盧絳字晉卿南昌人也頗讀書略通大義不事事常以博奕角觝為務鄉里鄙之絳慭憤入國學諸生醫葯稍豐斂猶取之會諸衙為國子助教見其過遂亡去往還澗壁病痁且死夜夢白衣婦人頗有姿色歌菩薩蠻勸絳觴酒其辭云玉京人去秋蕭索畫簷鵲起梧桐落欹枕悄無言月和殘夢圓背燈惟暗泣甚處砧聲急眉黛小山攢芭蕉生暮寒歌數闋因謂絳曰子之疾食蔗即愈詰朝求蔗食之疾果差逍數夕又夢前白衣麗人曰妾乃玉真也他日富貴相見於固子坡絳猶慊慊然惟不解固子坡之說後金陵諸侯主工書餅為上柱國及宋平金陵絳獨不順殺歙州刺史龔慎儀謀命嶺表獻遠使諭育絳遂降授真州團練使會龔慎儀姪穎為右讚善大夫上書求復李父之讎乃命斬絳絳臨刑有白衣婦人同斬姿貌宛如所夢問其受刑之地即固子坡也婦人姓耿名玉真其夫死與前婦之子通當極法與絳同斬焉

夢紅裳婦人

江傳教影響錄劉道芳為蓬溪令秩滿歸京夜宿縣界秦氏家夢一紅裳婦人泣曰

妾本秦氏子婦性剛不相下遂為兒鞭撻而死妾訴於陰府已獲命縣業罰為羊今在秦氏之欄以官人經過將烹為饌念為羊周廿月矣腹中有羔就烹其業轉甚後產就地死無恨矣

夢婦人取玩具

廣異記許州司倉盧彥緒所居洞夏雨暴至水滿其中須臾漏盡彥緒使人觀之見其下有古壙中是瓦棺有婦人年二十餘潔白凝淨指爪長五六寸頭插金釵十餘隻銘誌云是秦時人千載後當為盧彥緒開運數然也閉之吉啓之凶又有寶鏡一枚背是金花持以照日花如車輪彥緒取釵鏡等數十物乃閉之夕夢婦人云何以取吾玩具有怒色經一年而彥緒卒

夢婦人哭

張華博物志太公為灌壇令於時文王夢見一婦人哭於道問其故答曰吾是太嶽之女嫁為西海之婦吾行往來必以暴風疾雨今灌壇令當吾道吾不敢以暴風疾雨過也夢覺遂召太公三日果有暴風疾雨過其灌壇也

夢婦人訴冤

王明清投轄錄昭德趙郡李氏丙申女初名如璋住歲泊舟僧伽浮圖下夢人叙歿曰昭德遂用之熙寧甲寅歲春隨侍其先君同封在曲江夢一婦人年三十許面正圓而長身美能者識曰汝負我命歲在戊午我將復冤是歲九月夢一神女從空中下指昭德曰汝不以汝母九五齋行過汝今止好脩方夢時不知問九五齋行是何義覺而問人莫能訓說由此寄心香大因緣不觀世間事且二歲餘母氏怒曰女子無所歸他日吾目不瞑昭德懼夙夜女工元豐戊午仲冬十五夜戊子夢曲江所夢婦人曰我來矣汝償我債以物正料昭德心而去從此隨病心痛針艾湯熨卜祭禳鬼盡世間法楚毒增劇家人莫知所為庚寅日昳時忽得寢夢一女子從衛如貴人熟視之甲寅所夢神女也曰汝不取我語今奈何昭德曰弟子愚暗惟去慈救女曰此非吾可以為汝惟佛能之神女即將昭德詣佛仰見宮殿莊嚴諸佛背諳昭德拜且泣道所以來內一佛曰冤對相逢如世索債須彼此息心當自悟昭德曰世業所薰根牢牢固安能頓悟佛曰當此危苦如何不悟昭德復哀請百十拜佛曰汝但發菩提心盡此形壽回向三寶乃可以度脫此厄不爾二十五歲債家復來雖吾亦不能為汝佛乃為作法以手加昭德頂後旋繞三匝曰吾為汝解冤竟汝歸必安矣既覺病十去九頃之遂平昭德從此心絕華慕日絕腥膻身絕粉黛綺續洗滌三業亦不復善惡諸夢故追憶夢將存其梗槩

夢美人歌詞

曾慥類說賢良司馬槱夢一美人曰君異日守官之所乃妾之居也幸無相忘因歌蝶戀花一闋既夢唯記其半詞曰妾本錢塘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流年度燕子銜將春色去紗窗幾陣黃梅

雨穠續其後云斜倚屏梳雲半吐檀板朱唇唱徹黃金縷望斷行雲無覓處回明月生南浦後調官得杭幕夢向之美人曰時當踏矣相將就寢乃與詩曰長天書闊厲來盡深院落花鶯更多發策決科君自爾求田問舍我如何穠曰吾方以少年中第子何遽勸吾退也曰其如命何自是每夕夢中必來穠為同僚道其本末衆曰公廨後有蘇小墓得非是乎君後期一畫舫每與同僚遊於江上一日昏後舟卒見一少年衣綠袍携二美人同升畫舫俄傾火發舫已沒急呈公廨即君已暴亡矣其弟棫字才叔亦登第善屬文長於詩哭兄詩有云一舸南遊遂不歸乃記畫舫事也此詩之作因夢與才仲燕語如平生既寤遂賦詩以寫其悲悵之意詩曰詩似旅鴈依群飛一舸南遊遂不歸但見音容悲且喜不知魂夢是邪非悵望遠心猶在傍勤還家意已違從涕重尋丘壟去可堪猶采故山薇

夢長人

羅泌路史有虞紀云初堯在位七十載矣見丹朱之不肖不足以嗣天下乃求賢以異于位至夢長人見而論治見書緯淄子廿舟崩師所謂咸夢長人者舜之潛德先實知之於是嚌咨于衆詢四岳明明揚側陋得諸服澤之陽金樓子與王嵩周文王昌母曰太任夢長人感己而生文王太平廣記異僧張應家妻病欲作事任猜金中

見竺曇鎧。鎧曰。佛普濟衆生。但當一心受持耳。曇鎧明當往其家。其暮應夢見一人長一丈五尺。於南面趍而入門。曰。此家乃爾不淨。夢中見鎧隨此人後白曰。此處始欲發意。未可一二責之。

夢老人

唐會稽裴寂過華山祠。祈神自卜。夜夢老人謂曰。君年踰四十當貴。廣州府南海志增城人何仙姑所居地曰春岡下有穴產雲母忽夢老人教以服餌雲母得化硃之術後常服之體覺輕健日月有異一日告其母欲游羅浮母曰女子迎送不出門奈何獨遊數日又告母方止忽不見

夢偉丈夫

三槐王氏雜錄呂微仲貶嶺外至處州瑞金縣語其子曰吾不復南矣吾死爾歸呂氏尚有餘種苟在瘴鄉無俱全之理後數日卒先是十年前有富人治壽材夢偉丈夫冠冕而來曰且假賢宅富人驚悟微仲過縣富人望之乃夢中偉丈夫也及卒乃假其材而斂焉 廣州府南海志州城西四里西禪寺有僧慧珠夢偉丈夫長髯瑩衣由寺東廡來謂珠曰可止珠覺莫曉次日郡人霍姓者來告曰向經浙西得祠山香火奉事惟謹忽夢中語以家居窄苑當處道邦刹曉詰旦再卜得西禪故積出袖中像以示珠乃如夢中所覩者遂剏祠安之水旱禱必應

夢二丈夫

晏子內篇齊景公將伐宋師過泰山公夢二丈夫立而怒覺召占夢者曰吾夢二丈夫立而怒吾猶識其狀識其聲占夢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請祠乎泰山明日晏子朝公告之如占夢之言也公曰占夢者之言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令使召祝史祠之晏子俯有間對曰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也湯質皙而長顏以髯兌上豐下倨身而揚聲公曰然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兌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若何晏子曰夫湯天下之聖君也不宜無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以平宋公不用軍進再舍鼓毀將殪公乃散師不果伐宋 夷堅志湖州烏鎮普靜寺本梁沈休文父墓也當武帝時休文貴盛每歲春來拜掃其處也常必遣昭明太子迎之遠郊因就築館字休文不自安遷葬金陵而捨基域為寺昭明亦以館為蕃印寺其後二寺各祀以為土地宣和間普靜遭火災僧尚奎將改塑神像方擇良工有道人風采秀發詣奎言從建康來素精此藝不較直但莫得使人相窺晚奎書而用之數日工畢正擬啓謝長揖而去衆異之競入祠瞻覩於壁間忽見絕句云昔作梁朝相今為普靜神千年英魄在代代護僧人共瞪為休文不疑奎傳法於慧贇建炎初京師三藏道法司奉陳留開教寺釋迦佛牙舍利鎮有三朝御封臧以玉匣又金銀再重始護以木函贇僧僧俗致禱以求舍利七日佛應餘人皆有懈意贇彌虔祈愈力誓言今夕無驗當捨此幻身三更後銀盆內鏗然有聲舍利流出三十餘顆五色光耀其半竄半隱于匣者無數亟貯於畬琉璃缾先是太湖有漁者於波中得檀香七級塔高二尺上鐫佛菩薩像精巧之極一僧贖得之是夜夢神人告曰釋迦佛分身今在烏鎮汝宜捨塔奉安明旦担捧以來贇時師入塔開伏淺深無少差因建檀塔會闕于開于東皆作文記其事贇傳法於妙心卽之景山寺唐覺闍禪師道場也紹興壬午以挂錫書記秦欽南游夢二偉丈夫着古衣冠排闥入揖執禮甚恭曰昔日闍禪師至此其革乜十二村土地聽說法恭受大戒永斷葷飲以護正法禪師授記五百年後再來興此山時已至矣和尚欲何之耶心覺而未信逮夕見夢挽留苦切心謂之曰此寺頹敗久常住將然將何力復興且公何人鄭重若是對曰我伽藍主者自有大檀越為師維持茲非所慮心終不然之住持僧師範亦夢神託留之不得已姑為度夏計至六月師範下世適張恭莊公請寺為功德院遂心主席一坐三十臘興廢補敝真為一新蔚為名川名刹距覺闍開山恰五百年慧贇姓沈氏傳曜侍郎之弟也心乃其姪云三世皆感一異善緣深矣

夢五大夫

冊府元龜齊景公田於梧宮夜猶早公坐睡夢有五丈夫北面稱無罪公覺召晏子告所夢公曰我其嘗殺無罪邪晏子對曰昔先君靈公畋五丈夫駭獸故并斷其頭葬之命曰五丈夫穴疑此耶命人掘其葬處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命吏葬之也

夢五人列坐

夷堅志長沙土俗率以歲五月迎南北兩廟瘟神之像設長杠輿錢三丈奉土偶於中選少年奇容異服各執其物簇列環繞巡行街市竟則分布坊陌日嚴香火之爲猶之大伯子至于中秋則裝飾鬼社送之還爲首者持號指人家取錢給貴士人楊仲字居之者處夜市檐側淳熙戊申之秋與親友酌酒小集書堂聞外間大呼扣門甚急驚起詢之乃社首耳仲平生不篤信鬼神之說且怒其非急務而暮夜相恐拒而不對是夕夢有客通刺來揖整衣出迎見五人列坐於廳上視其狀則廟中神也亦未以為怪起與之揖展叙寒暄與世人無異就席款語劇談文章貫引經史皆亹亹有理致適仲常時胸次所欲剖決者不覺悚聽方默念其所以爲神聰明過人蓋如此恍然而寤且與妻子言疇昔之夜吾有但抄號之意故示夢以見警神明其可欺哉冠揖之次社首復來亟爲助力

集錢自是始知加敬。

夢孝子

太平廣記 唐玄宗嘗夢落殿，有孝子扶上。他日以問高力士，力士云：孝子素衣，此是韋見素耳。帝深然之，數日自吏部侍郎拜相。

夢童子

渠谿漫志 京師二相公廟，世傳子游子夏也。靈異甚多，不勝載。於舉子間傳尤應答如響，蓋至今人人能言之。大觀間先父在太學，有同舍生將赴廷試，乞夢於廟，夜夢一童子傳言云：二相公致意先輩，將來成名在二相公上。覺而思之，子游子夏夫子高弟也，吾成名在其上，必居巍科無疑，竊自喜。暨唱名，乃以雜犯得州文學，大憤悶失意，私念二相之靈不宜有此。沉吟終夜，忽駭笑曰：論語云文學子游子夏，今果在其上矣。詰旦以諧同舍，皆大笑曰：神休善謔如此哉。杜陽雜編 唐代宗廣德元年，吐蕃犯便橋，上幸陝。夜夢黃衣童子歌於帳前曰：中五之德方峨峨，胡胡乎杀何。詰旦上具言其夢，侍臣咸稱土德王，胡虜破滅之兆也。是月郭子儀等克復京都，上還宮闕。

夢小兒

陶朱新錄 知江寧縣葉義問言：前任錢塘如縣，適當兵火擾攘之後，有斯虜人剽渡日，本鄉百姓一十三人殺其家老幼七口，劫取財物。縣中捕之，盡獲其賊，未至縣，路中偶三人已死，九人皆伏罪，一人不承甚力。葉念一十二人既已伏辜，此一人亦可憫也，私欲出之。是夕夢一小兒云：如縣所欲貸者，乃是前日殺其之人。又盡見其家被害七人。既覺，引囚令各具所殺人老幼形狀，獨不具此小兒者。葉乃問不承者云：殺小兒者是汝，何可諱耶。因乃垂涕從首伏罪，案遂成。

夢書生

會稽縣志 石景術字慎思，應舉年省試治周禮，試官考校義卷兩副，上一則該博而詞不工，疑其為老儒；一則詞義整齊，疑其少年。試官念欲取老者，未決。夕夢一書生來見，紘住反久之。覺而與同官言，皆笑，或不以為然。取卷子衆觀，亦如前議。是夕試官五人皆同夢，異而竟取疑為少年者。榜出，石景術也，狀貌乃夢中所見。王介甫欲嫁姪女與之，呂吉甫聞其事，意其必貴，遂以女適景術。介甫怒，由是吉甫罷參政，出知揚州。景術曾作祠曹郎官，止監司太守，後無疾死。介甫姪女嫁葉致遠者是也。

夢土偶人

陳纂 孫光錄貞敏公未達時，曾夢俠軒亭有土偶人列拜，覺而自負，後果判東府事。

夢尋友

韓非子 六國時張敏、高忠為友，敏每一相思，使於夢中往尋，行至半途，迷不知路。

夢同年友

夷堅志 鄱陽詹林宗少時以隆興壬午赴鄉舉，夢人告曰：君它日過省，須與蔣佐同年。又預計偕，來春入都，詣貢院看混榜，無所謂蔣生者，意間不懌。是歲下第。乾道乙酉魁薦於鄉，仍不利。至於再見舉，當淳熙辛丑，已五到省矣。始見別院混榜有常州蔣佑，竊喜。為未幾列榜，先揭蔣中選，詹又益書，果奏名。於是往訪蔣，道昨夢叙同年相親之意，訝其春秋鼎盛，係和甲庚，乃生於壬午，蓋初傳夢之歲。莊季裕雞肋編 劉恭孝高閑居湖州，夢廖用中云：剛與郭顧道卻是同年。時廖為中丞，郭坐之御郎，頃官祠居上饒。後數月，劉傳信州，到未久，廖以宮觀罷歸南劍，道由信上，郭往謁之，初未識，問之，乃同榜登第。是日用中赴州會，方坐即云：郭顧道在此，某與之却是同年。與夢中所聞略無少異。則出處升沈、動靜語默，悉皆前定也。

夢同門生

太平廣記 湘湖有大校周捣者，居常與同門生姻好最厚，每以時人不能理命，欲不肖子爭財分訴到于訟庭，觀此為鑒。乃相約曰：吾徒他年勿遺其嫩，儻有不諱，先須區分，俾其不露醜惡貽責後人也。他日同門生奉職裏郎，一夕周校夢見揮霍書訴曰：坡夫坡夫，某前言已申，今為異物矣。昨在通衢忽風所中，以至不救，但念家事，今且來歸，畧要處理。周校忽然驚覺，通夕不寐。遲明抵其家說之，家人亦夢。

夢友人死

太平御覽 後漢書曰：范式字式卿，山陽金鄉人，仕郡為功曹，與汝南張邵字元伯為友。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郅君章、殷子徵看視之。元伯臨終歎曰：惜不見吾死友。尋乃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吾以某日死，某時葬，永歸黃泉，未我忘，豈能相及。式覺而驚悲，歎赴之。太平廣記 韓弇為掌書記，被蕃戎所殺。弇素與櫟陽尉李績友善，因晝寢，忽夢弇被髮披衣，面目盡血，憤初不識，乃稱姓名，相勞如平生，謂曰：今從尭髮大使填漳河，憔悴困辱，不可言，問來奉詣耳。幽明錄 張甲者與司徒蔡謨有親，僑住謨家，覺數宿行，過期不返。謨晝眠，夢甲云：行忽暴病，患心腹病痛，脹滿不得吐下，某時死。謨曰：何以治之。甲曰：蜘蛛生斷去脚吞之則愈。謨覺，使人往甲行所驗之，果死。

夢友人言別

太平御覽 盧元明為中書侍郎，友人王由寓居潁川，忽夢見由攜酒就之言別，因賦詩贈。乃覺，元明憶其十字云：自茲一去後，朝市不復遊。元明嘆曰：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為亂兵所殺，尋其日，乃是發夢之夜。

夢故王言別

太平廣記 齋宜都王鑑年七歲出閣，陶弘景為侍讀，八九年中甚相接遇。後鑑遇害時，弘景隱山，夢鑑來，慘然言別曰：某命過無罪，後三年當生某家。弘景訪之，以幽中事多秘不出。及覺，即使人至都參訪，果與夢符。弘景因此著夢記。

夢故僧死 夷堅志張彥文尚書大之長者也布衣時與建昌景德寺僧紹光厚善後爲諫議大夫紹光死於鄉張公益未知也夢其衔械立庭下泣訴曰紹光以某月某日死緣生前罪業深重沉淪地獄無從脫免願公不忘平生特爲救釋精作佛事以濟冥塗憶有金一兩在弟子姚和尚處并有錢二十千在市上某家儻索而用之庶可獲助張許之他日遣僕歸詢其事皆合乃命其子元晉取金與錢爲誦經轉輪仍塑觀音像一軀於大平興國寺然長明燈以供且刻石紀以示人當淳熙初張從來湖南常平巡歷属城至道州北境三十宿於杏園寺夜夢婦人求葬己言甚懇切旦以告主僧得其據以屬營道宰塞諸原蓋其惻隱之心顯如是也

夢黃髮叟 太平御覽三輔決錄曰予以玄冬脩夜思而未之得也忽然而寢夢此黃髮之叟姓而玄明字曰子貞與寐言言必有中夢中相告良救之耳予授其人子貞許之析微通理善否之間無所依違因命操筆者書之謂之次錄

夢白鬚老叟 夷堅志建昌新城士人張翔淳熙十六年初夏夢遊鄉先達葉昭州民極園遇白鬚老叟告曰君今秋應舉但用葉使君名必可得也翔覺而異之以謂身爲晚輩豈得鄉孔長者名然私心竊喜作恐失之只用下一字更爲極是歲中解試第二人揭謝昭州自言其夢以謝過

夢老嫗 太平廣記宜春郡東安仁鎮有齊覺寺有一僧年九十其寺常住莊田孳畜甚多僧一夕夢見一老嫗衣青布衣拜辭而去云只欠寺錢八百覺而異之遂書于寢壁其夜無知者後有牸牛一頭無故而死主寺僧鬻之只酬八百數度不移前價主事具白僧嘆曰償債足矣遂令主事僧入寢所讀壁上所題處無不差嘆

夢乳媼 夷堅志晏元獻家老乳媼燕氏在晏氏數十年一家頗加禮既死猶以時節祭之嘗見夢曰冥間甚樂但乏老須人扶持昔之使耳其家爲畫二婦人焚之後夢曰賜我多矣奈軟弱不中用何其家感異屬匠者厚以紙爲骨且繪二美婢它日來謝曰新婢絶可人意今不寂寞矣明年寒食家人上冢歸復夢曰向所得婢今又捨我去曰何得爾曰初不欲言以少年淫蕩皆爲燕三誘去家人曰燕三人也安得取媼侍女曰亦已來矣曰然則當爲辨之不難也明日相語皆大笑燕三者媼姪也素不檢自媼死不復聞其在亡逢詢之果已死遂復畫二老者與之又來致謝且前後五夢而得二老婢云

夢老姥置錢 太平御覽異苑海陵如皋

縣東城村邊海岸崩見一古墓有方頭漆棺以朱題云七百年墮水元嘉二十年墜於縣獄和益從潮漂沉瞰所流還依本處村人朱護等異而啓之見老姥年可七十許嘴頭着桂口勺鬢髮皓白不殊生人釵髻衣服粲然若新送終器物枕履悉存護乃齎酒脯施于柩側爾夜護婦夢見姥云向獲名既感至無已但我墻屋毀發形骸飄露今以直一千託爲治護也置錢使去明覺果得即用改今移于高卑焉

夢老公 北史魏孝文帝洪池命任城王澄侍升龍舟帝曰朕昨夜夢一老公拜立路左云晉侍中嵇紹故此奉迎神爽卑懼似有求焉澄曰陛下經殺塊而弔比干至洛陽而遣嵇紹常是希恩而感夢帝曰朕既有此夢或如任城所言於是求其兆域遣使弔祭焉

夢官妓 太平御覽竄冤志曰濡須口有一大舶船覆在水中水小時便出見嘗有漁人夜宿其傍以船繫之但聞箏笛絃管之音夢人驅遣云勿近官妓此人驚覺即移船去傳云是曹公載妓船覆于此于今猶在

夢壯士見噬 太平御覽呂氏春秋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士從而叱之噬其面傷然而寤然夜坐自不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年六十而無所挫辱吾將索之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立于衛三日不得退而自殺

夢貴人求改文 青瑣高議范文正公知慶州日有人以碑銘託公者爲撰述寶緣及一貴人陰事一夕夢貴人告曰某此事實有之然未有人知者今因公之文遂暴露矣願公改之公夢中謝曰隱公此事則某人當受惡名公寔有此我非私人者不可改也貴人即以語恐公曰公若不改當奪公長子公曰死生命也未幾長子純佑果疾卒又夢貴人曰公竟改否若不改當更奪公一子公又曰死生命也俄而次子純仁亦病此兩夢貴人甚有惱色既而又夢貴人乃以情告曰公長子數當盡我豈能奪今告公爲我改之公次子行安矣公卒不改純仁數日遂安後至丞相公之剛正足可見也

夢孕貴人 莫君陳月河所聞呂夷簡居長夫人姙身公令飲藥去之歿夷三次綢娠見夢云所孕貴人不可去也遂止即今左丞蘊叔也

夢貴人來 宋史江萬里傳字子遠都昌人自其父燁始崇儒大父燁鄉稱善人燁妻陳氏夜夢一貴人入其家曰以汝家長有善吉故來已而有娠生萬里

夢婢父報德 左傳宣公十五年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

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注。丈夫從顆夢見作草之老人。并本事。張師正括異志鍾離瑾閩寶聞。事江州之德化。明年。將以女歸許氏。居一日。謂其資魁。俾市婢以送女。望日。資與老嫗。引一女子來。問其何許人。嫗曰。撫之臨川人也。幼喪其親。外氏育之。女守嫗戒。亦不敢有他言。君視事少閒。歸過于屏。見女流涕。有戚容。且疑其家啗挟。詰曰。不然。某之父昔曾令是邑。不幸與母俱喪。無親戚以爲依。時方五歲。育於資家十年矣。且將爲己女。今明府欲侍媵妾。資以其應命。適見明府視事。追感吾父。不覺涕零。君大驚。呼資嫗以審如女言。戒家人易其衣食。如己所生。以書抵許氏。告緩期。姑將假吾女之資。以嫁焉。許亦惻然。後曰。君侯獨能抑己女而拔人之孤女。予固有季子願侍以爲婦。女事盛飾哉。卒以二女歸許氏。父之。君夢一緋衣丈夫進庭拜而謝曰。不圖賤息。辱賜於君。然侍請於帝。願奉十任有土官。故來致命。後果歷十郡太守。終於江淮發運使。今鍾離氏有仕籍於朝。常十餘。獨出君之後。故世爲肥之冠族。君許氏名爵。父老已失其傳。嗚呼。二君之用心非有求於世者。特發諸至仁耳。彼附貴而親。醜然自以爲得。獨何人哉。施報之事。儒者蓋罕言。若歧龍斷蛇。杜回結草。千古豈苟傳。亦有以警勸云。

夢一翁一姥

太平廣記秣陵人趙伯倫。曾任襄陽。船人以豬爲禱。及祭。但純肩而已。爾夕倫等夢見一翁一姥。鬢首蒼素。皆著布衣。手持桡檝。怒之。明發。觸沙衝石。皆非人力所禁。更施厚撰。即獲流通。

夢至帝所

左傳秦繆公夢至帝所。觀鈞天廣樂。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三十六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洗馬臣林燫
書寫生員臣趙繼祖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吳璥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三十九　一送

夢

夢乘龍上天

類林雜說黃帝少時夢乘龍上天後即帝位也 羅泌路史陶唐紀帝始在唐夢御龍以登雲天而有天下 東漢書馮異傳異勸光武即帝位光武乃詔異詣鄗問四方動靜異曰三王反畔更始敗亡天下無主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上為社稷下為百姓光武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 金樓子興王篇漢世祖文叔嘗夢乘赤龍登天上珠階玉闕 吳志孫休字子烈封琅琊王居會稽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覺而異之孫皓廢休自立七年薨孫皓悉誅其子 晉書郭瑀傳王穆以瑀為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雖居元佐而口詠黃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之蹤穆惑於讒間使西代索嘏瑀諫曰昔漢定天下然後誅功臣今事業未建而誅之豈見麋鹿游於此庭矣穆不從瑀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七日與疾而歸旦夕祈死夜夢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寤而嘆曰龍飛在天今止於屋屋之為字尸下至也龍飛在屋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內寢況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厓閣飲氣而卒 宋書晉安王子勛於尋陽城南設壇即位子勛語左右曰昨夜夢乘龍上天俛視不見其頭衆咸失色莫有對者著作郎孫詵進曰易稱見羣龍無首吉祥也衆乃大悅 太平御覽祖珽知齊太上有大志深自結納嘗啓昨夢大王乘龍上天顧深自愛太上大喜即位之後擢拜中書侍郎 南史齊高帝紀帝年十七時嘗夢乘青龍上天西行逐日 又帝與孫奉伯同室臥奉伯夢帝乘龍上天於下捉龍腳不得及覺敘夢因謂曰兗州當大庇生靈而帝不得與也奉伯竟卒於宋世 舊唐書宣宗紀宣宗微時嘗夢乘龍昇天言之於鄭太后乃曰此不宜人知毋幸勿復言 宋史烈傳趙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寧宗以素服登大寶蓋其驗

夢乘龍

江寧縣志丁咸序南唐時應數舉忽夜夢乘龍自地而起顧見一駱駝隨之私自喜幸必登科第後應又不捷尋歸宋應十數上凡踐場屋迨三十餘年嘗自思以其夢為憑至咸平三年王公知貢舉咸序上詩曰常憶金陵應舉時壯心頻欲把丹枝蹉跎三十年中事一度思量一淚垂於是奏名及殿試以第三甲放之其亞之者則龍起又亞之者又駱起及觀榜方悟其夢 青瑣高議天聖年中馬輔將御試夢乘龍飛去自推以為吉兆是年殿下次舉又過省中夕再夢乘一巨蛇而飛於空其去甚疾輔憂慮謂人曰吾向夢跨龍猶不利今乘蛇固可知也洎晨廷唱第先呼龍起次呼蛇起又呼馬輔三人相連而不相間異哉人之貴也夢先兆於數年之前

夢跨龍

名臣見聞志虢國夫人因生日進內膳貴妃上殿奏邀帝帝往焉貴妃欲躬起曰妾昨夜夢與帝遊驪山似至興元驛方與帝對食後宮亦告火發倉卒與帝把手出驛回望驛中高木數株俱為烈焰左右奏綵仗不完矣或有控二龍來者陛下跨一龍妾亦跨一龍隱約西北去陛下所跨白龍介甲間有白光侍從甚盛其去若飛妾所跨龍其色蒼黑介甲間亦有黑氣其行頗緩左右從畧無人西顧惟有一蓬頭黧面物色視之不類人前望陛下去甚速遠欲逐陛下因此所跨龍青面物或急鞭龍數下龍馳去觸一危峯龍蜿蜒墮地妾亦沉煙霧中開目則獨在一小室中問向所青面物言曰某此峯神也妃子合居于此有一騎自外來曰帝令授妃子封邑乎執青紙文一軸字體若用朽木書蒼暗不可識惟後字可辨云妾授益州牧爨先后仍百鎰已而聞若有兵大呼因急合戶倏然覺來滿身汗浹不知此何祥也願帝告之帝仰而沉思俯而發嘆曰對酒且團今日之樂其事他日可知也 又云漁陽叛帝駕西遊至馬嵬六軍不發請殺貴妃帝不得已命縊于佛堂果符益州牧爨之夢蓋爨作吐綵而絲居縊旁乃縊字也 高力士曰向妃子嘗對陛下言其所得夢時臣侍立歷歷在耳願陛下少解釋以開愚情帝曰妃子之夢今皆應矣與朕遊驪山驪與離同音方食而後宮火起亦失食之兆也火乃兵士之氣也回望驛中木俱焚驛與易同音焚其木於傍楊字也俱焚滅身之災可知也吾跨白龍西遊之象彼跨黑龍幽暗之理也獨行無左右之助也龍墮煙霧皆幽陰之處獨居一室乃古寺之應也一騎者馬也黧面物稱峯神乃山鬼也果死於馬嵬乎益州養爨蓋傍加絲乃縊字也帝長吁曰詎此夢者何神也一何顯然如此

夢人跨龍

摭遺新說王桂英既遇王魁也歲月既久情好益篤桂嘗語魁曰妾未遇君前一夕得夢夢有人跨一龍繞高數丈仰望跨龍者狀貌甚大跨龍者執一鞭鞭絲拂地傍觀者皆曰此神仙人也少頃龍驤首欲上我即執其鞭絲陞未數丈鞭絲中斷而我墮地仰望龍已不見而微見其尾忽然雷雨大作望見一處有林木

欲休於其下。至則有一人亦欲避雨。顧其木曰。此白楊木不可止。其人遂去。妾則竟避其下雨勢甚急而妾獨不濡。不久驚覺竟思恐非吉兆也。洎此日見君狀貌。乃夢中跨龍者也。乃自解曰。鞭斷而我墜。君當升騰而去。妾不得同處矣。妾不識白楊木何物也。常詢人皆曰。人塋墓間多有此木。吁。妾不久其死乎。雨澤潤萬物而我不濕。是知非善夢也。甡曰。夢何足遽信。但無慮非久復相會。於是執手大慟。移刻甡上馬。桂祝之。得失早還。無負約也。甡遂行。

夢看龍 溫州府志僧擇仁。永嘉人。善畫松。一夕夢看四百餘龍。自是臻於神妙。每醉揮墨。醒後乃補之。形狀極於奇怪。嘗醉永嘉市。顧竹壁取拭盤查濡墨洒其上。來日少增修為。狂根枯株人伏其神。

夢吞龍 宋類苑永嘉僧擇仁。善畫松。其初遍求諸家畫松。采其所長而學。有善畫松身者。松皮者。布枝柯者。畫杈者。根石者。擇仁盡得其意。一夕夢吞數百條龍。自是遂臻於神妙云。

夢獲一龍 南唐書南唐主徐知誥姓李。小字彭奴。唐室裔也。流寓濠泗。吳武王楊行密克濠州得之。異其狀貌養以為子。楊氏諸子不能容。行密以與徐溫。乃姓徐名知誥。溫嘗夢水中黃龍十數。溫獲一龍。而寤翌日得知誥。乃以為子。知誥奉溫以孝聞。

夢黃龍無數 劉磯立設義祖常夢臨大水。水中有黃龍無數。旁有一古丈夫。冠服如三禮圖所畫節服氏之形。荷一大戟而立。語藝祖曰。汝可隨意捉之。藝祖袒身而入。捉得一龍而出。驚悸而覺。未幾掠得烈祖養以為子。

夢黃龍蟠地 潮州府三陽志道隆不知何許人。余襄公靖作永興華嚴院記云。潮之海陽人。俗姓黃氏。得心印於汝州建禪師。至和初遊京師。客景德寺。宋仁宗夢黃龍蟠地。明日召至便殿問宗旨。隆奏對詳允。上悅。館于大相國寺燒香院。王公貴人爭願先見。未盥戶外屨滿矣。

夢白龍附肩 五代薛史梁太祖帝紀帝嘗于長蘆。一夕夢白龍附于兩肩。左右瞻顧可畏。恍然驚寤。

夢龍挾船 南史宋劉穆之傳。穆之初為琅邪府主簿。嘗夢與宋武帝汎海遇大風。俯視船下。見一白龍挾船。既而至一山。山峯聳秀。意甚悅。

夢黑龍盤座 武林紀事曾公亮與一富家子俱赴春官。道經淮陽。同宿於娼館。娼於公極意奉承。略不顧富家子。公曰。我貧士也。今反下顧小人。誤矣。娼笑曰。非汝所知也。我先一夕夢黑龍蟠屈座間。以一爪置水盆中。公適坐處。以手掬弄盆中水正與夢應。故云公必貴耳。後公亮果及第。繇淮陽。與娼相持大喜。遂納為婦。

夢黑龍遶居 王明清揮麈錄范宏父鏜少年漂泊。嘗徒步過豫章村落中。日高未得食。至一山寺。有僧夢黑龍繞其居。既興閑步出戶。有窮士凄然坐於三門。僧邀入解榻推以食待之。且問其所向。宏父云。謀赴開封試。途窮不能前。柰何。僧傾橐以濟其行。其徒笑且排之。是歲首薦明年登科。後以龍圖閣學士帥江西。其僧尚在。宏父厚報之。

夢黑龍蟠寺 夷堅志福州張聖者。本水西雙峯下居民。入山採薪。逢兩人對奕于盤石上。與之生筍。使食。張不能盡。遂謝去。即日棄家賣卜。未嘗呵錢布卦而人禍福死生。隨口輒應。自稱曰張鋤柄。紹興中。張魏公鎮閩。母莫夫人多以度牒付東禪寺。使擇其徒披剃。長老夢黑龍蟠踞寺外。旦而覘之則張也。問之曰。欲為僧乎。曰固所願。於是落髮而立名圓覺。嘗以雙拳納口中。每笑時幾至於耳。素不識字而時時賦詩。見交游聞過舉必盡言諷勸。郡士林東有才無行。嘗批張頸曰。圓覺頭生角。張應聲曰。林東不過冬。及期東以罪編隸。後行游建安。放言忤轉運副使馬子約紘。馬禽赴獄桎梏箠掠。而肌膚無所傷。竟用造妖惑衆劾於朝。流梅州。久之復歸鄉。已

卯之冬。或問新歲狀元為誰。曰。在梁十兄家。皆莫能曉。既乃溫陵梁丞相魁天下。十兄者克字也。張所遇奕者。一巾一髽髽者與之筍。蓋鍾離子云。

夢黑龍繞門 夷堅志婿雲富人潘君。少貧嘗貿易城中。天且暮。值大雨。急避止道傍人家。不能歸。因丐宿焉。不知其娼居也。娼夜夢黑龍繞門左。旦起視之。正見潘臥簷下。心以為異。延入厚禮之。欲與之寢。潘自顧貧甚力辭。至再三。强之不可。一日醉以酒合焉。自是傾家貲濟之。不問其出入。潘藉以為商。所至大獲。積財踰數十百萬。因聘娼以歸。生子擢進士第。至郡守。其家至今為富室云。

夢驪龍見田 錢雙峯年譜先生生之夕。父竹坡夢門之外。有驪龍見於田。

夢龍升天 洪邁夷堅志羅春伯。撫州崇仁人。淳熙甲午。就館於邑人吳德秀家。受業者數輩。吳嘗夢館之西偏有物類狗。起於芭蕉叢中。已而兩角。歘然聳身飛躍。歷舍東升于天。光彩粲然。照曜遠邇。遺鱗脫甲委墮滿地。方審為龍也。覺而喜。徧以告人為祥應。比秋試獨羅中選。其所居正在邑西也。後仕至佐樞庚然未兩月終于位。

夢龍飛天 玉堂閒話唐天祐年。河中進士楊玄同老於名場。是歲頗亦彷徨。未

洊兆朕宜所吉夢以卜前途。是夕夢龍飛天乃六足。及見榜乃名第六。則知固有前定矣。

夢龍戲日

東齋記事。英宗皇帝未生。濮安懿王夢二龍戲日傍。俄與日俱墜。以衣承之。大纔寸許。將納於佩囊。忽失所在。久乃見於雲中。一龍人言曰。我非汝所有。生之夕又見黃龍數四出入臥內。豈不神異哉。

夢兩龍挺日圖

太平御覽河圖挺佐輔曰。黃帝修德立義。天下大治。乃召天老而問焉。余夢見兩龍挺日圖。即帝以授余於河之都。覺昧素喜不知其理。敢問於子。天老曰。河出龍圖。雒出龜書。紀帝錄圖。聖人所紀姓號。與謀治平。然後鳳凰處之。今鳳凰以下。三百六十日矣。合之圖紀天其帝圖乎。黃帝乃祓齋七日。衣黃冠黃冕。駕黃龍之乘。戴蛟龍之旗。天老五聖皆從以遊。河洛之間。求所夢見者之處。弗得。至於翠嬀之淵。大鱸魚沂流而至。乃問天老曰。子見天中河流者乎。曰見之。顧問五聖。皆曰莫見。乃辭左右。獨與天老跪而迎之。五色畢具。天老以授黃帝。舒視之。名曰錄圖。

夢龍拏空

夷堅志。政和末。張魏公與同舍二人。自漢州從鄉先生入京赴省試。詣一廟求夢。禱罷皆寂無所感。先生者年長於諸人三十許歲。甚怒曰。緣汝三小子無敬心。累我不得夢。

齋戒三日。復往中禱。遂獨夢入殿庭。見大龍長百丈。夭矯拏空。一人奮而登其背。傍立者語之曰。此張天師也。寤而甚喜。誇言於衆。有得色。魏公曰。既云姓張。安知此夢不為浚設。先生慍曰。汝之好戲。一至於是耶。是歲公擢第。後位極宰輔。終於少師。說者謂乃天子之師臣也。公之母冀夫人娌孫師孟。親聞公言。

夢金龍蟠床

江少虞類苑。李至陽翟作亢宮賦。其序畧曰。予多疾。羸不令為殿前司諫官。勝衣。庚寅歲冬夕。忽夢遊一道宮。金碧明煥。一巨殿。一寶床。蘇然於中。一金龍盤踞于床之上。碧鬚金鬣。光體天地。傍有道士韓聃若謂余曰。此亢宿之宮也。大象無停輪。宜速拜之。汝將事此龍。積疾亦消。予將拜。龍輒先拜。至道初。太宗立真宗為皇太子。命公與李沆相並為賓客。太宗戒真宗曰。二臣皆宿儒重德。不可輕待。吾選正人輔導汝。宗基國本吾無慮矣。真宗恭稟皇訓。見必先拜。符亢宮之兆也。

夢龍罩床

南史梁文宣阮太后傳。太后本姓石。為武帝采女時在孕。夢龍罩其床。天監六年八月生元帝于後宮。是日大赦。拜為修容。賜姓阮氏。後元帝即位。追崇為文宣太后。

夢龍蟠竈

撫州府臨川志。金谿縣西二里禪居院。僧一日夢龍蟠于竈。覺而亟視之。乃王禪師方辟寢齋廚。米數示偈坐忘。

夢龍據腹

史記外戚世家。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色。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宮成皋臺。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聞之。問其故。兩人俱以實告。漢王心悽然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曰。昨暮夜妾夢蒼龍據吾腹。高帝曰。此貴徵也。吾為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為代王。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迎代王立為孝文皇帝。而太后改號曰皇太后。

夢龍入懷

太平廣記。漢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

夢兩龍枕膝

續晉陽秋。李太后在會稽王宮。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其後果以相者之言。見幸太宗。凡生烈宗會稽王道子。及鄱陽公主焉。

夢龍飛而落

晉書佛圖澄傳。嘉平十四年三月。后季龍夢龍飛西南自天而落。旦而問澄。澄曰。禍將至矣。宜父慈子孝。深以慎之。季龍引澄入東閣。與其后杜氏問訊之。澄曰。脇下有賊。不出十日。自浮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血流。慎勿東也。杜氏后曰。和尚耄邪。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耄。但少者不惛即好耳。遂便寓

言不復彰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季龍臨喪殺之。季龍以澄先誡故獲免。

夢龍降池中

元史吳澄傳。澄生前一夕。其鄰媼復夢有物蜿蜒降其舍旁池中。旦以告於人。而澄生。

夢龍據屋

南史齊武帝紀。帝生之夕。孝皇后昭皇后並夢龍據屋。故小字帝為龍兒。帝年十三。夢人以筆畫身左右為兩翅。又著孔雀羽衣。凌空中飛舉。體生毛髮長至足。有人指上所踐地曰。周文王之田也。

夢龍繞殿

南唐近事。烈祖帝晝寢。夢一黃龍繚繞殿楹。鱗甲炳煥。逼而視之。蜿蜒如故。上既寤。使視前殿。即齊王凭檻而立。偵上之安否。問其至止時刻及視向背。皆符所夢。上曰。天意人謀。信非偶爾。成吾家事。其惟此子乎。旬月之間。遂正儲位。即元宗也。

夢龍徙居

紹熙儀真志。六合縣西南。有慈濟龍王廟。父老相傳。池龍一日忽見夢於靈巖寺主僧。以為池旁居民多不潔。願徙居巖下。與聽法音。旦率衆西望迎至。果起雷雨。今山中立白龍祠。太平廣記。隴州吳山縣。有一人乘白馬夜行。凡一縣人皆夢之。語曰。吾欲移居。暫候潮牛。言訖即過。其夕數百家牛及明皆披體汗流。如水。於縣南山曲出一湫。方圓百餘步。里人以湫龍

因牛而逐。謂之特牛湫也。

夢龍降室

漁隱叢話詩說雋永云。王咸平翻為校書郎。日嘗夢龍降其室。故韓子蒼作咸平生日書云。昔年親擢校書郎。夜夢蒼龍繞屋梁。異事邪知今日應。六龍深駐載賡堂。

夢龍踞堂

夷堅志 黃君訥。字敏仲。邵武人。寓居臨川。淳熙十三年冬入都赴省試。中塗會暮到旅邸。行商走卒充滿其間。無可棲泊之地。黃謂主店者曰。昏暗如此。欲前進不得。苟不見容納。將使我安之耶。主者不得辭。旋空一室與之。處室距主翁家不遠。翁夜夢黃龍從外至。以爪抉門入。蟠踞中堂。光焰赫奕。驚而寤。疑必有貴客在邸。未黎明。起訪焉。歷視十數客。皆不足當。獨黃君為士子。意其兆應是也。又問知姓黃。益自信。戒僕侯盥櫛畢。具茶湯詣之。為話宵夢。乞誌之于壁。黃固心喜。然亦不敢率而拒。卻翁。退復遣二兒來。皆儒衣冠度不可已。乃書數語而去。暨來春揭榜則遺黜。或人云。龍雖貴徵。尚爾沈鬱。蓋未即日騰趠飛天也。黃失意。留連舍於張定叟侍郎之館。時有南舉先生者。遁命術多中。往扣之。卦成。前曰。好命。只是事事遲。更三年後卻做官。但有一慮。尊府君恐有不測。宜急歸。是時黃老父在家。適得信報其抱疾。聞南語。瞿瞿不自安。即日西還。至冲冬。父果卒。黃當免舉。可應庚戌試。

而正月在禪制中。計無由可會。有旨以首春雪寒。恐遠方布衣來者愆期特展鎖院半月。於是兼程而往。於大院期已不及。鄉人為委曲作道地。以門客避嫌試別所。遂登科。黃龍之祥。未知驗於何日也。

夢龍入井

文苑英華 劉峻朱氏夢龍解 一作辨 吳郡朱氏言昔之夜夢龍入井。客之好誕者作佳占以祥。朱氏曰。予未嘗識周公孔子者也。然而使予得夢一丈夫苟冠衣之古者。因謂之周公孔子。人必知其自欺也。未嘗識越。不知越之城郭宮室途巷。苟或夢之。求可自知其何城也。然則朱氏之所夢入井者。朱氏安知其龍乎。豈非常見畫者。原其眷好其爪。施甲鬣雲氣於身則似乎其所入井者耶。是朱氏之夢畫者也。殆非夢龍矣。自夏后以來。人不見龍。然而言龍者信其畫而已。漢魏之數見者見其畫者也。薄姬之娠者亦畫者也。時門之闕者亦畫者也。史皆謂之龍。且明史之妄。況朱氏之學妄哉。夫龍不輕出。又不可豢乎。婦人有德不闕。故知皆非龍也。嗚呼。龍以變化為德也。或者謂如所畫亦可謂之龍也。則朱氏所夢當何龍乎。

夢龍感孕

北史 齊武明皇后婁氏。凡孕六男二女。皆感夢。孕文襄則夢一斷龍。孕文宣則夢大龍。首尾屬天地。張口動目。勢壯驚人。孕孝昭則夢蟠龍於地。孕武成則夢龍浴於海。孕魏二后。並夢月入懷。孕襄成。博陵二王。夢鼠入衣下。

夢龍無尾

南史陶弘景傳。初弘景母夢青龍無尾。自地升天。弘景果不娶無子。

夢龍出腋下

雄揚志 宋泰始七年。苟伯玉夢太祖乘船在廣陵北渚。見上兩腋下有翅不舒。伯玉問何當舒。上曰。卻後三年。伯玉夢中自謂是呪師。向上噀呪之。凡六呪。有六龍出兩腋下。翅皆舒還而復斂。元徽二年。而太祖破桂楊。威名大震。五年而廢蒼梧。太祖謂伯玉曰。卿時來之夢。今且效矣。

夢龍出身中

青瑣高議 隋煬帝生。帝母夢龍出身中。飛高十餘里墜地。

夢龍出頷下

宋史世家。初張文表將攻長沙。猶豫未決。有小校夢文表龍出頷下。明日以告。文表喜曰。天命也。及敗。梟首於朝市。

夢龍啣符

百川學海龍城錄 上皇初登極。夢二龍啣符自紅霧中來。上。大隸姚崇宋璟四字。掛之兩大樹上。蜿蜒而去。夢廻。上召申王圖兆。王進曰。兩木。相也。二人名為天遣。龍致於樹。即姚崇宋璟當為輔相兆矣。上歡異之。

夢龍食萵苣

周煇清波雜志。五代時。有僧某卑庵遺邊藝蔬丐錢。一日晝寢。

夢一金色黃龍食所藝萵苣數畦。僧寤驚。且曰。必有異人至。已而見一偉丈夫於所夢之所取萵苣食之。僧視其狀貌凜然。遂攝衣延之。飽食甚勤頃刻告去。僧囑之曰。富貴無相忘。因以所夢告之。且曰。公他日得志。願為老僧只於此地建一大寺。偉丈夫乃藝祖也。既即位。求其僧尚存。遂命建寺。賜名普安。都人稱為道者院。則壽皇聖帝王封之名。以兆於此。

夢龍求經

孫公談圃 荊公為江西漕。夢小龍呼相公求央注維摩經十卷。久而忘之。後至友人家。見佛堂中有是經。因錄而送廟。及在相府。夢小龍來謝。

夢龍吐碁經

碁經王積夢青龍吐碁經九部授几。其藝頓精。

夢斬涇河龍

西遊記 長安城西南上有一條河。喚作涇河。貞觀十三年。河邊有兩箇漁翁。一箇喚張梢。一箇喚李定。張梢與李定道。長安西門裏有箇卦鋪。喚神言山人。我每日與那先生鯉魚一尾。他便指教下網方位。依隨著百下百着。李定曰。我來日也問先生則箇。這二人正說之間。怎想水裏有箇巡水夜叉聽得二人所言。我報與龍王去。龍王正喚做涇河龍。此時正在水晶宮正面而坐。忽然夜叉來到。言曰。岸邊有二人卻是漁翁。說西門裏有一賣卦先生。能知河中之事。若依著他

筭打盡河中水族。龍王聞之大怒。扮作白衣秀士入城中見一道布額寫道神相袁守成於斯講命。老龍見之就對先生坐了。乃作百端磨問難道先生問何日下雨。先生曰來日辰時布雲。午時升雷。未時下雨。申時雨足。老龍問下多少。先生曰。下三尺三寸四十八點。龍笑道未必都由你說。先生曰來日不下雨對了時。甘罰五十兩銀。龍道好如此。來日却得廝見辭退。直回到水晶宮。須臾一箇黃巾力士言曰。玉帝聖旨道你是八河都總涇河龍。教來日辰時布雲。午時升雷。未時下雨。申時雨足。力士隨去。老龍言不想都應着先生謬說。對了時辰。少下些雨。便是問先生要了罰錢。次日申時布雲。酉時降雨二尺。第三日老龍又變為秀士入長安卦鋪問先生道你卦不靈。快把五十兩銀來。先生曰。我本筭術無差。却被你改了天條。錯下了雨也。你本非人。自是夜來降雨的龍。瞞得衆人瞞不得我。老龍當時大怒。對先生變出真相。霎時間。黃河摧兩岸。華嶽振三峯。威雄驚萬里。風雨噴長空。那時走盡衆人。惟有袁守成巍然不動。老龍欲向前傷先生。先生曰。吾不懼死。你違了天條。刻減了甘雨。你命在須臾。剮龍臺上難免一刀。龍乃大驚悔過。復變為秀士。跪下告先生道果如此。呵却望先生明說與我因由。守成曰。來日你死。乃是當今唐丞相魏徵來日午時斷你。

龍曰。先生救咱。守成曰。你若要不死。除是見得唐王與魏徵丞相行說勸救時節或可免災。老龍感謝拜辭先生回也。玉帝差魏徵斬龍。天色已晚。唐皇宮中睡思半酣。神魂出殿。步月閑行。只見西南上有一片黑雲落地。降下一箇老龍當前跪拜。唐王驚怖曰。為何。龍曰。只因夜來錯降甘雨。違了天條。臣該死也。我王是真龍。臣是假龍。真龍必可救假龍。唐皇曰。吾怎救你。龍曰。臣罪正該丞相魏徵來日午時斷罪。唐皇曰。事若干魏徵須教你無事。龍拜謝去了。天子覺來却是一夢。次日設朝宣尉遲敬德總管上殿曰。夜來朕得一夢。夢見涇河龍來告寡人道因錯行了雨。違了天條該丞相魏徵斷罪。朕許救之。朕欲今日於後宮裏宣丞相與朕下棊一日。須直到晚乃出。此龍必可免災。敬德曰。所言是矣。乃宣魏徵至。帝曰。召卿無事。朕欲與卿下棊一日。唐王故遲延下着。將近午。忽然魏相閉目籠睛寂然不動。至未時却醒。帝曰。卿為何。魏徵曰。臣暗風疾發。陛下恕臣不敬之罪。又對帝下棊未至三着。聽得長安市上百姓喧鬧異常。帝問何為。近臣所奏千步廊南十字街頭雲端吊下一隻龍頭來。因此百姓喧鬧。帝問魏徵曰怎生。魏徵曰。陛下不問臣不敢言。涇河龍違天獲罪。奉玉帝聖旨臣斬之。臣若不從。臣罪與龍無異矣。臣適來合眼一霎。斬了此龍。正喚作魏徵夢斬涇

河龍。唐皇曰。本欲救之。豈期有此。遂罷棊。

夢龍求救

青瑣高議夢龍傳。宋天聖中曹鈞郴縣人也。其先遠祖秀公以豐功偉績守白州刺史。除南安節度使。高曾已來皆守番禺南海馬。洎乎子孫分裔文武立身。世於晉受永業西湖堂建書院。藏書萬卷組繡儒風友朋自遠方來者。悉贍以朝夕之費。推以寒暑之服。前後相維數世。書堂即基於西湖塘之幽奇淵深之所也。曹氏以家富貴日喜延接。遠方攜笈是邑横經者盡求學焉。功業成就辭門應選登科第者十有八九。成就溫習所暇。或泛游漣短楫輕舟。吟煙嘯月。一夕因風清波息。景寂人移。夢有一老衣白衣。述素昧之志曰。我即非世人。乃郎君塘中之龍。居此塘惜其澄徹戀以愛門。於興致雲雨之期。皆從天命。免鱗甲枯乾之慮。實藉水源未報厚恩。輒露底蘊。知君勇義必救難危。明日午時西北有陷池龍來茲小戲。慮失大機。風知郎君善弓矢。可相救乎。曰可。則若為審其彼此焉。叟曰。彼龍為青牛。吾亦如之。吾以素帛纏身。但腰有白者即吾也。願細別形儀。幸無誤矣。曰余射雖無功敢不從命。叟乃辭去。及眠覺。覩光明爛爛。舟中明月皓然。覩斯兆不久聞鷄唱。乃能記人事。思夢中之由。尚髣髴見老叟形影未滅。至其時不違所託。遂挽弓於塘側伺之。未移時見二青牛於

平洲中鬭酣。乃挽弓流矢中其俱青者脾。於是白腰者勝。既有強勢奮其餘勇。遂襲過崗原而無所覩矣。是夜三更。復夢叟謝曰。君善射。真號佳手也。而欲相報。擬須何實。曰僕自處人世。酷愛詩書。不重寸璧者。以珍寶幸不介懷。惟願子孫不離鄉邑而榮也。叟曰。不離鄉邑而榮者何。曰都押衙即軍州之最也。叟曰。君之所圖一何劣哉。對曰。知足不辱。叟曰善哉。吾嘗聞以約失之者鮮。即郎君之謂矣。不奪人願必能副其志。保從郎君去世世相繼矣。是後果如其言。是知報恩龍神可託。

夢龍鬬

王得臣麈史余少時同伯氏從學于里人鄭穀夫假館京師景德寺之白土院。皇祐壬辰。是歲秋試鄭與余兄弟皆舉國學進士。時已差考試官矣。日院僧德珍者言昨夜夢院內南忽有池水。水中一龍躍而起。與空中龍鬬。池龍勝而歸。其時旁院書生有曰。某當作狀元。穀夫微笑曰。狀元當出此院。於是伯氏書僧夢與日月貼于寢室門。時八月也。明年癸巳春殿試鄭公果狀元。予自東華門迓鄭歸白土院坐定。僧乃取所記夢貼。予曰。果驗矣。

夢龍遊

佛祖統紀願齋法師傳云。初螺溪居民張彥安請淨光曰。家居東南里所陰晦之夕。必見鬼神吟嘯考擊鐘鼓之聲。又嘗夢龍其地非愚民所可居。願以奉師。師往視之。

見山水秀異。謂衆曰。此伽藍地也。夢龍遊者。豈非龍樹之道將興此地也。因納之。

夢授龍頭 吳志孫權潘夫人父為吏坐法死。夫人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充後宮。得幸有娠。夢有以龍頭授己。以蔽膝受之。遂生孫亮。

夢授木龍 夷堅志。饒州安國寺。方大有觀音塑像。民俗祈請多有神應。慶元二年七月。寓士許泗妻孫氏懷妊臨產。危痛萬狀。孫默禱觀音。令其子持淨油一盞。默照像前。長老了祥因其油至。命滅宿燈而然。所施者。為焚香啓白曰。許泗妻孫氏感孕以來。閱十三箇月未得免身。彼家四壁空空。二膳不足。燈油微矣。而出於誠心。望菩薩慈悲。賜其子母團圓平善。祝罷。許子還。孫正困卧。躍橙上。恍如夢間。見白鬢婦人往來凡三返。最後抱一金色木龍呼與之。孫氏援授。驚寤。頃刻生男。遂采夢兆名之曰龍孫。此兒蓋辰生屬龍云。

夢金烏食龍 齊書武帝初登位。夢金翅鳥下殿食小龍子無數。乃飛上天。及明帝即位。誅高武子孫並盡。明帝名鸞故也。

夢化大龍 孫公談圃。鄭穀夫未第時。夢浴池中化為大龍。池邊小兒數十。拍手為龍公來。既覺。猶見其尾蛇牀間。卒于安州。十年貧不克葬。滕元發為郡。一日夢穀夫來。但見轎中一白龍。身首即穀夫也。元發因出俸營窆。

夢日化龍 後魏書。宣武帝名恪。孝文帝長子也。母曰高氏。初夢為日所逐。避於牀下。化為龍。遶己數匝。寤而驚悸。遂娠而生帝也。

夢月化龍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燕錄曰。慕容熙建始元年三月。太史丞梁延年夢月化為五白龍。夢中占之曰。月臣也。龍君也。月化為龍。當有臣為君。寤而告人曰。國祚其將盡乎。

夢馬若龍 帝王世紀。豐公家于沛之豐沛邑之陽里。其妻夢赤馬若龍戲。已而生執嘉。是為太公。即太上皇也。

夢馬化龍 金樓子興王篇。梁高祖武王生而靈異。有聖德。始齊高在府。夢著服上太極殿。三人從。一人齋武。一人齋明。一人張天地圖而不識意言。是太祖子弟及踐祚。當與太祖密議。謂太祖曰。我辛苦得天下。而祚不傳孫。我死。龍子當得。龍子齊武小名。龍子死。當屬阿度。阿度齊明小名。此後當還卿子孫。遂至大霸。及太傅援京邑。在越城假寐。忽夢見一大人著朱衣。牽三匹馬來。太傅因騎一匹。騰空半天而墜。次衛陽王一馬踢過屋而落。後上騎一匹。因化成龍。遂飛上天。此幽贊神明吉之先見。南史梁本紀。宣武王夢武帝所馭馬化赤龍。

夢蛇化龍 宋史。董遵誨。范陽人。父宗本善騎射。漢祖擢拜隨州刺史。署遵誨嘗謂太祖曰。每見城上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餘尺。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太祖不對。及即位。一日便殿召見遵誨。謂曰。卿尚記往日紫雲及龍化之夢乎。遵誨再拜呼萬歲。

夢神駕龍 太平廣記。崔少玄。母夢神人衲衣駕紅龍。持紫函授於碧雲之際。乃孕。十四月而生少玄。既生而異香襲人。端麗殊絕。

夢二龍挾體 夷堅志。營道士人吳沂。淳熙丙午獲鄉舉。丁未下第。夢二龍挾其體。又夢人令更名滂。則當再擢薦。至己酉春上登寶位。吳自謂且平邑一第。每語人曰。二龍挾吾體。蓋來歲龍飛榮士。吾必魁天下為龍首也。遂更名。累再預選。乃居末綴。勝首蓋其叔應龍。而待補小勝有石應龍。遂符其兆。洎庚戌省試訖。吳既不偶。鞅鞅成疾。還家。忽見綠袍鞾簡服之。入揖祖母。及母氏家人怪問之。荅曰。冥司請我作判官。今便赴上。遂再拜啟別而出。徑赴井旁。直墜其中而死。

夢身化龍 宋高僧傳。釋澄觀。忽夜夢身化龍。矯首南臺。蟠尾山北。拏攫雲漢。鱗鬣耀日。化為千數小龍騰躍。蓋取象乎教法支分流布也。

夢化赤龍 吳越備史。吳程。史勤學。文穆王時。西府院官滕昌嘗夢程化為赤龍。望南方而去。昌回語其夢於人曰。吳氏事非我所測也。及為福州。始驗其兆。

夢虎自殺 太平廣記。漢景帝好遊獵。見虎無便得之。乃為珍饌祭所見之虎。帝乃夢虎曰。汝祭我。欲得我皮牙耶。我自殺從汝取之。明日帝入山。果見此虎死於祭所。乃命剝取皮牙。餘肉復化為虎。

夢為虎趣 南郡新書。武皇帝夢為虎所趣。命京兆同華格虎以進。至大中即屬虎。

夢虎墮室 江少虞類苑。宋滕元發。字達道。東陽人。將生之夕。父夢虎行月中。墮其室。性豪儁慷慨。不拘小節。

夢擒虎 聶田徂異志。推官侯舉迨吉。盧州人。家產甚富。九歲能賦詩。范仲淹見而奇之。瞻其父為茶商。過潤州金山。造浮圖一所。私禱曰。願一兒得進士及第。後夢擒一虎。置于座下。果揆生庚申屬虎。既成人。治東封小科場。欲就天府求薦。過壽州。見陳雍秀才。蓋姑表兄弟也。侯居家曰。常得夢人授詩云。今年應未第。須待報黃精。研其詞。恐未得。陳曰。事故不可易知。既到京。就試。題曰。大射果不捷。解尋有大科場詔下。解試聖人則物既捷解。明年春省試。惟幾成天下之務。未見榜。侯與父於石令公店中安下。鍾鼓後始入行。

有欵戶者曰。奉先院主或曰嵩山道士送寒煎黄精與二郎及秀才。俟得之且書符其莫。飡之。夢蔡齊狀元下及第。後授真州幕。其父復夢所擒坐下虎。愯然而失去。侯亦尋卒於任所。

夢虎嚙驂馬

太平御覽秦二世夢白虎嚙其左驂馬殺之。問占夢人曰。涇水為祟。二世乃齋望夷宮。閻樂殺之。更立子嬰為王。

夢虎嚙雷公

冊府元龜曹爽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夢二虎嚙雷公。雷公如升梡放著庭中。爽惡之以問占者。靈臺丞馬訓曰。憂兵。訓退告其妻曰。爽以兵亡。不出旬日。後為司馬宣王所誅。

夢為虎嚙

太平廣記唐牛肅舅之尉晉陽也。縣有人殺其妾。妾將死言曰。吾無罪為汝所殺。必報。後數年殺妾者夜半起至母寢門呼曰。適夢為虎所嚙。傷至甚。遂死。覺而心悸。故脟之。母曰。人言夢死者反生。夢想顛倒故也。然汝夜來未飯。牛巫飯之。其人曰。唯閤中見物似牛之脫也。前執之乃虎矣。遂為所噬。其人號叫竟死。

夢虎來噬

雜揚志東坡知揚州。夢行山林間為一虎來噬。方驚怖有紫衣道士揮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日有道士投謁曰。夜出不至驚畏否。公咄曰。鼠子乃敢爾。來欲杖汝脊。汝謂我不知汝子夜術耶。道士惶駭而退。

夢吐鳳凰

太平廣記楊雄著書。夢吐鳳凰集上頂之而滅海錄碎事商芸小說。楊子雲夢吐白鳳凰集于玄上。

夢鳳凰從天下

南齊書世祖夢鳳凰從天飛下。青溪宅齋前。兩翅相去十餘丈。翼下有紫雲氣。

夢鳳集肩上

南史梁徐陵字孝穆。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年數歲。家人携以候沙門寶志。寶志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

夢鳳集手

大業拾遺記大業中。有人嘗夢鳳鳥集手上。深以為善徵。往詣蕭吉占之。吉曰。此極不祥之夢。夢者恨之。而以為妄言。後十餘日。夢者母死。遣所親往問吉所以。吉云。鳳鳥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所以止君手上者。手中有桐竹之象。禮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是以知必有重憂耳。

夢鳳鳥上庭

新唐書張薦傳。薦祖鷟字文成。早惠絕倫。為兒時夢紫文大鳥五色成文止其庭。大父曰。吾聞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鸑。五角切鷟食角切鳳屬也。若壯殆以文章瑞朝廷乎。遂命以名。

夢鳳集身

唐繪王知遠母晝寢夢鳳集身。身因有娠。後生知遠。

夢鳳集庭

宋史段少

連傳。少連嘗夢鳳集其家庭。旛而生少連。及長美姿表倜儻有識度。官至龍圖直學士。

夢吞金龜

牧豎閑談。劉贊成都人。性好文字而甚遲澁。乃懇祝乾象乞少文才。一夕夢得一小金龜如錢許。文彩可愛。因便吞之。爾後大有才思。與渤海歐陽炯齊名。官職業盛一時。因誘出為戎牧。未及上。或一日吐出一小金龜投于水中。贊言頃嘗夢中所吞之龜。今却吐出。是不祥也。不久卒。

夢龜獻藥方

茅氏聞見錄冀州士人徐蟠因墜馬傷折手足。痛甚。命醫治之。其方用一活龜。既得之。是夜夢龜言曰。吾恐能整痛。不能整骨。有奇方奉告。幸勿相害也。蟠扣之。云取生地黃一斤。生薑四兩搗研細入糟一斤。同炒勻。乘熱以布裹罨傷處。冷即易之。先能整痛。後整骨。大有神効。蟠用其法果驗。

夢玄龜張口

任昉述異記張駿有疾。夢出遊覩不識其處。甘泉湧出。有一玄龜向駿張口言曰。更九日當有嘉問。好消息。忽然而覺。自書記之。封在竹筒中。人不知也。因寢疾經九日而死。

夢神龜

莊子雜篇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疏宋國君謚曰元即宋元君也阿曲也。謂阿房曲室之閫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謂清江使河泊之所漁者余且得予。疏自從也。宰路江畔淵名。姓余名且。捕魚之人也。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疏令君也。召令赴朝。問其所得。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疏心疑猶預。殺活再三。乃殺吉。遂刳龜以卜之。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疏筭計前後鑽之凡經七十二筭計吉凶曾不失中。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疏夫神智不足恃也。是故聖人之處世忘形神智慮與枯木同。其不幸將死夭均其寂眺任物冥於造化。是以孔丘大聖因而議之。文獻通考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於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綉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我路。泉陽豫且得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

所指定日處向規矩為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為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為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按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為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來求之豫且曰諾即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瞑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雷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廂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夕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於此乎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為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蒼夏黃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保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於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為賢德厚而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為不仁上為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忍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得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為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為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食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他故其祟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於是元王向日而謝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剝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荆支卜之必制其創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聞于傍鄉殺牛取革被鄭之桐草木畢分化為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最殘龜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

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

夢龜求生 史記龜策傳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者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之人教殺之龜見夢曰送我水中毋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家死身不利太平御覽宗淵字叔林南陽人晉太元中為尋陽太守有數十頭龜付廚勅旦且以二頭作臛便著潘汁甕中養之其暮夢有十丈夫並著烏衣袴褶自反縛向宗淵叩頭若求哀明日廚人宰二龜其暮復夢八人求哀如初宗淵方悟令勿殺明夜還夢見昨八人來跪謝恩於是驚覺明朝自入廬山放之遂不復食龜新安志新安人闞居敬所居水山水所浸恐屋壞移榻於戶外而寢夢一烏衣人曰君避水在此我亦避水至此於君何害而迫逐我如是不快甚矣居敬寢不測其故爾夕三夢居敬曰豈吾不當止此耶因命移床乃沐腳斜壓一龜於戶限外放之乃去。

夢龜訴死 晉書載記先是高陸人穿井得龜大三尺背有八卦文符堅命太卜池養之食以粟及此而死藏其骨於太廟其夜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殞命秦庭又有人門而入虜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亡國之徵也。

夢龜來謝 周煇清波雜志舍弟昭遠淳熙壬寅歲長洲沿檄往海鹽回程次吳江見岸旁漁舟取龜板用銛刀剜其肉最為殘酷小人牟利忍於物命不恤也詢之一枚纔直一二錢惻然動心以一千得大小五百六十餘枚貯於竹籮慮去漁舟差遠以數枚寘于樁舟行旋取旋放盡僕隸輩用力拋擲或隨沮洳中反傷其生半日方竟事到家其婦唐迎謂曰昨夢甲士數百人入門云荷官人見宥各聲喏而去殊不可曉初不知曾縱龜也告以故相與嘆息爾後凡遇鱗甲鮮活者常取以善價俾相忘於江湖迄今毋怠。

夢騎獅子 南史王敬則夢騎五色獅子。

夢得大象 冊府元龜張茂為吳國內史沈充之亥也茂與三子並遇害茂弟盎為周札將軍充封札盎又死之贈茂太僕茂少時夢得大象以問占夢萬推推曰君當為大郡而不善也問其故推曰象者大獸獸者守也故知當得大郡然象以齒焚為人所害果如其言。

夢象背座 玉融新對振字孟傳燈錄曰第十祖脇尊者本名難生初尊者將誕父夢一白象背有寶座上安一明珠從門而入光照四眾既覺遂生。

夢黃熊 左傳昭公二年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

祇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群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也。

夢赤熊 荃翁貴耳：晉平公夢黃熊。曰：黃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入于羽淵。註：作能。賈逵曰：能，獸也。說文似豕，山居冬蟄。釋魚云：鼈三足曰能。汲冢瑣語云：平公夢見赤熊。國語曰：夢黃熊。

夢大熊 册府元龜：前秦苻犍，字建業，洪第三子。初，母姜氏夢大熊而孕之。

夢芝山寺熊 夷堅志：沙隨程可久之子詢，居鄱陽城中安國寺。紹熙二年二月一日，夢田僕王乙入室，為盜起攜之命，姘以索約擊之於長黑凳上。俄化成一熊，牙爪銛利可畏。繼有趙常道、陳約父、程季常三友來訪，云此是芝山寺熊也，能搏野獸而食。言畢，各揖退。復報芝山長老來延入坐，苦祈懇乞憐之。熊且曰：願供狀。程付以紙筆，即書數百字，就行童手內取三寶印之，記其末云：廿伏在宅，趁侍不辭，謹狀年月日。前往持芝山寺僧某押。童去，長老獨留塔所，衣直裰於肘間，頂伽帽，兀坐侍上，不發一談。遶寺樓鳴鐘，驚而覺，灼知其異。念芝山主僧祖昱不聞病苦，走介詢之，

則中夜亡矣。遽指龕前焚香致謝，扣其侍者德紹以昱平日所為，曰：師俗姓陳氏，安仁人，生於紹興己未，為僧二十七年，壽止五十三。前此行腳遍參，晚建懶庵，頗意誦經，未嘗犯酒肉戒，此其大略也。明年，程妻誕子，在孩褓時見僧必合掌作問訊之儀，今五六歲，絕不茹葷，其為昱後身不疑也。夢熊者，蓋示男子維熊之祥。程自作記述其事。

夢甲馬 曾慥類說：唐高祖夢甲馬無數，飛滿空中，曰：是公身中之神。言訖，飛入帝身。覺而召太宗曰：吾事濟矣。

夢附馬尾 幕府燕閑錄：鄂州孟震已殿試將唱名，夢與衆人欲度水無舟，一馬涉過，震將附尾，有人止之，見攀而過三十餘人，又一馬過，震乃附尾而濟焉。明日賜第，榜首馮京，又三十餘人有馮直方，次乃及震焉。

夢八馬嘶庭 瑞州府志：趙像之授臨川司戶，檄考吉州試，將開榜，夢七八馬嘶于庭，若有訴然，如是者連夕。因再考所黜卷，有用八駿事對者，笑曰：嚮昔之夢，豈爾耶。寘諸几，不復夢，乃升選中。及拆封，則周益公必大矣。明年登弟，續中博學宏詞科。後趙守漢陽，益公在政府，吝趙到任謝啓云：作者七人，想秋闈之如昨；懍乎六馬，覺夜夢之通神。蓋述其事也。

夢乘馬入府 南唐近事：陳省躬嘗夢乘一馬入一府署，曰：天下太平。未幾，除太平令。後復夢烏衣吏伏劒斷其一臂。時省躬弟長參從事京口，值甲戌之圍，音耗久絕，尚以手足為念。既而金陵傾陷，歸朝，除深州下博令。

夢馬載兒來 元史劉因傳：因字夢吉。父述年四十未有子，歎曰：天果使我無子則已，有子必令讀書。因生之夕，述夢神人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既覺而生，乃名曰駰，字夢驥，後改今名及字。

夢馬躍卧地 玉壺清話：圓覺大師德明善詳夢。晉公鎮金陵，忽大病，自夢乘駿於通逵，馬躍，中卧身于地。晉公甚駭，召明詳之。明應聲曰：公善可賀，即日疾痊。晉公曰：何謂。明曰：馬蹶則鞍落。果旬日勿藥自安。晉公解所乘馬贈之。

夢乘馬渡水 晉書載記：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為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賁融察而疑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恠異及卜筮否。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返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于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不祥。還之，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為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

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為水，馬為離。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成離。離為中女，坎為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為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易位。離下坎上，既濟，文王遇之囚羑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檢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為驗，是以誤中婦人。

夢三馬食一槽 續後漢書司馬懿傳：曹操察懿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令反顧，面正向前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食一槽，甚惡焉，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故免。

夢舍中馬舞 晉史：揮麈黃平問索紞曰：我昨夜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祥也。紞曰：馬者火也，舞為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作。

夢乘馬至門 南史張弘策傳：時東昏餘黨孫文明等初逢赦，令多未自安。文明又嘗夢乘馬至雲龍門，心惑其夢，遂作亂。

夢馬無前足 王氏見聞：王蜀時有朱少卿者，不記其名，賓賤客于

成都因寢於旅舍。夢中有人扣扉覔朱少卿其聲甚厲。驚覺訪之寂無影響。復睡夢中又連呼之。俄見一人手中執卷云。少卿果在此。朱曰。吾姓即同少卿即不是。其人遂卷文書兩頭只留一行。以手遮上下果有朱少卿三字。續有一人自牽馬一疋直入云。少卿願取。朱視之其馬無前足步步側蹶匍匐而前。其狀異常苦楚朱大驚而覺。常自惡之。後蜀王開國有親知引薦累至司農少卿。無何膝上患瘡。雙足自膝下俱落痛苦經旬。至五月五日殂。乃馬夢之徵也。

夢斷馬足 太平廣記韋腸為沛郡太守出行不節夢為衣人告云。為歎出不輟。唯當斷馬足。腸後出行。馬足自斷。

夢乘馬墮橋 能改齋謾錄晏元獻公晚年夢乘白馬渡長橋。中渡橋斷白馬奔逸。公墮橋上。馬獨登天。俄而公薨。次年公婿楊侍郎察夢與公對飲。乇行而嚴。揖公起視庭下奏樂人擁從皆紙人也。寤而告其妻。因曰我必棄世。未幾果死。

夢馬無頭 南史宋後廢帝紀。帝生之夕明帝夢人乘馬。馬無頭及足。後有人曰太子也。後帝遇害。蓋兆於此。

夢馬有十三足 夷堅志賈思誠字彥孚紹興十七年為夔州帥夢受命責官。既卒挾馬來迎。臨

欲攬轡。細視馬有十三足。歎異而覺。明日背疽發十三日死。賈生於庚午近馬禍云。

夢洗白馬 酉陽雜俎梅伯成以善占夢。近有小人優李伯憐遊涇州乞錢。得米百斛。及歸令弟取之。過期不至。晝夜夢洗白馬訪伯成占之。伯成佇思曰。凡人好反語。洗白馬瀉白米也。君所憂或有風水之虞乎。數日弟至。果言渭河中覆舟。一粒無餘。

夢書白駒 太平御覽杜牧知命年得病。自為墓志祭文。又嘗夢告曰爾改名畢。踰月奴自家來告曰。炊將熟而甑裂。牧曰皆不祥也。俄又夢書片紙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寤而歎曰此過隙也。吾生於角昴畢於角為第八宮。吾之甚厄也。予自湖守遷舍人。木還於角足矣。其年以疾終。

夢驢負升天 五代史後漢隱帝紀。高祖之征鄴城也。一旦帝語周太祖曰。我夜來夢爾為驢負我升天。既捨爾俄變為龍。捨我南去。是何祥也。周太祖撫掌而笑。冥符肸蠁。豈遇然哉。

夢乘驢渡水 太平廣記衛中行為中書舍人時有故舊子弟赴選投衛論囑。衛欣然許之。駿榜將出。其人忽夢乘驢渡水蹶墜水中。登岸而靴不沾濕。選人與祕書韓眾有舊。訪之。韓被酒半戲曰。公今年選事不諧矣。據夢衛生相負。足下不沾。及牓出果駁放。韓有學術。韓僕射猶子也。

夢著緋乘驢 朝野僉載張鷟初為岐王屬夜夢著緋乘驢。睡中自怪。我衣綠衷乘馬。何為衣緋却乘驢。其年應舉及第授鴻臚丞。未經考而授五品。此其應也。

夢馬求寬鞭 夷堅志乾道三年。武經郎王璀幹辦蔣參政府。其第琮以冬至日游天竺。先一日從璀假馬。璀令廄卒以省院大黑馬給之。是夜琮夢老僧來謁前致辭曰。老去乏筋力。或得從君願少寬鞭箠之罰。琮驚謝而寤。明日馬至。即乘之以行。既出郡門跪踴不肯進。方舉鞭擊之。忽悟曰。嚮昔之夢豈非此乎。亟以付馭者歸而步入寺。蔣府聞之亦不復留。命反諸故廄。璀說

夢牛頭在門 冊府元龜蔣琬為廣都長。庶事不理。先主欲加罪戮。諸葛亮推琬有社稷之器。乃不加罪。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沲。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後至大司馬。

夢三牛鬪庭 趙德麟侯鯖錄 梅詢侍讀嘗從真宗東封。因卜命於嶽神。夢三牛鬪于庭有稱相公通謁者。雖異之而不曉其兆。既而得濠梁守州廨有三石牛。後

呂申公夷簡以殿中丞來倅詢見之。疑若所夢謁者。於是委遇至厚。不數年申公大拜。梅於發運使按部至濠上。作詩寄申公云。十五年前忝一麾公餘嘗得預言詩。玉階武步為霖早。雲路風波得志遲。浴鳳池深春蕩蕩。觀魚臺古草離離。重來故老休相問。請揭紗籠看舊碑。

夢射牛中膂 張師正括異志 侍讀梅公詢。端拱二年第進士。清裕有才。早踐文館坐在人下。泊滯者數十年。景德中。嘗夢與一亡人年甚少共射一石牛。梅中膂。少年者中背。至祥符中真宗東封。詢被還於太平頂行事宿齋。其夕是夕燔香再拜默祈將來通塞之事。既寢夢牛馬羊布野。有二牛鬪于前。一人被冠服前謂牛曰。俟呂公再入中書鬪亦未晚。牛遂解去。其後自尚書郎帶職知濠州。呂申公太常博士通守郡事。儀狀酷似夢中所見。又守倅之居苑圃中各有一小石牛。梅因省前夢歷結於申公。寶元中。呂公入相。擢梅為天章閣待制。其後申公自北都再持政柄。梅已為樞密直學士判審官院。又遷為侍讀學士群牧使。是歲十二月得疾。出守許田以至捐館。夢中所見牛馬乃群牧使也。二牛鬪者。其年歲直丑。十二月又丑也。二牛之鬪者。逢二丑而疾作也。神先告之矣。詳曰。君子居易以俟命。語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事吾亦為之。明富貴貧

戢以時而來不可規圖而取梅公早遇俊選乇蹇不振年殆從祿方遇知己宮歷兩省職居禁近擁旄臣鎮克享遐齡始否終泰豈非命耶

夢吞大牯 沈括清夜錄王御史子韶之族祖父少田家也嘗晝臥其母坐其傍績忽回顧其子首足皆過其櫬且拽地驚呼其子蹶而起已長七尺餘矣四體豐碩如神而一肩偏戾問其寐有何異曰但夢充吞一大牯未盡一足驚寤遂以其異白州送京師補宿衛號王將軍人皆識之

夢屠牛 夷堅志趙公稱字子顯舊居泉南紹興二十八年贛州守族人以窮來相依舍之宅館日餽食之每約飭使勿為過宮晝寢夢故居門庭毛血狼籍命掃除之隨即如故旁舍人來告已屠牛若干矣矍然而寤護戒以還事入白曰宗室某子自泉州來以舊識使君屠數牛為市考其數與夢合子顯悟神告遽捕窮治抵其僕於罪遣出境遂嚴其禁

夢母死為牛 太平廣記唐雍州萬年縣有婦謝適元氏女適來氏謝氏既亡託夢來氏女曰我為生時酤酒小作升方取債太多今坐罪於北山下人家為牛近責與法界寺夏侯師及寤女即就贖之養飼不缺京師王侯妃媵多令召視競施錢帛

夢得鹿皮 南史吉士瞻傳士瞻夢得一積鹿皮從而數之有十有一領及覺喜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一祿乎

夢鹿度水 新唐書史思明傳呵術駱悅等被史思明讓即共說朝義曰向兵敗悅與王死無日不如召曹將軍同計大事朝義面不應悅曰王誠不忍吾等且歸唐不得事王矣朝義許之令季常以言動曹將軍曹將軍畏諸將不敢拒思明嘗優諢五困切弄言寢食常在側優者以其忍恨之是夜思明驚據牀叱尺栗切咤陟駕切優問故荅曰我夢群鹿度水鹿死而水乾云何俄如圂恖切廁也優相謂曰胡命盡乎少選悅以兵入問思明所在未對輒殺數人共指匽思明知有變踰垣出至廐下將乘馬走悅麾下周子俊射其臂墜問難所起曰懷王也思明曰旦日失言宜有此然殺我太早使我不得至長安大呼懷王三曰因我可也無取殺父名

逐鹿感夢 太平廣記襄陽蘇嶺山廟門有二石鹿梁天監初有蜂湖村人於此澤間獵見二鹿極大有異於恒鹿乃走馬逐之鹿即透澗直向蘇嶺人逐鹿至神所遂失所在唯見廟前二石鹿獵者疑是向者鹿所化遂回其夜夢見一人著單巾幘黃布袴褶語云使君遣我牧馬汝何驅迫賴得無他若見損傷豈得全濟

夢母身為鹿 赤城志臨海縣古城李氏菴僧如皎母葉氏淳熙十三年亡明年小祥夜夢母至泣曰我以平生不作善事隨身為鹿只在近山中來朝當為鷹犬趕逐皎覺而悲傷天明果有獵徒逐一鹿鹿徑奔菴中皎持錢五千與獵人而留鹿飼養凡三年復夢曰我債業已足免以獸軀猒人口腹皆汝孝感所致也一旦起鹿死栅間皎埋於墓側里巷呼為鹿塚

夢猛獸相向 玉融新對北史馬敬德入為侍讀其妻夜夢猛獸將來向之敬德走超晝棘妻伏地不敢動敬德占曰吾當為大官超棘過九卿也爾伏地夫人也齊後主武成不好學猶以師傅恩拜金紫光祿大夫

夢騎鵬 臨安志杭州府沈晦字元用恃覽強記善綴文宣和元年及第時將近京師過天長夢身騎鵬搏風而上因作大鵬賦以紀其事及廷試策問象數人艱於對晦敖通贍洽天子覽而異之遂擢居首選焉

夢承兔 宋史隱逸傳魏野母嘗夢引袂於月中承兔得之因有娠遂生野云

夢旌鶴降庭 宋史富弼傳初弼母韓有娠夢旌旗鶴鴈降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弼弼後果拜中書門下平章事

夢鶴飛來 具聞雜錄歐陽永叔在夷陵日遊姜詩廟潛禱祠績家人夢一鶴飛來自云雖鶴果得女甚端麗至八歲忽驚魘曰夢一鶴飛去不數日卒

夢鶴出帳中 遼史韓延徽傳初延徽南奔太祖夢白鶴自帳中出北還復入帳中詰旦謂侍臣曰延徽至矣已而果然

夢赤虹化玉 金樓子興王篇昔孔子夢三槐間豐沛邦有赤虹化為黃玉

夢赤彘入閣 太平廣記漢孝武皇帝未生之時景帝夢一赤彘從雲中下直入崇芳閣景帝覺而坐閣上果見赤龍如霧來蔽戶牖景帝召占者姚翁以問之翁曰吉祥也此閣必生命世之人攘夷狄而獲嘉瑞為劉宗盛主也然亦有大妖景帝使王夫人移居崇芳閣欲以順姚翁之言也旬餘景帝夢神女捧日以授王夫人夫人吞之十四月而生武帝

夢猪齧足 續後漢書關羽傳羽初出軍圍樊夢猪齧其足語子平曰吾今衰矣果不得還

夢猪得化 太平廣記朔人有獻犬豕於燕相令膳夫烹之既死見夢於燕相曰造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纔伏君之靈得化今始得為魯津之伯也

夢夫作猪 太平廣記宜州城東南里民姓皇甫其家兄弟四人今並皆

勤事生業。其弟名遷。交遊惡友。不事生活。母嘗取錢欲令市買。具牀上。遷偷去。母還覓錢不得。遂勘合家悉加鞭撻。大小皆怨。至後年遷亡。其家豬生一豚子。八月社至。賣與遠村社家。遷託夢於婦曰。我是汝夫。爲盜取婆錢。枉及合家浪受楚撻。今我作豬來償債。賣與社家縛我。欲救汝是我婦。何忍不語男女贖我。婦初未信。復眠。其夢如初。因報姑。姑曰。吾夢亦如之。遲明。令兒齎錢詣社家求贖之。後二年方死。

夢豬相謝 旴江前志。呂灌園測幽記。南城石陂居者陰黃。縛豬在前楹。經日未宰。其妻憐之。以糠泔餇焉。夜夢老婦相謝曰。我負陰黃二百錢。故來償之。感其餇待。謹不忘也。陰黃本望此豬厚有餘利。然利止贏二百。

夢豬償債 武允蹈稗説。高安務農鄉有民閔閣者。夜夢一老婦人衣裙俱皂。見閣而泣曰。我累公數年所負錢。將足止有千四百價。今脫衣以償。因泣別去。既覺。異其事。既而聞有母豬夜死圈中。始悟即夢中老婦人也。貨之。止得錢千四百。

夢見食羊 太平廣記。李德裕元和中。嘗夢行至晉山。盡目皆羊。有牧者數十。謂曰。此侍御食羊也。

夢人驅羊 清波雜志。淳化宰相張公齊賢布衣時。嘗春遊嵩嶽。醉卧巨石上。夢人驅群羊於前。曰。此張相公食料羊也。既貴。每食數斤猶未厭飫。使咳世無比者。此與唐贊皇李德裕夢人謂平生合享萬羊之兆符合。以是知貴人鼎養豐厚。冥冥中自有定數。貧儒豈可不安藜藿之分。

夢盜羊入獄 洛陽伽藍記。後魏元慎善解夢。京兆許超夢盜羊入獄。問於元慎。曰。君當得城陽令。其後有功封城陽侯。元慎解夢義出萬途。隨意會情。皆有神驗。雖令與侯小乖。按令今百里即是古諸侯。以此論之。亦爲妙着。時人譬周宣。

夢手捋羖羊 遼史姦臣傳。耶律乙辛。字胡覩衮。乙辛母方娠。夜夢手持羖羊拔其角尾。既寤占之。術者曰。此吉兆也。羊去角尾爲王字。後有子當王。乙辛嘗牧羊至日昃熟寢。其父觚之覺。乙辛怒曰。何遽驚我。適夢人手日月以食我。我已食月啗日方半而覺。惜不盡食之。

夢犬羊據座 南史侯景傳。梁大同中。朱軌夢犬羊各一據御座。

夢化爲羊 歷代人臣類。唐徐慶爲征遼判官。有一典不得姓名。慶在軍忽夢已化爲羊。爲典所殺。覺後悸懼流汗至曉。此典詣慶。慶問夜來有夢否。典云。夢公爲羊。手加屠割。意甚不顧。爲官所使。制不自由。慶自此不食羊肉矣。至則天時。慶累加至司農

少卿雍州司馬。時典已任大理獄丞。後慶被誣與內史令裴炎通謀。應援英公徐敬業揚州反。被執送大理。忽見此丞押獄。慶便流涕謂之曰。征遼之夢今當應之。及被殺戮之日。竟是此丞引出。

夢羊升坐 南唐近事。後主篡位之初。嘗夢一羊升武德殿御牀。意甚惡之。及金陵之陷。補闕楊克讓首知府事。盛衰之理。其明徵歟。

夢群羊負魚 太平御覽。偽趙石虎晝寢。夢群羊從東北負魚而來。鄴東北上高丈餘木斗滿其上。寤乃問佛圖澄曰。不祥也。國其敗乎。

夢群羊相屬 廣州府南海志。宋紹興十三年。提舉市舶袁復以回舶禱于神。夢群羊相屬以歸。且占之曰。方言以涉海爲放洋。兹其兆歟。舶果至倍常。

夢父攘羊 郤掃篇。崔陟嘗赴舉。夢父攘羊。及歸果符其夢。

夢父爲羊 墨莊漫錄。周昕大夫居鄧州。父中散卒數十年矣。一夕。昕妻夢中見散如平生。謂曰。我且爲羊。今在某坊某氏屠肆。五更即死。當速見贖。烏頭者即我也。覺而語昕。以爲夢中語。勿信也。斯須復夢。於昕時已四鼓。亟遣僕推門以至屠家。且問有烏頭羊否。屠伯云。適有一頭。僕曰。幸勿殺。周宅欲售爲厭勝之用。乃倍直牽歸。視昕有喜色。遂養之。每昕自外歸。徑趨懷中得食。已如是數年羊乃死。

夢女作羊身 太平廣記。唐魏王府長史韋慶植有女先亡。後二年將聚親。家人買得羊未殺。慶植妻夢其亡女來見母。言昔用物不語。坐業報受羊身。明旦當見殺。願乞性命。母止家人勿殺。俄而植至。催食。廚人白夫人不許殺。植怒令殺之。宰夫懸羊欲殺之。客至。見懸一女子訴客曰。是韋長史女。宰夫懼。植怒。但見羊鳴。遂即殺之。既而客坐不食。植怪問。客具以言。植悲痛發病不起。京下多知其事。

夢羊求命 太平廣記。隋大業中。長安人趙文若因使至一驛廳上。暫時假息。于時夢見一青婦女急來乞命。文若驚悟。即喚驛長問曰。汝不爲吾欲殺生不。驛長答曰。爲公欲殺一小羊。文若問曰。其羊作何色。答曰。一小青牸羊。文若報云。汝急放却。吾與價直贖取放之。

唐火井縣令李明府經過本邑。館於押司縣事。主人將設酒。封一白羊方有胎。明府夢一婦人將二子拜且乞命。李不測其由。云某不曾殺。又寢復夢。李竟不諭其意。再寢又夢前婦人曰。已死。前身即押縣事妻。有女僕妊身。因笞殺之。給夫云。盜金釵并合子。拷訊致斃。今獲此報。李驚。給主人曰。君封羊有雙羔否。曰是。具話夜來之夢。馬令南唐書歸明傳。嗇載精究

經史書遊湘州辟爲庠序受業者以百數諸生醵會市羊以備饌載夢一羊前跪請命。畏出見羊跪伏如所夢。載以已婚償諸生而畜其羊。

夢射狗 朝野僉載河東裴元直初舉進士。明朝唱第。夜夢一狗從竇出。挽弓射之。其箭遂擊。以爲不祥。問曹良史。曰。吾往唱第之夜亦爲此夢。夢神爲吾解之。曰。狗者第字頭也。弓第字身也。箭者第豎也。有擊爲第也。尋而唱第。果如夢焉。

夢犬子有角 野客叢書張敬兒傳。其母於田中夢犬子有角。已而有娠而生敬兒。故初名狗兒。又生一子名豬兒。宋明帝嫌狗兒名鄙。改爲敬兒。

夢犬往生 張師正括異志武陵郡西有佛廟曰。栗園院。主僧晝一犬幾十年。一夕夢犬語曰。累歲蒙畜養之恩。今當與堤頭杜翁家爲男。故來奉辭。僧既覺不以爲意。黎明侍者以犬斃聞。因大驚。乃策杖至堤頭。杜迎門謂曰。何出之早也。延僧坐。僧曰。昨夜檀越家豈有子孫之慶乎。翁對以媳婦夜生一男。及詢以何由而知。僧遂以夢告。翁亦駭異。因許之爲浮屠。

夢食犬 張師正括異志龍圖張公燾。即樞密直學士奎之子也。燾景佑元年第進士甲科。後嘗誤食犬肉。夢黃衣使者逮至一府。宏麗如宮闕。見一道士謂曰。何故食厭物。張自辨致辭曰。非敢故食。誤耳。道士曰。若然者且止此。吾爲若言少選復出謂張曰。可謝恩。乃引至一殿前。道士曰。張燾誤食厭物。謝既。再拜而悟。汗流浹體。景元神骨清粹。衿懷夷曠。豈非仙曹之被謫者歟。

夢綠色狗 太平御覽張天錫在涼州。夢一綠色狗形甚長。從城東南欲噬張。張牀上避匝乃隨地。後符堅遣狗長往破張。著綠色錦袍從東南門入。皆如夢焉。

夢白犬見嚙 晉書王敦傳。王敦字處仲。因作逆。初始病夢白犬自天而下嚙之。又見刁協乘軺車導從。瞋目令左右執之。俄而敦死。

夢犬求生 建昌府志有李澤之者。熙寧十年秋。夜夢娼妓十餘人。牽聯戲笑於門外。有兩書生出沒其間。澤之出問何爲。一書生曰。此輩從公傭爾。澤之夢中對曰。如此人日錢三伯得乎。衆皆笑。澤之記此書生有言者。乃故人曹興也。餘不能識。是時興死於疫纔兩月。澤之寤而恠之。撫其妻而述焉。卧聞牀下犬鳴嗢嗢。其婢取火來照。曰。生子矣。澤之曰。深夜勿詳之。且吾夢豈祥乎。明旦詳之。犬十二子。十雌而二雄云。

夢人託生爲犬 李昌齡樂善錄。吏人余林病死。後數日夢所親張遷曰。吾平生行事但取快意目前。今到陰司始知有罪大抵陽間禁網寬疎。惟取文案故事。或可隱避。陰司法令嚴密務誅人心。故罪亦無所逃。吾三日後當生犍林丘家。幸見救度。但身掛數片皂衣以手掩面號哭而去。張怵之。至期詢訪丘家。乃生一黑花犬子。遂大感悟。納役歸農。累穫於名山。掃地以贖過愆。不可不畏。忌戒

夢猫兒卧堂 朝野僉載唐薛季昶爲荊州長史。夢猫兒伏卧於堂限上頭向外。以問占者張猷。猷曰。猫兒者。爪牙伏。外限者閫外之事。君必知軍馬之要。未旬日除桂州都督嶺南招討使。

夢猫託生 古今事通應昌侯氏好養鴿。爲猫盡食。乃截四足而殺之。後生子。夢猫入謂曰。我生汝家。後生子遂無雙手。人以骨拄目之。及長能以肋挾筆作大字殊有法。

夢黑猿入第 朝野雜記姚淮源仲之孫也。生時其家夢見黑猿入第。遂產淮源。識者知非佳讖也。淮源當得右官不肯仕。吳曦反。僞除太府少卿。兼給事中。曦死胥坐誅。

夢獼猴坐床 南史侯景傳。後齊文宣夢獼猴坐御牀。乃並烹景子於鑊。其子之在北者殲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三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四十　一送

夢

夢狼咬脚 晉書索紞傳。張邈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咬一脚。紞曰。脚肉被咬。為却字。會東虜反。遂不行。

夢玉燕入懷 曾慥類說開元天寶遺事曰。張說母夢一玉燕。自東南飛來。投入懷中而有孕。生說。果為宰相。其至貴之祥也。

夢兔入懷 遼史地理志。應天皇后夢神人金冠素服。執兵仗。貌甚丰美。異獸十二隨之。中有黑兔躍入懷。因而有娠。遂生太宗。時黑雲覆帳。火光照室。有聲如雷。諸部異之。

夢鸚鵡折翅 太平廣記。唐則天后嘗夢一鸚鵡。羽毛甚偉。兩翅俱折。以問宰臣。群公默然。內史狄仁傑曰。鵡者。陛下姓也。兩翅折者。陛下二子廬陵相王也。陛下起此二子。兩翅全也。武承嗣武三思連項皆赤。後契丹圍幽州。檄朝廷曰。還我廬陵相王來。則天乃憶狄公之言。曰。卿曾為我占夢。今乃應矣。朕欲立太子。何者為得。仁傑曰。陛下內有賢子。外有賢姪。取捨詳擇。斷在聖衷。則天曰。我自有聖子。承嗣三思是何疥癬。承嗣等懼。掩耳而走。即降敕追廬陵。立為太子。充元帥。初募兵無有應者。聞太子行。北邙山頭皆兵滿。無容人處。賊自退散。

夢射鴈 洛陽伽藍記。後魏元慎善解夢。建義初。陽城太守薛令伯聞太原王誅百官。立莊帝。棄郡東走。忽夢射得鴈。以問元慎。元慎曰。卿執羔。大夫執鴈。當得大夫職。俄然。令伯除為諫議大夫。

夢鴈飛下 祕閣閑談。貢外郎趙化成嘗夢與友人張業坐庭中。忽有一鴈自天而下。非細庭中共掩得之。明日詣張言之。方坐庭中。果有一鴈下於庭際。因共逐而得之。相與驚駭。乃以帛為詩。繫其足放去。又有人夜夢所持繖柄折。明日果折。夢得一狐。翌日果有人送一狐。此蓋微事。而猶有前定。如此。猖狂之士。視此可無妄動。

夢千鷄飛翔 茅氏聞見錄。羅頡言。新安郡士人夢鷄數百千隻飛翔庭中。時方應舉。疑非沖騰之物。以告所善者。或世謂鷄為五德。今若是其多者。千得萬得也。可為君賀。士果登科。

夢鷄求生 太平廣記。衛鎬為縣官。下鄉至里人王幸在家。乃假寐。夢一烏衣婦人引十數小兒。著黃衣。咸言乞命。叩頭再三。斯須又至。鎬甚惡其事。遂催欲前適。鎬所親者報曰。王幸在家窮無物設饌。有一鷄。見抱兒。已得十餘日。將欲殺之。鎬乃悟烏衣婦人果烏鷄也。遂命解放。是夕復夢感謝。欣然而去。

夢鵝啣經 太平廣記。吳興太守琅邪王襲之不信佛。唯事宰殺。初為晉西省郎中。於內省前養一雙鵝。甚愛之。夜忽夢鵝口啣一卷。可十紙許。取看。皆說罪福之事。明旦果見。乃是佛經。因遂不敢殺。

夢鵝求生 太平廣記。汝南周氏子。吳郡人也。亡其名。家于崑山縣。元和中。以明經上第。調選得尉崑山。既之官。未至邑數十里。舍於逆旅中。夢一丈夫衣白衣。儀狀甚秀。而血濡衣襟。若傷其臆者。既拜而泣。謂周生曰。吾家於林泉者也。以不尚塵俗。故得安其所有年矣。今以偶行田野。不幸值君之家僮。有繫吾者。吾本逸人也。既為所繫。心甚不樂。又狀狂犬噬吾頸。不勝其憤。願君憫而寬之。不然則死在朝夕矣。周生曰。謹受教。不敢忘。言訖忽寤。心竊異之。明日至其家。是夕又夢白衣人來曰。吾前以事訴君。幸君憐而諾之。然尚為所繫。顧君不易仁人之心。疾為我解其縛。使不為君家囚幸矣。周即問曰。然則不知名氏。可得聞乎。其人曰。我鳥也。言已遂去。又明日。周生乃以夢語家僮。且以事訊之。乃家人適野。遂獲一鵝。乃籠歸。前夕有大傷其臆。周生即命放之。是夕又夢白衣人辭謝而去。

夢鴨求生 太平廣記。栢遵為汝南郡人。嘗畜四烏鴨作禮。大兒夢四烏衣請命。覺。忽見鴨將殺。遂救之。買肉以代。還夢四人來謝而去。

夢鴨生 李昌齡樂善錄。吾友趙叔田族婦楊氏者。嘗字數十鴨子。久未破殼。楊浴以水。是夕夢鼓吹喧闐。金石間作。有一冠帔婦人。押引數十人至其家。人人戴花盛飾。口吹頭管。及門。其冠帔者乃截一半留外。與一半同入。於坐階除。索食喧噪。方嘈雜間。楊忽驚寤。因謂其子曰。吾夢如此。豈吾家鴨子將生。所以戴花盛飾者。必花鴨也。在外一半。抑隣家亦有將生者乎。黎明驗之。皆然。嗚呼。世人用心散亂。而與物流轉者多矣。蓋華名鍾乎心胸。榮味交乎外視。平生本自隨波逐流。莫具正見。自無臨終數呼吸頃乃能定而不亂者。意其戴花盛飾時。豈不人人自以為樂安。知自此一樂。遂失身為鴨也哉。當知世事浮假。都不足道。獨吾一念。不可不嚴設戒律以攝制之。使之一歸于正。古先聖人所以教人攝心正念。必欲使魂魄澄正者。正謂此也。

夢烏飛墮地 酉陽雜俎。中宗嘗夢曰一日白烏飛。蝙蝠數十逐而墮地。驚覺。召萬回僧曰。大家即是上天時。翌日而崩。

夢烏集戶內

古今事通直館陳靖漳泉人。游京師過期不歸。妻夢一鳥集戶內。祝曰。吾夫若歸。當集梁上。鳥如言集梁上。明日以告家人。少頃有鳥飛至戶內。祝之。亦飛集梁上。未幾靖至。

夢神命懷卵 玉融新封拾遺記曰。商之始有神女簡狄。遊於桑野。見黑鳥遺卵。有五色文。作八百字。簡狄拾之。貯以玉筐。覆以朱紱。夜夢神母謂曰。爾懷此卵。即生聖子。以繼金德。狄乃懷卵一年而有娠。經十四月而生契。祚以八百。協卯之文也。

夢鳥入口 晉書羅含傳。含字君章。幼孤。為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嘗晝臥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起驚說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含自此後藻思日新。

夢五彩鳥 朝野僉載。張鷟曾夢一大鳥紫色。五彩成文。飛下至庭前不去。以告祖父。云此吉祥也。昔蔡衛云。鳳之類有五。其色赤文章者鳳也。青者鸞也。黃者鵷鶵也。白者鴻鵠也。紫者鸑鷟也。此鳥為鳳凰之佐。汝當為帝輔也。遂以為名字焉。

夢為魚化鳥 南史梁忠烈世子方等傳。吾嘗夢為魚。因化為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

夢為鸝鶬 邵氏聞見錄。歐陽公嘗夢為鸝鶬。初夏清曉。飛鳴綠陰中。甚樂。

夢瓦化鴛鴦 續後漢書周宣傳。曹丕問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為鴛鴦。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宮必有暴死者。丕曰。吾詐卿爾。宣對曰。夫夢者意爾。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黃門令奏宮人相殺。無幾死。

夢天殺蛇 張華博物志。晉文公出。大蛇當道如拱。文公反自修德。使吏守蛇。夢天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覺而視蛇則自死也。

夢黃蛇 蘇子由古史秦本紀。文公十年。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以問史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

夢蛇相驚 張師正括異志。高密姜定國業九經。一夕寢于家塾。夢二人身長而貌狠。怒氣勃勃然。謂定國曰。吾身長丈八。可殺汝。可噬汝。定國驚魘號呼。拒之而退。明夜復夢如初。大懼。乃徙其寢具與門下客同榻。客取刀斷之。少頃一蛇復至。客又殺之。明日度二蛇。果長三尋。定國後登九經第。今為幕職官。聞之告推官仲容。

夢捕蛇 能改齋漫錄。陳侍郎元與為進士。貧不為士流比數。嘉祐七年。忽預鄉薦。丐糧於村豪。至一叟家。為陳設酒食留宿。夜夢忽捕一蛇。蛇走入墻孔中。陳持而拔之。盡力而蛇斷。得其半而已。天明叟

出而神氣不悅。陳甚憂無所餽也。俄而出錢五百授陳。陳受之。喜過所望。叟令家僮偹馬送陳三十里。僮告陳曰。秀才乃福人。吾翁素不待客。亦不以錢餽人。今偶夢官人過門。而秀才適至。故懽快如此。然本欲以千錢相遺。而大男殊靳。至于挽奪推拽。翁得其半而已。此所以送秀才而神色不悅也。陳次年登甲科第二人。

夢蛇繞身 晉書唐琮夢蛇繞身。遂效其形而作草蛇之書。

夢蛇入腹 續蒙求。范延光相州人。為天雄軍節度使。嘗夢大蛇自臍入腹。半入而掣去之。以問術士張生。張生贊曰。蛇龍類也。龍入腹中。王者之兆也。由是頗畜異志。晉高祖天福二年六月反。三年九月降。冊封東平郡王。天平軍節度使。賜鐵券。居數月來朝。致仕居京師。

夢蛇生足 續後漢書周宣傳。東平劉楨夢蛇生四足。穴居門中。使宣占之。宣曰。此為國夢。非君家事也。當殺女子而作賊者。頃之女賊鄭姜遂夷討。以蛇女子之祥。足非蛇之所宜故也。

夢雙蛇升天 太平御覽李蜀書。武帝諱雄。始祖第三子。始祖后方娠。夢双蛇自門升天。一蛇中斷。及生。后常言二子若成人。必有先亡者。有大貴者。後果李蕩早卒。李雄王蜀。

夢蛇取命 太平廣記。吳郡海鹽縣有士人陳甲。寓居華亭。獵於東野。見大蛇形如百斛船。玄黃五色。臥岡下。即射殺之。不敢說。三年後與鄉人共獵。至故見蛇處。語同行曰。昔在此殺大蛇。其夜夢見一人烏衣黑幘。門曰。我昔昏醉。汝無狀殺我。吾醉不識汝面。三年不相知。今來就死。其人驚覺。明旦腹痛而卒。

夢羣蛇緣城 南史始安王遙光傳。遙光未敗之夕。城內皆夢群蛇緣城四出。各共說之。咸以為異。臺軍入城。焚屋宇且盡。

夢黃巢化蛇 青瑣高議。秦宗權方為府吏。一日晝寢。夢中見一朱衣吏。手持黃紙書。謂秦宗權曰。府君乃召足下。宗權曰。府君何人也。公所執何書也。可一見乎。吏曰。府君君子。他不知也。書不可得而見也。宗權視遠山中隱然。天氣昏慘。迴野四顧無人。宗權不勝嘆息。乃至一城。四面絕無居人。入城有公府相對。直北有大門。入門有大殿。吏前報曰。宗權至矣。乃軸簾。有紫衣人據案稱王。宗權立砌下。王顧左右曰。取黃巢來。少頃有枷械者一人。持勒撲者數人從之。宗權視枷械者形体骨文皆黑。不類人色。王曰。汝伏乎。枷械者對曰。賊書生勢力寡獨。安敢與唐室為患。王怒。命左右取鐵九來。一鬼持一鼎致庭下。鼎中火自燃。鼎中銅汁沸溢。吏乃取鐵丸內鼎

中丸即紅若烈火。王命以丸內枷者口中。枷者乃通頂焰發不覺聲寃焰止。王曰伏未。枷者曰巢不敢。王又以丸吞之。如是數四。枷者未伏。王乃問宗權曰。汝當與唐室為患可乎。宗權曰。宗權一衙吏爾。且安敢如此。王命執手坐取鐵丸內宗權口中。其痛苦楚熱油沃心。宗權大呌連呼來字三聲。王顧謂左右曰。彼已伏。天子安能久受此苦。王又命左右取丸枷者曰。巢已伏矣。王命吏取案來。二吏抱案掩其前。令枷者書及令宗權書。書已則二吏復抱去。王命取蛇皮來。二吏持一巨蛇皮蒙枷者。俄而化為巨蛇長百尺。黃鱗炬目。金頸赤舌。蛇首四顧精神恐人。俄有一吏持雙角來安蛇之首。王遽叱吏曰。此豈可安角也。王命驗天符有安角之言乎。忽有一青衣童出東戶曰。天符不令安角。童升殿語王曰。此非雲雨之主。何可使之有角則禍愈大。王命將蛇食料生口姓名來。兩廡下戶盡開。青衣童抱文卷皆合抱擲於地。蛇先吞東南文卷。次第而至蛇。因首向西。蛇將食其卷。一童子則將鏡照其蛇。蛇抵㮇不敢吞其卷。王曰。宗權亦合皮化。命取豹皮來。一吏以豹皮蒙宗權。首乃化為豹。一童子升殿。王曰宗權合居何地。童曰合居陳許之間。童曰柢在平地。王曰何也。童曰豹居山則可以抗虎。平地不能敵猪。王曰事畢矣。乃命吏送宗權出門。為吏推墜溝中乃覺。

宗權驚駭莫知其休咎。後宗權謀叛。為朱高祖擒獻天子。朱高祖年甲屬猪。又猪朱也。不能敵猪。此其驗乎。宗權所見枷械者乃黃巢也。唐末童謠云。黃蛇獨吼天下人走。不能吞西廡之文卷。天下皆被其屠毒焉。獨不至西蜀。宗權之夢一何異哉。

夢赤蛇吐珠

能改齋漫錄。東莞縣資福禪院有阿羅漢閣。傳言僧祖堂者之所成也。求碑於東坡。諾之。心欲以犀帶所易得者佛腦骨。骨出舍利薦以白玉璧䂓之。而未言也。祖堂歸累月。一夕夢赤蛇吐珠白璧上。驚悟曰。蘇公之文且成矣。即往速之。且告以夢。坡大喜。出腦骨舍利。辟示之。祖堂因請歸作金銀琉璃罌堵坡藏閣上。遂併付之。仍別作舍利塔銘文。

夢蛇附舟

武林紀事。循理陳權叔懋立書館湖州之德清見航船之平江者云。夢一人衣皂云有錢三百文欲附舟之姑蘇。幸見容。初不敢多占船倉。只附舟首足矣。梢人次晚將發船於舟首取纜𦈉之屬。忽見一大烏蛇盤屈小倉內。梢人方省夜來之夢。因以版覆之。載之平江抵岸。即於市人許得一弄人欣然來取去。償以三鏍。畢符夢中語。

夢魚求去鉤

辛氏三秦記。昆明池。漢武停船立之習水戰也。中有靈沼神池。云堯時治水訖停船池。通白鹿源人釣魚於此。綸絕而去。夢於漢武求去其鉤。明日帝戲於池見大魚啣索。帝曰。豈非昔時所夢也。取而去其鉤放之。

夢捕魚

能改齋漫錄。建昌軍南城許公岳未第時。夢至池上。顧池中有七魚而一魚最巨。公岳下捕之志欲取巨者。然捉搦不得。止得六魚。中一最小者。是歲科舉建昌解額止七人。公岳名次第七。此最小魚夢驗也。

夢魚化人

晉書載記。劉元海母呼延氏祈子於龍門。俄而有一大魚頂有二角。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旦所見魚變為人。手執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其夫豹。豹曰吉徵也。昔吾從邯鄲張冏母相云吾當有貴子孫。三世必大昌。仿像相符矣。自是十三月而生元海。左手又有其名。遂以名焉。

夢魚躍盆

宋史列傳。胡寅字明仲。安國弟之子也。寅將生。弟婦以多男欲不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後果擢第。

夢魚食蒲

晉書載記。苻生初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為龍。男便為王女為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苻堅封也。時為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生不知是堅。以謠夢之故。誅其侍中大師錄尚書事魚遵及其七子十孫。

夢白魚求救

茅亭客話。僞蜀舉人張詵往嘉州謁平羌令。船次平羌溉下。夜泊忽夢二人白衣華煥於詵前求救。詵覺。唯聞船棧下跳躑之聲不已。視之乃二鯉魚焉。遂取棄于江中。既而就寢。復夢二白衣持大蒜數頭懇謝而去。遲明因以夢告平羌令。令曰。君之夢祥符也。放魚所感蒜者筭也。當延君筭爾。詵至晚年著後隱書三卷。亦紀夢魚之事。壽七十八。

夢與魚遊

三境圖論陰司錄云。有一顯官作池畜魚以供膳。一日忽夢倚欄觀魚。失脚池中。與衆魚遊數日之久。庖人網去剖鱗破肚。苦痛號叫。言是汝主。庖終不聽。乃斷魚首。官乃醒。寤驢未數刻。即問庖人。侍書回報治魚未畢。蓋其念念池魚之羨。隨念感夢。

夢身為魚

酉陽雜俎。越州有盧冊者舉秀才。家貧未及入京。在山陰縣顧頭村。知堰與表兄韓確同居。自幼嗜鱠。嘗憑吏求魚。韓方寐。夢身為魚。在潭有相忘之樂。見二漁人乘艇張網。不覺身入網。被取擲桶中。覆之以葦。復覩所憑吏就潭商價。吏即揭鰓貫䋲。楚痛殆不可忍。及至舍。歷認妻子婢僕。有頃寘椹斮之。苦若脫膚。首落方覺。神癡良久。盧驚問之。具述所夢。遽呼吏訪所市魚處。泊漁子形狀。與夢不差。韓後入釋。住祇園寺。時開成二年也。

夢魚嚙兒 太平廣記唐河東柳沂者。居洛陽。因乘春釣伊水。得巨魚。挈而歸。先是沂有嬰兒六七歲。是夕沂夢魚。以喙嚙其兒腮。乃視嬰兒之腮。果有瘡而血。沂益懼。明旦以魚求投伊水中。且命僧諷經畫像。僅旬餘。嬰兒瘡愈。沂自是後不復釣魚。

夢魚索眼 酉陽雜俎顏說僧乘果夢一使者押青衣婦人問果索眼聲氣頗厲。使人將出刀先斷果左右手。果曰。願以左手易之。使人問左右何意。果曰。方近受戒。留右手搭袈裟。使人曰。更不用斷手。師一言搭袈裟已還詣叱。婦人令去。又曰。此婦人魚也。師前身為王家兒。六七歲。家人買得此魚。尚鮮活。師以手剜取其眼。故今來索。

夢魚求生 太平廣記柳宗元刺史河東人。嘗自省郎出為永州司馬。途至荊門舍驛亭中。是夕夢一婦人衣黃衣再拜而泣曰。某家楚水者也。今不幸死朝夕。非君不能活之。儻獲其生。不獨戴恩而已。兼能假君祿益。君為將為相。且無難矣。幸明君子一圖焉。公謝而許之。既寤。嘿自異之。又夢婦人且祈且謝。久而方去。明晨有吏來稱荊帥命。將宴宗元。宗元既命駕。以天色尚早。因假寐焉。既而又夢婦人頗然。其容憂惶不暇顧謂宗元曰。某之命。今若縷之懸。其風危危將斷且飄矣。而君不能念其事之急耶。卽俛而念曰。豈郡之吏有不平於人者耶。抑將宴者以魚為我膳耶。卽令駕詣郡宴。既而以語荊帥。且召吏訊之。吏曰。前一日漁人網獲一巨黃鱗魚。將為膳。今以斷其首。宗元驚曰。果其夕之夢。遂命絜而投之江中。是夕夢婦人來。亡其首。宗元益異之。酉陽雜俎唐會昌中有王瑤者。在恒州都押衙。嘗為欒邑宰。將赴所任。夜夢一人身擐甲冑。形貌臺臺。自云馮夷之宗。將之海岸。忽罹網罟。為滹川漁父之所得。將置諸刀杌。充膳於宰君。命在詰朝。故來相告。倘垂救宥。必厚報之。瑤既覺。言於左右曰。此必縣吏相迎。捕魚為饌。急遣人至縣。庖人果欲割鮮理膾。具以瑤命告之。遂投於水中。魚卽鼓鬣揚鬐。軒軒而去。是夜又夢前人泣以相感云。免其五鼎之烹。獲返三江之浪。有以知長官之仁。比宗元之惠遠矣。因長跪而去。建昌府志吳文肅公夫人魏氏在太原府。一日晨起。語左右曰。適來夢中分明見兩婦人。皆青衣。各有娠。哀鳴泣訴云。某等無罪。乞貰其命。未幾庖者白云。買道大青魚兩頭。請烹飪之。宜夫人驚曰。庶幾是乎。遽取視之。腹大有子。乃令放之。

夢殺黿 聶田俎異志饒州客金日新販磁器往荊南。泊舟於江口鴈汊。夾金謁鄭舟押綱將軍陳從易。金謂陳曰。夜來夢見岸上數十人走。問之曰。看殺黿。相公及舟行十五里。

船師招早飯。見岸上數十人走。金問之。則曰看殺黿。金曰。夜來之夢兆矣。相率同往觀焉。果見漁人網得一黿。金以千錢易之。將歸本船放之于水。黿隨行十餘里。口銜一物上岸。直抵金前吐之而去。金視乃銀一錠。金祝曰。銀固不可奉私。俟前至岳州太平寺。請僧智聰為水陸謝之。張師正括異志河自大伾而下。多泛溢之患。岸有決圯。則以薪葛窒塞。補薄增卑。謂之埽岸。每一二十里則命使者巡視。凡一埽岸。必有薪芟竹揵椿木之類。數十百萬。以備決溢。始臣受命。皆軍令約束。熙寧九年。大名府元成縣一監埽使臣所主埽岸。有大黿屢來嚙岸之薪葛。似將穴焉。遂彀弩射之。中首而死。是夜夢一緑衣劊首謂監埽曰。汝殺我。我已訴於官矣。又日餘病疽死。見二使者執之而去。曰。汝嘗殺人。監埽竊思之曰。此必殺黿也。行僅百里。入一城。使者曰。吾有事。當先白所由司。汝始止此無他適。二使既出。仰視高閣金碧相照。有二神人守閣。如道士。觀所謂龍虎君者。以姓名白之。乃引入。仰視其閣。有榜題曰朝元之閣。下見韓侍中稚圭憑几而坐。侍者數十人。若神僊儀衛。乃再拜。訖。韓問來狀。遂白殺黿事。因曰。限岸有決。當受軍令之責。非徒殺也。韓曰。汝亦何罪。儻見陰官。但乞檢上清格。既出門見二使者至。遂引到一官府庭下。果詰以殺黿事。對曰。某主埽岸。河流奔猛漲溢不常。苟有決潰。則當誅。黿敗吾防。不可不殺。乞檢上清格。陰官取格視訖。謂曰。上清格云。無益於世。有殺於人。殺而不償。罪故難加。陰官命前使者引出。行十餘里。若墮穽井遂寤。事聞之于劉大卿贊補云。

夢鼈求生 太平廣記晉太常卿崔梲游學時。往至姑家。與諸表昆季宿于學院。來晨方會客。夜夢十九人皆衣青緑。具告求生。詞旨哀切。崔曰。某方閑居。非有公府之事。何以相告。咸曰。公但許諾。某輩獲全矣。崔曰。苟有階緣。固不惜奉救也。咸喜躍。列拜而退。既寤。豈榔來帶至臺省姑。見盆中有水而泛鼈焉。數之大小凡十九。計其衣色亦畧同也。遽告於姑。且述所夢。再拜請之。亦不阻。卽命僕夫寘于器中。躬詣水次放之。又僞蜀豐資院使李延福。晝寢公廳。夢烏帽三十人伏於堦下。但云乞命。驚覺。僕使報門外有村人獻鼈三十頭。用悟所夢。遂放之。夷堅志潘元寧者。青田木溪鄉人。好賓客。嗜食鼈。凡溪潭之側。搦捕有得。必售之。紹熙三年春。漁者持一巨鼈來。其重六斤。潘見而喜。卽欲烹食。妻曰。今日上七不應食此。姑留之以俟明旦可也。諸子以繩絆其足。牽以為戲。抵暮墮溝中。失所在。經月餘。妻夢一偉丈夫泣告曰。向者將膏鼎鑊。賴娘子一言勸止。且得苟延。而不幸落溝渠內。為蟲蛆咂嚙。一足幾斷。與死為

鄭顧賜終惠覺以語潘潘笑曰恍惚之夢何足信凌晨起思之正見前鼈跛曳于泥中取之出使僕放諸河夫婦皆夢來謝江少虞類苑李景初自蜀浮江而下至荊湖間家下市一巨鼈而景初未知也夜中夢皂衣姥告乞命恠問家人家人曰此必所買鼈也即遣放之亦復夢皂衣姥來謝然則太史記宋元事若有之矣古者君子遠庖廚聞其聲不忍食其肉雖有天地間生此所以養人但不可暴天物可也

夢蛟螭求謁

夷堅志曹州定陶縣之北有陂澤民居其傍者多采螺蚌魚鼈之屬鬻以贍生虜亮正隆二年中春女真人阿失里為邑宰夢一客緑袍烏幘皂鞾革帶握手板入謁曰吾種族世居治下子孫蕃衍皆獲依仁芘不幸為細民捕殺充食且又轉售於人將使無噍類願賢令尹悉憐少加禁止則思流無窮當思所報失里夢中諾之而不暇究其何物居於何所旦起深念不能曉測明夜復夢遍詢士吏及訪道術人酌詳亦莫知所謂迨春暮天清氣暄澤邊人相率什百為群脫入水水網其羅取數倍常日忽曀霧迷空波涌如山雷聲振動一巨物長六七丈狀若蛟螭噴薄雲烟推壞岸滸冷氣慘烈偪人皆捨棄所獲爭赴平地已為巨物攫拏者十二三溺死者殆半衆悟邑宰之夢自是無復敢漁

夢食蟹

臨安志紹興二年兩浙進士類試于臨安湖州談誼與鄉友七人謁上天竺觀音祈夢誼夢人以二堞貯六品為餽惡之惟徐楊夢食巨蟹甚美迨旦同舍聚坐一客語及海物黃甲者楊問狀曰視蟹蚌差小而比螃蟹為大楊竊喜乃以夢告人以為必中黃甲之兆洎牓出六人皆不利楊獨登科後二年誼復與周元特掞赴漕司舉又同詣寺前一夕周夢與諸人同登殿誼先抽籤三反而三不吉餘以次請禱周立于後曰所以來唯欲求夢爾何以籤為衆強之方詣筒下遇婦人被髮如新沐者從佛背趨出謂其貴家人急避之遂寤明晨入寺誼所卜三籤果不吉餘或吉或否周旦焚香再拜願得夢是夜夢鄉人徐廣之持省牓至凡列三等已為中等第一人已而賀客四集有道士在焉明年七月省試羅還吳興待牓他日閱市聞呼於後曰元特奉賀奉賀回顧乃徐廣之也云適過郡門見揭試貼司牓內一與君姓名同聊相戲耳周方謀責之則又有言曰省牓自南門入矣遂相與散歸及家而報至次日數客來賀一道士儼然其中周曰與君不相識何以辱顧我道士笑曰君豈忘之耶去年君過我卜我推君五行知今年必及第今而實然故來賀以應吾術非有所求也遽辭去沉思其人乃開元寺賣卜者始驗昨夢無小不合周果居

中等雖非首選而於吳興為第一人夫廣之之戲誠黃冠之旅賀皆偶然細事也而夢寐魄兆已先見於旬月之前人生萬事不素定乎

食蟹感夢

赤城志宋元嘉中章安縣人嘗屠虎至海口見一蟹匡大如笠脚長三尺取食甚美其夜夢一少嫗語云汝噉我我知汝心明日其人為虎所食見廣古今五行記

夢蟹就刑

陶朱新錄平陽邑之南淨明院有闍黎有元者持悲呪甚精因作勸放生文鏤于板邑人為之減殺一夕元忽夢與百餘人俱立庭下皆云當就極刑元甚恐念平生無惡何乃至是因出戶外有挈筠籃鬻小蟹者因買放之其數果百餘乃悟

夢小蟲着身

東漢書明德馬皇后紀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為皇后先是數日夢有小飛蟲無數赴着身又入皮膚中而復飛出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

夢蠅矢積階

西漢書龔遂字少卿山陽昌邑人也為昌邑王即漢成帝李夫人之子也昭帝崩大將軍霍光迎昌邑即皇帝位而王無德信用讒黨王夢見蜻蠅之矢積數東西階王問龔遂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而左右讒佞衆多陛下察之王不改在位二十七日霍光廢之乃立宣帝

夢青蠅在鼻

續後漢書管輅傳管輅舉秀才吏部尚書何晏請之鄧颺在晏所晏謂輅曰聞君著爻神妙試為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頭來鼻上驅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輅曰夫飛鴞天下賤鳥及其在林食椹懷我好音況輅心非草木敢不盡忠昔元凱之弼重華宣惠和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嶽勢若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多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艮此天中之山相書謂鼻之所在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天中之山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數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裒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履未有損己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颺曰此先生之常談輅答曰夫先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晏曰過歲更當相見輅別傳載輅為何晏所請果共論易九事九事皆明晏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時鄧颺與晏共生颺言君見謂善易而論初不及易中辭義何故也輅尋聲答之曰夫善

易者不論易也。晏含笑而讚之。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請輅為卦。輅既稱引鑒戒。晏謝之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為難。交疏而吐其誠。今人以為難。君今一面而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輅還邑。舍具以此言語舅氏。舅氏責輅言大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耶。舅大怒。謂輅狂悖。歲朝。西北大風塵埃蔽天十餘日。聞晏颺皆誅。然後舅氏乃服。

夢蜈蚣 夷堅志。南城童漢臣。士人也。生二十年而夭。厥後故友蔡授夢其來問訊。交際宛如平日。已連夕。或間一夕必見之。授頗懼。乃徙寢他室。夢之亦然。且泣曰。自古皆有死。獨吾冤屈不可言。授曰。君不幸正盛壯下世。但以善而終。何得云爾。曰。君試視我形相如何。視之乃成大蜈蚣。累身赤長長尺餘。延緣壁間。授驚而寤。自是不復夢。

夢遇蝦蟇毒 南史丘傑傳。傑言十四遭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耳恭苦。汝噉生菜遇蝦蟇毒。靈床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甌中有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丘氏世保此甌。

夢江黄 太平廣記。陳悝於江邊作魚簄。潮去於簄中得一女。長六尺。有容色。無衣裳。水去不能動。臥沙中。與語不應。有一人就姦之。悝夜夢云。我

江黄也。昨失路落君簄中。小人辱我。今當白尊神殺之。悝不敢歸。得潮來。自逐水去。而姦者尋亦病死矣。

夢无朧 江歙教影響錄。洪慶善前室丁氏。溫州人。雖居海濱而性不嗜殺。後至江陰。有惠无朧百餘枚。不忍食。寘之盆中。將以明日放諸江。夜夢丐者甚衆。皆裸體胸脊前後各以瓦自蔽。皆有喜色。別有十餘人皆愀然曰。爾輩甚樂。我一何苦也。丁氏寤而思之。以瓦蔽形。必无朧也。夢中以密記其數。取視之。已為一婢竊食十餘枚。乃愀然者也。其得活者與夢中同其數。丁後以高壽終。亦戒殺之報。

夢雉謝德 北史裴駿傳。駿從弟安祖。嘗天熱。舍於樹下。有鷙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喜而放之。後夜忽夢雉謝德。衣冠甚偉。著繡衣曲頒向安祖再拜云。感君前日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焉。

夢蟻報恩 太平廣記。吳富陽縣有董昭之者。嘗乘船過江。見一蟻着蘆。遑遽畏死。因救至岸。蟻得出。其夜夢一烏人謝云。僕至蟻王。感君見濟。君後有急難。當相告語。歷十年。時所在刼盜。昭之被橫錄為刼主。繫餘姚。夜果夢烏衣云。可急投餘杭山中。天下既亂。赦令不久也。既寤。蟻齧枷已盡。因得出獄。投餘杭山。旋遇赦。遂得無他。

夢鴿兒托生 太平廣記。并州石壁寺。有老僧禪誦是業。貞觀末。有鴿巢其房楹上。哺養二子。因學飛墮地死。後僧夢二小兒曰。兒等為先有少罪。遂受鴿身。比來聞法師讀華嚴經。既聞妙法。得受人身。兒等今為此寺側十餘里某村某姓名家托生。為男。十月之外當即誕育。僧乃依期往視。見此家婦果同時誕育二子。僧呼為鴿兒。兩兒並應之曰。唯。

夢蛤蜊訴命 魏泰東軒筆錄。曾魯公放生。以蜆蛤之類以為人所不放。而活物之命多也。一日夢被甲者數百人前訴。既寤而問其家。乃有惠蛤蜊數籠者。即遣人放之。夜復夢被甲者來謝。

夢田鷄乞命 癸辛志。錢仲耕郎中。旬任江西漕按部。晚宿村落。夢青衣數百哀鳴乞命。明日適見鬻田鷄者。感夢。買放。傾籠出之。其數與夢無差。

夢蛙求生 臨安志。浙西兵馬都監康滑。居臨安寶蓮山。夏夜且睡。為蛙聲所聒。命小童捕之。滑熟寐。夢十三人乞命。滑曰。吾職雖兵官。非能擅生殺者。何以能貸汝死。曰。但公見許。無不可者。少焉魘寤。告其妻。妻曰。得非群蛙乎。童詰之。已寘一瓶中。驗其數正十三枚也。即釋之。時紹興二十九年。

夢木生庭 江南餘載。江夢

孫。夜夢直木生於庭。詰朝其妻產男。遂名直木。幼聰惠。後隨趙王歸梁。累官至刑部員外郎。

夢踐木上 太平廣記。孫龍光。崔殷小狀元及第。前一年嘗夢積大木數百。龍光踐履往復。既而請一李處士圓之。處士曰。賀郎君來年必是狀元。何者。已居衆材之上。

夢庭生竹 異苑。巴西張尋。夢庭生一竹。節相似。都為一門。以問竺法度。云。當略貴。但不得久。果如其言。

夢庭生棘 張華博物志。太姒夢見商之庭產棘。乃小子發取周庭梓樹。樹之于闕。闕梓化為松柏棫柞。覺驚。以告文王。文王曰。慎勿言。冬日之陽。夏日之餘。不召而萬物自來。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潦東流。天下不享於殷。自發之夫生于今十年。禹羊在牧。水潦東流。天下飛鴻滿野。日之出地無移照乎。

夢井生桑 續後漢書何祇傳。祇字君肅。少寒貧。為人寬厚通濟。体甚壯大。又能飲食。好聲色。不持節儉。故時人少貴之者。嘗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直。然桑字四十下八。君壽恐不過此。祇笑言。得此足矣。老學庵筆記。楊文公云。豈期遊岱之魂。遂協生桑之夢。世以其年四十八。故稱其用生桑之夢為切當。不知遊岱之魂出河東記。韋

齊休事亦全句也。**夢柳樹仆地**太平廣記柳員外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意望錄用一日詣卜者問命。且告以夢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祥乎。卜者曰。無苦。但憂為遠官爾。徵其意曰。夫生則柳樹。仆則柳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竟如其言。後卒於柳州。

夢柳樹環居豫章志南漢王定保字翊聖郡之南昌人也。登光化中進士第。寧遠軍節度使麗知禮辟為巡官。後累遷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是夕夢人以柳數千株環植其居。周傑告之曰。柳柔脆之物。紫落先於衆木。公宜善自調護。是年冬果以疾卒。贈司空。

夢松求治斧痕廣州府南海志清遠縣東三十里峽山廣慶寺飛來殿西南有巨松傍崖而植。太觀元年。皇城使戚師愈艤舟寺岸。從者斧松以照夜。師愈不之知也。明年殿直戚吉老宿岸下。夢一叟揖而前曰。余居此三百稔。曩公族屬之從者斧余漆以代燭。血漬今未愈。公能為我白丈室老療治。庶幾育風不能撼。俾余得順天命。則公賜已。吉老詰其姓名居第。則曰。余非圓首方足。乃植物中含靈者。飛來殿西南隅十餘步余居也。欲遲明以告於寺。偶復寢方酣。舟師已解維去。覺而詢之。去寺已數里。過湞光以

語縣宰彭球。球便道詣寺。因即吉老夢求之。得巨松去根尺餘有斧痕。脂乳尚浮。遂白丈室補以土。松今猶存。

夢松棗生酉陽雜俎有一人夢松生戶前。一人夢棗生屋上。以問補闕于堇。堇言松丘壠間所殖。棗字重來。重來呼魂之象。後二人俱卒。

夢松三尺南安志南康縣祥符禪寺有邑人鍾輻肄業此寺。手植小松。夜夢朱衣玄冠者謂曰。松圍三尺。子當除名。後果舉不捷。垂三十年登科南歸。視松圍之。果符所夢。

夢松生腹續後漢書丁固傳。初固為尚書。夢松生腹上。謂人曰。松文十八公也。後十八歲吾其為公乎。至是果為公。

夢楓生腹玉融新對唐書曰。張志和字子同。母夢楓生腹上而產。十六擢明經。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

夢栢樹陶朱新錄河南壽安縣有茄藍忘其名。府官行邑皆館于此。僧堂後有大栢。徑數累尺。護以杈子。寺僧云。頃年有本縣令夢一綠衣人入謁云。某托迹治鄗。今居某寺中。近寺僧欲見殺。願請救于明府。令大訝之。遲明詣其寺。徧走諸僧房。不見有異。亦無寓居士人。偶至僧堂後。見數人執斤斧欲伐此栢。令惜其榮茂而見伐。因詢種此今幾年。皆莫知。但云無慮百餘年矣。令遽驚悟曰。綠衣生此。豈栢之神乎。乃語以夢。戒勿伐。且謹護之。又為封植而去。後人無敢犯者。

夢食青栢宋史方技傳。趙自然。太平繁昌人。年十三疾甚。父抱詣青華觀許為道士。後夢一人狀貌甦偉。綸巾素袍。鬚髮斑白。自云姓陰。引之登高山。謂曰。汝有道氣。吾將教汝辟穀之法。乃出青栢枝令啗。夢中食之。及覺遂不食。神氣清爽。每聞火食氣即嘔。惟生果清泉而已。歲餘復夢向見老人。教以篆書數百字。寤悉能記。寫以示人。皆不能識。云此非篆也。乃道家符籙爾。

夢梓化松海録碎事周大姒夢梓化為松。

夢社樹高起珩璜新論南史張敬兒自敘夢云。未貴時夢居村中社樹欻高數十丈。及在雍州。又夢社樹直上至天。以此訪說部曲。自云貴不可言。其妻尚氏亦曰。吾昔夢一手熱如火。而君得南陽。元徽中夢一髀熱。君得本州。建元中夢半體熱。君得開府。今復舉體熱矣。敬兒有異志。終為齊武帝所執伏誅。此皆五代史所謂禍之來也。陰必惑之也。

夢梅百川學海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間。因憩僕車於松林間酒肆傍舍。見一女人淡粧素服出迓師雄。時已昏黑。殘雪對月色微明。師雄喜之。與之語。但覺芳香襲人。

語言極清麗。因與之扣酒家門。得數盃酒相與飲。少頃有一綠衣童來笑歌戲舞。亦自可觀。頃醉寢。師雄亦懵然。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時東方已白。師雄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

夢卧槐樹下北史任城王傳。任城王孫順累官兼左僕射。初帝在藩。順夢臥槐樹下。槐字本傍鬼身與鬼并。復解冠冕。寧不死乎。然亡後乃得三公贈爾。皆如其夢。

夢食李雲谿友議李仲丞相初貧遊無錫惠山寺。累以佛經為文藁。致主藏僧毆打。終身所憾。後之剡川天宮精舍。凭笈晝寢。有老僧齋罷。見一黑蛇上剎前李樹食其子。恐遺其毒而人誤食之。徐駈下。蛇遂入李秀才懷中。倏而不見。公乃驚覺。老僧曰。秀才睡中有所覩否。李公曰。夢中上李樹食李甚美。似有一僧相逼而寤。乃見上人。僧知此客非常。延歸本院。經數年而辭赴舉。將行。戒以衣鉢之資。酷喻之曰。郎君身必貴。然勿以僧之尤過貽於禍難。及領會稽。僧有犯者。事無巨細。皆至極刑。唯憶無錫之時也。遂更剡川為龍宮寺額。嗟老僧之已逝。為其營塔立墓。平生之修建。只於龍宮一寺矣。

夢食巨棗晉書李郁傳。郁唐之宗屬。高祖登極。授光祿卿。一日晝寢。夢食巨棗。覺而有疾。謂其親友

曰。嘗聞秉生重來呼䰟之象也。余神氣逼抑將不免乎。後果卒。

夢食瓜 拾遺錄漢明帝陰貴人夢食瓜甚美。時燉煌獻異瓜種名穿陰。父老云。有道士從蓬萊得此瓜種。食之不飢。

夢中得瓜 太平廣記後魏宋瓊母病。冬月思瓜。瓊夢見人與瓜。覺得之手中。時稱孝感。

夢喫藤花 盧子逸史唐玄宗微時。嘗至洛陽令崔日用宅。崔公設饌未熟。玄宗因寢庭前一架花初開。崔公見一黃蛇食藤花。崔公驚。不敢近。逡巡不見。玄宗覺曰。大奇。飢甚。睡夢中喫藤花滋味分明記得。今已飽。崔公乃知他日啓聖之驗也。

夢吞蓮花 宋史列傳馮元幼時。母夜夢異人以紺蓮花與元吞之。且曰。善讀此後必貴顯。

夢賜蓮花 方仁聲泊宅編吏部尚書曾楙後取李氏。李氏嘗夢上帝詔與語。指殿前蓮花三葉賜之。曰。與三子。已而果然。

夢授白蓮花 瑫字函續燈錄曰。江州東林照覺禪師母夢梵僧授白蓮花。因而誕生。出家遊方。遇南師法席三扣其室。南師乃問是何宗旨。豁然大悟。

夢入蓮花 玉融新對達字函續高僧傳曰。釋法京母將懷孕。夢入蓮池採一童子。端正可喜。而有娠。將誕。又夢乘白獅子遊戲虛空。九歲出家。十三昇高座說法滯。

夢吞海棠花 待兒小名錄王蜀內樞密使潘炕嬖妾解愁。姓趙氏。其母夢吞海棠花蘂而生。有國色。善為新聲。及工小詩。王建嘗至炕第。見之。謂曰。吾宮中無如此人。意欲取之。炕曰。此臣下賤人。不敢以薦於君。其實靳之也。

夢花滿室 玉融新對廣字函高僧傳曰。釋元高母寇氏。夢見胡僧散華滿室。覺便懷胎。至生男。家內忽有異香。及光明照壁。迄旦乃息。母以兒生瑞兆。因名靈有。時人重之。

夢天與蘭 史記鄭世家。文公之賤妾曰燕姞。夢天與之蘭。曰。余為伯儵。余爾祖也。以是為而子。蘭有國香。以夢告文公。與蘭幸之。而子之華蘭為符。遂名曰蘭。

夢妓遺桃 太平廣記成式姊婿裴元裕言。群兒中有悅隣女者。夢妓遺二櫻桃食之。及覺。核墜枕側。

夢婦人授蕉 金陵新志盧絳寓居翔鸞坊。遺熱病。獨日晝寢。夢一婦人被真珠衣。持蕉一本。令絳盡食。歌菩薩蠻一曲送之。食畢而寤。病亦瘳矣。其詞曰。玉京人去秋蕭索。畫簾鸛起梧桐落。欹枕悄無言。月臨殘夢圍。孤衾成暗泣。曉起羅衣濕。眉儉遠山攢。芭蕉生暮寒。絳後立功仕至節度。從南唐亡起兵。後不克而死。

夢萬艾滿江 齊書紀僧真傳僧真歷至高帝冠軍府參軍主簿。嘗夢萬艾生滿江。驚而白之。高帝曰。詩人採蕭。蕭即艾也。蕭生斷流。卿勿廣言。其見親如此。

夢銜蘼香 海縣碎事漢武夢李夫人遺銜蘼香。覺而衣枕香。三月不歇。

夢授香草 龍虎山志云。天師諱道陵。字漢輔。乃留侯九代孫也。母夢天人衣繡衣。以香草授之。既覺芳馨猶未絕。遂感而有孕。建武十年上元日生於吳之天目山。時黃雲紫氣流布山谷之上下。室中尚有光。及冠。身長九尺。龐眉廣顙。綠睛朱頂。伏犀貫頂。垂手過膝。虎吻龍髯。玉枕峯起。見者雖交親亦恐懼。

夢授蓍草 宋史世家孫承祐少時。嘗夢人以蓍草一本增其一而授之。既寤以語所親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今增其一。我壽至於此乎。果五十而卒。古今類事褚彥回少時。嘗夢人以卜蓍一具與之。遂差其一。至薨年果四十八。

夢得椹子 太平廣記王戎夢有一人以七枚椹子與之。着衣襟中。既覺得之。占曰。椹桑子也。自後男女大小九七喪。

夢取禾穗 漢書郭賀字喬卿。廣人也。汝南蔡茂明帝時為漢太守。賀為主簿。茂在郡。夜夢見殿上有三穗禾。茂取得中穗。因又失之。茂以問賀。賀曰。大殿者朝府之形象。極位而有禾。人臣上位。取得中穗。是中台之位。得禾而失。乃得祿秩也。居旬日。茂被召為司徒。後漢人。

夢拔馬蘭 北史尒朱兆傳。兆將入洛。遣使招齊神武。欲與同舉。神武令長使孫騰具申意。兆不悅曰。還白高兄。弟有吉夢。今行必克。吾比夢吾亡父登一高堆。堆傍地悉耕熟。唯有馬蘭草株。往猶在。吾父顧我令下拔之。吾手所至無不盡出。以此而言。往必有利。

夢菜生 歸田錄名臣傳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賜進士第。必召高第三四人並列于庭。察其形神。始賜第一人。或取其文辭理趣超遠者。蔡齊置器賦云。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徐奭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餗之安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皆以為第一。先是上一日夢殿前菜生與堦齊。既唱名。聞蔡齊乃召見。久之。曰。得其人矣。遂以為狀元。其著於辭形於夢見於形如此。非偶然也。

夢五色胡蘆 夷堅志詹林宗登科後留都城。調選。夢到一處。見遍空皆胡盧。摩娑下上。幾數百枚。青紅黃白五色雜糅。凝玎瑲觀。日不暫釋。俄有一道

人褒衣侈袂立於前謂曰此皆今年新及第人所得者詹曰林宗既策名矣不審簡中尚可得其一乎曰固有之恐亦不定且須去向陽處求之乃佳爾寤而恍然時趙子直為吏部侍郎閱窠闕中有某州監當待次不遠勸使受之詹曰夢如是若意外覔官殆必不吉於是赴集注適有信州弋陽主簿善陽字為夢吉即拜擬而歸不及之任而卒始知尚恐不定之語嘉祥也

夢前身

赤城志王十朋字龜齡永嘉人嘗夢遊一處峯巒秀異林木陰邃有僧徃來其間旁有石橋王立橋畔見一碑讀之僧曰此公前身所主也叩其何人曰嚴首坐也後遊天台見石梁勝境因悟前身題詩云天台未到已先知入眼端如入夢時僧喚我為嚴首坐前身曾寓此橋碑又云路隔仙凡信已通天台容我踏長虹情知方廣神遊久不在登臨杖履中嚴即處嚴字伯威亦永嘉人宋閣學之瑞云某隆興初忝第因到石梁時菴主道京云向王狀元經由某因云此橋記乃永嘉嚴首坐書安知非狀元前身乎公笑曰師所說暗與某意合某誕時夢嚴首坐入卧房乃某師叔也故有入夢時之句碑後遺熟不存

夢後身

張師正括異志謝判官平原人寶元中嘗為曹州觀察推官視事未幾一夕夢老父引入大第中家頗豪盛婦嫗抱嬰兒飾以文繡指謂謝曰此君之後身也謝問此何郡復誰氏之家老父曰成都府陳郎中宅也貲産甚豐君心樂乎謝亦願之既悟甚不懌謂妻子曰吾其死矣曰處致後事既而秩滿復調　州判官到官數月又夢前老父復引至昔之第有小兒衣純綉戲階下指謂謝曰今日之事必不可免居常戚戚不怡考滿又將赴調復夢老父道之入門見昔日之兒冠緋帽紫袍銀帶立于堂阤顧謂謝曰此子已讀書矣君其謝我覺大惡之月餘病卒其子訥慶曆六年登進士第親說如此

夢裸身

萍州可談常州李充元豐間在太學夢裸身見舒亶時舒主學李意裸身有脫白之兆甚喜後太學賄獄起事連諸生李亦繫御史臺舒為中丞夜閱囚李正裸身對之因悟前夢

夢黑墨環身

應天府志初金陵以鄭及為狀元以羅穎為末綴時主司上試卷後主遂遷穎為第二因以筆於榜上圍穎之名穎於是夕夢有物如隄障之狀黑墨環其身懼而莫知所自俄有長人自上以手挽而出之因覺逆旦看榜方悟其夢

夢以簡撫身

太平廣記金鄉徐明府者幼而有道術人莫能測河南劉崇遠有妹為尼病既亟崇遠求於明府徐曰爾有別業在金陵可致金陵絹一匹吾為爾療之如言送絹訖翌日劉氏夢一道士執簡而至以簡徧撫其身身中白氣騰上如炊既悟遂輕頃之徐封絹而至曰置絹席下寢其上即差矣如其言遂愈已而視絹乃畫一持簡道士如所夢者

夢身荷桎梏

盧子逸史崔相公圓少貧賤落拓家于江淮間天寶末舅丈人李彥元為刑部尚書崔公自南方到京候謁將求小職李公處于學院與子弟肄習待之蔑如也至一夜李公夢身荷桎梏其輩三二百人為兵仗所擁入大府署至廳事所以姓名傾遇皆判云准法李公唱名入見一紫衣人據案視之乃崔公也遂於階下哀叫請命紫衣笑曰且收禁驚覺汗洽明話於夫人曰宜厚待之安知無應自此優禮日極置於別院會食中堂數月崔公請出將求職於江南李公及夫人因盛具燕饌兒女悉坐食罷崔公拜謝因降階曰自忖愚薄深沐恩慈不知何方可以報効其私度過分未測其故伏願丈人示之李公笑不為答夫人曰親表姪與子姓無異但慮不足亦何有恩慈之事後令崔公升堂喫茶不久李公起夫人因謂曰賢丈夫作異夢郎君必貴他日丈人有些難事在郎君手能特達免之乎崔公曰此皆出自契念安有是也李公至復重言之崔公但跛踖而已不復敢致詞也李公云江淮路遠非求進之所某素與楊司空眷分可以奉託時楊國忠以宰相位為四川節度使既去乃以崔公為節度巡官留知後事發日李公厚以金帛贈送至西川未一歲會安祿山反玄宗播幸遂為節度旬日拜相時京城初剋復李公脇從投僞官與陳希烈等並合誅夷既議罪崔公為中書令詳決之果盡以兵仗圍入具姓名唱過判云准法至李公乃呼曰相公記得昔年所夢否崔公領之遂判收禁既具表其事因請以官爵贖罪肅宗許之特免流嶺外

夢剃頭

五代薛史晉李專美傳從唐天成中安邑榷鹽使李肅辟專美為推官時唐末帝鎮河中見其敦雅心重之末帝一日嘗召肅讌於衙署專美亦預坐末帝謂肅曰某夜來夢主上召去與宋王同去却頭何也坐客都無對者專美屏人謂曰將來必為嗣主由是愈重焉

夢人斫頭

江少虞類苑相國劉公沆累舉不第天聖中將辯柴赴省試一夕夢被人斫落頭心甚惡之有鄉人為解釋曰狀元不到十二郎劉公第十二只得第二劉因詰之曰雖所却頭留沆在裏蓋南音謂項為沆留劉同音後果第二名及第

夢人換頭

太平廣記河東賈弼為琅邪參軍夜夢一人癯黑大鼻瞷目請曰愛君之貌欲換君首可乎夢中不獲已遂被換去

覺而見者悉驚走還家，家人悉藏。自此後能半面笑嚏，兩手足及口中各提一筆書之，詞翰俱美。

夢人頭在篋

能改齋謾錄　熙寧二年，葉祖洽得國子學解。其兄著作佐郎誼知建昌軍南城縣，寄書與弟洽，託邑人免解進士傅翼持之。翼夜夢人頭在篋中，夕夕如此。乃徙誼書於別篋，則又夢人頭在其中。到京納書於祖洽，無復此夢。明年，祖洽狀元及第。

夢頭上生角

册府元龜　魏延字文長，為前將軍、軍師、征西將軍。諸葛亮出谷，延為前鋒。去亮營十里，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則不戰而賊自敗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為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延後果為楊儀所殺。

夢昆脚皆頭

太平廣記　杜牧頃於宰執求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嘗夢人謂曰：辭春不及秋，昆脚與皆頭。後果得比部員外。出尚書故實

夢人挈首

南史　梁豫章王綜傳：綜年十四五，恒夢一年少肥壯，自挈其首，對綜如此非一。綜轉成長，心驚不已，頻密問母淑媛曰：夢何所如？夢既不一。淑媛問夢中形色，頗類東昏，因密報之曰：汝七月日生兒，安得比諸皇子？汝今太子次弟，幸保富貴，勿泄。

夢油沃首

岳珂程史　清漳楊汝南，少時以鄉貢試禮部，待捷旅邸，夜夢有以油沃其首，驚而寤，榜既出，輒不利。如是者三，竊怪之。紹興乙丑，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榜揭之夕，招同邸者告以故，益市酒肴明燭，張博具相與劇歡，期以達旦。有僕曰劉玉，以夜闌倦憊，困卧西壖下，忽呻吟如魘，亟呼之醒，乃具言適竊就枕，忽有二人扛油鼎自樓而登，執而注之，我怒而爭，是以呼。汝南聞之大慟曰：三千里遠役，今復已矣。同邸亦相與嘆息，為之罷博。及明，漫強之觀榜，而其榜儼然中焉。視榜隙于地，點若有迹，振衣拂之，油漬其上，蓋御史涯書淡墨，以夜覆燈盌故也。功名之前定如此。

夢貯人首

春渚紀聞　餘杭裴豹隱嘗為余言：建炎己酉秋，詔檄自建昌至臨安昌化縣，與縣宰魯士元坐教場按閱士卒。士元云：曏晉之夜，夢身乘大舟，滿舟皆人首也。內有銀盤貯數首者，同舟人云：係今次第二綱也。士元熟視銀盤中首，內一首乃鄉人戲塘令朱子美人首也。士元因戲謂豹隱曰：如聞北寇將欲南犯，若豕突南度，則子美將不免矣。十一月，士元果卒，旅櫬歸安吉，未及葬。十二月九日，虜寇東至，賊發士元之柩，掠取衣衾，暴尸于外。明年二月，始聞子美初報賊至，棄具先遁，村落為鄉兵所殺，則銀盤之貯不可逃。士元同舟雖

不為兵死，亦是一會中同舟之人，而銀盤所貯又不知有何甄別也。

夢回視無首

春渚紀聞　儒林郎吳戩字觀成，始為青陽縣丞。江西賊劉花三扶黨累掠，所在震驚。吳時被檄捕賊，夢肩輿始出，而回視其後皆無首矣，心甚惡之。意謂賊必入境。已而獲於他郡，觀成即解官而歸，至臨安，會富陽宰李文淵以憂去郡，以吳攝邑事。月餘，清溪賊方臘引衆出穴，官軍不能拒，吳有去官意，而素奉北方真武香火，即誠禱乞夢，以決去留。至曉夢一黃衣人云：上司有牒，吳取視之，則空紙耳。遽覆紙視之，紙背有題云：富陽知縣第一將。既覺，思之曰：吾禱神去留，而以第一將為言，豈不當去？此更合統兵前鋒拒賊否？已而縣民逃避者十七人，吳引獄因跡決，始訊問次，賊已奄至，急匿小舟，泛江得免。其從者半為賊殺。則前在青陽時夢視後無首者驗也。後官軍既平賊，而郡縣避賊官吏俱從安撫司劾，復之功盡獲還任。吳適丁母憂，不能從也。既行賞黜，而有司莫能定罪，即其奏裁。有旨：縣官臨賊擅去官守，例同將官擅去營陳，法除名編置鄰郡。同例者六人，富陽係第一人。始悟第一將之告云。

夢舉體生毛

南齊志　世祖年十三，夢舉體生毛，髮生至足。又夢人指上所踐地曰：周文王之田。又夢虛空中飛。又夢著孔雀羽衣。庾溫云：雀，爵位也。又夢鳳凰從天飛下青溪宅齋前，兩翅相去十餘丈，翼下有紫雲氣。及在襄陽，夢著桒屐行度太極殿階。庾溫云：屐者，運應木也。臣按桒字為四十而二點，世祖年過此即帝位。謂著屐為木行也，屐有兩齒，有聲，是為明兩之齒，至四十二而行即真矣。

夢陰毛拂踝

北史　及在郢州，夢人從天飛下，頭插筆來畫上衣兩邊，不言而去。庾溫釋云：畫者，山龍華蟲也。魏鄴範傳：範嘗夜夢陰毛拂踝，他日說之。時齊人有占夢者史武進云：公豪盛於齊下矣。使君臨撫東秦，道光海岱，必當重牧全齊，再祿營兵矣。範笑荅曰：吾將為卿必驗此夢。後為平東將軍、青州刺史，果如其言。

夢剃髮

太平廣記　曹確判度支，亦有台輔之望。或夢剃髮為僧，心甚惡之。有一士云：占夢多驗，確召之，具以所見話之。此人曰：前賀郎旦夕必登庸，出家者號剃度也。無何，杜相出鎮江西，而相國大拜。王泉子聞見錄：夏侯公孜初將大拜，夜夢剃髮，以為不祥。或曰：剃度，吉徵也。不日審權出鎮，孜踐其位。爾後將除西川，一夕又夢右臂穿，孜大惡之。孜常以厮人李甲控轡，甲以孜不悅，問焉，孜即語其前夢，且言不祥。甲曰：公勿懼，當臨西川矣。孜曰：何以知之？曰：有臂西也，穿者川也，以此知之。無何

果然。

夢被剝削 江少虞類苑。李文定公迪美鬚髯。未御試前一夕。夢被人剝削俱盡。迪亦惡之。有解者曰。秀才頻作狀元。緣今歲省元是劉滋。已替滋矣。非狀元而何。是歲果第一人。

夢髮為稍毦 南史宋竟陵王誕傳。大明中。誕以反伏誅。初誕還廣陵。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為稍毦。既覺。已失髮矣。如此者數十人。

夢持髻擲地 夷堅志。龍世清。建炎中為處州鈐轄。暫攝州事。其後郡守梁顧言至。以交承之故。凡倉帑事務悉委之主領。又提舉公使庫。有過客至郡。梁餉以錢三十萬。吏白以謂故事未嘗有。龍為作道地。分為三番以與客。梁視事三月。坐寇至失守罷去。繼之者有宿怨。劾其請供給錢過數。即州獄窮治。一郡官稍涉纖芥者皆坐獄。龍亦收繫。懼不得脫。夜夢人荒野間登古冢。視其中杳然。以深暗黑可畏。手攀墓上草欲墜未墜。一人不知從何來。持其髻擲于平地。顧而言曰。我高進也。遂驚覺。後兩日。溫州判官高敏信來置院鞫勘。一見龍獄辭。曰。太守自以庫金與客。何預他人事。釋出之。乃知所謂高進者此也。及獄具。梁失官。同坐者皆以謫去。獨龍獲免。

夢露髻不巾 孫公談圃。徐君平。金陵人。親見荊公病革時。獨與一醫者對床而寢。荊公矍然起。云。適夢與王禹玉露髻不巾。同立一壇上。已而遂薨。此可怪也。

夢斷舌 冊府元龜。沈約夢齊和帝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己出。高祖遣上省醫徐奘視約疾還。具以狀聞。先是約嘗侍讌。值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曰。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及聞赤章事。大怒。中使譴責者數焉。約懼遂卒。

夢剪舌 太平廣記。道士王法朗夢老君為剪舌。

夢斷頸 南唐近事。烈祖輔吳。將有禪讓之事。人情尚懷彼此。一旦不樂。周宗請之。上曰。吾夜夢為人引劍斷吾之頸。意所惡之。宗遽下階拜賀曰。當策立耳。居數日而內禪。

夢授三耳 海錄碎事。張審通夢蔣山君召作判狀。申天曹。云。與君三耳。數日。頭癢。湧出一耳。通前三耳。湧出者尤聰。時號三耳秀才。亦曰雞冠秀才。

夢人唾口中 冊府元龜。鄭灼勵志儒學。少受業于皇侃。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嘗夢與皇侃遇於塗。侃謂灼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禮愈進。灼苦心熱。以瓜鎮心。起便讀誦。篤志如此。

夢恠物鍼口 夷堅志。宋瀚字叔海。洪州分寧人。紹興十七年。自夔漕罷歸。夢一物若龍非龍。若蛇非蛇。化為數道士。鍼其口眼鼻舌。一人曰。與汝二十五。其一曰。與他二十六。既覺。意他日享壽當如是。以其年十一月十九日至家。為邑人余固言。亦莫測。至十二月十五日。宋卒。固思之。乃自宋還家迨卒。凡二十六日也。

夢人易鼻 張師正括異志。徐郎中。萊州人。亡其名。弱冠侍父假守嶺外。乾興中仁宗登極。郎赴闕至武陵一驛。將舍正寢。驛卒言其中有物怪。往來無敢居者。顧易他次。雖不以為然。亦出寢於廳之屏後。夜將半。夢有神人。狀甚偉。手攜竹籃。其中皆人鼻也。叱汝何等人。敢輒居於此。以妨吾路。徐恐懼愧謝。乃端視之曰。形相非薄。但其鼻曲而小。吾與若易之。遂於籃中擇一鼻。先劓徐鼻擲去。以所擇鼻安之。仍以手指周固四際。夢中亦覺痛楚。神笑曰。好正郎鼻也。徐之鼻素不隆。正自夢易之後。自然端直。歷官駕部郎中致仕。隨其子秘書丞翔任維陽簽判。治平四年初故。

夢神培面 宋史世家。吳越錢惟治初鎮四明。嘗夢神人披甲。自稱西岳神。謂惟治曰。公面有缺。文即捧培之。後領華州節鉞二十年。

夢無左手 太平廣記。隋文帝未貴時。嘗舟行江中。夜泊蘆中。夢無左手。及覺。甚惡之。及登岸。詣一草菴。中有一老僧。道極高。具以夢告之。僧起賀曰。無左手者。獨拳也。當為天子。後帝興。建此菴為吉祥寺。居武昌下三十里。

夢白衣執手 北史達奚武傳。武之在同州。時旱。武帝敕武祀華嶽。武年逾六十。唯將數人攀藤而上。於是稽首祈請。晚不得還。即於嶽上藉草而宿。夢一白衣來執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尚。武遂驚覺。益用祗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注雨。遠近沾洽。

夢手指飛幡 太平廣記。梁劉仁恭微時。嘗夢佛幡於手指飛出。占者曰。君年四十九必有旌幢之貴。後如其說。果為幽帥焉。

夢賜錦半臂 太平廣記。貞元中。相國竇參為御史中丞。嘗一夕夢德宗召對於便殿。問以經國之務。上喜。因以錦半臂賜之。及寤。奇其夢。默而念曰。臂者。庇也。大邑所以庇吾身也。今夢半臂者。豈止以我叨居顯位。將給半俸俾我致政乎。感然久之。因以夢話於人。客有解曰。公之夢祥符也。且半臂者。蓋被股肱之衣也。今公夢天子賜之。豈非上將以股肱之位而委公乎。明日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夢當折臂

南史劉之遴。嘗寓居南郡。忽夢前太守袁彖謂曰。卿後當為折臂太守。即居此中。之遴後牛奔墮車折臂。歎曰。豈無而王者乎。後果再為此郡。

夢人齧臂 晉書列傳。慕容儁夢石季龍齧其臂。寤而惡之。命發其墓。剖棺出尸。蹋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遣其御史中尉陽約數其殘酷之罪。鞭之。棄于漳水。

夢生八翅 晉書陶侃字士行。鄱陽人。少漁於雷澤。夢背上生八翅。飛入天門。見門非常。欲入不敢而下。侃後都督八州諸軍事。

夢以刀開心 太平廣記鄭玄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還之。玄過樹陰下假寐。夢一人以刀開其心。謂曰。子可學矣。於是寤而即返。遂洞精典籍。後東歸。融曰。詩書禮樂皆已東矣。

夢以斧鑿心 金史張元素傳。元素易州人。八歲試舉子。二十七試經義進士。犯廟諱下第。乃去學醫。無所知名。夜夢有人用大斧長鑿鑿心開竅。納書數卷於其中。自是洞徹其術。

夢劃腹置書 太平廣記有胡生者。家貧。少為洗鏡鋑釘之業。遇甘果名茶美醞。輒祭于列禦寇之墓。以求聰慧而思學道。忽夢一人刀劃其腹開。以一卷之書置于心腹。及覺而吟詠之。皆綺美之詞。所得不由於師友也。

夢剖腹納鑒 江少虞類苑 王處訥洛陽人。少時有老叟至其家。煮洛河石為麵以食之。又嘗夢人持巨鑒。照星爍然滿中。剖其腹納之。後遂通星曆之學。特臻其妙。依漢祖於太原。開國為司天監事。漢祖素與處訥厚。善舉兵向闕。以物色求之。得之甚喜。因言及劉氏祚短事。處訥曰。漢氏歷數悠遠。蓋即位之後。專以復讎殺人夷人之族。結怨於天下。所以社稷不得長久。周祖蹶然嘆息。適以兵圍蘇逢吉。劉銖第。將盡加戮。遂命置之。逢吉已自縊死。但誅銖餘息全活。國初歷司農少卿。真拜司天監。有子熙元。今為司天少監。

夢鑿腹納草 柳子厚龍城錄。尹知章字文叔。絳州翼城人。少時性憒。夢一赤衣人持巨鑿破其腹。若內草茹於心中。痛甚驚寤。自後聰敏。為流輩所尊。開元中。張說表諸朝。上召見延英。上問曹植幽思賦何為遠取景物為句。意旨安在。知章對以植所謂賦作不徒然。若倚高臺之曲隅。望且重也。處幽僻之閑深。位至卑也。望翔雲之悠悠。嗟朝霽而夕陰。以為物無止定之意。而上多改易也。顧秋華之零落。歲將暮也。感歲暮而傷心。年將易也。觀躍魚於南沼。使智者居於明。非得志也。聆鳴鶴於此林。怨寡和也。搦素筆而慷慨。守文而感也。揚大雅之家。吟憫其時也。仰清風以歎息。思濯煩也。寄予思於悲絃。志在古也。信有心而在遠。措者大也。重登高以臨川。及上下也。何余心之煩錯。寧翰墨之能傳。意不盡也。此幽思所以賦也。上歎異之。擢禮部侍郎集賢院正字。

夢腸出遶門 王子年拾遺記 孫堅母姙堅之時。夢腸出遶腰。有一童女負之遶吳閶門外。又授以一芳茎。童女語曰。此善祥也。必生才雄之子。今賜母以土王於翼軫之地。鼎足於天下。百年中應於異寶授於人也。語畢而覺。旦起筮之。筮者曰。所夢童女負母遶閶門。是太白之精。感化來夢。夫帝王之興。必有神跡自表。白氣者金色。及吳滅而晉踐祚。夢之徵焉。

夢神滌腸胃 放翁家世舊聞 陸佃字農師。少時病羸瘠。骨立。夢一老翁曰。吾為老聃。與子有緣。當愈子疾。遂探取腸胃。於流泉中沃滌之。復納腹中。既覺猶痛甚。自此所苦頓平。晚自政府出守亳社。謁太清宮。始悟夢中之言。孔平仲續世說。五代周王仁裕。年二十五方有意就學。一夕夢剖其腸胃。引西江水以浣之。又睹水中沙石皆有篆文。因取而吞之。及寤心意豁然。自是性斗高。有詩萬餘首。勒成百卷。目之曰西江集。蓋以嘗夢吞西江文石。遂以為名焉。

夢五臟出外 珩璜新論。楊雄字子雲。蜀郡人也。漢武帝命雄作甘泉賦。雄用情竭思。夜夢五臟出外。以手收之。及覺氣委。因病而死。

夢見母體 太平廣記。顧琮為補闕。嘗有罪繫獄。罪當伏法。琮一夕憂愁。坐而假寐。忽夢見其母下體。琮愈懼。形於顏色。流輩問琮。以夢告之。自謂不祥之甚也。時有善解者賀曰。子其免乎。問何以知。曰。太夫人下體是足下生路。重見生路。何吉如之。吾是以賀也。明日門下侍郎薛稷奏刑失入。竟得免。琮後至宰相。

夢帝枕膝 續後漢書司馬懿傳 司馬宣王帥師平遼東。迴至襄平。夢明帝枕其膝。曰。視吾面。俛視有異於常。心惡之。先是詔宣王便道鎮關中。及次白屋。有詔召宣王。三日之間。詔書五至。手詔曰。間側息望到。到便直排閤入。視吾面。宣王大遽。乃乘追鋒車。晝夜兼行。自白屋四百餘里一宿而至。引入嘉福殿臥內。升御床。宣王流涕問疾。明帝執宣王手。目齊王曰。以後事相託。死乃復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復所恨矣。

夢人斫足 幕府燕閑錄 濮州李植與弟概赴省試。一夕夢奏名將出。同榻而寐。概忽驚叫。植問之。曰。夢人以刀斫足。覺猶微痛。明日概預奏名。後數日因閑行。有人拜於街中。乃濮州軍吏。云喜六郎過省。某今隸名貢院。昨以六

郎書榜某然遣皆摭問之何也。乃吳郎之名乃木旁既某誤書既下木主司大怒。然将逼出院許脩改無異則免罪責。遂以力子刮其下木。幸而得免叩其脩宇之時。乃概足痛之際榿嗟異久之。

夢以杖加足

太平廣記漢廣川王發欒書冢。有白狐一頭見人驚走。左右逐之不得。傷其腳。爾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腳。以杖扣王左腳。王覺腫痛因生瘡至死不差。

夢精神辭去

北史李廣傳廣嘗欲早朝假寐忽驚覺謂其妻曰。吾向似睡非睡。忽見一人出吾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恍惚不樂。數日便遇疾。積年不起竟以疾終。

夢取威骨

太平廣記唐貞觀中侯君集與庶人承乾通謀意不自安。忽夢二甲士録至一處。見一人高冠奮髯叱左右取君集威骨來。俄有數人操屠刀開其腦上及右臂間。各取一骨片狀如魚尾。因嚀囈而覺腦臂尤痛。自是心悸力耗至不能引一鈞弓。欲自首不決而敗。

夢瘡當愈

陶朱新録如祐伯壽初任澤州倚郭某縣尉。其太守不記姓名。股上忠漏瘡平生不差。忽夢一人謂曰。瘡來日當愈。須令姚少府治之。翌旦召姚語以夢且求其治法。意必有奇方也。姚良久曰。此事甚異。耛非日部夫修城。因穿土得白骨一具。累以鐵甲。有矢貫其股骨。遂出之。徙瘗其骨於他所。必甲士之死城者也。然豈使君之前身乎。箭既出。瘡必自愈。既而果無恙。姚令聲去。

夢浮屍

夷堅志趙公時霈侍郎。政和八年冬。為無為軍教授。通判祖翔者濟南人。本法家嘗歷大理丞。處身廉謹以法律為己任。趙嘗夢遊一小寺。寺旁有池方不踰尋丈。四周朱欄三重。內一重可高二尺。中高三尺。其外四尺許。趙身在重欄內去水止三四步。視池中有一浮屍。惡之方欲越欄出。舉足極難。屍忽起逐人。趙蹴之於水。再欲出又起如初。復蹴之至于三。其行稍緩。其容戚戚。然若有所訴。詢之云昔日罪不至死。為通州祖寺丞枉殺。抱冤數年矣。趙曰。祖丞明習法律。於刑獄事尤詳。敢決不妄殺人。荅曰。此事固非祖公意。然因其疑遂送他所。竟以死罪定斷。故冤有所歸。渠壽命不得久。將死矣。聊欲君知之。言訖即躍入水。趙睨畫欄愈高。唯四角差低甚易之。然卒不可踰越。屍自水中指云。從高處過甚易。遂如其言。跟蹡一舉已出平地。復賀曰。既過此欄。前程無留礙矣。覺而驚異之。時翔適出外邑。迨其歸纔五日。得內障目疾日以益甚。至不能瞻視。乃丐宮祠。又月餘日頓愈。忽中風溢手足遂廢。及得請而歸。過梁山濼口舟壞水入。篙師急救拯僅能登岸。翔驚懼暴亡。距趙夢不數月。噫。囹圄之事深可畏哉。趙夢中不能問其姓名。及所坐何事為可惜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四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九十三　一送

衆

大衆　百丈清規　大衆章曰歸虛之水鄧林之木以聚者衆也今夫大方居衆千百倒廪而炊鱗山而爨亦具所聚也而四方之來如歸若已所固有果何爲哉蓋佛以人之流轉三界出沒生死惟明道悟性以超乎妙覺則群生異類咸資其善而訓其徒以肖已爲然故人人侍其徒猶侍其師雖摩肩接踵而至惟恐來之不及不以其衆而少怠也不然則有以尺地斗粟而相訟者多矣豈其獨愚甘委其貲以廣吾居緻具饌以食吾徒吾徒之食于斯居于斯果何爲哉　新戒叅堂　得度受沙彌戒已覆住持於何日叅堂次稟首座維那至期甲粥遍食椎後新戒叅頭領衆入堂聖僧前列問訊插香大展三拜不收坐具進云某等獲厠僧倫叅陪清衆此日叅堂下情不勝戰懼之至又三拜進云即日時令謹時恭惟堂頭本師大和尚首座尊衆大禪師尊候起居多福退三拜收坐具轉身住持前列問訊從首座板起巡堂至外堂復歸內堂中間問訊而出

然歸堂掛單隨衆禪誦。　遊方叅請　稟辭師長慕有道尊宿處依棲求掛搭准律云比丘有法有食處應住有法無食處亦應住無法有食處不應住　古規首到客司相看次住堂司掛搭送單位經業定然後到侍司通覆請方丈禮拜令時遊方掛搭初到旦過推熟於叢林能事者一人爲叅頭領衆至客司具威儀列門首右白云暫到相看知客即接入詞云即日叅惟知客尊長禪師尊候起居多福久欽道譽獲奉[illegible]隆下情不勝感激之至荅云山門多幸特荷遠臨揖坐燒香喫茶畢詢來歷即起謝茶歸旦過知客尋往回禮叅頭接入普同問訊知客詞云移刻恭惟諸位尊長禪師尊位起居多福適承降重特此拜謝下情不勝感激之至荅云禮合升看何勤降重叅頭自送出門若欲禮拜住持則枚叅後詣侍司相看如前禮起身稟云某等特來禮拜和尚欲勞侍者通覆侍者揖再坐詳詢來由或鄉人法眷辨事分明侍者云且回安下處容某通覆即上方丈咨覆如允次早鍾鳴侍者令客頭報相看如未暇侍者挑燈詣安下處報禮畢言安慰相看之禮粥罷叅頭領衆詣寢堂候住持出侍者接入叅頭進前云請和尚趺坐轉身左手插香進身同衆初展云某等久聞道風此日獲奉尊顏下情不勝喜躍之至再展云即日時令謹時恭惟堂頭大和尚尊候起居多福觸禮三拜如入室弟子法眷即云久承慈蔭則插香行禮就座侍者燒香喫茶住持問鄉里名諱及夏在何處各須實荅不可多語起身爐前謝云重承降接特此拜謝住持送出叅頭云和尚尊重隨至侍司致謝云有煩神用特此拜謝歸旦過外下手排立候住持回禮同問訊接入詞云移刻恭惟堂頭大和尚尊候起居多福某等適來分合禮拜過蒙降重下情不勝感激之至住持云安下不便幸望款晉衆送出叅頭轉上手接侍者入同衆問訊云移刻恭惟高侍禪師道體起居多福禮合詣寮拜看過蒙降重下情不勝感激之至侍者云山門多幸特荷遠臨報謝稽遲下情多愧令遊方者多不入旦過到處輒尋鄉曲頭首寮舍安泊古禮漸至無聞住持過名勝相看就送客位回禮上座相看就法堂下門迎伺住持回禮免煩降重而五山大方則不回禮半齋請黙心當晚持爲湯披衣赴住持接入爐前通寒溫就坐侍者燒香揖湯湯罷起就爐前謝湯須兩展三禮抽衣就坐藥石如住持不暇請頭首代相陪時當自起燒香住持自伴湯乃盡禮也次日粥罷請茶叅頭領衆排立寢堂前候住持至即趨前問訊云經宿恭惟堂頭和尚尊候起居多福某等重承寵召下情不勝感激之至入座侍者燒香喫茶起至爐前兩展三禮謝茶初展云某等重承

煎點特此拜謝下情不勝感激之至再展云即日時令謹時恭惟堂頭和尚尊候起居多福退身觸禮三拜住持送出兩三步如求掛搭叅頭領衆回身進住持前稟云某等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久聞道風特來依附伏望慈悲收錄稟訖不伺允否即普觸禮一拜云謝和尚掛搭當先掛搭叅頭其餘不拘早晚不擇處所各如進退伺候住持求住方丈近事人毋得呵禁如允仍觸禮一拜就求帖子到侍司附名云適來方丈慈旨令就上寮附名侍者次第發榜頭下堂司維那令行者請新到喫茶畢出度牒上床曆詳具大掛搭歸堂候送歸堂或有故出入須守堂儀半月方可請假吉云請假遊山者常將半月期過期重掛搭依舊守堂儀如迫師長父母疾病喪死者不在此限　凡寢堂中必設叅椅示尊師道也新到相看住持當居中位令其插香展禮側坐受茶於禮無損今北方猶行之近時新學沙彌才方入衆便與大方宿德分坐抗禮視爲故常循習成弊至於躐等犯分以獻外傳師道蕩然能尊師則尊法尊法則叢林紀綱振矣若西域諸師其徒事之猶君父之尊惟恐不及可爲法也　大相看　大方多衆又尊宿嚴重無況常數見之禮新到須候人多各預詣侍司附名作一起相看侍者稟定或九月初或冬前年節衆推辨事名勝或熟於叢林者爲

參頭至日領衆至寢堂排立侍者請住持出參頭進云請和尚趺坐住持垂語參頭下語已退步同衆問訊插香展禮次謝侍者次早赴方丈參求掛搭候發榜式見後下堂司送歸堂並與前同住持併在掛搭時回禮

榜式奉方丈慈旨掛搭　一僧某甲上座　某甲上座　今月　日侍司某報大掛搭歸堂　堂司承侍司報榜即令行者請新到參各條度牒參頭預備小香合准歸堂時同領衆詣堂司對觸禮一拜敘寒溫入座受茶畢起稟云某等遠來方丈慈旨令依僧堂左右伏望就將維那答云多幸喜得同守寮聚參頭與衆各取度牒遞付維那仍對觸禮一拜退一上床曆訖付還只留參頭度牒行者喝云請衆首座歸堂掛搭參頭領衆前門右手入堂至聖僧前排立參頭燒香同衆大展三拜巡堂一匝自上堂至下堂仍如前排立問訊從班尾先移步退聖僧板頭立維那入堂燒香上間立堂司行者用盤袱托度牒維那付還參頭同衆對觸禮一拜參頭送維那出齋前後門齋後前門參頭不出門限維那於諸寮報榜式見後行者引至衆寮鳴內板三下寮主相接入門對觸禮一拜敘寒溫畢分手坐獻茶畢便起身於香爐前問訊謝畢云某等遠來維那慈旨令歸上寮依棲左右盛望慈悲寮主云並未多屯且喜同守寮即各觸禮一拜新掛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一百九十三　三

搭人轉東邊寮主轉西邊又觸禮一拜寮主引掛搭云排列朝觀音問訊引巡寮一匝復朝觀音問訊而退不須送出行者引見寮元對觸禮一拜云即日恭惟座元禪師尊候起居多福某蒙方丈慈旨令某等依附左右伏望垂慈下情不勝感激之至次詣諸頭首寮庫司各觸禮一拜敘寒溫畢送出令多不相接止傳請式謂止首座處有拜皆非法蓋謂掛搭時兩序回禮適有答拜也　榜式　掛搭　一僧某甲上座某州人氏某戒某甲上座　某甲上座　今月　日堂司某報　報侍司日中尊主持也前堂首座侍司衆寮必具戒次州名餘皆不具　小掛搭歸堂　方丈許掛搭侍司發榜下堂司請參上床曆畢送入衆寮維那居上間對觸禮一拜轉下間又對觸禮一拜掛搭人詞云蓋者多幸重厚溫存下情不勝感激之至答云寮舍不便幸乞寬處參頭送維那出衆寮外右立堂司行者鳴寮內小板三下寮主相接禮並同前　西堂首座掛搭　如大方名德欲作住計詣次露意住持度有單寮可處及行坐位次上下要順則留之次日赴茶畢稟云某為生死事大特來依棲即觸禮一拜或別日或即時會兩序勤舊茶住持躬起燒香復位立白云某處西堂首座不棄來此同守寂寥煩兩序勤舊同送歸寮受送人即進前云特來依棲重荷收錄住

持同兩序勤舊送歸寮對觸禮一拜送住持出受送人居主位揖侍者入問訊送出揖兩序勤舊入問訊畢即揀香詣方丈拜謝堂司行者引詣兩序勤舊處回禮方丈別日特為管待講茶禮旦望請茶並與勤舊列　諸方名勝掛搭凡欲求掛搭次日赴茶罷稟云某等為生死事大特來依棲伏望收錄普觸禮一拜住持如允則會首座知事維那茶畢住持躬起燒香白送意如前受送人進云某等重蒙收錄只歸僧堂隨衆答云山門禮合迎送隨識名高下送蒙堂前資對觸禮一拜送住持出與寮主問訊詞云甫生多幸得依左右答云多生緣熟且喜同居受送人轉主位揖侍者入問訊送出與兩序問訊畢即揀香詣方丈拜謝稱位堂司行者引至庫司諸頭首寮回禮或方丈發榜頭須首座請送則首座令堂司行者請知事一人維那侍者及受送人同至寮首座燒香獻茶白住持發批山門相送之意送入門時首座居主位代住持觸禮一拜受送人歸主位首座轉居客位與知事維那同問訊餘禮並同前　法眷辦事掛搭　不拘時訪侍者說來歷通覆住持插香展禮若以下法眷曾執侍者住持皆當受禮隨職名高下迎送同前　拋香相看　新到或迫緣故來不及時或止掛搭不得通覆不拘處所繞迎見住持即拋香于前云暫到禮拜和尚觸禮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一百九十三　四

一拜隨自收香伺求掛搭如住持許容則侍司發榜下堂司禮同前若圓帳已定則詣堂司稟添名入圓或人多列戒次後　謝掛搭　古規掛搭歸堂者即時謝掛搭後以冬節歲節及前三次謝掛搭自佛照和尚由育王赴徑山權務雲為入院侍者時佛照以禮繁併在夏前近時衲子到處坐席未溫移單東西多致不謝掛搭既曰經冬過夏折中當在冬前夏前兩期報謝侍者先期取堂司戒臘簿檢看新掛搭戒臘在上者一人為參頭一人為副參舊以諸方侍者為參頭往往以寺門高下爭競不安序來侍者皆在衆寮掛搭既曰隨衆當依戒臘依戒佛制也況諸圓帳及衆寮戒臘牌不以名字分高下一遵佛制二免爭競三得衆和同居惟住持力主行之參頭當具小圖習儀三人一引每引一人為小參頭須詳記詞語進退折旋合度免致臨時參差堂司行者具名數率香錢寫小榜云新歸堂首座各率錢若干貫香謝掛搭　堂司行者　某取覆貼衆寮前狀香錢足交侍者納方丈就稟擬定何日謝掛搭出榜報衆云新歸堂兄弟來日斷罷詣方丈謝掛搭今月　日侍司　某報至日就寢堂或法堂設住持位排列香几爐瓶燭臺侍者付大香一片與參頭交副參收領衆依圖位排立參頭隨同侍者請住持出歸位參頭同衆齊問訊畢參頭進住持

前槩云請和尚趺坐退左足側轉身於香几右手空處出行過侵位齋門
訊畢副參袖中取香捧過參頭接畝懷中小問訊叉手進爐前左手捧香
仍從空處過侵位齋問訊本引三人一展坐具住持展手約免之即收起
參頭進前云某等宿土慶幸獲遂依棲下情不勝喜躍之至仍如前退身
香几右手轉歸位問訊再展坐具住持侵如前約免狀坐具再進前云即
日時令謹時恭惟堂頭和尚尊候起居多福仍如前轉歸位問訊觸禮三拜
住持答一拜第一引問訊過左邊接班毛次第三人趨上詞禮並同參頭
立於侍者下肩伺各各禮畢副參趨到初立處參頭歸元位領衆齋問訊
而進副參頭衆先行參頭居末至衆寮門外下手立副參引衆從右邊入
寮內下間旋轉量衆多寡不拘行數副參趨向前接䵺參頭肩次伺住持
至與衆俱迎問訊轉入寮內衆當前侵相顧成行進退步趨參頭轉身至
爐前對觸禮一拜詞云移刻恭惟堂頭和尚尊候起居多福某等重荷狀
鑑禮合拜謝益蒙降尊下情不勝感激之至衆同送出參頭門外轉上手
立副參仍引衆旋轉居上間出遶參頭肩次揖侍者入詞云某等多幸獲
依左右益沐降重不勝感激之至參頭一人送侍者出次揖兩序入對觸
禮一拜詞云即刻恭惟座元都維諸位禪師尊候多福某等獲遂依附迷

承降重下情不勝感激之至參位送兩序出侵歸上間立副參引衆自觀
音侵轉出爐前仍顧班尾俱立定對參頭觸禮一拜詞云某等適間甚勞
神用特此拜謝其儀亦當預習當日侵早方丈客頭堂司行者各寫四禮
榜貼衆寮前方丈榜貼上間兩序榜貼下間式見侵榜式　堂頭和尚
拶羅四禮祈歸堂首座今月　日客頭行者某　承准頭首知事拶
羅四禮祈歸堂首座今月　日堂司行者　某　升覆方丈特為新
掛搭茶庫司頭首附見請客侍者照戒臘雙字名寫茶狀式見侵至日侵
晨洗面時備草子筆硯列照堂請各依名下書云某甲謹升尊命如掛搭
諸方名勝亦依戒寫入茶狀內隔日方丈客頭先持狀請僉名侍者令客
頭依戒列名寫特為牌式作四出六出首座先伴諸方名勝必與住持對
面位若有異議則於名勝內推戒最高者坐之參頭與先伴對面位並受
送者先謝稱位此間赴茶耳至日齋罷鳴鼓集衆侍者揖入住持相接問
訊次與先伴人間訊各依照牌歸位立定燒香侍者請客侍者分左右位
頭行禮廻揖坐揖香揖茶燒先伴香鳴鼓進座並與四節小座湯禮同受
特為人引衆排立謝茶禮展云某等此日重蒙煎點特此拜謝下情不勝
感激之至再展云即日時令謹時恭惟堂頭和尚尊候起居多福退身觸

禮三拜而退次日庫司客頭行者依戒單字名具茶狀列衆寮前請僉名
書云某甲敬依來命庫堂排位首座光伴鳴庫堂板上首知事與維那行
禮又次日首座衆頭首具狀請僉同前照堂排位都寺光伴鳴照堂板全
班行禮或四人六人分廻問訊如三人五人首座燒香只居中立古法三
日講行今諸方多併作一日就方丈借座及鼓頭首知事空位持一位並
為主伴位次行禮並同但掛茶必當齋辦位轉身問訊致謝近習只住頭
起掛非禮也茶狀式　新掛搭　某甲上座列名　堂頭和尚今晨齋退
就寢堂點茶特為伏希雲集今月　日侍司某　升請庫司頭首列云
新掛搭　某上座列名　右某等今晨齋退就庫司點茶一中特為伏
望衆慈同垂降重今月　日庫司比丘某等升請當首當列名止於知
客就照堂餘同前坐禪　每日粥罷堂司行者先覆首座僧堂前衆寮
前俱掛坐禪牌報衆令供頭僧堂內裝香點燈先鳴衆寮前板一聲大衆
歸堂向裏坐次第俱集覆衆頭首鳴板第二聲候入堂少綬鳴板第三聲
副寮開衆寮門鳴首座寮前板三聲初聲出門二聲約到半途三聲入堂
首座聖僧前燒香廻堂自下間至上間一匝就歸被位坐次覆住持鳴方
丈板三聲住持入堂燒香廻堂自上間至下間一匝歸位坐定丈之僧衆

方可次第起身抽解又須看上下肩起止急緩免見威連單位空缺或有
留被在堂不隨衆者或有暫來隨衆留袈裟在被位於外被遞者皆當檢
舉懲罰頭首大衆並從出入板住來唯前堂首座許從住持前出入堂司
行者候齋次第覆首座放禪轉從聖僧後右出撑簾下牌輕撼作聲住持
頭首出堂堂司行者右邊側立伺候問訊或山門有迎接祈禱普請看誦
送亡及衆寮淨髮洗衣則不坐禪亦不坐參參後禪如常住持晉座仍迎
堂堂中有直堂牌刻云輪次直堂兩兩侵始住山押兩面刻照依被位資
次每日五更鐘絕後交下次人終日看守或有闌攔掉單下缽抽被者皆
當白直堂人知至放參鐘鳴時交付聖僧侍者看管至晚則衆僧皆守被
位矣牌則在次早交過近時直堂或群相陪分依累枝聚談戲笑皆以為
常惱亂禪寂住持首座力戒違者示罰坐禪儀　夫學般若菩薩起大
悲心發弘誓願精脩三昧誓度衆生不為一身獨求解脫放捨諸緣休息
萬念身心一如動靜無間量其飲食調其睡眠於閑靜處厚敷坐物結跏
趺坐或半跏趺以左掌安右掌上兩大拇指相拄正身端坐令耳與肩對
鼻與臍對舌拄上腭唇齒相著目須微開免致昏睡若得禪定其力最勝
古習定高僧坐常開目法雲圓通禪師呵人閉目坐禪謂黑山鬼窟有深

盲矣一切善惡都莫思量念起即覺常覺不昧不昏不散萬年一念非斷非常此坐禪之要術也坐禪乃安樂法門而人多致疾者蓋不得其要則自然四大輕安精神爽利法味資神寂而常照寤寐一致生死一如但辦肯心必不相賺然恐道高魔盛逆順萬端若能正念現前一切不能留礙如楞嚴經天台止觀圭峯脩證儀具明魔事皆自心生非由外有定慧力勝魔障自消矣若欲出定徐徐動身安詳而起不得卒暴出定之後常作方便護持定力諸脩行中禪定為最若不安禪靜慮三界流轉觸境茫然所以道探珠宜靜浪動水取應難定水澄清心珠自現故圓覺經云無礙清淨慧皆依禪定生法華經云在於閑處脩攝其心安住不動如須彌山是知超凡越聖必假靜緣坐脫立亡須憑定力一生取辦尚恐蹉跎況乃遷延將何敵業幸諸禪友三復斯文自利利他同成正覺

坐參 齋罷堂司行者覆首座僧堂眾寮前各掛坐參牌將晡時僧堂內裝香點燈鳴眾寮前板先一聲大眾入堂二聲以次頭首入三聲首座入不鳴首座寮前板若大坐參時卻鳴三下卻覆住持鳴方丈板與坐禪同有處不披袈裟非法也堂司行者候晚粥罷覆首座云放參轉聖僧後右出下牌鳴堂前鐘三下眾就位普同和尚住持頭首次第出堂眾下床各出半單前

住持頭首亦同歸眾寮藥石蓋古者每晚必參住持以求開示故卒眾齋集坐侍鼓鳴而住參之名曰坐參因汾州地寒昭公罷之遂有放參之設

大坐參 今時叢林有多眾處猶特講晚參以存古意謂之大坐參與常坐參同但首座入堂不燒香便歸位侍住持入堂坐定堂司行者鳴首座寮前板三下大眾轉身向外坐首座下地從後門出便轉從前門入聖僧前燒香如常巡堂歸被位坐少定若住持晚參則不鳴堂前鐘方丈客頭鳴法鼓三下住持出堂首座領眾隨至法堂或寢堂住持據坐侍者兩序東西堂各出班問訊開示畢眾散歸寮藥石若不晚參則堂司行者進首座前問訊云堂頭和尚今晚放參轉聖僧後右出令喝食行者中立問訊長聲喝云放參鳴堂前鐘三下大眾下地普同和南首座先出堂次住持出頭首出眾各出全單歸眾寮藥石若講行時須講一參一免使後學知之每日如有緣故不坐參時供頭行者代首座出半單與大眾同至晚眾寮前鳴板三下眾出寮皆堂昏鐘鳴如居城市則候鼓鳴頭首入堂首座侍鐘鳴入燒香巡堂次住持入燒香巡堂候定鐘鳴住持出堂次頭首出如坐再請禪住持從後門入歸位不巡堂頭首隨眾或抽解者即歸被位更深住持出聞首座開枕響眾方偃息在道兄弟不以此拘次早三下板

鳴眾起聖僧侍者率堂內手巾轆轤驚醒眠者起洗面眾歸堂已首座入燒香巡堂次住持入燒香巡堂四鼓鳴住持出鐘鳴首座出以次頭首與大眾暫從後門出換衣換頭抽解即歸守被位或首座再入堂巡被位鐘絕閑靜板鳴眾方摺被惟首座被係供頭摺眾各隨意出堂禮念亦聽脩也

請益 凡欲請益者先稟侍者通覆住持其日上座令晚欲請方丈請益如允所請定鐘後請侍司候方丈秉燭裝香侍者引入住持前問訊插香大展九拜收坐具進云某為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伏望和尚慈悲方便開示爾參側立諦聽垂誨畢進前插香大展九拜謂之謝因緣免則觸禮處詣侍司致謝

赴齋粥 早晨聞開靜板候齋時候巡火板鳴先歸鉢位入堂時聖僧前問訊訖合掌歸位上床時問訊隣位先以右手斂左邊衣袖腋下壓定便以左手斂右邊衣袖然後兩手按床兩足拔鞋入床下先縮左足次收右足趺身上床近裏一尺許正坐斂袈裟蓋膝上不得露內衣不得垂衣床緣詳見日用軌範都監寺維那直歲侍者等位在外堂上間知客知浴知殿化主堂主等位在外堂下間古規每日住持赴堂早粥時先於堂外坐侍堂前鳴鐘即入堂大眾齋下床普同問訊就坐近時諸方住持大鐘鳴時先入堂坐至堂前鐘鳴方下地普同問訊只過

五旦望講行一次新入眾者不知所自先輩當議下床問訊者請諸寮與大眾普同問訊也以此論之凡有眾處必當日日早晨下床問訊為允

赴茶湯 凡住持兩序特為茶湯禮數勤重不宜慢易既受請已依時候赴先看照牌明記位次免致臨時倉遑如有病患內逼不及赴者托同赴人白知惟住持茶湯不可免慢不赴者不可共住

普請 普請之法蓋上下均力也凡安眾處有必合資眾力而辦者庫司先稟住持次令行者傳語首座維那分付堂司行者報眾掛普請牌仍用小片紙書貼牌上云某時某處或聞木魚或聞鼓聲各持絆膊搭左臂上赴普請處竟力除守寮直堂老病外並宜齊赴當思古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誡

日用軌範 無量壽禪師述 序曰脫塵離俗圓頂方袍大率經歷叢林切要洞明規矩舉措未諳法度動止不合律儀縱有善友良朋詎肯澤鍼痛劄備習成弊改革固難致令叢席荒涼轉使人心懈怠屢見尋常日前過患遂集百丈成規楷模原始要終從朝至暮要免頭頭敗闕直須一一遵行然後教言究已明心了生達死世間法即是出世間法行腳人可貽未行腳人庶幾不負出家身心抑亦同報佛祖恩德謹列于後

入眾之法 睡不在人前起不落人後五更鐘未鳴輕輕摟身先起將枕子將腳下未要掇恐驚隣

單抖擻精神將身端坐不得扇風令人動念覺因來將被推腳後取手巾
轉身下地中搭左手念偈云從朝寅旦直至暮一切衆生自回互若於腳
下喪身形願汝即今生淨土輕手揭簾出後架不得拖鞋嗽欬作聲古云
揭簾須垂後手出堂切忌拖鞋輕手取盆洗面湯不宜多右手離齒藥揩
左邊左手無指右邊不可再蘸恐牙宣口氣過人漱口須低頭吐水以手
引下直腰吐水恐濺傍桶不得洗頭有四件自他不利一污桶二厭也三
枯髮四損眼不得巽內作聲不得噴水撲面不得高聲嘔吐不得以嗑滯
污面桶古云五更洗面本為修行嘔吐拖鞋喧堂惱衆拭面不得爭扯手
中不得以巾拭頭用單須攤掛或焙火上在上堂左足先入在下堂右足
先入上被位眠單收一毛坐定若換直裰須將新者覆上抽去舊裰不得
露白不得扇風若欲燒香禮拜宜於鐘鳴時將袈裟藏袖內出後門外披
平常亦離被位披袈裟合掌頂戴想念偈云善哉解脫服無相福田衣我今
頂戴受世世常得披唵悉陁耶娑訶揩袈裟先揩搭手處後解環不得
以口銜袈裟不得以領勾袈裟揩了亦當問訊而去如殿堂禮拜不得占
中央妨住持人來不得出聲念佛不得行禮拜人頭邊遶須行後面空處
五更鐘鳴想念偈云願此鐘聲超法界鐵圍幽暗悉皆聞三途離苦破刀

輪。一切衆生成正覺住持并首座坐堂時不得從前門出入閒小靜方揩
被拗枕子揩被之法先尋兩角以手理身向前先揩一半次揩身前一半
不得橫占隣單亦不得抖擻作聲不得以被扇風或歸衆寮喫湯藥或恭
堂經行次第歸鉢位以上肩順轉謂左肩也若前門從南頰入不得行北
頰并中央蓋尊住持也木魚響不得入堂或令侍者取鉢堂外坐或歸衆
寮打給入堂歸鉢位須低頭問訊上中下座若已先坐上中下座來須合
掌古云不欲上中下座婆羅門聚會無殊聞木魚後長板鳴下鉢擡身正
起立定然後轉身亦要順上肩合掌方取鉢一手解鉤左手提鉢轉身令
正蹲身放鉢免將腰背撞人堂前鐘鳴下床為迎住持入堂大衆普同問
訊不得以手左右搖戈下床時須近前問訊莫令袈裟搭床緣仍須低細上
床不得頓身取鉢安座前聞椎聲想念偈云佛生迦毗羅成道摩竭陁
說法波羅奈入滅拘絺羅展鉢之法先合掌想念偈云如來應量器我今
得敷展願共一切衆等三輪空寂然後解袱帕展淨巾覆膝帕摺轉三角
莫令出單外先展鉢單仰左手取鉢安單上以兩手大拇指迸取鐼子從
小次第展不得敲磕作聲仍護第四第五指為觸指不得用鉢拭指令小
并起筯袋近身橫放入則先匙出則先筯手把處為淨頭向上肩鉢刷安

第二鐼子縫中出半寸許盛生飯不得以匙筯出生飯不過七粒太少為
慳食凡受食則用出生或不受食卻不可就桶杓內撮飯出生雖那念佛
合掌手指不得參差須當胷高低得所不得以手托口邊古云參差合掌
不當胷兩手交加拂鼻也拖履揭簾無軟細喉聲泄氣莫雄兩手捧鉢
受食想念偈云若受食時當願衆生禪悅為食法喜充滿或多或少則以
右手起止之聞偏食椎看上下肩以面相朝揖食不得正面以手揖或兩
邊揖羅作五觀想念云一計功多少量彼來處二忖己德行全缺應供三
防心離過貪等為宗四正事良藥為療形枯五為成道業故應受此食次
出生想念偈云汝等鬼神衆我今施汝供此食徧十方一切鬼神共喫食
之法不得將口就食不得將食就口取鉢放鉢并匙筯不得有聲不得咳
嗽不得搐鼻噴嚏若自噴嚏當以衣袖掩鼻不得抓頭恐風屑落隣單鉢
中不得以手挑牙不得嚼飯啜羹作聲不得鉢中央挑飯不得大摶食不
得張口待食不得遺落飯食不得手把散飯食如有菜滓安鉢後屏處不
得以風扇鄰位如自己怕風即白維那於堂外坐不得以手枕膝上隨量
受食不得請折不得將頭鉢盛濕食不得將羹汁於頭鉢內淘飯喫不得
挑菜頭鉢內和飯喫食時須看上下肩不得太緩未再請不得刷鉢盂不

得吮鉢刷作聲食未至不得生煩惱古云默數四顆起怨嗔念食吞津嗽
欬頻頻撈撇啜羹匙滿口問單展鉢謦諸鄰洗鉢以頭鉢盛水次第洗鐼子
不得頭鉢內洗匙筯并鐼子仍屈第四第五指不得盥漱作聲不得吐水
鉢中不得先以熱水洗鉢未折鉢水不得先收蓋膝巾不得以膝巾拭汗
不得以餘水灑地上折水想念偈云我此洗鉢水如天甘露味施與鬼神
衆悉令得飽滿唵摩休羅細娑婆訶收鉢以兩手大指迸定次第而入復
單合掌想念食畢偈云飯食已訖色力充威震十方三世雄回因轉果不
在念一切衆生獲神通寮前板鳴歸寮問訊不歸位為輕侮大衆入門歸
位如僧堂之法立定候寮主燒香畢問訊上下若有茶就座不得垂衣不
得聚頭笑語不得隻手揖人不得包藏茶末古云登床宴坐不得垂衣吳
手揖人是何道理私藏茶末取笑傍觀時中隣案道人切忌交頭接耳茶
罷或看經不得長展經謂二面也不得手托經寮中行不得垂經帶不得
出聲不得背靠板頭看經古云出聲持誦吵聒他人背靠板頭輕欺大衆
須預先出寮莫待打坐禪板若抽脫古例披五條即掛絡也以淨巾搭左
手解條繫先罩上脫五條直裰令齊整以手巾繫定作記認不得笑語不
得在外催促右手提水入廁換鞋不得參差安淨桶在前鳴指三下驚呶

糞瘕蹲身令正。不得努氣作聲。不得洟唾。不得隔壁與人語話。古云。ノ為
只合拄搟指。人捕那得亂作聲。入廁用籌分明。淨出時。既從容縱横。不得
以水洗兩邊。左手洗淨。護大指第二第三指。不得多用籌子。古云。洛湯少
使。籌子休抛。有者使了。以水洗之。安廁邊空處。人多則妨衆。不宜長久。淨
桶安舊處。以乾手安內水入桶。以乾手開門。左手提桶出。不得濕手拏門
扇。并門頰上。右手挑灰後挑土。不得以濕手拏灰土。不得吐唾和泥洗手。
然後用皂角洗至肘前。須一一念呪。按大藏瓔珞經云。夫登溷者。不念此
呪。假使以十恒河水洗。至金剛際。亦不能淨。凡登殿堂。瞻禮並無利益。兼
勸受持。每誦七徧。是故鬼神常相擁護。入廁呪唵根魯陀耶娑訶。洗淨呪唵賀
曩密栗底娑訶。淨手呪唵主伽囉耶娑訶。淨身呪唵室利曳婆醯娑訶。去穢呪唵
吠折囉曩伽吒娑訶。末用水盥漱。律中小遺。亦洗淨。仍嚼楊枝。歸堂坐禪
火板未鳴。不得先歸寮。齋前不得洗衣。粥前齋前放參後。不得開函櫃。如
有急切。白主事人。寮中白寮主。僧堂白聖僧侍者。齋罷。不得僧堂內聚頭
說話。不得在僧堂中看經看冊子。不得上下間行道穿堂直過。不得席上
穿鞋。不得床上垂腳坐。床前一尺。爲三淨頭。一展鉢。二安衆袈裟。三頭所向
不得床上行。不得跪膝開函櫃。不得腳踏床緣。下地草履。五條遊山不得

經行佛殿法堂。古云。杖杪登溷。草履遊山。莫跋法堂。回五者篤。不得赤腳
著僧鞋。不得把手共行。說世諦是非。古云。利了覺親乘本師。訪尋知識擬
何爲。不曾說著宗門事。白首無成過在誰。不得殿堂倚靠闌干。不得掐狂
急走。古云。行須緩步習馬勝之威儀。語要低聲學波離之軌範。不得佛殿
閑行。古云。無事不須登佛殿。等閑莫向塔中行。不因掃地添香水。縱有河
沙福也傾。齋後衆洗衣服。不得衩袒。不得傾瓶湯泡衣。竹竿對手。使了安
元處。洗腳板鳴。不得爭奪腳桶。有瘡疥則隨後洗。或屏處洗之。各行方便
免動衆念。莫待打板。次第歸堂坐參了。各出半單下地。講大敎參。首座寮
前。板鳴即時轉身向外。須當及時赴堂。板鳴後不得入堂。亦不得堂外立
住。待首座出堂。閉單下床問訊。歸寮藥石。各就案位。不得先起。盛食不得
高聲呼索。粥飯鹽醋之類。食罷出寮。不得出三門。不得入小寮。不得衩袒
歸僧堂。并廊下行。不得候打板出寮。昏鐘鳴。即合掌默念偈云。聞鐘聲煩
惱輕。智慧長。菩提生。離地獄。出火坑。願成佛。度衆生。須先歸單位坐禪。不
得床上抓頭。不得床上弄數珠作聲。不得與隣單語話。鄰單生疎。當以善
言誘喩。不得生嫌惡心。打定鐘後。不得於前門出入。候首座閑㧞後。回重
者就寢。睡須右脇。不得仰卧。仰爲屍睡。覆爲淫睡。多惡夢。以被巾裹袈裟

安枕前。令人多安。腳後於理不便。如開浴。浴具携右手入下間門內問訊
歸空處。揖左右人畢。先以五條手巾掛竿上。展浴袱。取出浴具放一邊。
解上衣。未卸直裰。先脫下面裙裳。以腳布圍身。方可繫浴裙。將裩褌捲摺
安袱內。次第脫直裰與五條作一處。將手巾繫之。古云。三通古筭。入堂時
稱佛須分上下衣。其所脫衣作一袱覆轉。方換拖鞋。不得赤腳入浴。須於
下間空處。待次而浴。不得占頭首老宿坐處。謂上間也。不得以湯水濺人
身上。不得桶內泡腳。不得室內小遺。不得架腳桶上。不得笑語。不得揩上
揩腳。不得庫水。不得起身撥桶澆身上前後。有人須當遮護。腳布不得離
身。有腳不入桶者。不得多用湯。或有瘡癬或洗灸瘡或使疥藥。宜後入浴。不
得攪先。不得以兩邊公界手巾拭頭面。公界手巾係著衣後淨手拭之。以
拔五條也。出浴揖左右上床而坐。少坐先著上衣。并直裰。都遮了。下地卸
著下裳。解浴裙以腳布揩浴裙內。恐濕浴袱。手巾揖左手揖左右出。看設
浴施主名字。隨意諷誦經呪。回向寒月向火。先坐爐圍上。然後轉身正坐
揖上下肩。不得弄香起火爇。不得撥火飛灰。不得聚頭說話。不得煨烝心
等物。不得炙鞋焙腳烘衣裳。不得攬起直裰露袴口。不得吐唾弄揮垢膩
於火內。如前所集一日事件。衆中威儀非敢聞於老成。聊以誘於初學。升

堂入室小參諷經念誦迎寮解結人事。裝包頂笠送亡唱衣。應係微細執
則清規既已具載尊宿各有明文。不再備陳徒爲贅語。　龜鏡文　慈覺
大師賾公述　夫兩桂垂陰。一華現瑞。自爾叢林之設。要之本爲衆僧。是以
開示衆僧故有長老。表儀衆僧故有首座。荷負衆僧故有監院。調和衆僧
故有維那。供養衆僧故有典座。爲衆僧作務故有直歲。爲衆僧出納故有庫
頭。爲衆僧典翰墨故有書狀。爲衆僧守護聖教故有藏主。爲衆僧迎侍
檀越故有知客。爲衆僧請召故有侍者。爲衆僧守護衣鉢故有寮主。爲衆
僧供侍湯藥故有堂主。爲衆僧浣濯故有浴主水頭。爲衆僧禦寒故有炭
頭爐頭。爲衆僧乞丐故有街坊化主。爲衆僧執勞故有園頭磨頭莊主。爲
衆僧滌除故有淨頭。爲衆僧給侍故有淨人。所以行道之緣十分備足。資
身之具百色現成。萬事無憂。一心爲道。世間尊貴物外優閑。清淨無爲。衆
僧爲最。迴念多人之力。寧不知恩報恩。晨參莫請。不舍寸陰。所以報長老
也。尊卑有序。舉止安詳。所以報首座也。外遵法令。內守規繩。所以報監院
也。六和共聚。水乳相參。所以報維那也。爲成道業故。應受此食。所以報典
座也。安處僧房。護惜什物。所以報直歲也。常住之物一毫無犯。所以報庫
頭也。手不把筆。如救頭然。所以報書狀也。明窗淨案。古教照心。所以報藏

主也。韜光晦迹，不事追陪，所以報知客也。居必有常，請必先到，所以報侍者也。一瓶一鉢，處衆如山，所以報寮主也。寧心病苦，彩藥隨宜，所以報堂主也。輕修靜默，不昧水因，所以報淋主水頭也。緘言拱手，退己讓人，所以報炭頭爐頭也。忖己德行，全缺應供，所以報街坊化主也。計功多少，量彼來處，所以報園頭磨頭莊主也。酌水運薪，知慚識愧，所以報淨頭也。寬而易從，簡而易事，所以報淨人也。是以叢林之下，道業惟新，上上之機，一生取辦，中流之士，長養聖胎，至如未悟心源，時中亦不虛棄，是真僧寶，爲世福田，近爲末世之津梁，畢證二嚴之極果。若或叢林不治，法輪不轉，非長老所以爲衆也；三業不調，四儀不肅，非首座所以率衆也；容衆之量不寬，愛衆之心不厚，非監院所以護衆也；修行者不安，敗群者不去，非維那所以悅衆也；六味不精，三德不給，非典座所以奉衆也；寮舍不修，什物不備，非直歲所以安衆也；畜積常住，減尅衆僧，非庫頭所以瞻衆也；書狀不工，文字滅裂，非書狀所以飾衆也；几案不嚴，喧煩不息，非藏主所以待衆也；憎貧愛富，重俗輕僧，非知客所以贊衆也；禮貌不恭，尊卑失序，非侍者所以命衆也；打疊不勤，守護不謹，非寮主所以居衆也；不閑供侍，惱亂病人，非堂主所以恤衆也；湯水不足，寒暖失宜，非浴主水頭所以浣衆也；預備

不前，衆人動念，非爐頭炭頭所以向衆也；臨財不公，宣力不盡，非街坊化主所以供衆也；地有遺利，人無全功，非園頭磨頭莊主所以代衆也；懶墮併除，諸緣不具，非淨頭所以事衆也；禁之不止，命之不行，非淨人所以順衆也。如其衆僧輕師慢法，取性隨緣，非所以報長老也；坐臥參差，去就乖角，非所以報首座也；意輕王法，不顧叢林，非所以報監院也；上下不和，鬬諍堅固，非所以報維那也；貪婪美膳，毀呰麁飡，非所以報典座也；居處受用，不思後人，非所以報直歲也；多貪利養，不恤常住，非所以報庫頭也；事持筆硯，馳騁文章，非所以報書狀也；慢易金文，看尋外典，非所以報藏主也；追陪俗士，交結貴人，非所以報知客也；遺亡召請，久坐衆僧，非所以報侍者也；以己方人，慢藏誨盜，非所以報寮主也；多嗔少喜，不順病緣，非所以報堂主也；搉杓作聲，用水無節，非所以報浴主水頭也；身利溫暖，有妨衆人，非所以報爐頭炭頭也；不念修行，安然受供，非所以報街坊化主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非所以報園頭磨頭莊主也；涕唾墻壁，狼藉東司，非所以報淨頭也；專尚嚴儀，宿無善教，非所以報淨人也。蓋以旋風千匝，尚有不周，但知合掌從長，共辦出家之事，所冀獅子窟中盡成獅子，栴檀林下，純是栴檀，令斯後五百年，再覩靈山一會，然則法門興廢，繫在僧徒，僧

是福田，所應恭重，僧重則法重，僧輕則法輕，內護既嚴，外護必謹，設使粥飯主人，一期王化，叢林執事，偶爾當權，常宜敬侍同袍，不得妄自尊大，若也貢高我慢，私事公行，萬事無常，豈能長保，一朝歸衆，何面相看，因果無差，恐難迴避，僧爲佛子，應供無殊，天上人間，咸所恭敬，二時粥飯，理合精豐，四事供需，毋令缺少，世尊二千年遺蔭，蓋覆兒孫，白毫光一分功德，受用不盡，但知奉衆，不可憂貧，僧無凡聖，通會十方，朝日招提，悉皆有分，豈可妄生分別，輕厭客僧，旦過寮三朝權住，盡禮供承，僧堂前暫爾求齋，等心供養，俗客尚猶照管，僧家寧不遵迎，若無有限之心，自有無窮之福，僧門和合，上下同心，互有短長，遞相蓋覆，家中醜惡，莫使外聞，雖然於事無傷，畢竟減人瞻仰，譬如獅子身中蟲，自食獅子身中肉，非天魔外道所能壞也，若欲道風不墜，佛日長明，壯祖域之光輝，補皇朝之聖化，願以斯文，爲龜鏡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九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九十四　一送

中

洪武正韻之仲切注的也當也詩周室中興又要也周禮天官凡官府都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鄭司農曰治中謂治職簿書之要也莊子中身當心則為病又與衆同折中又半也又東韻陟法書廣韻又陟仲切毛晃禮部韻畧陟仲切左傳序紹開中興音陟仲反凡注史中興字無音者並準此俗作平聲用誤又要也陸德明音丁仲反衆中字實與衆字同音合作陟仲反陸氏以異音呼之故誤也又當其中而駐之曰中莊子老聃中其說曰太謾又着其中曰中莊子中身當心則為病中風中惡中讒又與衆同漢貢禹傳徵夫子之言則已所折衷注折斷也非孔子之言則無以為中也又半也上林賦酒中樂酣注謂飲酒半酣半醒也直衆切與仲同歐陽德隆押韻釋疑詩周室中興注丁仲反在此記中年考校注丁仲反猶間也書日中星鳥注正仲反又如字楊桓六書統知毋中餘見東韻知母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又的也孟子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毛氏曰周禮天官注陸德明丁仲切蓋以異音呼之誤也今按丁有二音音釘者屬端母徵清音音爭者詩伐木丁丁是也屬知母次商次音正與陟仲切音同初未嘗誤由毛氏自以釘音讀丁其誤宜也趙謙聲音文字通照貢切見東韻此轉注韻會定正字切知貢知真穩中

篆書　中　中　並古論語　中　紐　中　古孝經　中　文丁　中　石鼓文並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寶奕

隸書　中　六書統　中　華山廟碑　中　夏承碑並漢隸字源　草書　中　王羲之　中　中

中　並張錦溪　中　中　並鮮于樞

鹿中

儀禮鄉射禮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筭以從之注鹿中謂射於榭也

百發百中

史記周紀蘇厲謂周君曰秦破韓魏仆師武北取趙藺離石者皆白起也今又攻梁梁破則周危矣君何不令人說起乎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於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釋弓搤劍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子支左詘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不以善息少焉力衰氣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百發盡息今破韓魏仆師武北取趙藺離石者公之功也今

又將兵出塞過兩周踐韓攻梁一舉不得前功盡棄不如稱病無出 太平廣記貞元末閬州僧靈鑒善彈鄭叅為刺史時有當家名寅讀書善飲酒衆甚重之寅嘗詣靈鑒較角放彈寅指一樹節相去數十步曰中之獲五千寅一發而中之彈丸反射而不破靈鑒控弦百發百中皆節陷而丸碎焉

發無不中

晉書魏舒傳後將軍鍾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畫籌而已毓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

一發正中

東漢書呂布在徐州時袁術遣紀靈等攻劉備備求救於布布馳赴之屯沛城外遣人召備并請靈等共飲布謂靈曰玄德布弟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乃令植戟於營門布彎弓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解兵不中可令決鬪布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曰將軍天威也各罷去漢書貫堅射牛百步外兩髀有摩肢曰不中為奇中之何難一發中之

一發俱中

北史賀拔允弟勝傳勝至關中從宴昆明池時有雙鳧游池上周文授弓矢於勝曰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為歡勝射之一發俱中因拜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周文悅由是恩禮日重

七發五中

北史豆盧寧傳寧驍果善騎射魏永安中以別將隨尒朱天光入關破万俟醜奴嘗與梁企定遇於平涼州相與肆射乃相去百步懸莎草以射之七發五中企定服其能贈遺甚厚

十發俱中

北史長孫晟傳晟善彈射一日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為兩朋啓人可汗曰臣由長孫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時有鳶群飛上曰公善彈為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賚晟獨居多

每發輒中

南史列傳韋載歷位義興太守陳武帝誅王僧辯乃遣周文育襲載載嬰城自守所屬縣並陳武舊兵多善用弩載收得數十人繫以長鎖令所親監之使射文育軍約十發不兩中者死每發輒中所中皆斃相持數旬陳武帝聞文育軍不利以書喻載以誅王僧辯意并奉梁敬帝勑乃以衆降陳

十發十中

南史齊宜都王鏗傳鏗善射常以堋的大闊曰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取甘蔗插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

十發九中

宋王黃州小畜集天道如張弓賦左馬右人落殺中而不失十發九中視掌上而猶親

三發三中

唐韓昌黎集薛助教墓銘　唐薛公達少氣高為文務出於奇舉進士補家令主簿

佐鳳翔軍軍帥九月九日大會射設標的高下百數十尺令曰中酬錦與金若干一軍畫射莫能中公執弓腰二矢指一矢以興揖其帥曰請以為公歡矢三發三中衆大呼笑帥不喜因自免去遼史道宗長子六歲善射矢三發三中上曰朕祖宗以來騎射絶人威震天下金史太祖紀甫成童即善射一日遼使坐府中顧見太祖持弓矢使射羣鳥連三發皆中遼使矍然曰奇男子也元程雪樓集秦府君神道碑云公出督江上兵城中大駭君寡捕斬首亂數人乃安諸將益將驚日以語使君且請較射君先發三矢三中衆驚服

馳射無不中 唐書沙陀李國昌為振武節度以其子克用殺雲州防禦使段文楚得罪于朝衆宗奔達靼其首長欲圖之克用得其計因豪集大會馳射百步外針芒木葉無不中哉部人大驚即倡言今黃巢為中原患一日天子赦我願與公等南向定天下庸能終老沙磧哉達靼知不留乃止

謂一事中 朝野類要三場內只第一場合格及補試內只大經合格益恐無下之可惜故以此勉其學者惟武舉只弓馬合格者侍補謂之一事中

射命中 漢書李陵字少卿將勇敢屯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將軍出酒泉擊匈奴於天山召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叩頭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劒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

挽強命中 元史張珪傳少能挽強命中嘗從其父出林中有虎珪抽矢直前虎人立洞其喉一軍盡讙

激箭旁中 史記北齊時謡曰本欲尋山射虎激箭旁中趙老

精射知中 尚意譬喻論策見事之精章精於射者知中於未發

應口而中 酉陽雜俎隋末有督君謨善射閉目而射應口而中云志在目則中目志在口則中口

前期而中 經子法語莊子前期而中善射者

刃射不中 太平廣記漢淮南王劉安折節下士有八公詣門鬚眉皓白曰聞王好射故來相從未審王意有何所欲吾一人能入火不灼入水不濡刃射不中

投壺而中 左傳昭公十二年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並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也以其中儁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

言必有中 論語先進篇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吳志顧雍字元歎領尚書令為人不飲酒寡言語孫權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出羣書類對事苑

億則屢中 論語先進篇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禍不能中 鶡冠子云聖王者有聽決疑之道能屏讒推賢逆淫辭絶流語去無用絶朋黨之門嫉妬之人不得著明非君子術數之士莫能當前故邪不能奸禍不能中

巧發奇中 史記封禪書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古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然一宮盡駭以少君為神數百歲人也

奇中 清波雜志政宣間除擢侍從以上皆先命日者推步其五行休咎然後出命故一時術者謂士大夫窮達在我可否之間朝士例詣於通衢下馬從旹卜因是此輩益得以憑依令談天者旣出入貴人門第揣摩時事以售其語偶爾符合遂名奇中卜以決疑卦影乃驗於日後反致人疑死生禍福貴賤各有定分彼焉能測造化之妙

不幸言中 荃翁貴耳左傳定公十五年邾子來朝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

計幸時中 史記張良謂高帝曰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詳尸字

占無不中 吳志劉惇遭亂避地客遊廬陵事孫輔以明天官達占數顯於南土每有水旱寇賊皆先時定期無不中者輔異焉以為軍師軍中咸事之號曰神明

擲劒獨中 東漢書南蠻傳巴郡南郡蠻初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劒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衆皆歎焉

朋譜奇中 唐書武三思推為帝寵桓彥範處其朋譜奇中後果羅彥範等政事

萬選萬中 唐史張鷟為文辭猶青銅錢萬選萬中

言無不中 五代史馬重績少學術數明太乙五紀八象三統大曆居于太原唐莊宗鎮太原每用兵征伐必以問之重績所言無不中者

謀畫多中

五代史後梁敬翔傳翔字子振同州人也少好學舉進士不中乃客大梁太祖與蔡人戰汴郊翔時時為太祖謀畫多中太祖欣然以謂得翔之晚動靜輒以問之。太祖乘昭宗自岐還長安昭宗召翔與李振升延喜樓勞之拜翔太府卿 **無不切中** 宋史江大獻字仲嘉幹辦行在糧料院行書盈尺日不給視公問題一二無不切中者史驚嘆 **四發四中** 羅泌路史發揮青陽道妹篇昔者孔子用於魯齊景公以犁鉏計歸女樂於季氏而孔子行宮之奇用於虞晉獻以荀息計歸女樂於虞公而之奇去由余用於戎內史廖為繆公策遺以女樂二八而由余奔子胥用於吳闔閭朱公為句踐策遺以西施鄭旦而子胥死是非神秘之略也非有駭異之謀也然而四發四中如出一轍良以人之好惡不大相遠而德色之心不能兩重故雖大有為之君一蔽於是則雖聖如孔子賢若儒余有去而已忠若子胥有死而已尚何道之能行而何謀之能濟哉 **期於必中** 許魯齋心法先王設學校以育人材以濟天下之用及其弊也科目之法愈嚴密而士之進於此者愈巧以至編摩字樣期於必中 **百擲百中** 南史朱齡石少好武不事崖檢舅淮南蔣氏才劣齡石使舅卧聽事剪紙方寸帖着舅枕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畏齡石終不敢動 **中興** 宋景文公筆錄中興之中去聲凡讀者多隨俗呼不從本音為中興中平聲或終身不悟者若此甚衆 **安能以中** 禮記云不肖之人則俟將安能以中 **治中** 周禮凡官府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中要也謂其治職簿書之要也 **酒中** 文苑英華上林賦酒中樂酣謂飲酒半酣半醒

衷

洪武正韻之仲切折衷衷猶中也平也當也亦作中中衷義同者不得重押如用治中及中的中興中著之中中半之中興折衷者非又衷韻陸法言廣韻又陟仲切宋重修廣韻又陟中切歐陽德隆押韻釋疑史記孔子世家云折衷於夫子注折斷也衷當也無明音雖平聲注同然賦家止押在此去聲上庠補韻王粲民備身為予賦八押衷字云宜後人之折衷又業物石渠論五經同異賦五中句云煨燼之末無所折衷矛盾之論自相背馳平仄可見左衷戎師前後擊之注丁仲反亦在此又貢禹傳無所折中乃此中字又楊雄傳折衷乎重華師古注並音竹仲反在此但少有人用此折中之中字者蔡端夫庶民雖星賦八韻云當即斯言而折衷用此衷字楊桓六書統知母寒余見衷韻知母態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後梁統傳爰制百姓于刑之衷注不經不重韻會定正字切知貢知真鍾衷

篆書 **衷** 集韻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衷** 六書統

隸書 **衷** 孔彪碑見洪邁漢隸分韻 **衷** 博陵太守碑見漢隸字源

草書 **衷衷** 並張鄣漢 **衷** 鮮于樞

種

洪武正韻之仲切蓺也本作種又東董二韻許慎說文穜从禾重聲之用切顏野王玉篇穌古文種字張參五經文字種字林以為種稑之種直龍反經典相承以為種植之種亦作種章用反徐鍇通釋布之字度集韻朱用切歐陽德隆押韻釋疑書草陶邁種傳布也在此上聲者非韓道昭五音類聚種義種也楊桓六書統知母穜余見東韻定母穜同上余見腫韻照母態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孝墨存古正字又之隴切殺子也熊柔克正字韻綱又主勇切類也作種非字濮博義通作種古作穜謙聲音文字通種照供切俗為用種借覓屬作穀非雙音見董韻種今人但識此是種植種藝字故重見于此本音義見東韻韻會定正知貢切播種也字切知貢知真鍾種

種

洪武正韻之仲切同上又東董二韻

篆書 **種** 說文 **種** 集韻並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種種** 並六書統

隸書 **種** 武梁碑見洪邁漢隸分韻 **種** 並鄗硯見漢隸字源

行書 **種** 蔡襄 **種** 智果 **種**

草書 **種** 黃庭堅 **種** 王羲之 **種種** 並張漢鄣 **種** 鮮于樞

總敘

周禮地官大司徒之職曰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禮記月令仲秋曰是月也勸人種麥無或失時又禮運曰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去穀無由生也淮南子昏孤中則稷種穀一月會時狐星中於南方朱鳥之宿也大火中則種黍菽大火東方蒼龍之宿四月建巳中南方也菽豆也虛中則種麥虛北方玄武之宿也八月建酉中於南方也 又曰古者民茹草飲水食樹木之實嬴蚌之肉多疾毒傷之患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五穀相土地原隰燥濕肥墝高下百草之滋味水泉甘苦令民知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七十毒 又曰文公種麥王充論衡后稷為兒種藝為戲 氾勝之書曰稗水旱無不熟之時又特滋盛易得蕪穢良田畝得二三十斛宜種之以備凶年又稗中

有米熟時亦可搗取炊之不減粱米又可釀作酒武帝時令典農種之一
頃收二千斛斛得米三升大歉可磨食之　又曰三月榆莢雨時高地強
土可種禾薄田不能糞者以原蠶矢雜禾種之則禾不虫　又曰種傷濕
鬱熱則生虫取麥種候熟可獲擇穗大彊者斬束頓場之高燥處無令有
白魚取乾艾雜藏之欲知歲所宜以布囊盛粟諸物種平量埋陰垣之下
冬至後五十日發取量之息最多者歲所宜　又曰凡田種麥高首傷於
大稠者鋤而稀之秋以鋤用棘柴曳之以壅麥根故曰子欲富黃金覆
王至春凍解棘柴曳之絕其乾葉到榆莢雨時候土白復鋤如此收必倍
冬雨雪止輒以物令從風飛去雪復如此麥能旱多實春凍解耕和土種旋
麥麥生成茂大鋤如宿麥也　又曰黍者暑也忌天雨灌其心必傷無
實初種時天霧令兩人對持長索戞去其露日出乃止種黍覆出鋤治如
禾法欲稀於禾　又曰大豆保歲易為宜古之所備凶年也大豆生戴甲
而出種土不可厚厚則折項不能上達屈於土中則死　又曰種稻春凍
解地氣和時耕冬至後百三十日種大稻時也　又曰種麻預軟和田二
月下旬三月上旬傍雨種其枇少　又曰種菜春凍解耕治其土春草生
布糞田復耕平摩之　又曰種小豆忌卯稻忌辰禾忌丙黍忌丑麻忌辰

秫忌未寅小麥忌戌大麥忌子大豆忌甲凡九穀忌日不種之避其忌不
可敗傷諸事忌禁日此非空言也其道自然若燒黍穰則害瓠也覽膝閒
評字說於種字類中入種字云物生必蒙故從童艸木亦或種之然必種
而生之者禾也故從禾是王介甫亦以種為種字焉艱苑雌黃云種植種
其字從童之用切種種之種其
字從重直容切蓋與此意同矣

播種

書稷降播種農殖嘉穀注曰稷降播種以厚民生又云稷降播
種養之也帝王世紀炎帝始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之宜耕種
五穀而食故黃帝述播種之利也羅泌路史炎帝神農氏神農均其可以
養民也於是因天之時分地之利伐土㠭穢燒榛埆野以教天下播種注
曰神農氏因宜教田闢土種穀以振萬民史記曰棄為兒時其游戲好種
麻菽呂氏春秋后稷作稼注云烈山氏子曰柱能植百穀蔬菜梁陶洪序
本草序曰昔神農氏之王天下進耕種以省殺也溫革瑣碎錄后稷癸巳
日死不宜播種必有損漢書景帝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黃
金白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閒歲或不登意為末
者眾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夫發民若取庸

綵黃金珠玉者坐臧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東漢書王莽基位二年
興神仙事以方士蘇樂言起八月臺於宮中臺成萬金作樂其上順
風作液湯如淳言藝文志有液湯經其義未聞又種五粱禾於殿中
又曰五色禾也先鬻鶴髓鬻音麦也毒瑁玉二十餘物漬種計粟斛
成一金言此黃帝穀仙之術以樂為黃門郎令主之東觀漢記茨充
為桂陽太守俗不種桑無蠶織絲麻之利類皆以麻枲頭縕著衣民
惰窳少麤履盛冬皆以火燎充令屬縣教民益種桑柘養蠶桑織履
復令種紵麻數年之間人剌其利衣履溫煖續後漢書蘇則為金城
太守時喪亂之後吏民流散戶口損耗則撫循之外招懷羌胡得其
牛羊以養貧老與分糧而食旬月之閒流民皆歸得數千家親教民
耕種其歲大獲由是歸附者日多為明史實賓錄漢張堪為漁陽太
守開稻田教民耕種漁陽百姓以至豐富為新唐書波斯傳波斯氣
常燠熱地夷漫知耕種精桑求張希崇幽州人契丹攻陷平州得希
崇居歲餘率其麾下南歸明宗嘉之拜汝州防禦使遷靈武節度使
靈州地接戎狄戍兵餉道常苦抄掠希崇乃開屯田教士耕種軍以
足食而省轉饋明宗下詔褒美之元史武宗二年九月乙巳以遼多從

都中都大都舊監於遼遼亦判思等地耕種吳會分地紀曰卞山者句踐
於此山鑄銅銅不鑠埋之生馬蓋句踐遣使者取徙於南社種之飾治之
為馬獻於吳淮南子耕種總說耕之為事也勞織之為事也擾勞之事
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不能耕而欲黍粱不能織而喜縫裳無是
理也深耕勤種猶有天災惰農自安何以為生　古諺云力能勝貧謹禍
蓋勤可以不貧謹身可以避禍春以力耕夏以強耘又云秋耕欲深春夏
欲淺正月二月耕地一工當五工又云初耕欲深轉地欲淺地高處宜粟
下地宜粳米最下者宜糯　陰陽書云亥為天倉耕之始　種植上時種
穀二月上旬為上時三月上旬為中時一畝用子一斗四月上旬為下時
每畝用子一斗二升農人以雪水浸穀種之狀倍仍不生蟲山居備用
王禎農桑通訣播種篇　書稱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詩言降之種
種植穉菽麥秬有下國俾民稼穡蓋言天相后稷之功也後之農家者流
皆祖述之以至於今其法悉備周禮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其種種之
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法而縣于邑閭按農書九穀之種黍稷秫
稻麻大麥小麥大豆小豆凡種浥鬱則不生生亦尋死種雜者禾生早晚
不均舂復減而難熟特宜存意揀選常歲別收好種純色者則音㸌懸

之人有粒而或箄或害者將種前二十許日取出曝之令燥種之汎勝之曰牽馬令就穀堆食數口以馬踐過爲種無好蛘等蟲也種或傷濕鬱則生蟲也或取馬骨剉一石以水三石煑之三沸漉去滓以汁漬附子五枚三四日去附子以汁和蠶矢羊矢各等分撓令洞洞如稠粥先種二十日以溲種如麥飯狀當天旱燥時溲之立乾薄布數撓令乾明日復溲陰雨則勿溲六七溲而曝乾謹藏勿令復濕至可種時以餘汁溲而種之則禾稼不生蟲也無馬骨亦可用雪汁雪汁者五穀之精使稼耐旱也多種宜與剉碎蒼耳或艾暑日曝乾熱收藏以瓦器順時種之無不生茂凡欲知歲所宜穀以布囊盛粟等諸物種平量之以冬至日埋於陰地冬至後五十日發取量之息最多者歲所宜也又師曠占術曰五木者五穀之先也欲知五穀但視五木擇其木盛者來年多種之萬不失一故雜陰陽書曰禾生於棗或楊大麥生於杏小麥生於桃稻生於柳或楊黍生於榆大豆生於槐小豆生於李麻生於楊或荆農書云種蒔之事各有攸叙能知時宜不違先後之序則相繼以生成相資以利用種無虛日收無虛月何匱乏之足患凍餒之足憂哉正月種麻枲二月種粟脂麻有早晚二種三月種早麻四月種豆五月中旬種晚麻七夕以後種萊菔菘芥八月社

前即可種麥經兩社即倍收而堅好如此則種之有次第所謂順天之時也凡五穀上旬種者全收中旬中收下旬下收又地勢有良薄山澤有異宜故良田宜種晚薄田宜種早良田非獨宜晚早亦無害薄田種晚必不成實山田宜種強苗以避風霜澤田種弱苗以求華實孝經援神契曰黃白土宜禾黑墳宜麥與黍赤土宜菽汙泉宜稻所謂因地之宜也南方水稻其名不一大槩爲類有三早熟而緊細者曰秈晚熟而香潤者曰粳早晚適中米白而黏者曰糯三者布種同時每歲收種取其熟好堅栗無秕不雜穀子曬乾蔀藏置高爽處至清明節取出以盆盎別貯浸之三日漉出納草篅中晴則暴暖浥以水日三數遇陰寒則浥以溫湯候芽白齊透然後下種須先擇美田耕治令熟泥沃而水清以既芽之穀漫撒稀稠得所秧生既長小滿芒種之間分而蒔之旬日高下皆遍北土高原本無陂澤隨逐灣曲而田者納種如前法既生七八寸拔而栽之凡下種之法有漫種樓種瓠種區種之別漫種者用斗盛穀種挾左腋間右手料取而撒之隨撒隨行約行三步許即再料取務要布種均勻則苗生稀稠得所秦晉之間皆用此法南方惟種大麥則點種其餘粟豆麻小麥之類亦用漫種北方多用樓種其法甚備齊民要術云凡種欲牛遲緩行種人令促步以

足躡龍底欲土實種易生也今人製造砘車隨樓種之後循隴碾過使根土相着功力甚速而當夫瓠種者竅瓠貯種隨行隨種務使均勻輦隨掩過覆土既深雖暴雨不至拍撻暑夏最爲耐旱且便於撮鋤今燕趙間多用之區種之法凡山陵近邑高危傾阪及丘城上皆可爲區田糞種水澆備旱災也又按食貨志云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五種黍稷麻麥豆也又曰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埸則是五種之外蔬蓏亦不可闕蓋數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物理論云百穀者三穀各二十種蔬果各二十種共爲百穀蓋蔬果之實所以助穀之不及也是故烹葵食瓜乃豳之豳風農桑之詩蓄菜取蘇至見於月令收斂之後然地有肥磽能者擇焉時有先後勤者務焉若夫種蒔之法略陳之凡種蔬蓏必先燥暴其子地不厭良薄即糞之鋤不厭頻旱即灌之用力既多收利必倍大抵蔬宜畦種蓏宜區種畦地長丈餘廣三尺先種數日斸起宿土雜以蒿草火燎之以絕蟲類併得爲糞臨種益以他糞治畦種之區種如區田法區深廣可一尺許臨種以熟糞和土拌勻納于糞中候苗出料視稀稠去留之又有芽種凡種子先用淘淨頓瓠瓢中覆以濕巾三日後芽生長可指許然後下種先於熟畦內以水飲地勻摻芽種後篩細糞土覆之以防日曝此

法菜既出草又不生凡菜有蟲擣苦參根併石灰水潑之即死苟能依上法種蒔非止家可足食餘者亦可爲資生之利昔龔遂勸農口種葱五十本薤百本韭一畦渤海之民緣是致足夫養生必以穀食配穀必以蔬茹此日用之常理而貧富所不可闕者故於穀食之後以蔬茹繼之而成其百穀之數今歷論播種之法庶農圃者擇而用之

瓠種

農書瓠種竅瓠貯種量可斗許乃穿瓠兩頭以木箄貫之後用手執爲柄前用作觜以背中草莛通之以瀉其種瀉種於耕過壠畔畔田半也恐太深則故種於壠畔隨耕隨瀉務使均勻又犁隨掩過遂成溝壠覆土既深雖暴雨不至拍番格切撻他達切暑夏最爲能音耐旱且便於撮鋤苗亦茂燕趙及遼以東多用之齊民要術曰兩樓種耩竅瓠下之以批莫結切契蘇結切繫腰曳之此舊制以今較之頗拙於用故從今法寡力之家比耕耙樓砘易爲功也詩云休言瓠落只輪囷一竅中藏萬粒春喙舌不辭輪瀉力腰心元寓發生仁農工未害兼瓠器柄用將同耒耜鈞更看溝田遺跡在綠雲禾黍一番新

首種

禮記月令孟春行冬令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注云首種謂稷靈樞云日中星鳥可以種稷則百穀之內稷先種故云首種首

即牛也蔡邕云首種宿麥也

開種

元王惲秋澗集開種兩淮地土狀　窃見黄河迤南大江迤北漢水東西兩淮地面係在前南北邊徼中間歇閑歲久膏肥有餘雖有居民耕種甚是稀少宜設立大司農司招集江南北無産業人民驗丁力標撥頃畝令一定住坐爲主官給牛隻農具差税並不取要若成就後別議定奪如此不數年間開耕作熟貧民既得濟虚又行内實萬一緩急以食以兵皆可倚用

區種

西漢惰閑劉般傳順宗時以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增耕注云氾勝之書曰上農區田法方深各六寸間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種十畝至秋收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中農區田法方七寸深六寸間相去二尺一畝千二十七區丁男女種十畝秋收粟畝得五十一石下農區田法方九寸深六寸間相去三尺秋收畝得二十八石旱即以水沃之金史泰和四年自春至夏諸郡少雨孟鑄奏今歲從陽已近五月比至雨恐失播種之期可依種麻菜法擇地形稍下處撥畦種穀穿土作井隨宜灌溉上從其言區種法自此始

刀耕火種

雲谷雜紀沅湘間多山農家唯植粟且多在岡阜每欲布種時則先伐其林木縱火焚之俟其成灰即布種於其間如是則所收必倍蓋史所謂刀耕火種也

教民水種

宋續通鑑長編仁宗天聖三年二月乙丑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薛奎罷爲集賢院學士并州既而秦州闕守以奎屢官西邊習其土風即改奎知秦州仍給集賢學士先秦州宿重兵兵費常不足奎務爲節儉教民水種課商筭歲終廩粟積者三百萬征筭衍者三十萬復隱田數千頃復得芻粟數千頃宋歐陽公集薛侍郎墓銘　公出并州改知秦州秦州宿重兵兵常慊食公爲人勤儉募民屯種貸牛及種子濟之積蓄教民水種

募民屯種

金史慎微權陝西諸路轉運使復脩三白龍首等渠以溉田募民屯種貸牛及種子濟之

深耕概種

前漢書朱虛侯深耕概種立苗欲疏非其田手

案行令種

東漢書安帝永初三年五月詔長吏案行在所皆令種粟多疏食務盡地力其貧者給種餉

農家種

宋史五行志皇祐五年正月狄青敗儂智高子仁鋪初謡言農家種雜家收至是智高果爲青所破

種諸善根

類說　皐陶布種萬民之德而黎民歸之猶釋氏所謂種之善根

胡麻好種

小學紺珠唐朱滔軍日有一士人善詩滔令作寄内詩便令作内吝詩曰蓬鬢荆釵世所稀布衣總是嫁時衣胡麻好種無人種正是歸時君未歸

芒種

閑見善善録陝州士人樂齋嘗云二十四氣其名皆可解獨小滿芒種其說不一小滿芒種皆謂麥也小滿四月中謂麥之氣至此方小滿而未熟芒種五月節種讀如種類之種謂種之有芒者麥也至是當熟矣僕因記周禮稻人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法注云謂草之所生其可種芒種稻麥也始知過五月節則稻不可種所謂芒種五月節者謂麥至是而始可收稻過是而不可種矣甕牖閑評宋元長之爲武昌太守時郡田禄以芒種爲限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解印綬去余謂芒種可對瓜期宋韓淲澗泉集芒種詩

田家一雨插秧時成把撐禾水拍泥分陜排行到畦岸背蓬渾不管歸遲

栽勻明日間青黄惜水脩塍意更忙少候根中新葉出人看晴雨驗朝陽

三年不見種田農暮隴跳溝過屋東齊唱歌聲相勞苦濛濛煙裏一蓑風

愧我蔴官耗太倉及瓜而代合耕桑饑詛閑了修秧爲老稚時時亦酒漿

種藝必用

吳欑種藝必用　凡種五穀以生長壯日種之者多實老惡死日種之日收薄以忌日種之者則敗傷又用成收滿平定日爲佳小豆忌卯稻麻忌辰禾忌丙黍忌丑秫忌

寅未小麥忌戌大麥忌子大豆忌申凡九穀不避忌日種之多傷敗　種諸豆與油麻大麻等若不及時去草必爲草所蠹耗雖細實亦不多　諺云麻耘地豆耘花麻須初生時耘豆雖開花尚可耘油麻大豆地只鋤兩遍　種菉豆地宜瘦不宜肥肥田法菉豆爲上小豆胡麻次之皆以五月六月溉種之七八月耕殺之春種穀即一畝收十石其力與蠶沙熟糞同矣　臘日種麥及豆來年必熟麥苗盛時須使人縱牧其間蹂踐令稍實其收倍多麥屬陽故宜乾原稻屬陰故宜水澤　小麥不過冬大麥不過年凡種二麥小麥忌戌大麥忌丑　正月鋤麥再遍爲良又種春麥　種大豆二月中旬爲上時每畝用子八升種欲深再鋤之三四月種亦得但用子費耳肥田欲稀豆地不求熟熟地則葉茂少實地熟則稀種之葉落盡然後刈之不盡則難治刈訖則速耕大豆性脆不耐秋耕則地無澤四月種豆耘鉏如麻七月成熟　區種法坎方深各六寸相去二尺許坎内好土糞一升攪和注水三升下豆三粒覆土勿厚以掌抑之令土種相親每畝用種三升糞十三石五斗土五六葉即鋤之旱則澆至秋每畝合收十六石　老農言地久耕則耗三十年前禾一穗若干粒今減十分之三　老農言稻苗立秋前一株每夜溉水三合立秋後至一斗二升所以尤畏秋

旱梁穀米大香滑而種者少閒莊家云收少而損地力　浙中田遇冬月
有水在田至春至大熱諺云謂之過冬水廣人謂之寒水楚人謂之泉田
旱禾怕北風晩禾怕南風　禾稼如雲之時辰日雨土蟲未日雨穀蟲
五月二十日分龍農家於是日早以米篩盛灰稽之紙至晩視之若有雨
點迹則秋不熟則穀價高人多閑糴　七月治地屢加糞鋤轉八月杜前
即可種多宜屢耘而屢糞多經兩社即倍收而子顆堅實詩曰十月納禾
稼黍稷種稑禾麻菽麥無不畢有以資歲計尚何窮匱乏絶之患耶　六
種之宜種蒔之事各有攸叙能知時宜不違先後之序則相繼以生成相
資以利用種無虛日收無虛月一歲所資緜緜相繼尚何匱乏之足患凍
餒之足憂哉正月種麻枲閒旬一糞五六月可刈矣漚刹緝績以爲布此
蓋婦功之能事也二月種粟必疎布種子碾以轆軸則地緊實科本兜茂
穡穟長而穎粟堅實七月可濟乏絶矣油麻有早晩二等三月種早麻纔
甲拆即耘鋤令苗稀踈一月凡三耘鉏則茂盛七八月可收也　五月中
旬後種晩油麻治如前法九月成熟矣不可太晩晩則不實畏霧露蒙幕
之也早麻白而縺莢者佳謂之縺莢麻晩麻名葉裹熟者最佳謂之烏麻
油最美也其類不一惟此二者人多種之凡收刈麻必堆卷一二夕然後

卓架然之即無傾倒而盡矣久卷則油暗　凡種麻麻若下子時遇三數
日晴則苗盛而根本結子則肥若雨則否故諺云種麻三日晴先用取油
穨　田閒人云種油麻人須穿他着褌則易茂盛　正月二月耕地一工
當五工　正月旦日雞鳴時把火遍照五菓及桑樹上下即無蟲時年有
桑菓災生蟲者元日照者必免災　正月種豍豆葱芋蒜瓜瓠葵蔘苜蓿
薔薇之類　正月二月三月移桑幷得熟耕地五六遍五步一株着糞一
二升至秋初斸根下更着糞培土三年即堪採每年及時科斫以繩繫石
墜四向枝令婆娑中心亦屈却勿令直上難採　凡栽樹須記南北枝坑
中着水作泥即下樹栽搖令泥入根中即四面下土堅築上留三寸浮土
埋令深澆令常潤勿令手近及六畜觝突凡一切樹正月十五日以前上
時兼多子　種桑收魯桑椹水淘取子曝乾熟耕地畦種如葵法土不得
厚厚則不生待高一尺又上糞一遍當四五尺常耘令淨來年正月移之
白桑無子壓枝種之纔收得子便種之亦可只須於陰地頻澆爲妙　午
日不得鋤桑園陰陽書曰亥爲天倉耕之始　正月晦日種葵神日種法
臨種必須乾然子其子千歲不䐢地不厭良故搦善薄則糞之葵須畦種
水澆畦長兩步閒一步大則水難勻但畦散此深掘以熟糞和中半鐵杷

杷之令熟足蹋令堅平下水令徹澤水下葵子又取和糞土蓋之厚一寸
葵生葉然後一澆澆以早暮每一掐即杷去地令起下以加糞三掐即更
種秋掐須俟露晞收葵子須俟霜降若以穰草蓋經冬收子謂之冬葵子
入藥用　殺上接桑其葉肥大桑上接梨脆美而甘擲子種桑不若壓條
而分根莖㴋閒植桑斬其桑而栽之謂之嫁桑卻以螺殼覆其頂恐梅雨
損其皮故也二年即盛常以三月三日雨卜桑葉之貴賤諺曰雨打石頭
遍桑葉貴三錢片或曰四日尤甚杭州人云三日尚可四日殺我言四日雨
尤貴　茄子開花時取葉布遍路以灰圍之結子加倍謂之嫁茄子九
月熟時摘取劈破水淘子取沉者曬乾裹至二月乃撒種　種茄畦水如
葵法其茄着五葉因雨移種茄子時初見根處劈開掐硫黃一皂大以泥
培之結子大如盞味甘而益人　茄隋大業末名茄曰崑崙紫瓜　正月
可種瓠六月可畜瓠八月可斷瓠　種芋頭區方深皆三尺取豆萁納區
中踐之厚一尺五寸區上滋土與糞和之內區中其上令厚尺二寸以水
澆足踐令勻取五芋子置四角及中央頻頻用水澆其欄芋生子皆長三
尺一區收三石芋可以備凶年宜留意焉又法宜擇肥緩土近水處種之
菠薐過月朔乃生今月初二三閒種與二十七八閒種者皆過來月初

一日方生驗之信然蓋頗稜國菜　種菠薐先以水審其子候芽和以醬
糖究土種之　頗稜西域國名因僧携子入中國訛爲菠薐　生菜種之
不必拘時牙盡即下種亦便出諺曰生菜不離園不時而種之便出也香
菜與土龍腦不得用糞澆澆則不香只以溝泥米泔澆之佳　芡首根逐
年移動生着不黑　種枸杞法秋冬閒收子於水盆中挼取曝乾春熟地
作畦畦中去土五寸勻作壟壟之中縛草稕臂長與畦等即以泥塗草稕
上以枸杞子布於泥上即以細土蓋今遍又以爛牛糞一重又以土一重
令畦平待苗出水澆之堪喫便剪兼可以插種　種韭之畦欲深下水和
糞初歲唯一剪每剪則加糞唯須深其畦爲容糞也韭勻頭第一糞割棄
之主人勿食韭不如栽作行令通鋤劃一遍以杷摟之令根不相接爲佳
如此當葉闊如薤　種薤宜白軟良地耕三遍爲佳二月三月種八月九
月亦得長一尺一根爲本必須乾燥切去強根葉生則鋤之不厭多葉不
用剪剪則損白七月宜分薤幷耕菜地　種蘿蔔宜沙糯地五月犁五六
遍六月六日種鋤不厭多稠則少五月治地惟要深熟於五更乘露鋤之
五七遍即土壞滋潤累加糞壅又鋤轉七夕已後種蘿蔔菘芥即科大而
肥美也篩土和糞種子打龍擺放惟踈爲妙燒土糞以糞之霜雪不能凋

雜以石灰汞不能蝕更能以鰻鱺魚頭骨煮汁漬種尤善　蘿蔔爾雅云
葖蘆葩釋曰紫花菘也俗呼温菘似蕪菁大根一名葖俗呼雹葖一名蘆
菔今謂之蘿蔔出釋常談　正月以犁𠄘其地法冬中取瓜子每數箇內
熱牛糞中凍之拾聚置陰地到正月耕地逐場布之一步下一糞堀耕而
覆之瓜生則茂而早熟　正月種冬瓜是月晦日傍墻區種之區圓二寸
深五寸着糞種之苗生以柴引上墻每日午後澆之　種瓜又法是二月
上旬為上時先淘瓜子以鹽和之着鹽則不籠死先開方圓一尺淨去浮
土坑雖深大若雜以就土令瓜不生深五寸納瓜子四箇大豆三粒於坑
傍瓜性弱苗不獨生故得大豆以起土瓜生則掐去豆苗治瓜籠法旦起
露未解以杖舉瓜蔓提起撒灰根下後一兩日後以土培根瓜則回矣鋤
則多鐃子不鋤則少子五穀蔬菓皆此例也　種瓜宜戊辰日及三月三
日種瓜之法一畝為二十四科區方圓三尺深五寸一科用一石糞糞與
土和合令相拌以三尺瓦甕埋着科中填令甕口上與地平盛水甕中令
滿種瓜甕四面各一子以瓦蓋口水或減輒增常令水滿　種絲瓜社日
為上　種大葫蘆二月初掘地作坑方四五尺深亦如之實填藁豆萁及
爛草等一重糞土一重草如此四五重向上尺餘着糞土種下十來顆子

待生後揀取四莖肥好者相縛着處以竹刀子刮去半皮以物纏黃泥封
上如桐接樹法裹之待相着活後各除一頭又取此兩莖相着如前法待
活後唯留一莖左右四莖合為一本待着子揀取兩箇周正好大者餘有
旋旋除去之如此一年之種變為一石此莊子魏惠王大瓠之法　種葫
蘆法大葫蘆二株大冬瓜二株以十分肥地栽之引棚上先以一株冬瓜
一株葫蘆相接看相着了截去冬瓜藤又以一株冬瓜一株葫蘆如此接
訖却再以接了二藤又相接作一處看相着了看肥瘦可留了肥者去却
瘦者每日用白楊木櫻落皂角浸接水澆之開實花用大篾盤四邊索懸
日夜澆日夜放盤一月餘日老實如人大　薯蕷江南人多植之可食手
植之則如手鋤鍬等物種之隨本物之形狀此物類相感志云也即山藥
耳蓋避唐代宗諱豫字改作薯藥又避宋朝英宗皇帝諱遂改作山藥
種山藥以手則細以鍬鑺則大須每平易人仍不可犯手種　萵苣並三
月下旬種　治園可令土極細以硫黃調水潑之撒芥子於其上經宿已
生一兩小葉矣　種好名菓三月上旬斫取好直枝如大母指長一尺五
寸插芋頭中種之若無芋用蘿蔔蔓菁根插亦得全勝種茂當年便茂種
諸菓梅杏等法並同桃李取核種之經接之核不堪種又杏熟時和肉埋

糞中至春既生移栽實地既移不得更安糞地必致實小而味苦梅杏皆
可多種作油可以度凶年俗云木奴千無凶年　凡菓須用內爛和核種
之否則不類其種　種果木月半前則多下半月後則少子柑橘栿等於
枳殼樹上接者易活　李建勲罷相江南出鎮豫章一日遊西山田間茅
舍有老叟教數村童公觴于其廬連食數梨甯僚有曰梨號五臟刀斧不
宜多食叟笑曰鷃冠子云五臟刀斧乃離別之離非梨也蓋離別戕伐胃
懷有若刀斧遂就架取小冊振拂以呈丞相乃鷃冠子也　凡種果宜望
前若望後則少實花果樹如曾經孝子及孕婦手折則數年不着花或不
結實　果子先被人盜食一枚飛禽便來喫　凡果木未全熟時宜摘若
熟則抽過筋脉來歲必不盛　果實凡經數次接者核小但其核不可種
耳　果子及皂莢之類初實年或為僧尼所觸終不復實切宜忌之　吳
人忌滿蜀云實則易生信然　果中易生者莫如桃而結實遲者莫如
橘諺云頭有二毛好種桃立不踰膝好種橘言桃可待而橘不可待也以
死鼠浸溺缸內候鼠浮取埋橘樹根下次年必盛生涅槃經云如橘得鼠
其果子多　果木樹有蟲蠹者以芫花內孔中即除或出納鄯葉又云以
杉木作釘塞孔尤妙　果子花謝遇天晴日猛果子多結若遇雨即少

鑿果樹納少鍾乳粉則子多且美又樹老以鍾乳末和泥於根上揭去皮
抹之樹復茂栽果子木擇取低處候栽接了用泥深蓋過令接處土根着
子不見香味倍好　凡接矮果及花用好黃泥乾𤋮篩過再浸之人糞浸
凡十餘次以泥封樹枝用竹筒破兩片封裹之則根立生次年斷其皮栽
根栽之　元日日未出時以斧班駮推斫棗李等樹則子繁而不落謂之
嫁樹晦日同嫁李樹則以石安樹丫間　果樹無子以社酒或社日澆灌
之其土必多　果實異常者根下必有毒蛇切不可食生荔枝結子時日
午有雨則盡落　栽杏杏熟時含肉埋糞中至春既生則移栽實地不得
更移　銀杏樹有雌雄雄者有三稜雌者有二稜合二者種之或在池邊
能結子而茂蓋臨池照影亦生也橄欖將熟以竹釘釘之或鹽納於皮下
其實盡落　范景仁言橄欖木高大難採以鹽擦本身則其實自落所以
有落紅鹽之語南人諺橄欖北人諺棗王直方詩話有云紛紛青子落紅
鹽正味森森苦且嚴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群玉雜俎云橄
欖獨根東向枝曰木威南向枝曰橄欖物類相感志云樹頗酸棗皆高數
丈其子深秋熟色青解酒毒野生者樹極高不可舉緣但刻其根下方寸
許納鹽於刻痕中其子皆自落枝上生膏如桃膠南人採之和其皮葉煮

之如膠錫謂之椒攪糖用泥海船着水如漆益堅緊也南方草木狀攪字作棙　石榴浙人喚作金罌蓋避錢王鏐之諱也　種石榴取直枝如大母指斬一尺八九條共爲一窠燒下頭二寸作坑深一尺餘口徑一尺竪枝坑畔周布令勻置枯骨礓石於枝間下土令實一重骨石一重土出枝頭一寸水澆即生又以骨石置枝間即茂　種石榴時先鋪一重石子次鋪少泥又鋪石子安根方着根在其上用泥覆蓋平地多用大石壓之本草謂之安石榴　河陰石榴名三十八者其中只有三十八子　種盆榴法冬間霜下可收歸南簷下如土乾就日色中略用水澆潤春煖秋露時石上如長嫩苗隨意剪去多令高大夏間置烈日中或屋上照尤佳免近地氣長根及有蟻蚓彖猛日照則易着花又須每日侵晨用水一盆或木澍浸花斛浸約半時許取出日中照如覺土乾又浸或一兩日一浸日中不可浸亦不必添肥土間用溝泥水澆之無亦不妨只要浸照別無他術　盆榴花樹多蟲其形色如花條枝相似但子細觀而去之則不被食損其花葉或本身被蟲所蟲其蛀眼如針而大可急將甜茶窴之孔中其蟲立死　林檎尚書故實云王內史有與蜀守書求櫻桃來禽日給藤子言味甘來衆禽也俗作林檎其實名來檎　蒲萄欲其肉實當栽於棗之側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一百九十四　十七

於春間鑽棗樹作一竅子引蒲萄枝入竅中透出至二三年蒲萄枝既長大塞滿棗樹竅子便可斫去蒲萄根以生便得肉實如棗北地皆如此種　桃者乃五行之精制百鬼謂之仙木　凡果實初熟用雙手採摘則年年生　果木見麝香則爲花不結子　種柑蔗用猪毛和土必長茂　梅樹接桃則脆桃樹接杏則大　桃熟時墻面煖處寬深爲坑收濕牛糞內坑中好桃核十數箇尖頭向坑中糞土厚蓋一尺深芽生和土移種之　桑樹上接楊梅則不酸　大梅樹去其枝稍大其根盤沃以溝泥無不活　柿子接及三次則全無核　桃樹遇春月以刀𨁝斫之則穰出而不蛀　桃實大繁則多墜以刀橫斫其幹數下乃止社日令人舂桃樹下則結實牢　凡果實不牢者宜社日舂其根　楊梅皂莢有雌雄雄者無實　種芭蕉欲長茂以汙渠中泥沃之　栗採實時要得批殘其枝明年益茂　梅結實最遲諺曰桃三李四梅子十二言桃三年李四年皆實惟梅十二年也　桃實自乾不落者名桃梟　種朮取根于劈破哇中種上糞下水一年後即稠苗亦可爲菜若作煎宜多種之　採朮二月三月八月九月採根暴乾閑隱居云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二月採好多脂膏而甘　種決明春取哇種同葵法葉生便食直至秋間有子若嫌老作畬種亦得若入

藥不如種馬蹄　正月二十日下土謂之天穿日宜種荆芥　菖蒲初種在圓石之上一再移於好石之上乃細而不麄　石菖蒲須用石泉及天雨水不可用河井水如無油膩塵垢不必頻易夜移置露天旦起見日收入則可久也或云須用缸貯雨水三五日一次用杓杞過則缸去其滓滓如是三五次其水清方可頻頻換浸井水山泉皆不如也　石菖蒲喜洗根頻洗則葉細而極秀㷛不可近煙煙熏則爛死　種水芭蕉法取大芭蕉根平切作兩片先用糞礦黃酵土須十分細卻以芭蕉所切處向下覆以細土當平便於根上生小芭蕉才長二三寸許取起作頭子塊切連根種於石上用棕櫚細纏定根下着小土置水中候其土漸去其根已附石矣　凡冬月收石上菖蒲須是先用大物貯沙沙布滿然後寘菖蒲根於沙中不大沒其苗頭於向陽處放之三五日間亦須以淨水灌溉但勿令凍凍則損根其苗則槁矣　木瓜種子及栽皆得壓枝亦生栽種與桃李同須經霜方可收子　茱萸二三月栽之宜栽故城堤塚高燥之處重陽日收子陰乾甚妙　移椒二三月先作熟穣泥出即和根泥卻行百里猶生若冬移則僕草裹或先生陰巖映日之地者少禀寒氣尤須裹之木尚以性成米藍爭不易質故知觀鄰識士見友知人也　凡花木有根一條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一百九十四　十八

謂之命根趁小栽時便盤了或以磚瓦承之勿令生下則他日易移凡花皆宜春種唯牡丹宜秋社前後栽種　牡丹每一朶十二片閏月則十三片　牡丹於芍藥根上接易發無夭一二年牡丹自生本根則旋割去芍藥根成真牡丹矣　餅中牡丹芍藥花焉者剪去下節爛處用竹篾紮於缸上盡浸枝梗一夕色鮮而鼓　牡丹欲開時用鴨子殼三分去一籠之實則去殼　牡丹前史無說唯謝康樂集中言竹間水際多牡丹開元末裴士淹奉使至汾州衆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於私第當時名公有詩云本安平少惜春殘爭認慈恩紫牡丹別有玉盤乘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元和初尤少今與戎葵角多少矣　宋單父字仲孺能種藝術牡丹變易千種上皇召至驪山植花萬本色樣各不同內人呼爲花師　牡丹將開不可多灌土寒則開若剪花欲急急則花牀無傷　牡丹着藥如彈子大時摧捻之十朶之中必有三兩朶不實者去之則不奪其他花力也　凡種好花木其傍須種葱薤之類庶斥麝香之類也　種花藥處栽數株蒜遇麝則不損　種蕙蘭忌用水洒枇杷以糞澆則葉不茂而多死　凡種花欲得花多須用肥土秋冬間壅根逢春着花自盛以猪糞和泥令發熱過爲肥土　木犀葉有齒如鋸其紋亦麄澁者乃香有一等葉光澤者殊無香也

又有一種花極白者亦無香蘭亦如之　種蓮以麥門冬子夹種茂盛或用臘糟少許裹藕根來年盛　種蓮須先以羊糞壞於立夏前三兩日種當年便着花又法五月二十日移深種蓮柄長者以竹枝子夹之無不活者　蓮荷極畏桐油就池以手掐去葉中間心滴數點桐油入其中即頃蓮荷亦死　種蓮子法八九月取堅黑子瓦上磨尖直令皮薄取墐土作熟泥封三指大長使帶頭兼重令磨須尖泥欲種時擲至池中重頭向下自能周正薄皮上易生數日即出不磨不出　初春掘取藕根節頭着泥中種之當年着花　缾內養荷花先將花到之灌水令滿急插缾中則久而不萬或先以花入缾然後注水其花亦開　蓮花未開者先將針十字挑之白汁出然後插缾中便開或削斜去柄簪於缾中　冬間花缾多凍破以爐灰置缾底下則不凍或用硫黃置缾內亦得　芍藥牡丹摘下燒其柄先置缾中後入水夜則以水洒地鋪蘆席又用水洒之鋪花於其上次日再入缾如此可數日　半開茉莉花頭可熏佩帶　凡接牡丹須令人看視如一接便活者逐歲有花若初接不活削去再接者只當年有花　海棠欲鮮而盛於冬至日早以糟水澆根下　立春如是子日於茄根上接牡丹花不出一月即爛熳　蜀葵花插缾中即萎以百沸湯浸之復甦亦燒其根　海棠候花謝結子即剪去來年花盛而無葉　種水仙花須是沃壤日以水澆則花盛地瘦則無花其名水仙不可缺水　移紅花二三月初雨後速種地欲良熟如種麻法鋤陪種者省子而科又易斷治花開日日乘涼摘必須淨盡留餘即隨合去五月子熟收乾打取不得令浥五月種晚花還用春子七月摘之其子可為油極美　曝花法摘得花即熟接令匀入器中布蓋經一宿明日趁早胃席上曝取苗內乾勝作餅不早乾者多喜浥也　種晚紅花若舊妝得子此月便種若待新花熟妝了則太晚去七月摘之其色鮮濃耐久不浥勝春種者多若人併摘一頃收三百斛　臙脂法花不拘多少淨揉洗一二十遍取黃汁盡即取灰汁退取濃花汁以醋漿水點染布一丈依染紅法唯深為上要作臙脂卻取灰汁退取布上紅濃汁淨器中盛取醋石榴子搗破以少醋水和之布絞取汁即瀉置濃花汁中無石榴子用烏梅即下英粉大如酸棗看花多少入粉粉多則白澄著良久瀉去清汁至醇處傾絹角袋中懸令浥浥捻則小瓣如半麻子粒陰乾用葛粉作亦得　月桂花葉常苦蟲食以魚腥水澆之乃止　李贊皇花木記以海為名者悉從海外來如海棠之類是也　瑞香花惡濕畏日不得頻沃水宜用小便可殺蚯蚓或從花脚澆之則

葉棘又用梳頭垢膩於根上有日則覆之　水仙收時用小便浸一宿取出然乾懸之當火處候種時取出無不發花者　以烏賊魚骨鍼花樹花輒死　澆布衣灰汁澆瑞香能去蚯蚓又肥花蓋瑞香根甜得灰水則蚯蚓不食而衣服垢膩又自肥也　邛州有弄色木芙蓉初日白明日稍黃又明日淺紅又明日深紅比落微紫色又謂之文官花　芙蓉隔夜以靛水調紙蘸葉上以紙裹來日開成碧色花五色花皆可染　菊花根倒置水一盞剪水條一枚濕之半纏根上半在盞中自然引上蓋菊根惡水也　收菊花至三月八九月間菊含藥時和根取掘一坑將菊倒垂在內用竹架起密鋪竹葉片以角眉放根中四傍却用土埋之葉緊於來年取以水洒暖取根漸開花如初埋每一二日以水洒少許養之　菊花大藥未開逐藥以龍眼殼罩之至欲開時隔夜以硫黃水灌之次早去其罩則大開　梅雨時妝菊叢邊小株分種候其茂則摘去心苗欲其分叉而成小叢也　黃白二菊各批去其一邊皮用麻皮扎合其開花乃半黃半白也　種鷄冠花如立撒子則高株方開花若坐撒子則小株低矮開花如似扇或婦人牽撒子則花大亦如之如以手撒子則花細如手指　種鸎粟花以兩手重疊撒種則開花重疊也　單葉鸎粟子於中秋夜種訖用竹帚掃勻則成千葉者　種鸎粟花九月九日以竹掃帚或芒掃帚撒結罌必大子必滿又云中秋夜種則子滿罌　凡種花藥須冬至後立春前斫直枝鶴膝如大母指者長二寸許劉於芋魁中掘令寬調泥漿細切生葱一升攪於泥中將芋魁置泥中以細土覆之勿令實當年有花次年實張福　種藝必用補遺插黃素馨花用淋過炭草灰拌泥先於花盆內待其花結而欲開時截取置泥中當令灰泥帶濕後自生根而茂盛以八九月間截枝插土中其根亦易生而盛　躑躅花古今注云其花色黃羊食之必死羊見之則躑躅不敢前進故曰羊躑躅今江東多此花令人呼為牛黃花　果桃楊類相感志云桃生子在樹不落殺百鬼服之長生不死典術云桃五木之精也故壓伏邪氣制百鬼又制符厭邪此仙木也太清諸卉木方云酒漬桃花飲之除百病　凡晚禾最怕秋旱秋旱則槁枯其根雖美得雨亦且妝割薄而數矣故諺曰田怕秋時旱人怕老時貧誠哉是言也　種竹之法斬去梢仍為架扶之使根不搖易活又法三兩根作一本移蓋其根自相持尤易活也或云不須斬只作兩重架為妙　種竹處當積土令梢高於旁地二三尺則雨潦時不浸損錢唐人謂之竹脚　竹有花輒槁死花結實如稗謂之竹米一竿如此則久久舉林皆死其治之法於

初來時擇一竿梢大者截去近根三尺許通其節以糞灌而實之則止
竹林中有樹切勿去之蓋竹爲木枝所礙雖風雨雪不復欹側　埜竹根
多穿害堦砌惟聚皂莢刺埋土中障之根即不過栽油麻其亦妙　凡種
竹正月二月斵取西南根於東北角種之其鞭自然行西南蓋竹性向西
南行也諺曰東家種竹西家治地若得死猫其下竹尤盛　竹有醉日即
五月十三日也齊民要術謂之竹醉日岳州風土記謂之龍生日移竹栽
宜用此日或陰雨土虛則鞭行以五月二十日爲上是日遇雨則尤佳或
曰不必五月但每月二十日皆可又一說正月一日二月二日三月三日
如此例皆可種竹無不活者種竹若用钁頭打實泥則不生笋打一下一
年不生笋兩下則兩年不生笋種竹不去篠則林外向陽者三二年間便
有大竹諺曰栽竹無時雨下便移多留宿土記取南枝如要不問年出笋
用本命日謂正月一日二月二日之類種竹不拘四時凡遇雨皆可若遇
火日及有西風則不可移花木亦然移時須是大其根盤纏以草繩仍記
元向背爲佳　大率種竹須向北蓋根無不向南也仍須土鬆淺種不用
增土於窠株之上乃佳夢溪忘懷録之法尤妙　種竹須將竹母斬去尺
留四五尺長仍須斜植之種竹法闊掘溝用礱糠和泥抱根然後用淨土

傅其上或鋪少大麥於其中令竹根着麥上以土蓋之其根易行　志林
云竹有雌雄雌者多笋故種竹乃擇雌日物不逃於陰陽可不信哉凡欲
識雌雄當自根上第一枝觀之有雙枝者爲雌即出笋若獨枝者是雄竹
耳種竹法擇大竹就根上去土三四寸許截斷之去其上不用只以竹根
栽處打通節實以硫黃末顛倒種之地一年生小竹隨即去之次年亦去
之至第三年生竹其大如所種者　近軒檻種竹恐鞭侵堦砌先埋麻骨
以限之或以竹栽於瓦瓶中底通小竅則竹小而不侵砌矣　種竹之法
用舊茅夾土則竹根尋地脉而生竹有六十年數便生花　竹以三伏內
及臘月中斫者不蛀　竹園留三去四蓋三年者留四年者伐去　月庵
種竹法先鋤其地深三尺間一尺五寸將馬糞須是乾者和細泥并水塡
令一尺高令人於其上踏熟或無馬糞以礱糠代之亦得夏月令稀冬月
令稠然後種竹須三四莖作一叢者淺者爲佳上面多用河泥蓋之斫去
竹梢裝架地廣宜種笙竹亭檻之間宜種筋竹至次年八月後方可去篠
　竹禁中種竹一二年間無不茂盛園子云初無他術只有八字踈種密
種淺種深種踈種謂三四尺地方種一窠欲其土虛行鞭密種謂種得雖
踈每窠却種四五竿欲其根密淺種謂種時入土不甚深深種謂種時雖

淺却用河泥壅培令深閩閩盜陽雜笋必埋鯉或猫於墻下明年笋自迸出
宋子京種竹詩云除地墻陰植翠筠踈枝茂葉與時新賴逢醉日元無損
政自傳全於酒人種植家云五月十三日號竹醉日是日栽之無不茂盛
又云用辰日良山谷云所謂根須辰日斵筍看上番成又云宜用臘日社
陵所謂東林竹影薄臘日又須栽然臘之法大訝凡石林録詁竹之滋澤
春發於枝葉夏藏於幹冬歸於根如冬伐竹經日一裂自首至尾不得全
盛夏伐竹則根色皆紅而鞭皆爛然要好竹非盛夏伐之不可也七八月
亦尚可自此滋澤日退不中用矣竹不蛀日取五月以前仍用血忌日但
此日和前竹不生皆根爛俗傳竹畏盧檻內以盧蔽兩種園於土下即不
穿檻秋分後春分前亦可種竹木竹與菊根皆向上長常添泥覆之爲佳
　種竹以油麻稭縛成小把向南埋地中則根不穿過　種竹宜高平處
取西南引根者去梢葉院中東北角種之坑深二尺許作稀泥於坑中即
下竹栽以土覆之杵築定勿令脚踏踏即笋不生土厚五寸竹忌手把及
洗手面肥水澆着即枯死竹性好西南故東北種之冬至前後各半月不
可種植蓋天地閉塞而成冬種之必死　正月接樹右取樹本如斧柯及
臂者皆堪接謂之樹砧砧若稍大即去地一尺截之若去地近截之則地

力大壯矣夾殺所接之本稍小則去地七八寸截之若砧小而高截則地
難應須以細齒鋸截鋸麄則損其砧皮取快刀子於砧緣相對側劈開令
深一寸每砧對接兩枝候俱活即待葉生去一枝弱者即取新接樹運其
向陽細嫩枝如筋麄者長四五寸許陰枝即少實其枝須兩節兼須是二
年枝方可接接時微批一頭入砧處插入砧緣劈處令入五分其入須兩
邊批所接枝皮處插了令與砧皮齊切令寬急得中寬則陽氣不應急則
力大夾殺全在細意酌度插枝了則取本色樹皮一片長尺餘闊三二分
纏取接枝并砧緣瘡口恐雨水入纏訖即以黃泥泥之其砧面并枝頭並
以黃泥封之對插一邊皆同此法泥訖仍以紙裹頭麻纏之恐其泥落故
也砧上有葉生則旋去之仍以糞灰擁其根外以刺棘遮護勿使有物動
撥其枝春雨得所尤易活其實內子相類者林檎梨向木瓜砧上栗子向
櫟砧上皆活蓋是類也　凡接花木雖以接活內有脂力未全包土滿接
頭處切要愛護勿令梅雨浸其皮必不活　鷄糞壅茉莉則盛百合則甚
滋生　用燖猪湯澆茉莉素馨花則肥　推花法用馬糞浸水前一日澆
之三四日方開者次日盡開　木犀接石榴花必紅　花木接者或欲移
種須令接頭在外　春月花欲開時欲其緩開以鷄子清塗花蘂可遲三

兩日謝亦如之　灌溉花木各自不同木犀當用猪糞瑞香當用燖猪湯蒲萄用米泔和黑豆皮花木有不宜糞穢者甚多尤宜審問用之非其宜則其木立槁　花中忌麝瓜尤忌之鄭注赴河中姬妾百餘騎自京兆至河中所過瓜園一帶不獲人家園圃中四傍宜種決明草蛇不敢入　凡木皆有雌雄而雄者多不實可鑿木作方寸穴取雌木填之乃實松必用春後社前帶土栽培百株百活舍此時決無生理也　春分後勿種松秋分後方可種不獨松爲然種一切樹大枝向南栽亦向南　順插爲柳倒插爲楊若生刺毛蟲於根下先種大蒜一枚或徹括去根下皮以甘草末㩳之亦佳　臘月二十四日種楊樹不生刺虫子　黄枝子候其大逐時摘青者點黄遲摘則消化爲水花木旺於春竹旺於秋　種植雜曆初耕田日己巳己丑己未乙酉甲午甲辰乙巳乙亥丙午壬午辛丑己亥丁丑庚午辛未乙丑甲寅癸丑癸巳戊寅辛巳丙戌丁亥庚申辛酉丁酉已上大吉又宜用東方先下手吉　初種田日己亥庚辰乙亥戊午壬寅乙酉乙丑庚申辛卯戊戌庚子癸丑丙子乙卯癸未甲申己丑甲子癸酉戊申己酉丙午己未己巳辛酉癸巳乙未已上日用之大吉　天地不收日丙戌壬辰辛亥凡種作不收大凶　天地不成日乙未種作百物不收凶彭

祖云乙不栽木雀鼠不食日甲午癸亥種作大吉　天火日正月子二月卯三月午四月酉餘月同　地火日正月戌二月酉逆數是獨火日正月巳二月辰逆數是此三火日皆不可種時　飛㾕不食日每月一日四日五日七日九日十日十八日二十九日已上日種五穀瓜大吉　田祖死日甲寅　田父神農死葬日丁亥丁未　田母雨師死葬日丙戌丁亥田夫死葬日丁亥辛亥　種麻吉日己亥辛亥辛巳壬申庚申戊申已上大吉麻忌辰日　種麥吉日庚午辛未辛巳庚戌庚子辛卯已上大吉小麥忌戌大麥忌子　種豆吉日甲子乙丑壬申丙子戊寅壬午已上大吉小豆忌卯大小豆生于申壯于子長于壬老于丑死于寅惡于甲乙忌于丙子　地狼藉日正月巳二月午三月未四月申五月酉六月戌七月亥八月子九月丑十月寅十一月卯十二月辰　種瓜日甲子乙丑庚子壬寅乙卯辛巳已上大吉　種菜日庚寅辛卯壬戌戊寅已上大吉　種葱日甲子甲申己卯辛未辛巳辛卯　種芋日壬申壬午壬戌辛巳戊申庚子辛卯已上大吉　種粟日丁巳己卯乙卯己未辛巳已上吉　種薑日甲子乙丑壬申壬午辛巳辛未辛亥已上大吉　凡種五穀常以長生日種吉老死日種薄忌日種傷敗宜用成滿平定開日佳　種植吉日天實

曆云種植當用六陽辰日乃佳正二月子三四月寅五六月辰七八月午九十月申十一十二月戌　種植凶日種植大忌九焦地火日真根必枯若有麻麥子并五穀大忌狼藉日　九焦日正月辰二月丑三月戌四月未五月卯六月子七月酉八月午九月寅十月亥十一月申十二月巳耕種吉日丙寅戊寅庚寅壬寅丁卯己卯辛卯癸卯已上八日並吉舊有甲子甲戌己亥己丑並駁雜又己酉癸酉犯萬通曆受死日不用種麻宜辰初種粟宜中後八穀名黍稷稻梁禾麻菽麥黍與稷相似稻即秫穀也梁是秫米禾是粟麻是胡麻菽是大豆枲是大麻有子曰枲無子曰苴黍稷爲粢盛一年十二月立成耕種吉日正月耕種浸種下秋種植果子甲子己未辛未丙子癸未壬子丁丑癸丑辛丑九日見百忌曆內辛丑犯土鬼丁丑癸丑兩日犯大煞入中宮舊有寅亥日忌建收日官曆不用二月己巳己亥二日並吉犯天地爭雄舊有子卯日係收日官曆不用三月壬申戊子甲寅壬午四日並吉犯天地爭雄舊有己亥係萬通曆受死日又丁丑辛丑係收日不用四月戊寅癸卯己酉乙丑辛丑己丑六日吉內四日乙丑辛丑癸丑並犯爭雄五月甲戌辛丑壬寅乙丑甲申戊午己卯七日並吉內丑日係萬通曆至吉且前五日犯爭雄後二日犯收建曆不用

然撮要既有此日又是萬通曆正吉之吉故不忌六月己卯丁亥癸卯辛卯四日並吉舊有戊辰丁未係建收日不用七月庚辰戊子甲辰戊午四日並吉內戊午犯土鬼甲辰犯四廢十惡大大煞入中宮舊有己巳丙申係建日官曆不用八月己巳己丑甲戌己亥辛丑癸丑一本無此二丑兩日九月丙子辛卯辛巳丙申辛亥甲子六日並吉內甲午土鬼舊有丁未癸未壬戌係收建日不用十月癸未己酉己未辛卯四日並吉內辛卯爭雄舊有壬申丙申戊申犯萬通曆受死日不用

詩

唐白居易長慶集種桃杏　無論海角與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路遠誰能念鄉曲年深兼欲忘京華忠州且作三年計種杏栽桃擬待花　宋許綸涉齋詩偉業戚子種花木　君恩未許乞分符三徑無資地亦無或借或資分養種閑時趁早着工夫　逃翁未遂投閑計吾子宜揮幹蠱才已辦一區供戲綵更營三徑侍歸來　一年活計在春初處世光陰不可虛莫謂窺園全廢學昔人猶有帶經鋤　栽種成陰動十年風流遺恨憶蘇宣西園近有移園法大樹根盤只儼然　買宅慇懃爲海棠却因改築遂移將前園福小情違次好植寬家斷續行　池妨屋地故應填取土成池却自然愛惜清漪漾漱壞頁根歸種撫州運　買石雖非自爵林窠窠盡費傑餘金傳人應

笑裸生拙航海梯山杜貫心　頑石爲山任笑癡癡翁眞箇似童兒奇峰峭石勤收拾莫使他年一簣虧　我山纍土仍裁石下有嵌岩上有亭石少閑還添種樹種時須要樹長青　四時岩桂度香風十月桃花吐艷紅當暑拒霜同愛惜種成方可醉隣翁　水仙蘭蕙麝香萱丈種成吐長養使分向北堂三益近遠墻秋色要爭妍　種世還如種善根自須積累付兒孫從人覓得能多少爭得成陰便滿園　莫將桃杏等閑看栽接名窠有幾般爲是開花仍結實花供賞翫果供飡　飛霞園地因無易我愛他時號滿窩若綠城跟趺織竹錦屏環列繡成窠　金沙安軟齒酴醾白白紅紅間卻宜但是鄰邊多種取他年步陣要相隨　喻良能詩種水仙酴醾

酴醾水仙皆王英請借汝南言以評水仙內潤叔慈似酴醾外朗似慈明　元舒岳祥詩戒僮僕種蕉菜　莫把閑愁向客談且看晴雪映趺藤秋聽夜雨無蓬艇更種紅蕉碧葦添　次韻和正仲種菜種麥二首　勝欲栽蘇抵食魚蠹繁青立課長吁嗟丁僮背撣叢草鶏母將鶏吸淺蕪菜字元脩須兩長菁名諸葛侍霜胶閉門欲喫無憂飯已戒膺門早了租　稻畦已欲翻泥細麥隴初分趁勢耕敲秫僮耕眠樹下單道得食下天涯嫩晴微雨調時序勝雪春風潤土砂遍地山村成保社倚需湯餅及隣家

瓾

洪武正韻之仲切甕屬楊桓六書統知母瓾余見東韻定母字漆傳義音衆　篆書六書統　隸書六書統

湩

洪武正韻之仲切乳汁亦作重又音凍義同許慎說文湩从水貢聲多貢切徐鍇通釋按列子曰乳湩有餘端本反顧野王玉篇又都貢切江南呼乳云陸法言廣韻巨鹿氏取牛爲湩以洗穆天子之足孫愐唐韻竹用切丁度集韻湩或从乳作𪏭亦省作𪏭張有復古編別作𪏭𪏭並非釋行均龍龕手鑑都弄反人都勇反濁多也亦作湩韓道昭五音類聚𪏭竹用他動二切楊桓六書統知母湩又冬宋切餘見東韻定母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又覩勇切義同趙謙聲音文字通見狀韻此方音韻會定正字切端貢端丁韻湩

重

洪武正韻之仲切漢同奴傳不如重略之便矣　篆書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　六書統　隸書六書統　草書　並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功齊乳湩　唐柳宗元集祭井文　蓄是玄德演爲人用不窮之養功齊乳湩

僮

之仲切顧野王玉篇章用切陸法言廣韻儱僮不遇貌丁度集韻僮或作𪏭司馬光類篇朱用切楊桓六書統知母　並說見徹母　篆書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並六書統

諥

之仲切陸法言廣韻言相觸也司馬光類篇竹用切釋行均龍龕手鑑竹用反觸也音義作𧭴楊桓六書統知母諥原注諥肆者字漆傳義知用切　篆書六書統　隸書六書統

堹

之仲切陸法言廣韻池塘堹司馬光類篇竹用切楊桓六書統知母堹知用切从土重聲堹拱　篆書六書統　隸書六書統

霴

之仲切徐鍇說文通釋霴不雨也從雨衆聲明堂月令曰霴雨止来反楊桓六書統知母霴說見東韻照母　篆書六書統

螏

之仲切丁度集韻方言蠑螈謂之螏蛉司馬光類篇陟仲切楊桓六書統知母螏从口衆聲　篆書六書統

憧

之仲切丁度集韻遲也楊桓六書統知母儲用切从心从重心處重則遲矣又直隴切　篆書六書統

妕

之仲切司馬光類篇陟仲切女字楊桓六書統知母妕从女中聲字漆傳義又陟中切　篆書六書統

艟

之仲切韓道昭五音集韻艟艟船名楊桓六書統知母艟余見東韻定徹母　篆書六書統

𧡫

之仲切韓道昭五音集韻𧡫覰直視楊桓六書統知母𧡫余見陽韻澄母　篆書六書統

幢 之仲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勸種二音。

𧇟 之仲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種。

𨌸 之仲切。韓道昭五音類聚火用切。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九十四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修撰臣馬自强
書寫儒士臣姜宸
圈點監生臣李楨春
臣蘇性愚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三百四十四　二寘

示　詩二

劉將孫養吾集示趙青山　連床聽夜雨推枕話平生此世無賡主窮途自爭先向來何許志亂從且為情士稚何當遂令越石驚胡銓澹庵集示公治　不妨我與魚傳素只恐人言鵠作媒莫笑東坡曾㦹事細將紅葉寫將來。非空上人詩集釋戒珠示家齋　蜀郡將家子麒麟汗血兒彎弓須滿月酒輸必臨池分祿從親意趣庭稍母慈飛騰應早計練達在斯時　示康衢衢有保曰水雲衢名振德康千三招鶴上仙樓頭夜寫步虛篇四空雲月來西景一片星河上下天撮外漁燈發火點樽前家醮蝴蝶斜曾揚説在青囊秘到處尋能著鐵鞭　示通彥達　行役龍江命一綵生還喜慰白頭師堂前淨剗臨階草萬頃低廻偃蓋枝衲補竺天雲瑪瑙瓶携建業水琉璃檀閣僧際如官語新注楞伽課六時中州集王庭筠示趙彥和　四鄰危事生晚陰殷勤難泰飲人心兒孫滿眼田園樂花木成陰幸歲深十畝蒼煙秋放鶴一簾涼月夜横琴家山活計良如此歸興秋

風已不禁。耶律楚然湛然居士集示石州劉企賢　西州未索諧然詩笑點霜毫錄郵購底事行藏元有數斯文晉泰本由時頗材不信明君棄稚孫何懈暴吏欺此語頗涉入忌諱等閒勿使細民知錢塘韋驤集出東莱城示海青觀者　老稚相携出翠林玉沙堤上聽車音便安赤子朝廷意補助清時使者心吠犬均休無一役歲時賑乏有千金來人只見東瀛闊不識君恩似海深慧巖拾英集介甫示文淑　少年離別意非輕老去相逢亦愴情草草杯盤供笑語昏昏燈火話平生自憐湖海三千隔又作塵埃萬里行欲問後期何日是寄書應見鴈南征　文淑次韻　昔年送別向都城邂逅今寬萬里情壯觀已憐江路隔高談卻待月華生君隨傳入隨堤去我駕車從蜀棧行兩處相逢知有日新詩何幸慰西征朱晦庵集日用自警示平父　圓融無際大無餘即此身心是太虛不向用時勤猛省卻於何處味真腴尋常應對尤須謹造次施為更莫疎一日洞然無別體方知不枉貫工夫。　再用前韻示諸同游　幽卧寒巖不記年飽看山月聽風泉舒憂正得琴三疊玩意惟憑易一編誤落塵中垂風尚卻思洞裏付真傳封章懷幸天從欲使解銅符謝鶩籌　示諸同志　泉木已雲曉時翕變新蘿林圃草被徑端居有餘清端居亦何為日夕掩柴荊靜有

紘誦樂而無塵慮并良朋肯顧予尚有風心傾深衡木閑道折衷非所宴眷焉撫流光中夜歎以驚高山徒仰止遠道何由俟李大隱先生集元日示邦求　濟時材術本無慮長大猶存伯業功騏驥已消千里志鷦鷯聊避廣川風論都正恐談佗父置酒深衡及寓公早晚共謀歸去計煙波振極五湖東　示艾若訥　文章自昔爲難事詞賦于今豈易工入室升堂方盡善技膏馳白謾稱雄師資未省進勍敵衡鑑應宜探古風顧我平生章句學挨談文律僅空空曾丰撙齋集長韻示阿衲阿杓在韶達行　遣羅意外嶽微官更被歸途瘴見奸僕從阽危諸遣鬼妻孥瀕死謝還丹向頭海表山如許蚤指江西路若千先遣一書報兒輩吾其老矣幸平安胡寅斐然集示阮冠　一行作吏鄉分陰世路塵勞滿客襟三語風流歸夢想十年書閣寄浮沉門前種柳春光好堂上鳴絃古意深別後新詩都覓取對哦湘渌醉還斟　臘雷春雪示吉甫　曉色空明衡嶽南一塵那復隔仙凡貫時松竹色自好破臘雷霆聲未成萬里鮫綃開步障千金火浣試春衫漁舟不與人供畫獨駕雲濤月滿帆。　示程生二首　利城名達較少多。人生那用學燈蛾如君甘作長貧士。覷古寧衡獨行科雀可羅時煩寵顧為常站處重經過扁舟又指閩山隱奈此蒼涼別意何。　朱森風

度極清真地位當齊古逸民不為兒曹營飽煖聊將詩句寫經綸喜君自得超遥趣與世相忘寂寞濱剗欲細論嗟遠別空懸祖謝響無緣趙忠正德集示陸昭中　執來田園正所圖無心重整少時書功名常若歸難與拙直懸知退有餘避謗杜門賓客絕病疾妨飲酒盃疎平生剛笑孔文舉老我年來百不如葛勝仲丹陽集葛勝仲示友卿　飛蓬蕭蕭晚自零未時淮木始欣榮每因勸學添文思卻爲回紋動旅情好逐諸儒勤釋菜莫憂貧婦使緣羨似聞闕澤中宵夢月裏分明有姓名徐安國西窗集示倪傲　誰把螭頭續繼碑英雄能得幾多時八千願指功何補六十頭顱事可疑擊磬有心怜荷蕢泣岐無計免悲絲何如貴卻腰間劍徒手歸扶雨後犁曾文清公集示逵　清癯骨相類諸生飽飽寒窻守一經用賦要寬司馬室學詩頻過伯魚庭可憐視髮鏡中白莫負子樸身上青立桂蔭門家世事寂寥天畔我回星沈浮雲衆編集重示　不識南宋與北宗欲奮得喪已非通若將直指生爲費使可滿知色是空莫爲巖風馳訣說欲較摩詰作衆翁古人言句真芻狗天外秋未有信鴻僧子勝集图江幕李負外吏孫累以書見示兼覓拙編偶成一章并引五七言三十首奉呈　壹缶書示覓新詩此道長懸未遇師得句每嫌無豹變成編欲爲尚孤疑夢

廻青草漫詳信吟到碧雲難自知五七言詩三十首爲看時體合何爲朱
里懶軒集示江子我　嗟管狗苟紙貽看萬事何能著意來自此閉門從
所好不妨高枕得無憂縱年不濯予春足半月纏紈叔夜頭此味肯教兒
輩覺誦書聲東畔黃紬　示羅數校楚知監　半世交遊無遠信一時賓
客有新知泮宮官冷宜談妙園府錢流不廢詩封水占山爲久客合搏促
席及佳時釜山突兀清泉滿中有三江萬里思　示張子昭　西日來收
東雨來南軒相對北窗開茫茫移冗壞旋磨樓樓出簷紋聚雷三宿定成
泉下戀二篇聊向雨中催急形賴有張公子信手圖碁到夜回　中秋示
潘子賤　雲徹通明殿風涵白玉樓幽人當此夜滿意作中秋念念何曾
問塵塵自不收羈懷忽冰釋天地一虛舟　來茲章齋集示謝彥翔二首
滿川秀色野陰疎知有儒先隔水廬借我實函河上語只看尺許定何如
後身梅福與誰論正有幽人夙契敦更欲上書陳世事却來微服守吳
門　示金確然　牢落天涯身百憂故人千里肯相投知君強記當年事
莫說家山怨淚流　次韻夢得見示長篇　排馴不因媒嫣媛自呼婦詩
成桃李陰知是霜塵手薄書我亦厭兵塵自有有邦吉文離瓊絶食得薪
想俗夫當世味甘苦半嘗唱知公超然處心迹兩無垢愁陰老芳物嘉鳥

故相識浪藥費杖拾柔條可結拯豈無我輩人一醉開笑口郡知市門唇
客倦枕雨牀根高可人稱命蹇身運偶平生領執鞭見謂手小友細觀愷
悌心宜在帝左右却來塵埃中寂寞對五柳歆音藏鵠羽正待荆溪劃學
攻客覓譜開字書載酒虛名翻誤蒙忍生箕與斗言詩終不稱求愧賦瓊
玖　黃裳演山集偶成示道溫　何當歸卧水雲鄉不必功名似子房上奈
精華空色大百年形數古今長誰知樓樓還三得獨向寅寅遣兩忘少室
山頭星月近紫微垣下起天香　趙蕃淳熙藁姚川山中周陳蘇舊韻示周
遊　仙人之爲仙終古莫盡世顧笑臣中人沄沄逝川逝念將與之游瑞
怨吾道廢如爲千里行數步輒一憩不姑返吾鄉耕鑿仍樹藝及私具伏
臘愉王應祖稅人惟頗徒歸學匪惟狗大吠桃源定何許說自淵明製今日
復何日身乃山中語嗟哉彼巖奈其庸甚幽處不知長無日萬欲從始藏
商山被褐肯疾疾由德慧徐偪南海山此地只楚界胡爲碁不聞政生耳
目發神仙非吾學可以置度外上高水深深好事幽尋契　比見忠卿於
廬陵出示楊謹仲詩卷中及其弟會卿問其所在云攜琴往嶽麓度夏今
日見楊謹仲又云其弟卓卿近過此奉其母住游洪之西山迴途游閣皂
乃歸爾余方困於道途有歎於其人作詩須到言示忠卿及二君云　廬

陵得交君弟兄楊子詩中稱會卿閒云攜琴嶽麓行歸期去日云秋清今
晨復見楊子面爲言卓卿近相見玉隆閤皂兩仙山遊以娛親越鮮健我
時聞之與楊子嘖嘖歎息久不已我方五斗困塵埃渠亦棲遲一丘底會
卿卓卿真愈人狂道儒冠解誤身異日名山儻行遍盼圖好學宗少文
夜坐讀書有感示兒曹　昨夜秋風入短檠試繙編簡似前生不求甚解
慕名語足記姓名嗟老矣但得作詩窮有味若要從宦久無成汝曹未可
還翁學當念無因事筆非　示表弟沈見可　爽公臺上送入日道鄉臺
上看出雲窮居偏不屢到柱杖容與能平分江湖鶴髮嘆老我道路頭
兄嗟夫君畫手政自難附庸詩衷還嫌異所聞歸來客去雨亦作此故奈
易輕談云　分宜示沈弟　水後雖頻起江邊不寂寥舊聲状市井落景
見漁樵喜我扁舟泊勞君半道要他鄉惟表弟茲語驗今宵　示唐深父
濁涇清渭本源分寂寞安能亂糾紛世無只知錢使鬼我癡但識穎呼君
來時大姐千金射迎歲良農赤地耘富貴要知定何物五車何必爲渠
勤　九月十一夜雨中讀吳黃與詩書以示之　疾風吹雨過江干老屋
閑林無處乾切切冷蛩深撼壁累累飢鼠下窺簟枕衾屢撫眠難著燈大
重呼詩細看漫說爲官猶我似念君懷抱若何寬　經旬不作詩示明叔

春風著物已熙熙枯木無心亦自知徑欲賸勤辭故繫却憐窮東大新
詩老來政怯花經眼游倦翻成鳥遠投同病同憂有如予更堪相對兩霜
髭　八夜應津對岸作示成父　溪山風月兩相當痼疾真成得秘方往
日同舟但饒信紙今去路落湖湘貧離親戚古所歎歸去田園老未忘試
遣溪頭問酒價歸沙卿得路胡林　同成父過章泉用前韻示之　頻年
晝室依此竹意謝朱儒奉裹衆今當舍竹去作東竹爲嘿嘿如抱辱嗟我
作吏豈俗徒雖非許然念則然如聞西江之水深無底可以濯纓仍濯足
昔人一爲功名誤置碑且慮變陵谷郡知立名自有道未妨痛飲離騷讀
人生於世譬於味爲肝不食肇非肉弟當進德使有聞兄亦自期無碌碌
將行示達父東文四八弟達父主庠博所敗手鷄啼午方享蟬噪暑未
秋寓居雖市近適意如林按可入誰能來王徐真勝流主居近官道樹林
間田疇徐居復何如老木蔭溝瀆我往必竟日不爲有魚留我有長安行
食謀非道謀王郎上冢去溪爲聞吳舟令弟飢所驅迍邅從此由徐郎獨
不出於世罕所求念當爲此別要歷山寺幽令弟既泣女我亦病未瘳是
事且若此其他當罷休中秋與重九預作離闊憂惟其梅花時醉之北山
頭　夜坐示進之寡懷文叔　貧病人誰數情親肯見存掩窗同此夜撥

火共殘溫未𤏙釵鉋吹且從文細論。平生松谷老。同姓與君親。　用韻示
成父　林動風微掃庭空月正方不知晝已短但覺夜初長了了遊帝鄉。
駸駸老至將衡頭賓紫角麌衆濈傷黃。　示成父　兩重冬衣薄泥深古
道餘東西但煙嶂高下絕風花斷句病肝腎食寒愁齒牙赴期元不後分
路各從家。　口占示成父　兩暴落何方空成掣電光凄涼風陡變煦煦
月微坊就耿征衣蓋共談三徑叢蟬連我微吟有恨故恨悵　十五日早
行示同舟　了了晴山見紛紛宿霧空無歸歸婦腰斧漁罷叟收筒但取登
臨適何須吟嘯工平生釣臺路明日與君同。　藏正卿示舊所唱酬秋字
韻詩軸要予承同用韻贈之　平生人物論自謂富陽秋滿世多遺恨相
逢足破愁獨倚金錯鏊虗負木瓜投風節他年事期君折檻游。　代書示
逸二首　風號臆外獨抹松想汝看書㸔晚鍾是我起行苐店月裡寒還
覺欠龍𩙷　別日纔留兩月程况經來萬變更凄涼未知別後端何似不見
寄來書一行。　示贈者英升其姪　伴我山行陳與吳曾家父子更憐渠
武山驟得雪相似來酌觀山水不如。　示嚴君　酒債未忘索詩狂無用
嘆。平華猶是颶風日已如奪我鬢蕭蕭白髮朽濯濯新晚來喧暖劇還遺
振懸鵝韋甫自鳴集重九前一日示弟姪　人生百歲未易滿我已五十

仍加三。異縣長講九月九故園遠在南山南綠尊青眼舊相得黃菊白頭
還好叅明朝汝輩早同出腳力𨀁攀吾尚堪韓駒陵陽集示龜山平老
二年三飲龜山井適上敖清亦笑人猶覺是身多世累一庵何日與蒲龕
水橫絕消曹爭漩浪打船頭又少留。安得一舟淮上釣水生水落任沉
浮。陳造江湖長翁集示門叅三首　予累登招賓猶留守舍既歸小詩付之
會倚新晴望海天天容海色湛相鮮。金中追然群鴉影萬柏千槐思過前。
官上依然四座空松庭人寂每從容。看家不為穿齋計老去登臨於外
慵。　老稚懸知樂有餘迎門先問小於菟。風煙滿眼山環海。封酒還曾斷
句無。元清道源頌齋叢藁陽月十日旦起示薛主　深得閒中趣何求身
外名。蒸香生淨想平茗滌餘醒。留氣書難捨風光句偶成。天公於我厚自
門豈宜輕。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示忘憂并序余作懷古詩百韻非徒作
己使世之人知成敗之可鑑。出世之人識興廢之不常也因作偈已見意
云。歷代興亡數張紙。千年勝負一盤碁。因而識破人間夢。始信空門一着
奇。郝祥正青山集示秦醫二首　受未何物可銷除。幸與秦醫校局圍。
白黑努成分勝負不知柯爛得歸無。　門臨池水靜無風。綠樹陰陰小徑
通時有秦生來過我。一枰成敗談論功。　戴栩浣川集叢仙都示馬令克

釣魚自爲桃花餌借鯉新萬竹葉鮮。一段清貧眼中見定非裝點入詩鐵。
江湖續集沙門紹嵩亞愚示德圖　莫因居此與名跡未可唐捐射從書
畫短夜長須強學青春不再汝知乎。此句陽羽元廣余良何韓維南陽集
戲示程正叔范彝叟時正叔自洛中過訪　曲肱飲水程夫子宴坐燒香
范史君顧我未能忘外樂綠樽紅芰對朝曛。曲肱飲水一作閉門宴坐燒
香一作隱几焚香朝曛一作斜曛。蘇穎濱集次前韻示楊明二首　晚歲
有餘樂天教一向閑嵩陽百口住嶺外七年還卜宅先隣寔劈瓢欲飲顏
吳僧來不久相約扣禪關。　甘井元依廟平湖亦近城幅巾朝食罷芒屩
雨中行擾擾初何事悠悠畢此生欲邀東廓叟顏子作郊迎。叅陸子壽梁
道問示德甫德稱　天地中間本自寬何須持地起無端更宜頓掃從前
事相與歸節一笑歡。許景衡橫塘集許景衡示師言氏表　二子追涼古
寺來陰陰綠葉散清風華門竭合日亭午試問此風同不同詹敦仁清隱集
非訪劉君乙時已棲故將歸王今留之不可以書來矯作此篇云　劉郎
縱跡久蕭涼卜宅何妨處士鄉壯志莫隨流俗變老夫雙鬢已凝霜。宋呂
居士詩示沈宗師　十日兒號不出房殘梅猶在小舩香沈郎與吾黃湯
餅致怨匆匆未得嘗。　九日狂陰一日晴落花飛絮作清明。與君攜手南

樓去共聽長江月下聲。劉學易先生集劉元城夜坐示兒姪　露下天高
秋氣清北書不到爲無情且將歎曲終今夕遠莫郝鷄下五更。　尋香桂
泛歎枝菊豈獨春風一一回。自拎寒伴窮逐客。不悵飄零郝恨閑。　戲示
語道　御史青驄持聖重將軍赤芜得熊多東黃髮衆令相見埃下烏驊
柔若何。劉行簡苕溪集劉行簡登看經樓示同僧　昔遊曹共禾欄諸。千
換星霜始再來料得當時樓下水有情應解作潮回。鄒道鄉先生集將往
昭州示柄　與汝暫相別南作昭州行昭州距零陵地垣十日程音信易
來往。勿動異鄉情但自勤讀書思索厭義精聖賢如日月鳥汝出光明。續
身識根本才殘以其誠發於文字間筆墨自縱橫零陵豪傑士張鄂充高
名張祖子孫鄂卑德甫汝其師事之近面聽指令分陰古所惜况乃汝從
生省定汝母外慎勿他事業豈思極天地我罪終從輕還家知有時於見
汝向感用爲祖母喜慰叔及弟兄。贊汝還鄉國。重增門戶榮。　示長卿
君與我同庚予生遲年受患亦縱橫天高休說不可問心下直須深自明
運屬時乖入正樂祀蔵郊報禮初成滌瑕蕩垢知多少行矣欣欣木再榮
示仁仲二絕　槎頭一別十經年月照黃茅夢不圓今日北歸恩賜與相
逢如在四禪天。　一根燒筍共分甘琴聲當年漢水南紅柿烏殘無此意

前三三與後三三　示長卿二絶　攝麐夾荒已二年親朋書問亦茫然
獨君風義飫終始不管煙嵐肯着鞭　一別和州二十年山長水闊去無
緣因君説起外家事特地欄邊心悵然　戲示柄　汝乃師子兒時作師
子吼他年毛骨成一顧百獸走　示二黄　摩尼超出衲衣中五色隨方
照不窮八萬四千清淨眼一齊開了見真空　示春陵顔林宗　冠公樓
下釣魚船積絶晴波已七年邂逅蓮宮論往事恍疑同在夜摩天　王安石
臨川集　示元度　蔡卞字元度興化仙遊人熙寧三年進士甲科爲常州江
陰縣主簿公以女妻之參知政事張璪爲其才而是從用元符中爲尚書
左丞卞詆誣述之説遂誤主聽紹聖以來宴事書類皆卞所致　今年鍾山
南隨分作園圃白樂天答劉和州詩隨分歌舞聊自樂　鑿池構吾廬孟子
梁惠王鑿斯池也　碧水寒可漱溝西顧丁壯漢高祖紀丁壯苦於軍旅　擔
土爲培塿華陽國志武都郡有一丈夫化爲女子蜀王納爲妃無幾物故
王乘之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爲妃作冢蓋葬公二十四年子太叔曰部婁無
松柏注部婁小阜部扶苟反婁或作塿謝安爲土山亦公意　扶疎三百株
孔明傳成都有桑八百株　蒔楝最高茂不求鵷雛實但取易成就莊子秋
水篇南方有鳥其名鵷雛注鵷鳳之屬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實言

梧桐竹之類杜詩種榆水中央生長何容易抹亦最易長中空一丈地斬
木令結構周禮夏官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結構見招約之職方
注丕歛東都來退之詩我已自頑惰重遣五獄牽客來向不見肯到權門
前斵以逸鶯溜老木厭世語同詩厭聞世上語結交到臨淄　深閉塞門竇
表公十年篳門閨竇之人注篳門柴門閨竇小戶也穿壁而上銳下方狀如圭形
犢魚與之遊賁輩故魚詩金錢得免刀痕鏤鳥見如驚陳餘謂張耳今俱
死如以肉餒虎何益餒於偽反楚詞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餧
而妄食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見子產如舊相識　獨當邀之子商略終
宇宙　阮步兵與蘇門異人箕踞相對商略終古文孫興公許玄度共在白
亭樓商略先往名達向詩俛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更待春日長黃鸝弄
清晝　示俞秀老　繚繞山如涌翠波　杜牧詩嵐嫩千峯疊海濤鐵杖倫
詩繚繞古城東杜詩閣閣繚繞接山巓　人家一半在煙蘿時豐笑語春聲
早　白詩年豐主得人禽鳥聚亦嘉杜詩鳥泥已春聲　地僻追尋野興多　草
堵未覺開北向　豳風塞向墐户毛注云向北出牖也兵部賦曰閉北户以
向日劉逵曰日南之北户猶日北之南户章諸見古喈　揭提素春隱西阿
揭提見割名　暮年要與君携手處處相煩作好歌　詩何人斯作此好歌以

偪大則　示德逢　先生貧敝古人風緬想柴桑在眼中憐憫雞豚非孟
子孟子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食肉矣德逢必將不殺之故
者孜以孟子言食肉爲非　勤勞禾黍信周公周公七月詩十月納禾稼黍
稷重穋深藏組麗三千牘　東方朔傳朔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
兩人共持舉其書僅能勝之　靜占寬閑五百弓　儀禮鄉射記侯道五十弓
注云弓者侯之所取數宜於射器也又云物長如笴其間容弓注云間容
弓者上下射相去六尺西域記云一踰繕那四十里爲八拘盧舍拘盧舍
者謂大牛鳴聲所極聞拘盧舍分一拘盧舍爲五百弓分一弓爲四肘分
一肘爲二十四指又云鉞者所聞有遠近故有大小二大則二千弓弓長五
肘計十里小則五百弓弓長四肘計六百步爲二里又雜寶藏經云五里
又唐人詩詠竹數弓地兼茅覺累患　遯世但令心自可相知何藉一劉龔
龔後漢人陶詩云仲蔚愛窮居遶宅生蒿蓬翳然絶交遊賦詩頗能工舉
世無知者止有一劉龔　示公佐　殘生傷性老耽書年少東來復起予
各擁槁梧同不寐偶然聞雨落階除　莊子天運篇儵然立於四虛之道倚
于槁梧而吟梁元帝讀書事曰處凡幾槁梧聽高樹聆清池風驚夜來雨
余心適無事偶此成賓主　示董伯懿　穿橋度壑只閑行採石鋤花亦

漫成　嚼蠟已能忘世味　楞嚴經當橫陳之時味如嚼蠟　畫脂那更惜時名
又次公鹽鐵論曰無其質而外學其文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　長干里北
寒山紫白下門西野水明　滕王閣記煙光凝而暮山紫長干白下見上注
此地一廛須卜築　孟子願受一廛而爲氓楊雄有田一廛　故人他日訪
柴荆　示道原　久不在城市少留心陽然　白詩負名五老峯香爐居城
市　幽芳可攬結佇子歎雲棲　攬結字見招約之職方注唐人詩引有野棲
人不識之生長飲白雲泉　示俞秀老　不見故人天際舟　謝玄暉詩天
際識歸舟　小亭殘日更回頭繚成白雪三千丈　杜甫詩白髮三千丈緣愁
似箇長　細草孤雲一片愁　杜牧一片作寸言一寸愁能繚成白雪三千丈
其二　君詩何以解人愁初日紅渠碧水流　鮑照言謝靈運五言如初發
芙蓉自然可愛　未怕元劉妨獨步　白樂天集序頃以元微之唱和頗多或
在人口常戲微之云僕與足下二十年來爲文友詩敵幸也亦不幸也吟
詠情性播揚名聲其適遺形其樂忘老幸也然江南士女語才子者多云
元白以子之故使僕不得獨步於吳越間亦不幸也今垂老復遇夢得於
非重不幸耶　每思陶謝與同遊　杜詩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
遊　示李時秋二首　知子鳴絃意在山一官聊復戲人間能爲白下東

南廚唐張客詩一廚來南達誰知此夜歡 白詩王夫子送君為一尉東
南三千五百里藜杖緇巾得往還杜詩杖藜長松陰作尉窮谷僻 伯牙
扶琴志在高山見別注 千山訪我我推轉劉琨詩須臾細推轉王維見志
體詩河津不鼓楫何路不推轉清坐來看十日留勢利白頭何足道古
人傾蓋有綢繆邪陽傳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 詩
綢繆綢繆陳元 道之贈劉生詩乃獨遇之盡綢繆 示俞處士 曹山眉宇
人不見只有歎辭來向東借元曾山以比俞也曹山名德秀字業芝書為
曹山令房唐書元見宗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杜詩清渭無情物悲
時獨向東借問樓前踏于蔿何如雲卧唱松風玄宗在東都酺五鳳樓前
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住往多為樓觀時元令魯 惟樂工十
數人聯袂歌于蔿于蔿者德秀所為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
詩言九循為縣令不及俞之自如也 杜詩雲卧衣裳冷 附弘景喜松
風 示寶覺二首 大璞憩明粥一盂晨興相對食無言言寂然無息鼓
之聲非鴻謀伴鼓東韓文子飯一盂子吸一轄 翛然迥出山林外別有禪
天好淨居佛書四禪有淨居天梁武帝有淨居殿 飯香無熱近中廚元
微之詩 其二詩未附注真誥太真夫人語安期曰吾昔與君共食一

棗不能盡重將壞色染衣裙東坡文璉禪師曰吾衣以壞色食以力織能
脇鉢非法 四分律云著壞色衣有五利一斷聖感議二都撤憍三不受
塵垢四不生蟣蝨五觸時柔煗易特護 裝共卧鍾山一塢雲各含黃梁今
始熟黃粱事已見遊玉山詩此各不同兩存之異聞集道者呂翁經邯鄲
道上邸舍中有少年盧生自嘆其貧困言訖思寐時主人方炊黃粱為饌
翁乃探囊中枕以授生枕兩端有二竅生夢中自竅入其家見其身富貴
五十年老病而卒欠伸而悟顧呂翁在旁主人炊黃粱尚未熟 烏殘紅柿昔
曾分烏嘶紅柿落前溈山接與仰山仰山以水洗柿子與溈山溈山曰子
什麽處得來仰山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溈山曰汝也不得空即分半與
仰山事見傳燈錄唐人詩松和巢鶴看果共野猿分 戲示蔣穎叔 扶
衰南陌望長楸曾子固詩關鶴東邦道是為長楸 潤燈火如星滿地流韓
詩騎火萬星攢 但惟傳呼殺風景西清詩話云義山雜纂品目數十蓋以
文滑稽者其一曰殺風景謂清泉濯足花上曬褌背山起樓燒琴煮鶴對
花啜茶松下喝道養元獻廣雪中窺相了頭元亮山泉集日從客妝詩
曰稽山新茗綠如烟靜挈都藍煮惠泉未向人間殺風景更持醪醑對花
前王荊公元豐末居金陵蔣大漕穎叔之奇夜謁公于蔣山驂唱甚都公取松

下喝道語作此詩戲之自此殺風景之語頗著于世 豈知禪客夜相投頴
叔好參禪故以禪客戲之 公集有與蔣論禪一書今附於此阻闊未參
豈勝思渴承手筆訪以所疑因得聞動止良以為慰如來所聞非神不能
變而變以赴感非神足耳所謂性者若四大是也所謂無性者若如來藏
是也雖無性而非斷絕故曰一性所謂無性則其實非有非無此可以意
通難以言了也惟無性故能變若有性則火不可以為水水不可以為地
地不可以為風矣長來短對動來靜對此但令人弃舊著若了其語意則
雖不著二邊而著中邊此亦是著故經曰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長爪梵
志一切法不受而佛告之以受與不受亦不受皆爭論也若知應生無所
住心則但有所著皆在所訶雖不淨二邊亦不出三句若無此過即在所
可三十六對無所施也妙法蓮花經說實相法然其所說亦行而已故學
師曰安立行淨行無邊行上行也其所以名欲隨利中取義甚多非但如
今法師所釋也佛說有但無非第一義者第一義諦有即是無無即是有
以無有象計度言語起而佛不二法離一切計度言說謂之不二法亦是
方便說耳此可冥會 示耿天隲 扶衆能傷性莊子扶衆讀書殘生傷
性均也 捐書可盡年可以養生可以盡年 孤獸無舊習香火有新緣公晚

師寶覺欽云有新緣 白土長岡路白土岡在建康城東高十丈南至秦淮
北連鍾山其土白色隋書賀若弼屯兵蔣山之白土岡擒陳將蕭摩訶與
地志云縣有白土墩即此岡也 朱湖小澗天金陵有赤山湖又名絳巖湖
又名朱湖在上元句容二縣之間茅山記太元真人內傳曰江水之東金
陵之北有小澤澤東有句曲之山是也陶隱居云小澤即今赤山湖也句
曲既名洞天詩所謂朱湖書指此 望公時顧我於此暢幽悄韓詩傾壺暢
幽悄 示無外 文順捫口語推髻曲肱眠列子黃帝篇九年之後橫心
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
莊子捫口而讀 前漢南越王魋髻箕踞服虔曰魋音椎師古曰椎髻
者一撮之髻也其形如椎 莫問誰賓主傳燈長慶和尚有問無答賓主歷
然無問無答時如何長慶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安知汝
華年唐書韋華在官先鄰難生午寂幽草弄秋妍韋應物詩綠陰生晝寂
孤花表春餘 却憶東窓筆攀藤故宛然 示蔡天啟集句 蔡子勇成癖
能騎生馬駒霜刀塋碧蹄價重百璽梁脫身事幽討禪稍亦妥如忽然變
軒昂慎勿學哥舒董霜傑先生集旅中追和微之韻示唐次山 日近長
安遠風高易水寒長途君莫問何會上天難王安石臨川集臺上示吳愿

細書妨老讀長簟倦昏眠取筆且一息拋書還少年　國朝楊基眉庵集示揚水西　覩老更家貧將歸來有因相逢難說與君是故鄉人宋李益詩示盧綸　世故中年別餘生此會同郄將悲與病獨對朗陵翁宋洪龜父集示鴻父　憶几歲過盡銅爐夜來北風虗地韻南斗繫天文愁破傾春醸心清灶夕熏更憐小陸在異作故離群胡寅斐然集示臨川曾羊　闕里三千盛參乎一唯傳古來宗德業誰復繼風猷晚派南豐衍賢名內相尤高文推大手與學控前修有美清江彥胡為嶂嶺陬宗盟棵娃望海若富源流使館甘魚食賓筵聽鹿呦會須題鴈塔聊肯弊貂裘美玉宜深韞明珠謝暗投自嗟爲站墮空羨鶴猶三釜古云樂一簞今謾憂但令心了了那畏力仇仇繫馬竹雲淨流觴梅雪稠佬君相屬厚務水鄣滕舟韓流潤泉詩冊示子文　佛弟具誰家惟然友于兄飲我一杯酒北客交舊情涼雨清晚雲庭打濃陰陰廊閒長少集文獻各準純是豈小故我宜醉亦宜醒　生客睍置酘技因賦示尹子潜　烏蠻人人餜柑椒蓋盞詩酵芳鄰所借情於客能知城外駱山在門前巷陌平寒雖欺木葉春已報梅枝宋大全文集孫覿示長文　于公種陰德門大端可期無錢業更室有子家自肥我戭樹九婉濯濯秀一枝生客鴨青眼餘子謙白眉豈

絜出妙語春草先夢思詩文未可量家學豈其師五車儻足用萬里到不疑非無昂父賢且伴濟叔癡芝蘭異當户桃李自成蹊他年一樽酒君與少陵齋扁齋蓬萊館集示趙與梋弘教章　天之蒼蒼而在山中大畜之象驗之于躬六尺之微爲善畢聚往行前言浩浩無窮一以貫之何所不容兩間非大此之謂洪牝馬之貞行地已疆古往今來其道有常是以資生至我化光君子體之六二直方直內方外何用不臧守此之餘貴育非剛泗亭之參以此任道躁軻而後孰其深造濂洛儒先知德之奧非爾知之亦充充蹈與夫請書朝夕戴艳懋我想我至于華皓元胡紫山集適來復齋洹齋二學士屢以五言相唱酬不鄙愚膚每成章即亦要示賞歎稱詠贊作六章時至元四年七月也　致力師前言每墮詞語陳莫心效前意興寄不得新群理捨前哲孰況有中慶家參入深思作氣時自振儒學以廣才一引思百伸猷彼言外意養我筆底春要當青出藍終恥隨效顰英我杜少陵作語期驚人　太白國豪放不受義理拘誦詩想其人飛龍叫天衢萬頼不敢鳴雷霆隨叱呼海江共一噏我吸四溟枯霧霈寫時雨餘霏散珠琲甘潤着萬彙英華散春胦王風久不振要接大雅祐俏硯是安人委靡我嬰姝　沅沅杜少陵生哭太白豪作詩每持贈時亦示誠嘲

後人定優劣洶湧如風濤二賢豈難辨口舌徒嘵嘵文章貴適用美惡不可逃政教苟無補辭雄亦徒勞　發興如湯泉愈汲味愈清安用拉稽粕虗無剽竊名百物來扣心肆口即成聲了不見牽合精粗聊稱情采菊東籬下何時值淵明　開口論時政位卑罪年高開口談今古是非九牛毛開口說物理理微兄談嘲開口議文章聽者厭嘵嘵百慮無營為其心味詩驕未落怨革稱雲清金氣豪得句時自娛長吟行樂郊　大哉風雅頌用之亦非轉至情爲物激哀樂即成聲民心見向背國政知缺貞薦享拜郊廟船假歆百靈聽聽吳季札審樂知庶徵所以孔聖訓誨詩於過庭可憐千載後祇以駕閑情貴達無一言窮窘恒呻嬰不為怨懟語即爲寒乞鳴遂令當路人聽之等蛙黽雅樂不復作鍾鼓徒彭鏗碧梧先生玩芳集示程介夫　流年何必共君參九獵青山老一庵試檢樂天詩集看明年年百又加三羊腸路險百千轉雲夢胸吞八九寬豆飯羊羹纔足欲水邊林下即心安謝邁幼槃飲酒示坐客　身前不吝作鼎鑊身後何須留豹皮劬勞母氏生育我造化小兒經紀之手壽在手彼爲傳塊石文頭吾所師偶逢名酒輒徑醉兒童拍手云公癡　宋李商老弟兄　月夜宜披宮錦袍定知公輩豈蓬蒿文如倩水波瀾闊人與廬山意氣高伯氏嚴於三

虎怒凡兒何翅九年毛相逢徑欲倒家釀莫厭尊前持蟹螯宛陵群英集陶景威示朱氏表姪兄弟　少壯馳驅意氣豪晉從埸館挂時髦故家文獻逢繼壁奕世衣冠歎二毛吹蕭管筆甘白帽不應范叔戀綈袍中山回首皆陳迹痛飲惟須讀楚騷元遺山集示懷祖　憔悴經年卧澗阿囊中無物只詩多自驚白髮先潘岳人笑藍衫似米和狗盜雞鳴皆有用鶴長鳬短果如何來聞便作歸田賦付與牛童扣角歌　示姪孫伯安　伯安入小學穎悟非凡兒屬句有風性說字驚老師見汝挾書歸憶我青衿時青衿昨日耳畫髮忽如兹讀書快入多闊疎亦天資元無倚天劍可斷扶桑枝竚佇望青冥愚者知笑之壯事已無取老謀欲何施華此掌中珠未棨如素絲就今好紙筆門户誰當支我有商餘田汝壯可耘耔便當學種樹來用城南詩伯安方讀韓集行讀書城南　示程孫四首　并州望南宮東南千里餘六年念兒女髣髴心不舒程孫問安否一月兩寄書老我倦出門況是涉長途鞍馬二十日面色爲樵枯白兄應見笑此行亦區區吾女在吾家先已安卑棲雖然適貴門一味甘儉薄財產出仁讓語首見端慈婦道化一州母女皆賴學州人聞我至相與喜且慱謂我六十前畫髮未衰落擧鮮日為具和氣動城廓爲說婿女賢宅相知有託乃公私

有賀。一月醉杯杓，生女四十年。今有為父樂。　直孫年志學，土立無纖瑕。簡孫甫勝衣，芳蘭茁其芽。彩彩華殿鷄雛映朝霞。諸孫獻翁壽，喜極復長嗟。吾母河南君，閨門靜無譁。秩勤教女孫，乃今成汝家。老我何足道，小合佳侍誇。　會聚樂不貲，言別後以側。風雲動老懷，華為見何色。明年喜六十，家事斷關白。惟當近酒醆，亦復拋書冊。提攜兩童子，跌跌或下澤。土室念吾孫，未覺千里隔。衆興徑一參，新婿當速客。　示白誠甫之子吟爆竹，施公欣樹萱。崑山多美玉，江水發初源。名教有樂地，詩書皆雅言。適家吾未老，倚杖望高軒。元嵩齋詩示恒　歎口無歸累，已深學不綴。振有青衿，嗟跎歲月。成何事，鍛鍊文章更用心。多病苦憐雙白髮。　經真勝萬黃金。悉歎焦悴衛門底，稱傳盧石坫士林。　是日又示恒二首　餘側吾何用文章汝未成，過庭思父訓。鄉地有家聲，爲哨三年養鷹。搏萬里程繼紙膠不膏，無面見先丏。一作堕地情家聲惟詩家聲情堕地，較也。一作仰年雖長，挑弓業已荒。夜半須攺轍，作室望為堂。鶴髮仍多病，鷄栖尚異鄉遠期七十歲，能得我稱觴。元都文忠公陝川集示馬德埼　當年駐馬石來逢老父相逢，已結緣。須向桑因最佳處，掛冠神武不終焉。乙卯秋。食于庚午逆旅。二老父扶方書數策，與之語，達者也。其人使來其子德埼從行，以不偶然。敗為亦此。示孔晉　十五從戎已自奇，更富磊落振襟期。戍卒曾建中興業，本是汾陽帳下兒。元靜修先生集示孫諧　龍山古壯哉，崢嶸盤煙嵐。二讀元子詩，恍然玉泉共江山。勝境要住客，而我不到，懷應慚。當家替翁虎，肫肫劉氏遺。实存河南百年喬木，動秋色。藍與誰與供奇探。崑山出美玉，楚國多楩楠。孫郎後貴種，良璞須深函。句萌慎培養，雲霄看品街野大老矣，亦何拙。平生只有歸休想，傳經訪道可無愧。爲我早辦龍山庵。　示張源　堂高餘慶在，道重書齋傳。流脈名家後，驚心大學年。白頭負風鑒，青眼見時賢。明日鹿門隱，須君拜我前。　示有奇　南鄰新檜壯鄰鵲莫忘，蓮湖舊釣臺。根底自宜留故土，烟中真見有寒灰。短長無撓相形看，清息當從既往推。遂想西城共登眺，求光山色，亦悠哉。　示彭鱗　相思擬語百年情，燈火直須執徽明。繼志未論班氏史，隆師何用鄭公名。人間忠孝寧無書，學術淵源先有聲。欲寄君詩仍感涕，野夫能有執門生。元范德機詩三月二十三日雨中示諸生　便國僧寺泉閣有蜀葵花好趁今朝雨移未向，我家編籬難待。蒨引蔓蓋藏。卧總任經營力。秋成莫浪誇。元王惲秋澗集座中偶得示舜舉萬遊仲賢良醫　十載東州客，崎嶇笑自淹。事隨時，即啟老與病相兼。發扶遺蠹，祈參惟愧具，庶君思如許報。

白髮且休添。元汪濟詩示同邸　翹開角未懷，無分剖棲藏珠。兩太孫韓信何堪伍，樊噲相如曾解叱秦王。　無用頑軀九尺長，曹交謬欲比文王。好花既不落，原愧歎木從教，作棟梁。　示兒子可權　出乎機者入乎機一氣來除妙說，施見卵來鷄。曾道早學鶯作繭，始嫌遲。爲之才美不外見龍所憑依，乃自爲質似。阿翁評此語，君家疵叔恐非癡。　示小友　靈光不學終無術。歐九猶云欠讀書。未敢便期官大耐，却須與達腹空虛。元謝邁幼槃示何之恍　往年別君去，上馬愁凜冽。今年見君面，揮汗驚執熱。吾曹重熙贅，忽忽值晚節。云何會心侶，乃作如許別。昨朝聞扣門，梳髮不暇結。開門問無恙，欲語聲嗚咽。君家嬌小女，可念真玉雪。朝嬉繞君傍，怒作泡幻滅。念我淇堂老，誰能續此絕。嗟哉淵溪毛，鎖細不容擷。相逢煩未開，苦語心已折。吾人要解事，視世一蟻垤。共將煩惱緣，一付廣長古。君歸歎過我，不厭酒盞設。人生浪自苦，豈不愧前哲。虞道園學古錄示惆　憶我蠶蠶歲離親側，足自跛跛心惻惻。中年祿廩不及養，人羨清華已驚惕。歸來老病五年餘，閉門謀食狗皆組。遂萬羅生果衆異，妹綢微細仍榮紆。星河江上書非遠，況與良朋適我願。故人念我一相見，書中尚慎施樓轉胡仲由集示順生詩四首　去日不可追，來日猶可期。朝朝六執，莫夕玩忘其癡。海是衆水積，聖亦逢人爲。扶册自有得，爲用此卑卑。　明招山中人高義無等倫。恨子一去五百春。我學如贅疣，未成先誤身。身誤身不淑，誤世心不仁。　大音在天地，浩浩空山河。作者推李杜，於古未足多。至哉風興雅，采之委巷歌。世人事雕琢，伐柯徒伐柯。　嚴霜十二月，鷄鳴思遠道。遠道方迢迢，客行何草草。揭從汴水來，僕鼓秦淮棹。秦淮梅郁樹，物色今年早。元楊叔能小亨集重到碭山示白文卿。久不歸所寓參，故有是詩。　不解營微利，元非市井人。麥秋農事遠，花月客途貧。路隔魚山水，衣餘毫社塵。小兒無倚賴，夢裏歷臺春。　示亨甫　靜退非今日，疎慵自昔年。平君心上地，全我性中天。文史閒來讀，形神困即眠。夢中歸故里，墟草碧和煙。並惟誠漫游集示驥　哀族八兄弟，眼中惟此兒。門眉無忝木，書種有新枝。易教心何切，遺安計不疑。提攜慰人意，暫解誦吾詩。黃潛詩飲後示陳生　歲終傳士不超遷，便腹先生醉欲眠。臣鼎若來猶自可，後堂無處著彭宣。韓元吉南澗集滿江紅　丁亥示猶子南梅　欲問時君，欲去花誰同折。應悵望江津，十樹曉煙明。雪花似故人相見，好人如塞雁多離別。待留君重看水邊花，花邊月。　臺城路，山如關，追往事，傷時節。但春風春雨，古人愁絕。多少揚州詩興在，直須清夢翻胡蝶。問他年誰記飲中仙，花應說。

過集西江月示彥忠　秋霽嫦娥二八。寒光遍散浮雲。小山叢桂吐清芬。猶帶蟾宮風韻。　因念兩登仙籍。恩霑雨露方新。汝今妙歲已能文。早折高枝榮奮。宋馬丹陽詞錄丹砂示門人造寅勝　寅勝要通知。做造便宜。三冬近火解寒威。九夏來涼無暑氣。合禪機。赴了睡魔時。心應無為。不須打坐苦身肌。漸漸神精并氣。秀天地歸依。酒邊集向子湮卜算子示青華主　膠膠擾擾中。本體元來靜。一段澄明絕點埃。世事如泡影。即是菩提。此語須三省。故道無人着腳行。木葉秋風冷。　千古一靈根。本妙元明靜。道箇如如已是差。莫認風翻影。枯木夜堂深。默坐時觀省。月落烏雞出戶飛。萬里關河冷。元寓齋滿庭芳示劉子新　光祿池臺。將軍樓閣。十年一夢中間。短衣匹馬。重見鎮州山。內翰當年醉墨。紗籠在、高閣依然。今何夕。燈前兒女。飄蕩喜生還。　衣冠初北渡。幾人能得。對酒常閑。算惟君日日。陶寫餘歡。得隴且休望蜀。南山下、白穎黃斑。茅簷底。男兒未老。勳業從來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三百四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三百四十五　二寘

謚

洪武正韻　時至切。誄行立號以易名也。謚法自周公始。亦作謚。許慎說文。謚。行之迹也。从言兮皿闕。徐鍇曰。聲也。神至切。徐鍇通釋。以行易其名也。鍇以為皿非聲。兮聲也。疑脫誤。否作績釋。行迹謚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故從皿。器之為物。大則所容大。小則所容小。从言从皿。兮聲。今人寫从益。非謚字。猶笑言嗌嗌字。說文無兮字。又不可疑為諧聲。陸法言廣韻。易名之中也。說文作謚。張參五經文字。謚謚。常利反。上說文。下字林。字林以謚為笑聲。音呼益反。今用上字。司馬光類編。謚謚或省文。並於賜切。謚又力遂切。毛晃禮部韻略。謚。漢書賜之令謚。戴侗六書故。王公卿大夫沒。述其德行而為之稱曰謚。周道也。孫氏伊昔呼狄二切。唐本無謚。但有謚。行之迹也。字林謚从益。按易笑言啞啞。笑貌。當作啞。不當从言益。兮皿分聲。亦非謚之聲。書傳謚號之謚。皆從益。而經亦从益為聲。謚。孟益聲。郭守正紫雲韻。生存之行。悉錄之曰謚。監本从兮。或作謚。乃伊昔反。釋行均龍龕手鑑。謚誤。謚正。笑貌也。韓道昭五音集韻。謚。謚之言列也。五音類聚。謚音謚。義同。孫氏字說。謚近謚。音忝揚桓。六書統。譏加名於死者也。鐘鼎古者生有爵。死有謚。狀其生善惡之迹而為之。从言从兮从皿。兮。言辭也。皿。祭器也。祭以告之。謂誄也。蓋鐘鼎太。熊忠韻會舉要。謚本作謚。次為溺音。周伯琦六書正譌。謚未詳。俗用謚。趙謙聲音文字通。謚見謚。據其所行之實誄之。故从言。誄而必祭。故从皿為祭器也。兮聲。禮記孫暴貴不為父謚。法自周公始。俗誤混書謚作謚。非。韻會定正字切。禪計禪仲禪謚。

篆 謚 謚 並集韻　謚 唐古 謚 懷后　書 謚 韻 謚 韻　碧落碑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謚 徐鉉篆韻　謚 謚 謚 並六書統　隸書 謚 侯成碑　謚 馮緄碑並洪適隸分韻　謚 魯峻碑　謚 漢隸字源　婁先生碑並真書　謚 歐陽詢　謚 柳公權

謚 漢張錦　謚 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總叙

儀禮士冠禮。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注。殷士生不為爵。死不為謚。周制以士為爵。死猶不為謚耳。　又曰。死而謚之。今也。注。今謂周衰記之時也。古者死則謚之。非也。謚之由魯莊公之始也。周禮春官小胥(?)大喪。師瞽而廞作匶謚。注。廞。興也。興言王之行。謂誄

稱其治功之詩。試書敘為法。鄭弓衆云。注。陳去陳其生時行迹。為作謚。大
史小喪賜謚。注。小喪卿大夫也。疏。卿大夫將作謚之時。其子請於君。君親
為之制謚。謚成使大史將往賜之。禮記表記。先王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恥
名之浮於行也。正義曰。謚謂謚號。名謂聲譽。言人身死之後。累列生時之
行迹作謚號者。以尊敬生前之聲名。可傳傳於後世。先生論行為謚。以尊
名者。使聲譽可傳而尊言也。惠猶善也。言聲譽雖衆。節以其行一大善者
為謚也。又曰。以孤暴貴。不為父作謚。注。子事父母。無貴賤等也。正義曰。
本為士庶。今起為諸侯云云。謚者。列平生德行而為作其號。父賤無謚。子
今雖貴。忽為追之。如似鄙薄父賤。不宜為貴人之父也。武王為雖
鄭答趙商曰。周道之基隆於二王。功德由之。王迹興焉。凡為人父。豈能賢
乎。禮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大戴禮。謚者行之迹。號者
功之表。樂記曰。聞其謚而知其行。禮記外傳。謚法周公所為也。堯舜禹湯
皆後追議其功耳。謚者行之迹也。累積平生所行事善惡而定其名也。有
大行受大名。謂之景行。景。大也。有大善若禹湯文武者。小善受小名。若宣
若成。其德狹也。文經天地。其德博也。武定禍亂。其功大也。汲冢周書。維周
公旦。大公望。開嗣王業。攻于牧野之中。終葬乃制謚敘法。謚者行之迹也。

號者功之表也。車服位之章也。注。書者有大功則善號以為福也。是以大行
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注。名為號謚。左傳隱公八年。無
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
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穀氏續明三傳。穀梁傳閔公元
年曰。謚所以成德也。　程氏曰。正終大事也。必於正寢而不沒於婦人之
手。春秋於邦君薨。正以王法而書卒。至於葬。從其私謚。皆稱公。武因武業
前以貶不臣之諸侯。後以貶不孝之臣子。　胡氏隱公五年。謚者行之迹。
所以紀實德而垂勸戒也。隱公八年。古者死而不謚。不以名為諱。周人以
謚易名。於是有諱禮。諸侯不生名。五經通議。謚者死後之稱。累生時之行
而謚之。生有善行。死有善謚。所以勸善戒惡也。謚之言列也。列其所行。身雖
死名常存。故謚也。孔子世家。補定公十四年。冊有曰。凶事不備。何謂也。夫
子曰。既死而議謚。謚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韋
昭解釋名曰。古者諸侯薨。時天子論行以賜謚。唯王者無上。故於南郊稱
天以謚之。當春秋時。周室卑微。臣謚其父。故諸侯之謚。多不以實也。蘇子
由古史考謚。禮。將葬而謚。所以尊名也。其行善惡。惡為讓。所以免為善
通鑑綱目　除謚法　秦始皇帝制曰。死而以行為謚。則是子議父。臣議君

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
世。傳之無窮。胡氏曰。子議父。臣議君。而非其禮。罪不容誅矣。考德行之實
而天以誅之。臣子亦安得而私之哉。然後世謚法雖存。而公道不行。為臣
子者。往往加美謚於君親。使死受所不當得。取世訕笑。則又不若不謚之
為愈矣。　集覽。謚法。史記謚法解。惟周公太公開嗣王業。建功於牧野。
終將葬。乃制謚。遂叙謚法。　天以誅之。　記曾子問篇。賤不誄貴。幼不誄
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之。注。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謚當
由尊者成。天子稱天以其無尊焉。臣天子上者。惟天。春秋公羊說。以為
讀誄制謚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東漢書隗囂傳。昔秦始皇毀壞謚法
以一二數。欲至萬世。三國蜀志。謚所以叙元勳。論衡須頌篇云。一字之謚
尚猶明主。況千言之論。萬文之頌哉。張子正蒙王禘篇。天子因生以賜姓。
諸侯以字為謚。蓋以尊統上。卑統下之義。韓滉澗泉日記。謚所以勸功錄
亦然。國家尚功之擧。非文治之所當為也。太平御覽。晉中興書曰。中宗即
尊號也。時賜謚多由封爵。不考德行。王導上疏曰。臣聞大行受大名。小行
受小名。則實稱不誣而已。近代以來。惟爵得謚。武官千門。有爵必謚。卿校
常伯。無爵。悉不賜謚。甚失制謚之本。今中興肇建。勳德兼被。宜深体前訓。

使行以謚彰。豈可限以有爵。中宗納焉。自後公卿無爵而謚。自導始也。通
鑑綱目。詔議省祖宗謚。唐代宗大曆十四年。吏部尚書顏真卿上言。上元中政
在宮壼。始增祖宗之謚。玄宗末。姦臣竊命。有加至十一字者。案周之文武。言
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聖德所不優乎。蓋稱其至者也。請自中宗以上。
皆從初謚。睿宗曰聖真皇帝。玄宗曰孝明皇帝。肅宗曰宣皇帝。以省文尚
質。正名敦本。上命百官集議。儒學之士皆從真卿議。獨兵部侍郎袁傪官
以兵進。奏言陵廟玉冊木主。皆以刊勒。不可輕改。事遂寢。不知陵中玉冊
所刻乃初謚也。　集覽。　宮壼。　壼。宮中巷路。　傪。倉含反。　玉冊。　冊
與策通。惟天子用玉為冊。王公皆用竹。錦綉萬花谷。唐制。兼三品得謚。國
初已奏正三品方得謚。其他兼贈則不得謚。升三品方許立家廟。　常談。唐
會要。舊制。諸執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身亡者。佐史錄行狀。申考
功。考功責歷任勘校。下太常寺擬謚訖。覆申考功。於都堂集省內官議定。
然後奏聞。贈官同職事。無爵者稱子。若蘊德丘園。聲實明著。雖無官爵。亦
奏賜謚曰先生也。玉堂紀事。春明退朝錄。太祖時。太常卿監卒。皆輟朝一日。
景德以前。文武官贈三品。皆不得謚。尋任三品官乃得謚。　真宗大中祥
符中。命陳文僖公彭年重定。以正三品。尚書。節度使卒。始輟朝。贈尚書節

度使許定謚自後遵用其制而日曆實錄國史皆遺其事朝野類要謚法自古有之所以定生前之德行每一字其義取用之端甚多本朝立法有雖無官而有德行者亦賜之皆有擬文一道太常博士撰吏部考功奏行之老學庵筆記楚語為謚楚語曰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睿廣也其治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荊公審摘取睿廣二字入奏語中蔡京為翰林學士議 神宗謚因力主睿廣二字而忘其出楚語也范奕叟折之曰此楚所載先帝書必稱堯舜今乃捨六經而以楚語為尊號可乎京遂屈韓丞相師朴亦云睿廣但可作僧法名耳時亦以為名言 術嘖新論孔子為文宣王隋長孫覽祖雅為大師亦謂之文宣王唐蘇珦白居易韋湊韋叔夏馬懷素權無量劉子玄劉知柔盧從愿權德輿王起令狐楚崔蠡皆謚文惟韓退之為韓文公獨顯為李翱為李文公又次之父子有同謚者唐立和父子同謚者唐劉子玄兄弟同謚曰文晉王導謚文成與張良同本朝范希文謚文正與唐崔祐甫閻立本牛僧孺同歐陽永叔謚文忠與唐韓休裴度顏真卿石晉盧質同徐積謚忠愍與唐武元衡同戾太子非美謚也而宣帝以加其祖吾以為太子之死與幽厲之惡有間固可以遷就而為之隱孟子以為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與夫自謚者異矣晏元獻公

類要謚號 王之誄謚成於天道瞽史知天道周禮云太史遣之日讀誄注遣謂祖廟之庭大奠將行時也人之道終於此累其行而讀之太師又帥瞽歆之而作謚瞽史知天道使共其事言云云 疏云禮記曾子問唯天子稱天以誄之注云以其無尊焉使又引公羊傳制謚於南郊瞽史知天道又於南郊祭天之所稱天以誄之是成於天道也若然先於南郊制謚乃於遣之日讀之宜復則稱謚變名言謚尚書釋文曰死者皆名也為云皆謚也死後賢臣錄之臣子為諱故云云 卿大夫之喪賜謚誄 後漢仲高傳注云周禮司勳曰卿大夫之喪賜謚誄 受謚於其君 列侯薨大行奏謚誄冊 文選五十六潘岳楊荊州誄曰曁王嘆傳寵贈兼懷孫德業勳考終定謚注漢書曰列侯薨大行奏謚誄冊廣勒曰賜與謚及哀冊誄文也 江少虞類苑賜謚 周禮卿大夫卒太史於葬前賜謚祖奠之日讀誄後世有司失於申明典禮故須門生故吏錄行狀子孫請謚近世歲遂有既葬而謚號終不及者天聖中孫奭王子融言乞臣寮薨謝不待本家請謚在官品合加謚者並令有司舉行詔從之 贈官請謚 唐制兼官三品得贈官如韓文公曾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終吏部侍郎而贈禮部尚書是也而觀察使多贈兩省侍郎以就三品得謚國初以來唯正三品方

得謚兼官贈三品不得之真宗令陳彭年詳定遂詔文武官至尚書節度使卒許輟朝贈至正三品許請謚而史失其傳寶元中光祿卿知河陽鄭立卒而輟朝非故事也宋張守毗陵集臣伏見自渡江以來圖籍散亡祖宗謚號有司不復省記故於節朔祭享止稱廟號疑去徽稱於義未安臣竊恐行在臣寮之家或有收得祖宗謚號乞從朝廷訪問抄錄付太常以稱陛下寅奉宗廟之意取進止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渡江後改謚公卿謚號王仲言揮麈錄有之但殊脫略今不能盡記其更易者韓師朴丞相初請謚王剛中為博士謚曰文禮謚法奉議順則曰禮取其為禮官時不主王荊公之講之議也而韓氏子謂自來未有以禮為謚者以白時相范覺民覺民語剛中剛中不為改於是用吏部覆議改為文定左選侍郎李長民京東師曾孝序之死難也博士錢蒙謚曰剛愍執政嫌之乃改曰威韓都尉嘉彥之請謚也博士華權定為恭節而方庭實在考功以瑞節易之司為侍郎朴之賜謚也博士詹林宗定以忠肅而張敦夫在吏部以忠棄易之此四者皆於謚未定之前更易者也代州王忠植之死事也太常謚為義節而秦丞相以無忠字疑之令別議太常謂若以忠為謚則子孫諱之非易名之義遂已孝宗初立命有司為岳飛作謚太常議危身奉上曰忠使民悲傷曰愍 孝宗以為用愍字則於上皇為未安卻之乃改為武穆此二者皆於謚已定未下之前有所退卻者也劉莘老丞相初謚正肅富矣而正字犯丞相父名乃改為忠肅趙彥公叔宮初謚敏簡吳彥而敦字與光宗御名同音其曾孫德老請于朝改謚清簡此二者皆出於謚號已下之後然迫於名諱不容不避者也蓋自紹興至淳熙六十餘年之間改謚纔六七皆有所為非京丞相之比矣張參政綱初謚文定為吏部尚書駁之乃改章簡從其孫賁竟復謚文定焉經世大典謚以易名以定論平生也而群臣之謚善惡俱在令善者多得謚而惡者無與立謚焉

元史世祖紀至元二十三年四月庚戌制謚法

謚法

皇汲冢周書靖民則法曰皇春秋釋例同

德象天地曰帝同於天地春秋釋例同 王汲冢周書仁義所在曰王民從之也春秋釋例仁義歸往曰王民從之也 君汲冢周書賞慶刑威曰君能行四者史紀從之成群曰君民從之春秋釋例平正不阿曰君民從之也 神汲冢周書一人無名曰神不名一善春秋釋例一名無為曰神以其無為神道設教史記民無能名曰神不名一善安仁立政

日神。經世大典君謚。一民無爲。劉熙曰。一民使有常不二其業是以
刑措以至無爲神道設教之化。故曰神。神農以爲號也。應變無方。易
曰。神無方。能妙萬物。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聖不可知。
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道化宜民。易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顯仁藏用。易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汲冢
周書揚善賦簡曰聖。所稱得人所善得實所賦得簡。敬賓厚禮曰聖。厚於
禮。敬祀事禮曰聖。既敬於祀。能通神道。春秋釋例莫大乎聖人。虛己從
諫。書曰后從諫則聖。經世大典君謚。極深研幾。易曰。聖人所以極深
而研幾也。窮理盡性。易曰。聖人所以窮理盡性。窮神知化。易
曰。窮神知化德之極也。能享上帝。禮記曰。惟聖人爲能享帝。叡聽
善謀。六家謚法解。睿之制字。以口謀之。耳聽之爲聖。栽成天地。易
曰。后以栽成天地之道。睿智天縱。論語曰。固天縱之將聖。書曰。睿作
聖。百姓與能。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備物
成器。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備道全美。荀子曰。聖人
備道全美者也。文。汲冢周書經緯天地曰文。成其道。道德博厚曰文。無
不知。學勤好問曰文。不恥下問。慈惠愛民曰文。惠以成政。愍民惠禮曰文。

惠而有禮施爲文也。賜民爵位曰文。與同升。春秋釋例[illegible]博聞曰文。[illegible]
不知。唐會要忠信接禮曰文。寬不慢廉不劌曰文。[illegible]堅强不
暴曰文。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曰文。陳思賜謚類篇修德來遠曰文。敏
而好學曰文。修治班制曰文。旋而中禮曰文。剛柔相濟曰文。經世
大典君謚。經緯天地。春秋左氏傳曰。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
六家謚法解。文之所該遠矣。道德足于己。而暢于四肢。發于事業。非專其
所聞者。孰能充大如是哉。修德來遠。論語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
來之。德洽四國。詩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徽柔懿恭。書曰。文王
徽柔懿恭。聖謨丕顯。書曰。丕顯哉文王謨。化成天下。易曰。觀乎
人文。以化成天下。純粹不已。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
王之德之純。后妃謚。克嗣徽音。詩曰。思齊文王。所以聖也。又曰。大
姒嗣徽音。慈惠愛民。劉熙曰。文德之治。以慈惠養民者也。故曰文。
德美才秀。春秋左氏傳曰。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能斷大事。子
太叔美秀而文。臣謚。博聞多見。六家謚法解。博聞多見。和順積中。
而英華發外。可以謂之文矣。敏直慈惠。六家謚法解。敏直以處己。慈
惠以行之。剛而能柔者也。剛柔相助。所以爲文德也。勤學好問。易

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修治班制。禮記曰。天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
制。不亦文乎。與賢同升。論語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
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武。汲冢周書大志多窮曰武。大志行兵多
所窮也。剛彊直理曰武。剛無欲。彊無撓。直正理忠恕。威彊敵德曰武。與
有德者敵。克定禍亂曰武。以兵征伐。能定除爲武也。夸志多窮曰武。大志
兵行多所窮極。史記。刑民克服曰武。法正民能使服。陳思賜謚類編保大
定功曰武。剛強以順曰武。闢土斥境曰武。折衝禦侮曰武。唐會要
闢土拓境曰武。帥衆以順曰武。經世大典君謚。克定禍亂。劉熙曰。
能定禍亂。使純清爽。故曰武。禁暴戢兵。春秋左氏傳曰。夫武禁暴戢
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克有天下。春秋左氏傳曰。克有天
下。睿智不殺。易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卹民除害。
史記曰。是故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臣謚。除亂靖難。
六家謚法解。除亂靖難者。人臣之大節也。帥衆以順。春秋左氏傳
曰。晉魏絳有言曰。帥衆以順爲武。折衝禦武。春秋左氏傳曰。折衝於
尊俎之間。詩曰。予曰有禦侮。赴敵無避。春秋左氏傳曰。武不避讎。
闢土斥境。六家謚法解。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今

曰。欲闢土地。朝秦楚。皆言武之事也。成。汲冢周書立民立政曰成。政以
安定。春秋釋例刑民克服曰成。法以立民能使服也。陳思賜謚類篇禮樂
明具曰成。持盈守滿曰成。遂物之美曰成。通達強立曰成。經世大
典君謚。經德秉哲。書曰。經德秉哲。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民
和神福。春秋左氏傳曰。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政立民
安。六家謚法解。立政安民事之序也。至於政立民安。斯可謂之成矣。
持盈守成。詩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道兼聖智。文選四子
講德論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歟。臣之力也。先生曰。非有聖智
之君。惡有甘棠之臣。后妃謚。夙夜警戒。詩曰。故陳賢妃貞女。夙夜
警戒相成之道焉。幽直赴禮。春秋左氏傳曰。能幽直以赴禮者。謂之
成人。不亦宜乎。仁化純被。詩曰。天下純被文王之化。仁如騶虞。則王
道成矣。臣謚。通達強立。禮記曰。九年智慮通達。強力而不反。謂之
大成。不忘久要。論語曰。久要不忘。斯可謂成人矣。佐相克終。國
語曰。佐相以忠。克成令名。德備禮樂。論語曰。文之以禮樂。亦可以謂
成人矣。德見於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康。汲冢
周書溫年好樂曰康。好豐年勤民事。安樂撫民曰康。無四方之虞。令民安

樂曰康。旨而教之。春秋釋例淵源流通曰康。性無忌。陳思賜諡類編撫民
安樂曰康。溫良好樂曰康。經世大典君諡。安樂撫民。六家諡法解。成
王之時神祇祖考安樂之矣。至于康王不忘保鑒之命。猶曰欽若先王成
烈以休於前政。所謂安樂撫民者歟。能安兆民。國語曰。自稷之始基
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俊民用章。書曰。俊民
用章。家用平康。丈膚多福。書曰。予小子丈膚多福。后妃諡。溫良
好樂。劉熙曰。性能溫良。好樂不荒。所以安也。故曰康。壽考且寧。詩
曰。壽考且寧。以保後生。保民廸吉。書曰。奭惟民廸吉康。務德不爭
春秋左氏傳曰。務德不爭。揖退而安民。臣諡。寬裕和平出廣諡。
敬而有禮。禮記曰。人而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保衛社稷。孟子曰。有
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造道自行。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
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動而無妄出蔡攸　獻。汲冢周書聰
明睿哲曰獻。有通知之聰。博聞多能曰獻。雖多能不至大道。惠無內德曰
獻。無內德謂惡不成。史記智哲有聖曰獻。有所通非修道。陳思賜諡類
編聰惠內德曰獻。鄉惠德元曰獻。智質有聖曰獻。經世大典君諡。
聰明睿智。劉熙曰。獻猶軒軒在物之上之稱。取四德可謂高在物上曰

獻。嚮惠德元。劉熙曰。嚮猶上也。元也。施恩惠而有大德。軒然高顯。故
曰獻。智質有聖。六家諡法解。爾雅以獻為聖。劉熙曰。以智質有聖
為獻。蓋本諸雅爾。妃諡。質德有成。論語曰。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
能徵之矣。注獻賢也徵成也。臣諡。博聞多能。六家諡法解。爾雅以
獻為聖。而語以獻為賢。然則博聞多能謂之賢也。智能翼君。書曰。民
獻有十夫予翼。學該古訓。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懿　汲冢周書溫柔
聖善曰懿。性能純善。春秋釋例柔克為懿。溫柔聖善曰懿。陳思賜諡類編
柔克有光曰懿。體和居中曰懿。經世大典君諡。愛民質淵。劉熙曰
愛養下民。其質如淵之受物也。故曰懿。體和居中。六家諡法解。懿
俊德之美也。體和居中。君子所以育德者如此。德浸光大。楊子曰。浸
以光大。不亦懿乎。后妃諡。溫柔聖善。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柔克有光。六家諡法解。烝民之詩。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而繼之曰。仲山
甫之德。柔嘉惟則。令儀令色。蓋言仲山甫之有懿德也如此。臣諡。文
德充實。易曰。小畜。君子以懿文德。秉彝好德。詩曰。民之秉彝。好是
懿德。尚能不爭。春秋左氏傳曰。世之治也。君子尚能以讓其下。是以
上下有禮。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章　陳思賜諡類編法度大明

曰章。敬慎高明曰章。出言有文曰章。經世大典君諡。法度大明。
楊子曰。法度章。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無為矣。后妃諡。其言有
文。大戴記曰。言有文章。春秋左氏傳曰。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
下。謂之有威儀也。上下無私。列女傳曰。仲尼聞敬姜之朝哭穆伯而
暮哭文伯也。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臣諡。溫
克令儀。詩曰。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又曰。豈弟君子。莫不令儀。敬慎高
明。出周公諡法。穆　汲冢周書布德執義曰穆。敬非穆。中情見貌曰穆。性
公肅。經世大典君諡。布德執義。劉熙曰。穆和也。德義人道之貴。能布
行之。以此致穆和之化。故曰穆。緝熙敬德。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
止。德致應和。春秋左氏傳曰。德致應和曰穆。妃諡。德化肅和。
詩曰。何彼穠矣。美王姬也。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臣諡。中情見貌。
詩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和在位。前漢書曰。周文開基西郊。雜遝
眾賢。罔不肅和。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
容顯相。敬　汲冢周書合善典法曰敬。非敬何以善之。夙夜警戒曰敬。敬以
身急戒。象方益年曰敬。法常以加之以敬。春秋釋例夙興恭事曰敬。敬以
莅事也。唐會要象方克就曰敬。夙夜就事曰敬。夙興夜寐曰敬。秉

直勁正曰敬。難不忘君曰敬。陳善閉邪曰敬。受命不遷曰敬。經世大
典君諡。威儀悉備。詩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齊莊中正。禮記曰。
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令善典法。汲冢周書諡法解。非敬何以善之。
畏天愛民。家語。舜畏天而愛民。后妃諡。夙夜警戒。劉熙曰。早
夜警戒於君。敬之至也。故曰敬。戒尊師傅。詩曰。尊敬師傅。則可以歸
安父母。戒懼無違。孟子曰。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
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臣諡。夙夜就事。劉熙曰。不敢怠慢。故
曰敬。陳善閉邪。孟子曰。陳善閉邪謂之敬。死不忘君。前漢書曰。
忠臣速不違君。死不忘國。晉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寢。以屍達誠。
難而不危。沈約諡例。劉熙撰受命不遷。象方克就。劉熙曰。多方象而
能使成功。皆敬其事功者也。故曰敬。元。汲冢周書始建國都曰元。非善
之長何以始之。能思辯眾曰元。別之使各有次。行義說民曰元。民說其義。
道德純一曰元。道大而德下。主義行德曰元。以義為主。行德政也。陳思賜
諡類編體仁長民曰元。行義悅民曰元。至善行德曰元。忠肅恭懿
曰元。宣慈布和曰元。經世大典君諡。主善行德。書曰。德無常師。主
善為師。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又曰。君子行此四德者。行義悅民。劉熙曰。所

行合宜是以民悦亦善之長也故曰元。萬邦以貞。書曰一人元良萬
邦以貞。體仁長人。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后妃謚。體仁內恕。
春秋左氏傳穆姜曰元善之長也體仁足以長人今我婦人而有不仁
不可謂元。仁明道合。列女傳曰大姒仁而明道。臣謚。宣慈惠和。
春秋左氏傳曰忠肅敬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昭。春秋釋
例容儀恭美曰昭。有儀可象行恭可美。汲冢周書昭德有勞曰昭。能謙勞
聖聞周達曰昭聖之通治也。史記謚聖聞宣遠曰昭唐會要聖聞周達曰昭
明德有功曰昭。陳思賜謚類編聖聞達道曰昭經世大典君謚。聖德
嗣服。詩曰武王有盛德昭武嗣服。德業升聞。書曰玄德升聞。智
能察微。史記曰明以察微。后妃謚。容儀兼美。周公注曰有儀可
象行兼可美。德禮不愆。六家謚法解婦人所謂德者有見於言德容
功之美而所謂禮者又以自防而已三者之不愆則所以自昭者至矣。
高朗令終。詩曰昭明有融高朗令終。臣謚。明德有功。劉熙曰大
學之道在明明德而能任之是以有功而昭顯故曰昭。德音孔昭。詩
曰德音孔昭。景。汲冢周書由義而濟曰景用義而成。春秋耆意大慮曰
景。耆稽也。春秋釋例布義行剛曰景以剛行義。儀禮景武之力也。史記致
志大圖曰景。唐會要耆意大圖曰景。布義行剛曰景。繇義而濟曰景。
經世大典君謚。耆意大圖。劉熙注曰耆老也少而有老成之謀能大
其功故曰景。布義行剛。劉熙曰施義以制情行剛以斷之昭大節而
不可奪也故曰景。繇義而成。六家謚法解以義斷恩則事無不成故
其所謂者必假於義也劉熙取由義而成德。德行可仰。詩曰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釐。汲冢周書有伐而還曰釐知罪而退。質淵受諫曰釐。深
故能受。春秋慈惠愛親曰釐言用愛親族也。魏。汲冢周書克威惠禮曰
魏。雖威日不逆禮。春秋克威捷行曰魏。有威而敢行。孝。汲冢周書五宗
安之曰孝五世之宗。協時肇享曰孝協於肇始當也初。春秋慈惠愛親曰
孝。周愛親族天應行節曰孝言成其節。春秋釋例秉德不回曰孝。順於德
而不違。陳思賜謚類編能養能恭曰孝。繼志成事曰孝。唐會要從命不
忿曰孝。微諫不倦曰孝。敬慎所安曰孝。善事父母而睦其黨曰孝。
慈愛忘勞曰孝。博施備物曰孝。尊仁愛義曰孝。經世大典君謚
協時肇享。劉熙曰供養合四時之宜肇始也物始出以獻其親孝養
之禮也。博施被物。禮記曰孝有三大孝不匱博施被物可謂不匱矣。
繼志述事。禮記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三百四十五　十

敎刑四海。孝經曰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德通神明。孝經曰孝
悌之至通于神明。后妃謚。慈惠愛親。劉熙曰以己所愛所慈之心
推以事親孝之至也故曰孝。尊仁安義。禮記曰中孝用勞尊仁安義
可謂用勞矣。先意承志。禮記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能奉
祭祀。詩曰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敬慎所安。禮記曰敬為
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不貽父母惡名
可謂能終矣。臣謚。秉德不回。劉熙曰回違也事生養死葬之以禮
樊遲問孝子曰無違故曰孝。思愛忘勞。禮記曰小孝用力中孝用勞
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
謂不匱矣。從命不忿。禮記曰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可謂孝矣。志不
忘親。禮記曰不忘父母可謂孝矣。富貴不驕。孝經曰在上不驕高
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
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
能守祭祀。孝經曰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寔。汲冢周
書聖善周聞曰寔。聞所謂聞善事也。春秋施而不私為寔。寔行而施日月
無私。陳思賜謚類編誠意見外曰寔。唐會要施而不祕曰寔。善聞周達
曰寔。經世大典君謚。施而無私。劉熙曰寔行而施日月無私照天道
寔著之大德故曰寔。重光其馨。書曰昔君文王武王寔重光。義問
周達。詩曰宜昭義問秉心易智詩曰秉心宣猶。后妃謚。聖善周聞
劉熙曰通於善道聲教宣聞曰寔。能布令德。春秋左氏傳曰周景
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範
也。臣謚。浚達有德。書曰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力施四方。書
曰予欲宣力四方汝為。平。汲冢周書布綱治紀曰平。施之政事。執事有
制曰平不任意。治而清省曰平。無大闕也。春秋釋例治而無眚曰平。無災
罪也。唐會要理而無眚曰平。附不黨疏不遺曰平。經世大典君謚。布
綱治紀。劉熙曰治平綱紀設張眾目不失官職有序化致平故曰平。
治而無眚。六家謚法解目病曰眚眚者所見不明之謂治至無眚則遠
近小大無不其平。布德均矣。春秋左氏傳曰布德于民平而均其政
事。無黨無偏。書曰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治道如砥。詩曰周道如
砥。后妃謚。執事有制。劉熙曰有常制則民心平矣故曰平。分不
求多。禮記曰分無求多註謂傷平也。臣謚。政以行辟。孟子曰君
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執事有制。註同君謚。分不求多。註同后妃謚。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三百四十五　十一

桓。春秋克敬動民曰桓。敬以使之。汲冢周書闢土服遠曰桓。以武正定。視
遠。爲桓。史記闢土兼國曰桓。兼人故啓土。經世大典君謚。闢土服遠。
劉熙曰桓武也。以武力出征。四夷畏服而遠避。故曰桓。能成武志。詩
曰桓武志也。臣謚。克敵服遠。蔡攸謚法。桓武志也。然克敵者未
必能辟土。所以兼國也。壯以有勇。出蔡攸謚法。莊。汲冢周書兵甲亟
作曰莊。以嚴征爲嚴。嚴敬。通克服曰莊。春秋履正爲莊。眞心大度曰莊。心
正而明察。唐會要威而不猛曰莊。陳思賜謚類編嚴敬臨民曰莊。履正
志和曰莊。經世大典君謚。威而不猛。六家謚法解戴記以孔子之德
爲莊謚。蓋孔子之所謂莊者如此。端恪臨民。論語曰臨之以莊則敬。
前漢書曰正躬嚴恪臨衆之儀。后妃謚。履正志和。六家謚法解履正
志和。莊之德也。惟外之所履者正。內之所志者和。則發乎肇音顏色之間
者。人畏而愛之矣。此君子之所謂莊也。端一克誠。六家謚法解蓋取
大任之性。端一誠莊。維德之行也。齊敬中禮。禮記曰敬而不中禮謂
之野。不莊。臣謚。執德不矜。禮記曰非禮不成曰莊。僖。春秋釋例
小心畏忌曰僖。忌所當忌。知難而退。質淵受諫曰僖。深故能久。有過爲僖。
汲冢周書有過爲僖。唐會要質衆受諫曰僖。小心恭慎曰僖。經世大典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三百四十五　十一

君謚。質淵受諫。六家謚法解。夫人君者。其質淵然。而能受諫。非樂取
諸人以爲善者能之乎。后妃謚。小心畏忌。劉熙曰小心翼翼也。畏
懼大人之格言。至于熾大。故曰僖。見善用長。出周公謚法。臣謚。小
心敬慎。六家謚法解。敬以事上。愼以持身。則侮慢縱恣之心不生。動無
過舉矣。非僖而何。恭。汲冢周書淵源流通曰恭。性無所忌也。敬事供上
曰恭。恭令也。尊賢貴義曰恭。尊貴賢令。寵貴義士。尊賢敬讓曰恭。敬有德
讓有功。既過能改曰恭。言有智也。執事堅固曰恭。守啟不移。安民長悌曰
恭。順長接貴。執禮敬賓曰恭。迎待賓也。芘親之門曰恭。無德以益之也。尊
長讓善曰恭。不尊己善。推於他人。唐會要尊賢貴讓曰恭。愛人長悌曰
恭。執禮御賓曰恭。率事以信曰恭。陳思賜謚類編卑以自牧曰恭。
不懈爲德曰恭。治典不易曰恭。責難於君曰恭。肅。汲冢周書剛德
克就曰肅。成其敬。使爲忠。執心決斷曰肅。言嚴果。陳思賜謚類編正己攝
下曰肅。經世大典君謚。剛德克就。劉熙注曰。肅肅栗也。以威剛御下。
下民畏而用令。肅然自就。故曰肅。后妃謚。執心決斷。六家謚法解
居上者執心決斷。則民有肅心矣。能執父道。詩曰猶執婦道以成肅
雝之德。臣謚。好德不怠。禮記曰。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貌敬

行祇。禮記曰心肅則容敬。惠。春秋釋例愛民好與曰惠。與謂施。柔質
慈民曰惠。知其性賦孤撫加施惠。汲冢周書施勤無私曰惠。唐會要慈仁
好與曰惠。柔質慈仁曰惠。柔質受諫曰惠。經世大典君謚。慈仁好
與。六家謚法解周書曰慈民好與。劉熙曰愛民好與。又曰愛民好柔。其
義一也。周公謚法改慈民曰慈仁。義亦無異。以周公謚法爲正。能綏四方。
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子愛困窮。書曰。先王子惠困窮。儉以厚
下。前漢五行志節用儉服。以惠百姓。揚子曰。惠以厚下。后妃謚。淑
質受諫。六家謚法解柔質然後能受諫。受諫然後能惠下。柔質受諫者
君之惠。淑質受諫者后妃之惠。恩能及下。詩曰小星惠及下也。臣
謚。寬裕不訐。六家謚法解德性寬裕。而臨政不訐。可謂惠矣。柔質
慈民。劉熙注。體質既柔。而又愛民。惠下之政也。故曰惠。遺愛在民。
春秋左氏傳曰子產死。孔子曰古之遺愛也。又曰。子產惠人也。分人以
財。孟子曰分人以財謂之惠。利而不費。論語曰因民之所利而利
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注。利而在政。無費於財。安。汲冢周書好和不爭
曰安。失在少斷。陳思賜謚類編兆民寧賴曰安。唐會要寬容平和曰安。經世
大典君謚。寬裕和平。出廣謚。所保惟賢。書曰。所保惟賢。則邇人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三百四十五　十二

安。兆民賴慶。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永惟寧。中心宅仁。禮
記曰。中心宅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脩己寧民。論語曰修己以安百
姓。后妃謚。務德不爭。春秋左氏傳曰務德而不爭。靖退而安民。
莊敬盡禮。大戴禮曰盡力有禮。莊敬而安之也。敬而有禮。禮記曰
人有禮則安。史禮敬讓所以養安。明。春秋釋例思慮果遠曰明。自任多
近於專。汲冢周書譖愬不行曰明。逆知之。故不行。照臨四方曰明。以明照
之。史記保民耆艾曰明。陳思賜謚類編任賢致遠曰明。招集殊異曰明。
獨見先識曰明。能揚側陋曰明。察色見情曰明。經世大典君謚。
照臨四方。春秋左氏傳曰照臨四方曰明。譖愬不行。論語曰浸潤
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聖能作則。書曰明哲實作則。
無幽不察。六家謚法解書曰視遠惟明。聽德惟聰。無幽不察。則微而見
之。明其詩乎。任賢使能。六家謚法解。烝民之詩美先王任賢使能。而
詩言明命使賦。蓋明命者。任賢使能命也。令聞不已。詩曰明明天子
令聞不已。奉若天道。書曰。明王奉若天道。孝治天下。孝經曰昔
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奉養有節。詩曰明王自奉養有節。遏惡
揚善。易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義曰。火是照耀之

物而在於天上是光明之甚無所不照　規能致遠　書曰視遠惟明
后妃謚　獨見先識　六家謚法解劉熙曰獨見先識爲明於義爲當
內治和理　禮記曰后治內職以明彰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　臣謚
總集殊異　六家謚法解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彼是非方生則殊
方異處棼然殽亂而其知其辯能總而集之不惑於多岐非明孰能與此
能視致遠　書曰視遠惟明　誠身自知　老子曰自知者明　守靜
知常　老子曰知常曰明　定　汲冢周書大慮靜民曰定 思樹惠也 安民
大慮曰定 以慮安民 安民法古曰定 不失舊意也 純行不差曰定 行一不
傷　唐會要大慮慈人曰定　安人法古曰定　追補前過曰定　安人大
慮曰定　純行不爽曰定　經世大典君謚　安民法故　劉熙曰務要安
民仍舊法故曰定　安民大慮　劉熙曰安全其民人慮其害而爲之使
得定故曰定　仁能一眾　孟子曰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
一 注謂仁政爲一　嗣成武功　詩曰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后
妃謚　踐行不爽　出周公謚法　審於事情　列女傳曰君子謂衛定姜
可謂質知遠審於事情　德操純固　出蔡攸謚法　臣謚　以勞定國
禮記曰以勞定國則祀之　克綏邦家　書曰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

定 蔡本缺　簡　汲冢周書一德不懈曰簡 一不委曲 平易不訾曰簡 彼禮通
解作訾 注無訾私曲疵多病也　陳思賜謚類編治典不殺曰簡　正直無
邪曰簡　唐會要理典不殺曰簡　經世大典君謚　易從有功　易曰簡則
易從易從則有功　平易無疵　六家謚法解書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平易近民醇而無疵可謂簡之善矣　至德臨下　書曰帝德罔愆臨下
以簡　后妃謚　一德不懈　劉熙曰簡易簡也一心於德不懈於上則
上下有常而不錯謬易簡之理也　臣謚　仕不躁進　易卦注曰舍其
靈龜之明兆羨我朶頤而躁求者莫甚　能行直道　六家謚法解取大
戴禮記直道必簡之意　正　汲冢周書內外賓伏曰正 言以正服之 唐會
要大慮兢就曰正　外內用情曰正　清白守節曰正　圖國忘死曰正
內外無懷曰正　直道不撓曰正　經世大典后妃謚　其儀不忒　詩
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精奧齊肅　國語曰精奧齊肅則忠正　內外
賓伏　劉熙曰精恭齊肅 位正直是與 邪謟不行則內外咸服公正故曰正
誠心格非　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又曰君正莫不正一正
君而國定矣　莊以率下　出蔡攸謚法　息邪距詖　孟子曰我亦欲正
人心息邪說距詖行　隱　汲冢周書隱拂不成曰隱 不以隱括改其性 不

顯尸國曰隱 以閒主國 春秋釋例見美堅長曰隱 美過其令 唐會要不明
尸國曰隱　隱情不盡曰隱　經世大典君謚　不顯尸國　劉熙曰尸主
也若魯隱公不顯然爲國主隱其志也故曰隱　后妃謚　違拂不成
劉熙曰若魯隱公讓志未究而爲讒所拂使不得其美故曰隱　臣謚
隱情不盡　論語曰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　翼
汲冢周書剛克爲伐曰翼 伐功也 思慮深遠曰翼 小心翼翼 陳思賜謚類
編愛民好治曰翼　經世大典君謚　思慮深遠　劉熙曰思慮將來或有
害者能豫防以自翼衛故曰翼　小心事天　詩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襄　汲冢周書闢地有德曰襄 取之以義 甲胄有勞曰襄 亦誠往 唐會
要闢土有傳曰襄　因事有功曰襄　經世大典君謚　闢土有德　劉熙
曰襄除也除殄四方夷狄得其土地故曰襄　臣謚　執心克剛　六家
謚法解用心不剛不足與有成也執心克剛有襄之義　協贊有成　書
曰贊贊襄哉　哀　汲冢周書早孤短折曰哀 早未知人事 恭仁短折曰哀
體恭質仁功未施也　經世大典君謚　德之不建　春秋左氏傳曰德之
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后妃謚　遭罹已甚　詩曰衛莊姜傷己也遭州
吁之難傷己不見答于先君　臣謚　處死非義　春秋左氏傳曰死而

不義非勇也史記人固有一死死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
烈　汲冢周書有功安民曰烈 以武立功 秉德尊業曰烈 業以道德爲而
能尊　經世大典君謚　秉德尊業　劉熙曰烈業也以道德爲業而能尊
之也　海外有截　詩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業成無競　詩曰無競
惟烈　丕承聖謨　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　后妃謚　光有大
功　詩曰烈文辟公又曰念茲戎功烈光也　安民有功　劉熙曰民安
功成均然者也故曰烈　威　汲冢周書猛以剛果曰威 猛則少寬果敢行
彊毅信正曰威 信正言無邪也 彊以剛果曰威 彊善於剛也 陳思賜謚類
編賞勸刑懲曰威　以刑服遠曰威　唐會要彊毅執政曰威　有威可畏
曰威　經世大典君謚　蠻夷率服　春秋左氏傳曰蠻夷率服可謂威也
信賞必罰　周禮太宰其七曰刑賞以馭其威　德威可畏　書曰德
威惟畏　彊毅執正有威可畏　毅　陳思賜謚類編致果殺敵曰毅　彊
而能斷曰毅　經世大典臣謚　致果殺敵　春秋左氏傳曰殺敵爲果致
果爲毅　勇而近仁　論語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又曰剛毅木
訥近仁　勇　陳思賜謚類編率義共用曰勇　唐會要率義死用曰勇　縣
命爲仁曰勇　挾身爲義曰勇　持義不撓曰勇　知死不避曰勇　經

世大典臣謚。持義不撓。春秋左氏傳曰。死而不義非勇也。以義死用。國語曰。以義死用。臨事屢斷。禮記曰。臨事屢斷勇也。勝敵壯志。汲冢周書注。不撓故勝。臨難不懼。論語曰。勇者不懼。壯。汲冢周書。武而不遂曰壯。武功不成。春秋釋例。屢征殺伐曰壯。以嚴整之。死於原野曰壯。非嚴何以死難。勝敵志強曰壯。敵圍克服曰壯。道遭圍能使服。唐會要。威德剛武曰壯。勝敵克亂曰壯。好力致勇曰壯。赫圖克服曰壯。屢行征伐曰壯。敵圍剋服曰壯。經世大典臣謚。勝敵克亂。劉熙曰。勝敵故能剋亂。壯健之功也。故曰壯。死於原野。劉熙曰。見危授命。野戰而死。壯於勇義。故曰壯。好力致勇。劉熙曰。力行勇敢。能有功。壯健於自勵。故曰壯。屢行征伐。劉熙曰。數征伐不畏強禦。故曰壯。武而不遂。劉熙曰。志存節義。事有窘迫。功不得成而死者也。春秋原心故曰壯。武德剛毅。劉熙曰。兼有此四者。故曰壯。壯。健也。非禮弗履。易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克。汲冢周書。愛民作刑曰克。愛民在刑曰克。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經世大典臣謚。愛民作刑。周書。愛民作刑曰克。勝敵得俊。春秋左氏傳曰。得俊曰克。勝己之私。揚子曰。勝己之私之謂克。縱。唐會要謚法無縱字。勤。汲冢周書溫年好樂曰勤。好豐年勤民事。陳思賜謚類編。能修其官曰勤。唐會要謚法無勤字。經世大典后妃謚。服勞無怨。詩曰。勤而無怨。又曰。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能修其官。書曰。能舉其官。注。所舉能修其官。禮記曰。實勤其官而死。廣業不怠。書曰。業廣惟勤。勤行世業。春秋左氏傳曰。季氏世修其勤。好學力行。禮記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貞。汲冢周書。不隱無屈曰貞。恒然無私。大慮克就曰貞。能大慮非正而何。清白守節曰貞。行清白執志固。經世大典后妃謚。嚴正中饋。易曰。在中饋貞吉。守教難犯。詩曰。貞信之教興。強暴之勇不能侵陵貞女也。幽間專一。詩曰。窈窕淑女。注。幽間貞專之善女。恒德從一。易曰。恒其德貞。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臣謚。大慮克就。劉熙曰。幹事能正曰貞。大規慮斷圖之事。能正曰貞。直道不撓。沈約謚例劉熙撰。清白守節。劉熙曰。居體以清。正行明白。所守得節。是以曰貞。內外用情。沈約謚例劉熙撰。不隱幽屏。六家謚法解。不隱幽屏。蓋有尚不愧於屋漏之意。非好是正直者。曷足以與此。圖國忘死。挪子碑文。圖國忘死。圖之大者。名實不爽。沈約謚例劉熙撰。事君無猜。春秋左氏傳曰。送往事君。偶居

無猜貞也。固節幹事。易曰。貞固足以幹事。愍。汲冢周書。使民悲傷曰愍。苛政賊害。在國遭憂曰愍。仍多大喪。禍亂方作曰愍。國無政動長亂。春秋釋例。在國逢艱曰愍。兵寇之事。在國遭憂曰愍。兵寇之事。經世大典君謚。禍亂方作。六家謚法解。禍亂方作。時也。無大過惡。而所遇之時如此。是可愍也。使民悲傷。六家謚法解。遭時禍亂。不能戡定。然惡不加于民。悲傷之有閔之意。在國罹憂。出蔡攸謚法。臣謚。佐國逢難。劉熙曰。志義未究。遇難而死。可閔惜者也。故曰愍。危身奉上。六家謚法解。士有勇而必於義。而不得遂其志者。君子悲之。則危身忠上。是乃所以為愍。靈。汲冢周書。亂而不損曰靈。不能以治損亂。死見鬼能曰靈。有鬼不為厲。好祭鬼神曰靈。瀆鬼神不致遠。極知鬼神曰靈。其智能聰徹。之。不勤成名曰靈。任本性不見賢思齊。春秋釋例。死而志成曰靈。志士不忘命。經世大典君謚。亂而不損。劉熙曰。靈神靈也。貧亂宜亡。得神靈妖氣之助。不損其君之尊。故曰靈。好事鬼神。汲冢周書注。瀆鬼神不致遠也。極知神事。劉熙曰。能與鬼神交通。先知來事。如今巫也。故曰靈。后妃謚。死見鬼能。汲冢周書。有鬼為厲。不勤成名。六家謚法解。不勤成名。若衛靈公之為靈是也。儒學警惰謚法褒貶。謚之曰靈。蓋有二義。謚法曰。德之精明曰靈。又曰。亂而不損曰靈。若周靈王。衛靈公是美謚也。若楚靈王。漢靈帝。是惡謚也。莊子曰。靈公之為靈也久矣。此褒之也。漢贊曰。靈帝之為靈也。優哉此貶之也。故曰此一字兼美惡兩謚。幽。春秋釋例。動祭亂常曰幽。易神之班。汲冢周書。壅遏不通曰幽。彼損不災。早孤鋪位曰幽。鋪位即位而卒。經世大典君謚。壅遏不達。劉熙曰。權臣擅命。故令不達於國。遂至幽。故曰幽。違禮亂常。六家謚法解。禮出于天之所秩。其尊卑貴賤小大先後。理皆有常。而不可易也。違而亂之。則周幽王之為幽。暴民殘義。六家謚法解。今取孟子暴其民甚之意。后妃謚。淫德滅國。詩曰。赫赫姬周。褒姒滅之。注。幽王惑褒姒以為后。詩人知其必滅國也。臣謚。暴民殘義。孟子曰。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厲。春秋釋例。殺戮無辜曰厲。暴虐無親曰厲。經世大典君謚。殺戮不辜。六家謚法解。周之厲王使衛巫監謗者。以告則殺之。所謂很愎遂過。殺戮不辜者也。后妃謚。扶邪違正。出蔡攸謚法。長舌階禍。詩曰。婦有長舌。維厲之階。節。汲冢周書。好廉自克曰節。自節以情欲也。不傷財。不害民。陳思賜謚類編。謹行制度曰節。唐會要。巧而好度曰節。經世大典后妃謚。巧而好度。荀子

曰巧而好度者必節。能固所守。春秋左氏傳曰。聖達節次守節。躬儉中禮。詩曰。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好廉自克。劉熙曰。廉儉也。慎修能勝其欲也。不傷財不害民。故曰節。汲冢周書注。自節其情欲也。直道不撓出蔡攸謚法。臨義不奪。論語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白。汲冢周書內外貞復曰白。正而復約始一。經世大典臣謚。涅而不淄。論語曰。不曰白乎。涅而不淄。致慮忘機。莊子曰。虛室生白。德。汲冢周書執義揚善曰德。揚人之善。諫慮不威曰德。不以威相拒也。春秋釋例綏柔士民曰德。安民以居。安土以事。唐會要綏懷來人曰德。忠和純備曰德。強直溫義曰德。勤恤人隱曰德。富貴好禮曰德。忠誠正實曰德。輔世長人曰德。寬衆優佚曰德。剛塞簡廉曰德。經世大典君謚。修文來遠。論語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叡智日新。易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書曰。德日新。善政養民。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尊賢親親。禮記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孟子曰。仁不偏愛。急親賢之為務。忠和純淑。蔡攸謚法曰。夫聖不至于聖。則以義為忠。以忠為和者。賢德也。然忠和之德。不能兼備者有矣。未有忠足以直內。和足以利用。不能自信者矣。后

妃謚。富貴好禮。禮記曰。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仁而有化。列女傳曰。簡狄之性。樂施惠德。君子謂簡狄仁而有化。愛在進賢。詩曰。關雎后妃之德也。又曰。愛在進賢。樂得淑女。勤恤民隱。國語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臣謚。剛塞簡廉。書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寬栗擾毅。注見上。直溫彊義。注見上。輔世長民。孟子曰。輔世長民莫如德。富貴好禮。禮記曰。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匡。汲冢周書真心大度曰匡。心正而明察也。經世大典臣謚。輔弼王室。春秋左氏傳曰。匡正王室。以法正國。周禮曰。匡人掌法則以匡邦國。彌縫災害。春秋左氏傳曰。彌縫其闕。匡救其災。正君之過。春秋左氏傳曰。過則匡之。質。汲冢周書名實不爽曰質。不爽言相應。唐會要章義掩過曰質。忠臣無邪曰質。經世大典君謚。中正無邪。禮記曰。中正無邪禮之質也。恬淡無為。出蔡攸謚法。后妃謚。直心靡佗。六家謚法解。婦人之質。在守之以正而已。直心靡佗。則無私行。以己無枉道以事人。其德之正。足以為質矣。臣謚。名實不爽。劉熙曰。質實也。名實內外相應不差。故曰質。言行相應。禮記曰。行脩言道。禮之質也。

靖。汲冢周書寬樂令終曰靖。性寬樂義以善自終。柔德安衆曰靖。成衆使安。春秋釋例恭己鮮言曰靖。恭己正身少言而中。唐會要柔德布衆曰靖。恭仁鮮言曰靖。經世大典君謚。虛己鮮言。家語曰。齊德若天地而靜虛。六家謚法解。恭己鮮言君之靖。緝熙宥密。詩曰。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式典安民。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后妃謚。柔德教衆。劉熙曰。以柔順之化成其衆。治而安。故曰靖。寬樂令終。劉熙注曰。性寬好樂。民善終其事。治安者也。故曰靖。臣謚。仁敬鮮言。劉熙曰。性敬而仁。少言敬行。安而寬泰。故曰靖。順。汲冢周書慈和徧服曰順。經世大典君謚。慈和徧服。春秋左氏傳曰。慈和徧服曰順。德合帝則。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受天百祿。禮記曰。福者百順之名。是曰受天百祿。后妃謚。和比於理。戴記曰。比次於禮。柔德承天。易曰。乃順承天。德性寬柔。禮記曰。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淑慎其身。詩曰。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德容如玉。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臣謚。慈仁和民。六家謚法解。蔡伯喈獨斷以仁慈和民為順。蓋本周書。克將君美。孝經曰。將順其美。思。汲冢周書追悔前過曰思。思而能改之。道德純一曰思。道大而德一也。大省兆民曰思。

大親民而不殺。外內思索曰思。言求善也。陳思賜謚類編謀慮不僭曰思。念終如始曰思。唐會要道不爽願曰思。深慮遠邇曰思。經世大典君謚。追悔前過。劉熙曰。過而知悔。故曰思。憲。汲冢周書博聞多能曰憲。雖多能不至於大道。聖善周達曰憲。陳思賜謚類編賞善罰姦曰憲。行善可記曰憲。經世大典君謚。賞善罰姦。國語。中行穆子曰。賞善罰姦國之憲也。刑政四方。六家謚法解。書曰。穆王度作刑以詰四方。蓋法度存焉曰憲。聖能法天。書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后妃謚。行善可記。禮記曰。凡養老五帝憲有善可記之。臣謚。文武可法。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堅。汲冢周書彰義揜過曰堅。明義以益前。經世大典磨而不磷。論語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忠。汲冢周書危身奉上曰忠。險不辭難。唐會要危身惠上曰忠。讓賢盡誠曰忠。危身贈國曰忠。慮國忘家曰忠。盛衰純固曰忠。臨患不忘曰忠。安居不念曰忠。廉方公正曰忠。經世大典后妃謚。讓賢盡誠。夫推賢盡誠。所以報也。非忠而何。危身奉上。劉熙曰。危其身。欲以安國。忠之至也。汲冢周書注。險不辭勞也。中能慮外。出蔡攸謚法。臣謚。臨患不忘國。春秋左氏傳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慮國忘家。六家謚法解。賈誼有言曰。公爾忘私。國爾忘家。主爾

忠身然則慮國忘家可謂忠矣 殺身報國 六家謚法解人臣之節或殺身以報國或危身以奉上忠之義莫大於此 廉方公正 六家謚法解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忠者不欺之謂也非廉方公正其孰能與於此 世篤勤勞 書曰世篤忠貞服勞王家 善則推君 禮記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忠也 死衛社稷 六家謚法解今取左氏將死不忘衛社稷之說 以德俊君 荀子曰以德調君而補之以忠也 以孝事君 孝經曰以孝事君則忠 安不擇事 莊子曰事其君者不擇其事以安之忠之至也 教人以善 孟子曰教人以善謂之忠 中能慮外 出蔡攸 仁 經世大典君謚 利澤萬世 莊子曰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大德好生 唐徐有功曰聖人之大德 率性安行 論語曰仁者安仁跡天性仁者自然安而行之 后妃謚 功施於民 前漢引禮記祀典曰聖王制祭祀也功施于民則祀之 屈己逮下 詩曰樛木后妃逮下也 臣謚 畜義豐功 國語曰畜義豐功謂之仁 慮功而行 春秋左氏傳曰楚伍尚曰慮功而行仁也 殺身成志 論語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克己復禮 論語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寬信敏惠 論語曰子張問仁子曰恭寬信敏惠 功施於民

前漢引禮記聖王之祭祀功施於民則祀之 愛仁利物 莊子曰愛人利物之謂仁 義 陳思賜謚類編制事合宜曰義克君復己曰義取向不貪曰義除去天地之害曰義 經世大典君謚 除去天地之害 禮記曰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 理財正辭 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仁能制命 春秋左氏傳曰君能制命為義 能成其志 禮記曰大義者所以成也 道無不理義也 臣謚 推功尚善 六家謚法解周公以推功尚善為義大避所以為義也 以禮節行 論語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 取而不貪 春秋左氏傳曰取而不貪 論語曰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 行禮不疚 周書曰行禮不疚義也 見利能讓 禮記曰見利能讓義也 以公滅私 書曰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制事得宜 禮記曰義者天下之制也 揚子曰事得其宜謂之義 禮 陳思賜謚類編恭儉莊敬曰禮 經世大典君謚 奉義順則 春秋外傳曰奉義順則謂之禮 善自防閑 詩曰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臣謚 躬儉中節 詩曰儉而用禮 後漢書曰奢儉之中節以禮為恭 審節而和 論語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著誠去偽 禮記曰著誠去偽之謂禮 智 經世大典君謚 察言知人 禮記曰

舜其大智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 老子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臣謚 敏而不忘 出賀琛謚法 尊明勝患 春秋左氏傳曰尊明勝患智也 推菑折廉 六家謚法解人之將禍推其菑銳折其廉隅雖鈍而利雖弱而強 擇任而往 春秋左氏傳曰擇任而往智也 能治大官 晉語悼公使張老為卿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智能治大官 臨事不惑 論語曰智者不惑 知言知默 荀子曰言而當智也默而亦當知也 信 陳思賜謚類編守命共時曰信 出言可復曰信 經世大典臣謚 思難不越官 春秋左氏傳曰思難不越官信也 周仁承命 春秋左氏傳曰周仁之謂信又曰臣能承命為信 立言可復 論語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守禮不違 春秋左氏傳曰禮以行義信以守禮 直 汲冢周書肇敏行成曰直 始疾行成言不深人 經世大典臣謚 守道如矢 論語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言行不邪 大戴記曰君子直言直行不宛言以取富不屈行而取貴 質而中正 大戴禮曰取直質而中正 正人之曲 春秋左氏傳曰正曲為直 折獄在中 書曰惟良折獄罔非在中 孝弟成性 出蔡攸謚法 小心敬事 出蘇洵謚法 欽 汲冢周書威儀悉備曰欽 威則可畏儀則可象 春秋釋例威德悉

備曰欽 經世大典君謚 克慎成憲 書曰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 后妃謚 威儀悉備 書曰事多儀注奉上之道多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 臣謚 肅敬而承上 出蔡攸謚法 良 汲冢周書溫良好樂曰良 言其人行可好可樂也 陳思賜謚類編小心敬事曰良 經世大典后妃謚 順理習善 六家謚法解良善也仁善為元禮善為嘉信善為敏義善為賊智善為淑而良為甚善所以為謚 溫敬寡言 禮記曰為孺子室于宮擇諸母及可者必求其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 孝悌成性 出蔡攸 小心敬畏 賀琛謚法 注曰書有良士晝勵 臣謚 謀猷歸美 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人臣咸若時惟良顯哉 類 汲冢周書勤政無私曰類 無私惟義所在 經世大典臣謚 勤施無私 春秋左氏傳曰勤施無私曰類 不忝前哲 史記曰奕世載德不忝前人 度 汲冢周書心能制義曰度 制得事宜 經世大典臣謚 心能制義 春秋左氏傳曰心能制義為度 進退可觀 孝經曰進退可度 守法肆民 春秋左氏傳曰晉國將守唐叔之法度以經緯民 從容有常 詩曰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 禮儀咨善 春秋左氏傳曰咨禮為度

詩曰禮儀卒度 齊。汲冢周書執心克莊曰齊能自嚴輔經供執曰齊備有所經而供成 溫 唐會要德性寬柔曰溫 仁良好禮 大戴禮曰溫良好禮 歛遜而文 禮記曰恭歛而溫文 和順可既 論語曰即之也溫 徽 經世大典后妃謚 元德充美 出蔡攸 柔 經世大典后妃謚 順德麗貞 易曰柔順利貞 至順法坤 易曰乾至健也坤至順也 又曰乾剛坤柔 戴 汲冢周書典禮不塞曰戴 愛民好治曰戴好民治 典禮不倦曰戴 無違 史記典禮不愆曰戴 唐會要愛人好禮曰戴 經世大典君謚 典禮不愆 劉熙曰人所瞻戴也其容不改出言有章故曰戴 愛民好治 劉熙曰愛養其民親之以義使能感化而治天下戴仰之故曰戴 臣謚 典禮不愆 愛人好禮 懷 汲冢周書執義揚善曰懷稱人之善 慈仁短折曰懷短未六十折未三十 九陳思賜謚類編夫位而死曰懷 經世大典君謚 慈仁短折 六家謚法解夫民之所懷者仁也慈仁而短折宜懷而思之者也 民思其惠 書曰民心無常惟惠之懷 臣謚 仁歛短折 六家謚法解周書謚法解懷思也蓋傷之則為哀悲之則為懷夫民之所懷者仁也慈仁而短折宜懷而思之者矣 執義去位 劉熙曰此懷求之懷也所執者義善事曰彰人未歸之故曰懷 荒

汲冢周書外內從亂曰荒官不治家不理 好樂怠政曰荒淫於聲色怠於政事 春秋釋例凶年無穀曰荒不務耕務 唐會要昏亂紀度曰荒 縱樂無饜曰荒 內外淫亂曰荒 好樂怠政曰荒 縱淫無饜曰荒 從樂不返曰荒 經世大典君謚 好內怠政 六家謚法解內作色荒好內怠政是也 內外淫亂 劉熙曰男女無別荒亂者也故曰荒 昏亂紀度 六家謚法解昏亂紀度所謂無綱紀文章者其荒可知也 狎侮五常 書曰狎侮五常 荒怠不敬 后妃謚 縱樂無度 劉熙曰志意耽荒職事頹毀故曰荒 臣謚 內外淫亂 劉熙曰男女無別荒亂者也故曰荒 惑 汲冢周書滿志多窮曰惑自足者必不足也 經世大典君謚 以欲忘道 禮記曰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淫溺喪志 春秋左氏傳曰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以喪志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 婦言是用 書曰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后妃謚 滿志多窮 汲冢周書注曰自足者必不足也詩曰其君徐禽偏急而無德以將之 商 汲冢周書昭公拏民曰商自度事至所以安民 戾 汲冢周書不悔前過曰戾知而不改 經世大典后妃謚 不悔前過 劉熙曰遂非自是好行很戾故曰戾 不思順受注文闕 夷

春秋釋例克敎象政曰夷象政不任賢 汲冢周書克敎象政曰夷象政不任賢也 安心好靜曰夷不爽正也 經世大典君謚 失禮悖亂 出蔡攸謚法 懟 汲冢周書行見中外曰懟言表裏如一 陳思賜謚類編執德不惑曰懟 經世大典臣謚 誠以致志 出蔡攸謚法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三百四十五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書寫儒士臣張秀楨
圈點監生臣徐浩
臣管希仲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五十 二寘

士 處士二

唐杜工部詩贈衛八處士 師曰。按唐史拾遺。公與李白高適衛賓相友善。時賓年最少。號小友。天寶九載。自東都復歸長安作。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未及已。兒女羅酒漿。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陽關之後。此語為陽。洙曰。昭元年傳。高辛氏二子。閼伯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后帝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主稱千金壽。古詩。會面安可知。高適詩廣陵別鄭處士 落日知分手。春風莫斷腸。興來無不愜。才在亦何傷。溪水堪垂釣。江田耐插秧。人生衹為此。猶足傲羲皇。李白詩贈張公洲革處士 列子居鄭圃。不將眾庶分。革侯遁南浦。常恐楚人聞。抱甕灌秋蔬。心閑遊天雲。每將瓜田叟。耕種漢水濆。時登張公洲。入獸不亂群。井無桔槔事。門絕刺繡文。長揖二千石。遠辭百里君。斯為真隱者。吾黨慕清芬。齊賢曰。張公洲在上元縣。列子。姓列名禦寇。居鄭圃四十年無識者。國君卿大夫視之。猶眾庶也。別賦。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南浦楚地。唐萬州治南淮縣。乃三巴之地。非此。莊子。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曰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司馬氏李氏注。桔槔也。人曰。孔子逃於大澤。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史貨殖傳。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漢書酈食其長揖不拜。漢志郡太守秩二千石。後漢書郎官出宰百里。論語。吾黨之小子。任昉士贊曰。陶潛詩邵生瓜田中。陸機文賦。誦先人之清芬。贈閭丘處士 賢人有素業。乃在沙塘陂。竹影掃秋月。荷衣落古池。閑讀山海經。散帙臥遙帷。且耽田家樂。遂曠林中期。野酌勸芳酒。園蔬烹露葵。如能樹桃李。為我結茅茨。齊賢曰。北山移文。焚芰製而裂荷衣。

說文佚書衣橘伴書曰田家作苦林中期如竹林七賢之類閑居賦緤葵
含露趙歎謂陽虎曰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其實為淮南子曰聖人之
張堵之室災之以生茅士贊曰郭璞撰山海經二十三卷又註山海經圖
贊二卷謝靈運詩泛溯尋我室贈丹陽橫山周處士惟長　周子橫山隱
開門臨城隅連峯入戶牖勝槩凌方壺時枉白紵詞放歌丹陽湖水色傲
溟渤川光秀菰蒲當其得意時心與天壤俱閒雲隨卷舒安識身有無抱
石恥獻玉沉泉笑探珠羽化如可作相攜上清都寰宇記唐志宣州廣德
縣有橫山毛詩俟我於城隅列子渤海之東諸五山三曰方壺唐禮樂志
白紵吳舞丹陽湖隸當塗縣鮑照詩穿池似溟渤謝靈運詩菰蒲冒清淺
建康實錄殷禮與張溫使蜀諸葛亮見而嘆曰江東菰蒲中有此奇才張
景陽詩名與天壤俱何敬祖詩懸象迭卷舒東都賦沉珠於泉士贊曰莊
子善卷曰余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也淮南子曰至道無為一龍
一蛇盈縮卷舒與時變化陶潛詞曰雲無心而出岫獻玉卞和事見二卷
列子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
宿於田叟商丘開之舍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
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飢寒潛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

徒皆世族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侮欺紿亡所不為因指河曲之淫隈曰彼
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衆昉同疑俄而范
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
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為有道乃共謝之商丘開曰吾
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然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吾誠
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惟恐誠之之不至行之
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無迕者如斯而已
今昉知子黨之誕我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
豈可復近哉自是之後范氏門徒遇乞兒馬醫不敢辱也許邁傳曰自
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羽化矣楚詞遠遊而超青都杜牧樊川集送
沈處士赴蘇州李中丞招以詩贈行　山城樹葉紅下有碧溪水溪橋向
吾路酒旗誇酒美下馬此送君高歌為君醉念君苞材能百工在城壘空
山三十年鹿裘挂窓睡自言隴西公飄然我知己舉酒屬吳門今朝為君
起懸弓三百觔囊書數萬紙戰賊即戰賊為吏即為吏盡我所有無惟公
之指使予曰隴西公滔滔大君子常思掄群材一一為國家治譬如匠見木
礙眼皆不棄大者粗十圍小者細一指搉擺與棟梁施之皆有位忽然豎

明堂一揮立能致予亦何為者亦受公恩紀處士常有言殘虜為犬豕常
恨兩手空不得一馬箠今依隴西公如虎傅兩翅公非刺史材常坐巖廊
地處士魁奇姿必展平生志東吳饒風光翠巘多名寺跡墮豐齋秋偶酌
平生思田書問故人能忘批紙尾公或憶姓名為說都憔悴　贈宣州元
處士　陵陽北郭隱身世兩忘者蓬蒿三畝居寬於一天下罇酒對不酌
默與玄相話人生自不足愛嘆遭逢寡　洛中送冀處士東遊　處士有
儒術走可挾舟輈壇宇寬帖帖符彩高酋酋不愛事耕稼不樂干王侯四
十餘年中超超為浪遊元和五六歲客于幽魏州幽魏多壯士意氣相淹
留劉濟願跪履田興請建籌處士拱兩手笑之但掉頭自此南走越尋山
入羅浮願學不死藥粗知其來由卻於童頂上蕭蕭玄髮抽我作八品吏
洛中如繫囚忽遭冀處士豁若登高樓拂揖與之坐十日不語休論今星
璨璨考古寒颼颼治亂掘根本蔓延去芟相牽鉤武事何駿壯文理何優
柔顏回捧俎豆項羽橫戈矛祥雲繞毛髮高浪開咽喉但可感鬼神安能
為獻酬好入天子夢刻像來爾求胡為去吳會欲浮滄海舟贈以蜀馬箠
副之胡罽裘餞酒載三斗東郊黃葉稠我感有淚下君唱高歌酬嵩山高
萬尺洛水流千秋往事不可問天地空悠悠四百年炎漢三十代宗周二

三里遺堵八九所高丘人生一世內何必多悲愁謌闌鮮攜去信非吾華
流　酬張祜處士見寄長句四韻　七子論詩誰似公曹劉須在指揮中
薦衡昔日知文舉今狐相公曾表薦處士乞火無人作蒯通北極樓臺長
掛夢西江波浪遠吞空可憐故國三千里虛唱謌辭滿六宮處士詩曰故
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　贈李處士長句四韻
王函怪牒鎖靈篆紫洞香風吹碧桃老翁四百牙爪利擲大萬里精神
高霧霧祥雲隨步武纍纍秋塚漢蓬蒿三山朝去應非久蛇女當聰織羽
袍庾亮詩和李少保進傷周處士　賓漢爾遊岱淒涼余向秦雖言異生
死同是不歸人昔余仕冠蓋值子儆風塵望氣求真隱司關待逸民忽聞
泉石友芝桂不防身悵然張仲蔚悲哉鄭子真三山猶有鶴五柳更應春
遂令從渭水投釣住江濱羅隱詩寄竇處士二首　蘭亭醉客獨知聞欲
問平安隔海雲不是金陵錢太守世間誰肯更容身　飜背樓臺拂白榆
此中樸客亦踟躕牢山道士無仙骨卻向人間作酒徒　酬章處士見寄
中原甲馬未曾安今日逢君萬事端亂後幾回鄉夢隔別來何處路行
難霜鱗共落三門浪雪鬢同歸七里灘何必新詩更相戲小樓吟罷暮天
寒白居易詩送王處士　王門豈無酒侯門豈無肉主人貴且驕侍客禮

不足望塵而拜者朝夕走碌碌王生獨拂衣避衆如雲鶴穿歸白雲外飲
水卧空谷不能隨衆人斂手低眉目扣門與我別沽酒留君宿好去來微
人終南山正綠 招蕭處士 峽內豈無人所逢非所思門前亦有客相
對不相知仰望但雲對俯顧惟妻兒寢食起居外端然無所為東郊蕭處
士聊可與開眉能飲滿杯酒善吟長句詩庭前吏散後江畔路乾時請君
攜竹杖一赴郡齋期 過鄭處士 聞道移居村塢間竹林多處獨開關
故來不是求他事暫借南亭一望山 韓昌黎詩送石處士赴河陽幕 長
把種樹書人云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風雲入壯懷泉石別幽
耳鉅鹿師欲老常山險猶恃豈惟彼相憂固是吾徒恥去去事方急酒行
可以起 儲光羲詩酬李處士山中見贈 願初遊太學相與重周旋含冰
共朝暮知言同古先孟陽題劍客孟庶如易說有子雲獻甘泉斯須曠千
里婉娩將十年年來艷陽月好鳥鳴翩翩同聲既求友不肯亦懷賢引領
遲芳信果枉瑤華篇成須非其德高文徒自妍聲塵邈超越比興起孤絕
始信郢中人乃能歌白雪跂余北堂夜援筆酬明哲綠竹動清風會軒靜
華月想象南山下恬然謝朝列猶恐鵜鴂鳴坐看芳草歇遨以青松色同
之白華絜永願登龍門甘心持此節 李詩云青青比松柏 貽余處士

故園至新浦住復來百里北望是他邦紛吾即遊士潮來津門啓罷檝
信流水客意乃成歡舟人亦相喜遲遲菱芡上泛泛菰蒲裏漸聞商旅喧
猶見鳧鷺起市亭忽雲構方物如山峙吳王昔喪元隋帝又滅祀佇櫂一
以眺太息興亡理秋苑故池田宮門新柳杞我行苦炎月乃及情吳始此
地日違迎終思隱君子莫言異舒卷形音在心耳 賈島詩送耿處士 一
瓶離別酒未盡即言行萬水千山路孤舟幾月程川原秋色靜蘆葦晚風
鳴迢遞不歸客人傳虛隱名 憶吳處士 半夜長安雨燈前越客吟孤
舟行一月萬水與千岑島嶼夏雲起汀洲芳草深何當折松葉拂石判溪
陰 憶江上吳處士 閩國揚帆去蟾蜍虧復圓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
安此地聚會夕當時雷雨寒蘭橈殊未返消息海雲端 張籍詩贈梅處士
早聞聲價滿京城頭白江湖放曠情講易自傳新注義題詩不著舊官
名近移馬跡山前住多向牛頭寺裏行天子如今議封禪應將束帛請先
生 寄梅處士 擾擾人間是與非官閑自覺省心機六行班裏身常下
九列符中事亦稀市客慣曾賒賤藥家僮驚見着新衣君今獨得居山樂
應笑多時未擬歸 許渾詩贈鄭處士 道傍年少莫矜誇心在重霄鬢未
華揚子可曾過百里魯人何必敬東家寒雲曉散千峯雪暖雨晴開一逕

花且賣湖田釀春酒與君書劍是生涯 寄陽陵處士 借隱青山紫桂
陰一書迢遞寄歸心謝公樓上晚花盛揚子宅前春草深吳岫雨來溪鳥
浴楚江雲暗嶺猿吟野人寧憶滄洲畔會待吹噓定至音 灞上逢元處
士東歸 瘦馬頻嘶灞水寒灞南高處望長安何人更結王生襪此客虛
彈貢氏冠江上蟹螯沙渺渺塢中蝸殼雪漫漫舊交已變一作盡新知少
卻伴漁郎把釣竿 送林處士自閩中道越由霅抵兩川 書劍少青眼
煙波初白頭鄉關背梨嶺客路轉蘋洲處困道難固乘時恩易酬鏡中非
訪戴劍外欲依劉高枕海天暝落帆江雨秋鼉聲應遠鼓蜃氣學危樓智
士徒千慮達人經百憂唯聞陶靖節多在醉鄉浮一作遊 送湯處士
反初卜居曲江 鴈門歸去遠垂老脫袈裟蕭寺休為客曹溪便寄家綠
琪千歲樹黃槿四時花別怨應無限門前桂水斜 送魚思別處士歸有
懷 讌罷衆賓散長歌攜一枝溪亭相送遠山郭獨歸遲風檻夕雲散月
軒寒路滋病來雙鬢白不是舊離時 別韋處士 南北斷蓬飛別多相
見稀更傷今日酒未換昔年衣舊友幾人在故鄉何處歸秦原向西路雲
晚雪霏霏 題韋處士山居 斸藥去還歸家人半掩扉山風藤子落溪
雨豆花肥寺遠僧來少橋危客度稀不聞碪杵動應解剪荷衣 贈高處

士 宅前雲水滿高興一書生垂釣有深意望山多遠情夜棋留客宿春
酒勸僧傾未作干時計何人問姓名 贈王處士 歸卧養天真鹿裘烏
角巾茂陵閑久病彭澤醉長貧冠蓋西園夜笙歌北里春誰吟清渭曲一
作上又老釣魚人 尋戴處士 車馬長安道誰知大隱心蠻僧留古鏡
蜀客寄新琴曬藥竹齋暖擣茶松院深思君一相訪殘雪似山陰 送宋
處士 賣藥修琴歸去遲山風吹落桂花枝世間甲子須臾過逢着仙翁
莫看棊遇一作事 贈何處士 東別茅峯北去秦梅仙書裏說知人白
頭主印青山下雖過唐僧不敢親 張祜詩贈處士 小徑上山山甚小每
憐僧院笑僧禪人間莫道無難事二十年來已是玄 題贈崔擢處士
讀盡儒書鬢皓然身遊城市意林泉已因駿馬成三逕猶恨胡麻欠一廛
真玉比來曾不磷直鈎從此更誰憐遺民莫恨無高躅陶令而今亦甚賢
孟浩然詩宿揚子津寄潤州長山劉處士 所思在建業欲往大江深日
夕望京口煙波在我心心馳茅山洞目極楓樹林不見少微隱星霜勞夜
吟 尋裴處士 涉水更登陸所向皆清真寒草不藏徑靈峯知有人悠
哉鍊金客獨與煙霞親曾是欲輕舉誰言空隱淪遠心寄白月一作日華
髮迴青春對此欽勝事胡為勞我身 李商隱詩贈鄭讜處士 浪跡江湖

白髮新浮雲一片是吾身寒歸山館隨棊局暖入汀洲逐釣輪越桂留烹
張翰鱠蜀薑供煮陸機蓴相逢一笑憐疎放他日扁舟有故人　崔處士
真人塞其內夫子入於機未肯投竿起唯歡負米歸雲中來郡屐堂上
老萊衣讀徧先賢傳如君事者稀　司空曙詩過終南柳處士　雲起山蒼
蒼林居蘿薜荒幽人老深境素髮與青衣雨滌莓苔綠風搖松桂香洞泉
分溜淺巖笋出藂長敗屐安松砌餘棊在石床書名一爲別還路已堪傷
盧綸詩過終南柳處士　王老正相尋園棊到煑金石攏丹井閑月過洞
門深猿鳥三時下藤蘿十里陰綠泉多草氣青壁少花林自愧非仙侶何
言見道心悠哉宿山口雷雨夜沉沉　皮日休詩寄毗陵魏處士朴　文籍
先生不肯官絮巾衝雪把魚竿一堆方冊爲侯印三級幽巖是將壇醉少
最因吟月冷瘦多偏爲卧雲寒兔皮衾暖蓬舟穩欲共誰遊七里灘　陸龜
蒙詩奉和　經苑初成墨沼開何人林下肯尋來若非宗測圖山後即是
韓康賣藥迴溪籟自吟朱鷺曲沙雲還作白鷗媒唯應地主公田熟時送
君家麴蘗材　韋應物詩寄裴處士　春風駐遊騎晚景澹山暉一問清泠
子獨掩荒園扉草木雨來長里閭人到稀方從廣陵宴花落未言歸　呇
裴處士　遺民愛精舍乘犢入青山來署高陽里不遇日夜還禮賢方化

俗聞風自欸關況子逸群士栖息蓬蒿間　李群玉詩贈方處士　白衣方
外人高閑溪中鶴無心戀稻粱但以林泉樂亦實終得意天池俟魚躍歲
晏入帝鄉期君在寥廓　送房處士閑遊　抹藥陶貞白尋山許遠遊刀
圭藏妙用巖洞契冥搜花月三江水琴樽一葉舟羨君隨野鶴長揖稻粱
愁　贈方處士兼以寫別　天與雲鶴情人間恣詩酒龍宮奉拂覓潁洞
一千首清如南薰絲韻若黃鍾吼喜於風騷地忽見陶謝手籍籍九江西
篇篇在人口芙蓉爲芳菲未落諸花後所知心眼大別自開戶牖才力似
風鵬誰能弄升斗無營傲雲竹琴帙靜爲友鸞鳳戢羽儀騏驥在郊藪鏡
湖春水綠越客憶歸否白衣四十秋逍遙一何久此身無定跡又逐浮雲
走離思書不窮殘陽落江柳　王建詩贈王處士　松對當街雪滿池青山
掩帳一作障碧紗幮鼠來案下偷水鶴在床前亦看棊道士寫將行氣
法家童授與步虛詞世間有似君應少便乞從今作我師　雨中寄來溪
韋處士　雨中溪破無乾地浸着床頭濕着書一箇月來山水隔不知茅
屋若爲居　劉文房詩送王處士歸州因寄林山人　陵陽不可見獨往復
如何舊邑雲山裏扁舟來去過鳥聲春谷靜草色太湖多儻宿荆溪夜相
思漁夜歌　送袁處士　開田北川下靜者去躬耕萬里空江菼狐舟過

郢城種荷依野水移柳待山鶯出處安能問浮雲豈有情　宿懷仁縣南
湖寄東海荀處士　向夕斂微雨晴開湖上天離人正惆悵新月愁嬋娟
佇立白沙曲相思滄海邊浮雲自來去此意誰能傳一水不相見千峯隨
客船寒塘起孤鴈夜色分鹽田時復一延首憶君如眼前　杜荀鶴詩亂後
再逢江處士　如君真道者高世有閑情每別不知處見來長後生藥非
因病服酒不爲愁傾笑我與身苦吟髭白數莖　秋日山中寄李處士
吾華道無窮寒山細雨中兒童書懶讀菓栗樹將空言論關時務篇章見
國風升平猶可用應不廢爲公　寄賓處士　津水醉中別別來猶未醒
半生因酒廢大國幾時寧海畔將軍柳天邊處士星遊人不可見春入亂
山青　項斯詩咸陽別李處士　古道自迢迢咸陽離別橋越人達水處秦
樹帶烟朝駐馬言難盡分程望豈遥秋來未相見此意各蕭條　寄富春
孫路處士　平生醉與吟誰是見君心上國一歸去滄江閑至今鐘聲秋
寺近岸闊晚濤深疎放長如此何人更得尋　朱餘慶詩酬李處士見贈
干上非無援才多卻累身雲霄未得路江海作閑人久別唯謀道相逢不
話貧行藏一如此可便老風塵　李頻詩送胡休處士歸湖南　見說荆湘
切長愁有去時江湖秋涉遠雷電夜眠遲舊業多歸興空山盡老期天寒

一瓢酒落日醉留誰　李濤詩送凌處士赴連州遊　連山群書至策馬出
長安落日對酒別晚關衝雪寒霜飛湖草綠春近嶺梅殘知已雲霄在郡
言欲掛冠　趙嘏詩送韋處士歸朔方　映柳見秋色故山當落暉青雲數
知已白首一身歸滿岫蕭關路連沙塞鴈飛到家翻有淚惜取老萊衣　孟
貫詩酬東溪史處士　咫尺東溪路年來偶訪遲泉聲迷夜雨花片落空
枝石徑僧遠出山床鶴見移貧齋有琴酒曾許月圓期　寄李處士　僧
話磻溪叟平生重赤松夜堂悲蟋蟀秋水老芙蓉吟坐倦垂釣閑行多倚
笻聞名來已久未得一相逢　夏日寄史處士　掩關苔滿地終日坐騰
騰暑氣冷衣葛暮雲催燭燈寂寥知得趣踈懶似無能還憶舊遊否何年
別杜陵　鄭谷詩寄贈孫路處士　平生詩譽更誰過歸老東吳命若何知
已凋零垂白髮故園寥落近滄波酒醒蘚砌花陰轉病起漁舟鷺跡多深
入富春人不見閑門空掩半庭莎　蔡處士　無着復無求平生不解愁
鬢疎貧淨潔中酒病風流音趣陶山相詩篇沈隱侯小齋江色裏離柱繫
漁舟　寄題方干處士　山雪照湖水漾舟湖畔歸松篁調遠籟臺榭發
清輝野岫分閑徑漁家並掩扉暮年詩力在新句更幽微　梁燭處士辭
金陵相國杜公歸舊山因以寄贈　相庭留不得江野有苔磯雨浙尋山

過孤舟載鶴歸世間書讀盡借外客來稀詠著搜賢急應難借布衣王貞白
靈溪詩贈彭蟾處士　不阻兵散亂穿揚己疊雙文深李北海詩淨買長
江退隱斷山欒醉眠恁酒缸年年搜草澤未使老書惚　贈劉台處士
擺落塵埃深處隱欲將麋鹿況高蹤兵機不讓韓擒虎笑癖微方陸士龍
月窟常留丹桂在家山貪卧白雲重聖朝有詔徵遺逸莫挂頭冠著澗松
曹松詩贈胡處士　年光離岳色帶疾卧南原白日與無事俗人嗔閉門
樵漁臨片水野鹿入荒園莫問榮華事清霜點髮根　浙右贈陸處士
靜節濯園蔬侍非成隱居長當庚子日獨拜五經書白浪吹亡國秋霜洗
太虛門前是京口身外不營儲韓偓詩贈易卜崔江處士袁州　白首窮
經通秘義青山養老度危時門傳組綬身能退家學樵漁跡更奇四海盡
聞龜策妙九霄堪嘆鶴書遲壺中日月將何用借與閑人試一窺　贈湖
南李思齊處士　兩板船頭濁酒壺七絃琴畔白髭鬚三春日日黄梅雨
孤客年年青草湖燕俠冰霜難狎近楚狂鋒刃觸凡愚知余絶粒窺仙事
許到名山看藥爐呂和叔詩道州夏日郡内北橋新亭書懷贈何元二處
士　結搆池梁上登臨日幾迴晴空交密葉隱岸積蒼苔爽氣中央滿清
風四面來振衣生羽翰高枕出塵埃齊物魚何樂忘機鳥不猜閑銷夷晝

盡靜勝火雲開僻遠宜孱性優游頼廢材頗為長泛梗莫作重燃灰守道
窮非過先時動是灾寄言徐孺子賓榻且徘徊　道州敬酬何處士書情
見贈　意氣曾傾四國豪偶來幽寺息塵勞嚴陵釣處江初滿梁甫吟時
月正高新識幾人知杞梓故園何歲長蓬蒿期君自致青雲上不用傷心
歎二毛　道州敬酬何處士懷郡樓月夜之作　清質悠悠素彩融長川
迥陸合為空佳人甚近山城閉一夜相望水鏡中　送戴處士謁楊侍郎
麤馬孤僮鳥道微三千客散濁南歸山公念舊偏知我今日因君淚滿
衣李洞詩送包處士　秋思枕月卧蕭湘寄宿慈恩竹裏房性急却於棊
上慢身閑未免樂中忙休拋手網驚龍睡曾掛頭巾拂鳥行聞說石門君
舊隱寒風濺瀑壞書堂　送醉畫王處士　幾年來艤住南吳狂醉蘭舟
夜落湖別後鶴毛描轉細近來牛角飲還麄同餐夏果山何處共釣秋濤
石在無關下相逢怪于老篇章役思繞寰區　宿鄠郊贈羅處士　川靜
星高果已枯南山落石水聲麄白雲釣客應中宿卧數嵩峯聽五湖伍喬
詩寄史處士　長羨閑居一水湄吟情高古有誰知石樓待月横琴久漁
浦經風下釣遲幽圃落花多掩徑舊山殘燒幾侵籬松門别後無消息早
晚重為清話期　寄落星史虛白處士　白雲峯下古溪頭曾與提壺欄

煙遊登閣共看彭蠡浪圍爐同憶杜陵秋棋玄不厭通宵算句妙多容隔
歲酬别後相思時一望暮山空碧水空流方玄英詩題王司山孫處士
酒裏藏身岩裏居剛聚自是一家書世人呼爾為漁叟爾學釣璜非釣魚
贈中巖王處士　垂楊裊裊草芊芊氣象清虛學洞天援筆便成鸚鵡
賦洗花須用桔槔泉高於避世堪同日渭曲逢時必有年直恐剛腸閑未
得醉吟爭柰被才牽　贈黄處士　閑户先生無是非竹灣松樹藕苗衣
愁吟客雪思難盡醉倒殘花扶不歸若出薜蘿迎鶴簡應拋舴艋别漁磯
到頭苦節終何益空改文星作少微　贈錢塘湖上唐處士　我羨君家
似洞庭衝灣潑岸夜波聲嶠巔影裏清吟苦舴艋舟中白髮生常共酒杯
為伴侶復聞紗帽見公卿莫言舉世無知己自有孤雲一作烟霞識此情
李中詩訪蔡文慶處士留題　幽人棲息處一到滌塵心蘚色花陰闘碁
聲竹逕深蘿根眠野鹿池面戲江禽多謝相留宿閑樽拂素琴　贈蒯亮
處士　著得新書義更幽負琴何處不遨遊玄宮寄宿月華冷羽客伴吟
松韻秋滿户煙霞思紫閣一帆風雨憶滄洲吾君側席求賢切未可懸瓢
枕碧流　吉水春暮訪蔡文慶處士留題　無事無憂鬢任蒼濁醪閑酌
送韶光濱滲雨過池塘暖狼藉花飛硯席香好古未書跡典墳懸圃時要

看瀟湘戀君清話難留處歸路迢迢又夕陽高常侍詩廣陵別鄭處士
落日知分手春風莫斷腸興來無不愜才在亦何傷溪水堪垂釣江田耐
插秧人生只為此亦足傲羲皇　贈别晉三處士　有人家住清河源渡
河問我遊梁園手持道經注已畢心知内篇口不言盧門十年見秋草此
心惆悵誰能道知己從來不易知慕君為人與君好别時九月桑葉疎出
門千里無行車愛君且欲君先達今上求賢早上書秦翰王詩寄李處士
呂望甘羅道已彰只憑時數為門張世塗必竟皆應定人事都來不在
忙要路穜千情本薄舊山歸去意偏長因君指似封侯骨漸擬回頭別醉
鄉　儲嗣宗詩和顧非熊題茅山處士閑居　歸耕地肺絶塵喧匣裏青萍
未授恩濁酒自憐終日醉古風時得野人言鳥啼碧樹閑臨水花滿青山
靜掩門雖有階前芳草色年年惆悵憶王孫　邵謁詩贈鄭殷處士　善琴
不得聽嘉玉不得名知音既已死良匠亦未生退居一河湄山中物景清
漁沉池水碧鶴去松枝輕長材靡大用大厦失巨楹顏子不得禄誰謂天
道平　吳融詩贈方干處士　把筆盡為詩何人敵夫子句滿天下口名聒
天下耳不識朝不識市曠逍遥閑徙倚一杯酒無萬事一葉舟無千里衣
裳白雲坐卧流水霜落風高忽相憶惠然見過留一夕一夕聽吟十數篇

水榭林蘿為岑寂拂旦捨我亦不辭攜琴徑去隨所適隨所適無處覓雲
半片鶴一隻屬蹇詩　訪偎源覲陳處士不值　名利本來跡閒倘兩有餘
閒門留野鹿帶葉卷殘書林下期何在人間事盡虛萬山青嶂底恨不有
吾廬　許棠詩　寄盧山買處士　時泰亦高眠人皆謂不然窮經休望辟餌
朮止期仙彭蠡波涵月爐峯雪照天常聞風雨夜到曉在漁船　贈處士
乾坤清氣藹山川盡入詩人舊簡編却羨屬生勤苦志集成佳句世相
傳　李端詩　暮春尋終南柳處士　厖眉一居士鶉服隱堯時種豆初成畝
還丹舊日師入溪花逕遠向嶺馬行遲紫葛垂苔壁青菰映柳絲偶來塵
外事暫與素心期終恨遊春客同為歲月悲　王無功詩　贈程處士　百年
長擾擾萬事悉悠悠日光隨意落水勢任情流禮樂囚姬旦詩書傳孔丘
不知高枕處時取醉銷愁　山中別李處士　楯　為向東溪道人來路更
賒山中春酒熟何處得停家　韋莊詩　贈武處士　一身唯一室高靜若僧
家拂地留蹤影穿池浸落霞綠蘿臨水合白道向村斜賣藥歸來醉　岑詩
倚釣查　張喬詩　寄處士梁燭　賢哉君子風飄與古人同採藥楚雲裏移
家湘水東星霜秋埜潤雨電夜山空早晚相招隱深耕老此中　溫飛卿詩
贈鄭處士　飄然隨釣艇雲水是天涯紅葉下荒井碧梧侵古槎醉收陶

令菊貧賣邵平瓜更有相期處南籬一樹花　周賀詩　尋北崗韓處士　相
過值早涼松幕掃山床坐石泉痕黑登城蘚色黃逆風沉寺磬初日曬鄰
梁幾處逢僧說翻來宿北崗　耿湋詩　夜尋盧處士　月高雞犬靜門掩向
寒塘夜竹深茅宇秋庭冷石牀住山年已遠服藥壽偏長虛棄如吾者逢
君益自傷　韓翃詩　尋胡處士不遇　到來心自足不見亦相親說法思居
士忘機憶丈人微風吹藥案晴日照茶巾幽興殊未盡東城飛暮塵　戴
詩　春日尋滻川王處士　碧草徑微斷白雲扉晚開罷琴松韻發鑒水月
光來宿鳥排花動樵童浣竹迴與君同露坐澗石拂青苔　皇甫曾詩　尋劉
處士　幾年人不見林下掩柴關留客當清夜逢君話舊山隔城寒杵急
帶月早鴻還南陌雖相近其如隱者閑　李頎詩　寄鏡湖朱處士　澄霽晚
流潤微風吹綠蘋鱗鱗遠峯見淡淡平湖春芳草日堪把白雲心所親何
時可為樂夢裏東山人　姚合詩　夏日書事寄丘亢處士　暑天難可度豈
復更持觴樹裏鳴蟬咽宮中午漏長病夫心益躁靜者室應涼幾欲相尋
去紅塵滿路傍　送王龜處士　送客客為誰朱門處士稀唯修曾子行
不著老萊衣古寺隨僧飯空林共鳥歸壺中駐年藥境得獻庭闈　章蓮花
妓詩　獻陳陶處士　蓮花為號玉為腮珍重尚書遣妾來處士不生巫峽

夢虛勞神女下陽臺　于武陵詩　送魏山韋處士　陰陰亭際樹相顧慘離
顏一片雲飛去嗟哉空魏山　僧齊己詩　寄鏡湖方干處士　賀監舊山川
空來近百年聞君琴與鶴終日在魚船島露深秋石湖澄半夜天雲門幾
回去題偏好林泉　僧尚顏詩　寄方干處士　格外缀清詩詩名獨得之閑
居公道日醉卧牡丹時海島和濤望山僧帶雪期仍聞稱處士聖主肯相
知　送獨孤處士　萬里去非忙惟攜貯藥囊山家消夜景酒肆過年光
立鶴洲侵浪喧蟲壁近床誰人臨上路乞得變髭方　寄陳陶處士　鍾
陵門外住脩似玉沉泥道真負嫌殺神清語亦低雪深加酒債春盡減詩
題記得僧邀宿山茶又更攜　僧皎然詩　訪陸羽處士不遇　太湖東西路
吳王古山前所思不可見歸鴻自翩翩何山賞春茗何處弄春泉莫是滄
浪子悠悠一釣船　往丹陽尋陸處士不遇　遠客殊未歸我來幾惆悵
叩關一日不見人遶屋寒花笑相向寒花寂寂遍荒阡柳色蕭蕭愁暮蟬
行人無數不相識獨立雲陽古木邊鳳翅山中思古寺魚竿村口望歸船
歸船不見見寒煙離心遠水共悠然他日相期那可定閑僧著處即經年
杼山禪居寄東谿吳處士　青雲何潤澤下有賢人隱路入葵湖深跡
與黃鶴近野風吹白芷山月搖清軫　詩祖吳叔庠到君才不盡身當青山

旁（詩曰家住青山下　青下有吳均故宅後改為吳均山）文體多野聲澄澈
湘水碧沉寥楚天清時人格不同至今罕知名昔賢敦師友此道獨君行
既得廬霍趣乃高雷遠情別時春風多掃盡雪山雪為君中夜起孤坐石
上月悠然遺塵想邈矣達性說故人不在茲幽桂惜未結　答胡處士
田山禪隱比求聞長道唯應我與君書上無名心忘却人間聚散似浮雲
薛逢詩　題獨孤處士村居　江上園廬荊作扉男驅耕犢婦鳴機林巒當
戶萬蘿暗桑柘繞村薑芋肥三畝稻田還謂業兩間茅舍亦言歸何如一
拭風塵染到老云云相是非　陳圖南詩　偶題　十年蹤跡走紅塵回首青
山入夢頻紫陌縱榮爭及睡朱門雖貴不如貧愁聞劍戟扶危主悶見笙
歌聒醉人攜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　溫庭筠詩　題處士盧姑山
居　西溪問樵客遥識楚人家古樹老連石急泉清露沙千峯隨雨暗一
徑入雲斜日暮飛鳥散滿山橋麥花　宋蔡端明詩　送張處士　垂垂秋雨
洗驕泥經畫門前無馬嘶來靜因題送行什江南歸思已淒迷　梁園塵土
著人腥不似淮山眼明愛君心迹曾無繫一片孤雲去就輕　訪陳處
士　橋畔脩篁下碧溪君家尤在此橋西來時不似人間世日暖花香山
鳥啼　寇準詩　贈魏野處士　人間名利走塵埃惟子高閑晦盛才欹枕夜

風喧薜荔閉門春雨長莓苔詩題遠岫經年得僧戀幽軒繼日來却恐明
君徵隱逸溪雲誰得共徘徊　寄贈笠澤處士　笠澤漁人高節奇白頭
猶自着簑衣吟過竹院僧留宿釣罷煙江鶴伴歸花落砌邊春雨歇酒醒
林際夕陽微中朝名士皆知己多説東來信亦稀宋元憲公集和梵才寄
林逋處士　白首江湖傳散人天殳鮮盡有天真漢家不借青蒲貴終為
放生一槩論蘇子美集送安素處士高文悅　皇天愁臣懸羌虜猾顛戕
廟算忽小醜王師數傾衂恭民着暴歛慘慘生意蹙賊氣愈張王鋒鋭不
可觸帷幄監前敗降心問白屋天詔下中天公車塞章牘荣慮盡顔狀勇
決過賁育先生胷臆大經術内自足逸韻脫庳塵素節抱水玉獨恥論兵
戰因時射君禄不唯吾志乖亦使王道局放懷但文史散髮自溪谷近臣
上薦書天子渴高躅旅帛三及門不免至京轂萬鍾非所好大議憂鈞軸
孤鸞入紫烟網罟安可束天風萬里長流灌朝滿腹更期下翔集以為蒼
生福梅聖俞宛陵集同道損持國訪孔肬處士　高廬當大道節士不肯
過窮巷獨東德車馬一何多勢力走訣諂禮義服委佗是以被褐人長甘
北山阿曰今豈有隱漁上有行歌范文正公集訪陝郊魏跦處士　賢哉
先處士天書召不起雲夫副孤風復為隱君子有石觸其齒有泉洗其耳

下瞰紅塵路榮利無窮已孜孜朝市人同在風波裏大為高士笑誓不捨
青紫我亦寵辱流所幸無愠喜進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矧今領方面豈
稱長城倚來訪卧雲人而請益諸己得無長者言佩之王非美　贈餘杭
異處士　名動公卿四十秋相逢仍作旅人遊青山欲買難開口白髮思
歸易滿頭厭入市塵如海燕可堪雲水屬江鷗故鄉知己方都督千封春
濃種橘休時胡侍郎守餘杭　和沈書記同訪林處士　山中宰相下巖
扃靜接遊人笑傲行碧嶂淺深驕晚翠白雲舒卷看春晴煙潭共愛魚方
樂樵爨誰欺鴈不鳴莫道隱君同德少樽前長揖聖賢清　寄贈林逋處
士　唐虞重逸人束帛降何頻風俗因君厚文章至老淳玉田耕小隱金
闕夢高真龍釣輪生疾慵冠鑑積塵餌蓮攀岳頂歌雪扣琴身墨妙青囊
秘丹靈綠髮新嶺霞明四望巖筍入諸隣幾姪簪裾盛諸生禮樂循朝廷
唯薦鶚鄉黨不傷麟帝古夫差國懷賢伍相津劇談來劍俠騰嘯駭山神
有客贍冥翼無端預薦紳未能忘帝力猶待補天均早晚功名外孤雲可
待親　與人約訪林處士阻雨因寄　閑約諸公扣隱扃江天風雨忽飄
零方憐春滿王孫草可忍雲遮處士星蕙悵未容登末席蘭舟無頼寄前
汀湖山早晚逢晴霽重待尋仙入翠屏　寄西湖林處士　蕭索遠家雲

清歌獨隱淪巢由不顧社堯舜豈遺人一水無涯靜群峯滿眼春何當伴
閑逸審酒過諸鄰　寄林處士　片心高與月徘徊豈為千鍾下釣臺猶
笑白雲多事在等閑為雨出山來　寄安素高處士　吏隱南陽味日新
幕中文雅盡嘉賓滿軒明月清譚夜共憶詩書萬卷人　送邢昂處士南
遊　落落崆峒一大儒四方心迹憶江湖東南頗有林君復萬里清風去
不孤趙清獻公集贈恭山王處士　恭山深處隱林泉遠離塵紛僅十年
已得琴中平淡意有絃終日似無絃　送張處士　下峽孤舟快似飛西
江歸去一天涯鄉人故服知君否功行如今無不為　贈濮陽高蒙處士
　事了還家不記年三茅倚侶盡真仙恰如少華希夷子十度花殘一覺
眠先祖太傅贈陳持之句司馬溫公傳家集寄清逸魏處士　鄉樹三摧
落臨風歌式微徒嗟俗緣重端使素心違茅閣杉松冷山園藥草肥不能
如海鷲歲歲一飛西陸放翁詩讀林逋魏野二處士詩　君復仲宣真隱
淪筆端亦自斡千鈞閑中一句終難道何況市朝名利人王黃州小畜集贈
种放處士　媒雉不誘鳳由鹿不致麟終南有嘉士天子不得臣披輿入
窮谷同隱之推親種木山之阿抹蘭澗之濱務本不務末求力不求人至
孝在盡懽飲水猶欣欣富貴不以道刖鼎奚足云行是有餘力稽古且學

文稽古不為禄學問非飾身立言復垂教揚孟時有倫我生落世網碌碌
隨搢紳直躬多齬齟左官苦漂淪妻孥困斗粟靚老無重茵入山非隱遁
去國頗悲辛猶願貳車禄庠繫舟河濱羨君脫羈鞅生計在水雲羨君遺
榮利居處絶囂塵躬耕方肯食恐害力穡民學優終不仕孰為觀國賓去
去謝桂籍行行避蒲輪巢由自高尚堯舜徒聖神況我蜉蝣輩敢希鸞鶴
群猶期不遠復一問迷途津他年解郡紱願許我為鄰　寄潘閬處士
爛醉狂歌出上都秋風時節憶鱸魚江城賣藥長將鶴古寺看碑不下驢
一片野心雲出岫幾莖吟髮雪侵梳算應吟笑文場客歲歲求人薦子虛
贈郝處士　盡見閑人話息機唯君的確猒輕肥盤中藥菜真僧會篋
裏烟霞舊道衣江渚鷗鵰情已狎洛陽櫻筍夢應稀縣齋喜與書齋近公
暇何妨扣竹扉　寄汝陽田告處士　汝水年來漲綠波先生居此興如
何門連別浦閑垂餌宅枕平沙好種莎治水共誰言鯀禹曾著禹元經大
言治水事著書空自繼丘軻可憐重白無人問却伴漁翁看釣蓑　寄郢
城蕭處士　收藏家譜恐人尋雨笠烟蓑自稱心夜踏月華三逕小曉耕
秋色一犁深庭園縱窄猶栽藥活計雖貧不賣琴應笑驅驅未名客九衢
塵土滿衣襟張舜民畫墁集庚辰歲仲夏冲照處士王荃子真自渭上游

三茅是時僕趁召京師分袂於永城聊寫長言用洗行色　君為天下都
散濮我是人間大丈夫君往茅山住巖嶺我來汴水入京都翩翩雲鶴鷲
颷馭汩汩塵埃滿客裾秖看此行皆可見不須開口説賢愚　宋景文公詩
李處士　江天退卧久沉冥秋入顛毛翠葆驚原憲杂扼貧不病子真嵓
石老歸耕樵風拄席晨昏至簑蓋登山上下平鄰稻已收霜橘熟深心寧
遂𢢆侯榮　王沂伊濱集樂善處士　劉君陳誼竟何如蕭洒城南小隱居
傾蓋交通皆國士揮金振恤自鄉閭易名不愧群賢議潛德生輝太史書
他日相逢通姓字定應驚座聳簪裾　蘇頴濱集贈王復處士　候潮門外
王居士平昔交遊遍海涯本種杉松為老計晚將亭榭付鄰家為生有道
終安隱好事來遊空歎嗟猶有東坡舊詩卷忻然對客展龍蛇王君舊有
園亭子瞻兄名之曰種德其亭頃以貧故鬻之矣　韋先生集贈項子復處
士　介似於陵可謂清老來志操益堅成背肩傳會羞衰俗拌茹優游盡
此生秖以圖書養高性不縣林數市虛名誰編野史防遺逸當為先生作
獨行　劉元城盡言集句留別李子王守素處士　行藏由命不由身一
卧東山三十春誰謂他鄉各異縣與君相見即相親　故里心期奈別何
幾時回首一高歌鏡中絲髮悲來慣他日相逢應更多　詹敦仁詩寄劉乙

處士　音問相忘二十秋天教我輩到南州無窮風月隨宜樂有分溪山
取次收好語傳來如昨夢離情欲剖帶春愁何時載酒從東下細與劉君
叙昔遊　趙叔靈南陽集贈張處士　應問秋雲學得閑飄然如不在人間
青藤篋裏詩多怪紫栗杖邊藥更殷江客對棊曾賭鶴野僧分屐借登山
仍聞昨日來城市又抱孤琴踏月還　張元幹歸來集次韻奉呈公澤處士
屏迹苕溪少往還時危尤覺故人歡相期臘盡屠蘇酒連享春來苜蓿
盤雪夜劇談金賊入風江絕歎鐵衣寒何年天上旄頭落併滅穹廬舊契
丹　趙蕃淳熙稿贈徐處士　南朝文士數徐陵騎省流風篆法存翰墨了
知無異道丹青今復見諸孫規摹要自胷中具繩尺嫌於筆下論太息藝
成頭已白誰能持使獻金門　吳仲孚詩贈任處士　故園不戀戀西湖賃
得民居作隱居開口不離仁義字閉門惟讀聖賢書老無子息偏怜鶴閑
有工夫儘釣魚酒熟自斟詩自和功名一念已消除　呂居仁詩贈歐陽處
士　愛君年少便知足今君雖老更一作轉無欲閉門不出動經時保此
無窮清淨福黃衣弟子雜僧徒共守荒郊數椽屋門前山水各有態君但
踈籬對修竹直如李路恥有聞清似之推不言祿坐看世事雲變化一任
兒曹手翻覆上皇龍飛三十春臨軒亦嘗思異人詔書屢下廣搜索當時

幾人能識真君時聲名動天子高卧不起空逡巡漫收符籙養丹火一旦
四海生風塵我來見君斛嶺下識君無營真靜者慇懃愛我莫遽行尚肯
相從結茅舍時當喪亂足淹留豺狼恣横空山夜它年有意過匡廬一作
廬山更許淵明入蓮社　陳造江湖長翁集急筆贈歐處士酒所歐索夫甚
急作此送之歐善畫山水　南州江山昔所歷雨峰點綴晴江碧幾年思之
忽墮前欲得歐生醉時筆斯人歷覽山川奇得興落筆天露機不須十日
五日一水石已可王宰相攀追相逢便整南歸棹短章許君慵未果酒邊
技句敢言工不解似君磐礴贏　鄭獬鄖溪集送李處士南歸　駕車跨馬
聲嘈嘈長紳闊佩横滿朝塵埃走趨顏髮老先生久客得無勞夜來氣味
有秋色歸心鬬與秋風高揭竿跨浪好歸去扁舟爛醉眠雲濤力小不能
薦天子遣詩有意徒嘵嘵　撫州府羅山志樂史訪白陂陳處士　淞溪復
踐雲雲邊訪道人水聲齊入耳山色來遶身聞君話經濟使我開精神少
微星在此飛詔何因循　清風不見面白汗如波流走來君洞裏雲樹冷
颼颼更瀉蒲萄綠千杯沃倒愁魂疑更回首殘熱又為雖江湖復集安晚
堂送繼一郭處士　聖君如堯舜豈無巢與由許然亦何慕五湖一扁舟
之人久不作側席思嚴幽寧聞鹿何君清芬徹疑旒重華錫嘉號見一光

林丘誰謂雅道息競風日悠悠脫冠掛神武有士歸東州笑将金閨籍猛
情處士裘釣天為開顏曰此夷逸傳大書繼一字紅光屬奎婁宸章軼麟
袞正聲出天球清名獎靜退下視古素庚膺謨廣先愿婷節追前脩况今
輯衆雋丞獮登虞周明時樂閒暇出處自不侔赤城宅仙子登陸方蓬洲
君歸訪司馬坐忘春與秋方瞳照綠髮戲轉黃河流煙霧肅適客隱者應
輟援歎乃輔行色春風生柁樓　徐鉉騎省集和陳處士在雍丘見寄　衰
薄𦾔多幸退公誰與閑高人乘興去相望兩程間巷陌有微雪登樓無遠
山清談勝題贈何日扶藜還　江湖前賢小集李工侍贈周衡處士　湖南
高尚客處士道隨時地暖移花早天寒放鶴遲爐邊巖叟藥燈下羽人棊
自説生涯處新添卷上詩　贈張處士　聞爾閑於琴寢處未嘗輟抱之
京城來豈與工師列一奏流水聲落指鳴決決既曰林壑人安事塵土轍
猨舜民詩贈鄰居陳煥處士　福唐陳處士與我對門居生死一爐藥塵
埃數篋書但知尊有酒莫歎食無魚君論浮生事浮生事總虛　韓維南陽
集送戴處士還盧州　早識浮生妄欣陪達士遊觀心非本有於法尚何
求爽茗林間寺題詩湖上舟還嗟別後夜風雪擁貂裘　姚成一雪坡集贈
徐處士　紉津徐處士湖海盡知名術造句庚妙書研遁甲精寒齋留爾

久別驛若為情定赴秋風約西湖酒重傾翁靈舒詩贈滕處士　識君戎
馬際今又十年餘環海縹安息先生便隱居清風三畝宅白日一床書長
是閉門掩隣僧亦不如李忠定公集漢處士稱衡　稱生抱逸韻乃是古
之狂負才頗傲物齒少氣方剛懷刺遊許下漫滅竟摧藏肯從屠沽兒借
面與弔喪偉哉孔文舉國寶惜路傍上書薦一鶚欲使觀翱翔振翼雲漢
間永垂虹蜺光飛兎與腰褭滅沒不可望觀其慰辭薦器識豈易量平生
輕魏祖縱口成否臧召令為鼓吏閱試當改裝蹀躞初散步掺過作漁陽
聲節既悲壯容態隨低昂岑年與單絞裸袒易故裳卻來坐軍門畫地聲
琅琅曹瞞黠如鬼嗜殺猶虎狼縮手不敢動送與劉及黃娛賓賦鸚鵡節
奏陵莖黃援筆不加點粲然已成章高才竟為累蘭蘄空餘香至今鸚鵡
洲葭葦秋蒼蒼醜哉殺士名千古不可忘沈氏三先生集寄贈舒州徐處
士　昔愛潘川遊青林覆幽石道人携手行蕭然名山客誰知隋世路嶮
如霧飛翩林皐未肯去紛紛頭欲白輕負皇人經猶懷稚川葉幸已棄章
帶遠謝功名迹聊希閑闗士正苦身為後別來二千日還丹應有術毋忘
絳囊贈使我升僊籍將酬金鏍脆青綾三萬尺詩海繪章劉景文贈賈收
處士十韻　君家霅溪上日食霅溪魚無錢買釣艇貌古常有餘遇人書
談笑貰酒日不虛浩歌出塵表白鳥來徐徐清風入牕牖散亂床頭書有
琴懷徽軫淵明意何如我欲脫塵網築室鄰君居有地植松竹有水種芙
蕖作詩賦生理起居當和予相顧可忘老醉飽遣君諸　贈朱象先處士
十韻　前身應畫師摩詰初自許咫尺論萬里宰也少陵與朱翁趣豈凡
山水忘羈旅晴窗布風雲夏木廻炎暑坐來摧虎頭興盡兖鵝炬況其塵
外懷出門皆勝侶一盡不輕付俗子吾避汝能令希世迹千載得處所斯
人定何如篋有東坡語畫以適其意能文不求擧　皇甫冉送蕭處士
惆悵烟郊晚依然此送君長河隔旅夢浮客伴孤雲淇上春山直黎陽大
道分西陵僊一弔應有士衡文　耿湋誠華山王處士有書見及賦詩為
謝　昔別云當老石房伴身猶寄鹿皮囊十年無路陪君語一日飛書墮
我傍旅宿舊諳關月冷夢闚空想嶽蓮香終期共坐柯平石看寫銀河萬
尺長劉攽詩將過孔處士莊聞處士住許昌不果往　鹿門隱士肯浪出
荷篠丈人行不達朝陽畫雨齋復瞑杳山無路雲重重徐鉉騎省詩送汪
處士還黟歙　孤雲野鶴任天真乘興遊梁又適秦興盡卻歸南國去黃
山何謝武陵春許綸涉齋次諫長韻贈嚴處士　爲在青天魚在川馬牛
誰絡更誰穿過求敢問君平卜只問皇家一統年潘道送詩贈林適處士

雲翦烏紗霧翦衣存神養氣語還稀人人盡喚孫思邈只恐身輕白日
飛劉後村詩贈魏處士　曾蔵王太尉亦諷冠萊公無端兩丞相有愧一
山翁晁景迂詩節孝處士徐先生積字仲車　莫怪先生身上貧眼看外
物似浮雲房中除卻琴棊後更有門前鶴一群　贈華處士屠希　屠牛祖
是屠牛坦今日卻屠秋兎毫自識有心三副健可憐無副一心勞　再遇
華屠處士　江頭再遇華屠生共聽去年江水聲三副少多予自審一毫
去取子能輕　贈華處士曹忠　華管予何愛輕圓稱白毫固知今獨妙
舊數浙西曹三四十年前杭李有曹用筆見稱於世　智圓詩集贈林逋處
士　深居猿鳥共忘機荀孟才華鶴氅衣滿砌落花春病起一湖明月夜
漁歸風搖野水青蒲短雨過閑園紫蕨肥塵土滿床書萬卷玄纁何日到
松扉　僧子騰詩送曾處士歸舊隱　故鄉人別楚江湄高柳新蟬噪落暉
逆旅我慚歸計晚順風君羡去帆飛海門酒美思揶子天塹星寒認少微
遥想到家秋未半水田禾熟鱖魚肥　僧惟鳳詩送陳豸處士　草長關路
微離思更依依家遠知琴在時清買劒歸孤城廻短角獨樹隔殘暉別有
隣漁約相迎掃釣磯　寄劉處士　度月阻相尋應為苦雨吟井潭茶味
失地潤屐痕深鳥背長湖色門間古樹陰憶君慵更甚華髮盡方簪　贈
維陽呂為處士　為儒師古道清苦少人知心散暫因酒鬢斑多為詩著
書秋閣靜曬藥夕陽遲何必文明代垂鈎渭水湄　和張秘校贈吳處士
隱逸思無涯幽居似道家養真頻鍊藥徇俗亦栽花引鶴遊山寺看雲
側帽紗兒孫歌酒外誰更羡奢華元王逢梧溪集哭呂真惠處士　南國
長林楚西崑序玉英周旋鄉里雖終始歲寒盟甲第風塵合璜溪月露清
義聲驩勇弁私試集大衙慶散千金積還辭七品榮性中天爵重身外野
袍輕柳送浮春鷄花邀囀鸎鶯深期陪几杖俄報擧銘旌世亂嗟新俊秋
高哭老成名公題翠石來肅照華纓錢宰臨安集贈樵隱處士　樵者本
在山隱者亦在山雖言事不同並依林泉間晨興持斧出捫蘿與躋攀向
夕負薪歸落日同掩關流水石上至白雲山中還老樵竟何之我獨忘朝
餐江湖續集斯植懷芳林處士　相思不可見江路正迢迢煙樹同登遠
關河入望遥畫長花影轉風定篆香銷還憶君居處鍾聲隔暮潮達百止
詩寄林處士景初　詩書歲月久到老未忘情一自文風變長憂雅道輕
時人空見忌聖主舊知名更有孤高節水霜無此清　二月晦日懷林處
士　相思忽成夢久不到茶窩飛去羽毛短別來風雨多杏花一夜發春
事二分過百尺龍潭上知君意若何劉文簡公集題燕處士劉實從義基

銘後　一代耆年望千秋處士名眼中聊還興身外久忘情有子廸清範
無人尋舊盟高風在寥廓搔首愧平生(其子弃枕康坊紙屋不丸)　憶鄭
處士　隱者供承詔斯人獨避名文章成汩沒冠蓋絕逢迎食粥家人瘦
轆書弟子清經句不見面相憶每愁生豫章熊朋來集羽人以處士見招
不能從老氏而感其意　天上少微星人間處士名自非方外客誰共歲
寒盟何意丈其隱隨時素以行吾衰夢冠裾久矣厭餘生揚仲弘詩贈方
韶父處士二首　蜀郡蘇明允襄陽孟浩然戍名兼二子得句詫群賢口
絕人間事身如物外仙卓然能有此未信獨無傳　古賢皆眇邈不意見
斯人得趣時時好吟詩句句新孥舟來訪友覓勝郵經旬別業稠山下歸
歟顧北隣　東程處士　故人不見十年餘鴻鴈南來得素書茶吐槍旗
迷礀石竹供編簡塞庭除詎容煉藥燒金鼎有待搯經校石渠江上繫舟
將發去黃山回首重躊躇陳深源詩次韻謝處士　滄海一相見重來驚
幾春青燈銷壯志白髮怨閒人野艇此生夢深雲幾處身楓橋漫携手詩
思動江濱劉仁本詩贈潛德處士　舉世趨榮進君能獨隱潛利名雙轉
轂風雨一掀髯書卷酬黃嬭琴床夢黑甜封侯託兵革談笑出閭閻任仕
林詩謝廣微真人假以自然處士之號　處士猶處子聲光畏人聞攻如

豹隱霧又似虬蟠雲乾坤照孤耿草樹含幽薰虛名倘可乞何以娛斯文
陳了齋集寄壽陽處士李子玉　陶令琴中妙曲老萊袖裏春風為問白
頭一戲何如黑髮千鍾吳萊穎集題永嘉唐氏清節處士卷　永嘉古郡
控海陬東望萬里連蓬萊龍湫噴天作雪下瀉湯㵎地穿雲開自宜逸人
此遁跡表以青節無留埃吾知出處本一軌肯使物我長相猜昔人可仕
寂解隱圭寶不掃藏崔嵬醉閒騎驢或市過吟適放鶴中船迴今人可隱
獨顧仕駕馬並駕駘喧阗蘭臺文章與世變擇澤賓客隨塵來就中好高
欲遠引否則希進將雖媒路途九折足險惡巖壑千疊多風雷直從黃流
屹砥柱淨洗黑月妝炲煤道義榮華果異趣夷齊跖蹻徒駑鈍於焉寘心
泥操鹿冠復曠眼窮紘垓春秋栽花色擁砌伏臘釀黍香浮杯何山樵蘇
採茂脩某水釣泳航灣洄平居苟求食飲遂至樂奚問容顏推伊予頗讀
隱逸傳恨不徑躡烟霞堆素行傳家即政令虛名掩實須根荄晴窗撫卷
畫達者充華落紙誰詩材人生大節要礌礌慎勿枉桀懷清臺劉文簡公
集和王詳議處士詩韻　古人白胄秋草枯巍然節義猶蓬廬龍淵化作
蛇虺窟孔稚圭牙皆丈夫姓名闌説處士老口不敢詰心摧虛新詩老筆
喜入眼輕財樂冠緩急趨乃知元氣本無間季末何嘗殊厥初我期斯人

如鳳雛百鳥失避竹與梧我期斯人作初月光焰已射郡星躔　漕司知
事趙文甫持杜止軒處士行卷求諸君作詩處士乃汨水儒者李誠甫思
忠也其事則輕財赴難焚券御盜乙類言之甚詳姑掇其大槩而為之
男兒結髮事姬孔沒世無聞羞闒茸處心常在衆人先凡馬馬知渥洼種
威州閒有豪傑士不待文王業高躔財空鉅萬散骨肉身起窮究解紛凡
馮媛甘辭火券名實郎頗失投繩勇一身都是仁義氣我始聞之驚且嫉
衰俗靡靡頹波遠著手誰能為障壅豈期今日有斯人便合嵒廊佐垂拱
更看盡展濟時具風采一新天下聳不應猶作處士詩大筆動名有南董
曾大偉詩贈青山處士　知命甘為閒秀才江湖彷彿似蓬萊一囊祕訣
仙傳授幾卷新詩錦剪裁豈止胷中貯星斗依還舌上捲風雷青山若是
生西漢未必君平出得來陳深源詩寄錢塘白處士　千里吟聲動海湄
夢中曾折五雲芝江山驚識元章字兒女能傳白傅詩古寺對僧楓落夜
斷橋停棹雪深時美人天際情蕭瑟聊剪芭蕉寄所思楊鐵崖集金處士
歌并序吳人金可父賢智有才藝而自埋於民衆噴然以處士稱之權貴
人以丘園科起處士處士絕之曰予幸有廬一區在市闤可以避風雨田
一壥在郭外可以給衣食學聖人之道者可以自樂不願仕也且仕榮利

祿隱樂貞素苟以相易彼此兩乖乖而強合吾不能已吁處士如可父其
逸而貞者歟故集賢舊老相與署牒錫號曰貞逸會稽楊維禎為之賦詩
曰　蘇州古隱君實始虞仲隱居放言合乎清與權次曰澹臺氏言不拔
行不逕未嘗匍走諸侯前五噫之夫將其孥黽㑲織為業不廢誦與絃亦
有天隨仙配鴟夷子理釣舡去之五百年求繼者孰賢閭閻古城陰曰有
處士氏曰金長身而美髯(叶去)風局孤古體貌踈且沉家不失蔵里不失
任有餘推與人剏肯爵祿入我心關下足終南(叶)不貧賤易屈富貴易淫
故大隱在闤市不在壑與林鳳凰不能引高神龍不能深(音)琛人呼為
處士更加貞與逸號焉知古不如來今吾嗟今之士科隱丘復事王侯行
無稍關言無裨謀惟祿食是嫌(叶年)詭貞而枉詭逸而休以為吾人憂放
而返澗恚岳隴羞廬閭處士風其不泚然在顙豈吾人儔南遊寓興詩寄晚
香處士　送別南河上西風九月初逢人多問訊養德愈謙虛賓客來謀
詩兒孫只讀書斯文真眷戀莫遣信音踈　寄處士鄭明道　宛宛霞城
枕海隅廣文甑屋近河居家貧不給厨中食客至惟談几上書松徑雲開
時放鶴柳塘波靜日觀魚知君數學羅胷億欲問羲皇未畫初馬虛中霞
外集贈鶴泉丁處士　海鶴傳書謁洞天少微星已照林泉步兵未合判

長醉執戟終懷草太玄清笑一聲孤嘯外飛流千仞亂雲邊小山叢桂能
招隱細把鼓推問浪仙　次韻贈澂川潘君澤處士　鳶飛魚躍自高深
休影誰知在息陰比似佩弦均緩急何如抱甕絕機心菊籬莫負黃金蕊
梅塚曾埋白玉簪俛仰人間今古事成虧久矣悟昭琴　王道士竹林清風
集錢竹坡處士其弟梅坡松坡皆處士號賦唐律寄之　先生心跡本雙
清卜築林塘絕世塵結友松梅三處士放懷風月一詩人琴尊竹靜閒居
日簾幙花香別院春祗隔片雲不相見何當採藥話情真　雲麓文集次韻
荅范處士見贈　江湖濡沫兩相忘海上空聞姓字香學富自能文郁郁
量宏卯在貌堂堂短衣拂鮮身何窶弊褐藏珍道逾光避近魚龍人海濶
忽驚群鳥見孤凰　滕仲禮詩北平薛處士不遇　古人已往不可見得見
斯人尚典刑禮讓雍容孤竹國光明淵燿少微星勝游誰與同三徑雅志
終期續六經會待抽簪訪君去共登熊岳看滄溟　春官楊好禮為雲中
處士周仲和徵詩　雲庵閒說慎許可長句稱君臭味同只道張顛能草
聖豈知東野坐詩窮黃金誰買屠龍伎白屋當期失馬翁未識芝眉談援
筆令人回首望雲中　王元勃詩贈鄭處士　鄭君挾術同神巫口談禍福
旁若無有時過我論堪輿百二十刻成須臾少年傳食長豐腴晚困白眼

遭揶揄長身不識完袴襦道傍攫飯無飢烏我疑司命愁侵漁鬼神不貸
行摫除天寒日莫尋長塗問胡不歸始告予還家歲晚無歡娛堂有慈親
雙鬢枯試乞諸侯一宴餘有以遺母終殁圖柯山幸有先人廬出遊歲久
田荒蕪歸斸青冥覬負鉏一杯黃獨三日廚不談惟命神含諸我緣一失
准予諸茅無一把慚妻孥他年小榜歌吳歈呼吸湖光飫芳腴與子終老
同柴車　韓明善詩次姜如寄處士韻　六鰲屭贔負人寰濁霧狂塵咫尺
間試上蓬萊望雲氣杏花多處海州山　元朝風雅陳國秋寄陳處士　杏
桃落盡清明後姚魏開時穀雨中為問西湖陳處士青梅煑酒有誰同　釋
大訢詩寄西山李處士　每憶西山水竹居秋風林影夕陽疎江湖正自
無知已底用嫌人索報書　劉秉忠詩訪處士不遇　鎖戶蒼烟結翠苔青
松未老菊新開問言處士採蘭去更待迴時移竹來　山水分明圖畫展
烟霞散處洞壺開何須更見幽人面覽此還家不浪來　楊叔能小亨集贈
衛處士　甘石書存情不知老來更與世相違夜凉天雨清如水嘗欲因
君識少微　熊朋來詩錢舜舉畫西湖處士并詩　一童一鶴隱孤山能畫
能詩有老錢湖上風流今已矣梅邊杳影想依然　程雪樓詩題召秀才孟
陽處士詩卷　孟陽處士入京師身着山中舊補衣坐對王侯常極論行

違水石忽如歸韓康賣藥逃名姓陶令休官覺是非何似行藏隨所遇無
心處處可忘機　張思廉詩寄何九處士十韻　聞道遷新業漫家原上扉
連床兼珍玩稟載東圖書臘水春前釀晴泥雨後蔬琴清花院靜巷僻竹
窗虛紀曆忘秦漢徵祖絕吏胥浮鷗孤艇棹健犢短轅車綠樹行吟罷黃
庭坐對餘山林奚必問鍾鼎待何如情已羲皇上時方雜霸初竊雲兩蝸
角天地一蘧廬　鄧善之詩挽周處士　籍籍唐朝故相孫曾聞筆陣掃千
軍勢龍未燒春魚尾宿霧空藏老豹文韓子無端遺鬼瘧欒城有誌作先
墳墨澤烟水敍山月日斷清秋不見君　國朝僧宗泐詩辛亥歲程處士見
過常熟別墅臨別賦詩　獻歲春未回風雨連十日荒村少朋儔窮巷絕
人迹程君泛扁舟茅齋破幽寂遠來見真情疑言忘永久顧惟歎難隊出
處各有役世紛日相纏誰能念嚐昔荷杳竹外風蕙氣林間雨長歎不違
人幽懷浩如許白雲不離山流水常在壑冉冉木葉零紛紛桂花落因覩
物華變始知秋氣薄留連白駒謌惆悵招隱作晴雪泛林光寒風振谷響
道遥亭上遊遂此幽居賞佳士期不來日日成獨往俛仰丘仲琴悠然起
遐想

隱士

莊子外篇繕性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
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

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
之道也　抱朴子逸民篇隱遁之士則為不臣亦豈宜居君之地食君之穀
乎　宋史高宗紀紹興九年命周聿方庭實蒐訪隱士　馬明叟實賓錄後漢
許寂仕偽蜀王衍至平章事隨衍入洛為工部尚書致仕卒頗好吐納修
鍊之術蜀人呼為黃扉隱士　齊何點父鑠以風疾害點母王氏坐死點感
家禍欲絕昏宦祖尚之強為娶琅琊王氏禮畢將親迎點累涕泣求執本
志遂得罷世稱孝隱士　南史宋何點字子晳性率好狎人物遨遊人間或
乘柴車躡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故世論以點為孝隱士弟胤為小隱
士　晉書董景道傳董景道弘農人也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於商洛山衣
木葉食樹菓彈琴歌笑以自娛毒蟲猛獸皆繞其傍是以劉元海及聰屢
徵皆碾而不違至劉曜時出山廬于渭汭曜徵為太子少傅散騎常侍並
固辭竟以壽終　補筆談　李後主常自號鍾山隱士或云凡畫中題鍾隱筆
者皆後主自畫特晦其名非姓鍾人也　開元天寶遺事　太白山有隱士郭
休字退夫有運氣絕粒之術於山中建茅屋百餘間有白雲亭煉丹洞注
易亭修真亭朝玄壇集神閣每於白雲亭與賓客看山禽野獸即以槌擊
一鐵片子其聲清響山中鳥獸聞之集于亭下呼為唤鐵　南康志唐元集

盧河南人入五老峯臨相思澗居焉足不至城市元和中白居易訪之題其亭云怪君不喜仕又不遊州里今日到幽居了然知所以宿君石溪亭潺湲聲滿耳飲君螺杯酒醉臥不能起見君五老峯益悔居城市愛君三男兒始歎自無子余方爐峯下構室為居士山北與山南往來從此始自是數相往還　頗翊隱白鹿洞三十年孟賓于詩云園林蕭洒聞來久欲訪因循二十秋今日開襟吟不盡碧峯重疊水長流為翊作也唐書田游巖隱嵩山頻詔不起高宗幸嵩山親訪巖家帝營奉天宮游巖舊宅直宮左詔不聽毀天子自書榜其門曰隱士田游巖宅　盧藏用傳藏用能屬文舉進士不得調乃隱終南少室二山學練氣為辟穀附太平公主始隱山時然有意當世人目為隨駕隱士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盧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嘉處答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藏用慚後進尚書右丞晚乃徇權利務為驕縱素節盡矣太平廣記盧藏用徵拜左拾遺遷尚書右丞與陳伯玉趙貞固友善隱居之日頗以貞白自衛往來于少室終南二山時人稱隨駕隱士釣磯立談山東有隱君子者素負傑人之材與呂溫韓熙載同時南渡初以說于宋齊丘為五可十必然之論大抵多指湯武伊呂事齊丘謝曰子之道大吾懼不能了此因引以見烈祖

曰江南之埒如覆甌子幸何以教我對曰昔關中父老語劉德輿云長安千門萬戶是公家百姓五陵聯絡是公家墳墓捨此將欲何之故小人亦以是為朋使君顧倘不能拓定中土王有京雒終不足言也烈祖頗善其言然以南國初基未能用也遂擢為校書郎慶以群從事雅非其所欲也於是放意泉石以詩酒自娛及嗣主登位韓叔言表薦其名召將用之見于便殿曰臣草野之人漁釣而已邦國大計非臣所能知嗣主賜以酒飲即徑醉溺於殿陛之下上笑曰真隱士也賜五畝以遣之遂卒不仕錦繡萬花谷皮日休為鹿門隱士著書六十篇資治通鑑後唐潞王紀清泰二年荊南節度使高從誨性明達親禮賢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震常謂從誨為郎君楚王希範好奢靡游談者共誇其盛從誨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忕取快一時不為遠慮危亡無日又足慕乎從誨久而悟曰公言是也他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乃捐去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內以安梁震曰先生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從誨不能留乃為之築室於土洲震披鶴氅自稱荊臺隱士每詣府跨黃牛至聽事從誨時過其家四時賜予

甚厚自是悉以政事屬孫光憲居光曰孫光憲見微而能諫高從誨聞善而能從梁震成功而能退自古有國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國敗家喪身之有趙希倫會心錄隱士蘇雲卿廣漢人與張丞相德遠為故交五路之隱避地灌園於南昌東湖之上人稱之為蘇公負鋤抱甕無頃刻息四時之蔬無缺鬻之易售夜則織屨屨堅而良人競買之然莫知其為士者一日張公移書帥漕以訪求蘇雲卿為祝且致書幣兩司物色久而未得一日聞其所居微服過之與語頗款延入其廬煮茶飲客案間亦有西漢書一二冊良久客吐實以張公書幣授之蘇色變愠見二公欲邀致授館辭以翌日上謁明日侯之不至今人造其廬廬空無人獨所委書幣緘封如故在焉類說真宗祀汾陰登山望林麓中有亭檻乃隱士魏野居嘗遣使召之野方鼓琴教鶴舞聞使至抱琴踰垣遁去上嘆美江少虞類苑陳摶亳州真源人與老聃同鄉里生嘗舉進士不第去隱武當山九室巖辟穀煉氣作詩八十一章號指玄篇言修養之事後居華山雲臺觀多閉門獨臥經累月至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召至闕下令於禁中扃戶以試之月餘始開摶熟寐如故甚異之因問以神仙黃白修養之事飛昇之道摶曰陛下為天下君當以蒼生為念豈宜留意於獨全乎世宗弗之責放還山令長吏

歲時存問訖太祖朝未嘗召太宗即位再召之雍熙初賜號希夷先生為修所居觀留闕下數月多延入宮中書閣內與語頗與之聯和詩什謂宰相宋琪等曰陳摶獨善其身不干勢利真方外之士入華山已四十年計其年近百歲且言天下治安故來朝覲此意亦可念也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授人乎曰摶遁迹山野無用於世神養之事皆所不知亦未嘗習煉吐納化形之術無可傳授擬如白日昇天何益於治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之表洞達古今治亂之旨真有道仁聖之主正是君臣合德以治天下之時勤行修煉無以加此琪等上其言上覽之甚喜未幾放還山端拱二年夏令其徒賈德於張超谷鑿石室室成手書遺表曰臣摶大數有終聖朝難戀於七月二十九日化形於蓮花峯下張超谷中緘封如法至期卒于石室中啓封視之乃預知也死七日肢體猶溫有五色雲閉塞洞口終月不散見楊文公談苑陳摶周世宗嘗召見賜號白雲先生太平興國初召赴闕太宗賜御詩云曾向前朝出白雲後來信息杳無聞如今若肯隨徵詔總把三峯乞與君先生服華陽巾草屨垂縧以賓禮見賜坐上方欲征河東先生諫止會軍已與令寢於御園兵還無功百餘日方起恩禮特異賜號希夷屢與之屬和久之辭歸進

詩以見志云草澤吾皇詔圖南摶姓陳三峯千載客四海一閑人世態從
來薄詩情自得真乞全康鹿性何處不稱臣上知不可留賜宴使歐寧臣
兩禁赴坐為詩以寵其行見澠水燕談真宗時陳摶被詔赴闕下聞有士
大夫詣其所止願聞善言以自規誨陳曰優好之所勿久戀得志之處勿
再往聞者以為至言澠游雜録　錢文僖公惟濱生貴家而文雅樂善出
天性晚年以使相留守西京時通判謝絳掌書記尹洙留府推官歐陽脩
皆一時文士游宴吟詠未嘗不同洛下多水竹奇花凡園囿之勝無不到
者有郭延卿者居水南少與張文定公呂文穆公游累舉不第以大行稱
於鄉閭張呂相繼作相更薦之得職官然延卿亦未嘗出仕葺園亭藝花
足迹不及城市至是年八十餘矣一日文僖率僚屬往遊去其居一里外
即屏騎從腰輿張蓋而訪之不告以名氏洛下士族多過客衆延卿未始
出蓋莫知其何人也但欣然相接道服對談而已數公疏爽闓明天下之
選延卿笑曰陋居罕有過從而平日所接之人亦無若數君者老夫甚愜
願少留對花小酌也於是以陶樽果蔌而進文僖嘉其野逸為引滿不辭
既而吏報中牌府史牙兵列中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尹
洙指而告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顧野人遂相與大笑又

曰尚能飲否文僖欣然從之又數杯延客之禮數杯盤無少加而談笑自
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僖登車茫然
自失翊日語僚屬曰此真隱者也彼視富貴為何等物耶歎息累日不止
　劉孟節先生槩青州壽光人少師种放篤古好學酷嗜山水而天姿絶
俗與世相齟齬故久不仕晚乃得一名亦去為吏慶曆中朝廷以海上岠
嵎山寇逾年不止遣使求遺逸安撫使以先生名聞詔命之官亦不就青
之南有冶源昔歐冶子鑄劔之地山奇水清傍無人烟叢筠古木氣象幽
絶富韓公之鎮青也知先生久欲居其間為築室泉上為詩并序以餞之
曰先生已歸隱山東人物空且言先生有志於民不幸無位不克施於時
將著書以見志謂先生身雖隱其道當與日月雷霆相震耀其後范文正
公文潞公皆優禮之欲薦之朝廷先生懇辭二公亦不敢強以成其高尚
先生少時多寓居龍興僧舍之西軒往往憑欄靜立慨想世事戲吁獨語
或以手拍欄干嘗有詩曰讀書誤人四十年幾回醉把欄干拍司馬溫公
詩話所載者是也　田徵君告字象宜篤學好文理致高古嘗學詩於希
夷先生先生以詩　授之故詩尤清麗平居寡薄志在經世太祖建國思
得異人詔詣公車會奔父喪父之東遊過濮止王元之舍元之貽書勉進

其道會大河決溢君推鯀禹之所治著禹元經三篇將上之不果已而得
水樹於濟南明水將隱居焉因致書徐常侍鉉質其去就鉉答曰負鼎扣
角顧廬藥龕各因其時不失其道在我而已何常之有遂決高蹈之計發
易筮之遇睽因自號睽叟從之學者常數百人宋維翰許袞實其高第二
子登朝盛稱其師淳化中韓丕言於天子召君赴闕詔書入門而卒其後
文多散墜皇祐中濟南崔書眈伯裒其遺逸得四十八篇析為二卷又次
其出處為睽叟別傳云　邢惇雍丘人以學術稱於鄉里家居不仕真宗
末以布衣召對問以治道惇不對上問其故惇曰陛下東封西祀皆已畢
矣臣復何言上悅除試四門助教遣歸惇衣服居處一如平日鄉人不覺
其有官也既卒人乃見其勅與廢紙同束置屋梁間涑水紀聞　康定間
益州書生張俞嘗獻書天子由是朝廷知其名然不喜仕宦常隱於青城
山白雲溪時樞密使田況守成都日與詩曰深慙蜀太守不及採芝人又
謂僚佐言曰斯人用之使作正言司諫不用之則巖谷之病叟耳有文三
十卷行於世　韓丕少遊學嵩山閑性質朴刻勵著名於時作感秋詩三
十篇人多傳誦後為翰林學士太宗召問當時草流頗有遺逸否以萬適
楊朴田誥為對上悉令召之而誥詔下乃卒朴至召對自言不願仕進賜

束帛遣還與一子出身適寂後至閤門拒之不得見居京城半年僅至寒
餓丕又出翰林因表言其事詔以為廬州慎縣主簿命下數日卒朴善歌
詩每乘牛往來郭店自稱東里遺民嘗杖策入嵩山窮絶處苦思為歌詩
數年得百餘篇而田誥歷城人好著述聚徒數百人頗有進士舉顯達稱
其師名聞於朝中宗維翰許袞皆其弟子誥所著書百餘篇世亦傳之大
率迂濶每注思必匿深草中絶不聞人聲俄自草中躍而出則一篇成矣
　种放字明逸河南洛陽人父故吏部令史滿調補長安薄卒官放七歲
能屬文既長父勗令赴舉放辭以業未成不可妄動父卒兄數人皆從賦
放與母隱終南山豹林谷結草茅為廬以講習為業後生多從之學問得
其束脩以自給著書十卷人多傳寫之工為歌詩亦播人口宋維翰為陝
西轉運使表薦之太宗令本州給裝錢三萬遣赴闕量其才放用放詣府
受金治行素與張賀善賀適自秦州從事公累免官居京兆詣賀謀其事
賀曰君今赴召不過得一簿尉耳不如稱疾俟再召而往當得好官放然
之即託賀為奏草稱疾太宗曰此山野之人亦安用之令本府歲時存問
不復召其母甚賢聞有朝命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
為果為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既辭疾母恚取其筆

硯焚之與放韓詣窮僻人迹罕至後母卒無以葬遣僮奴持書于錢若水宋湜若水湜同上言以為先朝嘗加召命今貧不能葬母欲以私覬是掠朝廷之美詔京兆府賜錢三萬帛三十疋粟三十石咸平末摂齊賢知京兆府表薦召為左司諫直昭文館賜五品服宋大事記講義雍熙二年召隱士种放不至人言太極圖周濂溪得之种明逸明逸得之穆伯長伯長得之陳希夷先天之圖邵康節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伯長得之陳希夷愚謂希夷隱者長於數學而未必長於理學者也濂溪之圖太極康節之圖先天此皆二公自得之學蓋青出於藍而青於藍者也　咸平五年九月授种放官先是詔赴闕命為右司諫直昭文館明年復還山有識放循默者上曰放為朕言事甚衆但外庭未知耳因出所上時議十三篇　祥符五年六月賜隱士林逋粟帛當天下無道之時而隱者此當隱而隱者也當天下有道之時而隱者此不當隱而隱者也若种放林逋諸公其不當隱而隱者也豈生於野者不顧為公房國初風俗淳厚若此乎然當人主求賢下士之時而卓然有高士清風義槩豈不動人主歆慕之心一四皓不仕可以植西京節義之風一嚴光不出可以植東都節義之風孰謂隱士無益於世哉續通鑑長編仁宗慶曆七年汝州龍興縣孔子

四十六代孫孔旼隱居縣之龍山滍陽城孤潔喜讀書有田數百畝賦稅常為鄉里先過歲飢分所餘周不足未嘗計有無聞人之善若出於己動止必依禮法環所居百里人皆愛慕之見旼于路輙斂衽以避葬其父廬墓三年卧破棺中日食米一溢壁間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聞上賜粟帛又給復其家盜嘗入旼家發其廩粟旼避之縱其所取嘗逢羸稍者為盜奪其貲旼追盜與語責之以義解金畀之使歸所掠居山未嘗逢毒蛇虎豹或謂之曰子每夜行此亦可畏旼曰無心則無所畏晚年惟玩易老淨肇四書他書不復讀為太元圖張壁上曰易所謂寂然不動者與此無以異也悅生隨抄東坡至黃州遊一隱士相見但視傳舍不言而去東坡曰豈非以身世為傳舍相戒乎因贈以詩末云士廉豈識桃錐妙妄意稱量未必然此蓋用朱桃錐故事也高士廉備禮請見之語不答瞪目而去士廉再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乃簡條目州遂大治東坡用事之切當如此皆取隱士相見不言之意也巖下放言楊朴魏野皆咸平景德間隱士朴居鄭州魏野居陝皆號能詩朴性癖常騎驢往來鄭圃每欲作詩即伏草中冥搜或得之則躍而出適遇之者無不驚真宗祀汾陰過鄭召朴欲命之官即問卿來得無以詩送行者乎朴揣知帝意謬云無有惟臣妻一篇帝使誦之曰更休落魄貪杯酒更莫猖狂愛做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帝大笑賜束帛遣還山野和易通俗人樂從之游王魏公當國尤愛之野亦數相聞無間天禧末魏公屢求退不許適野寄以詩曰人間宰相惟三載君在中書四十年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平地作神仙魏公函袖以聞遂得謝朴死無子而野有子閑能襲其父風年八十餘亦得長生之術司馬溫公陝人聞死為誌其墓故世知野者多而朴無甚聞然皆一節之士世競於進取者不可時無此曹一二警勵之與揹嵩少為仕塗捷徑者異也葉石林避暑錄崔唐臣閩人也與蘇子容呂晉叔同學相好二公先登第唐臣遂罷舉久不相聞嘉祐中二公在館下一日忽見艤舟汴岸坐於船窓者唐臣也亟就見之邀與歸不可問其別後事曰初倒篋中有錢百千以其半買此舟往來江湖間所意所欲往則從之初不為定止以其半居貨間取其贏以自給粗足即已不求有餘差愈於應舉覓官時也二公相顧太息而去翌日自局中還唐臣有留刺乃携酒具再往謁之則舟已不知所在矣歸視其刺之末有細字小詩一絕云集仙仙客問生涯買得漁舟度歲華按有黃庭尋有酒少風波處便為家乾不復再見頃見王仲弓說此澗泉日記靖康元年四月乙巳少宰兼

中書侍郎吳敏言布衣江端友隱居京城東郊素有高行當圍城時上書論事甚衆終不肯一至公卿之門伏望特加官使以風四方詔以為承務郎賜同進士出身東南記聞明月先生成守祖家鄂州淳熙間騎鶴弁任某處巡檢忽解官棄妻子從廬山李麻鞋為師至富川居西山道堂之左偏行通衢為乞士凡十餘年一日無疾交坐而化書片紙曰七十餘年一夢閒棄名入道得安閑隨緣日月街頭吽閙市難居却入山周草窓先生記鄧牧心名牧葉本山諱友林字去文兩先生皆高節士宋亡深隱大滌山鄧先生於古文尤精覈不苟作承其學者興李道坦字坦之坦之詩亦工然傷於巧云

詩文

文苑英華范縝擬招隱士賦　修竹苞生兮山之岑縝紛葳蕤兮下一作不交陰古木蘢葼兮巍峩川澤決漭兮雲霧多悲猨鳴猱兮猵傳侶攀條折芳兮聊延佇夫君兮不還蕙華兮彫殘歲晏兮憂未開瑤作閑草蟲鳴兮淒淒蕭兮森兮玄砌深悵傍偟兮沉吟紛紛一作紛紜兮菴薆一作曖㬥窮巖穴兮熊羆幽林杳冥兮可畏嶔崟兮㟏嵳嶻兮傾欹飛泉兮激沫散漫兮淋漓蔚蘿兮脩葛亘蔓兮長枝緣嶺兮被崖

隨風兮紛披猛獸兮封狐眈眈兮覘余扶藤兮直上巖巖兮巇巇一作嶬
狖霏霏兮數數赤豹兮文貍攀騰兮相追思慕公子兮心遲遲寒風勵兮
鴟梟吟鳥悲鳴兮雜其群公子去兮誰與覩行露厭浥兮似中人唐庾開
府詩同王褒奉和趙王隱士　洛陽徵五隱東都別二賢雲氣浮函谷星
光集潁川霸陵采樵路成都賣卜錢鹿裘披稍裂梨床坐欲穿阮籍唯長
嘯嵇康訝一絃澗險無平石山深足細泉低松猶百尺少鶴已千年野鳥
繁絃轉山花焰火然雖無亭長識終見野人傳　奉報窮秋寄隱士　五
倪奉齧缺桀溺遇長沮藜床負日臥麥隴帶經鋤自然來木几無名科斗
書聚花聊飼雀穿池試養魚小徑治澀路低田補壞渠秋水牽沙落寒藤
抱對跡空枉平原騎來過仲蔚廬許渾詩題灞西駱隱士　磻溪連灞水
商嶺接秦山清漢不回駕白雲長一作空掩關雀喧知鶴靜鳬戲識一作覺
鷗閑卻笑南昌尉悠悠城市間李中詩寄廬山庄隱士　煙蘿擁竹關
物外自求安通桃溪聲近當簷岳色寒藥苗應自採琴調對誰彈待了浮
名後依君共掛冠王無功詩盧新平宅賦古題得策杖隱士　策杖尋隱
士行行路漸賒石梁橫澗斷土室映山斜孝然縱有舍威輦遂無家置酒
燒枯葉披書坐落花新乘滋水釣舊結茂陵罝歲歲長如此方知輕世華

宋寇準巴東集和趙瀆監丞贈隱士　不愛簪裾倍盛列終年深隱養天
機靜聞風雨眠魚艇閑耕林泉掛道衣門接水村多野色鶴當莎徑立殘
暉高吟幽賞無羈束始覺趨時事事非　贈隱士　夫子住東野經年不
到城愛吟無俗趣貧靜得閑名荒徑侵山影虛堂出蘚聲我慙為俗吏案
石負幽情　夫子才名重貧居志未勞吟當寒夜苦閑到白頭高心地通
禪寂田園近海濤不知千載後誰更續離騷張詠詩送別祝隱士　龍鍾
塵滿衣特特叩柴扉暫慰經年別人驚千里歸山川秋末後風雪雁來稀
莫使長休去明時待發揮蔡九峯詩贈武夷熊聖功隱士　里閈皆華族
雲山獨草廬非求龍虎鼎爰傍聖賢居石聳千尋直溪涵萬頃虛文公精
爽在風月夜何如王東牟先生集紹興庚申解官廬陵留別歐陽隱士
梅雨臂江浦我來初識君俯仰寒暑移幾覩芝蘭群芝蘭本何心悠然蕩
清芬不妨識度高解使靜躁分我從困飄泊朋從少知聞投足自失所造
化本無根妻兒憚遠寓豈復辨猶薰顧惟鄙野性樂此川原尊時觀前古
俗家傳付兒孫常疑百年餘下流名尚存慚非撥煩手未能解紛紜虛懷
飽駿戀有媿民吏勤無乃桐鄉夫或可畢後昆脫身亦由人孤翥隨騫騰
豈不快宿願誰能困籠樊他年方外士相期同策勲李復潏水集謁隱士

叕庭　人生何多謀常苦飢寒侵裘完飢有坎於世澹無心築室青澗曲
窈窕幽徑深閑門長松下歲無車馬音古書束高閣几然遺履舄悠悠不
記年日月徒光陰兒童城市還得酒或自斟隱几望南山閑雲起孤岑
贈吳德秀隱士以來韻　不計無成與有成但能償足百年心喜營美釀
多栽秫廣蓄奇書盡散金三代遺文鐘鼎古五湖秋意畫圖深超然真趣
誰能識目送孤鴻撫素琴陸游劍南續藁寄隱士　孔竇寒猶滴巖扉夜
不扃奇書窺鳥跡靈藥得人形浩浩天風積冥冥海氣青儻逢王內史更
為乞黃庭吳仲孚詩贈隱士　晦迹雲巖日久長唐人冠帽道衣裳草堂
夜月琴聲細花塢春風杖屨香飲酒旋尋瓢作盞架書高杏石為床客來
總是詩朋友一笑人間萬事忘潼川志曾叶隱士　深入煙霞谷峯巒是
四鄰夜唯餐白石晝不識紅塵尼父許求志伯陽交養神生涯無別物藜
杖與紗巾　贈隱士　一室高山頂多年靜遠關乾坤饒不老日月與長
閑庭鶴同興寢蛩猿伴往還卻因詩句累名姓落人間清源阮琦詩懷隱
士　春近曉寒峭攜壺謁遠尋江山懷隱士風日淡高林白鹿已無迹清
泉猶見心倚梅誦佳句疑在碧雲深葉水心詩贈嚴電隱士　近時術人
多莽蕩要把虛名隨妄想神王雖云形不拘尺直須防尋有枉從來鐘鼎

無山林老去豈復少年心君言部位許彤闕已早騰踏非埋沉李彭詩贈
王充道隱士　憶昨浩翁虎溪別雁來一字不曾收勞君為傳三月信遣
我少寬千斛愁煙艇方遊建業水玉人猶在仲宣樓何時掛席西湖去慕
狄青鞋鸂鶒洲元王沂寄王　顏隱士　南園分首記當年東郭文星遠
避躔攜事抵生鷗閣下徵書不到鹿門邊中圍歲取禾三百美酒時傾斗
十千倘憶幽禽能喚客還家留取杖頭錢劉文貞公詩寄空山隱士　一
舉雲霄笑陸沉誰能鍾鼎似山林渾金自入青青眼轉石難酬赤赤心彩
筆懶題鸚鵡賦朱絃閑奏鳳凰吟柳鶯啼破南窗夢桃李不言春又深王
惲秋澗集送姬仲賓隱士北還　紛紛末術例從諛邂逅淇南論有餘貫
傳自怜多感慨東門何意泥孤虛雨連賓館留三宿天遣幽懷為一抒覺
我胸中聞未有九峯新說屠家書九峯一作一局吳舜舉詩贈宋隱士
詠芽見說向雲邊接上時鳴別鶴弦晴嶠未芝秋稍稍晴軒酌酒月娟娟
閉門地迥人歸掩坐榻塵清客去縣我政多情念鄉井可能無計戀林泉
丁繼道詩寄劉長卿隱士　梅花伴我吟身閑山中隱者時追攀人生聚
散別離苦春風吹鶴歸鄉山僧盤谷遊山集隱士　新樂歸來山日斜芒
鞋竹杖躡雲霞籬窗一榻松風外石鼎寒泉自煮茶連百正詩贈隱士

不隱山林隱市廛半生活計此書田可憐世上無楊子誰識雄心在太玄
黄彦清集秋林隱士圖　巖扃半掩白雲深木葉蕭蕭秋滿林便欲操舟
過溪去一窗明月聽彈琴圖朝非空上人集贈陳自新隱士歸新安　十
月飛霜滿洞庭官河氷上放船行山連廬阜雲屏疊江入新安雪練明萬
里冥鴻歸正遠九皋獨鶴夢頻驚人
生不是傷離别白髮何從頭上生

逸士

馬明叟實賓録晉左思為三都賦徵士皇甫謐為之
序陳留衛瓘文為思賦作解略曰余觀三都之賦言不苟華必經典要品
物殊類稟之圖籍辭義瓌瑋良可貴也有晉徵士皇甫謐西州之逸士耽
籍樂道高尚其志覽斯文而慷慨為之東序晉伍朝少有雅操閑居樂道
不修世事性好學召不就尚書郎胡濟奏曰朝游心物外不屑時務守靜
衡門志道日新年過耳順而所尚無忘誠江南之奇才丘園之逸士也晉
書孫惠傳成都王穎引惠為大將軍參軍領奮威將軍白沙督時穎將征
長沙王乂以陸機為前鋒都督惠與機同鄉里憂其致禍勸機讓都督於
王粹及機兄弟被戮惠甚傷恨之惠又擅殺穎牙門將梁儁懼罪因改姓
名以遁後東海王越舉兵下邳惠乃詭稱南嶽逸士秦秘之以書干越越
以為記室參軍專掌文疏魏書列傳　眭夸　馮亮　李謐　鄭修詳本

姓蓋兼濟獨善顯晦之殊其事不同由來久矣昔夷齊獲全於周武華矞
不容於太公何哉求其心者許以激貪之用督其迹者以為束教之風而
肥遁不反代有人矣夷情得喪忘懷累有比夫邁德弘道匡俗庇民可得
而小不可得而忽也自叔世澆浮淳風殆盡錐刀之末競入成群而能冥
心物表介然離俗望古獨適求友千齡亦異人矣何必御霞乘雲而追日
月窮極天地始為超遠哉今録眭夸等為逸士傳新安續志張玨字公子
婺源人進朝請郎建炎三年從朱弁使金還高廟優詔迎勞玨以病累章
乞歸世居溪之東環宅多竹其歸也上書竹溪逸士賜之一時名士推重
焉廉州府合浦志陳諤字書言郡才甫字卓夫德行為鄉推服以節操自
守不就科舉壽皆百餘歲淳熙十一年恩封迪功郎淳熙壬子郡守沈杞
下車優老待賢作詩延見自守倅以下皆郊迎之唐高僧詩尚顔寄劉逸
士　無愁無累者偶向市朝遊此後乘孤艇依然入亂流高眠歌聖日下
釣坐清秋道不離方寸而能混俗求宋陳郁詩贈東華老真鍾逸士　衣
冠凉薄亦端嚴為到貧時鮮養廉京洛家風今尚在宗王恩禮舊曾沾謨
高堅白囊無底詞縱題紅筆退尖自說學仙曾有過欲歸巖壑理抽添詩
海繪章滕先生贈劉逸士歌　嘯烟霞卧酒家優哉游哉劉子華登樓笑
殺鍬蝦蟇看水走却金老鴉一生落托行天涯髭鬢不管霜荚花李白搭
稱衡傲嗔風吹落孟嘉帽漁村酒熟不待賒江亭花發長先到見說南尋
清景時過石水兮登石梯雲峯頂觀華夷幾教石木兒推倒石賢碑或彈
白雪曲冠掛高松枝數年間我窮章句醉拖椰標來敲戶纔得新詩便言
去千留萬
留留不住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五十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倪焐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董子翰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五十三 二寘

士

庶士

書泰誓曰。越我御事庶士 注。庶士，衆士也。詳誓

多士

詩文王篇。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清廟篇。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書足用昔周之方盛，多士盈朝，時靡有爭，用能俾乂。職官分紀。晉陶侃鎮武昌，單殷浩、庾翼等皆為佐史，時武昌號為多士。宋蘇東坡集。謝制科啓。羽翼盛時，冠冕多士。 六一居士文集序。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今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張南軒集。乞廣取士狀。 國家設科以羅多士，雖曰考之以文辭，而真才實能，往往由此而得。華鎮雲溪居士集。上淮南監司書。國家監兩漢之制而廣之，其所以蒐獵多士，網羅英俊。 上柯運使書。建祭舉之制，以網羅蒐獵多士，三府光祿主其內，守領刺史主其外。 上陸侍郎書。當先生叅貳春官，衡石多士，某復得奏薄伎，當藻鑒。李曾伯可齋集。回侯溥尉謝請舉啓。較藝一臺，數究伏生之誼；冠名多士，首推侯喜之文。方老眼之增明，每好辭之委靚。沈與求龜溪集。謝薦舉啓。某官提衡九流，推轂多士，小德役大德，每蹈孟軻之言；先知覺後知，將成伊尹之志。曹彥約昌谷集。答李湖口謝薦啓。 當新天子訪落之時，詔求多士，若賢令尹鳴琴之化，代有幾人。兼金合璧。後漢蔡伯喈釋誨曰。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縉紳，鴻漸盈階，振鷺充庭，譬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為之盈，採浮磬不為之索。前漢多賢人。 唐劉子玄求罷奏記於蕭至忠曰。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 選盧子諒答魏子悌詩。崇臺非一幹，珍裘非一腋。多士成大業，羣賢濟弘績。注。幹，枝也。臺非一木之枝而就，裘非一狐腋之能成。 賦偶。商民頼是，莫不咸化。文王用之，果緣以寧。 藹藹兮生此王國，濟濟兮廣于德心。 峨峨焉左右於辟王，濟濟焉羽儀於邦國。 我我然頒立於王朝，濟濟焉使媚于天子。 隆體貌於思皇之日，盡謙恭於師用之時。 大而準牧也，能以稱位；小而甥僕也，亦皆効職。 詩書禮樂而加倈，庶珍業庠逐序而興之泳游；自朋來而譪譪，咸彙進以彬彬。 版築魚塩皆有遺逸，山林草澤豈無

俊奇。俊乂金集於唐帝，雄豪霧集於齊王。扃卿才於楚者何失之拘指，君子於衛者又幾乎執。朋龜獻策，爲我經綸；振鷺充庭，作予輔翼。舄收奴膚不害於狡士，滑稽應對亦稱於有人。賦陽舜闢四方之門，贖斯咸禹唐有衆科之目，士亦無餘。彼閭都不爲於一人，設加詔責，雖上書自衒以千數，亦許言陳。清廟興歌，斯見以寧之效；卷阿流詠，宜臻維使之功。若論煙姻諒不愧，族師之掌如云德行得無煩？黨正之書。晉未可遽伐，子產由登晏子；秦不敢加兵于趙，蓋有相如。獨孔子而尚見遺，徒閭日削；一范增而不能用，豈謂天亡。漢資汲黯之直，方淮南心憚；唐任晉公之威，重河北塵清。仲連却秦於談笑，千木藩魏於偃息。楚王懼毛生之一至，文公憂子玉之猶在。大畏小懷，感不絕於入貢；邇安遠肅，延逮至於無鄰。川有龍而網罟不施，山有虎而樵蘇遠適。進德自尊於朝廷，用儒無敵於天下。一人之慶，所以祭邦；一夫之哲，乃能興國。宮奇仕虞而晉獻不寐，子玉在楚而文公側席。裴度佐國而河北賊屈膝於唐，汲黯在朝而淮南王寢謀於漢。涉正萬國，以伊尹之憐然；致周清四海，以呂望之歸于來。四方其訓，率自得人；萬邦之屛，亦由樂育。秦室無人，輕若鴻毛之舉；漢朝隆俊，安猶太山之雄。子玉在朝，晉

侯爲之退舍；廉頗守國，秦人不敢窺兵。晉升平祐，果能屈于東吳；漢用班超，遂無憂于西域。

羣士 周禮秋官：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應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羣士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

知士 呂氏春秋知士：今有千里之馬於此，非得良工猶若弗取。良工，相馬工也。良工之與馬也相得，則然後成。成良馬。譬之若抱之與鼓。抱待鼓，鼓待抱，乃發聲也。良馬亦然。夫士亦有千里高節死義，此士之千里也。能使士待千里者，其惟賢者也。猶賢者之能也。靜郭君善劃貌辨。靜郭君，田嬰也，孟嘗君田文之父也。爲靜君號曰靜郭君。劃貌辨之爲人也多訾，門人弗說。靜郭君門人不說也。士尉以證靜郭君，靜郭君弗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竊以諫靜郭君。竊私之諫，靜郭君使聽士尉之言而止其去。靜郭君大怒曰：劃而類劃滅而汝也？揆吾家苟可以傢劃貌辨者，吾無辭爲也。傢，足也。揆度吾家。誠可以足劃貌辨者，吾不辭也。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朝暮進食。上舍，甲第也。御，侍也。以館貌辨也。且暮然。數年，威王薨，宣王立。威王之子。靜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交，接也。大不爲王所善也。辭而之薛，與劃貌辨俱。俱，偕。留無幾何，留於薛。劃貌辨辭而行，請見宣王。靜郭君曰：王之不説嬰也甚。甚猶深。公往必得死焉。劃貌辨曰：固非求生也，請必行。靜郭君不能止。止，禁止也。劃貌辨行至於齊，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藏，懷。劃貌辨見宣王。王曰：子，靜郭君之所聽愛也。劃貌辨答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從見愛耳，言則不見從也。王方爲太子之時，辨謂靜郭君曰：太子之不仁過頤涿視，若是者倍反。頤涿，不仁之人也。過猶甚也。太子不仁甚於頤涿，視如此者倍反，不循道理也。不若革太子，更立衛姬嬰兒校師。嬰兒，幼少之稱。衛姬所生。校師，其名也。威王之庶子也。勸靜郭君令廢太子，更立校師爲太子也。靜郭君泫一作泣而曰：不可，吾弗忍爲也。且靜郭君聽辨而爲之也，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爲一也。言靜郭君聽辨之言，則無今日見逐之患也。此一不見聽也。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聽之。昭陽，楚相也。求以倍地易薛之少，辨勸之可也。靜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乎？先王，威王也。見惡於後王，宣王。先王其謂我乎？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予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爲二也。二不見聽。宣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靜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動，言也。一，猶乃也。少，小。故不知此也。客肯爲寡人少來靜郭君乎？言猶可也。劃貌辨答曰：敬諾。諾，順。靜郭君來，衣威王之服，冠其冠，帶其劍。宣王自迎靜

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靜郭君至，因請相之。請以爲相也。靜郭君辭不得已而受。受爲相。十日，謝病強辭，三日而聽。聽，許。當是時也，靜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知人，知劃貌辨也。能自知人，故非之弗爲阻。阻，止。此劃貌辨之所以外生樂趨患難故也。外棄其生命，樂解人之患，往見宣王不辭勤之故也。

拂士 孟子告子章：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注：拂士，輔弼之賢士也。

爪士 詩祈父：予王之爪士。注：爪，牙之士也。

鼎士 西漢書鄒陽傳：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師古曰：鼎士，舉鼎之士也。

虎士 馬明叟實賓錄：魏許褚容貌雄毅，勇力絕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偶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陳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衆驚，遂不敢取牛而走。皆畏憚之。俄以衆歸太祖。太祖見而壯之，曰：此吾樊噲也。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爲虎士。

猛士 舊唐書吐蕃傳：高宗儀鳳三年，召募關內河東及諸州驍勇以爲猛士，不簡色役，亦有嘗任文武官者召入殿庭賜宴，往擊吐蕃。

勁士 荀子儒效篇：行法至堅，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矣。

得士 史記闕文滑稽傳：東

方朔客難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宋史李植泗洲臨淮人靖康初高宗以康王開大元帥府湖南向子諲轉運京畿時羣盜四起餉道阻絕環視左右無足遣者有以植薦遂借補迪功郎使督押犒師銀百萬兩糧百萬石招募忠義二萬餘衆自淮入徐趍濟凡十餘戰卒以計達時高宗駐師鉅野聞東南一布衣統衆而至士氣十倍遣加勞問植占對詳敏高宗大悅親賜之食曰得一士如獲拱璧豈特軍餉而已元史高智耀傳帝命循行郡縣得士千人貴臣或言其詭濫帝詰之對曰士譬則金也金色有淺深謂之非金不可才藝有淺深謂之非士亦不可帝悅

審士

亢倉子政術至要力於審士士有才行比於一鄉委之鄉才行比於一縣委之縣才行比於一州委之州才行比於一國委之國政而後乃能

察士

韓非子察士然後能知之不可以為令夫民不盡察賢者然後行之不可以為法夫民不盡賢楊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千世亂而卒不決雖察而不可以為官職之令鮑焦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鮑焦木枯立死若木之枯也華角赴河雖不可以為耕戰之士故人主之察智士盡其辯焉人主之所尊能士能盡其行焉今世主察無用之辯尊遠功之行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知士

莊子雜篇徐無鬼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誶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

招士

春秋左傳昭二十年弓以招士

致士

荀子致士篇明致賢士之義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衡平也謂不偏聽也顯幽謂使幽人明顯不雍蔽也重明謂既明又使明也書曰德明惟明能顯幽則重明矣能退姦則良進矣朋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之譖君子不用殘賊謂賊害人加累以罪惡加累誣人也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隱亦蔽也忌謂妬賢雍讀曰擁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行賂請謁者也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流者無根源之謂愬讚也不官謂無主首也衡讀為橫橫至橫逆而至也聞聽而明譽之君子聞聽流言流說則明白稱譽謂顯露其事不為隱蔽如此則姦人不敢獻其謀也定其當而賞然後士其刑賞而還與之士當為事行也言定其當否既當之後乃以其刑賞反與之也謂其言當於善則事之以賞當於惡則事之以刑當丁浪反如是則姦言姦說姦事姦謀姦譽姦愬莫之試也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譽忠愬莫不明通方起以尚盡矣明通謂明白通達其意方起並起尚與上同上盡謂盡忠於上也夫是之謂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挾讀為浹稱以禮浹洽者則貴名明白天下皆願從之也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之謂也詩大雅民勞之篇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引此以明自近及遠也川淵者龍魚之居也山林者鳥獸之居也國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淵枯則龍魚去之山林險則鳥獸去之國家失政則士民去之無土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無君子則道不舉故土之與人也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本作猶本務也君子也者道法之總要也不可少頃曠也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得之則安失之則危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　得衆動天得衆則可以動天言人之所欲天必從之美意延年美意謂意也無憂患則延年也誠信如神誠信則

如神明言物不能欺也夸誕逐魂逐魂逐去其精魂備費精也夸奢誕作僞心勞故喪其精魂此四者皆言善惡之應也人主之患不在乎言用賢而在乎誠必用賢夫言用賢者口也卻賢者行也無善行則賢不至也口行相反而欲賢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難乎夫燿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南方人照蟬取而食之禮記有蜩范是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多容廣納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政之崇高在輔以中和察斷斷丁亂反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夫不教而殺謂之虐故為政之始寬裕多容三年政成然後進退誅賞也用其終為始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也先賞罰後德化則亂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書康誥言雖義刑義殺亦勿用即行之當先教後刑也雖先後不失尚謙曰我未有順事故使民犯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　程者物之準也程者度量之總名禮者節之準也節謂君臣之差等也程以立數禮以定倫言有程則可以立一二之數有禮則可以定君臣父子之倫也德以敘位能以授官度其德以序上下之位考其能

以救所任之官若夔典樂伯夷典禮之比也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節奏謂禮節奏陵峻也陵亦嚴峻之義生民謂以德教生養民也言人君自守禮之節奏則欲嚴峻不絶慢養民則欲寬容不迫切之也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節奏雖峻亦有文飾不至於刻急上文下安功名之極也不可以加矣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猶尊也隆一而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　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術法也言有四德則可以為人師師法不在博習也與音豫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耆艾而信可以為師五十曰艾六十曰耆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誦謂誦經說謂解說謂守其誦說不自陵突觸犯言行其所學知微而論可以為師知精微之理而能講論論盧困切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水深而回回流旋也水深不滿峻則多旋流也樹落則糞本謂木葉落糞其根也弟子通利則思師思其厚於已也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此言為善則物必報之也賞不欲僭刑不欲濫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

聚士

春秋左傳文公十四年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注而多聚集心腹之士盡其家貲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任士

莊子外篇秋水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註不出乎一域蹠五帝連接而揖讓三王興師而爭奪仁人殷憂於社稷任士劬勞於職務兩者雖事業不同俱理盡於毫末也

用士

孔叢子記義篇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

欽士

抱朴子外篇抱朴子曰由余在戎而秦穆惟憂楚殺得臣而晉文乃喜樂毅出而燕壞種蠡入而越霸破國亡家失士者也豈徒有之者重無之者輕而已哉柳惠之墓猶挫元寇之銳況於生之於朝廷乎干木之隱猶退踐境之攻況於置之於端右乎郢都之象使勁虜振慴孔明之尸猶令大國寢鋒以此禦侮則地必不侵矣以此率師則主必不辱矣是以明主旅束帛於窮巷揚滯羽於痒林飛翹車於河梁闢四門而不倦不吝金璧不遠千里不憚屈己不恥卑辭而以致賢為首務得士為重寶舉之者受上賞蔽之者為竊位故公旦執贄於白屋秦邵拜昌於張生鄒子涉境而燕君擁篲莊周未食而趙惠竦立晉文接亥唐腳痺而坐不敢正齊侯之造稷丘雖頻繁而不辭其勞楚王受苦於保申簡去甲於公盧彼雖降高抑滿以貴下賤終亦并目以遂其明假耳以廣其聰龍騰虎據宜其然也

求士

亢倉子凡為天下之要莫大求士士之待求莫善通政通政之善莫若靖人靖人之才蓋以文章考之百不四五以言論考之十或一二以神器靖作態度考之乎全八九是皆賢王慶代明識裁擇所能爾也　國朝王褘華川集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府庫縉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夫求士之道誠以本之禮以行之爵祿其末也禹之求士也一饋而七起周公之求士也一沐而三握誠之至禮之盡如此有不至者乎餌之爵祿而誠不至焉譬猶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雞矣非愚且惑其曷育至哉

親士

墨子親士篇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以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句踐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太上無敗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雖雜庸民終無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為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為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偪臣傷君諂下傷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詻詻之下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詻詻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喑遠臣則唫怨結於民心諂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不若獻賢而進士

今有五錐此其銛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錯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靈龜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才取不取同而已者乎蓋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谿陝者速涸逝淺者速竭境埆者其地不育三者淳澤不出宮中則不能流國矣

愛士

呂氏春秋

愛士　五曰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饑也饑寒人之大害也救之義也大仁義也人之困窮甚如饑寒故賢主必憐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窮也如此則名號顯矣國士得矣得國士也昔者秦繆公乘馬而車爲敗右服失而埜人取之兩馬車兩馬在中爲服詩曰兩服上襄是兩馬在邊爲驂又云兩驂如舞是也見埜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歎曰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女也於是徧飲而去處一年爲韓原之戰處一年飲食肉人酒之明年也伐晉惠公戰於晉地之韓原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扣繆公之左驂矣環圍扣持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扎矣甲鎧也晉之六扎埜人之嘗食馬肉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爲繆公疾鬬於車下畢盡疾急遂大克晉反獲惠公以歸克勝也勝晉執惠公歸於秦此詩之所謂曰君子則正以行其德爲君子作君正法以行德無德不報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者也此遇詩也爲賤人作君饒之以盡其力故繆公戰以勝晉人主其胡胡何也可以無務行德人愛人乎愛人則民親其上民親其上則皆樂爲其君死矣食馬肉人爲繆公死戰不愛其死以獲惠公是也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陽城姓胥渠名處猶病也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

君之臣胥渠有疾廣門邑名也官小臣也款扣也趙簡子晉大夫也大夫稱主者也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止愈也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慍曰譆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即刑焉安于簡子家臣慍怒即訖也謂訖胥渠而刑之也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騾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獲衣甲者之首人主其胡可以不好士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是下得利而進且以走爲利敵皆以走爲利且將也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武之善繼也故以走爲利則刃無與接接交戰也故敵得生於我則我得死於敵敵克故得生也已負爲死也敵得死於我則我得生於敵敵負故我得殺敵也雖殺敵故已得生也夫得生於敵與敵得生於我豈可不察得勝則生負則敗故不可不察而知此兵之精者也存亡死生決於知此而已矣言非用兵勝負死生之本所由克敗故曰此兵之精妙矣

勵士

吳子勵士　武侯問曰嚴刑明賞足以勝乎起對曰嚴明之事臣不能悉雖然非所恃也夫發號布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武侯曰致之柰何對曰君舉有功而進饗之無功而勵之於是武侯設座廟廷爲三行饗士大夫上功坐前行餚席兼重器上牢次功坐中行餚席器差減無功坐後行餚席無重器饗畢而出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於廟門外亦以功爲差有死事之家歲使使者勞賜其父母著不忘於心行之三年秦人興師臨於西河魏軍聞之不待吏令介冑而奮擊之者以萬數武侯召吳起而謂曰子前日之教行矣起對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率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於諸侯失權於天下矣今使一死賊伏於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己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今臣以五萬之衆而爲一死賊率以討之固難敵矣於是武侯從之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衆此勵士之功也先戰一日吳起令三軍曰諸吏士當從受敵車騎與徒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故戰之日其令不煩而威震天下

天下士

戰國策魯仲連謂辛垣衍曰令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

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卻軍五十里　江州志宋周敦頤字茂叔號濂溪歷仕合州判官有惡諸部使者趙抃者抃臨之甚威敦頤處之超然後敦頤通判處州抃來守熟察其所爲始悟曰周茂叔天下士也薦之譽之終身不衰宋名臣言行錄范公祖禹弱不好弄博學強記年十三而孤叔祖忠文公撫育如己子閉門讀書未嘗預人事既至京師所與交遊皆一時聞人忠文每器之曰天下士也謂諸子曰三郎汝師也當取法焉公第三視忠文諸子爲諸父行云

開濟士

宋史任希夷字伯起從朱熹學篤信力行熹器之曰伯起開濟士也

志尚士

蒙求後漢毛義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及義母死去官徵不至奉嘆曰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

獨行士

北史眭夸傳崔浩爲司徒徵夸爲中郎不受浩嘆曰眭夸獨行士不應以小職辱之

大雅士

新唐書蘇珦傳珦垂拱初爲監察御史武后殺韓魯諸王付珦案牒按訊珦推之無狀或言珦助韓魯者后詰之珽

議無所撓。后不悅，曰：卿大雅士，此獄不足諉卿。即詔監軍河西，五遷右司郎中。

塵外士 馬明叟實賓錄：晉向秀與嵇康爲物外遊。既被誅，秀爲吏，白京司馬文王。問曰：子常自云塵外之士，今安得來乎？答曰：臣爲巢許狷不足慕故也。乃授之驃騎府從事。宋謝靈運嘗着一齒屐，以詣大宰公，曰：此塵外之士也。

方外士 馬明叟實賓錄：晉阮籍雖不拘禮教，然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棊，對者求止，籍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號一聲，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酒二升，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爲禮。籍既不哭，君何爲哭？楷曰：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典禮。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嘆爲兩得。南史：謝瀹字景恒，嘗侍帝宴，酣飲大言無所屈。鄭鮮之欲按之，帝以爲瀹方外士，不宜規矩繩之。

虎賁士 蒙求：虎賁二字，出尚書周書牧誓篇。注云：勇士稱也。若虎賁獸，名言其猛也。史記張儀傳：虎賁之士，趹跔科頭，貫頤奮戟。

同心士 東漢書陳俊傳：俊從光武擊銅馬於清陽，進至蒲陽。華嶠書曰：拜爲彊弩偏將軍，賜降衣九百領，以衣中堅同心士。

敢死士 資治通鑑：唐肅宗至德二載，李光弼將敢死士出擊，蔡希德大破之，斬首七萬餘級，希德遁去。宋史：靖康元年正月，金人入寇汴京，攻西水門，以小船數十隻順汴流相繼而下。諸將臨城捍禦，募敢死士二十人列布于城下，待船至，即以長鈎搭就岸，投石碎之。

輕銳士 西漢書匈奴傳：烏孫爲匈奴侵削，上書求救。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

輯濯士 西漢書劉屈氂傳：發輯濯士，以予大鴻臚商丘成。師古曰：輯濯士，主用輯及濯行船者也。短曰輯，長曰濯。輯音集，字本從木，其音同耳。濯字本亦作櫂，並音直孝反。

迹射士 西漢傳關王尊傳：校尉傳剛將迹射士千人逐捕南山羣盜。師古曰：迹射，言能尋跡而射取之也。射食亦反。東漢書鄧晨傳：光武追銅馬高胡羣賊於冀州，晨發積射士千人。積與迹同，古字通用，謂尋迹而射之。

伏死士 陸游南唐書元宗光穆鍾皇后傳：后父太章，事吳爲義祖裨將。義祖誅張灝，含嚴可求諭太章伏死士二十輩，斬灝於府。

汝作士 書舜典：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大禹謨：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

性樂士 新唐書張建封傳：建封性樂士，賢不肖游其門者禮必均，故其往如歸。許孟容、韓愈皆奏署幕府，有文章傳于時。

好接士 新唐書柳璟傳：璟爲人寬信，好接士，稱人之長，游其門者它日皆顯於世。

不禮士 唐語林：新昌李相紳性暴，不禮士。鎮宣武，有士人遇於中道，不避，乃爲前騶所拘。紳命鞠之，乃宗室也。答款曰：勤政樓前尚容緩步，開府橋上不許徐行？汴州豈大於帝都，尚書未尊於天子？公覽之失色，使逸去。

薦蜀士 宋史施師點傳：師點除知樞密院事，時惓惓搜訪人才，少書置夾袋中，謂蜀士去朝廷遠，人才難以自見。蜀士之賢者，俾各疏其所知，差次其才行文學，每有除授，必列陳之。

率用蜀士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和議未成，荊帥率用蜀士。吳德夫自江陵使蜀，於是時虜窺荊襄甚急，朝士莫肯行，侂胄乃以宇文挺臣知江陵府兼權湖北京西宣撫使，董宣司在鄂渚，實君江南，而江陵則江北也。挺臣遷延未行，乃改命爲侍讀、湖南北京西宣撫使兼權知江陵府。挺臣逐行，勑德夫既去，總領官趙少卿善實攝帥事，得旨俟挺臣交割乃還

武昌。挺臣既入覲，領宣帥二司印。趙卿即以軍餉急聞爲詞，委府事於通判而去。挺臣纔至武昌，趙卿亦上謁。挺臣大怒，謝不見。會李季允起廢爲湖北憲，即檄李允使權府事，且劾趙卿于朝。侂胄主之，第降官，令盡力餉軍，以責後効而已。李允用是亦復官，除帥。俄李允以李章累罷，亟命范仲壬李海自夔州代之。及和議成，李海召歸，旋以事被黜。蓋自邊事將興，即命楊端明守荊渚，輔，遂寧人。楊公移峴首，乃用陳子長右司，損之，隆州人。子長道卒，用范東叔給事，仲藝，陵州人。東叔卒，乃用宋伯嘉舍人，之瑞，合州人。伯嘉去，用劉師文侍郎，甲，嘉定人。師文改除，吳德夫少監，獵，潭州人。德夫使蜀，乃用宇文挺臣，廣都人。挺臣宣威，用李季允，夏，眉州人。季允罷，用范季海，成都人。自宋與二人外，凡守荊渚者皆選蜀士。休兵後，始置京湖制閫，命趙從善尚書以直學士爲之。既爲蔡行之所數，乃改用李伯和尚書，皆江浙人云。

蜀士立功立節次第 武興之變，立功者安觀文爲之主，楊巨源、李好義倡率忠義次之，李貴手斬逆賊又次之。若李好古、安癸仲、楊君玉、李坤辰、張林、米邦寧之徒，叶謀舉事，又其次也。立節者陳侍制咸爲之首，史次秦薰目避僞次之。大安軍學教授李國博興宗棄郡而去，又次之。若王釜總領所主管文字、李道傳遂州州學教授，皆不受逆僞

之招。又其次也。楊泰之。羅江縣丞。鄧性善。攝爲縣尉。程遇孫。知丹稜縣。宋之源。龍游縣令。文俱。眉州司戶參軍。家子欽。全州都統司計議官。劉端友。總領所措置糴買。劉翊之。興道縣丞。劉靖之。監成都府糧料院。楊汝明。成都府觀察推官。張方。普州州縣教授。家大酉。昭化縣主簿。楊脩年。簡州州縣教授。梁棒。隆州司理參軍。詹久中。漢州州學教授。晁子儀。知綿竹縣。錢元儒。眉州司法參軍。龐坤載。名山縣尉。張攄。監德縣商稅。鄧諫從。新知懷安軍。袁桂。新知隆州。楊鼎年。知萬州。改差制置司參議官。李莊。知梁山軍改差知雅州。程公說。前邛州州學教授。避僞去官。又其次也。以上立節之士共三十人。文俱以上五人。係已致仕。張椎以上十四人。係見任去官。袁桂以上二人。係不赴任。李莊以上二人。係不候替人。程公說。係不到部。死節者一人。權大安軍楊震仲。始終不奉行僞命者一人。成都帥臣楊端明也。其餘拒僞歸朝。如劉侍郎甲、李校書臺稱疾不視事。如李侍郎賓仲等尚多有之。時曦覘以李允持異論。僞帥祿祀。令殺之。會其已去乃得免。

登進蜀士

成都府志朝廷登進蜀士論

蜀編云。自爲一隅。緩急易成間阻。祖宗守蜀者。必朝廷心腹之臣。而登于朝者。則亦多西蜀之士。然蜀士之論。謂逆曦之變。雖無叛兵。而有叛將。雖無叛民。而有叛吏。此必有其故也。蜀之貢士。不赴禮部。不對廷策。皆可得官。蜀之文臣調官不到部。改官不班引。守臣到罷不奏事。甚而使節亦多就除。有終身足迹不至國門。蜀之武臣。居行伍則振拔之權在主帥。爲將佐則陞差之權在主帥。甚而就偏裨爲管軍。而保舉之恩亦在主帥。其心第知有主帥而已。昔所謂示恩意重臨遣使臣下自結主知。以尊君親上爲心者。恐不如是恝然也。平時既視爲一隅。使之自爲一隅調度自賦斂。自供億。自取士。自命官。朝廷若不相關。一旦有變。則何憚而不閉關而自爲一家耶。故當時監司郡守量力不及。脫身而歸命君父者多東南之士。薛九齡以叙州小壘。能奮然倡義擊賊者。皆曾被臨遣故也。蜀士如陳咸削髮不屈。劉楊李諸人之去官。范劉費諸人之謀舉義。皆朝廷擢用之顯顯者也。三屯將帥非曦部曲則曦姻黨。類不勞順指。獨彭輅以其姻黨而能脫身歸朝。此無它。蓋幹脊在環衛故也。豈非平素君臣之情親故緩急能盡君臣之義乎。明效亦可槩見矣。

朝廷之士

莊子外篇刻意　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幷兼者之所好也。

諸侯之士

書林事類王制。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注。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墽有五等。收入不同也。

天下之士

孟子公孫丑　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類說。周公曰。下屋之士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至。晏子與同衣食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仲尼修道行理。文士。而天下之士亦至。戰國策孟嘗君讌坐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以補文闕者也。滕肸曰。臣願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爲君決疑應卒。若魏文侯之有田子方段干木也。此臣之所以爲君取矣。

四海之士

續後漢書龐統傳。顧邵就統宿。因問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秘策。攬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長。明日邵與統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深與統相結而還。

江海之士

莊子外篇刻意　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

山林之士

韓詩外傳。朝廷之士爲祿。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爲名。故往而不返。入而不能出。往而不能返。通移有常。聖也。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山谷之士

莊子外篇刻意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

田里之士

宋陳后山集擬御試武舉策。陛下不自賢聖。託于寡昧。遍見田里之士

柱石之士

續後漢書蔣濟傳。曹叡立。濟爲中護軍。時中書監號爲專任。濟上疏曰。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

東京之士

玉海左雄傳論順帝備纁束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於是處士拂巾衽褐。以企旌車之招矣。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寔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暠欒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顗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凡二十人

構學延士

宋史孝義傳。胡仲堯。洪州奉新人。構學舍于華林山別墅。聚書萬卷。大設厨廩。以延四方游學之士。

建樓延士

宋史孝義傳。陳昉江

州德安人。建書樓於别墅。延四方之士。**好賢樂士** 燕語考異宋
肆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爭訟希少。李和文好賢
樂士。以楊文公爲師友。其子孫多 **好施樂士** 資治通鑑唐昭宗
守家法。一時名公卿率從之游。大順二年冬十月。
王建旣得西川。留心政事。容納直言。好施 **尊禮儒士** 宋史郭瓊
樂士。好呼引翰。苑式政反。用人各盡其才。傳。瓊雖起
卒伍。而所至有惠政。尊禮儒士。**崇儒重士** 溫州府志帖木列思
孜孜雅善。蓋武臣之賢者也。字周賢。康里人。以亞
中大夫來監于溫。撫治有方。吏莫敢犯。崇儒重士。是歲秋九月。檄四邑文
士試于郡庠。聘進士蔡禹孔勝等考試。取何桐生林惟誠等一十五名。學
者知 **以詩取士** 宋朝雜記復齋漫錄云。王公韶少日讀書於廬
勸焉。山東林裕老庵。庵前有老松。因賦詩云。綠皮皴
剝玉嶙峋。高節分明似古人。解與乾坤生氣槩。幾因風雨長精神。裝添景
物年年別。擺捭窮愁日日新。惟有碧霄雲裏月。共君孤影最相親。王荆公
爲憲江東。過而見之。大加稱賞。遂爲知己。苕溪漁隱曰。蔡寬夫詩話云。
廬龍圖象少豪逸。熙寧初游京師。久不得調。嘗作詩曰。青衫白髮病參軍。
旋糶黃粮置酒樽。但得有錢留客醉。那須騎馬傍人門。荆公一見曰。此定
非碌碌者。即薦用之。前此蓋未嘗相識也。又石林詩話云。劉季孫初以右
班殿直監饒州酒。荆公爲憲。江東巡歷按酒務。始至廳事。見屏間有題小
詩曰。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閑。說與傍人應不解。杖藜携酒看
芝山。大稱賞之。即召與語嘉歎。久之升車而去。不復問務事。荆 **詩賦**
公以三詩而取三士。其樂善之心今人所未有也。吾故表而出之。
取士 宋楊誠齋集周子益訓蒙省題詩序 唐人未有不能詩者。能
之矣。亦未有不工者。至李杜極矣。後有作者蔑以加矣。而晚唐
諸子雖乏二子之雄渾。好色而不淫。怨誹而不亂。猶 **名節取士**
有國風小雅之遺意。無他。專門以詩賦取士而已。
宋朱晦庵大全集李公墓誌 且察臣下有游近習之門者。**趙武**
屏棄絶之。而益以公道用人。名節取士。則士風振而人材出矣。
舉士 通鑑外紀。景王四年。叔向曰。趙武舉 **文學之士** 韓非
士於白屋者四十六人。公家賴之。子六
反篇。學道立方。離法之民 **文藝之士** 韓流潤泉日記 明禮道者
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可任重。文藝之士心浮力

量淺
弱。**武舉之士** 通鑑續編宋神宗熙寧六年。初策武舉之士。**有道之士** 王明
清揮塵餘話。辛巳歲。完顏亮冦淮浙。江震動。有處州遂昌縣道流張思廉
者人稱爲有道之士。言事多驗。時李正之大正爲邑尉。從而問之。思廉以
片紙書云。慎乃在位。初得之殊不可曉。次年阜陵改名。正儲登極。李正之
云。通鑑漢安帝建光元年詔舉有道之士。禮記經解。隆禮由禮謂之有方
之士。孔穎達曰。方道也。若君子能 **知道之士** 抱朴子內篇序。知
隆盛行禮。則可謂有道之士也。道之士。雖鄭達必
遂 **得道之士** 類說得道之士。楚游太陰者。太一守
也。尸。三魂營骨。七魄衛肉。胎靈錄氣。**盛德之**
士 孟子萬章篇。盛德之士。君 **厚德之士** 張橫浦心傳錄或問
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狄仁傑能薦張柬之
姚元崇桓彥範敬暉等皆爲名臣。而不識婁師德何也。曰此皆卓然可見
之材。婁公厚德之士。未易窺測。雖仁傑亦在其度內。餘人可知矣。彼淺心
陿量者。其不可以識君子。而多詐不情 **豪傑之士** 孟子盡心篇。
之徒。往往欲盜其近似。終不免於敗也。若夫豪傑之
士。雖無文王猶興。羣書足用前漢賈山至言。文王之時。豪傑之士皆得竭
其智。此周之所以興也。呂原明雜記。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其次不遇
堯舜文王而不盡其材多矣。雖有堯舜之政。堯舜之教。堯舜之化。或能變
其心。易其慮。或止能革其面矣。聖人在上。革道已成。乃能使小人革面非
聖人之罪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有淺深也。朱子語略。胡致堂議論英發。
人物偉然。可謂豪傑之士。元胡祗遹紫山集上平章書。忘血氣之私。循理
義之正。顧其大而忘其小。憂喜以天下爲心者。是所謂豪傑之士也。宋章
忠恪公集乞樞密論豪傑之士劄子 某伏聞上臣事君以人。中臣事君
以身。以身任事者其效著。與人共事者其功大。方今聖主在御。國家多難。
兼收天下之才智。共濟天下之變故。猶恐不足。而將相之間情未和協。使
在朝之士不得以附援。赴功之人莫知所適從。觀望之徒因資向背。持此
道以佐人主。其欲撥亂興衰。不亦難乎。伏望樞密相公每於進對之時。數
論豪傑之士。與之同德協 **奇傑之士** 江少虞類苑。柳開知潤州
心以抗讐敵。不勝幸甚。有監兵錢供奉者。亦忠懿
之近屬也。乃父方奉朝請。在京師。開乘間來謁。造其書閣。見壁有繪婦人
像甚美。詰以誰氏。監兵對曰。某之女弟也。旣笄矣。柳喜曰。開喪偶已踰春。

顧取為繼室。錢曰。候白家君敢議姻事。柳曰。以閤之材學。不辱于錢氏之門。遂強委禽焉。不旬日而遂成禮。錢不之敢拒。走介白其父。父乞上殿面許柳閤刼取臣女。仁宗問曰。卿識柳閤否。曰不識。上曰。真奇傑之士也。御家可謂得嘉婿矣。吾為卿媒可乎。錢父不敢再言。但拜謝而退。

有智之士　隨因紀述　夫有智之士安貧知足。足則近乎富。富即動。自靜。靜則近乎道。協用二法。抑亦能事。

有志之士　湘潭志　狄粟字仲莊。為人廉介有守。嘗為穀城令。時西北用兵。訛言欲遣民戍邊。衆懼。聚食于邑者數萬。會秋霖作沴。穀貴翔貴。粟即開常平倉以賑之。有司劾其擅發。聞于朝。上以其有志於民。特原之。期年政大治。及歐陽文忠公脩作穀城文宣王廟碑。稱之以為有志之士。其廉名時彼。遷大理丞。尋出知新州。後詣京師。道病卒于宿州。葬于長沙。

志能之士　羣書足用　漢中興二十八將。以為上應二十八宿。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

公正之士　宋史高宗紀　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甲戌。詔曰。臺諫風憲之地。比用非其人。黨於大臣。濟其喜怒。殊非耳目之寄。朕今親除公正之士。以革前弊。繼此者宜盡心乃職。毋合黨締交。敗亂成法。當謹茲戒。毋自貽咎。

方正之士　西漢書晁錯傳　錯對策曰。絜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歸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

廉正之士　周密澄懷錄　張子韶云。廉正之士。如竹間清風。露氣洒洒襲人。觀之者已覺心目頓快。況處其間。豈不意愛心賞。

直言之士　宋范文正公集　直言之士。千古謂之忠。巧言之士。千古謂之佞。　蘇頴濱集　昔仁宗親策直言之士。臣以不識忌諱。得罪於有司。

忠烈之士　資治通鑑　唐元和元年。劉闢將反。推官莆田林蘊力諫闢舉兵。闢怒。械繫於獄。引出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殺。但數礪刃於其頸。欲使屈服而赦之。蘊叱之曰。豎子當斬即斬。我頸豈汝砥石邪。闢顧左右曰。真忠烈之士也。乃黜為唐昌尉。　池州府圖志　景祐中。仁宗皇帝嘗寢疾。雖安羸弱。時相呂文靖請置大宗正司。以濮安懿王暨守節知其事。蓋意有所在。而人無知者。熙寧中。西賊圍邏逧城甚急。賊得吾禁卒。語之曰。汝語城中張大吾軍。使速降。當與汝爵祿。卒敬諾之。卒致危梯上下瞰城中。卒輒大呼曰。西賊人少糧盡。朝夕去矣。城中堅

守之。賊怒。醢之。雖古忠烈之士無以過也。

忠義之士　宋史宋汝為　奉國書使金。過完顏宗弼軍。馳入其壁。持上國書。宗弼盛怒。刼而縛之。欲加僇辱。汝為一無懼色。曰死固不辭。然銜命出疆。願達書吐一辭。死未晚。宗弼顧汝為一屈。遂解縛延之曰。此山東忠義之士也。　牟子才傳　子才所薦士若李芾、趙昴發、劉黻、家鉉翁。後皆為忠義之士。

徇義之士　資治通鑑　唐高祖武德三年秋七月壬戌。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王世充。陝東行臺屈突通二子在洛陽。上謂通曰。今欲使卿東征。如卿二子何。通曰。臣昔為俘囚。分當就死。陛下釋縛加以恩禮。當是之時。臣心口相誓。期以更生餘年為陛下盡節。但恐不獲死所耳。今得備先驅。二兒何足顧乎。上歎曰。徇義之士一至此乎。

志義之士　五代歐史和凝傳　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也。幼聰敏。舉進士。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凝為從事。瓌與唐莊宗戰于胡柳。瓌戰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反顧見凝。麾之使去。凝曰。大丈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爾。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斥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由此得免。瓌歸戒其諸子曰。和生志義之士也。後必富貴。爾其謹事之。因妻之以女。

腹心之士　資治通鑑　唐貞元十二年。初。劉玄佐增汴州兵至十萬。遇之厚。李萬榮、鄧惟恭每加厚焉。士卒驕不能禦。乃置腹心之士。於公庭廡下。挾刀執劍以備之。時勞賜酒肉。及董晉代之。悉罷之。

兼濟之士　唐柳宗元集　兼濟之士。唯利萬物之為。謀故當而不辭。

脩智之士　韓非子孤憤篇　人臣之欲得官者。其脩士且以精絜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辨進業。其脩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恃其精絜而更不能以枉法為治。則脩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左右謂財貨脩智之士不肯聽從也。

質行之士　元王惲秋澗集　行尚書孫公碑　齊家教子。敦篤義方。循尚禮法。又似夫齊魯質行之士。

儒雅之士　宋史長編　左諫議大夫史館脩撰楊徽之次對上言。方今文士雖多。通經者甚少。願精選五經博士。增其員。各專業以教胄子。此風化之本。上顧謂宰相曰。徽之操履無玷。真儒雅之士。出理州郡。非其所長。置之館殿。正得其意矣。

敦樸之士　通鑑漢順帝　陽嘉二年夏四月。京師地震。詔公卿直言舉敦樸之士。

風流之士　續世說　賀知章晚年尤加縱誕。無復規檢。自號四明狂客。又稱

秘書外監遨遊里巷醉後屬詞動成卷軸文不加點咸有可觀又善草隸書好事者供其牒翰每紙不過數十字共傳寶之陸象先知章族姑子也與知章相親善象先常謂人曰賀兄言論調態真可謂風流之士吾與子弟離闊都不思之一日不見賀兄則鄙吝生矣舊唐書李大亮傳大亮族孫迥秀雅有文才飲酒斗餘廣接賓朋當時稱為風流之士

秉德之士 曾子制言下篇昔者禹見耕者五偶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為秉德之士存焉

知幾之士 韓淲澗泉日記蔡謨三年辭司徒可謂知幾之士矣雖殷深源亦於罪之荀羨一言蔡謨獲全晉之諸賢遠矣

高才之士 樂安語錄高才之士易得純德之士難得

智術之士 韓非子孤憤篇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

磏勇之士 韓非子六反篇行劍攻殺暴憿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

辯智之士 韓非子六反篇語曲牟知偽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

立名之士 韓淲澗泉日記縱穀戰國聚祭能而攫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交結者立名之士也

特立之士 邵氏聞見錄儒釋之道雖不同而非特立之士不足以明其家大儒伊川先生程正叔元祐初用薦侍講禁中以師道自居後出判國子監兩加直秘閣皆辭之黨禍起謫涪州注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為憂遇赦得歸不以為喜衰老道楷者朝廷命住京師法雲寺一日賜方袍楷曰非吾法也卻不受中使譖於上上怒下大理寺杖之理官知楷為有道者欲出之問曰師年七十乎曰六十九矣有疾乎楷正色曰某平生無病上賜杖官不可輒輕之遂受杖無一言自此隱芙蓉溪朝廷復命為僧不從嗚呼二人雖學不同皆特立之士也為儒為釋而不以道者聞其風可以少愧矣

獨任之士 唐柳宗元集上李中丞啟　列子獨任之士唯己一毛之為愛故適以自免

名世之士 荀子注序　孟軻闢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易於反掌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師

平世之士 莊子外篇刻意　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

端奇之士 元張西巖集祭樂御史先生文　其接物於內也則春風和氣其臨事於外也則烈日秋霜真一代端奇之士迥乎拔其俗而異其常也

八能之士 書林事類後律志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鐘律權土灰放陰陽文曰臣某言今月若干日甲乙日冬至黃鐘之音調君道得孝道褒商臣角民徵事羽物各一板則召太史各板書封以皂囊送西陛跪授尚書施當軒北面稽首拜上封事尚書授侍中常侍迎受報聞以小黃門幡麾節度太史令前白禮畢制曰可太史令前稽首曰諾太史令八能士請太官受賜陛者以次罷日夏至禮亦如之後禮儀志云云所以觀得失之效者也故聖人不取備於一人以從八能之士故撞鐘者當知鐘擊鼓者當知鼓吹管者當知管吹竽者當知竽擊磬者當知磬鼓琴者當知琴故八士曰或調陰陽或調律曆或調五音故撞鐘者以知法度鼓琴者以知四海擊磬者以知民事

有能之士 韓非子六反篇　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

幹能之士 北史王世良傳後論曰唐永良能之名所在著美清白之譽顯於累職所謂幹能之士也

異能之士 史記仲尼弟子傳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通鑑漢平帝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靈臺立

樂經徵天下異能之士

異常之士 史子朴語天下有常道不可違也違常者雖成必敗秦得異常之士三以是致強亦以是致滅或問三士曰始以由余中以商鞅末以李斯

異等之士 通鑑續編宋太宗淳化五年冬十一月契丹令郡邑舉明經茂材異等之士

不賓之士 東漢書周黨傳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

不羣之士 抱朴子逸民篇苟有卓然不羣之士不出戶庭潛志味道誠宜優訪以興謙退也

好古之士 張横浦心傳錄或問好古之士未嘗不欲行所學一旦入仕往往與所學背馳多不合時宜豈所學未到邪抑文章政事兩塗也先生曰習俗便情正理多礙守道之士難施設耳其間號為巧宦者多非純正之士世俗之論又何足恠主如見理不到務為乖僻以取異於人者則又非真好古之士也古人行事又何常違人情哉此又不可不察

自好之士 韓非子顯學篇今有人於此立節參明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鬬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毋私鬬不可得也

魁奇智畧之士

容齋續筆天下未嘗無魁奇智畧之士當亂離之際雖一旅之聚數城之地必有東知名者出其間史傳所書尚可考也鄭璵之武玹高從容立計以存其國後世至不可勝紀在唐尤多姑摭其小小者數人載于此武德初北海賊帥綦公順攻郡城為郡兵所敗後得劉蘭成以為謀主才用數十百人出奇再奪北海即降海州城君相帥衆五萬來爭蘭成以敢死士二十人夜襲之掉空其衆徐圓朗據海岱或說之曰有劉世徹者才畧不世出名高東夏若迎而奉之天下指揮可定圓朗使迎之世徹至已有衆數千圓朗使徇譙杞東人素聞其名所向皆下裘甫亂浙東朝廷遣王式往討其黨劉暀勸甫引兵取越憑城郭據府庫循浙江築壘以拒之得間則長驅進取浙西過大江掠揚州還脩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別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則國家貢賦之地盡入于我矣甫不能用高駢之將畢師鐸攻駢乙師宣州秦彥彥兵至遂下揚州師鐸遣使趣彥過江將奉以為主或說之曰僕射順衆心為一方去害宜復奉高公而佐之摠其兵權誰敢不服且秦司空為節度使廬州壽州其肯為之下乎竊恐功名成敗未可知也不若亟止秦司空勿使過江彼若粗識安危必未敢

輕進就使他日責我以負約猶不失為高士忠臣也師鐸不以為然明日以告鄭漢章漢章曰此智士也求之弗獲王建鎮成都攻楊晟於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抄掠之王先成往說其將王宗侃曰民入山谷以俟招安今乃從而掠之與盜賊無異且出淘虜薄暮乃返曾無守備之意萬一城中有智者為之畫策使乘虛奔突先伏精兵於門內望淘虜者稍遠出弓弩手礮各百人攻寨之一面又於三面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如此能無敗乎宗侃矍然先成為條列七事為狀以白王建建即牓行之牓至三日山中之民競出如歸市浸還故業觀此五者則其他姓名不傳與草木俱腐者蓋不可勝計矣

殆非凡士

文中子中說後述太和末關朗為公府記室妙極占算許穆公知其賢厚禮焉引與共席對談易義終日竟夜各相歎許穆公謂朗曰足下今之奇士也不可使天子不識入言於孝文帝帝曰張彝郭祚昔嘗為朕言之朕以占算小道恐亂大經故不見穆公曰此人微法玄深殆非凡士詔見帝謂穆公真可謂知人

非今世士

宋朱晦菴大全集劉君墓誌　熹年十四五以先君遺命學於故聘士劉君先生時幼且愚未足以識其大者遠者特覵於容貌詞氣之間知其偉然非今世之士也江州志宋劉渙字凝之其先京兆人六世祖度為臨川令葬高安因家焉渙優詞學擢天聖八年第為小官有直氣數以事屈仕勢者不容於時年四十為潁上令以太常博士致仕入廬山縣書教子種蒔自給暇則與山僧野人往還蘇轍過廬山拜渙床下出謂人曰髯其容粹然聽其言蕭然視其環堵蕭然飦粥以為食而游心塵垢之外凜乎非今世士也自號西澗居士

側席幽士

宋史朱敦儒傳紹興二年宣諭使明橐言敦儒深達治體有經世才詔以為右迪功郎下肇慶府敦遣詣行在敦儒不肯受詔其故人勸之曰今天子側席幽士翼宣中興譙定召於蜀蘇庠召於浙張自牧召於長蘆其不聲流天京感動郡國君何為棲茅茹藿白首巖谷乎敦儒始幡然而起

仁恕愛士

北史齊本紀神武仁恕愛士始范陽盧景裕以明經稱魯郡韓毅以工書顯咸以謀逆見禽並蒙恩置之第館教授諸子其文武之士盡節所事見執獲而不罪者甚多故遐邇歸心皆思効力

好才愛士

東漢書王龔傳建光二年龔遷汝南太守政崇溫和好才愛士引進後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蕃性氣高明初到龔不即召見之乃留記謝病去龔怒

使除其錄功曹袁閬請見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蕃既以賢見引不宜退以非禮龔改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復厚待之由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

虛襟愛士

晉書載記石弘字大雅勒之第二子也勒僭位立為太子虛襟愛士好為文詠其所親昵莫非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愔愔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世勝殘天之道也勒大悅

曉兵愛士

東漢書王霸傳霸封王鄉侯從平河北常興臧宮傳俊共營霸獨善撫士卒死者脫衣以斂之傷者躬親以養之光武即位以霸曉兵愛士可獨任拜為偏將軍并將臧宮傳俊兵以宮俊為騎都尉

倒屣迎士

北史宋繇傳繇每聞儒士在門常倒屣出迎引談經籍光明斷決時事亦無滯也

和顏接士

西漢書趙廣漢傳廣漢為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過吏殷勤甚備

接賢馭士

吳子圖國篇武侯問曰願聞治兵料人固國之道起對曰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為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繆置陷陳三萬以服鄰敵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智者伸而待之賢者推而用之勇

者賞以豐之。貪者禮以來之。愚者刑以威之。狠者過而戮之。此撫賢馭士之術也。

祿位馭士 周禮天官太宰四曰。祿位以馭其士。注。祿若今月奉也。位。爵次也。疏曰。士謂學士。有賢行學業則詔之以爵位祿賞。亦是歐之於善也。

旌賞諫士 唐陳拾遺集。廣延直臣。旌賞諫士。使大聖之德。引納日新。書之金版。萬代有述。

輕財重士 馬令南唐書義死傳。劉仁贍字守惠。彭城人也。為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頗通兵法。事烈祖為左監門衛將軍。

輕財敬士 續後漢書甘寧傳。寧麤猛好殺。然開爽有計略。輕財敬士。能厚養健兒。兒亦樂為用。

傾資餽士 晉書烈女傳。虞潭母孫氏。吳郡富春人。永嘉末。潭為南康太守。值杜弢構逆。率衆討之。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俱傾其資產以餽戰士。潭遂克捷。

罄財招士 宋史曹友聞。少有大志。辟天水軍教授。城已被圍。友聞單騎夜入。與守臣張維糾民厲戰。兵退。制置使製大旗書滿身膽以旌之。已而兵復至。友聞罄家財招集忠義。得健士五千人。制置使辛臺檄管忠義。領所部守仙人關。且行且戰。

私財募士 金史完顏伯嘉傳。伯嘉奏西京副統程琢。智勇過人。持心忠孝。以私財募集壯士二萬。復取渾源白登。有恢復山西之志。已命駐于弘州矣。

賞格募士 金史宣宗紀。貞祐四年冬十月乙丑。詔諭河南官吏軍民。以賞格募立功之士。

解驂贖士

晏子內篇雜上。晏子之晉。至中牟。睹弊冠反裘負芻息於塗側者。以為君子也。使人問焉。曰子何為者也。對曰我越石父者也。為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為僕幾何。對曰三年矣。晏子曰可得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以贖之。因載與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吾未嘗得交夫子也。子為僕三年。吾乃今日睹而贖之。吾於子尚未可乎。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曰。臣聞之。士者詘乎不知己而申乎知己。故君子不以功輕人之身。不為彼功詘身之理。吾三年為人臣僕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為知我矣。嚮者子乘不我辭也。吾以子為忘。今又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我猶且為臣。請鬻於世。晏子出見之曰。嚮者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可以辭而無棄乎。嬰誠革之。乃令糞洒改席。尊醮而禮之。越石父曰。吾聞之。至恭不脩塗。尊禮不受擯。夫子禮之。僕不敢當也。晏子遂以為上客。

賣女賞士 新唐書張伾傳。張伾者。本為澤潞將。守臨洺。田悅攻之。城圍守累月。士死糧且盡。救不至。伾悉召部將立軍門。命女出偏拜。因曰。諸君戰良苦。吾無貲為賞。願以是女賣直為衆士一日費。士皆哭曰。請死戰。會馬燧自河東將兵擊悅城下。敗之。伾乘勝出戰。無不一當百。以功遷洺州刺史。

牛酒犒士 新唐書時溥傳。溥為州牙將。黃巢亂。京師節度使支詳遣溥與陳璠率兵五千西討。次河陰。軍亂。劫居人。溥招戢其衆。引還屯境。上疑不敢歸。詳以牛酒犒士。約悉貰其罪。軍乃入。共推溥為留後。

出財勞士 新唐書藩鎮劉玄佐傳。玄佐死。匿喪俟代。帝亦為隱。踰三日乃發喪。使至。帝問所欲立。曰陝虢觀察使吳湊可乎。監軍孟介、行軍盧瑗以為便。乃拜湊為節度使。至汜水。玄佐柩將還。士請具禮。瑗不許。衆皆怒。陵晨甲而譟。赴玄佐子士寧於喪。使坐重榻。墨其衣。尊為留後。殺大將曹金岸、浚儀令李邁。醢之。唯瑗、介獲免。士寧乃出府財分勞吏士。介以聞。帝召宰相計議。竇參曰。汴人挾李納以邀命。若不許。勢且合。不可解。遂以士寧為左金吾衛將軍。

陰養死士 史記春申君傳。李園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舊唐書長平王叔良傳。太宗即位。有告叔良陰養死士。交通境外。恐謀為反叛。詔遣中書令宇文士及代為都督。并按其事。士及慮其為變。遂縊殺之。

厚養死士 戰國策蘇秦曰。厚養死士。注。敢死之士。

重賞死士 類說。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士。

謝將休士 戰國策。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戮將徇士 新唐書郭子儀傳。史思明以衆數萬尾軍及行唐。子儀選騎五百更出挑之。三日戰引去。乘之。又破於沙河。遂趨常陽以守。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與戰未決。戮一步將以徇。士殊死鬬。遂破之。斬首二千級。俘五百人。獲馬如之。

輕車介士 西漢書元后傳。王鳳薨。天子臨弔贈寵。輕車介士。

求方畧士 儒學警悟。邵興宗初自布衣試茂材異等中選。建康軍節度推官。會言論與宰相張鄧公妻黨連姻。報罷。後因元昊

叛詔求方畧之士。復獻康定兵說十篇。召試秘閣。始得權邠州觀察推官。祖宗取人之法蓋如此也。**千里求士** 宋蘇東坡集歐陽公好士為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自庸衆人以顯於世固多矣。**闕**

軍募士 通鑑綱目周世宗顯德元年。周簡閱諸軍募壯士以補宿衛。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為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世宗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柰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為諸道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我太祖皇帝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所向克捷。胡氏曰五代之主。多刻於民而紓於軍。世宗則嚴於軍而寬於民。既得柄制輕重之權。且其言曰。兵務精不務多。柰何浚民膏血養此無用之物。聖人復起不能易矣。**潛募劒士** 舊唐書廢人祐傳。祐甥尚乘直長陰弘智謂祐曰。王兄弟既多。即上百年之後。須得武士自助

乃引其妻兄燕弘信謁祐。祐接之甚厚。多賜金帛。令潛募劒士。**持戟之士** 孟子公孫丑下。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注。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江淮弩士** 新唐書王栖曜傳。栖曜為金吾大將軍。將李希烈陷汴州。乘勝東略。次寧陵。將襲宋州。浙西節度使韓滉使栖曜以強弩三千涉水夜入寧陵。希烈不之知。晨朝矢集帳前。驚曰。江淮弩士入矣。遂不敢東。**請為猛士** 舊唐書婁師德傳。上元初。婁師德累補監察御史。屬吐蕃犯塞。募猛士以討之。師德抗表請為猛士。高宗大悅。特假朝散大夫。從軍西討頻有戰功。**壺飡得士** 類說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徧。子期怒走楚。說楚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後。君顧曰。奚為者。曰臣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飡餌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君歎曰。與不期衆少。期於當厄。怨不期深淺。期於傷心。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飡得士二人。**畋獸得士** 金樓子雜記下。趙簡子出畋。命鄭龍射埜人。使無驚吾鳥。龍曰。吾先君晉文公伐衛不僇一人。今君一畋而欲殺良民。是虎狼也。簡子曰。人畋得獸。我畋得士。故赫木愈高者愈懼。人爵愈貴者愈危。可不慎乎。**大畋教士** 新唐書曹王明傳。貞元初。吳少誠擅蔡。故徙皋鎮山南東道。割隋汝以益軍。練兵峙糧。市回鶻馬以益戰騎。歲待大畋以教士。少誠畏之。**田獵求士** 通鑑外紀周楚莊王好田獵。大夫諫曰。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以求士也。榛藂刺虎豹者吾知其勇也。攫犀搏兕者吾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吾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射以論士** 宋蘇東坡集南安軍學記。射所以致衆而論士也。衆一而後論定。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而叙黜者三。則僅有存者。由此觀之。以射致衆集而後論士。蓋所從來遠矣。**瑞人神士** 元王惲秋澗集真人尹公道行碑 師儀觀秀偉。風度凝重。如瑞人神士不可梯接。然即之春風和氣沖溢眉宇間。**神化方士** 廣州府南海志清遠縣東三十里有延祚寺。梁武帝末有二神人化為遊方士。來寺。叩正俊禪師曰。峽山據清遠上流。建一道場足立勝槩。師居之乎。俊然之。俄中夜風雨暴作。遲明啓戶。實像儼設。舊云黃帝二庶子善音律。南採崑崙竹為黃

鍾之管。與帝左右二臣同隱此山。化為遊方士。者非二庶子即二臣也。有祠在寺東偏。靈應顯著。山與寺多異跡。**千里一士** 數類呂氏春秋曰。天下雖大。有道之士固猶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雖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則與無賢同。此治世所以短。亂世所以長也。**不戮一士** 五代薛史王晏球傳。晏球能與將士同其甘苦。所得祿賜私財盡以饗士。日具飲饌與將校筵宴。待軍士有禮。軍中無不敬伏。其年冬平賊。自初至於城拔。不戮一士。上下懽心。物議以為有將帥之畧。**不戰一士** 史記婁敬傳。敬見沛公曰。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効其貢職。**未宿一士** 宋曾鞏元豐類藁傳天下之目。不陳一兵。未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少卿詬士** 王明清揮麈録。唐大和堅老來京師省試罷坐微累下大理。時李傳正端初為少卿。初入之時。堅老哀鳴曰某遠方舉人。不幸抵此。祈公憐之。端初怒操俚談詬曰。子嘗如此。誠奸人也。因困辱之。已

而榜出来名所犯輕在法應釋得以無事自此各不相聞後十餘年端初為淮南路轉運副使既及介堅老自郎官出為代端初罔忘之而堅老心未能平也相見各叙琡生平而已既再見端初頗省其面目備不記前事因曰郎中若有素者豈嘗邂逅朝路中邪風采堂堂非曩日比也堅老眷曰風采堂堂固非某所自見但不知比往時肖不尖否端初愧怍而慨

素不喜士 東南記聞劉龍洲過太和人嘉定間客京師有轎到府趙尹師𢍰素不喜士將杖之其儕輩扣橐使王方巖王居安不得已折簡於趙云劉過平生遣越事不止此要當使俗子治之勿出吾曹手也趙忻然即釋其罪

重鳥輕士 晏子新書外篇景公好弋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公怒詔吏殺之晏子曰燭鄒有罪三請數之以其罪而殺之公曰可於是召而數之公前曰燭鄒汝為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罪二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以輕士是罪三也數燭鄒罪已畢請殺之公曰勿殺寡人聞命矣

深忌殺士 張橫浦心傳錄或問曹操不忍殺禰衡而殺荀文若何也曰自古英雄將以大有為者深忌殺士曹操姦免有餘雖為禰衡慢侮終畏殺士之名而送之他人以嫁其禍其言狐殺之如一狐鼠耳然此人浪得其名恐天下以為吾不能容此非其真情也至其殺荀文若而卒見譏於世何見於彼而不見於此耶如衡之輕狂固無足道雖殺之議者必亦無議而操猶畏之至若文若之賢乃其所深忌者則其殺之也出於其本心此又其自欺之姦姑以欺人耳人其可欺哉

二桃殺三士 西溪叢語引藝文類聚吟門云蜀志諸葛亮梁父吟云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冢田疆古冶氏力能排南山又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李白梁甫吟云力排南山三壯士齊相殺之費二桃

程門二士 宋名臣言行錄尹焞與張繹同時師事伊川張繹以高識公以篤行俱為所稱伊川嘗言晚得二士

淮有三士 荃翁貴耳集章冠之名甫號易足居士有文集十卷多從于湖交游豪放飄蕩不拘羈淳熙間淮有三士舒之張用晦和之張進卿真之冠之也寄荊南詩餘生自判一虛舟未審尋詩慰客愁梅欲飄零猶驅穡柳纔依約已風流關心弟妹無黃犬入夢江湖有白鷗別後故人相念否東風應倚仲宣樓

日見七士 戰國策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齊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何顏見士 儀真志晉方為諸胡擾亂又陳敏劉據江東晉望臣顧榮等偽從其用華譚遺榮書曰一旦皇輿東軒行即禁館發荊州武旅順流東下徐州鋭鋒南據堂邑征東驚卒耀威歷陽飛檣越橫江之津泯舟涉亦步之渚威震丹楊擒寇建鄴而諸賢何顏見中州之士耶於是顧榮等斬敏江東平

都下人士 南史劉繪傳永明末都下人士盛為文章談義皆湊竟陵西邸繪為後進領袖時張融以言辭辯捷周顒彌為清綺而繪音采不贍麗雅有風則時人為之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言其處二人間也

富貴多士 史記孟嘗君傳馮驩曰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

擢用羣士 東漢書董卓傳卓為相國素聞天下同疾閹官誅殺忠良及其在事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羣士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

保有厥士 詩周頌桓篇桓桓武王保有厥士注保有其士而用之於四方也

緌多女士 大戴禮夏小正綏多女士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

釐爾女士 詩大雅既醉篇釐爾女士註女士女之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使為之妃也

有依其士 詩周頌載芟篇有依其士注依愛士夫也

作率慶士 禮記祭統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注作起也率循也慶善也言文叔能興行先祖之舊德起而循其善事

先王置士 鶡冠子道端篇先王之置士也舉賢用能仁人居左忠臣居前義臣居右聖人居後左法仁則春生殖前法忠則夏功立右法義則秋成熟後法聖則冬閉藏

戰國說士 識遺葉水心曰周之盛時京師有學比閭族黨鄉遂皆有學三歲賓興諸侯貢士士進得仕爭退得臣諸侯故其時有秀士進士俊士造士等目厲王無道周法浸壞宣王之復未幾又亂以幽王馴至平王東遷京師之學先壞諸侯貢士之典亦闕士絕望於王都下者為商賈負販高者俛首為陪臣然尚用於諸侯也其後諸侯亦不取士士之無歸者降為

大夫家臣孔門弟子皆為之獨顏閔以不仕見推至戰國諸侯互相吞滅日尋干戈士遭離亂為家臣既無主退又無以自業於是放蕩四出伏口舌以要時君雖孟子大賢亦千里見梁且語句踐以遊孟經曰平原華貴士以重其國數數十人士之變詐縱横者至以口舌重輕人國列國之王為之擁篲先驅側行襒席特可知矣至秦此習未改於是坑焚之禍起焉其實皆因於士之無歸也

釋不如士 宋楊誠齋集興崇院經藏記　子曰彼於師之經所謂五千四十八卷者歷之矣能如士之於書皆誦之否能誦之矣抑能如士之於書皆通之否世通曰釋之不如士固也

不敢齒士 宋陳後山集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少公之客也僕自念不敢齒士而足下遽進僕於兩公之間不亦汰乎

無穢虐士 左傳哀公十五年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注虐士謂死者無以死者為穢惡

未嘗薦士 宋蘇東坡集上曾丞相書　昔者漢高未嘗喜儒不失為明君衛霍未嘗薦士而不失為賢公卿

壽命之士 韓滮澗泉日記非有先生論云養壽命之士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咏先生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

擇鄉就士 閒見善善錄滎陽公嘗言所在有鄉先生處則一方人自別蓋漸染使之然也人豈可以不擇鄉就士哉

游必就士 晏子內篇晏子曰君子居必擇居游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

高居大士 能改齋漫錄黃豫章贈鄭交詩高居大士是龍象草堂丈人非熊羆

附青雲士 史記伯夷傳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龍鳳姿士 馬明叟實賓錄唐李揆字端卿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鳳姿士不見用麞頭鼠目子乃求官耶載聞銜之及秉政揆流落十六年載誅始拜禮部尚書

錢穀委士 資治通鑑唐劉晏常以為辦集眾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於勾檢簿書出納錢穀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常言士陷贓賄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脩吏雖廉潔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污

租庸脚士 新唐書王鉷傳鉷取諸郡高戶為租庸脚士大抵皆業皆破督責連年人不賴生

管庫之士 韓滮澗泉日記文子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晉國管庫之士也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名下無虛士 類說隋薛道衡聘陳為人曰詩曰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及云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乃曰名下無虛士辛文房唐才子傳初長安慈恩寺浮圖前後名流詩版甚多八元亦題有云初怪鳥飛平地上自驚人語半天中後元微之白樂天至塔下遍覽因悉除去惟存八元版在吟詠久之曰名下無虛士也清波雜志徽宗嘗命米芾以兩韻詩草書御屏次韻乃押中字行筆自上至下其直如綫上稱賞曰名下無虛士芾即取所用硯入懷墨汁淋漓奏曰硯經臣下用不敢復進御臣敢拜賜

任譽之士 韓非子六反篇活賊匿姦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

游說之士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

筏載甲士 宋史李煜世家八年春王師傳城下煜猶不知一日登城見列柵於外旌旗徧野始大懼知為近習所蔽遂召朱令贇於上江令遣巨筏載甲士數萬人順流而下將斷浮梁未至為劉遇所破

車戲賤士 宋張文潛宛丘集盧綰車戲之賤士也其推膺曾鈍偶似夫教厚長者之形耳

導引之士 莊子外篇刻意　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貴生之士 韓非子六反篇畏死難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

碩畫之士 漢揚雄諫單于書漢高祖困于平城或七日不食奇譎之謀碩畫之士甚衆卒其所脫者世莫得聞也

養痾傲士 東漢書高彪傳彪嘗從馬融欲訪大義融疾不獲見乃覆刺遺融書曰承服風問從來有年風問風猷令問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以敘腹心之願毛詩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龍寵也不圖遭疾幽閉莫啓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尹華夏猶揮沐吐餐垂接白屋白屋匹夫也故周道以隆天下歸德公今養痾傲士故其宜也融省書慚追謝還之彪逝而不顧

閱衣冠士 隋書裴蘊傳蘊性明辯有吏幹在陳仕歷直閤將軍興寧令蘊以其父在

北陰奉表於高祖請為內應及陳平上悉閱江南衣冠之士次王蘊上以為夙有向化之心超授儀同左僕射高熲不惜上旨遣諫曰裴蘊無功於國寵踰倫輩臣未見其可上又加蘊上儀同熲復進諫上曰可加開府熲乃不敢復言即日拜開府儀同三司禮賜優洽

天遺朕士 西漢書郊祀志武帝時膠東王康后欲媚於上乃遣宮人欒大入求見言方武帝既誅文成後悔其方不盡及見大大說遍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得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朕臨天下二十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飛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

葆力之士 莊子雜篇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卷卷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海終身不反也

籠絡時士 百川學海韓忠獻遺事公謂呂申公為相以進賢自任患歸於己時士皆出其籠絡獨歐范尹旋收旋失終不受其籠絡云

蚤知之士 史記樂毅傳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

傾覆之士 資治通鑑唐昭宗大順元年夏四月初張濬因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孜而薄

復恭注更工衡翻改也及復恭再用事深恨之上知濬與復恭有隙特親倚之濬亦以功名為己任每自比謝安裴度克用之討黃巢屯河中也濬為都統官王鐸為都統奏濬為判官克用薄其為人聞其作相私謂詔使曰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他日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

傾危之士 史記張儀傳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佽飛射士 西漢書宣帝紀神爵元年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佽飛射士服虔曰周時度江越人在船下負船將覆之佽飛入水殺之漢因以材力名官如淳曰呂氏春秋荊有兹非得寶劍於干將度江中流兩蛟繞舟兹非拔寶劍赴江刺兩蛟殺之荊王聞之仕以執圭後世以為勇力之官茲佽音相近臣瓚曰本秦左弋官也武帝改曰佽飛官有一令九丞在上林苑中結矰繳以弋鳧鴈歲萬頭以供祀宗廟許慎曰佽便利也便利矰繳以弋鳧鴈故曰佽飛詩曰抉拾既佽者也師古曰取古勇力人以名官熊渠之類是也亦因取其便利輕疾若飛故號佽飛弋鳧鴈事自使佽飛為之非取飛鳥為名瓚說失之佽音次

張晧推士 西漢蒙求張晧字叔明順帝即位拜晧司空在事多所薦達天下稱其推士

謝安論士 晉書褚裒傳裒字弘茂小字期生少有令稱謝安甚重之嘗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矣

亭長斬士 容齋續筆漢大司空士夜過奉常亭亭長呵之告以官名亭長醉曰寧有符傳邪士以馬箠擊亭長亭長斬士亡郡縣逐之家上書訴曰亭長奉公勿逐大司空王邑斥士以謝

梁欲得晉士 五代歐史後晉李襲吉傳晉王與梁有隙交兵累年後晉王數困欲與梁通和使襲吉為書諭梁辭甚雅麗梁太祖使人讀之至於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歎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傅虎以翼也顧其從事敬翔曰善為我答之及翔所答書辭不工而襲吉之書多傳于世

廟神周貧士 夷堅志衡州安仁縣新渡石公廟素靈至元庚寅秋有士人趁旅邸下及寓宿于石公祠下遂禱於神云旅中困乏冀神指迷神予之夢曰湖北有巨商見在本縣城中足瘡苦甚已出五百千求醫而醫者盡其伎不能效汝往與醫士人

云集素不善醫柰何神曰此商嘗乘船在吾廟前對吾廟屎吾怒之令小鬼以針刺其脛故爾汝以吾殿上香爐灰與擦其瘡即愈若如所酬儘可為旅費卻望隱吾言不然汝所得隨費而吾之香火亦不隆矣士人俟天明前往彼處如其言用之巨商之瘡隨愈而士人所得如數巨商因此與士人為刎頸交一日叩其得醫藥之因士人遂直言其所以巨商不平遂於城隍廟拜許水陸齋十筵以訟石公至四筵石公又托夢與士人言當初憫汝之貧故以見告而周急已嘗戒汝毋泄今又言之我亦遭禍而汝所得亦費設齋至第五筵雷轟其廟而焚之而士人亦病喪焉

興文杖士 夷堅志南昌李知縣遷先聖殿於縣南舁夫子像而不能動縱人多亦如之有一士人在側曰夫是之謂仲尼李宰怒正色責之至夜士人忽夢被二黃衣使攝至一所有小殿廡扁額曰興文少頃一人坐中曰汝為士人讀先聖之書豈當戲言侮慢先聖令左右決杖二十勒罷為儒及覺如癡自後不識一字今世之人好引聖語之言為戲亦當以為戒

猿請醫士 夷堅志商州醫者負篋行醫一日昏黑為數人擒去如飛醫者大呼求援鄉人羣聚而不可奪所擒之人登厓絕險醫者捫其身皆毛行數里到石

室中，見一老猿卧於石榻之上，侍立數婦人，皆有姿色。一婦謂醫曰：將軍腹痛。醫者覺其傷食，遂以消食藥一服與之。以服，老猿即能起坐，且喝婦人以一帕與之，令數人送其回歸抵家。視之，盡黃白也。次日，持賣，有人認為其家之物，欲實之官。醫者直述其由，盡以其物還之，其事方釋。忽一夕，數人又來請其去。見猿有愧色，其婦人又與一帕，且謂得之頗遠，賣之無妨。醫者持歸，遂至大富。

士之高致 西漢書蕭望之傳：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鄭朋奏記望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乎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

士不兼官 慎子威德篇：古者士不兼官，士不兼官則職寡，職寡則易守，故士位可世。

士氣不振 宋名臣言行錄：張九成在南安，或問曰：近日士大夫氣殊不振，曾無一言及天下事者。公曰：大抵人材在上之人作成，若摧抑之，則此氣亦索。

士不可驕 通鑑外紀：周公問伯禽於其傳，對曰：其為人寬而好自用，以慎。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為美德乎？彼其寬也，出無辨矣，汝無教之，以魯國驕人。仰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

尹士 人名。孟子公孫丑：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注：尹士，齊人也。

高力士 人名。南郡新書：柳芳上元中為史臣，得罪，竄逐黔中。時高力士亦徙巫州，因相遇，為芳言禁中事。芳因論次其事，號曰問高力士。後著唐律，此書不復出。

青士 竹名。雲仙雜記：樊宗師園記，稱曰蒼官，竹曰青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五十三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林燫
寫書官中書臣關鋭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欽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九十四　二寘

智　詩文二

清江三孔集孔平仲智若禹之行水賦　明智之大。如禹行水。古有大智。中潛至明。何行水以為諭。蓋存心之自誠。淵然翔物之謀。斂而外發。沛若决川之勢。順以東傾矣。惟靈萬類而生。禀五常之粹。不滯於物。其端曰智。然順其故。則不致於交譎悖其本。則浸成於大僞。居惟適正。委美質之自然。舉若下鴻。措安流於萬事。審利圖害。籌安計危。蘊千慮以無惑。包萬殊而不遺。每優游而暇此。不汩亂以行之。內蓄清明。陶天真而去詐。遠作疏鑿。適地勢以流早。湛然恬養於中。廓然識見於外。不滌源而滌性之垢。不治水而治情之害。較遠無間。成功亦大。可通塞壅。順意表以彌綸。如决懷襄。貫地中而滂沛。大抵多計者流於機巧。好辯者溺於空虛。其弊明甚。惟人戒歟。故我抱靈鑒以無隱。導沉機而自如。心常恐其鑿也。勢若排而注諸。舜以是而察邇言。聰明並决。堯因之而急先務。障蔽皆除。夫運至計以利行。紹徽謀於平土。德一也。何獨議乎智。人一也。何獨尊乎禹。蓋智之於物兮。必順適其理。而禹之於水兮。亦疏導其苦。苟能此道。宜効皋陶之謨。一失其原。或謂白圭之愈。後世蘇張之辯勝。莊老之道鳴。其權才者或龍愚而不正。其矯枉者又絕聖以無營。皆與性以相戾。譬濬川而逆行。亦猶狀抑以為之捲。並非其贊。揠苗而助之長。反害其生。噫喻玉瑩者楚有庖平。倅著龜者秦聞樗里。或以易變而貽誚。或以不知而為恥。皆莫若順其性以行焉。所謂智者樂水。童蒙詩訓智者心無蔽。懸空一鏡明。事來方順應。物至總能名。漫游集仁智詩　仁者安理分。迂闊世所嗤。智者覺未然。論高為時疑。仁智廢不用。姦黠貽設施。跳踉樂未已。顛躋悲已隨。爾輩胡足恤。柰人家國為。白氏六帖智　智者。詐愚。用人之智。去其詐。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漢書。智者心之府。文中子。神者智之役。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智不足稱。陽處父。不汝其者。其智不足稱。智免。禍由智免。智而不詐。狄者。智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莊子。智計歸之。經貫綱。自以非太祖舊臣。而謀策深長。懽見猜嫌。閉門而自覺。無私交。嫁娶不結高門。天下擲智計並歸貴氏也。宮之奇在虞。晉不加戎。季梁在隨。楚不為謀。三仁未去。武王逐師不伐殷。鄒陽。北游不同其禍。以賢易智。　杜預多智。人號智囊。大智若愚。不可以無涯之智。役有涯之身。莊子。智謀　知機者其神

乎。易祭仲知權。公羊。宋人執鄭祭仲。不名賢也。焉知權。宋人曰。為我出忽而立突。仲不從。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可以存易亡。古人有權。祭仲足反於經。然後有善也。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未可與權。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行中權。廢中權。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易。孟子曰。嫂溺援之以手。權也。男女不親授受。禮也。嫂溺不援。豺狼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見乎蓍龜。動乎四體。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必先知之。先覺。神亦先覺者是賢乎。知微知章。　叔向母聞男聲。晉叔向母聞向男伯石生。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豺狼之聲也。非此莫喪羊舌氏。遂不視之。子文欲殺越椒。楚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豺狼之聲。不殺之。必滅若敖氏之族。贈棗。士會將歸晉。繞朝知其情。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有先知而無後悔。思鱸魚。晉張翰為齊王所辟。因秋風起。忽見鱸魚。曰。大丈夫所貴適意耳。遂棄官歸江東。俄而齊王敗。人謂翰有先知之明。軍勝人亡。鍾會鄧艾伐蜀。劉寔。字子真。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之。笑而不答。果如其言。先見皆如此類也。虞不臘矣。晉假道於虞。宮之奇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玩。虞君不聽。宮之奇曰。虞不臘矣。虢其亡乎。屈瑕伐羅。楚屈瑕伐羅。鬭伯比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果敗。穆叔見趙孝伯曰。趙孟將死。其言偷。且年未五十。諄諄如八九十。不能久矣。偷苟且也。先識後艱智者。見於未萌。求知太早。同見彈以思鴞。辯事方遷。其在遠而搜微。許負之識條侯。　牛生白犢。孔父知其吉祥。位踐未輪。趙母知其必敗。敏則有功。黎民敏德。不忘敏。叔向曰。蓬氏有後於楚。宜哉。子蕩來君命。不忘敏。加之以敏。亦因莊子來聘。使成而加之以敏。左傳。告諸往而知來者。敏於事而慎於言。訥於言而敏於行。回也非助我者於吾言無所不說。聞言即解。無所起發增益。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而識之無所請益。聞一知十。回也。聞一知二。賜也。聞敏。張放以公主子開敏。敏給。國語。難助。楊惲。字德祖。為曹公主簿。操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難為功。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衆莫曉。脩曰。夫雞肋食之無所得。棄之可惜也。公歸計决矣。承意觀色。淳于髡以承意觀色為務。再見梁惠王。終無言。惠王問之。曰。前見王。王志在遠。後見王。王志在音。王曰。誠聖人也。識亡書。漢武帝幸河東。亡書三篋。唯張安世識之。寫得。後購得本相校。一無遺脫。市肆閱書。後漢王充。字仲任。博學不為章句。家貧無書。游洛

陽市。閱所負書。一見諷誦。遂博覽百家之書。記貧人姓名。後漢陸續。既孤。
仕郡戶曹。歲荒人飢。太守尹興。使於都亭設賃人粥。訊名字畢。太守問口
說六百人。姓名無差謬。張譯。博物強記。默識四海內。若指掌也。讀諸判。吏
侯湛從祖榮淵第五子。七歲日誦千言。經目輒識之。文帝召之。時有客百
餘人。人奏判。書鄉里姓名。示之一遍。復使誦之。不錯一人。應奉讀書五行
俱下。為郡決曹史。行部錄囚數千人。太守問之。奉口說姓名罪狀輕重。無
遺脫一人。博物君子。晉侯謂子產為博物君子。博物多識。王粲為侍中。識
竹簡。晉束皙博物。時嵩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字。張華問束皙。皙曰
此漢文帝節陵中策文也。驗之果然。讀碑覆棋。王仲宣與人共行。讀道邊
碑。背而誦之。不失一字。又觀棋。局壞。粲為覆之。棋者不信。以帕蓋。更以他
局為之。相校不失一路。識部曲妻子。吳朱桓。字休穆。為前將軍。擅識。與人
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藝文類聚智 周書曰。智與衆
同者非人師也。且成事必在大智。 家語曰。孔子曰。好學則智。 商書曰。愚
者闇於成事。而智者見於未萌。 莊子曰。巧者勞而智者憂。 孫卿子曰。
言而當。智也。默而當。亦智也。 戰國策曰。今六國相伐。適足以強秦。天下
為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 淮南子曰。夫聖人之

智固已多矣。愚人之智。固已少矣。 又曰。稗諶出郊而智。 又曰。文公種
菜。曾子牧羊。猶為智也。 唐子曰。命相在天。才智由人。由人可學知。在天
無可冀。 符子曰。堯舜之智。桀紂以為不智。堯舜以為智。豈知堯舜之非
桀紂。桀紂之非堯舜乎。 又曰。陳平智有餘而難獨任。 漢書曰。劉德少
脩黃老術。有智畧。武帝謂之千里駒。 諸葛亮集曰。曹操智計殊絕於人。
魏志曰。賈詡自以非太祖舊臣。懼見猜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婚姻不
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郡書足用名君 顓帝疏通以智。家語五
帝德篇。黃帝堯舜。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大哉
予兼天下之智。 文中問易。文王。文王之時。豪傑之士。皆得竭其智。 前
賈山傳。成王弗造哲迪民康。注。成王行其政。而不能為智道以安人。故使
叛兄自貴。 書大誥。齊威公。齊威見管仲之足以托國。是天下之大智也。
荀仲尼。智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梅福傳書。合天下之智。并天下之威。
同上。高祖任力。智者之俊也。魏志。高貴鄉公紀。漢祖發迹泗亭。奮其智謀。
鞭驅天下。帝王世紀。夏少康漢高祖。荀顗曰。少康布德。仁者之英也。高祖
任力。智者之俊也。仁智不同。二帝殊矣。 魏志。高貴鄉公紀。文帝。晁錯上
書。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以智術數也。 前本傳。武帝。董仲

舒對策。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 本傳。今陛下智用而意美。臨
帝。抑者賢其意。仁者明其施。 鄭弘贊。廣覽兼聽。盡天下之智。同上。唐太
宗。勿謂我智。而非殊於己。 唐張蘊古傳大寶箴。德宗。陛下天錫勇智。志
期削平。 陸贄奏議。名臣 太史公曰。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知有
過人者。 史蘇秦傳。仲尼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不容於魯。抑有由
也。 襄十三年。張良。或問近世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 楊淵騫。周
亞夫堅壁以挫其鋒。司馬懿閉門而自衛。蓋此皆全軍制勝。不戰而卻敵。
是知求大將以智為本。 唐蘇珦傳。吾丘壽王。上以璽書賜壽王曰。子在
朕前之時。智畧輻輳。以為天下少雙。 前本傳。東方朔自以智能海內無
雙。 選東方朔答客難。韓安國多大畧。智足以當世取合而出於忠厚。
前本傳。伏湛。杜詩薦疏。智畧深慮。朔之淵藪。 後本傳。李泌賦方圓動靜。
圓若用智。 唐本傳。其自全近智。 上贊。智慮致明。荀悅。君子知則
明通而類。不苟。知而好謙必賢。仲尼。故智者之舉事也。滿則慮溢。安則慮
危。同上。智者非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儒效。知有所合之謂智。正名。知
者明於事。達於數。大畧。智者之知。固多矣。王伯。大智在所不慮。天論 並荀。
由於獨智。入自聖門。揚脩傳。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

矣。問道。古之人曰。智疑於自知。故以道正己。韓子三十篇。智者樂其存物
之所為乎。文中子天地。元亨利正運行不匱者。知之功也。問易。 諸史
齊史者謂越王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用智如目見毫毛。而
不見其睫也。史越世家。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趙世家。李兄曰。智者備
禍於未形。同上。仲連為書謂燕將曰。智者不倍時而弃利。魯仲連傳。智者
因機以發。後皇甫嵩傳。處事有疑非智。唐尉遲敬德傳。智權宜也。韓琰傳
大將臨戎。以智為本。蘇珦傳。 文集 智者避危於未形。司馬相如諫獵
書。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阮元瑜與曹公書。 傳記 智者處物。國語魯語
智文之輿也。國語。建事能知。同上。 大智 諸子 小知不及大知。莊逍
遙。齊智之所知則淺矣。列子黃帝篇。大智在所不慮。荀天論。 文集 小
智自私。賤彼貴我。選賈誼鵩賦。吾生也有涯。而智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
殆已。養生。智鉏落天地不自慮也。王道。古之治道者。以恬養智。以智養恬
智與恬交相養。繕性。去知與故。循天之理。刻意。心徹為智。齊物。至智不謀
庚桑楚篇。一事能變曰智。管心術。智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為阻
也。白心。疑滯者。智之蟊也。忿慼者。仁之螣也。文中子。魏相。白圭云。智不足
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足以取予。強不足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終不

告也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前貨殖傳智慧出有大僞老十八章人不恚
不智恚其爲詐前景帝紀紅云秦焚書坑儒自任私智前地理志公孫洪
汲黯毀洪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汲黯傳體題如數家物先見
不惑 周物明燭 眷恬燭𢇁賦偶術足馭下心先受人 先慮微隱掛
明是非 克其私於一真未鑿之天察此理於萬境俱融之地 靜本天
性動明物我 欽而立身行己之常散則接物待人之事 操存一念本
自惻隱酬酢萬變公香是非賦陽日吾一貫端由孔子之不居以是相傳
執揆周公之未盡記纂淵海子 魚鱉黿鼉猶以淵爲淺而堀其中鷹鳶
猶以山爲卑而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荀子法行篇王入貪迷神蛇能
斷而復續而不能使人弗斷也淮南子集 猩猩見酒及屐知里人設張
則知設者祖先姓字及呼名罵云奴欲張我捨爾而去復自再三相謂曰
試共嘗酒及飲其味逮乎醉因取屐而著之乃爲人所擒皆獲輒無遺者
唐文粹象見猩猩銘王見貪迷宋朝 老狐足姦計安居穴垣墻窮冬聽
冰度思慮豈不長引身入扱引也中將死猶跳踉歐公集虎終猴械得鳥
亦俾凡隨臨川集經 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禮記
學記子 孔子欲以顏狀取人也於臧明改之矣欲以言辭取人也於宰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四百九十四　五

我改之矣欲以容貌取人也於子張改之矣家語 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
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孟子告子下 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齊威公
小白霸心生於莒荀子 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列子學壺子觀景
柱而知持後矣淮南子繆稱訓 物有形而後有影 堯遭洪水而貴陵湯
大旱而重水傅子 兼金合璧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可謂
成人管子樞言 人主者莫不欲強而惡弱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要此
三欲辟此三惡果何道而便曰在謹取相道莫至是矣故智而不仁不可
仁而不智不可既智且仁是人主之實也而王霸之佐也荀君道 智不
能推仁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非相 故仁莫大於愛人智莫大於知
人淮俶真訓 語其見王者之志乎非仁智博達則天明命其孰能詔天
下乎文中子問易 廣仁益智莫善於問 薛生曰智可獨行乎子曰仁
以守之不能仁則智息矣安所行乎哉同上 智者樂其存物之所爲乎仁
者壽其忘我之所爲乎天地 仁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智者斯可矣王
道事對 作法文商君傳鞅曰智者作法愚者制焉 深識前叙傳高祖趙
然遠覽淵然深識 精一道荀解蔽身盡其故則美類不可兩也故智者擇

一而一焉語允事類皆不可兩故智者精於一道而精一焉故異端不
能蔽也 觀危思變後漢書傳夫智者觀危思變 觀始知終選三國名臣贊
上元弘長觀始知終 脩身以用荀賦篇注君子用智以脩身 不勞而成
功文商君傳甘龍曰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 規福於未
萌選相如諭蜀文智者規福於未萌 反題 狂夫之樂史趙世家狂夫之
樂知者哀焉 爲往而不窮列子說符篇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巧
不足使若將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 易貨易宗韓愈湖籌篇載
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曰非謂不韋智者歟以國易宗韓愈賦偶明
燭無外發況未萌 動欲皆燭發非易知 事至能應物來莫逃 聖由
於獨也乃能車先慮足於臨也自皆具舉 爭鵝之小未免閑嚣宗求之
傳亦暴失時 玉罕啟子之如鑒葵陋鮑莊之不庇 是非當辯也何自
炳者開關異尚也將安取斯 播其創物則卓爾獨出觀其幾事則巍然
甚高 密深防於未見斷毋惑於孤疑 純從自私之小卓然先見之明
以其知人也知由是以充廣以其察物也察由茲而至顯 周無援稽
之慮已達開闢之地 紫冠深戒於龍悪孟子特書於鑿 慮彼未形
愚未自鑿 喻以玉者惟取於溫純譬以燭者但明其輝映 深識素有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四百九十四　六

淵謀夙貢 德之大兮落天地識之深兮前耆龜 可則可否則否但興
心會是則是非則非不爲物累 豈殊多賴之人固異括囊之子 持呈
爲囊楊雄明燭 智者明事也事至善應智者明物也物來能明 但一
心而不惑應萬變以如神 公理投應重封亂之某毛遂脫穎決定縱之
議 情弗我蔽與先物況 明大議而不再其計決疑謀而因勝乃心
以淳于賢乎哉文稱炙輠以敏達明乎哉賦美紛雲 應於多變端日達
人蔽於一隅所謂曲士 有如精果者識擒於幾有如撲生者先罪於楚
幾自宣尼動允光於不惑大如虞舜治亦本於何爲 晚謀楊子用深
貴於未兆鑒戒益衍行益明於尤事 小顏淵之語道止達於形嘉光武
之況然當先於物 且殊首鼠之莫前變能以應克有羝羊之後悔患至
於深 但患少才佳擬華之博物易知瑣事笑李咄之無聞 用以深謀
何猜年齒之尚未能知道宜嗤翟武之愚 錫若成湯彰信兆寬仁之克
大如虞舜執中存精一之惟又仁知事對 有益家語顏回仲孫何忌
問於顏回曰仁者一言而必有益於仁知可得聞乎回曰一言而有益於
智莫如預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 愛度上顏回問君子子曰愛近仁度
近知君子也 明達後光武紀仁知明達 三者前公孫弘仁知勇此三者百

世不易之道也莫貴莫急淮南主術凡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仁以爲質智以行之不傷生不害義淮南人間仁者不以欲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不可爲也記檀弓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賦偶由彼及己知於致知用之格物豈賢者之獨有見於愛親雖狄徒而亦知仁民愛物何必聖人明是辨非豈惟上智燭理不惑愛人以慈以去智爲智者莊生之智以不仁爲仁者老子之仁塵垢萬事而固己無見芻狗百姓而又戴不親大其謀畧淵然惠慈得於內也宜闢闢之謂發於外也非煦煦之爲仁育乎羣生知周乎萬物仁而不知則心自囿於顓愚知而不仁則害有甚於穿鑿言其爲本則以動以靜究其所用則或鑿或奇學不厭教不倦贊其慮明其施考馬遷之書是兒兩全於堯帝鄙陳生之問尚疑未盡於周公吳之太祖稱其雄畧漢之光武兼乎明達賦隅孔氏釋絲推作常行之論孫弘上疏發爲自治之辭考彼中庸之論知所脩身驗諸漢史之言亦云通德

書林事類智知者剏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冬官智文之輿也語智所以載行文德國成物智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並孟智似陽子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

謂我智似陽子注陽子處父也國語晉以道正己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韓子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穢生謝病以免楚鄖鄖陽北游不同其禍智者决之斷文决者智之君知者順以成德智者識識並後漢探端推末參本探端知緒禮注建事能知國三處物智者處物國語用智不恃力用智而不恃力智者不重困後六智者不後時六十一力智不力仁管仲荀十九趨時如響起選二十審輕重於衡石後飾詩書以驚愚選二十不飾表以招晷七智者以有餘爲疑朴者以不足取信後八有生不能參其智運情機物有生不能參其智四十九安寬平而危險隘智欲就利避害荀十八其自全近智新唐李樾贊仁智孔子不蔽仁智荀子解蔽曰孔子仁智但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爲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並此不蔽之福也云云鮑叔寗戚隰朋仁智且不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祿與管仲齊召公呂望仁智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同福祿與周公齊並荀子李靖智勝仁子謂李靖智勝仁程元仁勝智並文中阮易太平丹穴以齊州已南戴日爲丹穴北戴斗極爲空桐東至日所出爲太平西至日所入爲太蒙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大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爾

雅微諫託財郈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嚮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歡今侯過而弗辭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之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異之分祿而食其子衣而反其璧孔子文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呂氏春秋脩身者知之府愛施者仁之端見仁義門愚智作狂作聖善惡混上品下品並見中人門逆順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後郢佯順時逆理知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後未浮知不知知者知之愚者不知管仲得道失道得道則愚者有餘失道則智者不足淮南愚智相欺莊智者詐愚大智若愚

智州

太平寰宇記治英羅縣在宜州西一百三十五里領縣五英羅管二里無廨署富刀西五十二里三鄉智本東三十里二鄉蘭江西三里無鄉村廨署平林東南十三里無鄉村廨署

智氏

千家姓徽音河東氏族畧姬姓即荀氏荀首別食智邑又爲智氏至荀瑤爲趙魏所滅故智氏亦謂荀氏望出河東天水陳留氏族言行錄左傳云晉卿荀林父之孫荀罃別食智邑又爲智氏姓氏急就篇智氏晉荀氏有分族爲智氏其後罃盈躒瑤羅泌路史高辛氏紀孫息食知爲智氏

智罃

春秋荀林父孫智罃食采智邑智范韓魏趙中行晉六卿罃字子羽生盈字伯夙又稱荀盈

智伯

通鑑外紀初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爲輔氏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爲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智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爲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不然夏書有之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

無乃不可乎。蜹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康子使使者致萬家之邑於智伯。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復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又求蔡臯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襄子乃走晉陽。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竈產鼃。民無叛意。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絺疵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以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以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不浸者三版。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絺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讒人欲爲趙氏游說。使主疑於二家而懈於攻趙氏也。不然。夫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爲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絺疵請使於齊。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智伯帥韓魏以攻趙。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謀泄。則禍立

至矣。張孟談曰。謀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傷也。二子乃潛與張孟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之衆。遂殺智伯。盡滅智氏之族。唯輔果在。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辯。通謂之賢。此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彊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棠谿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彊。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爲善。小人挾才以爲惡。挾才以爲善者。善無不至。挾才以爲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爲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爲害豈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爲國爲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通鑑荅問 智趙立後。

或問。智宣子趙簡子之立後。通鑑用左氏書法。以物起義。而原二家興替之始。亦有意乎。曰。謹始正本。春秋之法也。魯聲子仲子生隱及桓而惠公不能定適庶之分。亂是用長。左氏書于篇首。父父子子而家道正矣。大學曰。人莫知其子之惡。智宣子以之。傳曰。知子莫若父。趙簡子以之。二家之存亡。不在晉陽交兵之日。而在立後之初。舍宵立瑤而智以亡。舍伯魯立無恤而趙以存。豈唯一家。推之一國天下皆然。其在春秋。景王之子猛子朝。天下之辭也。晉獻之中生奚齊。一國之辭也。臧孫紇之奔因季氏叔孫豹之卒以豎牛。一家之辭也。雖然。智瑤不仁而多才。信乎不仁者。趙無恤爲得仁歟之脈未除。即以銅枓擊殺代王。而取代地。其姊聞之。摩笄自殺。禽獸不忍爲。而無恤爲之。不仁之極也。春秋降而戰國。人欲肆行。天理戮於殄絕。瑤如裹絡不幸而敗。無恤如曹操幸而成。其不仁則一也。或曰。仁。人心也。何以流爲不仁。曰。心存則天理爲主。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無非仁也。心不存則人欲爲主。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無非不仁也。仁則公。可以與天地參。不仁則私。至於違禽獸不遠。智趙之勝負。如蝸角蠻觸。如蜉蝣朝暮。何足算者。尚論古人而不切己省察。雖五車三篋。談詞如雲。於吾身心奚與焉。學者當存惻隱之心。當存不忍人之心。善念一動。使

須充拓。惡念一萌。使須翦除。凡爲孝悌忠信。爲禮義廉恥。爲剛毅木訥。爲寬大樂易。爲喻義之君子。鄉黨所尊慕。此仁人也。我則中心好之。景行行之。凡爲邪說暴行。爲貪婪忿類。爲巧言令色。爲摽切刻薄。爲喻利之小人。鄉黨所鄙賤。此不仁人也。我則如惡惡臭。如遠蛇虺。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豈徒榮辱而已。禍福決焉。人獸別焉。讀史能識趙智審好惡。方爲有益。

智伯請地

或問。智伯求地。韓魏與之。而趙不與。趙之謀臣有張孟談。何以不若段規任章也。曰。左氏言智伯貪而愎。二字盡之。違智國之諫見其愎。求三家之地見其貪。以愎濟貪。何鄉不敗。段規任章之謀深。所謂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也。趙襄子之怨深。所謂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智伯方如猛虎。跳梁於康莊。奮爪吻以搏且噬。三子者皆欲食其肉。寢其皮。與地所以驕之。不與所以怒之。驕敵者其變遲。怒敵者其禍速。襄子舍長子邯鄲而走晉陽。知人和之可與同患難。蓋有以待智氏矣。非無謀也。趙以懼存。智以驕滅。易大傳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在人不在勢。

智伯行水

或問。水攻始於何時。曰。古有以水佐耕。未聞以水佐攻。春秋時未之有也。其自智伯始歟。劉子曰。微禹吾其魚乎。聖人思天下之溺。由己溺之。欲民之免爲魚也。爭城而戰。魚其民以逞不仁哉。智伯甚於作俑者也。三家之

灌晉陽。史記世家以為汾水。戰國策以為晉水。按郡縣志。汾水在晉陽城東。晉水在西。二說未知孰是。智伯之言纔脫諸口。而魏駒韓虎之肘足已接於車上。不言而喻。如矢激駟奔。吁可畏哉。安邑。魏邑也。平陽。韓邑也。皆百雉之城。猶趙之晉陽也。絺疵知韓魏之必反。然未有善後之策。張孟談一說。而晉陽之水。遂以灌智氏。智伯遂死於鑿臺之上。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豈不信夫。智伯以不仁之資。行不仁之事。辯士遂以為口實。流毒無窮。齊魏代趙。而趙人決河水以灌之。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縱橫之徒。口之而弗置。其後魏竟以水亡。樊噲之灌廢丘。韓信之壅濰水。高岳之浸潁川。皆以水攻取勝。莫懵乎梁武之淮堰。十餘萬人淪胥于海。若觀蟻之移穴。漠焉不感於心。南唐之臣。有獻是梁之議者。謂不止魚三州。氓海四百里。不仁之禍。甚於洪水。言之不作也。湯武救民水火之中。曷嘗有是哉。余故著智伯之罪為不仁者之戒。自智伯之滅。至三晉之侯五十一年。

智開

史記秦本紀。厲共公二十五年。智開與邑人來奔。

智嗣

元和姓纂。漢零陵太守。望出河東天水陳留。

智受益

元虞集道園學古錄兩浙運使智公神道碑。公諱受益。字仲謙。姓智氏。鄧州南陽人。幼孤。母夫人躬自教養。是時國家規取江南。重兵在襄鄧間。公始以善書計從軍。稍遷行省掾。隱然已負時望。至元二十一年。擢荊湖行省都事。征交趾。轉湖廣行中書左右司郎中。行中書省改行尚書。仍為其郎中。治行軍幕府。數涉危險。計度餽餉益精備。上功。適都漕運選材。進以為判官。尋遷海南海北道肅政廉訪副使。病不赴。元貞初。除江西行中書省理問官。滿秩。又遷湖廣行中書省郎中。用御史臺薦。進官。遷湖南宣慰副使。明年遷江西行中書省郎中。丁母夫人憂。皇慶元年。服闋。除潭州路總管。未滿罷。又五年。除岳州路總管。甫踰歲。賜黃金虎符。拜海道運糧萬戶。滿三歲。就除兩浙鹽運使。至治三年正月。以年七十請致仕。三月卒。祖某。某官。父某。某官。母某氏。某封。以貞節表門。娶某氏。子幾人。某某。泰定元年二月。葬公南陽先塋之次。太史氏虞集以故人子。當纂其墓之石以銘。敘曰。世祖皇帝之初。進二三大儒於左右。與之論議以混一宇內。豪傑之士。以軍事立功。天下且定。立官府。別郡縣。治租賦。有調度。繕作禁令之事。士始以文法趨。具善承迎。辦治為務。而公卿大夫之選。悉自此矣。本流之弊。更為之名以自別於士。識者閔焉。夫孰知有用之材。常趨所急以致用。故其所樹立。有足表見於時。若智公者。固何可誣也哉。公練習事物。如燭照策數。一見即要其歸。雖他經反覆。卒如其說而後定。吏具牘或至數千百言。不了了於情致。公涉筆立更定。不數語。粲然有文。徽密周緻。皆傳經說。吏民誦焉。數被旨問大獄。累年不決者。至公皆情見無隱。吏朝廷病有司慢弛。遣使四出。號曰奉使宣撫。得專決不悍大吏。湖廣人或詣使者。言行省不如法者數十事。且言故沮持憲臬者。尤不楚。周幕頗為動。公曰。果自吾手出。當不至是。使者至。以此為首事。即日集省憲主者。闢府門列坐。條問以目。舉一事。公輒對以因起及施行。與憲司論議相關者。云云。無一不中律令。前後月日名數錯綜細微。傾倒詳盡。隨閱文書不少差。盡一日凡十數事。皆如一。使者驚異。不惟不得有所何問。更贊公而立罪言者。一時會府人人倚公為重矣。宣慰湖南者數年。潭人素服其威信。守潭之命下。民甚悅。而豪縱者望風避去。潭大郡也。為守者常壓於兩使者。惴沮不得有所為。公上之日。宣慰廉訪兩使者。率其屬親與為禮。持文書者往往門入。故吏拜起不敢仰視。文書畫時刻

下州縣。以遠近艱易為期。庭無留事。千里之內。洞燭如神明。蓋其為政。實有舉措收縱。而非冥行偶中。依稀近似以為名。是以未數月。郡中遂以無事。有富人子為不法事。至府。公召問。獄具。萬端求解。卒無以變公意。是時憲府空。無他官。有獨專憲事者。大為奸利。實畏忌公。富人子夜急投之為請。緣公不可。多方為章制。因求以罔羅公者。踰月無纖芥近似可指。會屬邑尉公事後期。當笞。以老故未即論。立請尉。當有贓免罪者。尉死不肯服。乃云。公喜送過客食。蒸鵝是某庫吏所致。蓋官錢云。以此劾治。困苦之數月不解。事聞朝廷。即驛召使者。會赦。乃敢夜遁去。而公亦去。俸及治岳。益有餘才。海道運輸。係國計甚重。而上江不時至。請築倉建康。以冬受准而出之。損益以法。民不駭而事速。使兩浙。鹽法積弊。吏民苦之。公理事決因盡。廷嘗先日出。盡日入乃已。每慨然曰。庶及期月。當少清歲時。朝議用公為戶部尚書。未命而報卒。嗚呼。世之以時才自信而人亦信之。而累有異於人乎哉。若夫曾無明日之慮。徒以取給自諉者。固公之所素恥者也。然則公以計時數月積官三品。視其同人。亦不及其最下者。而憂患勞苦先而後已。不亦悲夫。嗟夫。有之而不見用。用已而不獲盡。君子之常也。公亦何憾於斯。故為之銘曰。才急於需。樸樕羣輪。優游無虞。根柎薪槱。朝服

于于名駟大車爾其我變善駝利趨人具曰賢已亦信然弗顧弗疑充顏以前不愧旁視有閱無恚既勞既試終不自致安平在時則亦勿思後或
當思既遠曷追思則考行此
有成躅刻石載文以慰以勖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九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五　二寘

緻 洪武正韻知勢切密也許慎說文緻从糸致聲直利切徐鍇通釋直例切釋行均龍龕手鑑緻俗縫通緻正韓道昭五音類聚馳二切縫補緻衣也

孫氏字說以緻稚爲致楊桓六書統知母緻紩聲緻隸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濁音字滌博義知義切趙謙聲音文字通密也故从糸或轉用致或方音通借記必工致爲上考工記輪人注慎均致鄭司農注地官曰膏物謂楊柳之屬理致且白如膏韻會定正字切澄計澄澄緻緻

篆 緻 見杜从古集 緻 徐鉉 隸 緻 六書

書 緻 篆古文韻海 緻 篆韻 書 緻 統

制度精緻 書林廣記宋神宗留意於軍器設監命侍臣董之前後講究制度無不精緻慶史

致

洪武正韻知勢切極也送至也使之至也趣也从至从夂夂音綏俗作致大學致知許慎說文致送詣也从夂从至陟利切徐鍇通釋春秋左傳叔孫如宋致女又齊使來致郈皆送致之也會意陟利反爾雅盼底致也郭璞注皆見詩傳邢昺疏釋曰周頌武篇云耆定爾功毛傳曰耆致也司馬光類篇株衛切積累也漢書致令辭爲郭毛晃禮部韻畧亦作底戴侗六書故推之底至也致日致月致命致女致身皆此義也引其義則鈞而至之亦曰致易曰致寇至工致其巧則器物堅精因謂之致俗作緻韓道昭五音集韻盡也五音類聚致致二音致楊桓六書統知母致從至从文老人力及不能達所往而令人送之也扶老人於所至也致从至从不人不能達所往送之也古文致或从夂夂引也引於所向也古文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濁音三蒼云到也又與也又禮記曲禮獻田宅者操書致注疏云圖書於板委曲言之而致之又前嚴延年傳文致不可得反師古曰致至密言其文案整齊又後陳寵傳除文致之請謂人無罪文飾於法中周伯琦六書正譌推詣也从至从夂夂楚危切行遲曳夂夂會意俗作致致並非字滌博義知義切趙謙聲音文字通送詣也从夂而致爲意借極也記致中和又息致風致韻會定正知計切推致也字切知計知真種致

篆 致 致 並天台經幢 致 絳碧落文並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致 徐鉉篆韻 致 致 致

書 致 並六隸書統 書 致 帝堯碑 致 孟郁碑 致 三公山碑 致 東海廟碑 致 老子碑 致 鄘閣碑 致 西狹頌並洪邁漢隸分韻

致倩堯廟碑。致靈臺碑。致華嶽碑。致李翕碑。致樊安碑。致費鳳碑。並漢隸字源。真書致程邈。致鍾繇。

致虞世南。致顏真卿。致柳公權。致蔡襄。行書致王羲之。致智永。致黃庭堅。

致米芾。致趙子昂。草書致王導。致並王羲之。致王獻之。致智永。

致米芾。致並張錦漢。致鮮于樞。致趙子昂。

敬致。書堯典敬致日永星火傳曰敬致周禮所謂冬夏致日蓋以夏至之日中祠日而識其景如所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也詳典。

文致。西漢書董仲舒傳少損周之文致師古曰致至極也。酷吏傳嚴延年遷河南太守其治務在摧折豪強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傑侵小民者以文內之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師古曰致至密也言其文案整密也反音幡詳本傳。傳致。王尊傳傅致奏文師古曰傅讀曰附謂益其事而引致於罪狀。

休致。言行龜鑑龐莊敏公籍知定州請老居還京師公陳

請不已或謂公今精力完壯主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然後乃去是不俟已豈止足之謂耶凡上表者九手疏二十餘通朝廷不能奪五年聽以太子太保致仕名公典刑叢錄歐陽文忠公在蔡屢乞致仕門下生蔡承禧因間言曰公德望為朝廷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也歐公答曰脩平生名節為後生描畫盡惟有早退以全晚節豈可更俟驅逐乎後遺錄公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公年未及謝事天下益以高公公昔守潁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歸而居室未完處之怡然不以為意神道碑孫宣公奭以太子少保致仕居於洋一日置宴御詩廳仁宗嘗賜詩刻石所居之廳壁語客曰白傳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於色復顧石守道諷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興大耋之嗟公以醇德奧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里中始終全德近世少比　陳恭公初罷政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親族往往獻老人星圖以為壽獨其姪世脩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恭公甚喜即日上表納節明年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仕　杜公衍不殖資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

宅卑陋居之裕如也出入從者纔十許人烏帽皂絺絁革帶親故或言宜為居士服公曰老而謝事尚可稱高士名耶五朝言行錄言行龜鑑范蜀公力詆王安石青苗之法疏三上不行即請致仕蘇軾曰賀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不得為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名公典刑叢錄范公景仁既退居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故人或為具召之雖權貴不拒也不召則不往見之或時乘輿出遊則無遠近皆往嘗乘藍輿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周覽江山窮勝賞期年然後返年益老而視聽聰明支體尤堅彊嗚呼鄉使景仁枉道希世以得富貴蒙屈辱任憂患豈有今日之樂耶則景仁所失甚少所得殊多矣詩云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又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景仁有焉　元祐初首以詔起公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為我強起無或憚勤天下望公與溫公同升矣公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以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　元豐五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潞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為耆英會以洛中風俗尚齒不尚官就資聖

院建大廈曰耆英堂命閩人鄭奐繪像堂中時富韓公年七十九文潞公與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趙丙秘書監劉几衛州防禦使馮行己皆年七十五天章閣待制楚建中朝議大夫王謹言皆年七十二大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燾皆年七十宣徽使王拱辰留守北京貽書潞公願預其會年七十一獨司馬溫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謩故事請入會溫公辭以晚進不敢班文富二公之後潞公不從令鄭奐自幕後傳溫公像又之北京傳王公像於是預其會者凡十三人潞公以地主攜妓樂就富公宅作第一會至富公送羊酒不出餘皆次為會洛陽多名園古剎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每宴集都人隨觀之潞公又為同甲會司馬郎中旦程太中珦席司封汝言皆丙午人也亦繪像於資聖院太平盛事也洛之士庶又生祠潞公於資聖院溫公取神宗送公判河南詩題于牓曰許瞻堂塑公像其中冠劍偉然都人事之甚肅　胡公宿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有司以按籍舉行公以謂養廉恥厚風俗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事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節朝廷嘉其言是至今行之　時人類以棄官歸隱為高而謂軒冕榮貴

爲外物。然鮮有能踐其言者。故靈澈答韋丹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蓋譏之也。趙嘏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若身事了，則仕進之心益熾，愈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豈能須臾忘情於軒冕耶。張乖崖在蜀，有一幕職官，不爲乖崖所禮，遂獻詩云：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公謝而留之。彼蓋有激而云，豈誠心哉。筆談言：有武人忽作詩云：人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棄官歸。此最勇決。予嘗於驛壁間見人題兩句云：謀生待足何時足，未老得閑方是閑。予深味其言，服其精當，而媿未能行也。此與夫所謂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者異矣。

宋史浩鄮峯真隱漫錄

童乞休致表　冐帷幄之舊恩，尸厚祿，迨崦嵫之暮景，輙布悃辭。中謝　臣聞以道事君者，必謹廉隅，敢昧於始終之節；以禮使臣者，不專寵利，務在其進退之宜。豈有位首三孤，齒踰七十，無復毫分之事任，坐糜濫溢之官榮。已嘗屢請於甫及之年，其忍自欺於大耋之日。伏况臣起由耕隴，嘗備鼎司，壯而欲行之，尚勳勞之茂著；老矣無能也，雖糜隕以何施。唯力丐於陛蔵，可少安於涯分。伏望皇帝陛下乾坤覆育，父母愛憐，察臣實懷殊遇於聖時，念臣懼得貪聲於天下。亟頒俞旨，俯徇私誠。歸印組於尚方，上旌旄於少府。克全體骨以竟桑榆，鍾鳴漏盡夜行，僅守田生之戒；功成名遂身退，敢希老氏之言。

第二表　羸老不支，猶上挂冠之請；眷憐未替，亟頒出綍之音。禮當有陳，義弗敢止。中謝　伏念臣初無才術，偶幸遭逢，寵靈每愧於叨踰，俛仰遂侵於遲暮。年著金華之籍，七十有三；功登汗簡之書，萬分無一。惟堅故里休閒之志，或助清朝廉遜之風。若復貪戀恩榮，逡巡歲月，或怵迫於杜門省從之後，或蒼惶於易簀垂絕之時，雖陳進退之辭，不得已也，若取止足之義，豈其然乎。仰惟睿鑒之昭然，忍使老臣之出此。伏望皇帝陛下特回淵聽，俯察危誠，念潛藩勸講之僚，與初政弼諧之列，凋零無幾，疲薾偶存，發於獨斷之明，畀以歸榮之命，庶令晚末，獲荷成全。錫曠地以廣蝸廬，已戴帡幪之賜；垂安車而光梓里，更祈玦玦之仁。

再乞休致表　奏函上達，祈亟就於休閒；詔札下頒，猶未孚於懇款。輙伸再瀆，仰冀曲從。中謝　竊以國張廉恥之維，士明進退之義。出爲委質，下有其身；歸曰乞骸，始致其事。苟昧夜行之鍾漏，曷全晚景之桑榆。伏念臣性識不明，材能無取，偶逢休運，寘華塗，當軸秉鈞，有類積薪而居上；建旄易鎮，初無僵草以論功。儀已視於公槐，班更聯於孤棘。向也知難而去國，茲焉被命以造朝。璧疊冐於寵光，復屢陪於閑燕。涓塵未報，筋力先衰。悵來日之無多，苦沈痾之不赦。願辭厚祿，以定餘災。伏望皇帝陛下垂鑒由衷，推仁從欲，許上還於印組，俾退伏於田廬。敢希前輩之高蹤，允崇清節；實賴大君之隆施，少駐頹齡。

乞休致不允謝表　桑榆景迫，當自列以引年；天地恩隆，乞未容於謝事。疊頒詔旨，曲示眷私。拊躬莫遂於循牆，拜命實驚於惟谷。中謝　伏念臣起身孤遠，遭世盛明。識不足以察治亂之機，才不足以應事物之變。徒因末學誤簡聖知。無文武之全才，兼將相之重任。爵高祿厚，莫施犢草之功；祿過災生，遂得負薪之疾。儻復不知於止足，必將自速於顛隮。故因七十之年，不避再三之瀆。蓋期合禮，實非矯情。豈伊父母之懷，尚軫蓋帷之念。俾仍廩稍，以養衰殘。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智日博臨，仁天廣覆。練群臣而復名實，治協孝宣；濟大業而鑒權綱，道侔光武。特加記錄，未許歸休。蓋將存老馬以問途，莫肯縱冥鴻之舉翮。恩施若此，報稱謂何。臣敢不仰體至懷，務全晚節。絲綸言出，未蒙反汗於今朝；丘壑志堅，尚冀乞骸於異日。

劉後村集　庚申乞休致申省狀　某閩嶠鯫生，早由父任，奔走州縣五十餘年。歲在丙午，由太府少卿賜對，誤膺天獎，賜第入館，又使之執經爲詰。辛亥之入，遂長蓬山，蠕蚴蘊扉，纂史勸講，極儒臣清切之選。然某其以鉛槧受知於明主，終緣衲鑿不合於時賢。三黜還山，十年掃軌。追念頃綴班列，兩求休致。時方六十有五，目今犬馬之齒七十加四，鍾漏之期逼甚，崦嵫之景幾何。欲望公朝興憐遺老，檢會辛亥二疏，特賜敷奏，合其生前致仕，庶幾保全晚節，以從先大夫於九原。某死且不朽。

李曾伯可齋集　乞休致奏狀　臣不避天威，輙布悃愊，上干聖聽。臣一介疎庸，絕微識略。再蒙簡拔，謬玷番宣。既兼領於賦輿，且復任於鄰援。恩深寄重，才薄報輕。雖揆時度力，倍費支吾，而鞠躬盡瘁，敢計私便。竊緣臣自幼而侍先臣丙寅之難，及仕而從諸閫幕府之遊，垂五十年，偏歷邊役，近十餘載，洊領帥權。血氣以病而耗，齒髮以老而凋，智慮以憂而衰，筋力以勞而竭。自知無能，於世用奚益。惟有早退，則吏議可逃。頃由受任於江淮，固已休請於田里。矧今忝竊，愈更滿盈。城襄已三載，而粗可爲後人相繼之規；來荊踰五年，而已過於連政在任之日。此而不去，幸豈可常。兼臣爰自前春，迄于去夏，屢嘗抗疏，乞致爲臣。屬上訓之諭留，復許時而既偈。貪榮弗止，招咎必然。比閫治幾有延燎之虞，而私家且貽畨病之撓。賤軀亦疾，踰月未瘳。茲驚懼而靡寧，殆退避之無所。臣又竊思守淮東之日，歲丙午以前，臣珙牧荊，臣介鎮蜀。今二臣皆已淪謝，顧一息豈能久存。儻非力祈憫恤，俾義命之早安，將恐上誤委令，徒身名之俱喪，用殫懇切，仰瀆聖明。伏望睿慈曲垂淵鑒，憐臣出入

艱難之冬察臣前後祈退之真宣諭大臣亟諉新帥容臣以本官休致早
得善去凡餘年之未盡皆大造之曲全 再乞休致奏狀臣比具奏陳乞
令休致四月初三日恭準三月十九日詔書不允者臣祗誦訓辭感深涕
隕竊惟三邊科瑣在臣于正合報圖一介丐休此君父所未矜許然念義
所當為者固不敢徇己力有所弗逮者又不敢隱情重惟表荼之孤蹤早
歷艱難之多故周旋兩閫跋涉十年所至公上必收其利權未嘗封內不
有於狄難率奮空而葺廢勉扞侮以支危賴國威靈不至曠敗然臣精力
則已殫窮若方之古人是詎能為役歟然何恃寧不自知茲顧為首丘之
孤庶免類東野之馬抗疏蓋屢陳於兩夏解嚴且又過於一春而況周功
叨紫積慮成疾事會無極天幸豈常物理惡盈人情浸玩亟去則可新上
流之規畫儻留必將誤兩道之委令抑有過憂不容縷述用忘微殄瀆
宸聰伏望聖慈俯鑑真悃逮圖時晝受任之計曲遂微臣知止之私俾乞
餘骸少休晚節實戴隆天厚地生死肉骨之造 三乞休致奏狀瀆承君
命深惕愚衷退惟共二之同功豈敢再三之有瀆第念本無智畧誤任蕃
宣歲月于邁血氣浸衰事會方來精力已竭一春多病連月未瘳當羽檄
倥偬之在前而藥囊扶持之奚暇賴國威之震耀底封境之肅清蒙恩勉
留膂眷若此畢力報效臣職當然但以叢數責於己而益負荷弗勝閱五
年於今而愈運掉不去兵以風寒之多備財非天雨以莫支儻若縷陳秖
類紫柰然虜茲水生而始去諜言將冰合而復來雖三入三敗亦幸而成
而一勝一負何常之有將預圖於保固正宜示於作新臣伎倆淺而恐已
為此虜所窺事力單而亦且為將士所玩頑然弗退決是可憂幸值目前
當撤戍之時委是閫外非養疴之地用殫寸臆疊冒尽威伏望聖慈俯憐
危悃察其累歲丐休之真切早為上流圖任之選掄保全餘生僥倖善去
仰戴天涇地育九殞莫酬 四乞休致奏狀幺微遠吏自揆周功憑恃上
恩所祈善去瀆至再三而未許謫已滿百而莫逃固知多事之時殆非乞
身之日然念臣之事君如子事父力有所不能則當告情有所或隱則不
忠臣本無它長僅知一樸出間入從志滿氣盈十數年前已顧納祿四載
于此累疏具陳乃出由衷非是文具今則齒髮衰頹之益甚骨肉零落以
自憐百憂熏心一身是病雖動作常人之無異而纏綿厥證之愈深即事
會之正殷何精力之可應況勉弗老顛踣必然不足計犬馬之軀所當防
虎狼之敵蓋兵家無常勝之理隣患兼浸迫之憂有備則可以不虞無具
則何以能禦天幸難恃日力無多此而弗圖患且將及有不容不歷數以

告者京湖頃年未復襄郢邊面江北大屯惟在江陵虜又約我已知朝廷
以人為重有請必從無賞或吝今二三年間備禦廣責任重無歲虜不入
而事多樂特人有玩心舊比不可以攀援新制動有於牽礙將帥間有望
望去者矣此一也京湖生券錢米自孟珙總認始年科米三萬石繼而歲
增十萬邇年以來添供均隨光郢等戍所科乃亦止是計約實祐元年歲
支至四十餘萬石除所科之外皆用鑿空倚辦將何以繼此一也而況今
歲所科前項常年生券米二十萬石之內朝廷又令以屯田秋稟折支八
萬石前比之所無此既不可支作軍食糴錢糴米則又不及況制司又有
供給軍將物斛歲亦約用措辦二十餘萬小有不登累何所措此一也又
如襄陽經理以來科撥生券錢米今歲本司添貼應接亦既罄竭連年券
命移屯軍人老小抵自今歲已共移六千二百七十六戶優支起發般賞
錢米共該十八界會二十三萬餘貫米五萬五千石朝廷止科十八界會
一十萬貫且準行下令撥移屯萬人是亦無力可及此一也茲四者皆制
司之事不可為者乃若上流茶稅往年藉以通融貼助歲收甚夥自臣到
任歸之國用今江州分司歲收未暇計先來鄂岳置專官所收未暇計只
以鄂岳兩場自淳祐十二年二月至今年四月收七百餘萬而計之何翅
錢千萬是皆向來總所有也今無是矣此一也廣西經畧司權行截撥運
司度司案名錢充安邊軍券食前政任內屢狀申請科還雖未回降為數
猶未多今計臣任內自淳祐十年至寶祐元年終已共截撥銅錢二十一
萬三千五百餘貫控告科還前後已三十餘次迄未有臣處此一也又如
朝廷和糴司存每年常是陪貼為數浩瀚自前政已然近淳祐十一年分
和糴已隔三載近因申請科還蜀糴銀兩都漕奮筆出豁糴價則痛減銀
價又支過增又支過本司銀兩不與理還顧令椿管二百五十一萬今何
所從出此一也茲三者又總計之事不可為者至於策應建司向來數類
虛名今實欲備援嘗考舊事已麥督府調重兵援蜀非專藉荊襄自後六
七年間歲調援入夔不滿三千人秋去春還未至越忠萬以上今蜀事非
前比當此盛夏本司見調三千人在蜀又武定二千不預焉向去秋高深
恐事出倉卒朝廷責令遣援則本司自有邊面虜或東西俱急其何以應
此一也又策應建司素無財賦逓年分上下半年科十七界會一百萬支
遣無兵事則可去歲調發支犒所科幾不足以給所用最是支過援蜀備
峽人兵生券米以三萬餘石計錢以十八界會十二萬貫計是皆通融制
總兩司那借應副近屢科請未蒙體恤此去歲已支者猶所不問今歲萬

一有所謂用此項生券錢米從何而辨此一也是二者又某司之事不可為者凡是數端皆關係大節如細俱不敢及載念臣才具既不足以經理言語又不足以感數一日恐誤朝廷則敗國事此荆楚重任又不容不更張而措置者臣聞昔人有憂及時事而謂曰吾曹貪名位所致臣嘗服其言不識當去其敢自恕必待狼狽大壞而言公朝雖欲保全之晚矣用敢瀝血悃以告肅聽伏望聖慈察其憂國之忠恕其觸天之罪捡照臣連年累請特令守本官致仕別選髦雋亟濟艱難則臣死日生年戴恩罔極

乞休致奏狀臣不避天威輒有陳奏臣聞諸葛亮有曰凡事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自古人臣事君知盡瘁於大義之所當為而不敢必成功於天不敢務求全於己亮之經營王業耕戰渭上為久駐計豈計其身之不能久哉而食少事多卒墮賊料臣誦而至此每切惜之是雖至愚不肖無能為役而服習其言竊願企慕伏自綴名仕版踰三十年東西奔命奔走崎嶇險阻一不敢辭避茲蒙陛下拔拭再用待罪未及輒犯度德量力之戒以荆州一城之備自郢而襄樊諸城經理之幾若昔人所謂士雅捍其一征西棨其四者重以連滌之後佃漁收薄醝茗利去公家激勸征調百費棨興一毫不可損焉邑勉支吾兩載亦有天幸不至乏絕然黔

黎之救則竭矣捐軀以報國臣素心陳力不能豈臣敢請實緣憂思薰炙疾疢侵陵厥證外強而中乾大懼前跋而後疐臣去家整三載雖中間姊妹凋零身染炎瘴未嘗敢萌私計近揣心力弗逮政擬丐閑倏聞人言傳謂臣死實朋形之訪問都邑至於駭聞不知此聲何自而得臣所任者上流之重況其與勍敵為隣深慮咎徵先形幻身難保臨期誤事上貽顧憂載念臣素撲不才久願知止昨歲在己亥辭除淮西總領歲在壬寅辭兼淮西制使皆嘗具有公牘乞致為臣皎然此心不在今日所幸目前春哨既退秋防尚賒正當新三軍之精采重兩道之事權用瀝愚衷干瀆淵聽伏望聖慈俯察負功宣諭輔臣改畀閫寄專令臣以本官休致俾之退安微分厭勝浮言不勝公私之幸

再乞休致奏狀臣祗承明詔銜荷洪恩靖惟被命以護師誼合鞠躬而盡瘁實緣經營新復備多力寡而荆之事任愈難於昔酬酢多事才綿責重而臣之精力不逮於前以不逮之精力當愈艱之事任大則誤國小必殞軀或者見於未形正亦言之非過臣前年苦瘴去歲病劇固有憂其難瘳然自保於無他尚可以支不敢有請今則闕尺診而色證俱病方寸動而夢寐靡寧雖他人視之起處無異平日而中心惴惴若痛癢秪可自知不啻呼天必至墜地用敢不避再三之瀆涜布悉悃上觸天威伏望睿慈憐其衰鈍鑒此忱悃許令謝事以歸田別選當才而分閫豈特微臣之幸實國事之幸

乞休致奏狀臣自去夏丐休未遂比者具奏先乞免兼總餉伏準省劄奉聖旨依降詔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臣祗服聖恩感激愚悃誼當罄竭駑力圖報鴻私竊緣臣自幼而歷險及老而易衰一紀索班三仕閫寄寵踰而量溢績寡而罪浮以一身則憂慮成疾寢食弗安以一家則骨肉凋零宗族淪落每自傷於薄命寧久保於幻軀此在微臣尚是私計迺若膺疆場之責未能寬宵旰之憂舊壘甫葺新菑方張雖南北氣運之將回猶東西聲勢之未接揆勢而論腹背俱所當防苟情不孚首尾何以相應況事力莫求其可繼而物議多異乎所聞有能知微之幾得不先事而懼臣數有微幸天實佑其衷一或跌虞人待以恕顧身何恤誤國是憂若非新建帥之謀無以作三軍之氣言之至此豈惟臣之餉權當免而制權亦當更兼臣願祈休致不在今日平時自知賦才不顓愚狀惟有早退為宜用敢不避天威再控前請伏望聖慈憐臣懇切出於衷察臣樸實非是避事為國遠慮及時改圖宣諭大臣檢舉臣去夏所請許令休致投畀寬閑實拜隆天厚地保全之賜

再乞休致奏狀臣乃者再具奏申乞許休致今月二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四月

十二日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臣一介遠臣屢瀆穹聽自知凌犯之罪宜在誅斥之科曲加海涵未忍沙汰顧念猥當於隆委豈敢自棄於明時實緣臣共二閫餉以來閱三暑寒于此精慮已耗事力已殫分劑已盈伎倆已竭近得痞眩之疾未有醫療之方荏苒而少瘥怔忪而多忘察脉觀證靡惶身計之恤揆時度勢實為職守之憂與勍敵方相應酬如病軀其能撐拄貪榮無已因謂之安挺災愈深殆不自濟夫此春事休而弗去暢然暮氣墮而莫支再用祈哀終冀得請伏望回乾坤之大造圖疆場之新功改畀當材俾釋重負俯從休致退保餘齡不勝感天荷聖之至

三乞休致并薦代狀臣自去夏五月以來三乞休致兩丐免餉未蒙俞允近者四月二十八日又嘗再具奏申乞從休致伏念臣幺微遠吏前後累瀆天朝只當跼蹐以俟斧鉞未應再有陳請竊緣荆閫與蜀相連利害相關情分不可扞格臣自去冬屢稟廟堂乞選差蜀閫相孚之人來鎮荆襄以通脉絡從臣善替而去今者連睹邸報余晦直華文閣知鄂州兼湖北運判朱申直煥章閣湖北提刑是二人者昔皆與蜀閫同仕淮漢屢當煩使見謂時才如申則中外皆知蜀閫久薦為代晦嘗歷尹卿資望已高今蒙朝廷起家持節當路雖不屬目在臣知有協恭第臣跡直無

能叨竊已過壯心凋落病體支離前此抗章納祿又恐朝廷擬代未定倏
聞晦申之除其才皆可當一面耆非特可使帥蜀亦可帥荊擇其一俾代
臣去必能辦王事務公論傳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在朝廷不於此時早
為易帥之謀他時倉卒始議更張臣身不足恤深恐上誤軍國噬臍無及
謹不及當霆之威用再伸犬馬之悃伏望聖慈奮乾剛之斷早賜處分揀
舉臣近奏特令守本官致仕速與命代朝廷若以臣不合辭職避罪但得
上流閫寄得人仰寬顧憂臣雖獲譴甘如薺　貼黃臣三年守荊恭
奉廟謨經理襄樊郢三城幸望就緒連年征築並舉調兵攻擣仰賴國威
師出必克賊入輒敗日前封守無虞在臣本無規避臣今來再疏之上猶
恐朝廷以臣襄樊首尾未欲更易臣竊照往歲帥淮甲辰復壽春乙巳脩
泗洲丙午罷歸亦只是經理兩年至今按堵規模既定豈用輸取輸守必
待輸死耶臣今雖告去一日必葺見為措置移屯催辦糧運決不敢遺後
人之憂實緣疾勢事勢至此不容不去伏乞早賜處分施行併乞膺照
又手奏臣不避斧鉞之誅輒瀝危悰上干睿聽臣孤遠微蹤踈陋寡識自
淮歸里已分與草木俱腐獨賴聖明保護拔拭使令己酉蒙恩入嶺庚戌
改命來荊去家五年雖罹災患報國一念誓殫驅馳僥倖憑藉皇威保固

封守中間寅奉廟謨經理襄樊郢之三城粗皆就緒輕兵出塞攻擣前後
十有餘捷虜五大入輒為我師勦退凡此天幸是皆宗社之靈將士之力
豈臣無能之人所克致哉今者士會方殷涓埃未效詎敢自為明時棄物
所以游上乞身之請者蓋緣臣積憂成疾投老易衰智慮已竭分量當退
近陳奏疏已控悃愊其有精微未罄未容不瀆為君父告蜀之情分義之
事勢是也所謂蜀之情分則既在隣閫利害動皆相關遇有邊隙緩急其
可弗應竊窺近事殊切隱憂凡所移文務立畦畛刻聞睿意之俯屬豈不
形跡之愈疑臣固謂朝廷須當擇所相孚使之來荊共濟無事則脉絡貫
通有警則聲援聯接不然彼此不相為謀或至夷入于腹之患則必以扞
格誤事矣所謂義之事勢則昔未修築猶可委之荊榛今既經畫則當保
其壁壘有功弗賞誰復向前無力乏供何以善後每聞廟論之所及動以
耗費而為言臣竊謂朝廷曷若早謀易帥使之往襄相度當守則力加扶
植當捨則別作規模不然中外不相協力或至虜乘吾間之慮則必以猶
豫敗事矣即此二說有一焉而不可況兼之乎在臣去則皆可新圖回之
略留則深恐貽倉卒之憂此其控陳不容但已前雖屢申籲天之積猶恐
未有疑代之人今得當才適稱斯選臣已具奏公外伏望陛下俯鑒愚衷

特賜神斷早新上流之任曲全餘息之歸實則公家匪狗私計惟聖慈亟
裁處之冒犯天威罪當萬死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四乞休致申省狀
某近再奏申乞令守本官致仕六月一日準尚書省劄子五月二十日奉
聖旨依屢降指揮不允不得更有陳請某疊瀆霆威自應訴斥洊塵淵聽
恐重愆尤固不敢再有干犯竊緣蕃宣重寄非材莫勝玩愒罔功某仗已
竭維此六月比及三年物理既盈人事當止孤蹤衰病證狀益深累疏控
陳悃愊具見載念平時稍自知分不特今日而始丐休實恐疲軟上貽誤
國之憂非欲退閑自為全身之計矧聞隣閫之報實與年事之同人命脆
薄朝露其危敵情窺覘秋風不遠不及此從容而使去恐出於倉卒而莫
支用布由衷仰冀從欲伏望鈞慈更賜敷奏檢照自去年五月以來節次
奏請特與曲從休致端拜生成引領化鈞跼蹐俟命李曾伯可齋集荊閫
申朝省乞休致公劄某比者再具奏申乞令休致七月二日恭準省劄六
月十四日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某仰承君命俯揆臣衷
顧惟蹤跡之孤材略之短識慮之闇疾疢之侵事力之乏不易支持論之
及此間可駭聽自當知止何但見幾其如天聽之未俞不容日力之坐玩
綢繆未雨翁忽已秋儻其委斯責而去之將謂遺其艱於來者是知身計

非為國謀謹當盡力邊鄙之驅馳聽命廟堂之進退惟是某此心已動其
跡愈危終願謝事以歸實非飾情之語伏望鈞慈特賜敷奏疇咨文武之
望預為藩閫之儲俟某纔畢秋防許全晚節實拜隆天厚地之賜史浩鄮
峯真隱漫錄乞休致劄子臣生本寒鄉仕逢休運三年依棲鶴禁由太上
收召之恩一旦遭際龍飛出陛下生成之賜叨塵次輔甫閱九旬以資淺
而望輕致身勤而事左既不合於輿議旋有激於臺評迄蒙保全免蹈罪
辜投閑半紀追省前非豈期軫記於孤蹤亟使制臨於全蜀力辭親疾叨
畀藩符睿意愈隆寵靈疊至肅齋壇而授鉞視揆路以同儀冒干天地父
母之私蔑有塵露毫毛之報頃既閑之假守偶疾眩之切身祗沐宸綸俾
尸祠祿雖負薪之疾今幸其去二三而過隙之年實已登於七十屬當告
老敢用乞身伏望陛下鑒此輸誠許其謝事旌旄印綬儻獲上還香火林
泉敢忘祝頌　乞休致第二劄子蕪詞雖達睿音未俞輒再瀆於宸嚴冀
少回於淵聽伏念臣蚤繇末學誤玷隆知慮無一得之愚歲有九遷之寵
仕宦得兼將相疾病獲返鄉閭父母恩深乾坤施厚而臣報未殫於犬馬
景已迫於桑榆氣血俱疲精神弗逮有心戀德無力服勞慨廩粟之徒糜
拖面顏而有覥乃遵禮法上冒聰明既未賜於矜從復恭承於褒諭捫心

至感。撝抑難安。重念臣昔在庠揮。尚無足取。今茲衰苶。又何能為。唯退縮以引年。可肴循而補過。固不敢以掛冠為樂。而辟穀為高也。伏望陛下察此悃誠。知非矯偽。賜之哀憫。許以歸休。誓將遲暮之遠途。仰答成全之大造。乞休致第三劄子。荐蒙優詔之丁寧。未遂休官之懇款。撫躬銜戴。拜命凌兢。臣聞虧盈益謙。天道示戒。知止不殆。老氏垂規。臣雖至愚。心明此理。蓋臣祿以無功受。固出貪饕。爵以無德高。亦為僥濫。老不知止。天則虧盈。是以禍伏于中。病攻其內。若或終無悔悟。必將自速顛隮。故衰鳴靡悼於再三。而恕許有祈於萬一。仰惟陛下包荒大度。矜欲至仁。以善降祥。合天心之化育。無私造命。鑒物理之乘除。敢臣喋喋之愆。憫臣拳拳之義。特回聖斷。俯遂危衷。豈唯獲拜於災殃。抑使少延於視息。此恩此德。成始成終。生永效於傾葵。沒猶期於結草。王東牟先生集閣劉行簡給事休致。作詩寄之。郡下一卷書。云自鄱藏來。剝啄驚晝眠。柴門手自開。上有驪珠光。照耀分塵埃。讀之未盡行。喜餘生寒灰。黃門白首郎。上疏稱乞骸。帝曰大布衣。錫汝陛文階。天孫鉛錄祕。論撰須儒魁。榮名不汝遺。汝往時欽哉。夕即拜帝命。雪涕何紛淮。恩許歸舊廬。徑卧南山齋。此翁山澤仙。不賦章綬材。誤因文彩露。遂落天網恢。一游三十年。所得非不諧。文名動青瑣。筆力

幽黃能。左肴豈不榮。珠庭重徘徊。巢父一掉頭。百挽終不回。吾意天地間清風有根栽。人心感披拂。達者孰條枚。二疏楊巨源。同上百尺臺。劉翁傳其風。蒼舒次隤敳。況復祖子孫。此道同坏胎。前劉脫功名。養氣如嬰孩。至今一箭詩。諷詠及陪僮。翁今亦何有。曠達忘悲衰。清風既不死。餅大無恥罍。歲晚春物動。吳山發寒梅。顧翁強賦之。為花吐瓌瑰。林頭拂易傳。林下鳴新醅。它時三徑邊。為翁剪蒿萊。朱晦菴集蒙恩許遂休致。陳昭遠大以詩見賀。已和答之。復賦一首。 闕干首蓿久空槃。未覺清羸帶眼寬。老去光華姦黨籍。向來羞辱侍臣冠。極知此道無終否。且喜閒身得暫安。漢祚中天那可料。又年太歲又涒灘。湯昆反建隆庚申。距今己未。二百四十年矣。嘗記年十歲。先君慨然顧諸素曰。太祖受命。至今百八十年矣。歎息久之。銘佩先訓。於今甲子又復一周。而衰病零落。終無以少塞臣子之責。因和此詩。并記其語。以示兒輩。為之泫然感涕云。趙蕃淳熙藁賀向伯元通判休致語。鄉林再世企蹤堂。不但私榮國有光。畢娶了知家法在。耐官爰自祖風長。眼明圖史猶年少。手種檜松今老蒼。父客同時亦同感。成都卜宅匪它揚。謂壽同劉復村集休致。 休致後欣榮念薄。利名中伏禍機深。蘭卿反僅能全璧。疎傅歸纔有賜金。福過安知銜牆機。朝回猶嘆買香衾。

山中猿鶴休猜怪。方表先生鐵石心。 洪祕監徐常丞有詩賀余休致次韻四首。 還笏何須待拖紳。世間無價是元身。為梁父詠常存漢。累大玄經坐美新。朝露饒他李奪子。曉星有幾典刑人。由來老幹禁霜雪。不問東皇探借春。 玉座分明念老臣。孤忠何路更前陳。無枯樹賦如開府。有病禁篇似照隣。粥缽不愁饕餮飯。蔬盤何用膾紛繪。儘教巷靜門羅爵。絕勝山空冢卧麟。 既衰戒得又書紳。所得毫毛所失身。疎傅畫圖傳不朽。胡公糞土誇如新。古詢黃髮非無意。今繫蒼生尚有人。吾耄而休君未可。時來偏與物為春。 好語嘘枯極主臣。未應公幹勝徐陳。爭三十里敢言智。有萬萬錢難買隣。殘燭可留終斷簡。瘦筇扶出拜新綸。德星若肯過田舍。只膾溪鮮代脯麟。 諸公載酒賀余休致。水村農卿有詩次韻二首。 聖世烏巢可俯窺。已身豈必避危機。半車徑駕丈傑出。麟筆曾嘉季友歸。迂叟相邀入真率。垂崖安肯慕輕肥。山林深密雲天遠。存闕心寧不可譏。目青陳編懶更窺。博通似恐洩天機。大愚苦要騎麟下。小黠猶能化鶴歸。覓句瘦肩兩山聳。絕粮乾燕上池肥。平生慕用徐先輩。異世溪邊共一磯。 別無穴隙可鑽窺。常恐寘行蹊檻機。恰則賜環煩內引。俄然隻履已西歸。都忘紫禁煙花繞。絕喜青山筍蕨肥。應被水村翁冷笑。爭墩未了又爭

磯。 覺海難將淺見窺。打包徑去契禪機。何曾胡蝶暫成夢。除却杜鵑誰勸歸。江上風濤猶洶湧。盤中泉土頗甘肥。但當吃犢勤耕野。不必然犀往照磯。 腆書深遠絕難窺。止足書中向上機。但看杖扶儔入。不如扇賜曲江歸。年饑方慮溝中瘠。肝食欲令天下肥。念此令人生內熱。溪邊賴有滌煩磯。見崖鴻處士草堂用時事渾如坐井窺。達人不敢問邊機。連營未寄寒衣去。故里何心晝錦歸。笑叟鑠翁鳶跕墮。愛玄真子鱖魚肥。綠陰多處宜垂釣。莫管楸花落滿磯。 戶外荒園久不窺。桔槔已息漢陰機。與鷄窠老略相似。微鹿門翁誰與歸。訓儉家饒支伏臘。力農田不問磽肥。由來位重多憂責。未必沙堤可勝磯。 指法金針不許窺。笑他貧女織寒機。謫仙曲奏調羹賜。之問詩成奪錦歸。論定會盼銀信杳。濃漫妬玉環肥。梅妃日太真為肥婢。溪邊漚鷺偷相語。只怕先生又下磯。張平崖有失腳下漁磯之句。 陸海潘江莫測窺。手揮巧斲執神機。昔如魯野麟初獲。今似遼天鶴獨歸。外物何殊竿木戲。內丹不待藥苗肥。只愁外戶蒲輪至。去坐猿鶴勿坐磯。 高屋從來有鬼窺。鐵門關柱費心機。逃堯欲去未忍去。捨曹不歸何處歸。款段馬纔如狗大。堂厨羊不似蠔肥。賜金未可都揮散。要買荒山樸斷磯。曹勳松隱集再乞休致未遂得二詩呈之奇鄉友。 晚歲

歸心豈易收掛冠已去復淹留來方更倩多奇節司馬相如故倦遊林上
詩書供一笑山中松桂入清愁兒童怪我經春病此意還能掩得不 祿
祿雖能早致身中年東海與西秦只宜桐柏山中老不是麒麟閣上人故
病未休新病起黑頭應笑白頭新天公早賜還山詔懷抱紛紛倦俗塵
休致後効樂天體 從來受性豈其天遇物常隨處處緣未病遽為辭職
去欲歸亟引掛冠年胃寒須放尋梅步更客常留買藥錢恩許天台遂幽
築清風一棹送歸船高九萬澗谷小藁賀楊東山休致 莫言納祿尋常
事試讀唐人夢謁賦騎驢徑上東山趣九州四海風蕭蕭大瓢貯雲杓斟
月卻跨陰崖聽冰拆松蘿影薄寒花妍白鷗飛來亦欣然江湖續集陳允
平賀伯父大資休致 不戀清時白玉墀使將身世寄滄浪三朝元老黃
樞閣四海閒人綠野堂筵趁菁蘭秋帶雨蕭蕭寒菊晚宜霜擬成東角耆
英社攢樂壺天日月長呂𦘕德先生集和陳長倩休致二首 惜君有高
才舒卷莫非道趨時忽倦遊謝事不待老私謀惟恐晚公論歎其早平生
真所得憂恨未嘗抱白日由此閒紅塵灑然少鼓棹勿遲遲湘川秋色好
進取雖繁時退藏亦在道懷與志不會須惜流年老不知笑君拙知者羨
君早知與不知間要在愜予抱得無釣石重失乃錙銖少明鏡洗無心向

誰論醜好劉後村集和誠齋休致韻念奴嬌此翁雙手頓開處且把香籌
龍袖西掖北門辭不要肯要南柯太守小小亭臺些些竹木何必靈和柳
地行仙囊合推儀傲班首取次著絕交書續歸田錄誰掣先生肘莫遣朝
衣梅蹀了留祝南山之壽蒼奴上廳老僧封院得似縛庵叟盧名身後生
前且一杯酒 夢中忘卻已閒退諫草猶藏懷袖文不會鋪張粉飾武又
安能戰守老似葫蘆棟於墓挂裊颺於蒲柳沒安頓處不如歸老丘首歲
晚筋力都非任空花眩眼枯楊生肘客舉前修三數箇待與劉君為壽或
號憨郎楊朴或稱鈍漢玉川或自呼聾叟次山一篇齊物讀時噫以卮酒
戲衫拋了下棚去誰笑郭郎長袖小小草庵無實貝何必神訶鬼守黃
奶籌燈青奴拂榻莫要他桃柳退之二妾客來問字此翁高卧搖首彷彿
曾子當年商歌滿屋衣不完肘時曾子捉衿而肘見混沌若教休鑿竅巧
曆安知其壽文叔故人仲華幾箇輸與羊裘叟浮生如寄切身之物惟酒
楊誠齋集上章乞休致戲作念奴嬌詞以自賀 老夫歸去有三徑足可
長拖衫袖一道官銜清徹骨別有監臨主守主守清風監臨明月兼管栽
花柳登山臨水作者佐詩二首兩首休說白日昇天莫誇金印斗大懸雙
肘且說盧陵新歲事三箇閒人眉壽揀罷官身歸農押錄致政誠齋寓只

慈醉擬螺江門外私酒詳仕

帝王高致

朱文公封事首下明詔以求直言此尤足以見帝王之高致知為治之先務也

龜蒙高致

辛文房唐才子傳陸龜蒙幼而聰悟有高致家藏書萬卷無聲色之娛舉進士不中從張搏遊湖蘇又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率官屬就見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撰論

張喬高致

辛文房唐才子傳張喬有高致十年不窺園以苦學詩句清雅迥少其倫當時南東才子如許棠等與喬亦稱十哲俱以韻律馳聲

雅人深致

晉書烈女傳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叔
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
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世說新語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遏
玄稱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謨定命遠猷辰
吉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山林清致

太平廣記兵部員外郎李約汧公之子也以近屬宰相子而雅度玄機蕭蕭冲
遠德行既優又有山林之致琴道酒德詩調皆高絕一時一生不近女色
性喜接引人物而不好俗談晨起草裹頭對客蹙融便過一日多蓄古器

在潤州嘗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又養一猿名生公嘗以之隨逐夜泛江
登金山擊鐵鼓琴猨必嘯和傾壺達夕不俟外賓醉而後已約曾佐李庶
人錡浙西幕約初至金陵於府主庶人錡坐屢讚招隱寺標致一日庶人
宴於寺中明日謂約曰十郎常誇招隱寺昨遊宴細看何殊州中李笑曰
其所賞者疏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綵物裹腥膻音樂亂山鳥聲
此則實不如在叔父大廳也一庶人性又嗜茶能自煎謂人曰茶須緩火
方得

頗有野致

北史茹皓傳皓性微工巧多所興立為山於天泉池西採掘北芒及南山佳石徙竹汝潁羅蒔其間經構樓觀列於上下樹草栽木頗有野致

令問標致

續澄懷錄天國山人張令問幼有巢許之節放意林泉長於詩
行與杜光庭詩云試問朝中為宰相何如林下作神
仙一壺美酒一爐藥飽聽松聲白晝眠其標致如此

夷險一致

羣書足用卿輔相憲祖逮于朕躬履歷四朝夷險一致出唐劉禹錫裴相
公讓官第一表忠孝兩全夷險一致紀綱列郡節制戎師動揚休聲替著
茂實出白居易文除陳執恭僕念昔帝師為國元義亞傳承之夷險一致
出宋朱文公登劉樞密文中外洊更夷險一致西掖絲綸妙皇猷之潤色

東儲羽翼。惟正道之清明。宋王與鈞文賀池州郡給事。

事理一致。百川學海。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禮。而事理一致。微顯一源。古之君子所得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

兵農一致。袁起巖東塘集賀施元樞啓。竊以制威于周。合兵農而一致。世接於漢。判文武為二途。

終始一致。袁絜齋集豐樓記。忠臣事君。終始一致。無日不以國家為念。無日不以豐登為期。

德無二致。華鎮雲溪居士集上淮南運使書。故古之人德無二致。而行無一途。或過門而不入。或簞瓢以自虞。

風騷極致。師友法言李太白遠別離蜀道難杜子美寓居同谷七歌之類。風騷之極致。不在屈原之下。

功名立致。張南軒集答竹通判啓。義形辭色。識辯安危。惟阻險之備嘗。宜功名之立致。詳見啓

太平可致。遼史太宗紀。大同元年夏四月。皇太弟遣使問軍前事。上報曰。初以兵二十萬降杜仲威張彥澤下鎮州。及入汴。視其官屬具員者省之。當其才者任之。司屬雖存。官吏廢墮。猶雛飛之像。徒有空業。又經離亂。一至於此。所在盜賊屯結。土功不息。餽餉非時。民不堪命。河東尚未歸命。西路酋帥亦相黨附。夙夜以思。制之之術。惟推心庶僚。和協軍情。撫綏百姓。三者而已。今所歸順戶七十六處。得戶一百九萬百一十八。非汴州炎熱。水土難居。止得一年。太平可指掌而致。且改鎮州為中京。以備巡幸。欲伐河東。姑俟別圖。其槩如此。

恩由上致。韓昌黎集謝許受韓弘物狀。恩由上致。利則臣歸。

迫迮梱致。經子法語毛詩。集于苞栩。注苞稹也。稹者根相迫迮。梱致也。正義云。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根相迫迮梱致。亦謂叢生。

愔愔雅致。顏氏家訓琴瑟愔愔雅致。有風味哉。

陶甄妙致。歐陽詹集春盤賦。多事佳人。假盤盂而作地。疏綺纊以為春。叢林具秀。百卉爭新。一本一根。叶陶甄之妙致。片花片葉。得造化之窮神。

覺皇宗致。靈寶祖英集三寶讚序云。不沽不待。但遐仰覺皇宗致。

盛名不可力致。類說陳度兩策科名。皆非正榜。嘗曰。吾必使子孫居之。其子九思舉進士。亦以老榜。君子曰。大器不可以力發。盛名不可以力致。

像以誠致。梁高僧傳晉慧遠傳云。陶侃鎮廣南。海中得阿育王所鑄佛像。送寒溪寺。侃移潯陽。以像有靈。遣使迎接。及上船。船遂覆沒。荆楚間謠曰。陶惟劍雄。像以神標。可以誠致。難以力招。慧遠寺成。祈心奉請。像乃飄然自至。

萬彙不同致。歐陽詹集弔漢武帝文。夫一物各異道。萬彙不同致。帝王之與神仙。林泉之與朝市。

六驥不致。荀子脩身篇。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注言不齊。故不能致道路也。

飢鷹可以鼠兔致。尚意譬喻論策貪則害身章。飢鷹可以鼠兔致。

詩文。欽齋古今黈論致字義。米元章治第潤州。有小軒。面西山。用王徽之朝來致有爽氣語。名致爽。石林先生以為世以致字為學以致其道之致。非也。魏晉以來。多以致為語佐。似是訓甚。李子曰。以致爽之致為致其道之致。固謬。又云。似是訓甚。則其言義含糊。摸稜手耳。致自為甚致爽自得。以名軒。此亦何必深論。若以致為語助。則大段乖剌矣。玉堂記事致字說。先儒解致字。往往不盡。如致中和。天地位焉。鄭康成云。致。行之至也。致樂以治心。云致。深審也。周易略例。主心致一也。孔穎達云。致。猶歸也。禮器。禮也者。物之致也。鄭云。致之言至也。極也。其他諸經往往指為極盡之意。如喪致乎哀而止。見危致命。君子以致命遂志。與病則致其憂之類是也。此皆意有未盡。蓋致盡之意。有取與納之意。如喪致乎哀而止。見危致命。謂之極盡可也。如致中和。致知之類。則又有取之意焉。吾聞致師者。亦有之意也。用致夫人。凡春秋以某事致。七十而致事。致為臣而歸。則又有納之意。與盡之意。凡此皆難以一字通解也。今人謂招致者。亦有取意也。檀弓齊穀王姬之喪。當為告。古毒反。聲之誤也。告下告上之辭。故誤為赫。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知當為如。字之誤也。言父母之喪號哭思慕。如欲父母復反。陳旅安雅堂集致亭記。晉郡王致道先生因其字。而名曰亭曰致亭。蓋取曾論所述子夏之言也。致道使余記之。屢辭弗獲。乃言曰。儒者之任甚重也。道甚遠也。而吾欲以眇然之身。任其所甚重。而必至其所甚遠者焉。亦難矣。是故君子之教人也。必考前言以審其所嚮。求往行以廸其軌轍。身吾車也。載之不可不弘。氣吾馬也。策之不可以不力。志吾御也。持之不可以不敬。夫如是。則庶乎重與遠者之可至也。易之文言傳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以剛健而致力於學。亦奚重與遠之有哉。致道蚤歲。屏棄俗事。聚書嶧山之幽。晝誦而夜思。蓋欲約華藉之浩然者而會通之。亦良勤矣。學成賓興。遂擢進士第。學者私相聚曰

先生為學。猶農夫之治穡事也。今其穫矣。吾不可不致力於學乎。彭道聞之曰。吾之為學。非欲致進士而止也。周子不云乎。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吾雖不敢妄意古人所造之地。悅然日有孳孳。不敢半塗而自畫也。是故致道所以名亭之意。余又聞致道。蚤居嶧山。寔漢韋賢讀書之所也。因為誦韋氏之詩曰。誰為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請書此以為記。致道名思誠。學行純正。士林之望也。累官翰苑。其文又並著云。江湖後集

宋謝父四時佳致。　面勢東湖勝。翛然宅一區。靜惟仁者樂。善迺與之徒。秋勁刪詩筆。春融點易朱。小牕梅竹瘦。不識世榮枯。

置

洪武正韻　知勢切。實而立也。詩。置我鞉鼓。又驛也。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漢書有使宜因騎置以聞。師古曰。即今驛馬也。黃覇傳。郵亭。師古曰。行書舍傳送文書所止處。孟子速於置郵而傳命。又設也。安也。赦也。建也。措也。棄也。又音治。許慎說文。置。赦也。从网直。陟吏切。徐鍇通釋。直與罷同意。非聲亦會意。置之則去之也。竹記反。顧野王玉篇。竹利切。又安置。豬吏切。顏元孫干祿字。置置。上通下正。丁度集韻。古作𦊅罝。文直吏切。樹也。周禮。凡試廢事置而搖之。戴侗六書故。按置之用於經傳者。一曰廢置。建也。周禮曰。置以馭其行。廢以馭其罪。傳曰。建置豐氏。孟子曰。置君而後去之。二曰錯置。舍也。與寘通。易曰。寘于叢棘。詩云。寘彼周行。傳曰。饋盤飧置璧焉。又曰。置虛命徹。歐陽德隆押韻釋疑。音值。釋行均龍龕手鑑。僅俗音置。正作置。罝新藏作罝。在高僧傳上帙中。韓道昭五音類聚。罝。陟記切。擬古文置字。楊桓六書統。知母图。原聲。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赦也。直者不當罪而网之。知其直則置而不問。故从网直為置。與罷同意。因借安設也。詩置我鞉鼓。俗音植。不出。又驛館也。馬遞曰置。步遞曰郵。傳舍也。韻會定正。字切知。計知真擅置。

篆書　置　天台經幢　置　置　並雲臺碑　置　崔希裕纂古　置　置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置

徐鉉隸篆韻書　置　衡方碑見洪邁隸韻　置　吳仲山碑　置　孫根碑見漢隸字源　真書　置　顏真卿　置　置　並蔡襄

草書　置　章草　置　置　並張鉐漢　置　鮮于樞

五置

羅泌路史黃帝紀。　黃帝命匠營國。國中九經九緯。五置而有市。市有館。以竢朝聘之需。

先置

漢制叢錄　天子凡所行幸出入。有司先置供具於前。故楊雄校獵賦云。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謂此。燕王旦等言。霍光出都。肄郎羽林。太官先置。蓋以僭擬之罪語之。

驛置

漢書李陵傳。有便宜用驛置以聞。

郵置

西漢博聞。郭太傅注云。說文曰。郵。境上傳書舍也。步遞曰郵。馬遞曰置。廣雅曰。郵。驛也。置亦驛也。風俗通曰。漢改郵為置。置者。度其遠近之間置之也。

廄置

史記田儋傳。田橫廼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廄置。注　應劭曰。尸鄉在偃師。瓚曰。廄置。置馬以傳驛也。

傳置

文紀。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史記正義曰。樂產云。傳置一也。謂乘傳者以傳受君命。乘置者以置馬取用也。續漢書云。驛馬三十里一置。廣雅云。置。驛也。師古曰。傳。張戀反。置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也。

疾置

西漢博聞。江充發兵入丞相府。是時上避暑甘泉宮。丞相長史乘疾置以聞。師古曰。暑謂所置驛也。

善置

史記曹參世家。取碭狐父祁善置。文穎曰。善置。置名也。晉灼曰。祁音坻。孫檢曰。漢謂驛曰置。善。名也。索隱曰。司馬彪郡國志。穀縣有祁亭。劉氏音遲。又如字。善置並名。漢為驛置館。

十里一置

東漢書和帝紀。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注。置。驛也。海錄碎事。漢永元中。交州進荔枝龍眼。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死亡。罹猛獸之害無數。於時唐羌字伯游。為臨武長。上書言狀。和帝罷之。

倒置

莊子繕性篇。　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韓元吉登對錄。元吉對曰。祖宗朝選人上殿多與改合入官。今乃於薦者改官者。陛下卻自擇退。則愚恐倒置矣。獻言者實不思也。設若上殿後皆放。以則一年之間。不知幾次。豈足為異恩哉。

拄置

西漢書西域傳。　宣帝時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阨。車師後王姑句以道當為拄置。注　師古曰。拄者。支拄也。言有所置立。而支拄於己。故心不便也。拄音竹羽反。又音竹具反。其字從手。而讀之者或不曉。於拄為梁柱之柱。及分破其句。言置拄於心。皆失之矣。心不便也。地又頗與匈奴南將軍地接。普欲分明其界。然後奏之。

樹置

世說新語　王大將軍始欲下都處分樹置。先遣參軍告朝廷。諷旨時賢。祖逖車騎尚未鎮壽春。瞋目厲聲語使人曰。卿語阿黑。敦小字也。何敢不遜。催攝面去。須臾不爾。我將三千兵槊腳令上。王聞之而止。

天置

海錄碎事。沙鉢略上表隋文帝云。突厥自天置以來。五十餘載。

標置

南史

三融傳融躁於名利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初為司徒法曹諮王僧祐因遇沈昭略未相識昭略屢顧眄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略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群分方以類聚君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其高自標置如此　晉史揮塵劉惔字真長桓溫嘗問惔會稽王談更進邪惔曰極進然故第三流耳溫曰第一復誰惔曰故在我輩其高自標置如此

安置

資治通鑑隋紀　開皇九年帝以陳叔寶子弟既多恐其在京城為非乃分置邊州給田業使為生歲時賜衣服以安之　近事會元後唐末帝清泰元年十月罪興州刺史馮暉坐屯乾渠為蜀人來侵奔歸鳳翔配同州衙前安置自此始也　元一統志呂大防宋元祐為相使元祐之政有嘉祐忠厚之風可謂賢明矣紹聖初宰相章惇誣以罪責居安州大防之兄大忠以寶文閣直學士知秦州入奏事哲宗曰大防朴為人所賣三二年又當相見惇聞之懼乃諷言者詆斥再責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未踰嶺卒年七十一循人敬慕大防聞其謫居皆爭以先覩為快遠聞覺相與歎惜曰山川不靈此老不來為吾州重　李綱宋建炎元年自澧州安置移萬安軍十一月二十五日南渡至瓊州後三日德音聽還以十二

月五日北歸題于遠華館網來往鯨波初不以憂患熏心作乘桴浮于海賦　劉子羽宋紹興八年漳州安置子羽進論兵事與新論不合故也　趙鼎宋紹興九年與秦檜論和戎及議宗子出閤不合安置湖州後移吉陽又趙牲之遺史云紹興十七年八月趙鼎安置在海外者凡數年秦檜降朝旨令吉陽軍月具存亡申尚書省鼎遣人呼其子汾至委之曰檜必欲我死也我若不死必當誅及一家死則汝曹無患矣付以後事不食而死年六十三又容齋隨筆云紹興中趙忠簡公謫朱崖士大夫畏秦禍不敢寄聲張淵道為廣西帥遣書持藥及酒麵為餽忠簡答書今存於張氏鼎自吉陽軍安置時鼎子汾力請侍行鼎不忍使之俱死瘴地乃手書付曰紹聖初呂微仲丞相謫嶺外惟一子曰景山愛之不令同行而景山堅欲隨去將過嶺呂顧其子謂曰吾萬死何鄉汝何辜欲俱死瘴鄉乎我不若先死猶有後也呂遂縱飲而死吾不令汝侍行亦微仲意也微仲大防字也　景定中陳宗禮以提點廣南刑獄巡按所至皆唐宋名賢謫所會聞吳潛安置循州宗禮賦詩曰六絲不枉行千里多少流人謫籍香語聞亦坐貶　吳潛字毅夫宋開慶己未十月再相居左席明年庚申改元景定潛以江上有大敵先請下罪己詔丁大全雖罷相而朱熠之徒在樞府密請遷都潛嘗折之曰是無國也上欲議建儲潛請少緩學校上書排斥丁大全董宋臣潛奏令大全致其事宋臣送安吉州居止又上八根之疏所以規切人主病根深矣殿中侍御史沈炎知理宗不悅於潛即入疏劾潛罷政御批有謂吳潛力庇大全力搖國本力主遷幸以此罪之會賈似道自江上歸為右揆而小人又間謀言斷橋之役諸將知有趙葵不知有公蓋吳左相以公上流懸隔賈公必死久矣幸而公亟至齊安始行右丞相事號召諸將遂成大功由是似道有慍色理宗語輔臣及經筵官曰吳潛秉時驁朕因其去也朕之疾十減七八或者謂奉天之平追雖陸贄畫言無以異此炎等屢入奏劾潛因及大全自是黜謫潛必與大全並命楊棣謂江萬里曰吳毅夫得罪於陛下不得罪於天下大全得罪於天下不得罪於陛下萬里然之遂宣言於衆萬里坐罷政宗正少卿劉震孫在似道坐中起曰吳毅夫南行公當救止不然無以自白於天下似道勃然明日震孫罷去潛由建昌軍再責授潮州節度副使循州安置景定三年十一月也潛居貢院郡守劉宗申覬望靡肉常不繼夜遣卒拏析傳呼其所以侵辱者至矣循士莫不啞罵宗申而歎息於潛也景定末潛有詩曰生在霅川為墩鎮死在循江貢院中這場雜劇真好笑來時無物去時空遂擲

筆而逝年七十宗申走書至行在揚言吳潛之死實有功責報甚至尋以臺疏重責公論快之咸淳五年春度宗夜夢潛白衣伏於殿下遂有復少保仍舊許國公謚莊愍之命賈似道謂出命太重封還之僅復紫金光祿大夫而已　方輿勝覽劉安世宋紹聖初張子厚入相公謫知南安軍又貶英州從梅州先生謫南七年未嘗一日病問其故則曰絕慾斷酒以是無恙後北歸十年壽幾八十張致遠詩曾井有泉消毒瘴程江無屋祀高賢　孔平仲坐黨籍英州安置　輿地紀勝陸升之字仲高會稽人任浙西提舉紹興二十四年以言事忤時宰安置雷州三十二年詔許自便　宋許景衡橫塘集宋賺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制　朕昭示好惡大判淑慝愆辟姦巧投畀夷裔不獨少清於仕籍庶幾大正於邦刑爾以浮薄之資席世家之舊早從冗依憑親黨出守節藩入貳眉省華除要職談笑得之比緣奏稟稱造語言散爾面謾且陳己力徇私背公嗟爾何至於此以無為有聞者為之憤然向覽彈章如從薄責而公論未允言者弗置其以散秩斥之荊蠻服我寬矜毋忘循省　李莊簡公集量移郴州安置謝表　久拘海島已為終老之期亟從近藩復有再生之望恩深難報感極涕零十謝伏念臣賦性顓蒙天資猶淺孤忠自許獨立無朋遭列肩居本求

協濟，栝前論事，豈敢當同仰憑聖主之當陽，不顧權臣之在側，累遭奇中，卒蹈危機，飄泊一身，遷流萬里，黎蠻雜處，魑魅為羣，二子長亡，全家隔絕，寄隻身而無託，撫孤影以自憐，敢謂聖慈，俯矜愚昧，察其老死之無日，示以歸还之有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獨運乾剛，躬持慈覽，聰明不作，而百度自正，神武不殺，而萬國咸寧，遂令管蒯之微，均被雨露之潤，臣敢不益堅晚節，誓竭愚忠，行步龍鍾，莫展驅馳之力，壯心消隕，難陪帷幄之謀，欲酬隆天厚地之恩，但有銜環結草之報。

瓊州安置謝表　臣某言，今年二月十六日準藤州公文，送到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移臣瓊州安置，臣尋於當月二十日起離藤州，至三月十五日已至瓊州貶所訖者，投竄嶠南，採公言而未厭，竄流海外，據罪戾以猶輕，悵來日之無多，豈生還之敢望，徒懷結戀，莫報恩私。中謝伏念臣寒若立身，間關出仕，躬受聖神之眷，屢更要劇之除，越自從班，超預機政，而臣剛褊自任，戇愚不移，器小疾顛，亟投閑而置散，根孤易拔，萃負衆以招尤，顧九死以猶甘，雖三黜而無憾，捫心自訟，浸當何言，空貽歲月之多，難逭簡書之畏，尚全視息，未即誅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舜孝格天，堯仁覆物，干戈載戢，故得百姓之歡心，溫清不違，以盡一人之榮養，有如草芥，咸被矜容，而臣年僅七旬，父拘

因於瘴地，行踰萬里，更冒涉於鯨波，伏望憐臣奉事之有年，憫臣廢黜之已久，稍回眷遇，曲賜保全，大明中天，庶容光之必照，時雨及物，幸枯朽之再生，永依樵牧之羣，以畢桑榆之境。

移昌化軍安置謝表　十年遠徙，猶冀生還，三黜愈嚴，未知死所，驚魂失據，危涕自零。中謝伏念臣性實戇愚，老益頑鄙，遭時遇主，妄有意於功名，抱槧懷鉛，本無稱於翰墨，年齡衰晚，志氣凋零，久雖處於黎蜑，唯歸依於佛祖，每師蘧瑗，深悟己非，敢效鄉人妄議朝政，而臣子孟堅平居里巷，不擇交游，怨咎橫生，語言妄發，納官贖罪，罕逢國士之知，下石反擠，近出鄉人之手，仰恃聖神之眷，未加斧鉞之誅，恩重令輕，咎深責重，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天地之大德，擴日月之盛明，憐臣嘗冒近班，念臣頻更煩使，年同絳老，宜久辱於泥塗，罪比虞翻，盍永拘於海島，捐軀無路，浸當何言。

趙忠正德文集　謝到潮州安置表　竄躬知過，宜湯網之不遺，屈法施仁，荷堯雲之曲庇，徒知幸免，何以自容。中謝伏念臣才不通方，力難任重，冒竊寵靈之久，積成覃戾之多，屢揣狀以祈閑，亦蒙恩而賜可，而臣憂患踵至，羸瘵日增，始抱疾以還家，即銜悲而哭子，齒髮凋悴於感傷之後，精神昏耗於驅馳之餘，其誰為之，無足憐者，載念百為之俱謬，寘之九死以奚逃，自信直前，安處危機之上，執迷不返，卒投罪罟之中，幸沐洪私，止流荒裔，聞命就道，寧辭險阻之備嘗，杜門省愆，更覺悔尤之自取，噬臍莫及，流涕何追，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度并包，離明普照，出全體，親奬勸臣工，憐臣瞽廢之餘，嘗叨顧遇，容臣桑榆之暮，不足誅夷，臣敢不上體不殺之仁，益勵自新之志，身留瘴海，分甘老於漁樵，目斷雲天，心永傾於葵藿。

謝到吉陽軍安置表　一謫五年，咎將誰執，再投萬里，職本自貽，罪大難名，愚深莫報。中謝伏念臣起從孤遠，幸際休明，誤被眷知，叨逾寵數，既昧禍福之倚伏，不虞罪惡之貫盈，宜自省循，益謀周慎，天其或者，將必至於顛隮，臣猶知之，固難逃於譴罰，苟全腰領，有愧面顏，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性蘊堯仁，躬行舜孝，王者之法，難犯固有刑章，聖人之德，好生終歸善貸，如臣縲戾，尚辱哀矜，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之不移。

宋蘇東坡集　謝惠州安置表　仁聖曲全，大欲畀之民社，羣言交擊，必將致之死亡，尚荷寬恩，止投荒服。臣中謝伏念臣性資褊淺，學術荒唐，但信不移之愚，遂成難赦之咎，迹其狂妄，久合誅夷，方尚口乃窮之時，蓋擢髮莫數其罪，豈謂天幸，得全此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大有為之資，行不忍人之政，湯網開其三面，舜干舞于兩階，念臣奉事有年，少加憐憫，知臣老死無日，不足誅鋤，明降德音，許全餘

息，故使踶隤之馬，猶獲蓋帷，觳觫之牛，得逭刀匕，臣敢不祗膺服訓，託命至仁，洗心自新，沒齒無怨，但以瘴癘之地，魑魅為鄰，衰疾交攻，無復首丘之望，精誠未泯，空餘結草之忠。

措置

朱子語續錄　謝安之待桓溫，本無策，桓溫之來，廢了一君，幸而桓溫要討九錫，要理資序，未至太甚，猶是半和秀才，若他便做，簡二十分賊，如朱全忠之類，更進一步，安亦無如之何，王儉平日自比謝安，王儉是已敗闕底謝安，謝安特幸未跌脫底王儉耳。安比王儉只是有些英氣，符堅之來，亦無措置，前輩云非晉人之善，乃符堅之不善耳，然堅只不合擁衆來，謝安必有以料之，無秦人國內自亂，晉亦必知之，故安得以鎮靜待之，堅之來，在安亦只得發兵去迎敵，當來符堅若不以大衆來，只以輕兵時擾晉邊，便坐見狼狽，因問正淳曰，桓溫移晉祚時，安能死節否，正淳曰，必不能，卻須逃去，曰逃將安往，若非死節，即北面事賊耳，到這裏是殺底處，中間更無空地，因說韋孝寬智畧如此，當楊堅篡周時，尉遲迥等皆死，孝寬乃獻金熨斗，始嘗疑之，既不與他為異，亦何必如此，至附結之元來到這地位，便不與辨，亦不免死，既不能死，便只得失節耳。又曰，謝安之與符堅，如近世陳魯公之於完顏亮，幸而雖得他死耳，伯豐問寇萊公澶淵事如何，曰當來他卻有措置，然

到此只得向前，不可退後也。宋李忠定公集與李尚書措置畫一劄子。某竊觀六朝於上流重地，必擇名臣為之帥守，使自為家計，乃能鎮撫一方，屏翰王室，皆有實效，不事虛文，私竊慕之。故自到豫章以來，修築城池，為可守計，創置營房，使兵民不相雜處，繕治器甲，修造官府倉庫，措置財賦，蓄積金穀，團結軍伍，招捕盜賊，皆率稍稍就緒，庶幾古人之萬一，少副朝廷委任之意。今具下項。

一修築城池。洪州城池，北面尤為闊遠，皆係荒閑田地，無人居止，又城外一帶，盡是漲沙，高與城齊，可以下瞰城中，若欲為可守之計，其勢不得不修治。因朝廷有處減指揮，具奏條陳利害，且乞給降空名告勑等，得旨給空名告勑五萬貫，自去年收買木植，燒變塼甓等，至今春興工，止是本州廂軍壯及他州剗刷到兵卒，共五百餘人，漸次修築。至夏末秋初，方借寺觀壯夫，以助工役，日給錢米，月有犒設，皆大使司辦給，並不支用漕司經費。至十一月半畢工，為城七百二十丈，壕與城等，為樓櫓一百二十餘坐，計七百餘間，為城門十有一所，計三十餘間，器具皮籬砲座等，併舊城皆一新，未嘗調發民戶一夫，無顆粒分文歛於民者。用新塼百二十餘萬口，皆自置窯燒變，及令窯戶高價攬撲，皆有數在工房，可稽考也。恭發到豫章日，願一登新城按視，及登新舊城以望漲沙，方見裁減利害之不謬。

一築置營房。洪州自兵火之後，營房並無存者，廂禁軍與民雜處，不可鈐束，兼得朝廷指揮，每歲防秋，許勾抽本路隸將不隸將兵，按閱使喚，亦無寺觀屋宇可以屯泊，不免建置營屋，大使司支錢，與諸州收買木植，及令諸縣根括戶絕拋棄屋宇，拆移改造，置營房三千餘間，並係瓦屋，除撥付本州廂禁軍逐營外，造客軍營房一所，五百餘間，見令屯泊諸州及步諒軍馬，使司工房及洪州工案，皆有圖籍具在，可稽考也。

一繕治器甲。大使司元降畫一，撥兵二萬人，自近年以來，並撥付都督行府及岳飛下，去年春乃無一人一騎，留者併與器甲軍須，一切席卷而去，某去歲到官，檢視甲仗庫，空空如也，因奏朝廷乞降告勑，以漸製造，督責兩作院，嚴其課程，又分委諸州製造，逮今已積三千餘副，金鼓旗幟弓弩刀槍之類，率皆新置，又以格式造戰船戰車，三勝弓，合蟬等等，皆有名色數目，在工房，願恭發因暇日試閱視之。

一建置官府倉廩。洪州素無吏舍，止以設廳前廊屋為之，難以檢察，因規度都廳之南，造使院三十間，以居羣吏，郤以設廳前舊吏舍，分置甲仗激賞營田儀從添賜等庫，下馬門外舊皆草屋，為造房廊數十間，收其直歸公使庫，州學舊未全備，為增修兩廊齋舍等五十餘間，大堂倉自兵火後全無屋宇，

為造新敖八座，計四十餘間，以貯大使司并常平司米斛，前此並無教閱之所，為造新兵射廳及閱武堂，防城器具之類，不可無安頓去處，為造東南壁及西北壁防城庫兩所，共四十間，無館賓客之所，為置侯參謀宅，以充行衙，見令貫路分居止，皆有數目在工房。

一措置財賦。洪州前此財賦所以匱之者，非唯以年凶民貧，用度廣之故，不治其源使之然也。諸縣者，財賦之源，置而不問，每遇緩急窘迫之際，乃召縣令使之甘認應副，豈非倒置乎。某自到任，將諸縣合納窠名錢一切根刷，見名色，將本縣合支用之數，分撥窠名存留應副外，自餘并諸司錢物，並令解州，次月五日前到，違限者治之，又每季因通判行縣，委之剗刷，以此源源而來不絕，官吏軍民請受，並按月排日支給，軍衣之類，亦前期樁辦，不闕月樁錢，最為難辦，本州應副岳飛月六千餘緡，田邦直月一千二百餘緡，養申世景兵月九千餘緡，凡一萬六千餘緡，此皆的確不可闕者，今月樁庫常有二三萬緡。見管蓋緣中間力申朝廷，理會減免，每月折帛錢三千餘貫，及撥到發運司二分錢及朱墨勘合錢等，所以粗有贏餘，又每差使司回易官載米斛，前去湖北回易，兑撥應副岳飛軍中，既有利息，又省腳費，此不可不知也。某去歲初到官日，大軍倉米止有四石六斗，軍資庫錢止有二百餘貫，今錢貫米數頗多於前日，春衣錢亦已樁下二萬貫，率取倉庫都曆及稟支曆試閱視之。

一積蓄金穀。使司金穀頗有積蓄，未嘗有毫髮歛取於民者，皆係措置回易，均節用度，收拾失陷所致，近交割與權官，錢約計七十餘萬緡，米計八萬餘石，州縣之數不在是也，亦嘗具數申奏朝廷。近聞有金字牌撥錢二十萬緡，銀二十萬兩，金三百兩，赴江州樁管，聽候朝廷指揮，取此猶可，若再取，即不堪命矣，所以積蓄得此錢米者，蓋緣每每力申明朝廷，若一切委隨，則掃地皆盡矣，於中米猶可惜，去歲初到，升百三十，秋得一緡，升十數文，寸積銖累，以及此數，若不妄散，以陳易新，可以常為洪州之根本，非細事也。洪州歲用米八萬餘石，而所得耗米止及其半，何以支梧，此亦須有以處之方，欲申明洪州聚三司官吏，數倍他州，而所得耗米絕少，何以能給，謂如安撫司漕司官吏，自當責辦一路，宜於吉撫等州耗米多處，約度應副，乃為長久之策，更在裁度也。

一團結軍伍。大使司初有兵二萬人，至去年春尚有數千人，朝廷撥與岳飛，遂無一人一騎，留者某自行在乞得申世景軍將帶前來，纔及千人，其後累乞兵于朝廷，止是關送都督行府，及乞兵于都督行府，報云候有警急日，遣發，然竟無一人一騎來者，既而有淮上之捷，僥倖少安，自今年春以賊盜

紛擾之故屢次申陳蒙朝廷差到李貴步諒軍馬各千餘人今秋並勾赴本司教閱以申景世將本軍為前軍賈和仲將諸州起發隸將不隸將兵為左軍任仕安將洪州禁軍為中軍李貴步諒各將本部兵為右軍後軍共六十餘人團結教閱軍聲粗振然其間如申世景李貴步諒之軍多西北人差可用如本州及諸州兵但可張聲勢耳此五統制者皆一時之選更在有以駕馭激勸之也

一招捕盜賊 本路盜賊虔為最吉撫筠袁次之去年到任之初遠方人但聞遣一前宰相為大使意謂統兵必多住住戢服其後虔守孫邀功生事致虔寇已受招安者譟起戕破吉州賴本司遣兵襲逐破之復歸巢穴然所遣不過數百人羣盜窺見鮮少遂相嘯聚紛紛不已延及撫吉筠袁亦有竊發者所幸將士用命招捕一火了當又措置一火方漸衰息至秋初得張忝直來守虔州相與商議措置又得朝廷差李貴步諒兩軍前來渠魁如周十隆謝小鬼等悉就招撫如劉宣能定李安靜等悉就擒捕凡招捕過羣盜六十餘火其間每火有至數千人者皆有人數姓名在刑房亦嘗開具申奏今一路盜賊有名字者悉已淨盡大抵江西民俗獷悍輕生喜亂有仇殺之風全在巡尉得人於其微時用心緝捕無使滋蔓則亦不能為大害也要當使之伏業田畝而無科

須之擾適為上策耳 前件八事謾以塗聞亦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之意幸冀昭察

宗澤忠簡公集奏乞過河措置事宜劄子 建炎元年九月 臣契勘河北西路真定懷衛濬等處見有番賊占據今又分留賊馬於洺州四向劉寨密栽鹿角意欲攻打若河西諸州不守即賊之姦計包藏不淺京師雖為備禦未易可居臣為見有上件事宜已於今月初七日統押人馬自滑家渡過河會約河西忠義統制等商議隨宜措畫若事理可行即一面招集同心叶力以圖收復安集流移為久遠利若賊勢厚重不可施行即具所見利害的確便宜畫一數奏伏望聖慈體念河北繫天下根本河北不守則干戈方矢未易槖戢臣每思前日之失蓋由將相恃賴太平恬不為恤朝進一言暮入一說惟以講和乞盟為意今更治襲不修武備臣竊憂之兵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臣不揆衰薾無能見過河相度別具奏聞者

處置

識遺 三大處置 漢初病於諸侯強大主父偃建分王諸侯子弟之說諸侯遂弱唐衰病於藩鎮跋扈趙普建收其精兵制其錢穀之計藩鎮遂消宋南渡息兵張韓劉岳擁兵方面不釋秦檜各除樞密使召之由是兵權去手偃之說賈誼發之普之說烏重胤發之檜之策范同言之但偃普忠謀檜則姦謀也 處置兩得 處事有任理而行成敗聽之自天者有苟一時之安成敗徐為之圖者有不擇利害不量彼己成敗付之幸不幸者余謂付之幸不幸無所處置者也苟一時之安強於處置者也任理而聽其成敗勝於處置者也若姦雄睥睨之秋反側危疑之際勝則失於知變強則不免遺禍幸則存亡立判欲我不失體彼得無必詞嚴難兩得嘗讀史數事掩卷哉以己見然後知古人不可及唐德宗即位銳意除藩鎮藩鎮憚其威淄青節度李正己表獻錢三十萬蓋嘗朝廷也德宗欲受恐見欺不受又逆其來意時崔祐甫為相請遣使就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己獻錢頒之使人人戴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正己大慚宋真宗時西夏納款因言國饑乞粮百萬蓋借恤災覘宋也時王旦為相請具粮京師詔彼自遣人來取夏去汴懸隔自取得不補失矣西夏得詔謂朝廷有人後元昊復叛及將約款先令貴臣野利以書通朝廷朝廷復書議所以稱或請尊以太尉龐莊敏爭之曰太尉國之三公侍陪臣以此待元昊將如何今野利書來自稱寧令此其國之官稱也依此稱之足矣 宋初與契丹講和或言稱北朝王沂公乞只稱契丹 紹興中韓世忠守淮以所部兵少乞摘張俊部趙密一將為助俊疑世忠吞己拒命不分時趙鼎為相撥御前楊沂中一將助

世忠而抽趙密入衛俊遲無辭又時陳規守德安盜李橫圍城不解久則假乞糧覘規規予之繼又指名索籍妓妓雖末節而大體辱矣規命斬妓首付之橫大沮此於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之意雖不相似然執小義妨大權王通以為皇之不極則有捐一人活千萬人亦權變之機也近時孟無庵珙帥荊房將某謀叛事頗彰著會卒白某者請帥府發其姦無庵集佐屬議或請發兵或請招安無庵聞發兵語一笑問若何招安又卒無善策明日無庵自批斷云白某敢誣守將實犯階級斬首送本軍號令然房州激此必錢糧不數幇給不時今於制司支錢米若干下本軍犒一次卒首至房叛將大安犒既行士皆雷動越數月蜀有警調房守赴援因移其兵權置法馬廟告卒于房追錄以官禮賞其妻子不煩干戈坐消一城之變時應山李庭芝參其幕言無庵不惜一人之命以全千萬人之命真是帥才余聞之應山客劉清臣

特置

韻府羣玉 太宗省內外官為七百三十員然已有員外置後又有特置同正員

後天布置

鄭滁條中天述 致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

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此言復天之布置也。

衞邪異置 羅泌路史發揮論幣所起篇。聖人所以立制度而示同文也。雖貧精遺形。衞邪異置。然固有便於事。亦遂相因而不改者。

彼此相鈍置 禪林僧寶傳楊岐會禪師問僧曰。敗葉堆雲朝離何處。對曰。觀音。曰觀音脚跟下一句作麼生道。其僧無對。會曰。第二上座道看。亦無對。會曰。彼此相鈍置。詳本傳。

思而不置 元王惲總管王公碑過政令之不便。時俗之未安。思而不置。憂形于色。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五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修撰臣丁士美
書寫儒士臣章伯輝
圈點監生臣馬承學
臣毛連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九十六　二寘

制

洪武正韻知勢切節也裁也斷也正也御也檢也法禁也造也顏師古注漢書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謂為制度之命也許慎說文制从刀从未物成有滋味可裁斷一曰止也征例切制古文制如此徐鍇通釋論語既富矣教之故曰物成而裁斷也會意正曳反吾衍續釋从未聲商書曰以義制事顧野王玉篇之世切作也古作制陸法言廣韻禁制又制作法制亦作利張參五經文字制从古未字吳棫韻補叶音之則切崔駰達旨陰陽始分天地初制皇剛云緒帝紀乃設毛晃禮部韻畧文中子續書有制曰帝者之制其有大制制天下而不割者乎戴侗六書故裁制短長小大之齊也引之為制作制度制作製又征列切莊周曰制河以東今作淛浙釋行均龍龕手鑑制舊藏作制韓道昭五音集韻亦作剬制揚桓六書統知母制裁制以造物也从刀从未致思於未然已制而不能悔矣制隸制或从左手持木以刀修之也制或从彡从木既成飾之以色也制制或从刀彡从未思而後割之成而後飾之也制或从二在木中割木為二也已上並古文制木部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本作制隸作制周伯琦六書正譌制與剬字同意別作製非魏柔克正字韻綱又陟列切義同廣韻總征利切字潫傳義古作剬趙謙聲音文字通制照制切節斷之義从刀所以裁利俗隸變作制凡从皆然借止也制古文韻會定正字切知計知真禮制

篆書 制古孝經 制臨二十體篆 制垂雲篆見姚敦 制古文 制古孝經 制古尚書 制汗簡 制文 制並古 制郭忠恕永安院殿記 制 制權 制並秦 制集篆古文韻海 制注水匯並見杜从古 制 制並徐鉉篆韻 制 制並六書統 制隸書 制度尚碑見洪邁漢隸分韻 制堯母碑 制置辛史碑 制禮器碑 制石經公羊並漢隸字源 制真書王羲之 制智永 行書制蘇軾 草書制章草 制王導 制智永 制黃庭堅 制 制 制 並張錦漢 制趙子昂

帝制

事物紀原劉勰文心雕龍曰古者有命無制周禮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其二曰命是也蘇氏演義曰制者止也禁也斷也言君上馭人或制斷而行之或禁制而止之漢書云太后稱制是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令丞相御史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臣等謹與博士議曰泰皇最貴臣等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漢制叢錄自秦并天下令丞相御史議帝號丞相綰等因請命為制令為詔蔡邕言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漢因之刑法志載文帝下令曰制詔御史云云之類是也鮑昱傳注漢官儀曰凡制書皆璽封尚書令重封此漢制書之制也又秦并天下群臣上尊號于時始有制曰可之言漢制因之蔡邕言群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下有司曰制天子答之曰可蔡中郎獨斷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三公赦令贖令之屬是也制史太守相劾奏申下土遷書文亦如之其徵為九卿若遷京師近宮則言官具言姓名其免若得罪無姓凡制書有印使符下遠近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唯赦令贖令召三公詣朝堂受制書司徒印封露布下州郡北史周本紀靜帝大象二年二月乙丑改制詔為天制敕為天敕資治通鑑唐則天天授元年太后自名曌改詔曰制唐會要凡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冊書立后建嫡封樹藩屏寵命尊賢臨軒備禮則用之二曰制書行大賞罰授大官爵釐革舊政赦宥降慮則用之三曰慰勞制書褒賢贊能勸勉勤勞則用之四曰發日勑謂御畫發勑日也增減官員廢置州縣徵發兵馬除免官爵授六品已下官處流已上罪用庫物五百段錢二百千食祿五百石奴婢二十人馬五十疋牛五十頭羊五百口已上則用之五曰勑旨謂百司承旨而程式奏事請施行者六曰論事勑書慰諭公卿誡約臣下則用之七曰勑牒隨事承旨不易舊典則用之也皆宣署申覆而施行焉舊制冊書詔勑總名曰詔天授元年避諱改詔曰制凡下之通于上其制有六一曰奏抄謂祭祀支度國用授六品已下官斷流已下罪及除免官當者並為奏抄二曰奏彈謂御史糾劾百司不法之事也三曰露布謂諸軍破賊申尚書兵部而聞奏焉四曰議謂朝之疑事下公卿議理有異同奏而裁之五曰表六曰狀皆審署申覆而施行焉覆奏畫可訖留門下省為案更寫一通侍中注制可印署送尚書省施行者　又中書以黃白二麻為綸命重輕之辨開元三年十月始用黃麻紙寫詔上元三年二月制敕並用黃麻紙唐書百官志中書省凡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冊書立皇后皇太子封諸王臨軒冊命則用之二曰制書大賞罰赦宥慮囚

大除授則用之三曰慰勞制書褒勉贊勞則用之四曰發敕廢置州縣增減官吏發兵除免官爵授六品以下官則用之五曰敕旨百官奏請施行則用之六曰論事敕書戒約臣下則用之七曰敕牒隨事承制不易於舊則用之皆宣署申覆然後行焉　門下省下之通上其制有六一曰奏鈔以度支國用授六品以下官斷流以下罪及除免官用之二曰奏彈三曰露布四曰議五曰表六曰狀自露布以上乃審其餘覆奏畫制可以授尚書省太宗謂王珪曰中書詔敕或有差失則門下當行駁正神龍元年九月一日敕門下及都省日別錄敕目三日一進尚書省凡上之逮下其制有六一曰制二曰敕三曰冊天子用之四曰令皇太子用之五曰教親王公主用之六曰符省下於州州下於縣縣下於鄉下之達上其制有六一曰表二曰狀三曰牋四曰啓五曰辭六曰牒諸司相質其制有三一曰關二曰刺三曰移凡授內外百司之事皆印其發日為程一曰受二曰報諸司計奏達京師以事大小多少為之節凡符移關牒必遣於省部乃下天下大事不決者皆上尚書省凡制敕計奏之數省符宣告之節歲終為斷唐六典用書用簡制書發日敕用黃麻紙敕旨論事敕敕牒用黃藤紙書用簡貞觀中十一年始用黃紙寫敕制上元三年詔尚書省頒下諸司州縣並用黃紙閏三月二十日詔翰林志凡赦書德音立后建儲行大誅討拜免三公宰相命將制書並白麻一云麻紙雙日起草隻日宣郎細奏故事推封王命相用白麻唐初將相官告用銷金牋及金鳳紙書之餘皆魚牋花牋凡賜與徵召宣索處分曰詔用白麻紙慰撫軍旅曰書用黃麻紙為告詞文用青藤紙朱書謂之青詞宰相及使相告用色背綾金花紙節度使用白背綾金花紙命婦金花羅紙吐蕃及贊普書別錄用金花五色綾紙吐蕃宰相已下書用五色麻紙南詔及清平官書用黃麻紙元和八年八月壬寅吏部定官告紙軸之色物開元十六年置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中書所出獨得用黃麻其白麻皆在翰林院宋史凡命令之體有七曰冊書立后妃封親王皇太子大長公主拜三師三公三省長官則用之曰制書處分軍國大事頒赦宥德音命尚書左右僕射開府儀同三司節度使凡告庭除授則用之曰誥命應文武官遷改職秩內外命婦除授及封敘贈典應命詞則用之曰詔書賜待制大卿監中大夫觀察使以上則用之曰敕書賜少卿監中散大夫防禦使以下則用之曰御札布告登封郊祀宗祀及大赦令則用之曰敕牓賜酺及戒勵百官曉諭軍民則用之皆承制畫旨以授門下省令宣之侍郎奉之

舍人行之留其所得旨為底雲谷雜紀詔制首以門下二字門下省掌管詔令今詔制之首必冠以門下二字此制蓋自唐已然傳亮修張子房廟教首曰紀綱唐呂延濟注云紀綱為主簿之司教皆主簿宣之故先呼之亦猶今出制首言門下是也珊瑚鉤詩話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人者謂之制朝野類要但是聖旨文字皆為制書江少虞類苑制書不可稱德音本朝之制凡霈宥大赦曲赦德音三種自分等差宋家言德音非可名制書乃臣下奉行制書之名天子自謂德音非也余按唐常袞集赦令一門總謂之德音蓋得之矣淮南子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注制令典于其有大章也文中子周公篇賈瓊問讀書之義子曰天子之義列于制範者有四曰制曰詔曰志曰策注制命也秦改命為制漢因之也　帝者之制恢恢乎其無所不容其有大制制天下而不割乎其上湛然其下恬然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千變萬化吾常守中焉其卓焉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通乎此之謂帝制矣注言二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志皆同制矣　子曰達制命之道其知王公之所為乎其得變化之心乎注已形於外則心可知矣　賈瓊曰兩漢有制志何也子曰制其盡美於恤人乎注漢七主本以憂民而作制帝制衰而天下言利矣注續書所以救此失也　薛生曰和殤之後帝制絕矣元經何以不興乎子曰君子之於帝制並心一氣以待也傾耳以聽拭目而視故假之以歲時桓靈之際帝制遂亡矣文明之際魏制其未成乎注以待其後興也

太后稱制

西漢書高后紀臨朝稱制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謂其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稱今呂太后臨朝行天子事斷決萬機故稱制詔史記齊悼惠王世家孝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天下事皆決於高后東漢書永元十四年夏陰后廢立鄧貴人為皇后元興元年帝崩長子平原王有疾而諸皇子夭沒前後十數後生者輒隱秘養於人間殤帝生始百日后乃迎立之尊后為皇太后太后臨朝及殤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猶臨朝政兩漢蒙求和熹鄧皇后傳論曰鄧后稱制終身號令自出術謝前政之良身闕明辟之義至使嗣主側目斂衽於虛器直生懷懣懸書於象魏借之儀者殆其惑哉然而建光之後王柄有歸遂乃名賢戮辱便孽黨進衰斁之來茲焉有徵故知持權引謗所幸者非己焦心卹患自強者唯國是以班母一說闔門辭事愛姪微愆髡剔謝罪將杜根逞誅未值其誠乎通鑑綱目宋元徽四年魏承明元年魏太后馮氏弒其主弘復稱制初魏尚書李敷李訢少相親善後訢為相

州刺史受賂爲人所告敕按鞫之魏太上聞之鑑卑職所業驗當死時敕弟弁侍中於禹太后太上意已赦之有司以中旨諷所告教元華陰事可以得元祈請具獄裝欽曰吾與欽族世肆遠慮輸間主情所不忍且吾安能知其陰事將若之何欽曰何爲爲人元也有馮聞告元爲教所敗令詢其弟教陰事可得也祈從之令元劉列教事三十餘條有司以聞太上怒逆誅欽吏祈得減死論未幾復爲尚書馮太后由此怨太上重是密行鴆毒大赦改元復臨朝稱制

唐中宗嗣聖三年太后歸政于豫王旦尋復稱制太后詔復政事於皇帝睿宗知太后非誠心奉表固讓太后復臨朝稱制

資治通鑑唐穆宗長慶四年春正月庚午上疾復作壬申大漸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危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郭釗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是夕上崩于寢殿鐵圍山叢談曹公在北門爲承旨晚草哲廟元符末命於是太上從端邸始即大位遂有垂簾之舉時欽聖憲肅向后復命御樂院內侍黃經臣傳旨曰嗣君已長本不應垂簾以皇帝聖孝宮中累日拜請泣涕不已今姑備聖意繼候國事稍定則當還政必不敢上同章憲明肅與宣仁聖烈二后終身稱制卿可依此草詔明示天下當是時曾公既唯命即書所被旨載諸學士院及家集是後雖同聽斷曾不半歲永泰靈駕猶未發引即還就東朝之養矣外廷或譸張且不知欽聖盛德之本旨如此宋史章獻太后傳太后遺誥尊楊淑妃爲皇太后居宮中與皇帝同議軍國事閤門趣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目臺吏毋追班乃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僞今始親政事豈宜使女后相繼稱制乎乃詔刪去遺誥同議軍國事語第存后號奉繻錢二萬助湯沐俟名其所居宮曰保慶皇太后元史太宗紀壬寅春六皇后乃馬真氏始稱制

草制

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八年九月以前朔方靈鹽節度使王佖爲右衛將軍凡將相出入翰林草制謂之白麻王佖貴寵中書草制因爲例也　崔羣傳崔羣爲湖南觀察都團練使穆宗即位徵拜吏部侍郎召見別殿謂羣曰我昇儲位知卿爲羽翼羣曰先帝之意元在陛下頃者授陛下淮西節度使臣奉命草制且曰能辨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貴若不知先帝深旨臣豈敢輕言數日拜御史中丞決旬授檢校兵部尚書　武元衡傳元衡從弟儒衡爲諫議大夫知制誥氣岸高雅論事有風彩群邪惡之尤爲宰相令狐楚所忌元和末年垂將大用楚畏其明俊欲以計沮之以離其寵有狄兼謨者梁公仁傑之後時爲襄陽從事楚乃自草制詞召狄兼謨爲拾遺曰朕聽政餘暇躬覽國書知奸臣擅權之由見母后竊位之事我國家神器大寶將遂傳於他人洪惟昊穹降鑒儲祉誕生仁傑保佑中宗使絕維更張明辟乃復宜福胄胤與國無窮及兼謨制出儒衡泣訴於御前言曾祖平一在天后朝辭榮終老當時不以爲累憲宗再三撫慰之自是薄楚爲人新唐書令狐楚列傳楚爲翰林學士進中書舍人方伐蔡久未下議者多欲罷兵帝獨與裴度不肯赦元和十二年度以宰相領彰義節度使楚草制其辭有所不合度得其情時宰相李逢吉與楚善皆不助度故帝罷逢吉停楚學士但爲中書舍人俄出爲華州刺史後他學士比比宣事不切旨帝抵其草思楚之才　吹劍錄裴度往淮西督戰恐翰林學士令狐楚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楚草制失辭罷之續世說封敖爲中書舍人草賜陣傷邊將詔警句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武宗賜之宮錦封李德裕爲衛國公守太尉制云遏橫議於風波定奇謀於掌握逆鎮盜兵壺關晝鎖造膝嘉話開懷靜思意皆我同言不他惑制出敖往慶之德裕口誦此數句撫敖曰陸生有言所恨文不逮意如卿此語秉筆者不易措言座中解其玉帶以遺敖深禮重之唐書大中年間白敏中爲荊南節度使高璩試大理評事爲敏中掌書記尋入拜右拾遺間一歲充翰林學士草敏中加太子太傅制乃賀敏中狀云去年草徹猶依劉表之門今日揮毫獲叙周公之德時人以爲盛事　資治通鑑唐宣宗大中二年中書舍人崔嘏坐草李德裕制不盡言其罪己丑貶瑞州刺史　唐懿宗咸通十一年翰林學士承旨鄭畋草劉瞻罷相制辭曰安數畝之居仍非己有却四方之賂惟畏人知路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相也坐貶梧州刺史唐語林韓十八初貶之制席十八舍人爲之詞曰早登科第亦有聲名席以無令子弟豈有病陰毒傷寒而與不潔喫耶韓曰席十八契大遲人間曰何也曰出語不是當蓋忿其責詞云亦有聲名耳太平廣記蘇頲聰悟過人日誦數千言雖記覽如神而父瓌訓勵嚴至常令衣青布襦伏於牀下出其脛受榎楚及壯而文學該博冠於一時性疎俊嗜酒及玄宗既平內難將欲草制書甚難其人顧謂瓌曰誰可爲詔試爲思之瓌曰臣不知其他臣男頲甚敏捷可備指使然嗜酒幸免沾醉足以了其事玄宗遽命召來至時宿酲未解粗備拜舞尚醉嘔殿下命中人扶臥於御前玄宗親爲舉衾以覆之既醒授

簡筆立成才藻縱横詞理典贍玄宗大喜撫其背曰知子莫若父有如此
邪由是器重已注意於大用矣儒學警悟明皇雜録上相蘇頲命當直中
書舍人蕭嵩草制嫌其不工因詭謂曰國之瓌琠其父名也撤帳中屏風
賜嵩坐使就改定久之乃成仍不精審恚曰蕭嵩虛有其表耳又嘗欲相
張齊丘夜閞直宿爲誰知其爲中書侍郎韋沆即召入寢殿謂曰朕欲命
相記其人而忘其名令爲候伯沆曰豈張齊丘耶即命草詔仍令宫人持
燭沆跪御榻前援毫而成又唐會要則天嘗引中書舍人陸餘慶入令草
詔餘慶回惑至晚意不能裁一詞按此三事皆於榻前受旨蓋此時代言
未歸北門所召者中書舍人中書侍郎也其後唐末一事憲宗時李吉甫
除中書侍郎平章事與裴相同直泊草吉父制吉甫草武元衡制姦廉揮
翰兩不相知書制之後乃相慶賀禮絶之敎生於座上則又在院中豈唐
初時亟對御草定不以歸院乎又文彦博對仁宗曰唐給事中袁高不草
盧杞制近當擲亦封還詞頭上乃改命舍人草制樂史廣卓異記後五代
晋書范質爲翰林學士時戎王將圖南寇少帝徵外諸侯用兵因是觀其
進退以去留之八月一日有制命一十五將以北京留守劉充爲行營都
統等是夜質直金門帝以制多令召別學士共草公奏曰今或夜閞禁門

必恐漏泄機密臣之罪也不若臣獨草遂明巳封進訖付外丞相於閤中
覽制咸異之曰昔草五王制者傳作美談今范公獨草十五將麻制其大
手筆也質周太祖朝拜相容齋四筆宰相拜罷恩典重輕詞臣受旨者得
以高下其手李文正公昉太平興國八年以工部尚書爲集賢史館相端
拱元年爲布衣翟馬周所訟太宗召學士賈黄中草制罷爲右僕射令詔
書切責黄中言僕射百寮師長今自工部尚書拜乃爲殊遷非黜責之義
若以均勞逸爲辭斯爲得體上然之其詞云端揆崇資非賢不授昉素高
閒望久展謨猷謙和秉君子之風純懿擅吉人之美輟從三事總彼六卿
用資鎭俗之清規式表尊賢之茂典其美如此淳化二年復歸舊廳四年
又罷優加左僕射學士張泊言近者霖霪百餘日昉職在燮和陰陽不能
決意引退僕射之重右減於左位望不侔因而授之何以示勸上批泊奏
尾止令罷守本官泊遂草制峻詆昉詞云燮和陰陽輔於天地此宰相之
任也苟或依違在位啓沃無聞雖居廊廟之崇莫著彌綸之効宜歎朝旨
用罷鼎司昉自處機衡曾無規畫擁化源而滋久孤物望以何深俾長中
臺尚爲優渥可依前尚書右僕射罷知政事歷考前後制麻只言可某官
其云罷知政事者泊創增之也國史昉傳云昉厚善泊及昉罷泊草制乃

如此紹興二十九年沈該罷制學士周麟之於結句後添入可罷尚書左
僕射同平章事蓋用此云江南餘載嘗論李丞相昉以老而爲愈騃每下
朝使童子誦詩以資戲之張泊與錢若水俱直太宗夜閞滋福殿召二入
使草制詞加昉左僕射班宜有優美之辭泊鄙前數唐以來十餘名相皆
有德望鎭服天下故自右加左今以此待昉非公議所允若水欲進解之
泊當帝前以笏排若水曰陛下熟知矣明日泊進制草有云黄樞重地難
委於具臣蒼昊景靈憚雅於大謹太宗竟從泊意昉止右僕射歸班江少
虞類苑景德初北戎請盟欲撰答書久未體制時趙文定安仁爲學士獨
記太祖朝書禮規式詔撰之及修講盟好之制深體輕重朝論美之或禁
直番廬人静之際則有中使忽降持御詩宣令屬和則必尋拜謝狀復信
宿方和進如聲韻奇險難以賡載者必拜章瀝懇陳述寡和之意優詔多
允焉每錫賜謝恩奏狀必當直學士草或郊禋行慶制命填委必聚廳以
分草之其餘書詔辭祝須刻之間雖繽紛而至必獨當或數直有不草一
詞者自可探賾仕誥研窮理體以備顧問焉趙善瑮自警編真宗既疾甚
殆不復知事李迪丁謂同作相内侍雷允恭傳宣中書欲以林特爲樞密
副使迪不可曰除兩府須面奉聖旨豈日爭之上前聲色俱厲請解俛

首鞠躬而已二相皆以郡罷允恭傳宣以中書闕人權留謂發遣請來日
奏事上亦無語退過學士院閞吏令日學士誰直曰劉學士筠謂呼筠出
傳旨令謂復相可草麻筠曰命相必面得旨果爾今日必有宣召麻乃可
爲也謂無如之何他日再奏事復退過學士院問誰直曰錢學士惟演謂
復以聖旨語之惟演即從命既復相乃逐李公及其黨正人爲之一空將
草李公責詞時宋宣獻知制誥當直請其罪名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
皆其事也宋不得已從之詞既上謂猶嫌其不切多所改定及謂敗宋崖
宋猶掌詞命即爲之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
天下快之能改齋漫録仁宗朝胡宿武平知制誥封還楊懷敏詞頭上閞
宰相故事文彦博對曰唐給事中袁高不草盧杞制然則唐典故給事中
亦草制耶故成袁高之志云石林燕語神宗欲用賜叔爲中丞不以爲嫌
乃召蘇子容就曾魯公第草制中云惟爾一門公卿三朝侍從久欲登於
近用尚有避於當途況朕方以至公待人不疑群下豈以兄弟之微事而
廢朝廷之推才矧在仁祖之時已革親嫌之制臺端之拜無以易卿著上
意也四六談塵紹興曲赦福建本翟公巽爲承旨當制翟入參綦叔厚直
院當制遂用其文其曰朕臨朝不怡視古太息者是也　綦叔厚草蜀將

制曰已失秦川之險敢言蜀道之難車炳爲中司遽作彈文曰川未失也秦自辯其語上曰朕知之矣卿所言者我能往冦亦能往　先公除翰苑以祖諱辭有旨銜内權不繫三字先公以不帶三字止同職名不可赴院供職又固辭除述古制云玉帳談兵已興嗟於見晩金鑾草制詎無恨於同時張達明徽行余相罷節鉞換觀文史房請詞程伯起舍人當制問於先公先公云念雖經武之雄終匪隆儒之體吳丞相元忠宣和間當外制作种師中制云系出終南處士之後世有山西良將之規　康平仲執權在揚州嘗當宗開封制以舉似似云想望夷門未泯思思之佳氣顧瞻淮甸安能鬱鬱而久居漁隱叢話韓去非草故相義陽公起復制云眷予次輔方宅大憂爲言者今貼麻陳改云方服私艱說者又以爲語忌王初寮草鄭華陽持餘服麻云矧君臣相與之際當諒乃心顧忠孝兩全之難重違所請　熙寧間鄧潤甫作邢妃制云周南之詠卷耳無險詖私謁之心齊詩之美雞鳴有警戒相成之道後王荆公退居金陵屢用之孫巨源作除太尉制云秦官太尉漢代上公語典而重　王荆公拜相麻亦世所稱工然腦詞乃云若嬀與舟世莫先於汝作有家及繡人久佇於公歸或以爲先後失倫王初寮作宣德門成賞功制云閶道穹隆兩觀峯翔於霄漢閶庭煥麗千戶開闔於陰陽時謂工則工矣但嫌下句不未邵氏聞見錄王荆公初未有以罪申公也會神宗語執政呂公著嘗言韓琦乞罷青苗錢數爲執事者所沮將興晉陽之甲以誅君側之惡荆公因用此爲申公罪除侍讀學士知潁州宋次道當制辭荆公使之明著其罪棣相陽叔以爲不可次道但敘奏失實援據非宜荆公怒自改之曰比大臣之抗章因便殿之興對輒誣方鎮有除惡之謀深駭予聞無事理之實申公素謹密實無此言或云孫覺莘老嘗爲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折若當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已忘其人因記吳須誤以爲申公也雋聞證誤王安石薦李定陳襄彈之未行間除御史宋次道李大臨蘇子容不草制封還之其後攝官修起居章衡行下贊不肯於此可見韓璀編畧之語錄按李資深制乃直舍人院蔡仲遠行之王日嚴蠟爲少蓬權直禁林秦會之加恩取熊叔雅啟一聯入制詞中云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白刃在前獨奮安劉之略翊日即除禮部侍郎按中興玉堂制草此紹興二十年五月秦會之提舉玉牒進高宗中興聖統加恩制也時日嚴以右史直北扉實當此制二十一年四月日嚴乃遷儀曹貳卿仲言亦誤王公四六話神宗首用富鄭公作上相以司空侍中

爲昭文館大學士也制乃翰林學士鄭毅夫所草末云上理乎天工則日月星辰以之順下遂乎物宜則山川草木以之蕃近則諸夏仰德以承流遠則四夷傾心傾心一作聞風而待命毅夫自負此文敏贍因爲詩曰中使傳宣内翰家君王令草侍中麻紫泥金印封題了紅燭繞燒一寸花元祐中司馬溫公作相除左僕射時學士鄧溫伯行制其末曰上寅亮於天工則陰陽風雨以之順下咸遂乎物理則山川草木以之靈内阜安於兆民外鎮撫於四夷此二白麻特相類人謂非二公不能稱此大訓也悅生隨抄神宗初召鄭獬夕對内東門命草吳奎知青州及張方平趙抃參政事三制賜雙燭送歸舍人院外廷無知者遂拜翰林學士鄭御侍春渚紀聞元符間宗室有以妾爲妻者因罷開府儀同三司及大宗正職事蔡元長行詞曰既上大宗之印復捐開府之儀章申公謂曹子宣曰此語與手持金骨之朶身坐銀交之椅何異曾復顧申公曰頃時記得有行侍御史詞頭云爰遭侍御之史不記得是誰申公顧許沖元曰此是侍郎向日亂道曾時爲樞密許爲黃門也澠水燕談錄劉原父文章敏贍嘗直舍人院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方下直爲之立馬卻坐一揮九制成文辭典麗各得其體真天才也歐陽文忠公聞而嘆曰昔王敖一日草五王策未足尚也清波雜志故事鎖學士院有四制則並命學士分草謂之雙鎖劉原父立馬而草九制人固已服其敏鄧溫伯爲内相當元豐末建儲親王及内外將相進恩一夕獨草制二十二道益敏而工其有腹藁邪續通鑑長編宋哲宗紹聖二年侍御史翟思言昨日嘗跡錢勰批答鄭雍詔書有群邪共攻之語又聞卻作群邪交攻意有未盡質至再陳恭惟陛下以武王之孝繼志述事以大舜之知任賢去邪朝廷清明天下欣慶今勰乃以臣等忝任風憲指爲群邪則未知勰之處心積慮仰視陛下爲何如主也伏望聖慈詳酌盡理施行　左正言劉拯言伏覩士論藉藉謂翰林學士錢勰撰賜尚書右丞鄭雍詔有弗容群枉規欲動搖朕察其厚誣力加明辨之語蓋指去年臣等嘗彈奏雍反覆不忠也按勰處代言之職其遣辭命雖出於勰傳之天下載之後世乃陛下言也若臣等彈奏雍果出厚誣則朝廷耳目之任豈容群枉竊據已賜譴斥以示天下若臣等彈奏前非誣罔則勰之代言不實意在朋比妄假陛下之語以扇惑朝廷亦乞詳察施行遂詔錢勰落職守本官池州仍放謝辭　初元祐間章惇罷知樞密出知汝州勰草制詞有云怏怏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臣之節及惇入相勰知開封府反側已而擢翰林學士乃安曾布數毀勰於上前上未聽也於

是蔡卞與黄履同在經筵為履誦弗案群枉戮欲動搖等語履問何故卞曰似近時答詔不知誰為之亟令學士院檢呈乃知紀所作履等遂相繼論列雍既罷政紀亦貶紬而卞即為右丞紀得罪初非俘意也紹熙儀真志吳敏字元忠妙齡秀發政和初上庠釋褐授浙東學事司幹官後遷給事中以言事落職退居惟揚遂歸白沙數年不以一事干八宣和五年復召還為物兼直禁林制詞溫厚人多誦之蔡京罷相麻云再圖揆路之崇本于德意三告師臣之老乃爾令名河北德音云桑麻千里皆祖宗涵養之休忠最百年亦父老訓誨之德墨莊漫錄陳恭公執中素不喜歐陽文忠公其知陳州時公自潁移南京過陳拒而不見後公還朝作學士陳為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尋罷使相換觀文公當草制自謂必不得好詞及制出詞甚美至云杜門卻掃善避權勢而免嫌處事執心不為毀譽而更守陳大驚喜曰使與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我之實也手錄一本寄門下客李師中曰吾恨不早識此人甕牖閑評蘇東坡任翰林學士日作除范純仁右僕射制云得臣奉己而不在民若以左氏傳致之乃為呂臣非楚得臣也　蘇東坡作呂公著除司徒制云仁莫大於求舊且人惟求舊恐非仁字殆傳寫之誤耳王明清揮麈後錄靖康中東

坡先生追復元職時汪彥章在掖垣偶不當制舍人不學而思濫彥章戲曰公無草草渠家契黄舍人慚而怒之又一日當草一制將畢矣偶思結尾不來省中來催促不容緩愈窘搜思甚久院吏倉猝啓曰第云服我休命往其欽哉可矣舍人然而用之曲洧舊聞陸宣公翰林集載建中中宰相拜免往往數人合為一制蓋唐故事也國朝建隆初除相猶循此體近世雖侍從官亦不然唯庶官並命則或數人合為一制又制詞率用字數多寡為輕重官愈尊則詞愈多且必過為稱譽遂類啓事稱宰輔必曰伊周儒學議論之臣必曰董賈將帥必曰方呂牧守必曰龔黄至拜宰相麻詞姓名之下率以五字為句備習如此竟不知起於何人程致道為中書舍人嘗論之　呂惠卿之謫也詞頭始下劉貢父當草制東坡呼曰貢父平生作劊子今日纔斬人也貢父引疾謁急而出東坡一揮而就不日傳都下紙為之貴暨紹聖初章復知江寧府惠卿所作到任謝表句句論辨惟至發其私書則云自省於已莫知其端當時讀者無不失笑又自敘云顧惟妄論何裨當日之朝廷徒使煩言有黷在天之君父或曰觀此一聯其用心險如此使其得志必殺二蘇無疑矣蓋當時臺諫論列多子由章疏而謫辭東坡當筆故也浩然齋雅談建炎末柔福帝姬自北歸朝廷

封為福國長公主下降駙馬都尉高世榮江浮溪當制云趙城方患纍元害周於面馳江左復興益壽宜充於禁臠可謂善用事浣土隨抄秦會之丞相卒魏道弼作參政委任頗專且大拜矣翰苑欲先作白麻又不能辨假手於士人陳豐豐以其姓魏遂以晉絳和戎對鄭公論諫久之道術出典藩而沈守約萬俟元忠並拜左右揆翰苑者蒼猝取豐所作制以與沈公而忘易晉絳公之語實錄例載拜相麻予在史院欲刪此一聯會去國不果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孝宗將勸勤周益公自右揆轉首台而留仲至以參預虔立時李景山𡵚以鎖闥直禁林並草二制而於益公制中多所訓飭至有患失容身之語益公不自安三上章力辭又四章求去其辭免第二劄子有中外臣庶明知兩相制書抑揚不同在於人情寧免觀望蓋指此也奏入上召景山入對令貼麻改定又親批其奏云朕登庸元輔委任尤深遂上詞章實難從允既命載之答詔益公復言所訓飭乃與將帶所草洪邁制並同恐是一時遣詞偶用前例乞子禮草洪景伯右僕射制累云毋獨阿於親舊期公選於賢能毋朋比以徇私毋依違而患失毋取充位必既厥心毋患容身必任其責景伯生此題即被劾居位僅七十日而去復兩月子禮自中書舍人除簽書樞密院事因以非才求去會胡子

遠侍御入對及景山事上曰朕何嘗令如此措辭遂批出李𡵚與郡明日將上已除職名上不許景山既去乃以倪正父著作兼翰林權直而尤延之侍郎兼直學士院尤延之益公所引也二月光宗受禪三月遺補二公並罷而黄牧仲謙自監察御史除左司諫牧仲論事不合指四月罷去而謝昌國諤自諫長遷中司何自然自權兵部侍郎除右諫議大夫胡子遠自南鋪真除兵部侍郎自然本益公所厚為司業二年不遷殊怏怏仲至既執政白用為祭酒故德之於是自然攻益公益公求去再請而遂罷故益公第二狀中有右揆賢德中外具瞻之語蓋謂是也初罷除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昌國以不論列之故改權工部尚書而范子由處義自新知滁州除殿中侍御史益公方懇辭除職典藩之命自然又論之處義亦助其說五月九日內批免朝辭在外宮觀六月延之罷去昌國亦以雜學士出守泉州黄擇倫自太府寺丞除右正言七月景山復入為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踰年進本曹尚書三年春真拜學士五年七月趙子直以定策功拜樞密使景山草麻有大尉本兵柄之語子直以為侮己銜之八月轉景山學士承旨黄子由時以左史暫兼鎖闥駁之乃除寶文閣學士知婺州蓋景山兩在禁林皆由草制而去位自是不復起矣宋史張闡為翰林

學士嘗夜感寒草制藁進帝猶坐賞其警敏賜詩以爲寵　倪思傳光宗即位時思爲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故事行三制並宣學士上欲試思能一夕命併草除公師四制詞精敏在廷誦歎　史彌遠拜相請改麻制用昆命元龜語倪思歎曰董賢爲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厥中一言蕭咸以爲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所引此舜爲禹遜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牘請貼改麻制　類說　曾布坐市易事謫守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佳見曾曰始欲繳詞文忠之纍隙如此不過同貶耳於公無益也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他日當自知曾曰昔晏元獻當國宋子京在翰林旦夕覲審中秋赴公宴出妓賦詩望日罷相宋草詞頗極醜詆揮毫之際餘醒尚在此事由來久矣何足校耶許憮然而去　能改齋漫錄　楊文公億有重名嘗因草制爲執政者多所塗竄楊甚不平因取藁本上塗抹處以濃墨傳之就加爲鞋底樣題其旁曰世業楊家鞋底人或問其意曰此是踏別人脚迹當時傳以爲笑爾後舍人草制被黜抹者則相謂曰又遭鞋底　東原錄　舊說草制語每爲宰相刪卻令改謂之喫鞋底　四朝聞見錄　陳東歐陽澈　尤贈朝奉郎秘閣修撰　建炎初政論事指摘上躬貶議大臣蓋宣政以來所未有也大臣惡其訐已陰風

上用手批寘二子極刑予嘗得東將臨刑家信手蹟時猶在神霄宮墨行整整區處家事皆有條理自知項即受戮畧無悽感戰栗之態蓋東漢人物也上大悔悟贈東諫議澈延閣賜田以旌其後且下詔自責時大臣並責潛善汪伯彥潛善已先死伯彥猶在竹西王公代言西掖會上追贈東澈遂因極論二人不學無術恥過遂非使人主蒙拒諫之謗朝廷污殺士之名此而不誅何以爲政若潛善蒐蒐有知猶思延頸就戮而伯彥靦幹國在不識何施面目伯彥遂落職潛善永不追復王遂草贈東澈詞及伯彥落職制其畧曰古之人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　用出處云云　惟爾東爾澈其殆有意於忠臣乎雖然爾不失爲忠而天下後世顧謂朕何如主也八年于茲一食三歎適階美職豈足爲恩以塞予衷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考古之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伯彥制曰朕痛念建炎之初政實虧從諫之令名俯仰八年寤寐永歎比下責躬之詔敢爲歸咎之文而論者謂汝專宥密之司實任仰成之寄汝言汝聽汝謂汝從宜思廣朕之聰明何郵庶人之議致使人主蒙拒諫之謗而朝廷污殺士之名仰視君親何施面目朕覽人言而惕若撫往事以何追罪固在於朕躬誼難寬於爾責蓋東澈書題攻黃汪爲黃汪者正當上震怒未解宜扣頭請免二子上儻

不從以去爲期則二子必不至東市矣當時諫臣亦有不容不與黃汪分其責者王公本以三舍法爲大比第二人公應舉時已罷詞賦故士不復習駢儷崇觀雖設詞學所以拔罷詞賦之失而、、乚不復業此故力辭玉堂表云臣幼值朝廷以王氏父子義學取士汨沒心術耗敝精神晚而知悔始從師友妄意窮經其於雕鐫緝綴之文未嘗經意惟自昔國朝外制初無定體故臣得直以陛下德意志慮著之訓詞求之近俗固已非是若夫內制之謹嚴不容率意而有作帖黃又申述司馬公辭制誥事稱慕其不欺君之誼上嘉歎詔從之嘉定中未嘗詔罷科目凡以宏博應選者有司承意不敢以名聞常用余嶸爲中書舍人余素不習此余表姪應子和繡嘗試詞學有司亦僅與中省文得典誥體時爲安吉牟安吉去行都三日可達余之草制皆取之安吉省吏趣請詞頭余之左右必曉之曰安吉人未回余不習此宜如王公力辭可也然能取之安吉亦善矣陳正甫諱貴誼以詞學中等嘗考潘子高詞卷六篇俱精博惟集賢院記偶不用李林甫註六典書目事陳以此爲疑而黜之陳心服其文當其寓直玉堂凡常行詞皆屬潘擬藁潘性至密惟予知之陳索潘文晷刻不差且遺昆衣立門以俟陳每餽潘酒富甚密與予共酌於粮料院之雲根云　公當制

除吳琚少師致仕贈永安郡王公以蓋忠厚乃隆佑親弟又號熟舊吳爲憲聖猶子恐難用孟例亦用劉申廟堂時相嫌其由中旨以出遂函以副繳入從之抵命草致仕制末篇二句云今其往矣寧不盡然充以制示攻媿樓公公稱善但以筆易往字爲歸盡字爲倦文忠親出示予云吳蓋致仕也不應用往與盡字前輩一字不苟如此攻媿嘗問文忠近看誰四六以益公對攻媿曰渠只會說大話如奄有萬方君臨兆姓爾蓋王言只當作多方庶姓與臣下表語不同　慶元黨論之起中書舍人陳傅良追削家居嘉泰會赦復官予祠制詞曰日者宗相當國凶復自用論者指爲大姦侶矣盡亦考其所以然蓋一妄庸人耳何物小子敢名元惡而一時大夫士遂與附爽幾有二王劉李之號朕甚憫之其詞蓋皆順時好猜越忠定汝愚也　寧皇嘉定初拜右相制麻翰林權直陳晦偶用昆命于元龜事時倪文節公思帥福閩即東裝奏疏謂哀帝拜董賢爲大司馬有允執其中之詞當時父老流涕謂漢帝將禪位大司馬寧宗得思疏甚駭宣示右相右相拜表以爲臣一時恭聽王言不暇指摘乞下思疏以示晦晦望日除御史遂上章論衆本朝自趙普而下凡拜相麻詞用元龜事至六七且謂臣嘗學詞科於思思非不記此特出於一旦私情遂忘故典以瀋臣

而議王制不懲無以示後文節遂不復敢再辭先所居官陳與真文忠最厚蓋辨明故典願質於文忠云　寧皇主皇子洵時上春秋猶盛竹隱徐以道行制詞內二句云爰建神明之胄以觀天地之心眞學士也其意味悠長矣鶴林玉露宋嘉定間加史丞相實封制云天欲治舍我誰也負孟軻濟世之才民不被若已推之挺伊尹佐王之略用經句而帖妥然過訖失體勲德如韓魏公劉公草加官制不過曰保茲天子進無浮實之名正是國人退有顧言之行或謂劉公責不滿於魏公故無甚褒之詞非也王言之體當然耳劉後村集辛酉國史實錄院日曆會要玉牒經武要略勅令所進書太保右丞相賈某拜太傅加食邑時余兼權直預備一制及宣鎖余適不當日遂藏稿不出朝士多見之惟洪仲魯侍郎錄副而去後失其稿不能追省猶彷彿記三數語首聯云總羣書奏七略載嘉汗竹之勳立太傅曰三公夏峻面魏之拜中聯云昔夫子卻萊夷之後定古文之百篇周公踐商奄而歸作太平之六典向非天資學力之俱到安能文事武備之兩全尾聯云於戲倚相楚之良史豈惟讀上古之墳典宗兵謝傅晉之偉人可以繫中國之衣冠禮樂語意稍著題與尋常進書加恩者不同壬戌二月宣鎖草楊番孫建節皇姪乃裕檢校少保制三鼓畫進稿主

四鼓後宣諭問書孫制所稱渭陽二字時將解衣就枕旋呼燭作回奏不榮勞苦有裏颯亮翁壽八十四更燭下作蠅頭之句老學庵筆記謝任伯參政在西掖草蔡太師謫散官制大為士大夫所稱其數京之罪曰列聖詒謀之憲度掃蕩無餘一時異議之忠賢耘鋤略盡其語出於張文潛論唐明皇曰太宗之法度廢革略盡貞觀之風俗變壞無餘也困學紀聞翰苑未嘗草追贈制紹定六年十月史彌遠贈中書令追封衛王令學士院降制學士言非典故詔特與降制愧郯錄周文忠必大玉堂雜紀曰中興後凡除拜節鉞以上多由中書進熟狀院吏云鎖中左者文臣也右選者武臣也遂房臨時呼院吏取索是以知之惟草后妃太子宰相麻則不容知伏行數十筆未宣召云鎖小殿子既至便殿上服帽帶諭以除授之意御前列金器如硯匣壓尺筆格糊版水滴之屬幾二百兩既書除目隨以賜之隆興初猶用此例乾道以後止設常筆硯而已退則有旨打造不及例賜牌子金百兩立后升儲倍之珂按此制非中興後在承平時已有之蔡絛鐵圍山叢談曰國朝之制立后建儲命相於是天子親御內東門小殿召見翰林學士面諭旨意遂鎖院草制付外施行其他除拜但廟堂僉議進呈事得允然後中書入熟第使御藥院內侍一員持中書熟狀內降封出宣押當直學士入鎖院竟廼以內降付之俾草制而已故相位有闕則中外側耳聳聽一報供張小殿子必知天子御內殿者乃命相矣太上自即位以來尤深考慎雖九禁至密亦不得預知獨自語學士以姓名而命之也及晚歲雖倦萬幾然每命相猶自擇日在宣和殿劄其姓名于小幅紙緘封垂于玉柱斧子上俾小璫持之導駕于前自內中出至小殿子見學士始啓封焉然則小殿子又當在內東門今所紀惟於便殿則南渡草制蓋惟存其名意而已不必盡合舊制也

摘葉草制

北夢瑣言李琪每臨灑畫石摘木葉試草制詞入梁時累爲翰林學士

據石草制

隋書薛道衡中書省有盤石常據以草制

却馬草制

趙善璙自警編太宗時王禹偁爲翰林學士嘗草繼遷制送馬五十疋以備濡潤禹偁以狀不如式却之及出守滁州閩人鄭褒徒步謁禹偁愛其儒雅及別爲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疋顧肯此虧價哉近時舍人院草制有送潤筆物稍後時者必遣院子詣門催索而當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爲怪也歸田錄

憑鼓草制

宋史列傳朱勝非試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時方草制勝非憑鼓草制辭氣嚴重如平時

依樣草制

別釋常談宋朝陶穀久在詞禁太祖曰頗聞翰林草制皆檢舊本改換詞語世俗謂之依樣畫葫蘆爾

代父草制

容齋三筆周廣順初中書舍人劉濤責授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坐遣男頊代草制詞也頊時爲監察御史亦責復州司戶

弟草兄制

續通鑑長編熙寧七年五月癸丑翰林學士韓維知河陽維自以言不用數求去會兄絳入相又援故事乞補外出絳入相維實草其制時人榮之宋史曾肇傳肇爲翰林學士布之拜相肇適當制國朝學士弟草兄制惟韓維與肇爲衣冠榮墨明清揮麈錄元符末曾文肅自知樞密拜相公弟文昭爲翰林鎖宿禁中面對諭旨草麻文昭力辭上曰弟草兄麻太平美事禁中以檢見韓絳故事矣不須辭文昭始拜命蓋熙寧初韓康公入相實持國當制國朝以來兩家而已

兄草弟制

江少虞類苑錢希白於予爲從父兄也天聖三年十二月予忝鈞衡之命時希白當制世稱弟拜相兄草麻自古未有惟座主拜相門生草麻前代記之矣金坡遺事

幼能草制

宋史和嶸傳嶸好脩飾容儀自五鼓

張燈燭至辯色冠帶方畢雖幼能屬文殊少警策每草制必精思討索而後成拘於引類偶對頗失典誥之體上以其貴家子能業又甚寵待之

自矜草制

齊東埜語 洪景盧居翰苑日嘗入直值制誥沓至自早至晡凡視二十餘草事竟小步庭間見老叟負暄花陰洪何之對云京師人也累世為院吏今八十餘幼時及識元祐間諸學士今子孫復為吏故養老於此因言聞今日文書甚多學士必大勞神也洪喜其言曰今日草二十餘制皆已畢事矣老者復頌云學士才思敏捷真不多見洪矜之云蘇學士想亦不過如此但不曾檢閱書冊耳洪為報然自恨失言嘗對客自言如此且云人不可自矜是時使有地縫亦當入矣

乏人草制

資治通鑑 唐僖宗中和元年裴澈自賊中奔詣行在時百官未集乏人草制右拾遺樂朋龜謁田令孜而拜之由是擢為翰林學士

迫趣草制

邵博編 棣歐陽文忠公慶曆制草序曰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道天子欵諭之意而還誥命於三代之文又劉原甫侍讀墓誌稱其文章尤敏贍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方將下直為之立馬卻坐一揮凡制凡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由是言之則是除目既下必用是日草詞且不得從容下直而為之也元祐初林子中樞密除中書舍人言者論其非因及張邃明中書曰昨日閒主者督撰希告詞甚急意璪之為謀欲希早受命成其姦黨也則命詞之限當元祐時已不得如前者之迫矣翟公巽資政居政和間詞命獨為一時之冠然文思遲澁尤惡人趣之有趣之者輒黙誌其旁凡一趣則故遲一日有遲延至旬餘者其後人稍聞之莫敢復趣矣

不草制

悅生隨抄 貞元初盧杞還饒州刺史袁高不肯草制且唐初中書議軍國事舍人各以己意論之謂之五花判事不特草制而已呂許公每事欲自專而使天子從臣行文書如胥吏過矣哉續世說昭宗在鳳翔韋貽範為相多受人賂許一官既丁母憂日為債家所譟故急於起復日遣人詣兩中尉樞密及李茂貞求之命翰林學士韓渥草貽範起復制渥曰吾腕可斷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論貽範遭憂未數月遽令起復實駭物聽傷國體學士院二中使怒曰學士勿以死為戲渥以疏授之解衣而寢二使不得已而奏之上即命罷草仍賜敕褒美之類說崔貽範於鳳翔圍城中挾李茂貞起復作相渥當草制抗疏論其不可夜半以授翰林院使中人也語渥曰學士

無以性命為戲渥不答局戶而寢明日無麻制宣讀茂貞曰陛下命相學士不肯草制與反何異昭宗曰卿薦貽範朕不拒渥不草制朕亦不拒其如道理分明何東齋記事真宗欲立章獻為后楊文公不草制章獻既立楊文公億不自安託母疾而去邵博編皇祐初胡文恭公宿為知制誥封還楊懷敏復除內侍副都知詞頭不草翊日上謂宰相曰前代有此故事否文潞公對曰唐給事中袁高不草盧杞制書近年富弼亦曾封還詞頭者自爾相繼蓋起於富成於胡也石林燕語熙寧初中書議定改宗室條制召學士王禹玉草制禹玉辭曰學士天子私人也若降詔付中書施行則當草之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紹興初王剛中居正獨負為中書舍人時適當三制一其弟居修改京官二甥婿劉立道除起居舍人三本身磨勘剛中引嫌自言乃命左司郎官周綱權舍人命詞行下其後李舍人誼兼直學士院屬李丞相伯紀辭免潭帥有詔不允而李嘗劾伯紀伯紀先章略曰當時言路公肆詆誣李亦以為言乃命劉舍人正草制馬都司行制詞聞下草批答人二事皆東都所未有也先是胡尚書交修直學士院其姝丞公請祠不許胡當為答詔引嫌于朝乃命胡明仲舍人為之遂為故事 紹興初王剛中為中書舍人其弟居脩除太常丞引嫌乞改命官草制自是為例余嘗以故事考之學士舍人當弟兄除官制皆不應避錢惟演使相麻其從兄希白所草也曾子宣右僕射麻其弟子開所草也若謂一時宣鎖豈為異數則元豐官制初行子開除吏部郎中子固時為中書舍人行詞亦不避考南豐類藁而可見也不知引避起於何時

愧草制

宋史劉筠遷翰林院學士初筠嘗草丁謂與李迪罷相制既而謂復留令別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晏殊筠自院出過殊樞密院南行殊側面而過不敢揖蓋內有所愧也

誤草制

續通鑑長編 景祐四年夏四月甲子吏部侍郎知樞密院事王隨戶部侍郎知鄭州陳堯佐並為平章事隨加門下侍郎堯佐守本官呂夷簡常密薦二人可用故也自薛居正後初相無越遷門下侍郎者丁度始誤草制因不復改

試制

翰林志 學士初遷者中書門下召令右銀臺門候旨其日入院試制書批答共三道詩一首試畢封進可者翌日受宣後增試賦一首

就宅視制

唐闕史 路舍人羣與盧給事弘正性情相善紫微清痩古澹未嘗言市朝夕拜魁梧富貴未嘗言山水紫微日謀高臥有制草則就宅視之夕拜未

審己告有賓客則就省謁之

御筆改制

劉後村續集上聖學尤高詞臣進小字本或用事稍晦或一兩字未安必反復詢究或御筆徑改定先顏氏毋滅李梅亭草其制用銷金字取漢人銷金石之語上改銷字爲鑠字程滄州草穜赦用皇靈字上改皇靈爲國威余擬科舉詔草楊鎮建節呂文德加恩制進小字本上於中間疑一二字皆宣諭下閣即具出處回奏或再改進上或依改本或批不必改凡聖筆所定莫不曲當此類不能悉記

宣仁批制

石林燕語元祐初宣仁太后受冊有司撰文德殿故事爲請宣仁不許令學士院降詔蘇子瞻當制頗斥天聖之制猶以御文德爲非是既進本宣仁批出曰如此是彰先姑之失可別作一意但言吾德薄不敢比方前人聞者無不長服是歲罔禮止御崇政殿

降制

資治通鑑唐貞元十二年六月乙丑以監句當左神策軍竇文場監句當左神策霍仙鳴皆爲護軍中尉監左神威軍使張尚進監右神威軍使焦希望皆爲中護軍初上置六統軍視六尚書以處節度使罷鎮者相承用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絪奏言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令以命中尉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邪遂焉著令也上乃謂文場曰武德貞

觀時中人不過爲外將軍同正員衣緋者無幾自輔國以來墮壞制度朕令用麻不謂無私若復麻制宣告天下必謂爾曹我爲之矣文場叩頭謝遂焚其麻命并統軍自今中書降敕明日上謂絪曰宰相不能違拒中人朕得卿言方悟耳是時竇霍勢傾中外藩鎮將帥多出神策軍臺省清要亦有出其門者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節度使致仕謂之納節例不降麻止舍人院出制紹興中如前執政葉少蘊劉貴妃父懋淳熙中大將戚閼輩皆然慶元中鄭惠肅興裔除節度使致仕始降麻非舊典也近歲畢再遇死於履斥身後除節度使致仕亦降麻自是爲例

廄馬

負制

新唐書代宗沈皇后傳德宗即位乃先下詔贈后曾祖士衡太保祖介福太傅父易直太師弟易良司空易直子震太尉一日封拜百二十七人詔制皆錦單池飾以廄馬負載賜其家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九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七　二寘

制

宣制

五代薛史後周太祖紀　乾祐元年春漢高祖不豫及大漸帝與蘇逢吉等同受顧命隱帝即位拜樞密使加檢校太尉舊制樞密使未加使相者不宣麻制至是宣之自帝之始也老學庵筆記蘇子容詩云起草才多封卷速把麻人衆引聲長蘇子由詩云明日白麻傳好語曼聲微繞殿中央蓋昔時宣制皆曼延其聲如歌詠之狀張天覺自小鳳拜右揆有旨下閣門令平讀遂爲故事放翁家世舊聞往時殿廷宣制皆曼延其聲若歌詠者故蘇黃門詩云明日白麻傳好語曼聲微繞殿中央今但平讀不復曼聲矣先君云政和初方如此游在都下時嘗以問閤門官無復知者政和五禮新儀文德殿宣制其日俟東上閤門官押制書到東上閤門外置於案上引贊官報宰臣僚班如班先引殿中侍御史一員入殿庭就位次引望參官以次入左散騎常侍在橫街東南黃道之東給事中左諫議大夫在其東起居郎左司諫符寶郎左正言又在其東御

史大夫在左散騎常侍之南中丞在其東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又在其東特進在御史大夫之南六曹尚書金紫銀青光祿大夫在其東與御史大夫班齊次六曹侍郎開封尹至大司成開封尹以下稍空次太常卿至中大夫次殿中少監至中散大夫次七寺少卿至奉直大夫次左右司員外郎至朝奉大夫次六曹員外郎至朝奉郎次太常丞至丞議郎次開封知縣至奉議郎次太史局正至通直郎又在其東太子三師在特進之南三少在其東次賓客詹事次左右庶子以下又在其東每等各重行異位並西向北上右散騎常侍在橫街南西黃道之西中書舍人右諫議大夫在其西起居舍人右司諫正言又在其西每等重行異位並東向北上引贊官引門下省宰臣立於本省班南稍前如宰臣不赴即門下侍郎入立於本省官之上東上閤門官引制案當殿北向揖訖稍西東向立引贊官引宰臣於制案前北向立搢笏跪閤門承受行首捧制授宰臣俛伏興執笏捧制歸位搢笏轉授通事舍人宰臣不赴即門下侍郎受又不赴即通事舍人受並如宰臣之儀執笏捧制南向揖訖由東黃道赴宣制石位西向揖訖就位北向立搢笏宣讀若書應旨或后妃親王皇子帝姬制書從舍人宣有制在位官各再拜宣訖再拜搢笏舞蹈再拜舍人

執笏捧制措笏授宰臣宰臣付有司百官以次退如班內有官除授侯宣姓名引贊官引本官北向立東班官於宣制石東西班官於宣制石西再拜聽宣訖再拜措笏舞蹈再拜加恩者引歸本班出鎮罷相者引赴朝堂楊內翰談苑翰林規制自妃后皇太子親王公主宰相樞密節度使並降制用白麻紙書每行四字不用印進入後降付正衙宣讀其麻即付中書門下當日本院官告院取索綾紙待詔為官告只用麻詞官告所署中書三司官宣奉行並依告身體式常用關長一人衛位玉堂雜記凡鎖院或親被旨或受熟狀本院即關閤門令月某日有鎖院事閤門傳之即關報御史臺集文臣職事官承務郎權務官通直郎已上明日赴文德殿聽麻宰相樞密皆不往惟輪參知政事一員押麻麻卷自內出閤門啓御封兩史對展宣贊舍人南面措笏叉手大聲讀首尾詞及階位姓名下數句并所除之官而讀之不盡宣也聽訖知閤門官以授參政參政付中書吏百官不拜而退若大詔令及兩后之類則宰執文武百僚俱入文亦盡讀拜舞然後退宋韓魏公安陽集袷享加恩押班宣制詩　大袷休成慶澤新廣庭宣制寵臣鄰非煙為瑞籠宮殿宣制時輕霧鬱然出綺數言贊措紳風結冰層騈玉著日融霜色半無鱗移時始放金吾仗鵷鷺齊飛出禁闈

同日宣制

宋史孟昶世家　昶既降其子玄喆與昶同日宣制檢校太尉奉寧軍節度昶卒年賜玄喆羊五百口酒五百壺玄喆獻馬二百疋白玉水精鞍勒副之太平廣記武元衡與韋貫之同年及第武拜門下侍郎韋罷長安尉赴選元衡以為萬年丞過堂日元衡謝曰某與先輩同年及第使先輩未離塵土元衡之罪也貫之嗚咽流涕而退後數年除補闕是年元衡帥西川三年後入相與貫之同日宣制

迎制

建安續志制書到太守率衆官具威儀就平政橋迎迓回至鎮雅橋下轎率衆官步入宣詔頒春亭幕次小須出次率衆官就香案再拜拈香司賓引察判行至制書亭左立司法右立察判措笏就亭捧制書回身於亭左轉位面南立司賓請太守行進左轉位面北與察判對立察判跪進制書太守措笏跪接各俛伏興太守措笏捧制書趨右轉位面北與司法對立跪進制書司法措笏跪接各俛伏興太守歸香案前少立司法捧制書上宣制臺面南立讀畢下臺捧制書奉安緣亭內同察判復位太守率衆官再拜禮畢皆舊例所無也

還制

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十四年三月丁未以撫州司馬令狐通為右衛將軍給事中崔植封還制書言通前刺史壽州用兵失律未宜獎用上令宰臣諭植以通父彰有功不忍遂弃其子其制方行伊洛淵源朱光庭遷給事中以論事求外補除集賢殿修撰知亳州數月復召為給事中劉丞相摯罷政守鄆公封還麻制坐落職復知亳州歲餘知潞州遷集賢院學士道學名臣言行錄劉摯罷相守鄆州朱光庭封還麻制以摯有功大臣不當無名而去言者指臣為朋黨願拔斥而不辭僕鄭雍攻之公遂出知亳州元史姚樞傳二年拜樞太子太師樞曰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師以所受制還中書改任大司農

追制

唐元稹長慶集論追制表臣聞令之必行於下者信也令苟不信患莫大焉今陛下初臨寰內務切黎元至於牧守字人之官所宜詳擇苟未得人不當虛授苟或任使不可屢遷臣竊見近除寧州刺史論係慶州刺史高弘本通州刺史豆盧靖曾不涉旬並已追制又以杜景為蘇州刺史行未半途復改郎署臣不知誰請於陛下而授之誰請於陛下而追之追之是則授之非授之是則追之非以非為是者罰必加然後人不敢輕其舉以是為非者罪必反然後下不敢用其私此先王所以不令而人從不言而人信豈興事哉率是道也今陛下如綸之令朝降反汗之詔夕施紛紛紜紜無所歸咎臣竊恐陛下之令未能取信於朝廷而況於取信天下乎臣伏願陛下徵舉者之詞察追者之請若舉者之詞直則請而追之者不得無過若追者之理勝則舉而授之者不得無妄賞罰是非所宜明當況陛下肇臨黎庶教化惟新詔令之間四方所仰小有得失天下必聞臣實庸愚猥居諫列職當言責不敢偷安苟有所禪萬死無恨無任懇迫懇款之至

應制

鄭氏譚綺應制謂入臣應天子言也舊唐書后妃列傳女學士尚宮宋氏若昭父庭芬世為儒學有詞藻生五女皆能屬文長曰若華次曰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若華若昭文尤淡麗貞元四年昭義節度使李抱真表薦以聞德宗俱召入宮試以詩賦兼問經史中大義深加賞歎德宗能詩與侍臣唱和相屬亦令若華姊妹應制每進御無不稱善歸田録真宗朝歲歲賞花釣魚群臣應制嘗一歲臨池久之而御釣不食丁晉公謂應制詩云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真宗稱賞群臣皆自以為不及也王明清餘話元祐二年東坡先生入翰林暇日會張秦晁陳李六君子于私第有旨令撰賜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防口宣茶藥詔東坡應制就牘書云於赫神考如日在天顧群公曰能代下轉語否各辭之坡隨筆便書云雖光明無所不臨而躔次有所止舍群公大以贊服唐張說之集應制奉和詩牛斗三分國龍蛇一統年智高寧受制風急肯廻船有某掄吳

韶無吉讖范宣撲孤　圖勢屈功重爲鏡偏舊跡灰塵散枯墳故老傳百代
逢明主何辭死道邊　夏氏階隋亂自言河朔稚王師進敎水兵氣臨山
東前轉戍卑陣却下洛陽宮義合帝圖起威加天宇同軒臺百年外虞典
一兕風戰龍思王業倚馬賦神功　河上無名老知非漢代人先探道德
要留待聖明辰玄妙爲天下清虛用谷神化將和氣一用與太初隣靈廟
覲遺象仙歌入至真皇心齋萬物何處不同塵　西嶽鎮皇京中峯入太
清玉鑾重嶺應緹騎薄雲迎霽日懸高掌寒空映削成軒遊會神處漢幸
望先情舊廟清林古新碑綠字生群臣願封岱還駕勒鴻名　太原俗尚
武高皇初奮庸星軒三晉蹕土樂二堯封北風遂舉鵰西河亦上龍主德
起王業繼明賴人雍六葉改昌期再興廣聖蹤傳呼大駕來文物如雲從
建營火百里繼觀人千重翠華渡汾樓白日臨罕峯粉榆恩賁洽桑梓舊
情恭往運感不追清時惜難逢詩發尊祖心頌看盛德容願君及春事迴
輿綏萬邦　蒲坂橫臨晉華芝曉望秦關城雄地險橋路扼天津樓映行
宮日堤含官樹春黃雲隨寶鼎紫氣逐真人東詠唐虞跡西觀周漢塵山
河非國寶明主愛忠臣　孔聖家鄒魯儒風藹典墳龍驂迴舊宅鳳德詠
餘芬入室神如在升堂樂似聞懸知一王法今日侍明君　周召嘗分陝

詩書空復傳何知萬衆聽追賞二南篇郡帶洪河側宮臨大道邊洛城將
日近佳氣滿山川　上陽柳色喚春歸臨渭桃花拂水飛總爲朝廷巡幸
去頓教京洛少光輝昨從分峽山南口馳道依依漸花柳入關正投寒食
前還京遂落清明後路上天心重預遊御前恩賜特風流便幕郁能鏤雞
子行宮欖巧帖毛毬渭橋南渡花如撲麥隴青青斷人日漢家行樹直新
豐秦地驪山抱溫谷香池春溜波光平預歡浴日照京城今歲隨宜過寒
食明年倍宴作清明唐陳拾遺集奉和皇帝丘禮撫事述懷應制　大君
忘自我應運居紫宸揖讓期明辟謳歌且順人軒宮帝圖盛皇極禮容申
南面朝萬國東堂會百神雲陛旂裳滿天庭玉帛陳鍾石和睿思雷雨被
深仁承平信娛樂王業本艱辛願罷瑤池宴來觀農扈春早宮昭夏德尊
老矜充親微臣敢拜手歌舞頌惟新唐杜審言詩集扈從出長安應制
分野都畿列時來六御均京師舊西幸洛道此東巡文物驅三統聲名走
百神龍旗縈漏夕鳳輦拂鉤陳撫迹地靈古遊情皇鑒新山追散馬日水
憶釣魚人禹食傳中使堯樽遍下臣省方稱國阜問道識風淳歲晚天行
吉年豐景從親歡娛包歷代宇宙忽疑春沈雲卿集扈從出長安應制
漢宅規模壯周都景命隆西賓讓東主法駕幸天中太史占星應春官奏

日同雉門起長樂帳殿出新豐翕習黃山下紆餘清渭東金麾張畫月珠
幰戴相風是節嚴陰始寒郊散野蓬薄霜露上路殘雪繞離宮賜帛矜耆
老褰旒問小童復除恩載洽望秩禮新崇臣忝承明召多慙獻賦雄唐李
翰林集送賀監歸四明應制　久辭榮祿遂初衣曾向長生說息機眞訣
自從茅氏得恩波應阻洞庭歸瑤臺含霧星辰滿仙嶠浮空島嶼微借問
欲棲珠樹鶴何年却向帝城飛唐李君虞集中橋北送穆質兄弟應制戲
贈蕭二策　洛水橋邊雁影疎陸機兄弟駐行車欲陳漢帝登封草猶待
蕭郎寄內書唐王維類說重陽應制　四海方無事三秋有大年無窮菊
花節長奉柏梁篇建寧志遊遨正月十五日夜應制　洛城三五夜天子
萬年春綵仗移雙闕瓊筵會九賓舞成蒼頡字燈作法王輪不覺東方日
遂隨御藻新古今詩話曹翰賜韻應制　三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常得預
時髦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爲家貧賣寶刀臂弱尚嫌弓力軟眼昏猶識陣
雲高庭前昨夜秋風起羞見團花舊戰袍宋夏英公集觀唐明皇山水
字派杯石應制　開元留翠刻昭代奉宸游綠酒隨杯汎紅泉滿字流澄
清涵玉宇瀲灩轉銀鉤霄劣登傳布蓋圖洛畫浮偃波分寄生無露直前
旒若許銘天德圖青豈易儔趙孟頫松雪齋集應制月中仙　春滿皇州

見祥煙擁日初照龍樓宮花苑柳映仙仗雲移金鼎香浮寶光生玉斧聽
鳴鳳簫韶樂奏德與和氣游天生聖人千載布有祥瑞雷繞虹流有雲成
五色芝生三秀四海太平致民物雍熙朝野歌謳千官齊拜舞玉杯進長
生春酒願皇慶萬年天子與天齊壽　應制萬年歡　閶闔初開正蒼蒼
曙色天上春迴絳幘雞人時報禁漏頻催九奏鈞天帝樂御香惹千官環
珮鳴鞘靜嵩岳三呼萬歲聲震如雷殊方異域盡來滿彤庭貢珍皇化無
外日繞龍顏雲近絳闕蓬萊四海歡欣鼓舞聖德過唐虞三代年年宴王
母瑤池紫霞長進瓊杯聶次齊集應制黃河清慢　晴景初升風細細雲
收天淡如洗望外鳳皇城闕蔥蔥佳氣朝罷香烟滿袖侍臣報天顏有喜
夜來連得封章奏大河徹底清泚君王壽與天齊馨香動上穹頻降祥瑞
大晟奏功六樂初調宮徵合殿薰風乍轉萬花覆千官盡醉內家傳詔重
開宴未央宮裏能改齋謾錄王觀應制清平樂　黃金殿裏燭影雙龍戲
勸得官家真箇醉進酒猶呼萬歲折旋舞徹伊州君恩與整搔頭一夜御
前宣住六宮多少人愁中州樂府王內翰應制清平樂　瓊枝瑤月凝棲
貴金闕宮鬢蛾兒雙翠葉點綴聲南關雪東風萌影低還紅雲不隔天顏
夜夜華燈萬樹年年碧海三山晏元獻公類要應制　呂公應制撲居第

一獨荷殊睠御札垂褒日以表云上于依陛下與太子諸王賦詩賜宴中書省付通示百寮凡在朝臣莫不和惟臣一人獨荷殊睠仍家學賜之上御札答謝天衢有虞之世百工賡和於卿雲尚書大傳曰舜時百工相和爲卿雲之歌卿雲爛兮云云露曼曼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貞元好文簡文士而應制 貞元應制之篇特加考第 仰和宸篇異太真手賜之上等 敢貫鮑防之次等 劉太真乞衣於詩句出一篇入皆諷誦德宗文思俊拔每有御製即詔臣畢和貞元四年九月賜宴曲江亭帝爲詩序曰因重陽之會聊示所懷因詔曰卿等重陽會宴朕想歡洽欣慰良多情發于中因製詩序今賜卿等一本可令中書門下簡定文詞士三五十人應制同用清字明日內於延英門進來由是百寮皆和上自考第其詩以太真及李紓等四人爲上等鮑防于邵等四人爲次等張濛殷亮等二十三人爲下等又元藇曰鮑防于傾爲次等張濛劉滋等二十二人爲中等李晟馬燧李泌三人宰相不加考第 嘗仰昊天天注衆星也 召雲者龍命呂者律 同 隆墀永歎遠壑必盈 墀水中墀也處高墀而長歎遠壑之中盈而響應也九五尊高喻於隆墀六二卑下同於遠壑唱和相應也 命宮相應晉灑而遠主舉例 草樂府之新詞宜徵太白 李白天寶初待詔翰林日與飲徒醉於酒肆玄宗度曲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白已臥於肆矣召入以水灑面即令秉筆頃之成十餘章帝頗嘉之 賡緒賡揚 爾雅曰賡揚續也 唐帝御詩佇晉公之唱和 唐紀曰裴度病文宗賜詩御札曰朕詩集中要有卿唱和詩庶慰未愈因無心力詩及則而卒 武士彎弓文人下筆 後魏書曰南安楨爲鎮北大將軍相州刺史帝餞於華林都亭詔左右賦詩不能者至可聽射當使武士彎弓文人下筆 下臣某敢拜君命之辱而爲之詞 云蕭嵩公主碑云詔內著詞文之臣論次懿實云云 枚皋字少孺爲郎從行至甘泉 雍河東來起岍封泰山塞決河宣房 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 狗馬 蹵鞠刻鏤 上有所感輙使賦之 爲文疾受詔輙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皋皋賦辭中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又言爲賦乃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娸也娸音欺骪也東方朔又自詆娸其文骫委字骫音被言屈曲也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栢梁臺詩太官令預焉 太官令曰柤梨橘栗桃李梅 朝廷大手筆中勅以付崔融 中宗實錄曰融字安成爲文典麗當時罕有其比朝廷所以各出實冊則天皇后哀冊文及諸大手筆並中勅付融撰之 宗謨龍川廟碑一夜便就 三國典略曰梁宗懍少聰敏好讀書語輙引古事鄉里呼爲小學士梁元帝製龍川廟碑一夜便就詰朝呈上梁主美之 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 柳惲爲侍中高祖曲宴必被詔賦詩惲奉和高祖登景陽樓中篇云華蓽承漢遠彫甍邃風游深爲高祖所美 劉勰字孔才爲散騎常侍 審作趙都賦 明帝美之詔勰作 許都洛都賦 時外興軍旅內營宮室勰作二賦皆諷諫焉 第從臣之嘉頌王襃與張子僑等 善選西都賦日云云注漢書曰宣帝頗好儒業云云並待詔 所幸宮館輙爲歌頌第其高下 以差賜帛也 嚴忌奇 漢藝文志常侍郎嚴忌奇賦十一篇注云枚皋同時與云助之昆弟 從行至茂陵詔造賦 王筠 梁書云筠字元禮爲太能歷高韻每公宴並作辭必妍美 沈約常從容答高祖曰晚來名家唯見王筠獨步 趙充國 文選云充國爲將嘗有大功畫形於未央宮成帝時以西羌有警 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楊雄爲充國圖畫之頌 令雄充國頌是也 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 莊子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云云其於光也不亦難乎 至尊所改 晉陸倕石闕銘曰鑿石雕花重軒宮陰邑流上自製倕十四字是云云 詔使爲漏刻石闕二銘 又曰倕字佐公云云姓絕當世賜以米帛朝野榮之 韓安國作几賦不成 西京雜記云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記遊士各使爲賦云云鄒陽代宗 韓安國 鄒陽皆罰酒三斗 空賦有以詩不成罰酒一斗 南史蕭介傳曰梁武帝恩其復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頗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帝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

矯制

漢制叢錄春秋之義大夫亡遂事漢因此意立爲矯制之法曰矯詔者謂托言受詔也挾功臣表注律矯制大害要斬有矯制害矯制不害武帝世浩侯王恢坐矯制害當死宜春侯衛抗坐矯制不害免侯而博士徐偃使行風俗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張湯劾以矯制大害法至死此其別也其後孫寶出廣漢群盜坐矯制免官馮奉世斬莎車王甘延壽陳湯斬郅支單于坐矯制皆不得封觀是則知漢家矯制之法重矣西漢書高五王傳矯制以令天下師古曰矯託也託天子之制詔也矯音矯西漢會要武帝即位汲黯爲謁者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粵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使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辠上賢而釋之本傳尤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事徙爲太常丞

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
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詘其義有詔下終軍問狀
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
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己之宜今天下為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
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臧正二國廢國家不足
以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又詰偃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
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
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勢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
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
其與實反者非偃已前三奏無詔不惟所為不許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
望干名采譽此明聖所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今所犯罪重
所就者小偃自予必死而為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偃窮詘服罪
當死軍奏偃矯制顓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召偃即罪奏可上善其詰有
詔示御史大夫終軍傳浩侯王恢坐使酒泉矯制害當死功臣表宣帝元
康元年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上黨馮奉世以衛候使
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殺其王
萬年及漢使者奚充國自立為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
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歃盟畔漢從鄯
善以西皆絕不通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閒奉世與其副
嚴昌計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
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
其首詣長安更立它昆弟子為莎車王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
以聞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
莎車王敬之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上甚說議封奉世丞相將軍
皆以為可獨少府蕭望之以為奉使有指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
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為比爭逐發
兵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
之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馮奉世傳元帝建昭三年使西域都護騎都尉
甘延壽副校尉陳湯共誅斬匈奴至支單于於康居始至支單于困辱使
者上書驕嫚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
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至支
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

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閒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
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至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
金城彊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敺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
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
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
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
湯怒按劒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
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
制陳言兵狀遂斬單于首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
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
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故宗正劉
向上疏曰至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
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
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
歙侯之旗斬至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
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至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
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
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
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
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
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
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
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況萬
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
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
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
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寡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
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
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至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
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
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
功覆過則優於齊威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

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衆勞將率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閼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爲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爲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康衛石顯以爲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眞單于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衛顯復爭迺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爲長水校尉湯爲射聲校尉陳湯傳兩漢蒙求宋均字叔庠會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既至而尚已沒馬援卒於師軍士多溫溼疾病死者太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曰夫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即共斬其大

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爲置長史而還新唐書李勣傳勣孫敬業歷太僕少卿襲英國公諸武擅命唐子孫誅戮天下憤之敬業等來人忠謀起兵先諭其黨監察御史薛璋求使江都及至令雍人韋超告州長史陳敬之反璋乃收繫之敬業即矯制殺敬之自稱州司馬宋史衛膺敏傳靖康初高麗遣使來賀命膺敏假太常少卿往接之朝論欲改稱宣問使膺敏曰國家厚遇高麗久矣今遽事方作不可遽削其禮失遠人心願姑仍舊乃復稱接伴使既至明州會京師多難乃便宜稱詔厚賜使者遣還建炎元年復命自劾矯制之罪高宗嘉賞　程大昌傳孝宗銳意事功責近或預寄議命令四出程大昌奏曰漢石顯知元帝信已請夜開宮門之詔他日故夜還稱詔落關或言矯制帝以前詔示之自是顯眞矯制入不復言詰自今御前直降文書皆申三省審奏以合祖宗之規以防石顯之姦上然之

墨制

宋史西蜀孟昶世家　祖父知祥事後唐武皇明宗即位命知祥討平東川知祥自領兩川節度明宗即以授之長興四年封蜀王許符墨制馬明叟實實錄五代劉守光據幽州諷諸鎮共推尊已於是晉王率諸鎮以墨制用尊守光爲尚書令

遺制

舊唐書中宗上官昭容傳中宗崩昭容草遺制曲敘其功而加復賞

改革制

文苑英華改尚書省中書門下省九寺十二衛名及官稱號改正朔改錢文字錢斤兩詳審刪定申理寃伍臧大理丞廢刑部獄制一作改元光宅赦鸞臺朕聞上皇建極體元氣以育羣生大聖欽天法開陽而陶庶類與時舒卷叶三正而推移隨道汙隆應五鈐以通變故能牢籠宇宙埏埴人靈符景運而財成契休期以光宅昔有隋標季率土淪胥豺狼肆吞噬之災億兆被虔劉之酷高祖神堯皇帝披圖汾水仗鉞參墟廓氛祲而安四維掃欃槍而清六合太宗文武聖皇帝負日月而膺運敵雷霆而震威蕩海夷山功浹八荒之外救焚極溺仁霑萬域之表樂和禮洽天平地成茂績光於遂初鴻名冠於開闢高宗天皇大帝雲房誕睿虹渚降靈受綠錯之禎符應朱絲之景命飛車乘毳臣軒頊之不臣沒羽浮金賁禹湯之未賁開邊服遠更闢寓於先基富國寧人重增輝於前烈撫臨當宁調五氣於明堂考瑞升中朝百神於日觀洽洽衆俗寧知覆燾之恩蠢蠢庶萌孰辨陶甄之力固已千年啓旦三聖重光歷選前書無聞往載豈謂道隆金鏡運迫鼎湖方延翠渚之祥遽託白雲之駕以社稷之大任屬荒眇之微躬欽奉遺言載深悲懼遂以玆菲德闕導嗣皇式綜萬機載宣風化所以穎王公卿士各竭乃誠若濟

巨川實憑舟楫然自恭臨朝序已積炎涼敎靡致於移風道尚慙於變俗良以哀迷在疚荼蓼纏身二作心陵廟未安匪遑寧處今者鳳京遐踐龍馭上升既因大禮之終宜更中區之始朕每臨赤縣求瘼之志每盈于胄蒼生恤隱之懷鎮切唯我勵精爲政克己化人使宗社固北辰之安區寓致南風之泰以斯酬眷命用此報先恩冀上不負於尊靈下徼申於主懇夫五行迭一作遞用列代相承欲崇其德先遵所尚故夏以金運來鷺而尚玄周以木行青騂而尚赤將隆母德必欲子扶近者地不藏珍山無祕寶皇家土一作上德勝氣彌彰宜崇白育之象以輔黃中之運自今以後旗幟皆從金色仍飾之以紫畫以雜文其應合改者所司詳依典故供奉帷幔咸用紫色自錄府衛所旗並改以皂八品已下舊服青者並改以碧其在京諸司文官職事五品已上清官并六品七品清官並每日入朝之時常服袴褶諸州縣長官在公衙亦準此自餘官朔望朝參皆依舊其色皆依本品又鎮星之在太微已歷年載著土精之美應表坤祚之元符宜同成帝以時爲事又東都宜改爲神都宮名太初宮但列著分司各因時而立號建官置職咸適事以標名而今曹僚之中稱謂多爽宜改尚書省爲文昌臺左僕射爲文昌左相右僕射爲文昌右相吏部尚書爲天官尚

書戶部尚書爲地官尚書禮部尚書爲春官尚書兵部尚書爲夏官尚書
刑部尚書爲秋官尚書工部尚書爲冬官尚書門下省改爲鸞臺中書省
改爲鳳閣侍中改爲納中中書令改爲內史太常寺改爲司禮寺鴻臚寺
改爲司賓寺宗正寺改爲司屬寺光祿寺改爲司膳寺太府寺改爲司府
寺太僕寺改爲司僕寺衛尉寺改爲司衛寺大理寺改爲司刑寺司農寺
依舊左右衛亦依舊左右驍衛爲左右武衛左右武衛爲左右鷹揚衛左
右威衛爲左右豹韜衛左右領軍衛爲左右玉鈐衛左右金吾衛依舊其
餘曹司及官寮名未改者所司速制名奏聞又司隸之官監郡之職所以
肅省風俗刺舉愆違令人物殷繁區寓遐曠而所在州縣未能澄肅可置
右肅政御史臺一司其職員一準御史臺專知諸州按察其舊御史臺改
爲左肅政御史臺專知在京百司及監諸軍旅并出使其諸州錄事參軍
宜依舊仍令在京五品已上清官每日於章善顯福等門各一人待詔朕
當覲訪正道詳求得失又玄元皇一無皇字帝者皇室之源鍳道德而無
爲冠靈仙而不測業光衆妙仁覃庶品豈使寶胤光御宸居先母竟無尊
位可上尊號曰先天太后宜於老君廟所敬立尊像以申誠薦又洛州界
內所有帝王之陵及自古清直之臣忠廉之佐並令州縣就其塋域一申

祭享又自咸德已來元勳佐命或以忠鯁事主或以道德匡君非身有犯
緣子孫絶封者前詔雖已處分或恐尚有闕遺宜降霈澤重申前命又往
日先朝聖武蕩定遐方日月照臨咸爲郡縣皆荷生成之惠無復遠近之
殊朕矜撫之懷豈隔中外每念其殄嗣愁愴良深繼絶興亡寔惟本志宜
各求其後胤立以承嗣一作享獻其諸都護漢官及鎮兵等並悉放還其
營奉山陵使及幽簿使等並依别勅處分又兩京之所徭賦寔繁亦令所
司作優量法使勞逸得所靈駕所涉千里斯遥在路黎氓一作萌莫不衰
奉念其勞弊情增感惻其緣供頓及山陵者並免今年課稅又比來諸道
單行叙勳多濫或端居不出以貨買勳真僞相蒙深爲巨蠹自今以後所
司宜明爲條例務令禁斷責成斯在可不勉歟如更有違必越法科處分
又比命放出宮女已降詔書然以在內多時感悲顧住但念其各有親屬
豈可久致分離宜準前恩即令放出又隆平日久戶口滋多物務既繁歟
隱斯衆其上州萬戶已上大縣萬戶已上各宜析出别置州縣唯雍洛二
州不在此限又濟時之道求賢是務其官人及百姓等或器標瑚璉材堪
棟榦或在職清慎或抱德幽棲或武藝馳聲或文藻流譽宜令京官九品
已上及諸州長官各舉一人咸以名薦務取得賢之實無貽濫吹之譏又

前者有詔具述內外官寮備陳行事以申勸沮仍恐百官在職尚有虧違
令欲重降霈一作深恩更垂寬宥棄瑕錄用周責於前非滌罪論功必期
於後善若又不悛已過重挂跡羅當使寘以嚴刑倍加其罰恩與士庶共
此惟新可大赦天下改文明元年爲光宅元年自九月五日昧爽已前大
辟罪已下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皆赦除之
流人未達前所者放還其犯十惡官人枉法受財監臨主守自盜所監臨
劫賊殺人故殺人謀殺人及反逆緣坐并軍將臨戎控寇喪律鎮遏失所
虧損師徒及常赦所不原免者並不在赦例亡官失爵量加收叙諸年八
十已上各賜粟二石綿帛二段九十已上賜粟三石綿帛三段百歲已上
賜粟五石綿帛五段並依舊例板授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旌一作表門
閭鰥寡惸獨篤疾之徒不能自存者並加賑恤亡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
不首復罪如初敢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其詔書內事有未盡者仍令所司作條例處分　安養百姓及諸改革制
勅愛人者天地之德育物者陽和之氣朕立極行政體元順時期於緝
熙致彼仁壽令永惟春令慶在發生當萬有之遂心慮一物之失所救人
恤隱雖已着於成式施惠布德俾更弘於新令其天下百姓有均無單貧

不存濟者緣租庸先立長行每鄉量放十丁猶恐編戶之中懸磬者衆限
數既少或未優洽若有此色尚軫于懷特宜每鄉前放三十丁仍準首條
處分待資產稍成任依恒式其所放丁委縣令對村鄉一一審定務須得
實仍令太守子細案覆本道使察訪如有不當者本里正村正先決一百
配入軍團縣令解太守本道使不舉者量貶降七德爲武必先禁暴五材
並用誰能去兵自古蓋非獲已關山遠戍雖多戀本之情祿位高懸終有
懋功之賞若能感激信可優矜其諸征行人家有兼丁如載限向滿情願
自相替者宜聽其家內應合更差防及諸雜科一切放免古者黜陟幽明
纔聞風俗匪唯察吏亦以恤人今考績之期已過於三載求瘼之意欲觀
於四方宜即選擇使臣分往諸道訪察官吏善惡爬問百姓疾苦兼太守
縣令老耄者比聞諸郡或縣損虞辱令賑恤猶慮艱辛須更優矜務使周
濟其聞元二十九載內外官所舉太守縣令等朕撫字之任急於用賢特
令舉親務欲求實翹車既至頃綱無遺不限登科皆令効職既推心而無
負期濟理而有成一自守官向已終秩思聞爲政之績以觀推薦之義先
有處分必行賞罰尤須審察將復前言廻日並具狀聞奏且量地制已大
小雖殊置吏養人遠近如一比來中下縣令或非精選吏曹因循但務填

闕天下大率小縣稍多主於蒼生詎免其弊若無優獎豈致循良既在得人寧拘格限宜於選人內取中外清資是明經進士應制明法并資蔭出身有幹局書判者各於當邑內量減一兩選注擬赴任之日仍令引見朕當察審去就其老弱者吏不得輒注考滿之後準畿官等例三選聽集在任有政績尤異者三考外委本道採訪使與通狀應是下縣仍並升為中下縣又令長官八不可隻闕比來補授直至選時亦有縣在僻遠多不情願遂虛其位累歲闕人既無本官爲政不一戶口逃散莫不由茲自今已後宜令選司先量才注擬如非時有事故等闕具所由當月牒中書門下於內外官中簡擇進擬遣令在京員外人數稍衆既無職事頗亦滯才其高品者宜簡擇量授郡守六品已下堪理人者亦授縣令俾其効用冀有成績天下郡縣先有欠公廨本處令既分稅錢並準式依本足例支給使學其祿以竭其心經國之制省官爲本况分司儀務既有常員授職任人須存定限若聯程式實紊紀綱其內外六品已下員外官至考滿後一切並停各依選例自今已後吏不得注擬其皇親諸親幼小及諸色承恩授官軍功技術內省左右龍武軍并諸蕃官等不在此限所司仍具作條件處分且禮經垂訓篇目攸殊或未盡於通體是有乖於大義借如堯命四

子所以授時周分六官曾不繫月先王行令蓋取於斯苟分至之可言何弦望之足舉其禮記月令宜改爲時令但五方定位岳鎮總其靈萬物阜成雲雨施其潤上帝攸宅衆區是仰且岱宗西岳先以封崇其中岳等三方典禮猶闕朕以眇身紹膺鴻緒紫微夙謙黃屋非尊屬天衢未亨王室多難載迫公卿之議遂歷數之重凜乎馭朽慄若涉泉自臨萬邦斯焉三載頃者居邊塞之際莫議郊禋之禮霜露之思日月增深今三元告辰萬物伊始假于清廟并彼圓丘躬耕祈穀率禮斯備大官視膳而牲絜奉常陳樂而邑和爰自降制之始迄于禮畢之際祥風候律瑞日揚光卿雲紛集於壇場甘雨傳流於郊甸非常之慶豈獨在予宜因天地之心式覃雷雨之澤可大赦天下

撫問制

宋胡寅斐然集撫問張浚制 卿心存社稷志殄鯨鯢初陪端揆之司未皇暖席首念大江之險請往視師貔虎奮其積威旌旗改其舊觀紓思夙駕行次上流裴度勤勞允底蔡方之績孔明閑濟尤收赤壁之功惟爾忠誠體予憂顧規模既定委付得宜式遏其歸毋久于外運籌決勝方資帷幄之謀論道經邦何獨兵甲之間令俾信使往諭朕懷

取應制

宋任希夷斯庵集取應宗子制 朕念屬籍之蕃衍閒數路以兼收設爲取應之科俾奉大廷之對其言可采爰命以官益厲爾修欽承予渥

迎上皇制

舊唐書迎上皇制 我國家出震乘乾立極開統謳歌曆數啓聖千齡文物聲名經圖六葉安祿山夷羯賤類粗立邊功遂肆兇殘變起倉卒而毒流四海塗炭萬靈朕興言痛憤提戈問罪自靈武聚一旅之衆至鳳翔合百萬之師親總元戎掃清群孽僞朮王俶受委元帥能振天聲子儀決勝無前克成大業歌回紇葉護雲南子弟諸蕃兵馬力戰平兇勢若摧枯易同破竹朕早承聖訓嘗讀禮經義切奉先恐不克荷令便宗廟於函洛迎上皇於巴蜀導鑾輿而反正朝寢門而問安寰宇載寧朕願畢矣且復八將有主敬當天地之心興臺在予寶馮社稷之祐令兩京無虞三靈通慶可以昭事宜在覃恩待上皇到日當朕處分

進講尚書制

宋王東牟先生集巫伋進講尚書制 具官某講筵高三侍之選藏壁出四代之書堯舜之治垂衣裳豐其稽古文武之政在方册可以驗今顧惟儒宗宜備畫訪以爾多見守約資深澡原憲臺持糾察之公諫省有彌縫之益入侍經幄詳聞起辭諒學術之該通尤典謨之淹貫於五十八篇之定舉大義以數陳若十餘萬言之繁鑿空文之無補庶裨聖治日佇英猷

勞慰勳臣制

舊唐書穆宗紀勞慰勳臣制 朕聞帝王之宅四海子育群生如天無不覆如日無不燭乃睠冀方悵彼戎帥念于三軍之士洎于四州之人或懷忠積誠而思用莫展或災荒兵役而望恤何階今則昌運一開誠節咸著王承元首陳章疏願赴闕庭永念父兄之忠克固君臣之義已加殊獎別委重藩又念成德軍將士等叶謀向義丹款載申萬欲效其器能各以列之爵秩大將吏重歸牛元翼已超授寵榮今更都加厚賜宜令諫議大夫鄭覃往鎮州宣慰賜錢一百萬貫王澤所洽天網方恢宥過釋冤與人休泰其管內見禁囚徒罪無輕重並宜釋放朕以武俊之勳勞光于彝鼎士眞之恭恪繼披節旄承宗感恩亦克立敎永言十代之宥俾錫一門之榮承宗兄弟已授官爵其承宗葬事亦差官監視務令周厚

免租減罪制

五代薛史免租稅課利減罪制 王者愛育萬方慈養百姓恨不驅之以仁壽撫之以淳和而炎黃有戰伐之師堯舜有干戈之用諒不獲已其猶病諸然則去害除妖興兵動衆殺黑龍而濟中土刑白馬而誓諸侯終能永逸暫勞以至同文共軌古今無異方册具存朕以眇末之身託億兆之上四海未乂八年于茲業業兢兢日愼一日雖蹦山越海肅愼方來而召兩徼

風塵尤尚在顧茲殘孽勞我大邦將士久於戰征黎庶疲於力役木牛暫息則師人有乏饟之憂流馬盡行則丁壯有無聊之苦況青春告謝朱夏已臨妨我農時迫我戎事永言大計思致小康宜覃在宥之恩稍示殷憂之旨用兵之地賦役實煩不有蠲除何使存濟除兩京已放免外應宋亳潁鄆齊■滑鄭濮沂密青登萊淄陳許均房襄鄧泌隨陝華雍晉絳懷汝商等三十二州應欠貞明四年終已前夏秋兩稅并鄆齊滑濮襄晉揮等七州兼欠貞明四年已前營田課利物色等並委租佃使逐州據其名額數目矜放所在官吏不得淹停制命徵督下民致恩澤不及於鄉閭租稅虛掛於帳籍其有衷私遠年債負生利過倍自違格條所在州縣不在更與徵理之限袞州城內自張守進違背朝廷結連舊寇久勞攻討頗困生靈言念傷殘尋加給復應天下見禁罪人如犯大辟合抵極刑者宜示好生特令減死除準格律常赦不原外徒流遞減一等左降官未經量移者與量移已量移者使與復資云

巡察本管制

文苑英華遣王志情等各巡察本管內制

上天降禍大行太上皇厭代升遐俾予一人煢煢在疚攀號荼毒顧向權隋百辟卿士等上遵遺誥下徇群心褰匪任歔社稷務重資於聽斷不可暫缺遂立哀迷適從勤請恭惟顧託之旨思致和平之化雖在荒瘵敢忘負荷是用泣血撫膺親覽視事夫后王者代天理物師長者助朕理人物之所以茂育人之所以蕃庶蓋欲遂其性而安其業也朕每置旌遵善反席翹賢恐閭閻有愁苦之聲草澤無明敭之舉吏或慢法官或非才因之致理且未爲得其何以康庶詔令作戢政恤寬刑問瘼招茂異寬賦斂節征詔令作史傜使天下爲無爲事無事也頃分遣率則曰使臣將求人瘼充宣朕命諸道按察使楊州長史王志情廣州都督宋璟益州長史韋抗博州都督詔令作滑州刺史程行諶汴州刺史倪若水魏州刺史楊茂謙詔令作欽靈州都督強循潤州刺史李濟荊州長史任昭理秦州都督張嘉貞洪州都督楊虛受梁州都督張守潔等並邁迹無寒偉才通識有其直方無所廻避宜令各巡本管內官人有清介獨立可以標映士林或文吏兼優可以潤益邦政者百姓中有文儒異等道極專門或武力超倫聲伴敵國者並精加訪擇具以名聞其官人有老弱及久病妨於政事并才用劣下全不稱職者上佐已下委使人便停務其官吏要者使商清勤人權攝其京官及畿內州委御史大夫及吏部長官准此詳察錄奏諸道僻遠州及嶺南道委使人量差判官分道巡按其天下囚徒慮有冤滯宜令大理寺及本巡

使所在按理流罪已詔令作以下非犯名教及官典取受並聽減一等杖贖即是非理均事可疑者并杖已下罪並宜放免緣山陵所料夫匠等有父母年老家無中男已上者容其侍養不須差遣其河南河北遭蝗虫州十分損二已上者差科雜役量事矜恤詔令作放百姓間有不穩便事委按察使與本州長官商度隨事處分奏聞布告遐邇令知朕意主者施行

宣諭大理制

元王惲秋澗集校賀

其宣諭大理國制　幼懷奇節筮仕昌時及知遇於先朝遂撫綏于大理傷威絕域昔收定遠之功服事彤庭屢抗伏波之請宜推前效俾煥綸章汝其宣暢皇猷洋溢方外爰體綏懷之意以安遐邇之情轉爲招徠式副所托

祠官毋有所祈制

史記孝文紀毋有所祈制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令歷日縣長是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諸祀墠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不爲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侍讀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吳子像
圈點監生臣喬永華
臣歐陽卿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九十八　二寘

制

除官制

宋劉攽彭城集　皇叔右武衛大將軍環州刺史叔滕可遂郡團練使皇叔右千牛衛將軍仲蓊可授大將軍制　勅百官奉事由功實以為資級公族論恩在久次則當遷叙此朝廷治內外之法本忠厚之意也具官叔滕天潢之別漸漬德潤麟趾之世信厚有取偕官環衛兼刺名郡既積年勞宜加爵秩假雄藩於團結賁威望於使領勉服光寵益勵名節仲蓊備官環衛賁視命卿既積年勞宜加爵秩不移幕府之號姑假元帥之寵勉服休命益勵名節可　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滁州團練使仲歎可遂郡防禦使皇叔右監門率府率仲琛可右千牛衛將軍制　勅具官某等公族之恩戚疏有叙存著賞延之典洽隆郵之義以乃父遺顧而有言矜諸子藐露而為請並從加秩以尉泉下衎駒過隙既就外除維作顯榮擧推新命感思恪慎以報義方可　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仲的可右武衛大將軍遂郡刺史皇叔太子右監門率府率仲葳可小將軍制　勅具官某等朕纘嗣昌業覃慶列位小大之臣莫不受賜矧其屬在公族可使後於庶姓而爾等皆以親憂弗俟成命既給遠禮宜申前寵或進隮武衛而領郡符或升列環尹初備幕府妝服異數益修善行可　皇叔右武衛大將軍袁州刺史仲遠可遂郡團練使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叔羅可遂郡刺史制　勅具官某等吾以材能賦爵而宗室以戚屬處位吾以功事課吏而公族以年勞計最治親之禮異於外朝所以崇惇敘之典厚而勿薄雖然宗子之能畏慎無過其亦有信厚之風豪被寵數不為濫矣仲遠備位環尹外領州符稍加團結之名以示遷擢之次叔羅備位環尹既開幕府稍假左符之重以示專城之貴祗服休命毋怠恪居可　蔡端明集皇親大將軍遂郡制　勅昔我祖宗聖神以有天下付畀於予惟是孝誠以克保乂親執蓬蓋見于郊廟宗籍群辟莫不齋明以奉祠事庶幾教於善行成於美化況慶賚之行于何嗇焉具官某天資信厚濟以學術肅雍助祭率綠禮度勲階井賦用觀親賢汝其念之無懈夙夜　韓維南陽集皇兄右屯衛大將軍克愉可依前右屯衛大將軍照州刺史制　勅朕承祖宗之憲厚骨肉之親命官而不責以事所以全愛也計考而叙進其秩所以示寵也具官某襲是慶善挺然秀穎幼服仁

義之訓遂爲全人入脩孝悌之規靡有過事宜卽衛軍之領進秩刺部之榮當體渥恩益勱令德可鄭獬鄖溪集　皇兄仲鈗等服闋可舊官制　劉
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續衣苴杖寢苫乎塋室宜將放爲無窮之哀乎文與情稱再期而後釋此人道之至隆也爾公族之秀執喪得禮祥祭既徹方委佩而登朝宜申嘉詔俾服舊次勉圖令名以蓋顯親之美可

皇弟右監門衛大將軍克頤可遂郡刺史制　王者之於宗族尚恩而不責義所以睦其本根廣天下以愛也具官某生于王家有此爵號向以微累久能自脩其賜以部刺史之秩往哉祗服我光寵可宋文鑑

除皇弟偲武成軍節度使祁國公制　朕奉承燕謀獲紹大統永懷先烈曷勝哀疚之情眷顧同生宜厚褒封之典孚我明命揚于治廷皇弟偲岐嶷得於自然溫文見於興稟挾天材之美質應帝武之嘉祥未臨射天之辰遽起號弓之慕踰年於此錫壤惟時列周人尚親尤重本支之務漢廷左戚亦隆游祿之封規我半楚之疆載徹濱河之域苴茅制社授鉞啟邦用建上公尹茲北國策勳加等衍邑實租於戲西望裕陵敢忘幼子之愛東朝長信進預諸孫之遊往服恩榮益延壽祉胡文恭公集

皇姪宗懿可端州刺史皇姪宗述可右屯衛大將軍制。　敕國家承軒祖之詒謀法陶唐之敦族封爵同姓體貌大宗道在維寧恩宜加腆具官某孝恭履德信厚成風具官某性茂溫文體資英嶷並稟玉林之粹悉含銀派之和胥被寵章恭居環衛奉朝惟恪居邸有聞朕濬百世之遠源謹九宗之屬籍惟時賢亮司我本支宜疇營職之勞進遷家子之秩特升藩刺對總嚴除豈惟旌是似之美才蓋以褒乃親之有德惟欽擢敘勿替踐脩

皇姪宗樸可貴州刺史皇姪宗藝可左領衛大將軍制　敕分建宗屏恭睦本支環設衛官拱扈宸極號爲要職舉屬茂親以爾宗樸迥稟靈華居然信厚以爾宗藝風成體哲樂善爲猷並茲緜瓞之昌咸睦大宗之訓師言是率禮範攸循屬敦欽以崇風宜褒嘉而進秩列城遂刺大將超遷且光閫寄之雄兼衛嚴除之重宜懋遵於法度用對越於寵休許景衡橫塘集

越王偲第八男已特賜名可除右驍衛將軍制　朕惟祖宗明帝堯之俊德以親睦九族積周家之忠厚而本支百世慶流王邸克生多男肇頒爵命以爲爾寵蓋有國之常典非近屬之私恩矧吾叔父見謂大雅之不群宜爾諸子咸知爲善之最樂往服訓辭永綏福履可

越王偲第十二女可宗姬制　敕眷吾叔父爲時賢王席餘慶於祖宗鐘愛於閨闈爰稽邦典載錫恩章爾性稟靜專習知淑慎服姆師之訓見於風成閱圖史之規庶幾克踐

益崇懿德允協令名尚體眷懷永綏祉祿可蘇魏公集

皇太后殿樊氏可典賓馮氏可典贊吳氏可掌籍楊氏可掌記制　敕周官女史掌內官內令之法則今兩宮給事之職是矣閱歲既久增秩其宜皇太后殿具官某氏言德有聞閑和自飭早陞宮掖祇奉母儀嘉其積勤推以優渥俾進司於典掌宜益務於欽承可

太皇太后殿典言吳氏可司設典言杜氏可司正吳氏可典贊李氏可典記花氏可典珍張氏可典綵劉氏可典正王氏可典計董氏可典設制　敕宮省有秩典司各殊列長信之置官事掖庭而寖久宜頒渥命用獎能勤太皇太后殿具官某氏性稟閑和體資柔婉自入承於嬪御嘉蒋歷於歲華遂陞娣式之班俾重慈闈之侍往膺恩渙無怠祗欽可鄒道鄉先生集

宮人朱氏可掌珍制　宮官由掌而上始預品秩所以謹名分而嚴勸獎也惟時寶貨之事尤資贊助之勤審求其人肆以命爾往其祗敘以稱恩榮　夏文莊公集

甘州外甥細紇可汗王夜落隔可特進懷寧順化可汗王制　敕王者孝治萬方益重展親之典恩加群后務昭崇德之規矧在吾甥久綏遠略特舉褒優之命用伸眷倚之懷具官某茂烈傳家英威服衆智慮深遠詳練於武經志慎直方克敦於臣節而自撫臨西夏屏翰中原允彰保塞之勳特茂勤王之業仍遣脩於職貢是愈見於忠誠寔簡朕心特隆朝獎進褒功之懿號兼馭貴之榮階夏越等咸用推忠致慤山河誓寵朕務在於推恩金石盟心爾無忘於報國終始一志以保令名可

工部郎中張士遜可戶部郎中直昭文館充壽春郡王府官制　敕朕以愛子膺封建之禮慎選端士以輔導之俾其居處出入之際聞忠孝方正之言故朕久思其人未易輕受自非耆重孰副東求以爾具官張某資性淑均理尚清簡糾彈憲府濟親外臺端懿之風碩茂斯允以爾具官崔某業文甚雅守道不迴引籍詠垣勵精史局老成之德慰薦良多是用簡自朕心命之王府第進左民之秩或兼上館之榮爾其祇荷寵章協宣懿效規諷禮誼以臻于道予有望於汝也某可劉攽彭城集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出士蒲令括循之士綸可並遂郡刺史右千牛衛將軍仲謹可右監門衛大將軍制　敕具官某等詩云振振公族夫能學問以知古文采以見志則可謂有信厚之風習爲善之樂矣爾等咸以經術待試有司銓能程藝率有可取嘉其忘膏梁之佚安儒素之業宜有甄賞以示旌別進秩加等是謂休寵益勵操守毋怠初心可胡文恭公集

霍保安可樞密承旨南班貫德明可樞密承旨帶南班小將軍制
敕具官某等夫樞宥惟重實總於幾微音旨所承尤資於篤慎以爾保

安材敏而濟以爾德明性諒且和並隸㦯廷豫聞密政蹈蔵規而無忽習事典而有餘歲勞自陳府養來上差遺右曹之掌兼增武弁之榮用獎恪恭益思敉也徐鉉騎省集保定郡公景迪可朝散大夫撿校左僕射賜紫制　勑朕歷選列辟見其睦親名器之難必當慎簡信不可私於其屬也故我丕龍務先推公保定郡公景迪靜惟端方動必孝敬佩師友之訓咸信厚之風宗室之間問望尤著屬我嗣服之始叶于立慶之恩爾其率循令猷惠迪前烈勿驕勿惰以永乃成王黃州小畜集授翰林學士承旨可依前工部尚書平章事制　門下天道無為運五行而亨品物聖人有作設四輔以泰蒸民方隆大寶之基宜擇具瞻之位其有老于文學世事練綸貢昌言于顧問之間變古道于典謨之際宜從禁苑擢在台司庶符命說之篇式展致尭之術具官某尼丘孕質昴宿垂精驥有德而可稱鳳非時而不下爰自優游丹禁輝映皇家驅三代之文章雲蒸筆下慎一人之禁密鷄立朝端諫畋獵以上書請登封而作頌步鼇頭而且久歷鑾樹以攸宜未離喉舌之資更受股心之寄沙堤金印別光東閣之榮鈴索花磚寵赴北門之召極人臣之位資王佐之才勉思啓沃之謨勿忝崇高之任於戲予為元首汝乃股肱推公共以為心弗私名器事𢿱諧之茂業用乂

邦家誠之易之期太平之可致也可依前件　授御史大夫可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制　門下坐霸臺而司憲振肅王綱践黃閣以持衡緝熙帝載棌惟重柄允屬純臣其有首冠鵷行位崇烏府弄印之名已著和羹之命爰行具官某尭殿神羊舜庭威鳳五色粲補天之石四方觀測景之表儼威容而青女司霜薦祥瑞而黃人守日爰自位尊亞相道切致君挺屈軼以當軒雖能指佞躡鵷雛而在岸宜命濟川趙充已振於威棱郎吉佇觀於調燮式擢三台之位仍加五教之資罔敢汝私盍從師錫於戲君之命相唯過失是求相之愛君惟公忠是衆勿咈人欲勿依于違蹐富壽而和陰陽實有望于汝也往欽哉可依前件鄭獬鄖溪集知西山保州董允仲可檢校戶部尚書制　朕之初踐祚德澤浸於無垠東漸乎日域西洎乎月窟罔有不及而况蜀土之徼廉我爵號歲奉琛賨而來庭者哉具官某以才武之雄授節西土綏撫族類不渝不震胥附而面內適茲大賚恩被寵光將誇美于有衆朕甚嘉之夫賞𧶽金而賜龍綬蓋倣古焉宜用進秩以榮我之休命可王珪公華陽集觀文殿大學士行戶部尚書知許州宋祥可兵部尚書知河陽制　勑文昌本喉舌之司而總國之萬務盟津無關梁之阻而帶畿之一都維德重者秩益峻政務者寄愈劇矧謨書詰

之望宜蕃譽命之承具官某夙秉誠于心文明貫學道入則統百工之序以熙天之載出則倡九州之牧以阜民之風朕居懷觀文之訪而深留穎川之治歲聿踰閏寵未陞賢時夏官以進卿蔡河雒之吏關左陪西部之勝中峙三城之雄土樂而俗康訟清而教易方推良翰之倚猶況舊鈞之勞優聲如還袞闕云補可曾鞏元豐類藁門下侍郎尚書左右丞制　尚書萬事所出丞相所以究其要門下三省之首侍郎所以貳其長朕稽于古義以正官號效合是寵秩以命吾共政之臣非天下之材足以協朕之謀繫人之望者夫豈虛授某莊毅忠篤通于古今列于廟堂以義陪朕是用考擇以為選首使文昌左轄之任舉瓚闕參議之効明六官紀綱上之所以齊下者無所撓四方奏列下之所以通上者無所壅以𨭉于一人而亮成庶績尚懋厥志無忘訓詞　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制　尚書中書門下三省本天下之務而侍中令僕射為宰相之任舊矣自唐政不綱而失其守令朕董正治官使三省之長皆復其任而於尚書左右丞左右省侍郎秩有升降使貳吾任政之臣夫綱轄之地與御史更相察舉所以警官邪明憲度而侍郎於左右省無不統理則其所繫於體尤重非傑出之材不在茲選某官端方篤實學有本源預于政機人望惟允某強毅

忠厚通于古今謀謨廟堂休有令聞是用命爾以為選首其尚体余所以處爾之重勿苟勿隨使百工庶尹皆知爾之不私于法罔敢不正而政令之自上出者罔不得宜以稱朕所以作則垂法始令行後之意爾可勉矣于有望焉胡文恭公集丁度可兵部侍郎張觀可尚書左丞制　勑具官某朕圖政𢿱之舊嘉老成之人進退無於間言出處全於美節功庸蔚茂朝野式瞻特陞爵秩之崇益示儀形之峻具官丁某志經道德性合誠明典册禮乎辭宗風業推於時區具官張某材合厚棣體合大圭德好是民彝仁以為己任並歷更衆職宣暢本朝承召皆於鑾坡備勸講於帷幄匪惟授道多所納忠資其器器之賢寘在樞鈞之地夙夜勞止功效炳然及解去於鰲禁用優崇於禁職並延陞於別殿或倚仕於輔藩時望益隆朕心所簡不有殊典曷寵舊臣天轄之崇維正於八座夏卿之貳典幹於七兵並用褒優益彰峻重當體尚賢之意惟欽進律之恩特哉舊人宜順多訓唐杜牧樊川集崔璪除刑部尚書蘇滌除左丞崔璵除兵部侍郎等制

勑喉舌百官之本綱轄天下之要我國之大事三人為衆一舉得之唯君知臣于不敢讓正議大夫尚書左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璪德可標準言成文章揚歷中外道益光顯左省駁議不畏強禦分憂陝服尹茲

東郊政既安人化能被俗擇任藻鑑堯職宰龍材皆適宜官無遺事分鎮股肱之郡遂成功實之臣陟處綱曹副以中憲每師蘧瑗常慕史魚秉彈之勇正當時病翰林學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兵部侍郎知制誥武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蘇滌行冠人倫爵高天秩仁義禮樂之是務克伐怨欲之不行翱翔禁闥出入諷議汲黯為郡審聞卧理下惠去國皆以直道洎宣室思賢甘泉召稚遠隸盡忠代言稽古近以微恙懇請自便君子之道進退可觀正議大夫前權知尚書戶部侍郎上柱國陟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崔與上知自得不器難名既擅高文兼通樸學掌言綸閣典貢春闈詞同三代之風士拔一時之秀振舉職業昭宣令名詩曰多士文王以寧禮曰官備天子為樂皆爾琛字實端清時予為爾之德隣爾膺予之慎選典刑不忘於哀敬提綱唯在於公勸舉司馬法勿墮近習各膺重任企佇上酬宜於夙夜無狐官業猱可守刑部尚書散官勲如故滌可左丞散官勲如故與可權知尚書兵部侍郎散官勲封賜如故　裴休除禮部尚書裴諗除兵部侍郎等制　敕內有仲由孔氏門人之高弟也尚曰處於小國可為具臣況今照臨百官撫御四海綰宰龍澤觀之職掌五兵六師之重次第超擢為吾大寮若非僉諧豈敢輕授正議大夫守尚書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充諸道鹽鐵轉運使上柱國河東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金魚袋裴休仁義禮樂文行忠信積此八者以為成人前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太中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河東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裴諗在元和代唯帝念功四夷九州文化武伏咨爾先父賁著大勲天必作仁門有令嗣道直才富佇備名高文學而浹洽專精率履而清淨恭儉而皆周歷華顯踐更臺閣處事可法出言成章穀自綸閣任寄方州教訓以禮生聚以仁千里封疆一口歌詠休乃命以取士時稱得人用其公方安之管推事為之制曲為之防鉤校奸賦末減賦取公財不耗疲人樂生望為準繩立作據伏名實兼備德位兩高漢史曰理行尤異者就加禮曰有功於人者進律秩崇八座官副夏卿舉以授之予亦何怪夫宰相佐天子公卿助宰相股肱指臂任同一身有事必言未為越局無由受情勉答寵榮休可禮部尚書依前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諗可權知尚書兵部侍郎散官勲封賜如故　夏文莊公集　翰林學士工部侍郎知制誥晁迥可刑部侍郎餘依舊制　敕國家頌次祖宗之典允資石茂之才既紬繹以成書寔精研之備至宜推異渥式奬名儒具官某局致淵通資氣淳素韞深厚之學

藻潤於訓詞敦樸約之風靜一於流競表儀群士茂著明姿而自總緝舊章編研史策歷年滋久宜力居多宜擢貳於秋卿俾增輝於內禁勉膺寵眷無怠欽承可　翰林學士給事中知制誥陳彭年可工部侍郎餘依舊制　敕朕以頌次先猷總裁大典誕播無疆之美寔資命世之才式慶成書宜加茂寵具官某清徹映世景行服人閑練典章周旋要近辨禮樂陛降之數敦訓辭深厚之規明識遠猷藹於時望而自備觀注記紬繹信書約五始之舊文宣兩制之鴻烈時乃之力朕甚嘉之宜擢貳於冬卿用增榮於禁省服茲休命史竭乃誠可　樞密副使禮部侍郎晏殊可刑部侍郎餘如故制　敕內樞之重密命是繫允賴忠賢參綜兵要眷惟勲舊宜峻等威具官某道藝該明資性方裕自懷名教之樂淡於榮進之塗蔚自先朝列於備衆輔朕初載克暢於大猷登汝近司俞昭於懿德宜進天臺之秩用增樞軸之崇史佇訏謨咨迪予志可　起居舍人知制誥判昭文館盛度可工部郎中餘依舊制　敕國家均慶頌祇之宮多歷年所大校群史之治咸欽其勞在於侍臣宜有殊寵以爾具官某周才敏用奧學雄文演潤之詞日彰深厚之美銓衡之任時推平允之材久次近班攝昭令望宜正名於郎位俾增美於掖垣更務誠明副茲甄奬可　刑部員外郎知制誥新知揚州王隨可工部郎中餘依舊制　敕某朕纘膺皐慶多歷歲年中外庶官已從考陟左右近職宜有褒優以爾早列綸闈出司留鑰能以寬政惠茲蒸人方別寄於藩條宜持隆於郎選佇聞治迹以稱朕懷可　翰林學士主客郎中知制誥王曾可兵部郎中餘依舊制　敕均慶隆雅歲時滋久陟明群吏甄奬居多眷惟清近之臣宜茂褒優之典具官某韻宇宏遠資氣淑均潔己無瑕早勵懷霜之志當官有守克彰匪石之心自振藻於禁林寔飛英於偶域年華屢改時譽彌芳宜進秩於中臺俾增輝於內省佩服優寵更務夙宵可[illegible]樞密副使給事中王充可戶部侍郎參知政事制　敕中階之吏元化鴻樞之幹萬兵雖股肱之勢均然惟握之體異匪國峻德易近司以爾具官某藴文醇深器識高正早推賢級之冠遂服禁途之游訓辭豐於帝謨心計長于邦賦望久而逾美德劭而益沖鄉延省家之庭居重安危之倚而廟算多勝邊烽靡驚廣進秩於地官尚同寅於軍路況智略可以斷國論經術可以緯皇猷往圖厥膚以底于治可[illegible]集賢觀可給事中度支休可兵部郎中知制誥同制　敕職之要莫先乎駮正文之選莫難於司言將使朝綱有條朕命惟允在二者得人而已中大夫使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

剌史上騎都尉韋覬精微專直通乎事典可使平奏議而坐左曹朝散大
夫尚書禮部郎中上柱國度敬休溫裕端明飾以辭藻可使書詔命而專
右席而輪轅鑿枘各適所宜夫惟剌史守列城郎官應列宿選任倚注非
不榮重然吾左右前後方求正人如覬敬休不宜疏遠亦猶有聲之玉無
纇之珠不置於佩服掌握之間皆非其所也宜自欲謹無忝吾言覬可行
給事中散官勳如故敬休可尚書兵部郎中知制誥散官勳如故宋劉攽
彭城集承議郎殿中侍御史上官均可兵部員外郎兵部郎中葉祖洽可
禮部郎中制　勑具官某等六曹屬郎朝之精選号曰頭司尤為重任春
官之掌邦禮祈父之主戎事決非美材曷當遴柬以均祖洽器識宏茂文
彩贍麗或俗職風憲或狀譽臺妙宜有峻遷以副衆望論其初試始被擢
蘭之寵銓此久次益見應星之責勉脩職業毋負恩渥可　金部郎中范
鍔可京東轉運副使京東轉運副使侯利建可金部郎中制　勑具官某
等朝廷經費調度金穀為重內則文昌地官之屬外則漕臺使者之任非
其深思敏智不足以當吾慎選以某久更吏職綽著能譽惟此司存雖有
中外之别至其職業非復劇易之判易地而處陳力就列益圖善最以副
民望可　兵部郎中杜常可光禄少卿祠部郎中向宗旦可兵部郎中大常

丞賈易可祠部郎中制　勑具官某等六曹九寺所以挈提綱目釐舉庶
務朝廷資以為治者也屬郎卿缺是為妙選有以久次增秩或除良材初
試吾所簡閱未嘗輕付常風格幹濟陳力維舊宗旦樞機周密應務敏達
易儒學脩明士論稱述此其在官皆有休譽進而用之吾何愛焉武部掌
兵伍之符籍祠曹主中外之祀事光禄之任尤為繁夥非若漢代謀門戶
之禁而已其惟恪恭勤勵可以稱職汝其勉之可曾鞏元豐類藁黃好謙
戶部員外郎劉理戶部郎中制　勑具官某田疇生齒之籍賦租課入之
法郎於省闥典領尤重邦之偶茂俾服厥官爾能敏於事功朕實稽於信
賞可洪平齋集王子申落致仕除刑部郎中制　勑具官某韓厥既老而
稟政留侯導引不食穀而強起材足以為斯世用詎容得謝爾孫尚渾厚
風致簡遠郡國選表再召爾辭遂以垂車請幅巾林壑獨立氛埃之表固
泊乎世味矣朕訪西南人物於朝謂爾年耆德明精神未衰懷香憲部勉
為一來霜峽放舟使觀者知朕能致華髮於萬里顧不韙歟可除鉉騎省
集水部郎中判刑部蕭儼可祠部郎中賜紫制　勑某官蕭儼夫王者之
為政也任能舉直理刑懋功如斯而已矣今秋官卿佐皆闕爾儼實專其
司定法察情克舉攸職切言直氣屢聞於朝靡私厥躬何其愛朕之深也

方將圖致適屬均恩是用就升名曹仍加命服俾權省闥時予寵章爾其
念哉無易乃心無回乃行決獄以寬蒞官以公平一心克終予慎嘉汝
可　浙西判官高越可檢校水部郎中賜紫制　勑王者之建藩輔也必
命重臣以臨之又擇賢士以佐之政成當迁留而增秩古之制也高越以
儒學淹雅見稱于時項自南宮直于東觀筆削之言方勵弓旌之禮是求
從事大邦率多婉畫有嘉令望屢屬慶恩俾假正郎仍紆紫綬服我加等
之命無懈盡規之心元憲公集尚書司封員外郎知明州張弁可尚書祠
部郎中制　勑具官張弁資性淳夷操行廉素鼎咨郎選參案縣獄心焉
首公善弗求譽嘉聞美課尋寵巨藩而前比假司大比來上始延恩格吏
綫歲成亦既一周雖或佗吝宜真握蘭之秩無懋剖符之績可王珪華陽
集河北都運使李參可諫議大夫江淮等路都大發運使高良夫可司勳
郎中制　勑邊方控朔蓋天下之要西峙兵師之雄神都即汲則邦中之
費南斡山澤之賦朕閱斡臣於最籍將使節于外臺蓋委重則必傳之寵
賞先則思責于辦以爾具官李參風強而銳有世資之達以爾具官高良
夫器敏而沈無吏文之害並掀首職之裕厲吏使煩之勞或提封百城以
經于大河之北或運粟千里以制于長淮之東隄繇未平民力甚敝雖爾

參主澤之是宣邦計或道歲漕不登雖爾良夫心畫之是濟茲命列諫聯於
右曙進郎秩於中省率蹈台訓以承于休可夏文莊公集職方員外郎閻
仲卿可屯田郎中知耀州制　勑某資性矜嚴當官盡瘁薦更事任屢易
歲時將泝近藩對於便坐俾正握蘭之秩用增分虎之榮善愛吾民以答
殊寵　刑部郎中充龍圖閣待制查道可右司郎中餘依舊制　勑朕自
祗薦坤靈荐歷年所考陟載行於庶位甄陞宜厚於通辰具官某性本溫
良識惟清達田朔近署克遵慎密之規典掌攸司允著公勤之績蔚有詞
藻頌其聲明久稽茂恩未副朝論特進中臺之秩式增內閣之榮更勵誠
明表于恭待可彭汝礪鄱陽集韓晉卿大理少卿林英鴻臚少卿范子諒
倉部郎中制　勑某等大理掌治邦之刑獄以察寃枉以糾萬民鴻臚掌
治邦之賓客以詔朝貢以和遠人倉部掌治邦之倉庾以謹出納以足邦
用皆以佐朕經邦國安天下任責亦重矣爾等更踐中外願聞惟舊敬聽
朕命尚克有成哉可元豐齋集劉炳除金部郎中李韶除都官郎中制
勑具官尚書郎高選也非有資望不輕授爾炳愿而和爾韶清而通嘗為
朕牧民且登諸朝矣青綾入直班序寖穹非徒為爾榮尚其懋勉異時稱
為端平郎吏惟乃之休劉攽彭城集水部郎中王譚可知濟州都水監丞

錢惟可水部郎官制　勑具官某等臺郎重選郡守優寄朝廷待材用之宅象仕官之美是皆雍容內外之望用爲吏互出入之地以誇效官文昌既歷歲月俾分符竹往臨鉅野以耀領護都水丞事修舉進升省闥仍莅起曹勉副茂恩力圖來效可　朝散郎守兵部郎中程博文可太府少卿承議郎陳次升可兵部郎官制　勑具官某等太府主貨賄之藏司其出納夏官主五兵參要謹其行籍貳卿副郎皆精選也以博文緜歷省闥絆著士望以次升臨按淮甸克宣使指並用登進以德材略夫其兩惟月之班縣應星之象爲寵多矣爾其勉之可司麟之海陵集莫伯虚除刑部郎官制　朕恍念庶獄敕寧嘉師其斷治既屬之理官例成又聽于司寇郎曹所領責任匪輕爾以明允之資通法理之事周旋棘寺踐歷三官是必能習察獄之麗知播刑之迪者俾升憲部用長爾長決讞則詳審其重輕理寃則深求其情僞爾無佚訓尚勉之哉　路彬除刑部郎官制　朕擇吉人以觀于五刑之中惟時秋官實掌邦禁郎吏之選非才莫居以爾法理詳明輔之文雅擢在棘路適三十年自評而丞一再爲正又審五易憲車于外轍環於湖廣江漢之郊茲圖老成入踐省戶使汝持議之際不滅平反之時斯爲祥刑朕不多告　胡■除兵部郎官制　朕耀德以爲威

安民以爲武任賢以爲折衝之具戎部雖設始同清曹握蘭者優游乎其間非老成謹厚之士不畀也以爾業優純茂多所踐更自蜀趨朝贊事外府久攝承于夏官之屬爰嘉乃績就命爲真惟立武之常規與除戎之大戒載在古訓非儒者不能知之往思悉心以助而長　李庚除兵部郎官制　文昌列曹雖受察于御史府然郎官著位實居六察之右或自臺而升省或緣省以入臺二者均謂之遷惟才無所不可以爾器範清穎士之譽髦敏於事爲果達而濟項以公薦序于憲僚既升三院之聯備贊一時之望擬自我多畀之握蘭時方拜兵戎政簡矣若夫正邦之大法立武之常經職在司存有不可廢昔之所察今之所爲委任不殊往其懋勉可　褚籍除工部郎官制　朕用人之方惟器是適謂賢者不可以一職拘也苟才有餘地必使之踐更於臺省之間以備質直而文心貌俱古蓋一鄉之所謂善士在時論亦以爲通儒回翔臺僚既已久矣序于郎吏熟曰不宜夫三院之聯六曹之屬皆選也惟前日之察人與今日之察於人爲少異耳其事雖異其理則同毋謂次遷不虛于績可　陳相除左司郎官制　中臺本天下之政六職治其繁而都司總其要典領至重在乎得人以爾遂雅而文達于世用司我輿駕舊爲望郎贊謀樞庭再踐厥屬識慮精

審倫見於斯肆以汝遷升于寀椽惟慎密足以彌綸省闥惟詳盡足以糾正諸曹爾所優爲奚俟予訓　王歸亮除左司郎官黃祖舜除右司郎官制　文昌天府庶務之淵分之以六官而總之於宰士允自部而上之省者無不關焉蓋所以佐丞轄而理曹事自昔多以周材之敏識望實之俱稱者爲之今吾尚書郎如歸亮之精詳審明如祖舜之爽達儁濟皆宿儒也或久與典選或屈於司儲爰嘉已試之能並正彌綸之任夫省闥乃要地都官爲劇司惟待其要在於提綱之間則居其劇無不迎刃而解往承厥職益究汝心洪平齋集周操鄭絜並除吏部郎官季南壽除考功郎官張孝祥除禮部郎官制　中臺號政本六偶分郎闕吏禮二曹尤爲高選朕屬精庶務思有實才官人之方先試其攝及此試可從而類升益操也以積學師賢闕潔也以通才貳工監南壽辭林之秀孝祥舉首之英久在石渠校讎秘籍今並以兼官之舊錫命而爲真典銓者當兩選之繁考績者據七司之會隸南宮者有舍人之目各踐厥次毋隳爾成可　工部郎中鄭寅除尚左郎官制　勑具官某艮以止爲體能時止則止然後能時行則行爾簡粹而通亮爲郡嘗以治理効聞顧時俗之流從又孰能無變化懼荃蕙之俱茅也而恬然歸絜坐玩歲華待化機之轉移偕衆正而

彙集其將有行乎郎選甚高毋憚于劇朕方思所以進爾者可　考功員外郎桂萬榮除尚右郎官制　勑具官某比歲倖門開而吏道雜武級猥濫尤甚綜核方嚴銓覈宜允爾爲考功郎氣嚴詞厲吏莫敢欺推是以修審官西院之法鑒揭而妍醜分衡設而輕重判劇曹其澄乎來幾何日三錫厥命用惟其材毋謂序進可　袁絜齋集趙汝遇除軍器監趙必愿除戶部郎官制　勑具官除戎器戒不虞義著於革不傷財不害民訓垂於節而吾聖門講明實學有勇知方于路能之治賦足民冉求能之皆確然有可用之實爾汝遇之謹重職在繕戎爾必愿之明練職在理財一爲監長一爲郎曹其足食足兵之所深賴乎治兵而毋佳兵治財而無虐民此則聖門之所尚而宗英之所以培植宗社者也懋哉服我休命　唐白居易長慶集奉天縣令崔鄯可倉部員外郎判度支案制　勑奉天縣令崔鄯大允南宮郎無非慎選者也況官之劇有堆案盈机之文有月計歲會之課故員郎不可逾時闕不待滿歲遷事劇才難斷可知矣而鄯自操白簡率赤縣繩舉違謬惠養繫學皆有善聲著于官次豈能於彼而不能於此乎爾宜率廩人佐計務決繁析滯期有可觀可依前件　宋夏文莊公集三司鹽鐵副使刑部員外郎段曄可吏部員外郎餘如故　勑國家畢慶汾脽子

菹六㮣庶官大较咸用陟明業劇宣勞持宜疏寵具官某等操履端肅器
局淹通貳乃計臣度注邦賦籠山澤之利公家之用咸克積歲月之勤夠
考之文未至用持進於賞典俾俯勸於能臣祇荷寵章更思况瘁可　王
旦弟度支員外郎判國子監旭可尚書司封員外郎依舊制　勑某有帝
降衷賚于良弼交脩封祀之典宣豫揖讓之治佑我鴻業格于皇穹哀我
云亡追悼何已眷乃同氣素有令名遴金穀之要司總膠庠之學館實延
之寵宜異于常勉繼前脩式光華緒可　屯田員外郎同判定州張𢷎可
都官員外郎餘如故制　勑某朕以郡縣之治責在庶官三年有成悉於
加賞故有就進爵秩以勸勤勞者也以爾業文中選屬節首公關決郡條
熟習吏事有司會課善最居多建禮增榮命數滋重勉思幹裕以荅寵靈
可　屯田員外郎監荆南鹽麴商稅務陳易從可都官員外郎餘如故制
勑某等有虞氏之制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朕舉而行之以勸臣下以爾
等服勤官次各有吏能較課最於攸司上聞聞於宰府宜進文昌之秩或
升中御之丞各荷寵靈更圖來効可　新差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太常博
士江嗣宗可屯田員外郎餘依舊制　勑勞臣不進材臣不勸故朕宣明
考績黜陟流品以爾具官某等服勤官次引籍朝闈緯有政能多歷年所
爰觀陟狀用錫寵章司與建曹墾田列職臺郎之選於是為優勉竭乃誠
無忝休命可　太常博士知廣德軍陳常可屯田員外郎餘依舊制　勑
某等古者以尚書郎主屯田積穀之事以充經用國家頗重其選未易授
人今爾等辭藝該明吏事周敏在劾可紀會課居多以升厥官更佇來効
可　太常博士知眉州劉忠正可屯田員外郎等詞制　勑某等漢魏以
尚書郎主墾田虞衡之事分曹建禮職亦甚重以爾等清潔秉志勤勞首
公或守郡坤維或詳刑嶺表皆以吏課列於有司考覈以聞陟明斯在第
陞華序用勸朝倫欽踐厥官更思况瘁可　太常博士充祕閣校理韓義
可祠部員外郎餘如故太常博士胡淳可屯田員外郎制　勑文昌政化
之本臺郎要近之官儻非特材曷稱朝選以爾韓某挍文深學躬博雅之
姿胡某吏理精詳懷青白之操並處曲臺之秩或忝祕館之榮第課當迁
賞勞斯在宜分曹於建禮俾應宿於太微勉勵清修無忝朕命可　胡文恭
公集關詠可屯田郎中趙秉可職方員外郎制　勑具官某等夫治以得
人為本而守長尤難官以稱職為賢而名實須允我嘗吏代第進省曹胥
獲美才咸進褒典以爾詠性度閑遠履尚清修以爾秉識致疏通志用閑
敏率自為良之舊屢試劇煩之能進服臺聯外援符寄度我典刑之守濟

于文雅之風或海沂以康頻堤關之利或徼外無梗濟遠夷之安列上年
膚稔於朝聽正以墾屯之秩職諸方貢之宜並躋名郎且旌良幹益樹終
更之課勿忘黜陟之恩　廖詢可都官郎中馮振可都官員外郎制　勑
某等朕設課吏之格較比氏之績申唐虞之簡舊去漢魏之煩密均用一
閑參比衆功爾等體行清脩風力強濟自服王官之序屢試吏資之能分
握符書臨長藩服上計文而可紀應考法以當遷宜正秋臺之聯進丞郎
省之務取稱掄官之典勉修良幹之風　章悰可屯田郎中趙永裕張肅
並可屯田員外郎制　勑具官某等孝宣之治信賞而衆職理京房有言
考功而萬化成政平吏良繇此物也朕率由舊典詳試庶工褒勤勸庸以
風內外以爾悰行義潔篤以爾肅風節清脩以爾永裕出舊德之門有名
駒之質並畜縣士彥而稔服朝聯典城臨民涖官行政節以廉著治用最
聞列上年膚晉膺考法中臺之選起草為華右曹之煩墾田居劇或進正
員之重或峻副郎之選並寵清流茲為茂典益圖敏政肩對陟恩　郭亨
吳迪並可比部員外郎寇玭李咸熙並可國子博士張承恩可水部員外
郎張景純可國子博士張仲莊可太常博士馮溫舒可屯田員外郎制
勑某等昔堯以職而試臣漢用法而課吏咸責實以覈效亦累優而取陟
以爾等士矩尤飭吏文滋習謹政條之賦則嚴而不苛裁事局之繁則敏
而能力績成所治章下有司較閱閱而信然揩功令而審若差進中臺之
秩參服上庠之聯資地本優儀品兼峻往踐乃職彌懋爾勤宋元憲公集
尚書屯田郎中知衢州胡晏可尚書都官郎中尚書駕部員外郎知慈州
涉績可尚書虞部郎中尚書比部員外郎知巴州陳甫可尚書駕部員外
郎太常博士知蒙州田瑜可尚書屯田員外郎制　勑具官胡晏等故事
南宮郎專治臺務國朝均內外之任準真拜而煩使之亦既有遷尚本其
次以爾等咸服士操胥濟吏文薦蒇結勞登朝有著分掌州任參穆化條
前勤着聞今治通衆合是課目愜予褒章都肆朕虞僕駕田部或正或貳
勉即厥官可　尚書虞部員外郎馬尋可尚書比部員外郎太常博士張
泌可尚書屯田員外郎制　勑具官馬尋等夫臺郎始於墾田省書總於
鈞比皆一時之俊選也以爾尋劭智爾綸持法敷詳而斷守軍牙有綠鏈
之政以爾泌屬辭辨麗秉操廉約而濟腰縣組有撫字之勤並見考歲歲
來結官最宜階承務之劇且勸敘才之規往服寵嘉毋怠祇飭可　太常
博士通判定州馬僑可尚書屯田員外郎國子博士知濱州盧南金可尚
書虞部員外郎制　勑具官馬僑等或俊茂服官或淳固宿業各敏乃事

序登于朝鼎者敉戢遺虜假領州祭犨新莅來丈而前課已周宜畤三歲之績並允一臺之拜體余郎選勉爾吏勤可　國子博士郭長吉可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西京制　勑具官郭長吉業治儒經仕優宦簿早階郎署協布郡條失於保任遂罹降斥屬郊恩之蕩釁加京守之薦能俾優典虞之曹往參主綸之政悉心營職以稱所知可　尚書職方員外郎知衢州任旦尚書職方員外郎監衢州清酒務郭昭肴並可尚書屯田郎中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廬州陳執方可尚書比部員外郎制　勑具官任旦等各以吏能參寘郡選或州藩為政頗適惠和或權酤示譏已淹時序並通前績偕集攸司正秩員外清曹副選素名郎授尚勗官成可　尚書都官中郎知處州黃禹昌可尚書職方郎中淮南路提點刑獄尚書祠部員外郎制　勑具官黃禹昌等朕以較吏之法責于攸司官無內外三歲一考備課即授褒勸在焉以爾禹昌勤身蹈和白首無懈以爾越小心慤矩清獻獨勁並累書闕簿參真郎關或華除為州稽教條之懇或赤東桒部副欽恤之懷率以年膺恆我朝獎陟司方志貳度國征往服寵階尚結來最可　應賢良方正科太常博士蘇紳可尚書祠部員外郎充通判應茂才異等科張方平可秘書省校書郎充知縣制　勑具官蘇紳等國家振復賢科皆求邦彥非以角空文於無用蓋將竹遠猷之斯告膚是選者不其難哉以爾等抗志經墳沈精道素或昌辰妾賀已列於朝綏或別郡論秀海偕於計物並能貫穿前載發揮大猷溢奏牘以獻文鴻藹章而署行爰臨使坐躬覽著篇雖異等之未聯亦洽聞而可錄茲為第賞誠協育才憶結華綬以陟郎曹視野巾而登秘省贊條外閣字俗適封併示寵章勉永來譽可　劉敞彭城集朝散大夫權知曹州王彥韶可衛尉少卿朝奉大夫駕部郎中張儋可鴻臚少卿朝散郎蘇注可司封郎中承議郎太常丞周秩可駕部員外郎制　勑具官某等中都列官皆有分職地崇望高者卿寺郎曹也非其美材未嘗輕授以某等持身端直臨事詳敏外典州郡內史臺閣久次咸效皆有可紀是用遴加寵進以極智略或佽貳惟月或上應列星至于副郎並為茂選敦服寵光欽懋職業可　曾肇元豐類藁范子奇工部郎中高遵惠員外郎制　勑具官某宮室城隍程庀度材之事郎於起部其選甚高詢求在廷爾材惟允朕方董百工而康庶務爾尚勤夙夜而能厥官可　范石湖大全集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周闕可戶部員外郎總領淮西財賦制　國家謹供軍之制特全師所營必以王官持節護饋餽寄朕耳目分閫頓憂班序甚高舉在凡奉使命大夫上以

爾詳明練習籍有才譽來輅東部席國未溫進糧郎星將我使事調度客則軍不乏興甘苦均則士有奮志緊汝之職往其欽哉　洪平齋集川秦都大茶馬技如琥除戶部員外郎制　勑具官某尚書郎非民膚暴白不投刬地官之屬選高而劇可輕予爾將潛于變就建帥閫不苛急以牟利不矯異以干名刀耕火種之民悉安之朕惟推拔畀節以示獎勵孰與入秦明光之為客式遄其歸贊我邦計凋瘵若何而裕煩冗若何而節帑糧物重若何而權推此類具言之用觀爾緼可　沈氏三先生集都官員外郎揚異等可並職方員外郎殿中丞李之純可太常博士屯田員外郎張宗雅可都官員外郎制　勑具等朕綜核名實信賞必罰庶幾乎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如漢之全盛時故考百工之績而陟降之未嘗不詳且慎也今有司以爾等代閱之狀來上咸應于法而無嶷者其可以不賞而陟之哉其各增秩一等尚書副郎秩宗博士皆清選也其各懋之與我同底于治可　鄭起潛立奄外制藁朝奉大夫尚書考功郎中兼宗學博士胡泓除吏部郎中朝請大夫屯田郎中立迪嘉除兵部郎中通直郎行都官員外郎陳昉除刑部員外郎承議郎權發遣處州葉秀發除屯田員外郎制　太微後一十五星尉然曰郎位尚書郎重矣雖事有繁簡而位望等也爾泓以宿學該深餘司續陞右銓爾迪嘉以長才練達餘司田晉戎部爾昉以雅望精共餘司隸陟士師爾秀發以通儒理劇餘郡最入農部惟茲四人一朝而並命之諸曹之事舉矣往欽哉思稱朕選擢之意　蘇魏公集職方員外郎夏旻可屯田郎中駕部員外郎俞康直可虞部郎中散官如故虞部員外郎鄭謂可職方員外郎散官如故虞部員外郎姜正顏可比部員外郎國子博士傅共可虞部員外郎制　勑具官某周之六廉唐之四善皆天官比吏之法令之考課參用其制視功賦祿厥惟舊哉以爾蚤聯閨臺給服吏政一官恪次四載于茲治以最聞行無過事措於有司之令歷被增秩之條勉服忠規以對休命可　職方員外郎陳傳可屯田郎中虞部員外郎孫昱可比部員外郎制　勑具官某等考陟之典尚矣自有虞以來未之或廢蓋疇能比吏勸功賞善有國之法不可闕焉以爾等妥贊衆名居官任職民政有術循之效郡綱籍關決之明稽熙四期嘉事勞之可錄進班一等亦疇勸之所存服我恩榮終其報稱可　駕部員外郎李茂先可虞部郎中屯田員外郎馮積可都官員外郎虞部員外郎蔣僅可比部員外郎制　勑具官某等昔有虞之熙衆功也九載而能否別周官之比羣吏也三年而治最陞大抵方仕能效功書過久則實已廢遂則賞

或儕四歲過然我得其中以爾等風以吏貧仕于朝廷自登郎選屢試攻
除準職之勤訖無曠事議年之課且應功書並進等於右曹示時能於往
效尚思勉懋無忘欽承可　遂山縣令貫祥母著作佐郎周綸母並年九
十一歲封縣君南宮縣令董京父年九十一歲可守祕書省校書郎制
勑某向者已事泰壇均釐列位厥有親年之耄未登封賞之科特霈殊私
式彰孝治以爾壽康之福寔應詔求憂善所終誠宜表顯寵以遂丘之列
湯邑之號用為子舍之榮益保餘齡無忘休渥可沈氏三先生集太常博
士鄭琪可屯田員外郎殿中丞劉介可國子博士貧善大夫石弁可殿中
丞國子博士王諤日可虞部員外郎制　勑某等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
蓋堯舜之所難也然所以能使百僚師師百工惟時者非有考績之典歟
今夫外廷之士衆矣固未嘗人人而從容乎朕前也然則安得人人而辨
之哉故祖述唐虞憲章三后所以損益審官之法甚備庶幾乎黜陟之明
勸沮之信而在位者皆得其材今乃以爾等來上皆應其法而當遷者也
朕甚嘉之其各遷一等往服新命毋忝我丕顯之訓可　宋景文公集王球
可工部郎中張叔詹盧安並比部員外郎制　勑王球等或夙尚閑奧或
理懷脩舉並宣力繁鞅績用屢升陟狀鈞校年儕茲久格有成例朝嘉爾

勞況吏二千石朕所倚辦兢膺進秩之典皆趁報成之良正尚外曹官以
差進可鄭獬鄖溪集職方郎中馮沆致仕一子可試校書郎制　爾之父
以忠潔自脩白首不懈引韋言老請佚其餘年詔音財及而奄已淪謝加
賜一子廣示朕之茂恩可　致遣人韓盈可試校書郎知縣制　刺史書
爾行義甚高鄉里師之善積于家而實行于朝古之道也其以某試蘭臺
校書爾其勉教不懈以師其民俾至於為善而後已則於時豈小補也哉
可　袁蒙齋集蔡仲龍除祕丞兼屯田杜範除祕書郎制　勑具官十洲進
爲號風月不到處職為丞郎儒者高選也爾仲龍夷雅自特爾範端方有
守蔚然令聞士論推之同時登瀛之榮豈汝私哉朕準屬群工治事于局
木天雖無吏責經史皆實學也及茲暇日培植器業如或知爾舉而措之
乃閩後艱劉行簡苕溪集劉才邵除祕書丞李百藥祕書郎制　勑具官
某閩府士之冀北追風汗血之駿在馬識者朝暮而取之無留良也爾等
召自外服問以所知論議切理有當朕意丞郎之職其選甚高往屬爾脩
以俟識拔可蔡端明集李評殿中丞宋敏脩太常博士楊愷奉禮部郎制
勑具官某等天下以文治而士人以詞進者為日舊矣惟爾評生於貴
戚早聞善訓縱學屬文特然有立敏脩暨愷世以儒聞能名其家經術益

茂命試列等禁然可觀或近歲省之聯或與奉常之列率為恩渥勉務敦
修洪平齋集歸順人同鼎武翼郎王闓顯武翼大夫呼延實求伯友修武
郎制　勑具官某國家推天覆之仁舍逆取順豈以南北為間爾等執贄
綫以從亡虜遂窮力屈來身歸命朕不汝棄也易畀武級之勞毋忘忠力
之報可吳泳鶴林集張文用授隨龍武經大夫王倫授保義郎董有恭授
武翼郎制　勑具官某阜陵之書如天球弘璧歷代寶之以為大訓經筵
進讀今已終篇恩光所霑下逮而屬既優既渥矣爾其敬謹于儀往祗厥
事毋曰一官可以幸得也可　楊鳳孫授中大夫楊蕃孫授朝奉大夫楊
衍孫授朝請郎楊纘授朝請郎制　勑具官某等昔我文母保佑朕躬有
大功於天下今升自閟宮祔于太室戚畹內外嘉與推恩蓋報其親者不
敢弗盡也爾等生自高華素于冨貴有敬謹威儀之度無康好佚豫之失
竝升一秩宜懋厥官毋曰居寵而不思危也可慕容彥逢摛文堂集西寧
州教授歙州進士黃庭贍可將仕郎樞密院闕黃庭贍吏部供到今年七
月內奉聖旨西寧州蕃學措置就緒其蕃族子弟甚有能書漢字通誦孝
經漸習論語皆知嚮方慕義化革獷俗所有蕃學教授黃庭贍與假將仕
郎以為訓誘不倦之勸本部取家狀本到未曾給付身奉聖旨黃庭贍特

與將仕郎仍疾速出給付身制　勑具官某朕建蕃學于西寧既克就緒
爾以進士預講授之選訓誘為勤今蕃族子弟能通書文誦習儒典嚮方
慕義俗由化革雖朝廷聲教所暨爾預有勞宜錫官榮昭示勸獎欽承恩
命尚其勉哉可宋元憲公集十二考人前明州錄事參軍劉愿可大理寺
丞奏舉人前渭州司理參軍張京可著作佐郎制　敕具官劉愿各以瘁
廉來于調補或郡綱督罰通績前勞或州獄首公見稱敏識閱其吏啓嘉
乃官成宜從振滯之條兼懋舉知之格省像寺屬勉服榮階可　十二考
人前權楚州團練判官高中正可大理寺丞奏舉人前江陵府節度推官
劉湜可著作佐郎制　敕具官劉湜等咸錄吏資早介戎幕或風力清勁
見舉所知或勞考優深載符允令得于銓啓嘉乃官成秘局刑司各備其
屬可　十二考人前鎮國軍節度推官知鄆城縣宋辰可大理寺丞奏舉
人前權岳州軍事判官監納漳州茶來場陳選可著作佐郎制　勑具官
宋辰等比者作為恩格差次使勤銓覈有條陞獎惟敘以爾等屢由選集
出補賓從或假以縣章積資於功狀或蒞乎茗稅見保於監司宜懋乃勞
改躋優秩佐郎丞率分以命之可　十二考人前權保大軍節度推官張
從宜可著佐郎制　勑具官張從宜久調中銓屢賓外府近携赦格歸貿

歲勤緊書考之滋多顏振海而有序宜緣信賞俾陟榮塗勉非遵立之華
吏圖縣綫之舉可蘇趨公集奏舉人前陝州陝縣尉常景可光祿寺丞奏
舉人前晉州趙城縣令安壽可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某等郎內闕丞闕
臺選佐皆京司之美官也銓選部而陞者非詞學之科與公卿之世不待
預焉以爾等仕於縣邑或令或尉皆有善狀稱於知己中銓考實使坐推
恩各用爾資進增厥秩既蒙獎擢之命宜盡公忠之心可　大理寺丞李
得臣可守太子中舍光祿寺丞吳立禮可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某爾籍
隸京司職吏民政廉方之守既已效於官成累久之勤茲亦應乎功令宜
甄時於善最俾敍進於榮資爾其欽承以永來舉可　前撫州撫略縣令
錢公績可大理寺丞前代州軍事判官張佑前權知果州團練判官鄭士
衡可並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某等令之仕於郡縣者既限以積累之資
則其器能可見矣又難以保任之法則其操守可知矣會課來上閱實靡
差真之京司是謂慎選以爾等或起於門調或進自儒科典邑佐州咸有
善狀廷尉之屬蘭臺之職皆曰美官俾之並命偕此榮路益思後勤可
袁州分宜縣主簿前虔州受納板木場兼監排岸司劉最淮南節度推官
前知鄆州中都縣事王仲安可並大理寺丞綯南西川節度推官前知梁

山單渠山縣事趙清可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某等或決科從仕或廷實
入官並有廉能之資綿吏縣邑之課臺章言狀銓覺除勞辨職者敏幹可
稱字民者樹備著效用擢京司之列茲爲責任之階勉思後勤勿渝素守
可　前權潤州觀察推官方仲謀前山南西道節度推官郭子孝可並大
理寺丞前權撫州軍事推官譚仲衍可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某士之由
選部而陞京司者榮進之階漸也非計最如格未嘗輕授今爲者以爾有
幹蠱之譽而有司又言應陟明之典臨引便坐擢爲王官爾其益思登進
之艱終圖遠到之效副我甄任不亦休哉可張廣東憲集賢閣範寓並除
秘書郎內張閣兼史院檢討官趙衛錢周材竝除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
某等朕廣儲美髦實侍器使石渠東觀咸以次陞譬猶合抱之材長養成
就豈一日之積哉以爾闡爾雱問學之審詞藝之工朕故使之典四庫之
書以資其傳以爾衛爾周材器識之遠行實之孚朕故使秉太史之筆以
信其公雖尚周旋三館之游然亦曲盡一時之選乃若編摩之助教導之
勤各因爾能尚賴餘力許應龍東澗集徐雄除秘書丞史彌華除秘書郎
余元龔除著作佐郎制　蓬萊道山清華之選也非碩學鴻儒蓋不輕畀
以爾雄剛毅有守公正亡私屢振職於成均宜進丞於中秘以爾彌鞏安

恬不競悃愊無華既為模範於金枝盍掌圖書於秘府以爾元廣身端行
治學廣聞多允為冊府之英流晉秉著庭之直筆罔非吉士允穆師言茂
對榮恩益宏進業胡文恭公集周偕臧論道杜濟可並殿中丞陸巷可著
作佐郎制　勅具官某等以才辯之華升豫俊緻以力局之敏進列京司
臨長遠服之民賦宣剸邑之譜剸治撫璽控帶有勞吏民便焉歲月勞止
國稽齋代之實並從進秩之科丞庸省者洵且華佐吏觀者尉其美咸自
修勅勿忝襃嘉　全余白祖或李秉可並大理寺丞周復張熙可並著作
佐郎制　勅具官某等朕欲選清能拔寒素故保任之法專施監司而課
最之方一歸銓審參覆不謬襃陟乃行以爾或奮跡才章或進以經藝豫
壽大蕃領治一同亦從尉察之司往鑒覺權之局並委秉脩之士宜款遲
茂之恩領著吏筵進丞法屬悉近朝閭之陟益宣公路之勤　杜諮可大
理寺丞張文吉可著作佐郎制　勅某等或積資至華或被舉治縣恭畫
有補撫字弗苛監司薦聞銓覆應狀秘丘領著獄寺為丞尚勉來課之脩
以對陟恩之茂　秦愚劉濟並可大理寺丞韓祿可著作佐郎制　勅某
等或力文升科或治經著第習知爲吏之敏舉遵行已之方慕有姚善已
無遺事薦書交於公府滿課集於銓臺擢佐脩書之廷進丞治獄之署益

恩勉勵用對褒遷　李埼可供備庫副使李瓛李璩李球並可內殿承制
制　勅具官某等朕以淺泉在詠懷聖氏之懿渭水興嗟增逝者之感眷
言諸息洽被遺恩以爾等妙年自修沖規可尚參從貴里分籍禁庭擢舉而
義之在憂服苴麻而居制成聞攘慕良足哀矜覽遺表以泫然稽舊章而
允若擢升使介進陟班聯思乃究於外家義無慚於前代勉思樹立姑務
顯揚　李球可內殿崇班李玘可內殿承制制　勅某等內寢之聯視諸
朝秩外家之貴體自朕躬主於拜除宜在優異爾等戚苑貴種仙李真枝
被長君退讓之風承鄭氏法度之教咸自脩綜莫不柔嘉久從班籍之編
名未稱小侯之主學宜峻近庭之秩且光左相之賢往服寵褒益思淑慎
孫周可左藏庫副使王日宣可禮賓副使王克讓仕守素毛永保可並
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某等夫護營卒邏遝警武遊外侮通爲兵官稽歲
勞校軍最差進茂秩抑惟邦典爾等膺材武之選有力局之用歎吏委使
見稱擴斂齋代自列應書當遷司帑別都典客近局或從著定之峻而承
音制之重率由功次咸用詔除尚緊樹循以展綏靖任希夷斯庵集曾爍
秘書丞李鳴鳳著作佐郎制　三館儲材均爲清職六卿設屬式重列曹
已試有聞次遷惟允爾與優于文學久服周行爾鳴鳳蔚有詞華嘗冠蜀

選或承圖書之府或躋著作之庭兼假郎閣晁昌賢業其服寵光之渥。魁
爲稱塞之圖沈氏三先生集內殿承制唐詵等並可供備庫副使內殿崇
班張宗納等並可內殿承制
勑某等天下乂安方外無警而兵之不試
者久矣材武之臣寧復有非常之功而敢希不次之賞乎然方鎮存屯戍
邊圉有儌候柎宇講輯讖察詗何之勞亦不可遺也爾等並以勇選而領
軍事按籍以遷或貳諸使或承制二日皆曰顯爵其往祗服益圖祈報可
蘇鯉公集皇城使向寶可貴州刺史依舊皇城使內殿崇班閤門祗候段
充可內殿承制餘依舊制　勑具官某等夫將祿班等所以待有勞之臣
勞而不圖何以示勸爾等咸以精悍之質禦于疆埸之衝能戢擾齒稟信
威令攬元臣之列削逆成效以良多嘉乃勤進增爾秩或俾專城之守
或承內著之職俾以寵名益重邊圉並爲優異之典更佇撫綏之謀可
左藏庫副使曹繼明可供備庫使西京左藏庫使雍規可文思使內殿崇
班閤門祗候王文郁可內殿承制依舊閤門祗候內殿崇班韓見素可內
殿承制制　勑具官某夫仕者久而不遷則才愚同滯進而不以其敘則
流品弗甄今有司所以限年而校功循階而進秩者繇此道也爾以材武
擢于治朝內外順使之勞訖無曠事歲月荐更之比已應陟書稍陞等於

官聯且時膺於伐閱往承恩渥無怠後勤可宋元憲公集殿中丞知單州
碭山縣王文美可國子博士太子中舍知真定府馮日宣可殿中丞制
勑具官王文美等國家多出中朝臣以宰百里蓋欲寵厥任而忠綏吾民
政苟有成賞不淹晷既以勸善亦俾久官惟爾等榮名儒家效智公局日
以謹飭蹈于廉隅修方累勞遂列閤籍比荷臺詔出撫縣封並能審諭教
條揖伏愁歎均有善狀列在攸司因其大比之辰且充即授之寵經庫盾
省分以命之益勵乃誠毋替朱舉可　殿中丞新差知溫州平陽縣楊中
和可太常博士太子中舍張子元可殿中丞制　勑具官楊中和等夫考
課之法所以明淑慝而叙功次也馭厥群吏存于彝章以爾等並服朝紳
荐更歲籥或經明有法充邵素猷或問調累勞頗書善狀爵茲大較咸用
序遷議禮曲臺分曹盾省各祗寵渙無替令名可　河東路轉運使尚書
兵部員外郎陳璞可尚書工部郎中殿中丞通判興元府李公謹可國子
博士太子中允直集賢院知鄭州呂公綽可太常丞太子中舍知明州奉
化縣陳世長可殿中丞制　勑具官陳璞等夫冬部郎曹胄筵師職容臺
之卿屬盾省之監聯並爲華階以叙能吏惟爾等懿文典學究抒幹材或
將漕使軺或剖符寰郡或倅承於州事或撫輯於縣封並貿歲成克猷朝

實宜就增於榮級且究懋於乃勞成命罔私余訓無忽可　尚書虞部員
外郎通判益州楚經可尚書比部員外郎太常博士知越州蕭山縣王簡
可尚書屯田員外郎殿中丞前知封州劉直溫可國子博士太子中舍知
漢州綿竹縣趙壹可殿中丞制　勑具官楚經等尚書曹有比司掌屯之
員中朝臣有師庫盾省之屬各著官簿以陟吏資惟爾等智效事經藉引
朝紱或勤於外補方贊郡條或績乃舊勞累先縣譜並齋關來上貿歲有
周宜序美資文獎成績毋或懈位以忝懋功可　尚書比部員外郎提舉
兗州仙源縣景靈宮晁邁可尚書駕部員外郎國子博士通判南安軍徐
紹齡可尚書虞部員外郎殿中丞集賢校理知復州王珙可太常博士太
子中舍知鬱林州查沖之可殿中丞制　勑具官晁邁等課功之黜陟視
勞之殿最我有彝法付之攸司以爾等早服仕階進班朝次或華顯郎署
或領弁經庠或文雅游書林或廉端備儲案並緣外補參積歲勤然方奉
真祠倅軍壘守支郡撫遐陬宜即官成序進恩等今以駕曹虞務廷野盾
省之屬以命之其各無忽可夏文莊公集利州路轉運使工部郎中呂言
可刑部郎中餘如故殿中丞同判鄧州朱正基殿中丞知華州華陰縣事
楊政化並可國子博士餘如故太子中舍越州餘姚縣事韋覺可殿中丞

餘如故制　勑國家引一代之材布四方之政省録勤吏日簡朕懷以爾
其等性㴱謙雍治中寬猛往監司於郡國或撫養於黎烝咸能首公克底
成績建禮司刑之重求庠講學之榮洎中御之屬丞皆上臺之清舉第勞
而授惟政是繫無替厥官以忝予命可　都官郎中知邢州嚴穎可職方
郎中餘如故荊湖南路轉運使職方員外郎康孝基可祠部郎中餘如故
太常丞同判福州王瀆可太常博士餘如故太子中舍知鄆州平陰縣事
陳保和可殿中丞餘如故制　勑國家尊右文治重愛生民以臺省之要
官鑒郡國之衆務疾非甄善唯恐後馬以爾具官某等心識甚明材用尤
備考其官閥各有事功宜舉成科並增顯秩爾其除煩就約徇公滅私勉
繼前修無替朕命可　祠部郎中知宣州江嗣宗可度支郎中餘如故屯
田郎中知臨江軍熊同文可都官郎中餘如故太常博士知岳州張鎮可
屯田員外郎餘如故國子博士知榮州趙諭可虞部員外郎餘如故殿中
丞知冨順監朱良治可國子博士餘如故太子中舍同判眉州文可觀可
殿中丞餘如故制　勑郡國朝廷之屏翰牧守生民之父母教化所自遐
按至艱勞之不圖吏將安勸以爾具官某等踐復方格文剖詳明或處千
里之師或貳諸侯之治爰考官閥率如風謠宜郎所居第進榮秩夫淯約

可以行己寬厚可以安人勉遵前良無替朕命可　金部郎中知洛州李文著可司勳郎中餘如故太常博士同判蘇州李意可屯田員外郎餘如故殿中丞同判汾州馬振可太常博士餘如故殿中丞同判鼎州魏化基可國子博士餘如故太子洗馬知汝州襄城縣事秉允恭可殿中丞餘如故制　勑朕懋建郡吏分幹中區貴以及勞爵以序德以爾等矩度修絜文禮精詳考閱閱之所更訖無褒厥董功次而差授並用甄陞勉圖後勳以永終譽可　太子中允知榮州公孫儀可太常丞餘依舊制　勑某等竭慮首公勤心幹裕有司較其課最宰府詳其閥閱名在貴格朝命是行或引籍曲臺或發長中御各欽茂遲更勵乃誠可　祕書丞同判延州劉訥可太常博士餘如故太子中舍知揚州天長縣事徐善寶可殿中丞餘如故殿中丞楚繼芳可國子博士權御史臺推直官殿中丞戴融可太常博士餘如故著作佐郎充北宅諸院教授王式可祕書丞餘如故制　勑具官某等或詳曉攻經或兼該學術服勤官次第課可嘉進秩朝閨寵章斯允更圖來効以荅茂恩可　大理評事唐均可衛尉寺丞餘如故制　勑具官某等夙承勳緒久踐仕塗吏課有成朝賞斯舉寔維引籍寔擬於上臺周衛陞榮最親於中禁勉服休寵無怠厥官可　唐南東路轉運使司封員外郎李適可工部郎中職方員外郎知鄂州高慎交可屯田郎中祕書丞知岳州臨湘縣事張惟諤可太常博士祕書丞知洪州豐城縣事孟虛舟可太常博士太子中舍知信州上饒縣事賈守文可殿中丞太子中舍同判信州張同文可殿中丞殿中丞知白州劉宗諒可國子博士大理寺丞知宣州宣城縣事查慶之可太子中舍衛尉寺丞知湖州烏程縣事方仲弓可大理寺丞制　勑國家敦厚治本重惜生民以臺省要官長州縣衆職復東良偶式備監司勤之可圖寵爾珠等具官某等志尚清約事任煩繁往幹漕輓之權或分守宰之寄夙謀載舉善最有聞並書厥勞第增乃秩勉遵寬大之詔稱茲褒異之恩思齊古人以永休譽可　殿中丞田慶餘譚雅並可國子博士太子中舍畢從善可殿中丞太常博士同判揚州吳待問可屯田員外郎餘如故太子中舍知汾州平遥縣事李永世可殿中丞餘如故衛尉寺丞知淄州淄川縣事李庭堅衛尉寺丞監溫州前倉鎮茶鹽酒稅務向約並可大理寺丞餘如故制　勑以祿詔爵以德懋官順考舊章無尚於此以爾具官某等政體勤敏風行絜清宜錄乃勳遷增爾秩式旌課最昭勸官師服此朝榮更當自竭可　胡文恭公集　田化愚可虞部員外郎鄭偕可太常博士張當可殿中丞制　勑具官某等

夫守宰為任最親斯民政伐有成宜時吾賞以爾等或仕緣鄉物或進籍世資夥官次之累勤自朝聯而進序夠外班政迹著不宂內守民文綱無害並用平勤之茂合于功懋之科升領澤虞典司儀範至于府省之劇並為朝廷之華就秖臺恩尚圖官治　薛仲蘭可屯田員外郎蔣秘卜仲可並太常博士馬仲旦可殿中丞制　勑朕考內外吏職等計見效累優以成陟憲賞以中信故功懋者進而節廉者起具官某等或畜從遠孝或蔭自官華並服王官之箴咸從朝著之後更試政事參訪能或典守列城流豈弟之化或長治劇邑宣受利之風條上平肅申校吏迹在狀甚白於法宜遷超敘右曹寶墾屯戶口之掌稍遷禮閣有贊導采輿之榮至於省省之聯並號朝闈之美往祇渥茂勿廢操脩　丁宗臣可太常博士丁寶臣可太常丞制　勑具官某等國家試功之典參任以職考課之法質成於閩用甄美效亦存至勸以爾宗臣吏質強敏器質莊重以爾寶臣文典而蔚才敏且精是惟天倫並入吾彀所試有迹厥脩弗懲或鳴絃以宰人或剖符而守境並時上計據法得遷入丞樂卿進掌儀範悉號朝闈之美是為家閥之榮就服寵褒益思勉勵　路綸可虞部員外郎沒熙載可太常博士裴見素可國子博士馬璟可衛尉寺丞制　勑某等賓興以茂入豫吾彀或沿家學之進亦資世賞之延愁服吏能分從官使闕宰郡僚參布縣條領筭商車通著最日有司覆實彝格應遷司訓虞典野叢至於經序之選均為朝品之華當思力公勿為官忝鄢擗郎漢集太子中允集賢校理趙彥若可太常丞依前職制　金馬石渠是為蓬山藏室瑋兒洽聞之士於此而登公相者班班而出以爾之博學强記守之以醇固沈酣手書林蓋已久矣丞貳奉常茲為次補博風而翔則在爾之所勉焉可本景文公集　咸舜元可比部員外郎陸仲息可國子博士王達吉郭承祚並可殿中丞李從夏侯錫並可祕書丞制　勑咸舜元等三歲之限天道小成朕課吏勞稽法於此以爾等文敏強濟業於官下經營效力謂我詔條事無廢情文不諉上年比如令朝次遷遷省闈庠戶芸癸甫尚資踐有著褒進則同各仍爾位益貽來譽可　唐元稹長慶集　袁重光推州判史李踐方大理寺丞制　勑盧國郡貫平羌江帶卭峽關西南蠻經畧之地也大理寺寺獄犴視刑書我國家生人之司命也任非其才為患不細前鄜坊丹延等州觀察判官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袁重光佐觀風於鄜畤闈有能名前湖南團練判官兼監察御史李踐方忝練卒於湘中號為柔立宜當慈惠之選且盡哀敬之心姑務勝殘無或枉撓佇爾布政叶予好生

重光可使持節雅州刺史散官勳賜如故踐方可大理寺丞宋元憲公集
十二考人前權建雄軍節度推官張行成可著作佐郎奏舉人前南安軍
録事參軍愼晃可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張行成等國朝考吏雖黄綬一
命皆責在銓審而覆于殿庭㓨厥累勞圖用揩實以爾等亟參調補咸寡
悔尤或年老應於赦條或保任列於公牘宜從信賞于以懋官秘省卿曹
各備具屬可　十二考人前權保康軍節度推官田頎可著作佐郎奏舉
人前陳州司理參軍孫淮可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田頎等聞者詔書以
吏久不遷始限考法才而可任參責舉知蓋因方任人非可以一故也惟
爾等或從事戎幕或訊獄輔州年勤應條薦狀符格覆自銓啓愜于余求
省屬卿丞各服榮序可　前權清海軍節度掌書記林杞可著作佐郎前
明州録事參軍錢訪可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林杞等或士類美材或王
門遺緒並沿官牒久服銓流杞以作記之工載華戎府訪以晳郵之敏。派
贊藩掾薦能累積鉤課如書蓮丘佐貟秝路分來各踐榮次無忝爾知可
大理寺丞通判邕州鄭史可太子中舍衛尉寺丞知益州成都縣王景
良可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鄭史等補吏有貲施政惟敏比緣卿屬之選
分任邊州之遴或協贊守條或懋成宰課並緣歲滿宜奬職勞儲寀通閨
法丞署局各祇榮次尚績來勤可　十二考人興元府觀察支使張肅可
著作佐郎奏舉人前真州録事參軍張孝友可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張
肅等載名銓符展體官次或序才累積委公車之封或綿課周星無社陵
之厳並列在奏籍應于賞科蘭臺佐郎秝位丞屬勉服並命思稱厥官可
十二考人前益州節度判官尚頌可殿中丞奏舉人前權筠州軍事推
官林高可著作佐郎前真定府録事參軍張立可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
尚頌等夫中御之丞列朝品著書之佐參仕彥司刑之屬選吏文階敘材
之榮塗勸勞之優秩以爾等咸有成績調于中銓或年考沒深或保任狎
至寶諸功狀符厥賞科宜並命於華聯俾陳力於來效可宋沈氏三先生
集奏舉人前真定録事參軍李及可著作佐郎奏舉人前青州録事參軍
趙億可大理寺丞制　勑某等州縣之吏以千數吾未始一登進於前而
辨其賢不肖也故命有司考其推薦之多者參質其殿最以聞朕則親臨
而權之。夫豈不重且愼哉今汝等其選也或屬廷尉或佐東觀往恚乃心。
以服乃事毋俾有褱以負我重且愼之意可　奏舉人前同州郃陽縣令
張于可著作佐郎奏舉人前權西京留守判官張宗説可大理寺丞制
勑某等天下士大夫達於朝廷者吾既知之矣彼州縣之吏動以千數畢

且達矣朕亦何從而辨之乎故設爲薦任之法而取之一有污敗刑兹無
赦然則薦而任之者亦已難哉今擢爾于東觀宗説廷尉竝列于王官其
往祇飭保爾一節毋辱于已知毋背我官訓可蘇魏公集前權知雲安軍
判官馮越石前華州下邽縣令張果之可並著作佐郎集慶軍節度推官
前知磁州文城縣彭天麟可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某等士之由選調而
陞京司者如用外官之保任如復有司之視成最狀上聞便廷臨引皆相
其質數納以言然後命之良亦艱矣惟爾閥閱之茂咸應斯格有如辭章
之美並由科級而仕擢以臺秩俾爲王官漸階通顯之塗益愼進趨之守。
可周益公大全集右朝奉郎陳唐猷主管官告院虞似良並除大理寺丞
主管右治獄制　勑具官陳唐猷等唐虞之時畫衣冠而民不犯然猶有
欽恤之戒況於後世何敢非刑爾唐猷彊明不私爾似良脩絜自好或踢
對使坐或拔尤周行並丞士師時乃簡推惟良折獄尚忱念哉可依前件
鄭起潛立庵集朝奉郎趙崇嶬除大理寺正朝請大夫趙師呂除大理寺
丞制　朕承列聖仁厚之餘於刑尤謹乃者勤銘以徽有位廷尉天下之
平也。其事重故其建官視他司爲詳爾崇嶬明習文法三入李廷宜爲正
爾師呂詳練民事擢録戎監宜爲丞欽哉協佐而長求惟厥中以稱朕意
刑之訓胡文恭公集周物王鄰臣可並殿中丞周端李格可並太子中
舍崔宗旦可大理寺丞制　勑某等官令著最臺賞有格迨取三期之效
傳勸庶工之進爾等或得諸髦彥或奮自經術歸跡任吏之法擢以讞丞
之名蒸盛府之元僚宰象雷之大邑咸著善狀悉上計書鉤考信然褒進
爲允殿局之尚參掌名物宮僚之貳通受令言乃自法卿之屬並爲官制
之華往服茂恩益圖來績　前石州方山縣令王佐可著作佐郎前泗州
盱眙縣令吴天常睦州司法參軍前監温州在城商税務傅奭可並大理
寺丞制　勑具官某等久從掾令之職咸有幹廉之稱使者交章攸司羅
實言爾最狀甫應迁科朕親御便廷簪相其質可以才使因而敘遷進厲
上臺之聯益思良吏之守可　陸絳可著作佐郎張靖聶堯可並大理寺
丞制　勑具官某等邑大夫司百里之命郡督郵秉一州之綱二者之任
則均三人之行各異以爾絳名有幹局侍諸才彥舉將爲多治縣有迹以
爾靖通法家之學以爾堯本經術之明吏貲並深官簿無玦終更赴集鉤
考應書參丞理官用信吾賞有以自效勿替厥修。郭評可太子中舍李
偉可大理寺丞制　勑某祿坊允儀比東臺之封駁秋卿丞屬佐廷尉之
讞疑或顯用才流或參選吏幹以爾等修辭入弟掾軍從事之招治禮待

科歷郡決滯之任。外章交薦滿課終更賢諸銓條均有治狀宜寵承華之
秩往司李法之書編勵來動勿更前守　晏磨可殿中丞王釜王康王允
並可太子中舍王獻臣可大理寺丞制　勑某等或出曲擀之家而材實
自美或佩滿羸之諺而術學素優。以踐王官之華參從吏職之試剖盤根
而脈解甘養食以自清驛上計文臺中考法精選中尚之局進豫東禁之
條並通朝閣亦丞卿讞咸在修敎勿忝褒升　陳亢可著作佐郎邢裕可
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某等漢之法有最課而得遷晉之令坐優舉而乃
陟國家開薦任之例委監司之官擢敘則精才否尤辨爾等或用材質之
美揚于王庭或以經藝之優靡我人爵佩綵銅墨為郡紀綱治有愛利之
風官無通曠之事需章雜薦選部修閒領著秘丘決平讞寺並為盤陸之
漸勿忘風矩之修　周約可著作佐郎郭瀬可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某
等同升茂士分踐俊科比公牒以肆勤識治庖之效智樹風遠邑綽務要
津政條以修局事無壅監司之薦應法銓審之較中科入著秘局進丞讞
寺並居美秩咸服茂恩　孫諮可著作佐郎王師旦王震可並大理寺丞
夏侯維可衛尉寺丞朱彭可大理寺丞制　勑國家著定考法差進銓流
壹責監司之官參稽保任之法省審既正遷陟乃宜以爾等或州舉升科

或世貲補吏除軍從事為郡決曹領筭商車典臨茗局職修課舉行敏節
廉按察之薦條閒鈞校之司覆實書省有佐卿屬置丞並從臺格之遷益
度朝寵之茂無易而守吏效其來　楚暴可大理寺丞依舊直講制　勑
具官某朕選通經義誦說有法者勸導胄子爾本學力自致後等歸因祭
酒之薦置在詳講之員通敘外勞亦已久次雖中坐細故而見稱大臣參
閱薦章足驗素行姑寵法卿之屬仍數學省之經尚圖後行毋惓忠訓宋
洪平齋集葛遵除著作郎劉炳除司農寺丞制　勑具官某等漢良二千
石必選名渤海入為水衡都尉潁川入為太子太傅左馮翊入為大鴻臚
美意猶在也爾遵脩潔而寬厚守嚴能使其民咸樂於有生承明有庭進
為之長爾炳詳明而通敏守微能與其民相安於無事司均有丞俾還其
舊文學政事之科雖異表屬藩輔之意則同或汗竹之摛華或治粟之贊
計各攄素韞用對殊奬可　趙蕤除大理寺丞陶木司農寺丞趙崇岀太
府寺丞姚珽國子監丞賈似道軍器監丞制　勑具官某等漢宣帝厲精
求治綜核名實以練群臣黜陟有序衆職修理上下無苟且之意迄濟中
興朕甚慕之爾蕤世業之華器能精敏爾木儒林之望議論堅明爾崇岀
公族之秀材識通暢爾珽決科之雋講習有源爾似道克家之美趣尚不

苟廷尉大農太府有丞胄監戎監亦有丞往為我分治之丞者承也所以
承輔其長使無曠職也政事文學法理之士雖自令咸稱厥職則予以懌
可　權知信州史彌忠除將作監丞制　勑具官某上饒聞于江浙頃懌
辛軼紀律以馭吾民剪其萌可綫于爾優於應變習於討惡尸二渠于市
而群姦之魄褫千里底定朕甚材之召丞匠監用程爾能繕修務簡益培
雅望可　太社令李㠛顏除大理司直制　勑具官某三尺法枉於舞文
吏之手朕甚憫焉必得古之遺直而後可為邦之司直爾詞藻有華業履
有度所居官惟法守是謹以是議法於廷尉不撓不折不僭不濫而王道
行皇極立矣枉已未有能直人則玉軻之戒可　趙淋除大理寺丞諸葛
十朋除大理寺司直制　勑具官某等獄重事也鍛鍊以為巧擿摭以為
察析律以為密深文以為公而民命近止國脉斷矣理官其可不選爾淋
器涵渾璞薰然忠厚長者之風繩直於圜棘刑不失仁故就遷之丞爾
十朋步中規矩藹然惻怛無華之美賢易晝於國幣利不失義故俾繼淋
司邦之直皆以達吾好生之德也敬之哉惟良折獄可　鄭起潛立庵集朝
請郎直寶章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鄒仲之除大理寺丞朝奉大夫提舉福
建市舶劉克遜除太府寺丞承議郎行軍器監主簿章端子除司農寺丞

制　廷尉刑獄之平大農天倉之總太府貢賦之貳皆號劇繁丞實贊之
爾仲之詳練世故宜贊廷尉爾端子明習吏事宜贊大農爾克遜歇歷外
庸宜贊太府為官擇人各佐而長以審輕重以稽委積以謹出納丞哉欽
欽刑獄之政舉矣汝不負承朕有明陟劉攽彭城集前河北提刑王端可
將作少監新差通判瀛州李敦順可軍器監丞制　勑具官某等百工之
事萃於二監將作謹於撲斲軍器嚴於補繕非有程不可以稽其勤墮非
精心不可見其功監命官之重從可知矣以某刻舉時當以某會計明審
推其有餘允宜繁使或丞或貳寔皆寵命勉力自殊以副推擇可　汪藻浮
溪集張宗臣大理寺丞孔仲原大理司直制　皐陶為大李漢法罪人必
正于理豈不以獄者人之司命固不可苟哉今爾等有職於其間蓋朝廷
遴選也其思欽慎以對寵休　林光朝艾軒集俞澂除大理丞徐存除大理
丞王夢若除大理司直制　具官某等廷尉之屬所繫為不輕惟廉平近
厚者則其所予奪無或差爽爾澂貫穿諸律於獄之成則聽之爾存練習
古義於獄之疑則折之爾夢若數隨漢使不避勞苦人情法意何啻相遠
爾其念哉爾惟胥訓告胥保忠各以其職舉則無負朕同日命爾之意可
任希夷斯庵集贊挺大理正趙愻夫大理丞袁萬頃大理司直制　正丞

司直皆理官也朕欽于刑非明審者不使之典治爾從爾懋夫中外吏迭已
試有聞爾萬頃志行安恬不移所守或遴陞於厥次或特優於汝遷雖一
時訟繫之不煩而四方奏讞之頻上精加閱實尚克勉哉宋元憲公集大
理寺丞知蘇州長州縣薛絳監杭州糧料院杜植並可太子中舍光祿寺
丞通判海州石延年可大理評事監徐州鹽稅務王諄可光祿寺丞監霸
州鹽酒稅馬湜監穎州酒稅李熙政並可衛尉寺丞簽署鄭州節判官廳
公事王政路可將作監丞太常寺奉禮郎監開封府陳留縣鹽稅務晁仲
紘可大理評事制　勑具官薛絳等胄緒之良材敏從政率階京署參服
吏文或化協郡條或最聞縣普或幕籌甚婉或筦利載登並稽三歲之庸
宜陞一等之秩諸寮鄉宷各楙乃官可夏文莊公集太常寺奉禮郎監濱
州鹽酒稅務陳崇德可大理評事餘依舊制　勑某等素擅藝文早籍勲
蔭並登仕路各著吏能勤勞有成考較惟允第加寵擢用示陟明勉稱厥
官以永休譽可胡文恭公集武康可太常博士裴耕馬先張應符申胥會
可並殿中丞史珍薛端可並守太子中舍李巽可大理評事制　勑具官
某等朕日者右饗合宮成澤庶位並甄一等之秩用洽三神之和爾等類
皆曲恩差進茂級而滿課已上於考格當遷吏勞不可以外遺王渟當令

於下究並申後寵匪隔前恩往承朝綍之華勿替王官之守　張師中可
太常博士游埜可秘書丞陳知德可大理評事制　勑朕用閱成之比計
吏治之脩雖官有大小之差而法無內外之異所以均朝賞壹臺制也以
爾師中材資粹美風業脩舉以爾埜南土之秀以爾知德舊門之良銓服
朝聯升掾京爲中幹事職外握縣條來上勤膚參應褒典西京重於博
士江左美於王官至於詳讞之聯並爲進陟之美欽祇無忽褒勸在茲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九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九　二寘

制

除官制二

宋劉攽彭城集承議郎光祿寺丞王愈可太常博士宣德郎呂由庚可光
祿寺丞承奉郎王狩可太常寺大祝制　具官某等九卿之屬效職肇數
皆朝廷之精選而養材待用之地也以愈學術通敏究知今古使爲博士可
以綜練禮文以由庚持身謹飭紹其家世使丞光祿可以佽助卿事以狩
幼壯好學傳其父書使爲祝官可以陳信正辭並承休命所思圖報可胡
文恭公集邢夢臣可秘書丞韓公彥徐總可並光祿寺丞杜子才可太常
寺太祝制　勑具官某等朕分建庶工參濟群務謹推陟之法示開勸之
方計勞以升限年爲得以爾等或拔自俊茂或蔭諸高華率用才資雜治
邑局所至職辦乃今官成稽參歷書差次更秩進丞中祕豫屬內卿遠於
祝史之聯胥服王官之次咸思自效勿廢聿脩　孫蕡可大理寺丞軍鼎
可太常寺太祝制　勑具官某等奮繇蔭格服在京聯臨軍右蜀之民典
幹別都之帑越從官次列上年勤適敦泛勸之方爰用稍遷之法讞丞進
秩祝史陞名尚服箴言交修節槩　竇彤王稱可並秘書丞俞希及可太
常寺太祝制　勑某等或以才令之選業於時髦或以諷訓之修育自門
子參試以事往服厥官列郡之政脩有司之職舉歲勞均著朝賞懋推宜
承本省之清往虔祝英之告勉而端節服我褒恩洪平齋集門下省檢正
諸房公事辛亮承除太府卿制　勑具官某朕閔班薄鮮興才難之嘆得
非比年以來把有用之才而爵於頓挫老於閒退者多乎爾純實無華廉
靖不競越在外服治譽風著顧善刀而藏之若將終身焉朕方收召四方
俊乂以重周行起爾軍士又進爾治藏之長豈以貨賄出納爲足以煩吾
老成哉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墍尚求無愧於古可　直
祕閣知溫州游九功除司農少卿制　勑具官某良二千石入爲九卿漢
法也北海朱邑以治行第一掌周稷之業蓋此其選爾膚敏而靜平易而
立宗蜀荊閩屢更名郡剛不土甑柔不至茹民安其政而有去思可謂良
矣朕懲吏道放紛之弊循名　貢思用其良不俟東嘉上計以漢法選貳
司均夫長於治民者必優於　國信能爲朕養其和節其流而時斟酌焉
錢穀之間其紓乎可　祕書少監徐僑除太常少卿制　勑具官某禮者
天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夷夔不兼命也而箪瓢陋巷之士夫子進以四

代禮樂付之何哉爾好古學行古道聽彼淇奥其谷比於樸考槃在澗其節比於樂朕方網羅衆俊聚之本朝老成典刑思見如渴擢貳蓬省翔而未集又舉奉常亞卿以進之特行則行惜然一來講明王道於玉帛鐘鼓之外以善人心。視獨善有間矣毋使朕有壽昌二主之歎可唐白居易長慶集裴弘泰可太府少卿知左藏庫出納制　勑前度支河北權鹽使朝議郎檢校尚書刑部郎中使持節貝州諸軍事兼權知貝州刺史侍御史充本州防禦使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裴弘泰九土之貢百品之貨辨其名物謹其出納常在外府統以上卿宜求幹敏之才以爲之貳而弘泰頃分推務兼撫郡民當單興之時法行政立則受藏之府事繁物殷量其器能可以專委勉膺是任無替前勞可守太府少卿知左藏庫出納散官勳賜如故周益公大全集戶部郎中李安國除太府少卿湖廣總領不俟救告疾速朝辭記起發前去制　勑具官某國家養兵百萬雲布於江淮荊蜀之間置治粟使者四擇列寺介卿若尚書郎畀之其在武昌者總六道八十郡之賦任隆事夥甲於三方以爾有肅給疏通之才濟愛人利物之心是以明而不苛辨而不擾列屬版部有華厥聲擢佐司府往督餉道外計之重殆無復加夫衛民者兵也贍兵者民也用不可以不足力不可以不裕

二者兼濟則予汝嘉可鄒道鄉先生集向糾特左朝議大夫除司農卿等制　勑具官某等朕惟皇太后功存宗社與國無疆眷秉東朝邃終大事所以致孝養者不可得矣推恩外氏其敢後乎爾等乃慈德之諸父而中臺之高選也率職以事上捐身以齊家致于公言咸有令聞式昭異數用陟文階或冠卿列於司農或正郎位於司計往其祇恪茂對寵休楊文公集除太常少卿分司制大中祥符六年六月日左司諫知制誥路振行仍降中書劄子奉聖旨且令在陽翟縣將治疾痊損日發赴西京　勑朕以內署之職任重地親非賢才而莫居於侍遇而尤異其有忍露章而引疾不俟命而遽行過群議之弗容由朕心之獨斷尚加寵命特示優恩翰林學士正奉大夫行尚書戶部郎中知制誥同修國史判史館上柱國南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賜紫金魚袋楊某早以清才入居丹禁雍容可尚博雅有聞名實相符久參侍從之列文采足用亮施潤之功頗彰勤劬之心遽罹寒暑之疾惟爾母氏列狀具陳願解職於深嚴冀燕居而順養達予聞聽良用惻然宜推從欲之仁式表優賢之命貳卿樂寺分務西都勉就便安無忘欽服可特授守太常少卿分司西京散官勳封賜如故仍放朝謝。蘇東坡大全集杜訢鍾離景伯除少卿監制　勑朝議大夫

少府少監杜訢中散大夫鍾離景伯朕登進耆老崇德以靖民敎求偶良養材以待用非吏練有素不輕用其人以爾訢久服官箴善守家法景伯旣敏而藝有聞于時皆吾四世之良往服九卿之貳益圖汝守將觀厥成並可依前官訢守衛尉少卿景伯行少府少監曾文莊公集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魯宗道可給事中餘如故制　勑朕紹隆景業大庇中區實賴股肱之臣燮和天地之道務在尊寵式表眷懷具官某神稟嶽靈氣載挺直文章雅正道蘊深明方重敢言忠勞無間簡自先聖輔予中人不吐剛而茹柔常疾非而覩吾儒準群后翊贊正司洽議重熙莫匪嘉績宜升樊於瑣闈示嘉寵於黃扉更賴盡規奉若時命可　左諫議大夫充集賢院學士孫僅可給事中餘如故制　勑國家畢慶汾睢遠莅六稔庶官考績咸叙其勞眷乃侍臣宜加寵異具官某懷行明識成於夙齡麗藻清規冠我時彥而自諫垣引籍儤殿兼榮于彼藩宣奏課而連最審茲邦憲處法以善平。績用居多歲月滋久俾擢居於瑣闈用特膺於朝榮往踐厥官更圖來効可　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任中正可給事中餘依舊制。勑汾睢均慶積有歲時考課最於官司已陟明於群吏眷繁劇於京府宜疏寵於侍臣具官某學識該通器致宏遠積純粹之性懷幹裕之材而自入

直樞廷兼榮諫省藩宣巨屏惠撫於黎蒸尹正中畿肅清於豪右惟積勞之滋久宜信賞之有加特進秩於瑣闈俾增崇於密侍荷茲寵異無怠乃誠可　宋元憲公集翰林學士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丁度翰林學士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晁宗慤並可尚書右司郎中依前充職翰林侍讀學士諫議大夫梅詢可給事中依前充職制　勑中臺綱轄望冠郎闈左曹駁正地崇瑣闥非我才悊疇參盛選以爾具官丁度誕文敏行諒而有守具官晁宗慤英辭素節介實能通具官梅詢吉履清規久而彌劭並頎碩賢路光華王國或玉堂視草宣潤色之勤或露門陪學副諮諏之益分蒞朝局咸充歲勞寵秩應星崇聯拜夕宜因近侍之最交允序遷之舉率乃祕職尚重榮林可胡文恭公集富弼可資政殿大學士依前給事中制　勑朕設別殿之職寵名儒之賢資其學優居乃詢於道術濟其名重出則殿於蕃垣惟吾體貌之臣適寄股肱之郡宜疇功次益峻儀刑以爾具官某履正蹈方秉文經哲才周通於治體識迎照於幾先鄉復賢科首躋德舉籍甚朝廷之望居然廊廟之姿直質弗渝讜言罔伏殊猷出對扶無所憚之心大節極臨有不可奪之色高其忠力嘉乃謀謨擢亞內樞屢籌前箸懋勞久職歷寄二藩睠言表海之邦號曰東秦之重教條班錄恩信施行

流膚自歸苛慝不作厥勞甚茂乃勝方深忽覽來章姑求便郡深惟舒緩
之俗方資控帶之才況德刑已孚難驟移於守相而士風可樂足奉侍於
慈親歸進貳於禮卿復條陳於讓牘雖高已節終嚮朕心是用褒進大名
中貂異數斯協至公之典以將東顧之懷少煩撫臨益在綏靖惟當懋勉
以亮倚毗唐白居易長慶集義武軍行營兵馬使高從政等五人河東節
度行營兵馬使傳義等二十四人並破賊可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制
勑古者賞不逾時所以勸勳庸也爵有加等所以激忠勇也而某官高從
政等以義武之師統晉陽之甲前蹈白刃中推赤心大摧賊徒連告戎捷
超崇速賞爾實當之故視軍功遞遷憲秩破竹之勢其思有終可依前件
崔琯可職方郎中侍御史知雜制　勑近歲已來副相多缺朝綱國紀
專委中憲而侍御史一人得總臺事以左右之今御史中丞德裕以中散
大夫行尚書吏部員外郎上柱國崔琯守文無害莅事惟精在郎署中推
有才理奏補是職請觀其能因而可之仍加寵秩操執舉措爾無自輕可
行尚書職方郎中兼侍御史知雜散官勳如故　太常博士王中伯可侍
御史盧鐵推官監察御史裏行高諧河東節度參謀兼監察御史崔植並
可監察御史三人同制　勑某官王中伯學優行茂飾以詞藻執禮定議

多得其中某官高諧溫莊潔白不交勢利某官崔植外和內直通知政典
在倫輩內而人皆謂之滯淹唯是二三子之才吾得於御史中丞僧孺御
史吾耳目官也非清明勁正不泥不撓者安可使辨淑慝振紀律廣吾之
聰明焉並命同升無忝是舉可依前件　盧昂可監察御史裏行知轉運
永豐院制　勑犍州司戶參軍盧昂前負瑕疵事多曖昧今聞修省善亦
昭彰況有大僚同知情狀且明非罪仍舉有才吾信人言遂可其奏爾思
自効無辱所知可依前件　除拾遺監察等制　謂南縣尉庾敬休等咸
文行清茂士之秀者宜從史列擢在朝行各隨才用分命以職司諫執憲
佇有可稱杜牧樊川集　皇甫鉟除右司員外郎鄭涑除侍御史內供奉
等制　勑夫聖人之理百代同道無他術也綱紀盡舉而關轄不寬故提
綱主轄之司為邦立理之本言於其屬豈敢輕耶浙西道都團練副使朝
議郎檢校尚書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賜緋魚袋皇甫鉟鄉里秀人臺閣
名士能以文學發為官業朝議大夫前守河南縣令上柱國鄭涑生於清
族克肖素風凡守郡邑皆著理行會府藉委之任憲司抨彈之職委之披
汝得不戒之夫為政也日夜思之勤而行之此乃子產之言也剛亦不吐
柔亦不茹此乃詩人之所稱也四海百司之條目舉之在勤破制壞法之

姦蠹糾之在敢率是二者可曰當官各服寵榮無忝遷擢鉟可尚書右司
員外郎散官賜如故涑可侍御史內供奉散官封勳如故　韋退之除戶
部員外郎裴德融除殿中侍御史盧頵除監察御史等制　勑仲尼見負
版者則必式之此言為國根本不敢不敬況其官屬豈可輕用漢家授御
史多於立秋蓋以風霜始嚴鷹隼初擊古人垂旨可以知之朝議郎行殿
中侍御史韋退之等皆章甫高危道德覆博表裏文行師法典常退之當
歷憲臺久居官次性既安靜事皆達練德融典校延閣服膺群書美價廣
譽旁溢遠暢頵佐賢侯名聲籍甚留滯在外而非所宜地官為郎南臺持
斧皆有職業佇見風彩各思率勵以副甄昇並可依前件宋夏文莊公集
監察御史知陝州軍府事李階可殿中侍御史餘依舊制　勑某分陝奧
區介於司雍控引川陸蕃輔京師共治之臣甚難其選苟得良牧何吝寵
章以爾文藝優深識度宏遠頻繁事任淹歷歲時累已臨人在公正色清
鄭之治民甚便之宜進榮資俾臨劇郡必有嘉効以稱朕知可王魏公集
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范鍠可依前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充監察御史裏
行制　勑具官某御史府綱紀糾正之地舊制職務從簡官不必備今朝
廷方講明憲令增置佐屬所以飭庶政而廣言路也爾文章吏事有聞於

時仕副選掄旭秖厥載可王安石臨川集　龍圖閣直學士李柬之刑部侍
郎充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制　勑古之仕者難進易退後
裔至於後世而禮義廉恥幾乎息恬於勢利者鮮矣而苟得躁進者不乏
於朝教之未孚朕深患之顧吾左右親近之臣行義合於古之仕者宜從
其志使在位之貪者有愧而慕焉具官某名臣之子能自修敕出倍蕃雄
之任入為侍從之官而乃力辭顯榮退就閑職別都執憲地清務簡特峻
秩官之秩仍遷班正之班吾惟爾嘉其往居息可宋元憲公集尚書禮部
侍郎參知政事石中立除尚書戶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制　敕登賢于朝
所以贊機務均逸于位所以優老成尅左戶亞卿之聯西清別殿之職今
是寵數且解近司以爾具官石中立文雅兼資耆素無競早階朝弁遂服
材林自書命於掖曹旋升華於禁從藹然休問溢于公朝鼎籍珪璋之美
入參掍鼎之重左右大政勤勞厥躬年序甫周道沖彌勝宜適終謙之懇
惻嬰賦政之煩特進寵名仍光祕秩往膺兼授尚對徽恩可李沆集除趙
普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制　關散同功歸馬遂
隆於周道蕭張叶力斷蛇因肇於漢基必資佐命之臣以輔興王之業推
忠協謀佐理功臣樞密使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天水

縣閫國伯趙普功參締造業茂經綸穹象緯之淳精契風雲之良會洧貲
樞揆之務屢陳帷幄之謀沃心方佇於嘉猷調鼎宜膺於大用俾践台衡
之位仍兼書殿之榮爾其罄乃一心熙予庶績君臣相正勿忘獻納之規
夙夜在公勉致隆平之化往服休命無愧前修鄭起潛立庵集通奉大夫
華文閣待制淮南東路制置安撫使兼知揚州李曾伯除寶章閣直學士
制　淮海揚州久藉東土爾侯之重圖書秘府肆陞西清學士之華錫以
絲綸光于牙纛具官某中和而篤實謹厚而閎深密膺堂上之兵富有胷
中之甲智慮況潛於言表算有成謀事幾迎解於目前神無滯用入則彌
綸於省闥出則總護於戎旃以十連之帥鎮星紀之區如七尺之軀護風
寒之處北門之管鑰汝寄西州之唇齒汝兼城池高深事事皆有其備卒
乘輯睦人人咸得其心以守則持重而養威以戰則奮鶚而倡勇寬予憂
顧嘉汝勤勞爾蟬軌雜賞之謙朕欲示勸功之信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尚
垂竹帛之功名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迄保江淮之清晏祇承茂渥益厲壯猷
馬碧梧玩芳集朝請大夫試兵部侍郎兩淮制置使兼知揚州李庭芝除
寶章閣直學士依舊制　元帥崇詩書久輸方而佐辟學士倫顧問爰進
律以褒功迪惟英儒允稱茂渥具官某經綸學富綏御謀長材能空冀北
之良人物挺漢東之秀正封從軍之句蚤欲驅海若而逐天狼德裕壽邊
之圖可以托吐蕃而控南詔五年制閫兩道撫師齊人章章而歸曾種中
伯疊疊而維周翰率彼淮浦賢於長城春爾脩桑秋爾滌場生喜邊民之
復業文能附眾武能威敵嘻非師閫之成勞伊功伐之可稱屬侍毗之方
孚登華近閣增重禁塗仍資固圉之謀嗣奮折衝之略噫寧人有指疆土
永言寶守之儲賢者能立邦家在固金甌之業式寬憂顧益懋綏懷可
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兼給事中兼同修國史兼侍讀牟子才特授試
禮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兼福建運使江萬里除資政殿學士依舊任制
漢褒循吏下郡國之璽書唐寵藩臣賜便殿之衣物矧我阜陵之潛邸
付之樞筦之舊儒亮采有邦治理著惟良之效武序在位寵名高特置之
班具官某學自丘軻道陳堯舜文章行世則江河萬古之流論諫憂時則
仁義百篇之奏積絲人望擢在政塗同寅協恭夙已聞兩社而輔公室宣
德流化又煩倡九牧以阜兆民閫之奧樞建為盛府大僚貴得汝則平易
近民淳俗參奮汝則清修苦節治有異等人無間言既奏最於雄藩合升
華於秘殿事權增重恩數又新噫朕皆知之無日建州之云遠民之望也
姑為潁川而借留益懋蕃宣嗣膺簡注可張紫微先生集梁楊祖為措置

捡捕虔吉州盜賊今已盡靜除顯謨閣學士制　勅潢池詰盜既收方面
之功循吏著稱宜用增秩之典載之盟府行以贊書具官某蔭藉高華材
資華給初從行於天下居多員缺之勞速法從於甘泉益振侍臣之譽深
通明於吏理充紹續於家聲膺此江西久離遷援吏唯憂於生課但肆護
言賊率用於文降未嘗自出爰貲斂攻輔以兵威取彼凶渠破其盜橐里
閭安堵抱鼓稀鳴曾無旬歲之間盡去積年之害載嘉猷狀宜賁恩章升
華學士之班增重价藩之寄令行禁止既嚴連帥之威撓俗易風移尚慕
古人之條教益殫夙夜以惠黎蒸可[illegible]石刻大全集起復新知廬州葉衛
可敘閤待制樞密都承旨制　奪情之典實自從戎基命之司正闢立武
既可緣於古頭宜更錫於詔除具官某才猷應於時須風績懷於僉論出
分藩郡卑有能聲入領計曹敵無闕事慨閎時之在疚申變禮以適歸弗
與其辭妻招乃至朕念北陲作牧肉惟金革之虞而右府為僚亦總甲兵
之間爰進寶儲之直俾須密命之承揆理弗殊留行惟允懷忘家而憂國
當移孝以為忠　江南東路轉運副使沈度可秘閣修撰寧國府長史制
朕惟前代時若遠邇親王為國藩輸又稽天聖令甲立之參佐以統理
庶僚紀綱眾務職有常古非敢私于我家疇咨時才往踐厥次以爾聞見
有原儒雅飾吏公府卿寺駿駿近密而轍環江閩治然難進故以論撰清
班俾輔吾子昔之遴選此官者號稱天下第一惟清介正立者宜焉爾尚
無愧其克欽承劉後村續集陳綺除右文殿修撰樞密都承旨制　古太
尉掾均為公府之僚今承旨廳實長樞廷之屬粵自改元豐之新制類多
處法從之名臣具官某智略輻湊於上前麾節轍環於天下心平氣定居
然龍見而雷聲事至物來甚於臨卜而燭照治賦鄙于籌之瑣屑聽訟察
諸簡之隱微久勞煩以米鹽簿書且周旋乎亭障堡戎朕方修車備器圖
回復古之功孰能借著運籌稗贊本兵之地與聞機密稍亟論思強本可
以折衝直前可以論事噫在元祐則安世由風憲除在紹興則剛中以功
名顯益攄賢業追企前脩鄭起潛立庵集朝請郎守太常少卿兼樞密副都
承旨趙希坐除右文殿修撰樞密都承旨制　庀職樸廷訏謨密勿侍朝
便殿導旨禁嚴自熙寧以三館兼行遂紹興則兩制充選茲為重任允屬
清流爾才挺宗英學高儒望行已恭而事上敬知無不為見善明而用心
剛介然有守久彌綸於省闥復陪輔於籌帷國論賴以主張選舉資之裁
決廼正宥府欽承之職載陞道山論譔之名方四郊多壘之時出納朕命
凡五兵六師之事救寧國功惟乃之休則予以懌洪平齋集趙立夫除秘

閤修撰樞密副都承旨制　勑具官某天下之勢猶衛朕既遴柬廷彥出長外服必博選民庸入治內服然後無輕重之偏爾頃錄九列觀風近甸聲氣不撓而百需戢孟吏師也孝宣厲精政事樞機周密周書加詳密責加謹維爾老於識而精於憲式適其歸以撰著中秘參有廷之尊旨周密以濟中興其庶矣乎可　宗正少卿張嗣古除秘閣修撰樞密院副都承旨制　勑具官某朕長馭中原樞掾皆得以與聞廟算翊導宣密命日與柱下史並直文物爲最近爾識照未然之機材擅有用之器奠記言于朝國勢膚情論建甚悉恨不果用也白首重來識益定材益老其以中秘論謨參承宥密制勝之略保大之謀凡可以贊吾樞組者毋憚毋忽可寘侍尊白堂集同知程松父九萬特除集英殿修撰制　朕惟明有國善善之風謹古訓親親之義得人而用均知移孝之因推本而言益見教忠之效孫有成命形于贊書某官父某蘊富今平治之才負過往不羣之器頡頏仕路先豪俊以著艱際遇清朝視功名猶唾手分符典州則最課輒上扶鉞分閫則威名遠聞聿觀賢嗣之飛騰力以親嫌而引避凡華勝踐暫韜斂於風雲萬里密程自優游於歲月琳宮均逸錦里推尊眷家學之有傳簡朕心而大用是爲有子方正位於樞廷豈不懷鄉里陞華於秘殿重爲

異數孰謂桑章念本朝曾不數人良深嘉歎在一門實云盛事宜有光華其亟欽承以永終譽胡文恭公集宋祁可依前右諫議大夫充史館修撰制　勑具官某國之大典莫尚於纂書世有史官實領於筆削思立言於不朽用垂法於將來蕈腐者英邁尸述作以爾學通今古文擅宗師職可貫於勤微才足經於治本鼎代言於掖省復定草於禁林盤誥之風炳於三代訓辭之體厚厭二京歷近輔以政成暁通英之籍舊嘗咨勸講召復近嚴屬撰次之缺負冀選掄之任職絕踰萬碩參寄編摩制度文章用與一時之美才流職業吏增二患之華有若世官實惟家學尚倚數經之善勿忘書法之良　孫抃可依前禮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館事制　勑史官尚矣歷代有之述春秋五例之餘頗邦國四方之掌必也書法使善惡昭於前其次立言用文采表於後惟是撰著之美則宜後碩之流具官某爲行直躬高文飭學達禹吾治體之要有壺遂君子之風晨從西臺服在禁署視淮南報賜之草作伯禽封拜之書行於諸侯宣推謨訓之學置諸太史亦纂識業之長加復同官之僚率取一時之望對執南董之簡連煥虞虞之文緝熙于獻往踐乃職　周琮亭用晦可並司天中官正于淵舒易簡可並司天監丞王士隆可守少府監主簿充翰林待詔制

勑某言天之學古有三家學若渾儀昭合乾體朕緬懷往範悉夫舊傳因命究研且令制作適觀成績第用賞勞爾等通石田之經深梓慎之術能奉吾詔咸竭乃精克正規模常懲豈進清臺之秩并豫禁林之聯往服朝恩無替爾職　張紫微先生集陳桷韓世忠奏爲與金牌郎君迎敵自淮陽城下差委去湖陵十秋同共措置逐次獲捷欲乞除落過其元帶貼職詳察施行奉旨右朝請大夫參謀官依舊右文殿修撰制　勑膚威于境圉資閫外之良挨策于軍亦賴幙中之彥爾頃詣吏議召在刑書存歷歲時既從昭雪逮此偏師之出具宣贊畫之勞宜還論譔之華以示寵優之渥尚殫夙夜益茂遠圖可　唐杜牧樊川集張幼彰程修已除諸衛將軍翰林待詔等制　勑翰林待詔昭武校尉前守左驍衛將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幼彰等幼彰修已鴻都奏伎巧於丹青用志不分與古爭品審以武進晚能知書屢以辭章上干丞相知實以謹良縮務師儒以詳練守職或藝或勞或遷或拔將軍佐寮皆爲寵擢各守職秩無忘專慎可依前件　楊知退除鄆州判官薛延望除美原尉直弘文館等制　勑將士郎前守京兆府藍田縣主簿楊知退等國家盡定齋曾餘三十年多用名儒鎮之以還古俗其諸賓吏皆爲秀彥弘文館四部群書十八學士詳考理

亂鋪陳王道此乃貞觀之故事也若非名士固不興焉知退文行溫雅副幕府之求廷望才學聲華膺丞相之選當戰伐之後切於供饋庫績自以清幹稱於有司予非能知咸徇其請各宜率勵無累所舉可依前件宋夏文莊公集翰林院藝學殿中丞同正蔡齊古可依前殿中丞同正充翰林院待詔制　勑漢全馬有待詔之臣備清問侍從之職唐禁林有執藝之士陳太古雅正之聲朝廷因之並建其選以爾具官某早工絕技克暢治音宜書歲月之勞式獎均調之業往階顯秩無忝隆恩可　王珪華陽集國子監直講胡瑗可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制　勑前代稱治之世舍文章禮樂之作則何觀焉朕方游精太平思與儒賢以講劘道藝于禁中維爾少而學古白首不懈其行義純正言論淵博蓋嘗攬于近臣之章茲命爾通朝聞侍經幄其稽聖人之言切于當世治亂之監者日極陳之夫遠弄諫邪親禮端艾朕靡有意乎可　彭汝礪鄱陽集鄭穆楊王府翊善直集賢院盛僑楊王府侍講制　勑某等維朕叔父爲時賢王令德孝恭好善不倦朕柬厥屬尤難其人以爾穆白首一節久而彌彰以爾僑秉心無邪見於已試並祇厥服用介厥成可　葉均試秘書監直龍圖閣制　勑夫鳩聚圖籍用考古今養育人材以待任使俾長厥事其人爲難具官某莊重而有

文淳重而不撓爲改太府之命使登大蓬之榮勉偕厥僚以副朕意可洪
文安公小隱集右承奉郎田公輔轉兩官除直秘閣賜紫章服制　汝父
董上流之寄今二十年矣爲國長城朕欲見而未能也故趣覲其子致朕
意焉疊進文階寓榮中秘金章紫綬併華爾身式遄其歸無怠忠孝　左
中奉大夫直敷文閣知臨安府張偁除直顯謨閣制　國家爵賞之柄輕
重有功功之所在雖微必錄蓋以示勸也爾尹正天府以材諝聞都城尨
工特爾董護從不愆素逺焉一新有司議勞實在最等西清邃直環緻而
升朕之所以寵爾者至矣其思勉懋以稱所蒙周益公大全集一省樞密
院奏武鉦非收復鄧州其知房州司馬倬首遣鄉兵二千人應副錢糧共
濟國事閏二月十七日聖旨特除直秘閣制　勅具官某南陽版籍歸我
職方莫府上功朕既以差而賞之矣惟汝填臨䧟郡協比鄰邦悉其賦與
助闢境土寓直圖書之府宜獨爲汝勸哉表而出之所以使搢紳介胄問
知吾文正公之有後也　直秘閣知盱眙軍龔鋈職事脩舉可除直徽猷
閣制　勅具官某國家閒暇守邊城者雖微扞禦之勞然久於其官使斯
民按堵撫字無曠是亦能矣升華內閣寵以璽書毋替厥勤益觀來效可
隨龍從義郎趙行依孫壿例除閤門祇候制　勅具官某祖宗之世凡

隸名上閤者皆書之冊其重如此近世用人衆矣朕欲稍遴其選而爾隸
攀附得之非幸耶尚思共恪廉平以稱恩渥毋使人謂朕爲私汝可劉後
村續集承奉郎貫德潤除直秘閣制　古之王者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況
於宰相子乎爾生而穎異雖未勝衣冠而趨拜朕前有成人之風擢之延
閣示嘉奬奇童之意比日之拱把他日之聳壑昂霄者也益勤于學以對
寵光可　知漳州洪天錫除直寶謨閣依舊任制　昔汲黯在廷以嚴見
憚及出爲右內史則職事不廢守二郡則閉閤卧治而政清視嚴助吾丘
壽王數年不上計至勤璽書督責者異矣爾由前御史牧清漳其未至也
皆有薄淮陽之疑其既至也躬細務而不流於清談舉大綱而不事於小
察士曰吾得嚴師矣民曰吾得慈母矣朕以爲有黯之風奎閣寓直雖嘗
借留用漢故事以爲郡國二千石之勸可　高著齋薇垣類藁朝請大夫知
興化軍張友直秘閣依舊制　觀近臣以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持是
以爲審官之鑑人焉廋哉爾天資疏明官業詳整以介潔而臨財故有餘
積以撫字而臨民故有留愛越我一二邦以脩爲海濱大老亟稱而明揚
之肆觀所主進直蓬丘仍汔民膚嗣膺顯陟可　慕容彥逢摛文堂集朝請
郎同管構成都府等路茶事兼提舉陝西等路買馬公事龐寅孫可依前

官除直秘閣差遣依舊制　勅具官某爾以材力之優任按茶事收息兟
羨勞列可嘉芸閣寵名選授惟慎增華使指爲爾之榮往其欽承益圖効
實可林光朝艾軒集知廬州王希呂除直寶文閣再任制　具官某西顧
淮堧莫尚總戎之重北連邊徼蓋取折衝之選延錫賛書是爲申命以爾
受才明雋積慮正平百步生風獨養諫臣之氣一行繫日要從史氏之公
眷雖間而重臨表長才之已試並修耕築用儆事功肆加因任之華莫厚
寵名之賁尚迪明訓益振良圖可洪适盤洲集知盱眙軍郭淑直閣制勅
爵祿天下之砥石也有勞必賞能者斯勸爾材智聞敏遇事風生一障
之衆弗憚險易視探虎穴如行坦途列職道山旌汝體國張紫微先生集
宋萬年爲金賊侵犯糾集軍馬竭力保捍敦減過官依舊給還仍差權知
慶陽軍府兼主管經畧安撫司公事節制鄜延環慶路軍馬換給仍陞除
直顯謨閣制　朕惟彼虜入冦自非智者獻謀勇者出力以逆折其鋒曷
能有濟哉爾奮身儒學擢任邊埸糾合義旅爲國保民大帥上功三復嘉
歎陞華延閣用勸忠勤尚懋爾圖以底成績　小使臣帶閤門祇候制
朕惟陜服河外淪陷積年忠義之徒未嘗忘漢果侯可爲之會皆立昭明
之功覽獻狀之皆來頗疇庸之可後俾進秩於武列且庀職於九閽益厲

爾圖嗣膺褒陟　牛霆爲措置捍禦賊馬保守宿州備見宣力忠義可嘉
特除閤門祇候兼殿前司選鋒軍將官依舊添差宿州兵馬鈐轄統制本
州管內諸山寨鄉義民兵制　勅符離今最被邊寇逼仇讎爲朝夕釋憾
之地朕念其餘民不忘日夜爾能糾合義旅全父兄之親見忠勇之節可
無寵奬以厲其餘俾庀職於九閽兼將屯於七萃益思奮發嗣有襃陞可
翟忠惠先生集汝州防禦使知客省事錢愕除樞密都丞旨中亮大夫趙
希古知客省事左武郎朱孝莊兼書東上閤門制　朕惟成周侍御之臣
粤虎賁小尹暨于攜僕罔不秉德祇畏丞弼厥辟夙夜無敢戲怠朕用昭
德塞違以厲庶尹迪御事用追迹于文武以爾具官某將事歷年罔有違
德朕嘉乃庸無斁乃事其陟前列往踐乃職曰愕爾承朕命曰希古爾典
屬國曰孝莊其以爾莅上閤咸聽朕毖無棄爾成嗚呼戒哉弗慎厥初其
艱有終汪藻浮溪集俞隨劉公彥知東上閤門事制　朕肇闢四門延納
多士思得戎班之俊長吾賓賛之寮具官某秉德忠純受材閎敏地處擯
班之邃秩升廉使之崇其服端闈綂司謁者肅等威於表著之位傳臚句
於陛廉之間嗣有寵襃無忘祇恪夏文莊公集　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王
懷忠可內殿崇班依舊閤門祇候制　勅某早列官常薦經事任歲時滋

久勞勿可嘉特跡寵於近班仍兼榮於上閤勉思勤瘁以答甄明可鈞
容直製撰應奉文字孫渥可將仕郎守衛州參軍依舊祗應制　勅某環
衛之師寔有武樂汝早爲其屬造彼優嫻頗積歲時未預官牒爰加散掾
以賞厥勞吏務竭心庸資獻曲可　周益公大全集昭化軍節度使嗣濮王
士輵女夫司公度除閤門祗候制　勅某人傳曰厚於仁者薄於義厚於
義者薄於仁念我宗英老而無子閤因陽對爲壻求官本之人情寵以華
職睦族固爲仁矣合宜獨非義乎厚薄之分朕所不取可　忠訓郎武學
博士張德明除閤門祗候與副都監差遣制　勅具官某服采于朝以觀
人之器識護兵于外以試人之事功凡用群才皆存深意爾偫身閱古多
譽無疵右學參年諸生所信列之上閤許以外遷尚勉爾爲朕方有試可
慕容彥逢摛文堂集右班殿直梁誼可依前右班殿直閤門祗候制　勅
具官某朕念爾父被遇先朝服勤邊陲聲績兼茂宜推恩典寵錄其孤聯
職閤門選授攸慎今以命爾維以勸忠往務欽承無替厥紹可　劉行簡苕
溪集故嗣濮王仲湜壻承節郎孟思恭可閤門祗候兌供職制　勅具官
某上閤之職號稱華要選擇惟遴不以假人爾以王邸之親復膺是寵其
思自飭以稱所蒙可　王東牟先生集裴良琮轉秉義郎除閤門祗候制

具官某朕以東朝之戚屬上閤之班聯庸示眷恩俾閑儀矩往當祗肅思
副寵嘉　胡文恭公集孟永寧可新州新興縣主簿充翰林待詔御書院祗
候制　勅某恪奉嚴宸頗精楷法籍禁門而惟舊成實刻而有勞特跡一
命之崇且獎六書之善益專小學往服茂恩　錢彥遠可起居舍人直集
賢院知諫院制　勅具官某夫納忠之先莫若箴王闕興治之美無如任
諫臣援推渥茂之恩用獎正方之士質之公論咸曰職修以爾風議周
才謀兼劭以富平之德器出太伯之世家紹休前人協比介弟聯對大策
著聞本朝數奏其言咸有補於世務參試以政復無害於吏文嘉其行能
任以言責議論慷慨退公委蛇獻納既勤旌陟宜及古史之任參記言動
麗正之學領拔典文舉用二職之華進增七諍之重爾其勿念後悔無廢
前勞審思諸宜勤補不逮讜言切至朕圖咈焉　李光可起居舍人同知
諫院制　勅具官某夫有言責者思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保氏之任則
主進諫右史之業則司書法均是二職皆拾遺補過之臣也自非忠正之
士疇勝左右之選以爾莊修有素方介不撓比膺憲屬之選進處臺端之
嚴糾肅朝聯切劘治體間陳得失頗見納用有嘉已試之効且疇久次之
勞寵以記言妄之諫職爾其往服休命數進苦言深圖薦替之勤勿爲拱

默之討閻叟補察以佇來忠　王珪華陽集招箭班殿侍管彥澤在班及十
五年補承節郎仍舊存留在班祗應制　勅具官某方罷遣衛士而次第
官使之爾以藝成令祗舊次宜益矜奮以須後恩可　沈氏三先生集度支
員外郎直秘閣同脩起居注司馬光可起居舍人同知諫院餘如故制
勅某朕奉祖宗之成業以臨天下夙興夜寐而欲寡其過未能也故博延
亮直之臣使得裨補警戒其不逮庶幾有益故參于群臣而得爾光惟爾
光學有原本行有師法方而能通直而不撓可謂卓然特達者矣其正扶
右史參職諫省往服乃位盡規毋隱務稱朕所以擧爾之意可　唐白居易
長慶集辛丘度可工部員外郎李石可左補闕李仍叔可右補闕三人同
制　勅朝散大夫右補闕内供奉飛騎尉辛丘度等朕詔丞相求方略忠
讜之士置于左右而播等以石暨仍叔應詔言其爲人厚實謇直嘗以文
行謀畫容於幕府之間臨事敢言當官能守可使束帶同升諸朝又言丘
度介潔靜專不交勢利宜加推獎以勸其徒况久次者轉遷後來者登進
皆適所用平章可之可依前件　宋徐鉉騎省集侍御史王仲連可起居舍
人監察米崇楷可右補闕制　勅朕嘗思古先哲王所以致理區中垂憲
萬祀者蓋有史臣以記其過有諫官以拂其違或面諍于庭或擧書于冊

故政令所及罔不化成而怠惰之心无自入矣將振斯典必求其人具官
王仲連愛籍才能亟參秩序正己而率下盡節而向公某官米崇楷早負
特名升聞籍佩韋以臨事慎獨以修身而並服豸冠或司綱憲或立朝
多接勿之奏或典刑有欽恤之心叶我懋章宜升右掖勉修官業以副簡
求直筆正言允有所諱可　周益公大全集入内内侍省寄資供衞大夫遂
郡承宣使李寀與歸吏部特差幹辦内藏庫填見闕制　勅祗事宮闈既
殫勤力易官銓部厥有故常具官某競畏以自修溫純而寡過階視橫班
之峻職參留務之崇籍爾幹材司吾禁帑尚體儉勤之意毋忘出納之公
可　劉敦義除武學博士填見闕樊仁遠除武學學諭填復置闕制　勅
某人春學秋射以考遊倅之藝列於夏官周制也右學蓋其遺意歟爾敦
義得師友之淵原爾仁遠慕功名而慷慨進躡科選寵以同升古者命將
在公卿後世拔士於行伍用非所養議者病之爾其即藝業以求奇士使
不待拔筆而有自見者可　韓維南陽集河北轉運使太常少卿沈立可依
前太常少卿充集賢修撰知滄州填見闕制　勅提兵要制邊劇者必有
加職之授所以示寵而重威也式圖俊良奚吝褒渥具官某敏於聞見雅
自約修内足群書多明於義理久更衆職並著於事功宜輟將漕之寄進

司論撰之筆宣我條詔爲國翰垣憲惟寬恵可以得民和惟嚴莊可以正
師律毋易乃事則罔所愆可　禮賓副使知忻州靳宗臣可崇儀副使知
麟州填李授移起關制　勑某雲中據代地之要以扼虜衝兵符所寄常
慎其選以爾雅抱武畧文宣忠力綏御民俗條教不煩訓齊軍戎紀律甚
設故超授使領往臨所部毋詠利以生患毋伇安而納侮惟靜而勝時乃
之功可　唐杜牧樊川集　蕭孜除著作佐郎裴祐之陝府巡官崔滔欒湯縣
封集賢校理等制　勑在春秋時晉爲諸侯國也尚立公族大夫教育諸
鄉之子富有賢哲不假搜聘召同列而會者三百餘年况今天覆盡得而
爲畫無遺名卿賢相之家清風素範之族子孫森羅髦俊並作次第敘進
豈嘆之才歷使判官將士郎守國子監太學博士蕭孜等或以秀異得舉
文學決科或以行實立身遭逢知己皆後生可畏之士爲當時有才之人
東觀著述殿閣典校參畫幕府開導獻納清秩美職二者兼之不由階級
安至堂奧勉於脩慎以俟超升可依前件　姚克柔除鳳州刺史韋承鼎
除櫟湯縣令王仲連贊善大夫等制　勑中散大夫前使持節利州諸軍
事守利州刺史上柱國姚克柔等仲尼曰人道之大莫先爲政之功者其
長人乎克柔嘗典一郡愈知爲理承鼎增寅等開敏有材幹能堪事河池

名郡畿内小侯仕於清時皆爲良遇大凡爲理之要先事抓掬譬諸草木
無倦栽培仲連莅蒞官遇歲月滋久東朝贊導亦曰升遷各慎厥官無忝
榮命可依前件　宋王珪華陽集　秘書郎馮京可直集賢院著作郎沈遘可
集賢校理制　勑某等國家開冊書之府周宮寵延天下豪英之士以興
校庠其中所以廣儒術而養國器也以爾京志識高邁文粹於時以爾遘
業履純茂才裕諸用朕頃廷較多士爾等藻詞逸贍咸在異等之選今試
制占還命給札于禁林而奏篇益麗茲並擢亞太常與游書殿其日思勉
楙以稱予奬育之意可　蘇魏公集　祠部郎中充集賢校理丁諷可金部郎
中依前集賢校理散官如故制　勑尚書郎皆謂之清望而左曹尤貴今
雖限年序擢自非臺閣之選不得預還焉以爾具官某地冑高華器質和
厚榮踐世職稔服省闈會課應條進曹有典自列諱終之禮且援換秩之
科易以司金皆聯左戶往膺寵異之渥益懋公忠之爲可　王安石臨川集
同尚書門下平章事韓琦奏親姪孫㫖守秘校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曾公
亮親男孝純將作監主簿姪孫諶試秘校樞密使張昇奏親孫男戒守秘
校參知政事歐陽修奏男辨大常寺太祝參知政事趙槩奏孫男元緒太
常寺太祝樞密副使吳奎奏長男璟守太常寺太祝次男環試秘校制

勑某朕受純嘏於神靈而布之在位其官顯者得任其子弟以及孫曾屬
生大臣之家是爲賢者之類往保祿秩可無慎哉可　胡文恭公集　樞密使
王親姪孫廷年給事中參知政事劉沆孫男子雅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劉
孫男壽並可守秘校制　勑某男某國家誕辰故事推恩通列法得任於
門子禮特優於政獨以爾年妙志美體安節和本諸恵訓之深稔於宵雅
之肄宜有官簿周賓京司祗我恩章勉于學力　李元方可國子博士范
家郁大同可並守殿中丞呂惟和崔象明可殿中丞黃延慶可右贊善大
夫制　勑某等藉通王官名任率士於規隨而尤曉亦幹國之兼資允屬
三宮之文追復九房之祀推行制度省閣繁文亦繁敏用之明不爽先庚
之素勤膚屢試洗等宜優入典經庠進丞盾省逮儲坊之條爲皆朝序之
聯華往服褒遷益思恭慎　龔鼎臣可秘書丞張瑀王鎰可並大理評事
陳知常可右贊善大夫制　勑具官某等國因先典之舊采周官之法
率用一閑參比百工著爲成規汎存大勸爾等早階文藝之選或資冑緒
之華服在縣章恪居利局書伐來上舉最當遷擢丞秘丘進陟儲寀胥及
列卿之屬對司理法之平往荷茂恩益圖敏政　陳藻可秘書丞梁谷可
左贊善大夫制　勑具官某等夏口帶江民俗喜訟天水被塞風謠尚武

涖其屬邑尤資健令適有威治爰賦茂恩以甫或進自丞佐或仕以承學
並華史局之選成佩縣同之章薺伐自陳按書當陟丞清聯於本省躋榮
序於東朝並無寵數益勵端操　周大象可秘書丞任利有可殿中丞陳
之損可贊善大夫制　勑國家制法以檢官成計年而考吏治勞能者進
否劣知勸具官某等或策名以文或籍資而仕並承風訓之益咸聞節行
之修居邑者藺恵而不苛領局者强敏而能力以勞自白在法宜遷進承
秘丘入贊肩省逮升寮於東禁並著稽於外朝往其欽承務乃脩綜　宋元
憲公集　著作佐郎監洪州酒稅鄭脩可秘書丞監澧州稅務于可度可太
子左贊善大夫制　勑具官鄭修等藉法京司勤宣吏局或摧財官醞或
收羊門征並循齋伐之規來滿計年之格宜疇善狀擢寘外朝書省即遷
儲坊序拜姑仍績課尚謹終更可　大理寺丞監南劔州商稅張鑑可殿
中丞簽書西京留守判官廳公事王珣翰可太子右贊善大夫制　勑具
官張鑑等或席蔭效官或緣儒補吏鼎䟆卿屬參委事經都幕借壽郡征
書貨率撥考法來諗歲成殿監有條官坊著籍宜予賞典並服朝聯可
太子中舍劉德之可殿中丞大理寺丞溫嗣良可太子右贊善大夫制
勑具官劉德之等咸以吏勤恪于官次或縣章歷試多列最凡或訟牘見

誣近蒙澄雪並踰歲成之目宜偕朝漢之恩肩省分職備坊有籍各祗榮序尚服攸箴可夏文莊公集秘書省著作佐郎知蜀州晉原縣事張錫可太子右贊善大夫餘依舊制　勑某等明經中選敏學登科竭節効官在公凝績攸司大校賞典並行是用進秩上臺升華中御或飛榮於鶴禁或佐侚於蘭臺各勵乃誠以荅朝獎可　秘書省著作佐郎知蜀州永康縣兼兵馬監押任文素可太子右贊善大夫餘如故制　勑某等國家考課績羌善最所以辨百工之能求四方之政者也以爾等早中朝選恪居官次勤宣幹力僣奉彛章歲月貿移職用備舉攸司大校信賞並行引籍外臺掖纓中御洎春坊之書訪皆仕路之美遷更務夙宵無忝恩獎可唐白居易長慶集李肇可中散大夫耶州刺史王鎰朗州刺史温造可朝散大夫三人同制　勑朝請大夫使持節澧州諸軍事澧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李肇等乃者李景儉使酒獲戾而肇等與之會合飲失於檢慎宜有所懲由是左遷分為郡守今首坐者既復班列緣累者亦當徵還但以長吏數易其弊頗甚況聞三郡皆有政能人方使安不宜遷換故吾以采章階級並命而就加之蓋漢制進爵秩降璽書慰勞良二千石之旨也爾當是命得不勉哉宋劉攽彭城集朝議大夫充集賢院校理諸王府翊善

王滄可中散大夫直秘閣差遣依舊制。勑具官某大夫以上皆高爵也。至于中散品秩益崇祿稟益厚吾所以待材庸之士其能自致此者鮮焉。以汾敏學多聞內行兢兢歷調館之次王府有以自守事常裕如考課當遷俾從明陟昔于雲叔夜偕在此官貼延閣通直之選仍藩邸置醴之舊祗服休寵益思恪展可鄭獬鄖溪集左司郎中知制誥張瓌可左諫議大夫依前職制　漢之諫大夫常選通才蹇正之士故其忠言鯁論以關悟世主之聰明後世鮮及焉今以汝明於古學高簡而有廉隅又次掖垣倫其詔令數處駁議抗而不撓於歲當遷乃進以為諫大夫代王者之訓言兼尹臣之美秩朕於惟幄之臣可謂德懋於賞矣可夏文莊公集起復雲麾將軍解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郭崇仁可落起復授金紫光祿大夫。餘依舊制。　勑某彝鼎傳勳詩書稟訓早列通侯之貴遂銜陟屺之哀爰及外除宜加茂寵俾進階於三品仍視秩於六官益隆圖結之榮更勵夙宵之節可翟忠惠先生集徽猷閣待制知興仁府錢郎可通議大夫舉行新法有勞制　善為國者因民所欲而利導之使神人百物皆得其極朕為資帑以權重輕民既裕矣亦惟爾吏推原德意克底成績具官某能以豈弟不忽鰥寡屏承詠令敷迪有衆夫爾既推朕之良法能顯信于下而

朕可無必行之賞以取信於爾乎宋元憲公集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尚書都官員外郎晁宗簡可尚書司封員外郎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鳳翔府崔嶧可尚書都官員外郎太子中舍監兗州酒務王整大理寺丞知南雄州陳鑄並可殿中丞大理寺丞知福州長溪縣鄭戡可太子中舍制　勑具官晁宗簡等並稱吉士參服具僚或使轂糾治近承朝委或州符倅守交輯政經或卿屬佩縣章或宮官掌酤利雜馬會課成克應條郎省分曹殿廬贊府建于儲宷莫匪朝榮即寵爾勞用信吾賞可　尚書比部員外郎知房州徐弁可尚書駕部員外郎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楚州沈周可尚書都官員外郎國子博士陳宗纘可尚書虞部員外郎殿中丞監台州商稅趙德亮可國子博士大理寺丞知[illegible]州滴河縣張利可太子中舍制　勑具官徐弁等夫序官之方貴實為効功賞所值寄於平衡茲乃一適遐而均勸沮也爾等並緣仕牒參服王畿或郡縣布條或閣臺引籍或衷藩有最或征旅載勤歲以成列在恩格星聞郎選米廩胄師建于儲坊亦寵朝綏差次而授各竭乃衷可　大理寺丞知威州趙祐可殿中丞。知雲安軍李敏可太子中舍制　勑具官趙祐等各服吏資參補卿屬鼎分遐徼之守適嗣前勞之庸計最上聞恩典無廢陪官肩省引籍震坊有著

于朝且寵其任尚結終課恩稱序遷可。　殿中丞監在京豐濟稷米倉李宗傑可國子博士大理寺丞尚正德可太子中舍制　勑具官李宗傑等或經生服官或蔭格延賞智効茲久歲成屢更而參掌倉儲之煩外司酒利之筦通貿前課抑惟舊章國胄清階宮坊華籍宜從並命且寵稍遷可

大理寺丞知河南府登封縣李虞卿可太子右贊善大夫監河陽清酒務聶德一可太子中舍制。　勑具官李虞卿等並飭吏資旅參卿屬或邑折敏政或官釀充司齋伐于朝甄勞滿歲訖無殿狀胥協寵階宜對踐於儲坊且通榮於閣籍益虔官守尚封恩褒可　太子中舍劉世寧可殿中丞大理寺丞劉文正可太子中舍制　勑具官劉世寧等醇謹服官綱紗累課或序華儲禁或列寀刑卿率職殊聯稽勞比牒宜錄歲成之致于遷朝著之榮可夏文莊公集大理寺丞李象之可太子中舍等詞制　勑某等經術該通吏能幹敏振纓理寺陟狀甚明結綬賓筵薦章交上或陞華於鶴禁或佐職於棘卿各示甄明勉思自効可　大理寺丞充三門發運判官錢智周可太子中舍餘依舊制　勑某等國家以功詔祿以能真食中明善最之格旌辦勤勞之臣所以勸天下以至公也爾等各負吏能屢分朝命竭心從政紫已在公美課有聞賞典斯在宜進綱靡之職或忝林

路之榮吏務聿脩以永終譽可　大理寺丞知鄰州冀城縣姜矜等可大
子中舍餘依舊制　勑某早踐官榮克彰幹力及有考最引對軒墀宜用陟
明以旌勤效或青闈振藻寔踐於朝閨或赭路陞華共評於李法勉膺甄
奬更勵夙宵可　沈氏三先生集著作佐郎仕捕可秘書丞大理寺丞劉長
年可太子中舍制　勑某等有百里之地斯可以為政矣耕桑有時也勿
奪焉貢賦有藝也勿擾焉衆之所利者導之衆之所害者去之先之則信。
勞之則悅繼之以無倦如是而已今爾等所居皆大縣也亦嘗念於此乎。
有司考績益用常法升位于朝我思則孚爾其服我之訓夙夜以思無作
官羞無延民羞無廢我丕顯之命可　大理寺丞馬甫元䰟絳耿仲蘊時
選陳安世可並太子中舍制　勑某等天下治安郡縣衆務鉅細煩簡皆
有常法吾士大夫當其任者能遵之而勿失循之而弗擾使官無廢事民
無病政吏無姦闌以至于朝者皆良吏也以爾等並有伐閱存於有司自
秩廷尉於兹二歲豈可不遷以勸之哉其升東宮之蜀通藉于朝亦足以
顯矣其益自懋以進不已可　胡文恭公集呂湜可殿中丞楊極高良佐並
可太子中舍制　勑具官某等或進繇經明或仕以蔭入歸從智效並用
法遷擢丞京司典治刑讞外顯出納之客對宣宰宇之條局以幹閑政用

勤著。參稽成課進掾陟思優以中肖之職豫於儲禁之家始陪朝拱尚服
官箴　王希顏可殿中丞盛行甫大理寺丞王詗並可太子中舍制　勑
具官某等或憑藉蔭格或究研律學參承京局外握縣條服在廉平訖無
玷缺最凡所上鈞校弗疑進陞肖尚之華擢掾儲僚之選並班朝著仍寄
邑司勉思聿脩有以自效　管朝宗可庫部員外郎徐峻可太常博士董
奇范存並可殿中丞呂公垂可右贊善大夫李需趙昌王軋祐並可太子
中舍制。　勑某等書代以期視成於閣考合功令差進秩次使在位者得
以勸仰。而有力者無所忽遺爾等或擢自秀科或奮從力學亦陪舊德之
食參賦治民之經安靜無華廉平有迹類上三年之計進稽六叙之文據
法當遷在賓宜信司甲侍事把叢相儀尚丞典名物之煩儲寀通表著之
籍並為朝選之美就服詔除之榮務推精誠勉思政術　牛拱辰可國子
博士吳稷。周諧陳舍可並太子中舍制　勑具官某等並達於從政恪在
首公馴致法丞參服肩署或以絃歌之最著廨縣同或以征筭之饒慇於
局次有司獻狀主計為言年膺有成臺格應賞經庠峻於儀品儲寀籍於
班聯並為茂恩益樹勤績　薛煦可太常博士焦盛王博張允可並國子
博士馮直方王延慶明悎歐陽炳張仲宣可並太子中舍制　勑具官某

等或修辭干祿或治經服官亦藉舊門之資早承食德之美擢升門序列
寘京司參服吏勞協宣公力條陳滿課鈞校陟賞亶有積勤訖無通事精
遷禮閣叙進經庠乃暨奉儲之僚並豫班朝之籍咸思砥節用慰遷恩
朱湜李隨並可虞部員外郎劉襲禮可太常博士黃淳朱處約並可殿中
丞張赴可太子中舍制。　勑某等詳試則吏職修叙進則官治勸考課之
法若天下之砥石所以脩行義而激節廉也爾等或治經素明而食惟舊
德或進以文雅而拔諸畯良參服王官分條民政歷三期而成最用群吏
之計治鈞覆中典差次命秩進山虞以承務陪野最而相儀肩省入丞儲
禁升屬且申吾賞彌勸爾勞　張述任伯傳並可殿中丞蘇威相里周可
並太子中舍制　勑某等或早中臨軒之選或實籍舊門之資次補吏員
進丞京屬吏試力局則宰金之利甚饒分寀縣同則鳴絃之政居最參稽
來伐協應陟書對遷肖省之華並寵儲僚之秩益思自效無廢聿修　謝
順素可職方員外郎趙慎微可比部員外郎王得賢可虞部員外郎張擇
仁可太常博士冀尚王日宣可並太子中舍制　勑具官某等夫吏績成
於外實格著於中閱閥之成勞遷置郵而傳命就用遷秩以明丕賞爾
等資承吏幹之敏參服王官之釆肅將朝委領刺州疆或宣賦縣條或典

幹事局有寬平愛利之速無煩苛凌底之譏列上計文優中遷法臺職之
劉則有主方貢司勿計惟山澤之大緊虞衡之掌至於舉常儀施承華僚
選咸用流品之入差次名秩之除旌陟在兹欽祗無忽　張與可屯田員
外郎文保卿沈遵並可殿中丞李昭慶可太子中舍制　勑某等朕稽勞
類能博考衆職限年增秩泛勸庶工爾等用辭學之優或世資之舊進服
王官之序屢試文吏之順闕遲符書參布條教居官之迹可紀課吏之法
當遷第用厥勞差進以秩璧田司肩東省承華並通文石之班往服治朝
之寵益思自效無忘稍遷　李從善可殿中丞趙沐可太子中舍制　勑
具官某等承藉世資參服官使比吏郡邑之任咸聞節素之修官下政成
臺中課集參稽弗謬擢叙是宜用丞肩省之職兼備儲坊之寀益思慎獲
無忝褒恩　韓維南陽集殿中丞魏宏可國子博士大理寺丞陳太初可太
子中舍制　勑某等三年之考非有顯勞而後陟也爾等並以幹力列于
事守滿歲會課。於法當遷。益勤所為以圖其稱可　夏文莊公集翰林學士
左司郎中知制誥李維可中書舍人餘依舊制　勑國家五壇布慶六載
于兹虔位陟明。久從於鈞校近臣疑績特舉於徽章以爾具官某瑞世明
姿慶門華緒。立言以道無外奬之勤。虛己待人有不疲之鑒而自陛華禁

省削職中臺夙夜浚明得大夫之體訓詞深厚合王者之言而呈火屢改於新陽車服靡登於舊歎是用簡自朕意俾圖爾勞宜正秩於綸閣用增榮於褒侍膺茲異選更勵乃誠可周益公大全集武翼郎呈甫倜與轉三官除閤門宣贊舍人制 勅具官某淮漢以北燕薊以南民吾故民土吾故土淪陷雖久其父老子弟豈無戴宋而思自奮者乎今爾崛起東蔡之間力當一面以少擊衆屢收雋功朕甚嘉之進階三等參華上閤未足以旌汝也修爾車馬礪爾鋒刃朕將命將徂征而與偕行焉可 武經郎鄂昇元條敦武郎閤門祗候緣轉武翼郎依例除落閤職可特與除閤門宣贊舍人制 勅具官某介于諸使時解上閤之職者例也拔自衆人進掌贊導之儀者恩也例不可越公道存焉若夫恩以馭幸則人主執其柄矣往思謹畏用稱所蒙可劉後村續集武功大夫淮西副總管御前武勝左統制李貴為鄂城功賞除帶行閤門宣贊舍人制 鄂城之圍爾當東隅且戰且守不解甲者百餘日血衣猶在各賞可乎既陞總戎兼領閤職以旌勞績以倡勇敢可 武功大夫淮東總管孫立柳世隆淮西總管金之才兩淮制司帳前都統制孫應武武略大夫淮西副總管吳思忠武義大夫淮西副總管朱世英為漣水成役功賞並除帶行閤門宣贊舍人制

漣水之役吾將士暴露戰甚苦三年然後克之聞臣以爾六人者功狀來上吾尤重閤職命爾兼領益殫忠力以報國恩可張紫微先生集正使帶團練判史閤門宣贊舍人制 士夫所重者節義國家所恃者人心懷節義以立功名其何不濟因人心而圖恢復亦將庶幾覽觀獻狀之來殊契予衷之素其敦贊命以勸勞勤爾等拔從行伍之中深明逆順之理秉心忠壯立義不侵遂為良圖以有殊績其貴秩於諸使仍遷領於兵團祇服官榮嗣有褒陟翟忠惠先生集尚書右司員外郎馮熙載除起居郎陳邦光起居舍人制 朕惟堯言布於天下文武之政布在方冊大唐堯文武之世尚矣豈非當世史氏得其所託然歟朕躬御治朝日慎萬機凡君臣相與吁俞議論與夫國之大政事典禮載書之簡策委于爾近侍之臣表言而不文則不足行遠事而不實則不足傳信爾等富於問學其為朕書法不隱以詔天下後世豈非汝國之良史乎周麟之海陵集唐文若除起居郎王剛中除起居舍人制 左右史雖以記言動為職而論思獻納實視從臣地近秩清每加遴選故本朝用士多取於簡臺之英苟非其人不輕授受以爾文若學贍而詞醇似其先人以爾剛中行峻而才清書與前列或於石渠有博覽之譽或於蓬觀有佐誤之勤肆茲同陞載筆入侍惟

宇官以播正惟臨陛以盡恭朕於此除覲汝遠器可陳止齋集起居舍人兼侍講劉光祖除起居郎司農少卿鄧馹除起居舍人制 勅具官某左右史朕所嘉賴以謹言動者自嗣服臨朝其人皆舊學也爾光祖馹頃在諸寮蔚為國士而光祖繇霜臺馹繇騎省各以論事不避權近俄而去國朕甚懷之蓋嘗歎息安得三益以自近也今茲歸止實慰我心其以光祖序進左坳馹擢居右陛豈徒以是為私乎其繼自今直筆在前則出入不欽視令不臧將懼思焉爾其懋哉勿替初意可劉後村續集吳堅除起居郎徐復除起居舍人制 朕考累朝之記注嘉光正之忠賢裹援臺端綱條水滄良貴比對班之久且銓攻和議之非雖異時各極騰上之榮然萬世猶壯直前之舉乃登雅望以繼高風爾堅瑋璧其身端介不容於匙貿爾復玉雪之操清貧無改於神耀亦既于于而來未嘗汲汲於進居然為曲臺道山之重進之侍玉階香案之傍戲言出於思當謹剪桐之際大事書之衆可無視簡之人抄躬有賴於論思元于亦煩於輔導嘻祈招詩未遠良史不知之乎起居注不書天下亦記之矣祗若予訓益修爾官可胡文恭公集徐宗況可兵部員外郎陳旭吳奎可起居舍人制 勅某等朕永思孝道儀刑前王即路寢之秘嚴修合宮之齋享率義而尊配典明德

以薦馨香神靈居歆天人合況因以季朝慶之典特則孚諫書之臣以爾宗況行義清脩志力推正以爾旭夙識經遠學術研幽以爾奎方潔無渝勤正不撓並以瓌望而充本朝或審冠惠文論事有切劇之益或入對制策納忠無回隱之私置之諫垣稱我閣職復能奮發直道數進苦言遠齋秡之陪祠率嚴恭而服禮煕成交祉覃施澤勞入妙一臺進聯二史往承茲渥益思而忠劉行簡苕溪集程克俊起居郎王鋏起居舍人制 勅具官某朕設左右柱史之職簪筆殿坳言動必書實用自警非但率循故事而已選任之重異於庶工惟克俊錄博物能言絕出倫類鋏由識擢克俊次遷蔽自朕心式昭寵遇勉之無斁將觀爾能可虞儔尊白堂集王容起居郎章良能起居舍人制 朕惟左右史之並建所以記人君之言動垂之萬世以為信書其責顧不重哉爾容萬言之策嘗冠倫魁粤自典州晉登郎省爾良能華國之文見推士類細書東觀兼直北扉即其識拔之優膺在選掄之數兩其務存直筆君舉必書庶幾朕每臨期有以自警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九

永樂大典　卷一三五〇六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修撰臣諸大綬
書寫儒士臣曹一奇
圈點監生臣林汝松
臣董仲[illegible]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五百六　二寘

制　除官制九

宋馬著齋薇垣類稾直秘閣湖南運判項寅孫特授直寶謨閣權發遣潭州主管湖南安撫司公事制　重湖以南爲重鎮久矣南以五嶺爲限北以洞庭爲封前志大其地焉爲連有帥何擇非人爾脩能懿識允以過庭之聞弟昆咸以材明稱圖嘗命爾使于江漢使于岷蜀使于湖湘賦輿漕將官脩其職茲從舊部改畀中權進直寶儲兼華藩紱毋謂長沙地褊不稱爾長　中奉大夫華文閣待制知潭州充荆湖南路安撫使楊恢特授知靜江府充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制　久勞于外有嘉漢侍從之臣不已于行復畀唐經略之任載頒渙號善得坤朋具官某識洞數先材超衆有習禮樂詩書之素明甲兵錢穀之方粤去周行積膺重寄何畏于楚氛之惡何憂于蜀道之難方從新府以上功又聽重湖之謀帥素風寒當備數處而疾痛不止一方是使轍環當勞稾從其任殿邦於桂荒其仍侯對於松階近侍綏懷遠防窺闖地雄南服雖資臨長於列藩日下西清豈不

興思於半夜亟祗顯命佇奏膚公　中奉大夫華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楊恢特授知潭州充荆湖南路安撫使制　嶺嶠雄峙居其南洞庭合流限其北重湖之右非重鎮乎不擇材而畀之中權罔攸濟具官某以儒術發身以通材敏事每欲爲時展究以自見予用以事任劇屬不已于行北顧則分楚憂西望則授蜀寄使于江介方賴輯寧行使止丘裕如也蠢彼韃家由蜀窺荆湖以南遂當嚴爲守備膺命爾以藩符兼華帥鉞毋謂長沙地褊不稱爾長扞我于難以永終譽吳泳鶴林集趙彥吶授權兵部侍郎依舊四川安撫制置使制　朕荷天西顧全畀予有家謀帥坤維莫如我同姓比覽籌邊之奏式嘉破虜之勳弗蹈禁涂昌重制府具官某望嚴而氣裕志大而識沈早從兵間蔚有義聲門討賊其勇足以奪三軍之心岷郡扞城其謀足以制千里之難中更蜀道之擾慨想宗臣之忠起拔之於積毀孤危之餘而任之於敗軍訌潰之際二矛置傳毋與用脫之嗟專鉞出征終畀爲真之命提虎旅於仙原之北蕩羯胡於花峽之西燕及鞏城亦歸王土肆盼春日之詔俾亞夏卿之聯毋狃於既勝而驕士心毋恃其不來而弛邊備更思長策以勵後圖徐楳埜集必顧授煥章閣學士知福州福建路安撫制　初統閫區而授鉞尤資八座之賢峻

觴闕以錫名增重十連之寄起家有命咨衆無譁具官趙必願宗國騰英
相門濟美多識於前言往行所至有惠政休聲臺閣典章之司皆其練習
廟朝訏謨之地賴以彌綸偏歷乎法從論思之班周知乎戶版生齒之數
不以簿書期會爲末務惟以邦國周度爲素備嘗盡瘁以忘疲不見是而
無悶維時圖任頒命承流三山矛森之俱高八郡綱維之兼總必務保障
而黔黎樂業必流清淨而滄海無波憲德足以稱隆名其益興圖書之秘
政有以慰遐嶠當如在畿甸之間惟爾之能欽哉毋忽可鄭起潛立庵外
制知州防禦使淮西安撫副使兼知廬州呂文德特授福州觀察使侍衛
馬軍都指揮使總統兩淮出戰軍馬捍禦邊面制　護風寒之衛非宿望
隆名不足以奮敵人之氣合雲屯之衆非高爵厚祿不足以壯將軍之威
惟予傑臣膺此徧律具官某神鋒勁捷膽略沉雄勇蓋三軍久矣賊匈奴
之志身更百戰殺狀有良將之風驅馳疆場之間趨赴功名之會命即就
道事不辭難其正位於廉車用提師於突騎必可畏若合淝之虎必相應
如常山之蛇禦侮折衝雖千萬人吾往矣論功行賞豈萬戶侯足道哉益
肩乃心毋替朕命高著齋嚴坦翔藁左武大夫達州刺史右衛大將軍差
權廬州駐劄御前淮西安撫司強勇諸軍副都統制聶斌因韃賊攻圍廬

州實率將士分任地分極力戰禦特轉三官比轉特授忠州團練使依前
職事制　商誥之實亦惟功懋周誓之書猶厚功多前成月三捷之勛何
斷日九遷之寵用頒鳳綍式畀虎臣具官某蹈義忠純賦姿傑特徒御憚
憚而不已戎容暨暨而有威歷年于茲多績用茂頃擢陞於遙鼓且超進
於橫階志日益堅功日益駿乃者點羯肆其猖獗淮淝被其憑陵賈餘勇
以率先一鼓作氣與衆士而同力九卻于城用進戎團式昭膺獎勉圖奇
勛以稱異恩文苑英華授張濬特進守右僕射依前充諸道租庸使制
勅古者建官取諸垂象故左右執法附于文昌以總六卿以提庶政用人
知本邦國繫焉一作典邦國焉進賢既協於嚮公致理詎宜於虛位具官
張濬剛而能斷寬則有容保和而實孚元精索隱而若陳洪範他山攻玉
鮮類禹珪九牧貢金自成周鼎先皇帝爰立作相朕小子圖任舊人每覩
夫輔之材且致勤行之道必將率衆由己化兵爲農載胡越以同舟混車
書於外戶志所未就我實盡知經營向在於四方親愛未遺於百姓雖聚
財之任不欲允煩大臣而復國所資安可有稽征賦存居端右兼陟崇階
得名器之所歸在典章而斯重永期弘濟更集前功可依前件　尹泳撫
孫紹江顯授常州刺史充親從第三指揮都指揮使制　勅具官某古者

天子必有親軍令之親事親從是也爾沈勇忠實夙夜有勞比及三年實
應遷移仍都使號兼綰州符勉竭勛勤以報榮遇可　袁晟授湖州刺史
充殿前指揮使左班都虞候依舊押行門祗應制　勅具官某朕有熊羆
之士率先後王以虞度賦侯爲職其選嚴矣爾赳赳武夫之勇番番良士
之忠比及三年厥有成績肆升華於州刺仍祗事於行門思懋厥脩少寬
予恤可　李大贊授武節郎遊擊軍統制制　勅具官某結髮從軍累能
鮮賊戎漆備塞以驍勇聞今又進秩而陞於制府矣沿江千里使關如羆
虎當道朕何憂可　康守正授容州觀察使持改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
都總管臨安府駐劄不釐務制　勅朕脩文德以來遠人棄細故而階大
道凡列藩衛並爲王臣具官某生長殊鄰拔擬貴冑截我淮濱豈無嬰城
拒守之私歸于齋獲終有慕義來賓之意昔泣撫於屬國今召趨於闕庭
涵濡華風寖邇皇化既擢升於廉使仍典總於戎旃朕方弘孝廟之規模
爾宜効蕭巳之恭順往祗明命嗣有寵休可　李實授同州團練使慶元
府兵馬總管制　勅漢虎賁宿衛積久必遷唐神策正官依資改授今之
三歲轉員尚其制也具官某以拳勇選以忠實著既掌先後王之旅又兼
左右廂之屯比及三年厥有勞効正兵屯之任陞總府之華茲蓋優恩爾

尚迪果毅以對休寵可　劉廷美授秉義郎閬州刺史充京西路兵鈐制
勅具官某襄州上流重鎮適者叛賊爾見墮我金城雖握兵之將貔虎
熊羆之士弗能扞爾呂與城土豪乃能獎率義旅驅賊徒而殲之昔人稱
一寨戶之勇過於禁兵百人予之謂矣捷書夜聞朕用嘉嘆陞華遙刺俾
總兵鈐尚有功見知之意可　張天綱授武翼郎添差隆興府兵馬鈐轄
制　勅某春秋書潞子之爵漢史紀陽侯之封既日來庭詎無錫寵爾
仕於偽國隔絕中華天討所臨窮而歸我朕以天地爲心靡不含覆知守
正者挈屬內附尚冠帶而臣妾之則汝天綱何惜武爵戎鈐不以畀汝可
顏順仲授直秘閣兩浙運副制　勅具官某二浙素號劇部凡領轉輸
者率爲尹京之儲紹興舊典也爾閱爽而智敏擅而能假守桐廬蔚有善
狀嘗未滿歲俾丞大農畀之畿甸之漕亦可謂越弇比矣仲尼有言敏則
有功公則說毋恃其敏而首拳乎公朕深有望焉可　洪文安公小隱集大
尉武泰軍節度使劉錡授威武軍節度使充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
制制　門下執干戈而衛社稷夫書方面之勳具齋戒而設壇場宜付扦
城之寄頎乎者將爲國元功茲趣覲以鼎來適成師之選建亟消剛旦誕
播明綸太尉武泰軍節度使知荊南軍府事充荊湖北路安撫使荊南駐

劉御前諸軍都統制彭城郡開國公食邑六千户食實封二千二百户劉
錡世濟英規天資義槩沉鷙有守跨山西六郡之良文武自將洞濟北一
編之要頃時宿望起鎮上流草木皆知其威藜藿爲之不采吳漢隱若敵
國忠烈著然李勣賢於長城名聲藉甚眷京口金湯之固控石頭形勢之
雄外控大江內護行闕譚三軍之元帥無易老成賜一札之細書遂膺號
召載稽輿誦即畀中權更節制於督藩衍賦腴於多邑以竦在廷之聽以
增推轂之光於戲得猛士以守四方朕既寬於憂顧屬大事而當一面爾
益體於倚毗往恢壯猷以答休命可特授威武軍節度使依前太尉改差
充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加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封如故
劉錡村梁蘇劉義特轉十官得旨將六官作三官於右武大夫上轉行親
衛大夫三官作一官轉行遙郡防禦使餘一官給據可特授親衛大夫州
防禦使左衛大將軍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賞必眡功宜首及
軒昂赴敵之士時方多事焉可無奔走禦侮之臣廼進崇階以旌殊績具
官某古山西之氏族今江表之英雄傳一編書與孫吳之意合學萬人敵
笑荊聶之術疎下襄樊之精甲如建瓴拔漢邾之危城於累卵雖稟大臣
之妙筭亦資摩帥之協心位亞廉車秩超横列執干戈以衛而既宣勞聽

鼙鼓而思朕方注意益恢宏略庶答隆知可　親衛大夫和州防禦使左
衛大將軍知安慶府池州都統制蘇劉義爲昨在重慶全城郤敵特授五
官制　襄騰戎捷坐收全取勝之功今奬戰多殊媿不踰時之義雖稟元
臣之方略亦資摩帥之忠勤具官某頃提師千往援井絡全城全壁數州
脫兕薄之危甑帳偵星萬里載帝羓而去相既歸衮爾亦擁麾及茲踐信
賞之言示不忘前勞之意噫武爵重横行之秩舊典可稽廉車視法從之
班中權增重可[illegible]寶謨閣直學士朝請郎賜紫金魚袋李
大同特授知福州充福建路安撫馬步軍都總管制　英雄豪傑之才固
有消磨於一得一失之際剛毅堅忍之士乃或成就於幾獻幾刖之餘若
其閲理而歷年多則當遇事而衆理解用疇耆耇式畀中權具官某術業
孔脩材姿夙異秀發儒林之藻備更世道之難良玉自珍詎信終迷於鼠
璞方輪不斵其能摽飾以黼黃自遠於朝不懈于位慶風雲之際會備朝
夕之論思影影去國之身輕疊疊殿邦之望重用分符於長樂仍兼棡於
全閩爾其循清淨爲政之規達於從政爾其體平易近民之道律我有民
往哉惟欽行所無事　太府少卿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何元壽特授
守太府卿仍舊淮西總領制　江淮號財賦之淵自離秋難征役不休經

用不足以奉戰士非通材習知本末源流何可使治其賦爾機猷膚敏識
略浚明備知戎情深識時務庀賦六路以殫濟稱移餉右淮士得宿飽觀
器知巧深所嘆嘉肆時爾膺居卿司府仍申巽命典領賦輿往服顯休以
永終譽　朝請大夫權發遣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
河渠公事兼提舉本路常平等事兼提舉弓手寨兵黄自明特授直秘閣
權湖南轉運判官制　蜀氛不靜武陵澧浦當爲先事之防湖以南接畛
則灌輸之職又非昔比不遴其選得乎爾以材猷端勁器業老成閲歷歲
深仕不擇地故備知軍戎情識當世務顧方使而陳臬廣右兼庀庾司官
脩其職威烈藹然易漕湖湘陞華延閣通道之餉汎舟之役無敢不供往
敬厥官嗣有明陟　朝奉大夫新差知贛州提舉南安軍南雄州汀州兵
甲公事江南西路兵馬鈐轄陳鑄特授權湖北轉運判官專一提督措置
營屯田事專一措置提督脩城提領措置樁管軍糧制　分路揚鑣以漕
引庀司則同湖右越居上游其占位曰督營屯曰供城築曰督樁糧事比
諸道爲劇不遴其選得乎爾以文彥早居異等嘗行天下半歸服王官某
位而行其能枉吾直也翺翔外服馳驅原華凡欲使而歷試雖時材難不
宜槩豫輟從大江以西易使于湖以北我任我輩往盡乃心　太府寺丞

四川宣參李文子特授直寶章閣成都運判制　予嘗以爾父游于蜀宣
閫之間用命爾以佐師治法征謀於爾乎咨蜀難未殄餉事滋急漕將之
任爾益請知昔者荐使蜀右具有顯庸晉直寶儲使于益部往紓疚棘以
圖康濟　碧梧玩芳集　集英殿脩撰江東運副兼淮西總領陸景思特授
權户部侍郎淮東總領制　朕嘉與儒臣精求國計周官以小司徒掌教
唯人民土地之稽本朝以四總領供軍有錢穀甲兵之問孰膺隆委允屬
通材具官某學該體用之源家擅文章之籙夙繇駿望早上通塗四葉代
言允茲潤色十連爲帥式倚藩宣察其罷能政理之長不在言語文字之
末雖精筆妙墨揚雄寂其善鳴然畫笏算邊劉晏本於道御既勤轉漕併
總賦輿惟六官服米而版部寂勞四鄙宿兵而大農益耗量入爲出計臣
所以阜邦財自西徂東王人均於領餉事其升從槖仍駕使軺諒無已興
庶幾宿飽噫振甘泉之珮既高獻納之通聯濟京口之航宜賛誓清之遠
略可與　平齋集　李江轉四官授武功大夫依舊淮東路兵馬鈐轄制　勑
具官某于台之役大小三十七戰而城降士用命也莫府上功謂爾勇鷙
而較戰宜受醲賞峻躋武級總戎海陵報國赤心更觀來效可　[illegible]集
黄自然授直秘閣廣西運判制　勑桂海距天遼邈一道部使者之寄甚

重匪輕。簡拔循良之望。陟隆名以寵其行。蓋知遣使臣以禮樂。言遠有光華者如此。爾自然器姿宏拓。志節婷脩。治郡既以殊最聞。征舶提綱非所以廢卿者。易節而南。晉之奎職。非但欲卿廣漕運而已。凡吏治之能否。士風之勸懲。民生之休戚。皆惟觀采風謠而施政與教焉。績用茲成。不次圖任。欽哉。其無斁。可。唐白居易天長慶集姚元康等授官充推官掌書記制　敕朝散郎行秘書省秘書郎姚元康儒林郎試太常寺協律郎鄭懿等。益部浮陽。皆大征鎮也。文昌全略。皆賢將相也。而能以禮聘士。以職任才。多聞得人。咸樂為用。況爾等籌謀文藻。各負所長。苟能貫察廉掌奏記牧牧不急。綢繆有聲。慰薦發升。其則不遠。元康可試左武衛倉曹參軍充劍南西川觀察推官。散官如故。懿可試左金吾衛兵曹參軍充橫海軍節度掌書記。散官如故。宋王黃州小畜集授王扶大理評事忠武軍節度掌書記制　敕將仕郎守大名府清平縣主簿王扶。古人云。知人實難。而知不易也。爾以文學策名。以廉平佐邑。而忠武軍節度使潘美謂爾有折衝撙俎之略。縱橫書檄之才。爰上奏章。命為記室。且拜廷評之秩。俾增戎幕之榮。彼知人而不疑。爾受知而何報。勉思婉畫。勿忝初筵。文苑英華授賓回鳳翔節度副使崔澄觀察判官韓渥節度掌書記等制　敕具官崔澄

等。漢詔子弟理郡國。必擇諸儒有材行者以左右之。故韓安國王尊之徒。皆能守法相導。𢢼然可觀。而顯位高名。終亦自得。今朕以汧岐奥壤而輔京師。推擇統理。皆從其請。憲以南越之雄。當類東閩。從之招延。爾等豈直陟金階一作臺躡珠履而已。勉贊幕畫。無惑盃觴。報恩一作國酬知。於是乎在。可依前件。洪适盤洲集湯思退罷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特授觀文殿大學士提領江州太平興國宮依前特岐國公制　門下。冢宰佐王治國。意實注於安危。大臣以道事君。時具瞻於進退。眷惟雅望。久翊繁機。既彈上印之誠。宜厚秉鈞之禮。誕揚坦制。寵告庫工。具官某。瑰宇清明。材猷超詣。樂堯舜之道。阿衡尊美於有商。品淵騫之篇。揚雄度越於諸子。軒然俊域。籍甚要津。煊赫北門。從絲綸於雅誥。從容右府。運惟幄之良籌。結慈陛之深知。應台階之上象。爭予纂紹。復俾贊襄。精熙載之忠規。鑿安邊之潛慮。循名責實。所期公耳忘私。應變守文。常以令而視昔。方仰成之無間。何引去之甚堅。選舉如臯陶。任益尊於一相。事親若曾子。養已洎於千鍾。遂其嘗藥之懷。失我和羹之助。茲推渥典。用貴歸途。鼎秘殿之崇資。食珍臺之優祿。式篤股肱之義。以全體貌之恩。於戲。明哲以保其身。靡失青韡之舊。書恤不形於色。可娛綠野之遊。無起遐心。斯能

終譽高著。新宰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知紹興軍府事充兩浙東路安撫使趙善湘依前資政殿大學士特授金紫光祿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制　欽載蛟之譽。屢觀應變之經綸。緒解牛之刃。深得保身之明哲。肆徇祝釐之請。載隆增秩之恩。爰錫明綸。式昭異獎。具官某。旂猷敏邁。識略閎深。堂堂雄俊之實臣。振振信厚之公子。材周於用。功多于時。授曰之寇成擒。塵清淮浦。持戟之士失伍。日靖海邦。爲公姓祭酒而有儀。堂奉鄉近。親而不問。屢祈閑退。莫充挽留。用疏寵於文階。仍儲神於道館。意大議自朝廷。而就問尚惟同姓之咨。忠臣在畎畝而不忘。諒有嘉謀之告。其祗顯命。以荷美名。　集英殿脩撰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游九功。特授寶謨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制。　朝臣無有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憂國如飢渴者。此鮑宣所歎。朕三復斯言而有感焉。具官某。樸猷碩膚。論議純實。雅有經綸素志。周游中外。望實具孚。既茂民庸。復閑禮宗屬。時疾棘予欲得此者成人。以憂國之心。通古今之略。共圖康濟。顧乃嘉遯。以絜身抗志爲懷。寓直西清。養閑真館。不欲奪爾志也。其圖永譽。毋有遐心。　權工部侍郎兼崇政殿說書牛大年特授集英殿脩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制。　詩曰。獨寐寤歌。永矢弗過。傳者以爲誓不過君之朝

而先儒非之。曰。此自陳不得過君之朝也。參以孟軻三宿出晝之義。當以後說爲信。爾材問老成。居以廉謹。自將歷官中外。盡而不汚。執德固而制行和。由使蜀來歸。留實郎位而不我肩。起諸家食。穎將引以自近。逢省宗呈。嫣嫋經幄。冀搦乃后于彝憲。甫登禁甬。蜀爲浩然而歸。諒其嘉遯於焉逍遥。加昇祠庭。仍陛論譔。其深味詩人忠厚之旨。無有遐心。洪平齋集陳壎授中奉大夫直敷文閣宮觀制。　敕具官某。朕觀攬八柄。進退百辟。以成調瑟之化。苟爵於先甲。當其材則中命之。爾濩乎無愆。凝乎有度。鶴乎聲稱江右。黼斧之行。雖未竟乃功。亦既勞止。增秩進職。於吏化之前。令不與易也。其祠均佚。善刃而藏。時方急材。尚觀新硎之發。可馬碧梧玩芳集翰林學士知制誥兼給事中兼脩史牟子才特授端明殿學士與宮觀制　朕惟哲宗元祐之初。嘉范鎮老成之望。陟延康之秘殿。錫以恩華。賦崇福之真祠。遂其安退。用頒漢制。併獎蜀珍。具官某人。有典刑學深源委。須從劍棧。來瑞朝廷。忠言嘉謨。偉論豈殊於軾轍。精筆妙墨。英詞未避於淵雲。被遇先皇。父登法從。比纘鴻畫之始。實傾黃髮之詢。肆畸學士之真。執若禁林之老。以疾來諗。拜疏不休。勞侍從而厭承明。其彈瓤切。專精神而輔醫藥。宜聽優游。超畀渙綸。式稽故典。入關而性多病。已遂留侯之高風

在亂而忠不忘毋替吏生之直節可吳沐鶴林集侯忠信授左武大夫休
舊官觀制 敕朕聞先王以立武爲善經中國以除戎爲大事儻能稱職
何愛賞官具官某沈驚而有謀朴忠而能勇柬庵海道馳驅戎馬之間嗚
伏閑門服習禮文之內雖在祠庭之均佚每思武庫之前勞叱緣控陳茲
用褒擢因之以戎團之任華之以左武之階往其欽承服此嘉命可 王
安行可特授州防禦使依舊宮觀制 敕橫班序爵國存定法之常解帶
遷官式出特恩之異具官某韜藏武略曉暢戎情築定遠之城以身而護
塞調安豐之卒不踰月而擒胡右鞭之賞未酬左武之階猶舊爰念勤勞
之久肆升捍禦之班仍佚祠庭式對寵渥可 蔡興授州團練使提舉宮
觀制 敕祈父之詩曰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夫不轉于憂恤而轉于安
佚者是固六軍之士所深望也具官某沈毅而勇淑均而良神策諸軍既
共武衛濠梁大郡乂帶戎團令旅力既愆矣式正使名畀休禁務尚體閑
勞之意可 希謨授州防禦使依前皇叔提舉佑神觀制 敕具官某端
肅嗣秀王於屬爲近而爾於王爲子於朕則父黨也王不幸即世遺奏一
官閱十年而後陳請朕甚憫焉落環衛之階正軍防之任爾宜敬謹勿墜
家聲可 與褒換授吉州刺史提舉佑神觀仍奉朝請制 敕具官某麟
趾之詩作而周家盛鴻賓之書成而漢祚隆宗室得人磐石增壯爾天潢
之秀禹穴之英令于容臺丞于棘寺既閑禮法矣國家換授有典故以廬
陵通判命之俾奉會朝仍畀祠廩體予睦族之意懋乃維城之庸可 希
丞換授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高州刺史提舉佑神觀免奉朝請制 敕
具官某周封三叔而伯不獲是分唯不尚年蓋昭德也爾佐序世濟溫文
性成於宗屬爲親於榮邸爲近於朕則父黨也而克自抑畏不期仍驕既
多淑聲宜有異數於是以爾內領諸衛外牧方州佚以真祠免其朝請朕
之展親至矣敬服王命益懋乃庸可 希丞授蘄州防禦使仍提舉佑神
觀制 敕朕紹帝統緒思皇本支凡隸親賢率躋尊顯具官某出高明之
胄履忱恂之德於屬則近於文恭爲兄於朕則父黨也爰分通判既廩祠
官今秩軍防仍免朝請朕之所以待汝者亦厚矣汝其思祿位之難稱念
燕安之易懷庶於宗盟可永終譽可 與芮換授楊州觀察使提舉佑神
觀仍奉朝請制 敕朕惟周隆母弟之親入爲卿士唐尚諸王之愛迭處
京師懿我熙朝兼此異數況申之以換文之典而侈之以錫覲之恩非曰
爾私寔惟予眷具官某出神明之冑躬儒素之風端介不撓于中甚德而
度紛華無奪于外大盈若沖朕嘗追惟榮邸之生因篤親支之友故自大

宗而陛繼監緒少理而擢西廂凡所屢遷亦云殊寵然仁人之於弟當循
法度之公而君子之於親不以姑息之愛用易康車之節仍共真館之祠
若曰孟侯毋慢家人之訓其惟吉士永陪京室之朝可 與芮授武康軍
承宣使依舊提舉佑神觀制 敕朕監觀烈祖厚榜宗盟謂漢王之屬當
序遷雖矣英宗之識以皇弟之恩不可殺懿哉神考之謨豈予親支緩此
縟典具官某氣韶而質美行介而知良有芳斯猷不偏于貴出則幹于侯
方惟汝冀入則儀于朝序惟汝嘉遂超廉使之華徑典留臺之重仍祠真
館日奉使朝朕其弟封既已篤廣親之覺命作册畢尚其需疏爵之榮毋
遂有邦毋懈于位可 謝来伯換授蘄州防禦使提舉佑神觀免奉朝請
制 敕東漢后族不過九卿國朝戚里不除侍從雖服文雅必換武資蓋
公法也具官某履行孝謹稟資溫純出王謝之故家爲鄧陰之尊屬而不
有貴胄蔚然儒風進女誡以奉坤儀繙聖謨而裨乙覽肆予嘉歎示以優
恩擢從戎監之班對授兵防之任非特私於名器亦廣寵乎才良益茂允
猷以佚甄擢可 謝来伯授州觀察使仍舊提舉佑神觀免奉朝請制
敕朕惟先王建國親諸侯何分異姓伯舅加勞賜一級當有殊恩矧伊近
戚之尊豈愛懋官之寵具官某器懷穎異儒雅好脩雖胄出相門而不以
相門自高雖姻連掖庭而不以掖庭致貴每說學於搢紳之圃嘗爭名於
俊造之場因曰汝能當爲朕原昔野王以德顯尚難陪與於列卿而與侯
以經名不過從封於東國爰覽攜章之上既知故典之詳仍啓男邦進升
廉察毋曰爾身之在外尚思忠德之復君往承之休以輔予治可 高耆壽
薇垣類藁朝奉郎直祕閣主管佑神觀裔通孫特授直華文閣主管佑神
觀制 不懈于位有耆壽俊能世其家有賢子孫彰德旌賢孰先斯者爾
材姿醇亮術業脩明聽祖訓所述聞薰陶成性紹東閣以觀士淑文得師
畏名迹以不居恬榮利而弗顧昔者震有傳家之賜導有踵德之均人以
是期爾世家朕因之嘗欲玉汝肆陞嫣閣仍領京祠往敬爾官式光厥紹
朝請郎羅愚特授直祕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制 予念我先神后之
勞爾父能勵相我國家肆用登爾于朝屬吏化瑟爲民選侯爾以見大夫
在行嘗從臨遣詔以清勤典聽朕言咸能稱塞屢更麾節率以最聞式遄
其歸乃辭以疾肇陞延閣仍畀真祠其服顯休圖濟世美馬碧梧玩芳集
謝堂特授華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免奉朝請制 十連爲帥方預謀猷
閭之英三命益共竟莫遁衛墻之請嫣閣特陞於侯對珍臺仍領於內祠
謙柄有光渙敷示寵具官某風猷明浚材術疏通生重侯累將之門豈軒

見之爲貴得經生學士之趣有詩書以自娛察其理人御衆之長付以閫
府作牧之事南開之寄甚重豈輕選掄東山之志不俞疊形沖遜吾汗焉
反汝志良嘉得非高才大纛之榮不易綵服班衣之樂松階峻陟抑瞻慶
帝之華藥館自怡獨挹浮丘之袂併躅朝請膚表寵嘉嘻共理而無愁恨
之民朕方課漢循吏之績遴職而有慈勉之蹟爾乃希晉賢戚之風益勉
令猷副膺殊渥可斯應任帝眷集英琰特授太尉前提舉萬壽觀制　朕
祗荷皇圖之重仰懷祖后之慈祟四姓之小侯聿稽漢制主五兵之大柄
式隆秦官念厥秩之久虛惟其人而後畀肆揚詔册誕告臣工具官某知
易而端良誠忱而通敏人咸稱其長者已尤篤於小心進列朝廷抑抑威
儀之度退安里第溫溫孝友之風富貴無驕侈之思言行絶悔尤之累顯
被累朝之遇夙分大纛之光比者宗祀之熙成既以户封而申命載惟慈
聖之盛烈保佑實深有加申伯之良翰發賞宜厚賜非常之渥升于掌武
之階蕩節珥戈仍領維藩之寄珍臺琳館更從均佚之游併衍真腴增陪
多邑於戲右賢左戚固應異數之並隆思滿好謙尚乃平時之素履其服
寵光之茂罙宣磬處之休緊爾老成矣煩訓誥王珪華陽集文彦博授依
前檢校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成德軍節度使判太原府

制　門下眷大河之東領太原之道兩拆畔羌之侮左制撞胡之衝每析
寄於閫符必圖良於邦翰適疇廊廟之舊往殿股肱之臣命告剛辰磬予
群聽具官某氣嚴而中裕道粹而外融達古今治亂之原洞文武弛張之
略自振藻於昌會亟揚聲於邇塗參疑丞德之忧進顧大僚之服居則幹
天元化靡萬類之弗熙出則道國寬條罔幽情之不達兩踐中階之疑比
均留務之司勤勞邦事之圖往莽歲除之隔按常山而從節即授路以陞
聯雖懷尺席之思終賴撫邊之寄翔杖虜之舊壞有全晉之遺風道術松
阡應待郡旌之駐朝期竹馬式光懸弩之驅茲茂常恩亦華素志於戲槐
庭賛道既高儒者之榮玉帳論兵又極元戎之責惟忠蓋可以圖永非威
惠不足服人矧屬老成詎煩深訓可劉後村集石武大夫徐安民作知峽
州半年開運米三十六萬石上薦特授左武大夫依前帶行御器械知江
陵府制　漕粟於邊從古通患況舟之役泝江尤難既能體國以服勤焉
可踰時而吝賞具官某爲將則頗牧牧民則龔黄頃守夷陵有勞餉道三
峽倒流之險跬步莫前萬艘連檣而來銜尾不絶馬騰士飽師克凱還雖
旌麾移於渚宫然功狀上於幕府憲進之户廣峻品秩於横行畀以中權
託藩宣於連率可馬碧梧玩芳集洪舫特授華文閣學士知寧國府制

俾溪豐嶂之清古多賢守一札十行之寵令用詞人賦予太常伯之尊列
在東諸侯之上假侍從清華之職爲近臣出處之光具官某行有宫庭文
諧律吕家學克承於堂構父教之忠詞坦繼掌於絲綸世濟其美踐敭既
久聲實具孚每嘉替槩之論思有味厦氈之啓沃屢勇辭於豹尾俄深進
於弋鴻諒其進退之宜副以藩宣之寄憲聽尚書履暫違嚴徐近侍之班
懷太守章往續眺白詩人之賦歌襦孔邇召履斯還可　宣奉大夫楊棟
持授資政殿學士知建寧府制　執政吾股肱嘗共一堂之寅恊郡守民
師帥尚資九牧之阜成陟秘殿之穹班掛儒書之舊國具官某鈎深致遠
實大聲欽君子多識前言茂明古學儒者在朝美政屢告宸猷自秉事樞
晉陪機務本精神之相得亦禮貌之未衰有政其與聞之吾方倚重責言
不可償也人或求全升之隆名付以鉅鎮蓋曲全於進退仍允頼於藩宣
憲考亭義理之源上泝關洛建安文物之郡遠比泗洙平時既熟於講明
今日遂施於教化卿優爲矣朕有望焉可矣泳鶴林集張可大授顯大夫
添差淮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依舊知壽春府制　勑具官某壽陽前控
陳潁後蔽光豐寔今南北重鎮爾忠忱果毅爲諸將所推往來其障於諸
叛連衡之衝乃能脩葺城堡調壹歸附獨隱若一敵國焉亦可嘉矣何惜

一階不以旌汝益壯爾猷副有褒用可　李虎授左武大夫依舊達州刺
史知淮安州制　勑趙葩對陣之語孰如徐庶之思念其親溫嶠絶裾之
風豈若馮勤之貴顯其母不圖薄俗復見斯人具官某冑出山西聲馳漢
北陟槍而刺尤患頻清淮海之塵尺箠而鞭屢見盡拔高郵之職功雖高
於李愬義弗替於張飛娘言護草之懷用有旌節之請載披柔牘持晉棠
階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既膺妙簡令刺史居牧伯之位仍懋顯庸多而戰
功光我休命可萬者齋繳垣類藁朝請大夫直秘閣主管紹興府千秋鴻
禧觀樓治特授知嘉興府節制澉浦金山水軍制　勑承音旨切於諷遺
言式瞻儀刑優於習禮度此以薰天言也朕於論世以是得人爲多爾父
以駿假輔我光后時爲世儒宗學者仰之爾得諸庭授傳所見聞用能出
入中外咸有績譽再奉計最以歸方從卿聯以光厥紹止戒尼之恬如也嘉
禾輔藩匪貲不畀往宅乃牧式表象賢　承議郎充成都府路轉運司主
管文子郭仲璉特授權發遣紹熙府制　三榮望郡也千里宅生之寄在
守臣寧得不遴其選爾以代閥故家歷官所至醒醲醇厚之風陶如也崇
陵末郎厥寄匪輕分錫藩符往其卟治懋敬哉毋謂天遠　司封員外郎
邢凱特授直秘閣與州郡差遣制　予惟耆壽俊在厥服乃足以重本朝

肆用錄爾民膺舍于主爵潛華郎省未展厥猷顧爾少有四方志恬守一
官復惟錦衂自持力詭一麾思以治理效自見用嘉雅尚進直蓬丘往服
思煒盈圖報稱朝請大夫守宗正少卿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
官呂午特授權知泉州軍州事制　清源爲郡風土淳而民物阜與我共
理其惟良二千石乎爾業履端郡材猷浚明嘗習外庸來游王所知而不
肯茹柔吐剛也則寘諸松窓以迯官邪以蹠政紕以諸軍憲咸能敏事稱
職宗籍史筵方將賴汝顧欲詭一麾以行其志肆庸作命宅是南邦往即
康功庶有返命韓維南陽集樞密直學士給事中傳求可特授依前給事
中充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制　勑唐臣有言曰輦轂之政務先彈壓
盖大衆之所居方國之是則浩穰難治威愛是兼爰㫖尹正之明以首風
化之地以爾具官某質厚有守和易不流邐闍外條屢觀能於煩使棊塗
營職父進寵於邇聮向進拔於時才嘗播治於京剸權衡不撓抱皷沈聲
爰加顯擢之秋式佇肅清之效召自荆秦𡚁之神鑿蘇掘斗之華涉陟河
龍之秘序無替前效廣稱茂恩可劉後村集阮思聰援蜀之功賞未酬勞
邪渚水陸戰樂獲捷非一特轉十官於州防禦使左衛大將軍知黃州制
予奔走禦侮賴其張桴於國威賞輕重眡功將以激昂於士氣𢌿超武

爵以獎戰多具官某沈鷙善謀梟雄健鬪礫石賈余餘勇旃衆膽落而失
驚執殳爲王前驅白刃身輕而可蹈推鋒而已峽杙翦迸旃而漢江鏡清
佩專城之左符亞廉車之一等咸稜遠慴有漢家飛將之名位望浸崇加
卿子冠軍之號其秖新渥益勉壯圖可馬碧梧玩芳集太中大夫常挺授
寳章閣學士知漳州制　勑朕參稽師言如持衡尺愛惜臣子如護珪璋
茍能守道守官允藉爲綱爲紀雖責言不可償也然有過人皆見之斷自
上恩優之外服假侍從清華之職爲近臣進退之光具官某夙擢高科涉
登華貫自論思獻納峻升文石之班繇潤色討論遂陟黃扉之秩旣優居
於二省爰寵畀於一麾王道無黨無偏本乎至正君子或出或處初亦何
常憲简漳名藩西清妙選及爪而代尚覿千里之歌懦與環則還何待三
年之奉計增而諒節體我眷懷可胡文恭公集賜梁適特授依前行尚書
禮部侍郎知鄭州仍改賜功臣制　門下穢機政之煩均屛翰之遠左右
脩輔蓋陟恪之久勞內外肆勤在眷畀之一體爰正庭號用告朝倫具官
梁適局致夷通性業閑爽入我穀英之選參于禀從之華召自複門侍于
通閨豫貸書於明命備進讀於丘墳嘉話納於論思敏用彰於孫濟鼎圖
制閫之效推貳本兵之司職典樞機地親帷幄亟參聞於政道遄數奕於

辰陪出入五年周旋二府奇恩比作燮巽重仍噴有煩言達於予聽曾淑
聲之其建在清議之弗平屢上封章求還印綬朕思全進退之體務異始
卒之恩參錄舊勳尚仍前秩以春官亞旅之重涖黃圖右壤之雄臨長鄭
人班錄漢詔於戲台宰之職任國之綱維寰輔之邦陪京之襟帶往服茲
命尚體至恩唐白居易長慶集知渭橋院官蘇溯授員外郎依前職前進
士王績授校書郎江西巡官制　勑某官蘇溯嘗以幹良分領劇務受任
稱職主者上聞績旣有成賞安可闕前進士王績亦以藝學籍名太常著
其令聞及此慰薦一以課進一以才升咸加班榮同以褒奬臺官校職甸
各欽承可依前件　衛佐崔蕃授攝煩監牧使判官校書郎李景讓授東
畿防禦巡官制　勑其官崔蕃等咸因文行自致班序或佐衛蘭錡或典
校達山各從所知將展其用夫司牧圳對備禦都畿所以班馬政而道延
虞也茲皆重務爾勉贊之可依前件　授柳傑等四人官充鄭滑節度推
巡制　勑試太子司議郎柳傑等古者公府待自選吏屬今仍古制亦命
領征鎮者必先禮聘而後升聞刻鄭滑帥承元輸忠仗順炳焉有大節於
國奉上㳂下實藉賓寀以左右之而傑等或緣飾詞華或貯蓄才行揣摩
思識以待已知宜展籌謀用光慰薦傑可某官充鄭滑節度推官　楊予

留後段鹿授金州刺史兼侍御史河陰令韋同憲授南鄭令韋弁授絳州
長史三人同制　勑某官段鹿等今之郡守古侯伯也今之邑令古子男
也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於人有父母之道焉郡邑之間承上率下者州長
史也凡此之官與吾共理使吾人安而無怨者其在吏良而政平乎金秦
之郡也秦告粤達得行異政以鹿清平信惠臨事能守小大之職率著名
績故仍憲簡俾往撫之南鄭梁之邑也上有𨗳帥無憂掣肘以同憲河陰
有政可以移用故換銅印俾往宰之而絳爲名藩弁實良士命之貳亦
叶其宜宜各悉心脩舉三職可依前件　長度韓弘等各賜一子官并授
姪女婿等制　勑某官某等謁廟郊天改元肆眚是爲大慶與衆共之矧
股肱心膂之臣與吾同體延賞任子其可廢乎爾等或以文華或以吏職
有所脩立稟於義方自當積升況霑慶澤俾舉展親之典用叶推恩之道
猶子愛婿各命以官爾其敬承無忝朝奬可依前件　崔植一子官廻授
姪某制　勑丞相植典職樞務亦旣逾歲而能明我目達我聰左右我躬
以底于道況屬郊祀禰贊大儀寵錫之間植宜加等而念其猶子已用推
恩旣叶舊章允膺新命其姪某可某官　蕭俛一子廻授三從弟伸制
勑吏部尚書蕭俛頃在台庭時逢郊禮大行慶澤先及輔臣當延賞於亂

嗣。顧推恩於友愛，厥有典例，因而從之，咨爾弟仲可恭成，命可河中府參軍。　李愬李願薛平王潜馬總孔戣崔能李鄘李文悦成賜爵一級并迴授男同制。　勑：封爵之設，在乎賞勸，有以褒德，有以序勳，俾善興功，實由茲道。而某官李愬等，或望崇台鼎，或委重旌旄，爰及藩條，共分憂寄，有勞於事，無怠于心，宜疏爵以啓封，許推恩而及嗣。祇受厥命，永孚于休。可依前件。　入迴紇使下軍將官吏夏侯仕戡等四十人授御監賓客諮議衛佐同制。　勑：某官夏侯仕戡等，前命鄭權之入迴紇也，爾等參護使車，用祗王命，悉心盡力，有恪恭跋滯之勤焉。宜以省寺軍衛之班，宫坊府邸之列，舉爲賓典，分以寵之，輝等旌勞，於是乎在，可依前件。　西川大將賀若夲等一十二人授御史中丞殿中監察及諸州司馬制。　勑：丞相鎮蜀，忠在憂邊，俾静蕃蠻，實資將校，故加寵任，以責成功。某官某等若干人，類例勳勞，進登班秩，憲官名重，郡佐祿優，參以命之，足爲榮獎。爾宜恭承主帥，慎守封疆，戮力一心，無落戎事。可依前件。　烏行初授衛佐制。　勑：烏行初，重胤之子，早稟義方，詩禮弓裘，式聞不墜。賞延之典，本勸忠勳，環衛之官，兼資慎擇，非唯父任，亦以才升。可左衛胄參軍。　翰林待詔李景亮授左司禦率府長史依前待詔制。　勑：某官李景亮，夫執藝事上者，必捴日時計勞績，而後進爵秩，以旌服勤。况侍詔宫闈，飾躬晨夜，比於他職，宜有加恩。官坊衛官，以示優獎。可依前件。文苑英華　授虞岫常州別駕羅溫濠州長史制。　勑：虞岫等凡別駕長史，務簡俸優，故在京百司諸侯留邸，所以勸勤事之吏，郎疑奉職之勞。今以命爾等，即循例也。可依前件。　授侯蘊賛善大夫李仁誨■州長史蘇汾坊州長史制。　勑：某官某等，或以忠勤彰於侯正，或以奏獻著彼勞能。况侯蘊、李仁誨，親奉禁營，始陪輦路，不有遷命，將何勸人？可。　授鄜州判官王堅檢校兵部尚書王彥瓌翟州長史程佩恩州司馬制。　勑：迺者雕陰仍歲征討，厥土既瘠薄土也，叅昔切其人用勞，誠節是圖，貢輸無怠，而堅等能奉連帥，來爲使臣，不有超昇，孰旌優異？五兵重秩，式耀賓階，與夫進典午丞郡之榮者，皆拔茅連茹之謂也。可依前件。　湖州烏程縣尉李忠等授官仍量留等制。　勑：具官某等，青社雲溪之守臣，各脩職貢，俾爾來朝，實冒險艱，所宜酬獎。有以兼廷評之命而許留於官，有以移掌庾之秩而與夫掾臨海者，皆遂爾晝錦之榮也。可依前件。　授張蟇端陵丞李項虹縣主簿裴昇新井縣尉等制。　勑：張蟇等，或園陵攝官，屬籍吉士，宗正以其事跡貢表薦揚；裴昇等各以去仕在官，勞績深自論列，情有可依。丞簿陵邑，各從資序。可依前件。　授宋郁廣都尉王去惑臨安縣尉主簿顏熅鳳翔文學等制。　勑：太宗文皇帝論學書骨力，諭政化根源。朕既達微言，則思觀真跡。又欲廣書籍之府，以正是非；存忠烈之家，以勵風俗。三者皆吾夢想也。而宋郁等進獻論列，有以副焉。丞簿文學，用酬其意。可依前件。韓維南陽集　守温州瑞金縣尉文勛可特授虔州縉雲縣令制。　勑：某盜發不得，有常罰，獲者顧可以不賞歟？縣令，朕之所重也，爾以勞庶其知自勉。可。唐元稹長慶集　劉惠通授謁者監制。　勑：宣議郎内侍省宫闈局令賜緋魚袋劉惠通，頃吾愛之，俾在左右，將我家命達于四方，去盡行人之詞，還致諸臣之後，言必忠信，事無尤違。使朕不出户而知三軍之意者，爾有力焉。深念其勤，將以爲報，階秩兼進，用示恩榮。各依前件。　諸使收淄青叙録將士等授官爵勳制。　某等能執干戈，討定逋孽，功懋懋賞，厥惟舊哉。分命庶官，秩建五等，次用于十有二勳，式示等威，蓋以勞之小大爲上下也。杜牧樊川集　新羅王子金元弘等授太常寺少卿監丞簿制。　勑：某臣等感恩知義，奉贄不闕，居大海之外，爲有禮之賓，爾國是也。自列國卿至于署丞，皆吾文吏之選，次第授爾，亦所以表他國不同禮也。將我恩寵，耀爾殊隣，慎勿怠違，永作藩屏。並可依前件，仍並放還蕃。　韋宗立授檢校倉部員外郎知鹽鐵廬壽院等制。　勑：權知鹽鐵廬壽院事朝請郎侍御史内供奉韋宗立等，近者妖復河湟，訓定羌虜，江湖之間人安而不擾，供饋之費財有餘而力不屈，實由管推之名臣。今者尚書休以爾宗立等上言，咸曰清白處己，勤謹奉公，予安能知無不可者？暨頡與潜皆稱名士，自有丞相爲爾己知，守職佐藩，無忝新命。可依前件。　武官授折衝果毅等制。　勑：具官某等，夫折衝果毅，皆吾武位，以延勇士。國朝以此進立戰功至將軍者衆矣，自府兵一廢，名存實亡，今之來者，豈其人哉？近以邊障隙開，寇戎患結，豈無萬人之敵奮於下位之中？但使拔文空增樹髀，並可依前件。李衛公集　授鄭裔綽渭南縣尉直弘文館制。　勑：宣議郎前行京兆府參軍驍騎尉滎陽縣開國子鄭裔綽，昔漢武帝云：有社稷臣汲黯，近之矣。緬懷先正，實邁前良，况兩代持衡，皆有貞範，守正去位，遺風凜然。爾生於德門，早服儒訓，黄金不遺，惟守於一經；白環比德，方榮於四代。嘉其勵行，不隕令名，俾從丹地之游，佇繼緇衣之美。可京兆府渭南縣尉直弘文館，散官勳如故。宋蔡端明集　李士隆授濟州任城尉與萬户請受制。　勑：具官某尉能除盜，時乃脩官，格有叙勞，茲用推賞。易居近邑，增畀舉祿，勉圖敎職之勤，益務懋功之美。　李絢男秬特授太常寺太祝男秠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官某男某等

朕念乃父早中科選以文華深厚而居詞命之職以精智敏明而付浩穰
之治方膺外補奄爾淪逝錄其嗣子以伸予懷式遵典禮臺武縣名匠寺
並爲優寵勉自進脩　米景文公集　吃咩扶軍主吃埋將授銀酒監武制
勑吃咩克奮忠勇翕破亡叛赤心保塞見効可嘉俾煥寵靈還主也部可
曾肇元豐類藁　知制誥授中司制　典掌明命總持憲綱非博學有文操
毅忠篤曷可以兼斯任哉某志行清夷材質敏達更踐內外試用惟允論
思禁掖覇政朝端蔽自朕知拔於不次惟明於體要可以先於訓辭惟公
於是非可以施於判暫尚懋厥守方觀爾能　韓駒陵陽集　周僅等授官制
勑具官某職文之貴遠自尚時念汝服勞賜之爵秩可　李壁鴈湖集　沈
高黃杞閭辰之陳孟堅制　禮盛秦時思洽綿區爾等善積于身齡衍十
袠貴老之誼特命以官華髮青衫往敎閭里　朱邦光制　紫壇竣事澤
逮高年爾身見六朝齡衍十袠因其子請特命以官推我至恩俾民知孝
劉從村集　承議郎諸軍計院充江州分司撿閱文字成公萊爲拘確茶課
及數特授太府寺主簿依舊任制　事非才不集而有才者或過用其才
朕甚患之爾牢邑監郡有治辦聲使之治賦未嘗施繆巧事操切而歲計
之有餘庶乎善用其才者簿正外府以注爾能毋廢前功對越新渥可

李瓊效順本朝請贖父過既歸漣海之境土復獻山東之版圖義槩忠忱
古今鮮儷節鎮王爵寔寵宜優可特授保信寧武軍節度使皆視京東河
北等路軍馬齊郡王制其故父全特與追復官爵改正日曆令所屬討論
施行　門下臣子之情尊君而愛父春秋之法內華而外夷載加蓋世之
豪首決歸朝之策凜義槩英風之鮮儷趨勲階爵級之常彝誕擒絲綸肆
盼印節李瓊關河間氣淮海俊人市駿骨而捐金招徠遺軼聞雞聲而起
舞踏寐功名感卒有爲戎之言抱曾違蹈海之志慨思爾考被遇先皇屬
邊吏之跡膺致勲臣之跋疐朕述舊事諫丹赤之初心爾效膚公欲雪清
於前垢既舉漣海歸職方氏復奉淄青入王會圖無疆界彼此之分有車
書混同之漸王猛發正朔相承之論勿晉爲圖馬援知帝王有真而來於
漢專意英雄所見今古略同是用加兩鎮元戎之榮峻二府皆師之拜珍
草地之遺虜分茅土而胙齊少慰立身揚名之心併下改史復官之詔於
戲吳起守西河而事魏國未聞並擁於齊旄太公表東海而封營丘孰若
徑號於王爵永肩忠蓋式對寵褒可　口宣　有勑卿擇主之誼高歸疆
之功大擁將旄於淮蜀胙王社於青齊以勵英豪以獎忠孝兹爲異渥益
懋壯圖　許應龍東澗集　何季朋將一官回授與父何璞制　立身揚名以

顯父母此人子之至願也爾子季羽擢第奉常通籍牢邑欲以慶恩一秩
增封其父特從所請俾遂榮親之志允爲異渥尚克欽承　馬碧梧玩芳集
新除秘閣脩撰洪天錫特授侍御史制　朕以眇躬丕膺大統元祐嗣服
用劉摯居臺端隆興初年擢十朋長御史爰考兩朝之成憲特招先帝之
直臣具官某學問淵深風采凝峻秋霜始擊嘗勵志於鷹鸇歲寒後凋不
改柯於松栢迪惟烈考嘉獎端良外咨禮樂之光華內典圖書之清重矧
而後集盡歸于朕肆朕纂承首加號召惟初政之得失關言路之重輕今
無大夫中丞合峻蹻於橫擱古有法家拂士宜密侍於細氈君德緝熙朝
綱肅穆唐介論事益無避於重來蘇軾陳言冀有聞於入侍增而諒節對
我寵光可　文苑英華　授崔義進侍御史趙光裔鄭祁殿中丞李皎監察等
制　勑崔義進等善近以風憲之任委諸名卿中外肅然佇其振舉果於
掄選獻擬菁英且言澄澹秉彝進退由禮句義進之脩整也無怠句墻岸
山立句時情翕然句光裔之峭稍疑也不黨句英華發外句清勁積中句
祁之蘊蓄也無多謝於前脩句聞善若驚句履貫不止句皎之砥礪也頗
自撞於遠騁皆克荷告訓來爲閒人俾之整肅周行懲艾風殺一作敎皆
可從膺邪指佞庶有可觀爾當其才朕俞其請各揚厥職懋對天休可依

前件高蓍壽薇垣類藁　朝奉大夫權通判黃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
高衍孫特授行籍田令差遣如故制　黃爲淮壖重地謹護風寒非良邊
垂之臣罔與共守爾出名閥爲郡別乘當國荒民流之衝具宜勞勩宣惟
千里嘉賴長江傳波爾與有力馬權司帝籍式華半刺尚懋績以承天休
假蜀耆舊以樞密蒞宣國威匪簡乃僚雖愛莫助爾材猷敏劭游蜀道有
潼川路運判李文子行太府寺丞西川宣撫司參議制　蜀離狄難予
年矣地勢之險夷人物之細大兵力之堅脆財計之虧盈咸所練習句宣
求助惟爾爲良進丞司府往其參謀式遏奮謀俾民康共則爾主賓尚有
辭于蜀　兵甲授軍器監丞四川宣參制　蜀離狄難故假鄉老以樞庭
之重就宣國威爾僚爲助予望其盡擇賢馬爾學問醇正氣稟剛明享卯
寀語寇至不去備吏險難一節弗渝宣暮聚彥而長表閒以爾參謨望府
予稽于衆僉云是足以鎮群輕矣進丞武監式表朝掄宜疾爾驅往從其
長鄉國之難未紓亟圖叶濟　衛從樂先生集　太中大夫集英殿脩撰知隆
興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主管江南西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
管施康年特授寶謨閣待制依前官職制　五材誰能去兵方飾臨邊之
備八柄爵以馭貴爰疏進律之恩矧侯對之清班緻內朝之近侍式敘書

贊膚示眷懷其官某德宇粹温器資方重憲臺諫省風采凜然䖏庖宰僚
贊稱藉甚比厭承明之直往分帥閫之雄屬彊埸之多虞選戎徒於諸道
簡稽有法期會靡愆兹峻陟於華聯示寵褒於良翰雖義存體國初何意
於論功然賞不踰時庶聞風而知勸祇承新渥益懋遠猷可 吳泳鶴林集
齊仲甫授額外翰林醫官沈仲齡授額外翰林醫官制 勑具官某人等
禮曰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爾等國醫官也給事東朝歲月滋久
近以祔于太室各進一階階可升也官不可移也往其懋承之可 刁起
授宗學諭兼景獻府教授奉議郎戴杰授武學諭制 勑具官某等古者
師氏教人以事而諭諸德國家之學校置諭猶古意也爾起年耆器邵爾
杰才老意新供有聞于時朕謂起掌教外宗故命之訓迪宗庠謂杰常分
教天府故命之誘誨右序爾其茂明嘉學招諸生而教之俾屬藉之英樂
爲善而不倨于貴臈冠之士崇詩書而不專于武則予汝嘉可 慕容彥逢
摛文堂集涇州廣銳第三十一指揮都虞候李吉秦鳳路㪚補廣銳都虞
候齊貴可並特授左侍禁制 勑具官某爾久服戎行積有勞勩帥司條
奏宜易前班命爾官榮往其懋勉可 王材因殺逆賊王閙郍布賊馬立
功授進義校尉制 勑爾須以捕賊有功應賞中錫書命祇服官榮可 虞

儔尊白堂集曾炎林栯並右司制 朕惟文昌乃政事之本有一日萬幾
之繫中臺分左右之聯掌二十四司之事猶振領而裘挈殆舉綱而目張
必得其人乃勝厥任爾炎有當世之志遇錯節盤根始見其長爾栯推古
人所爲真璞玉渾金莫名其器俱懋經綸之業備殫中外之勞而用之未
盡其才惟恢乎必有餘地久回翔於省戶宜序進於都公事唯糾厥稽
違毋俾庶官之曠要使熟於聞見以爲侍用之資既簡深知何膚多訓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五百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五百七

二寘

制

兼官制

唐元稹長慶集韓皐吏部尚書趙宗儒兼太常卿制 勑令天下官人之道或幾乎息矣禮樂之用又安能施設於
俗化哉是以選賢與能之柄或礙於胥徒冠婚喪祭之儀不行於鄉士嘉
理害教斯執甚焉改而更張我則未暇就爲之制其在於選任素重之望
以鎮之乎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韓皐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
尚書趙宗儒等任宜臺閣周環大僚或三四朝或五十載漸進趨風之士
吏至迭處於將相間而皐等精義不渝物務允勁事朕小子猶吾祖宗肆
予沖人庭實寵炳夫銓鏡萬品不無勸勤蕭韶九成頗延順養更用老舊
以均勞逸至於官業非予敢知祇聽法儀庶用咨稟損保傅之重仍端揆
之榮唯恐不多兼以優異皐可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吏部尚書宗儒可守
太子少傅兼太常卿事散官勳封如故 文鑑除呂蒙正中書侍郎兼戶部
尚書平章事制 天道無私日月星辰助其照皇王不宰股肱輔弼代其

工所以端拱守成垂衣制理永建丕平之景運遐追三代之令猷其有業
茂經綸才推謹厚參大政而已淹星歲事至公而無捨寅昏宜頒出綍之
殊恩俾正持衡之重柄爰擇剛日特降命書推忠佐理功臣朝散大夫給
事中參知政事柱國東平郡開國男呂蒙正四氣均和五行鍾秀有濟時
之略輔之以温恭挺命世之才守之以循默爰覩升旌之進益逢梢魏闕
以來儀臨軒覩敏贍之能射策見縱橫之略暨兹登用益著謨明公忠推
社稷之臣凝重見廟堂之器眷兹大體久鬱具瞻宜宣作礪之功克懋秉
鈞之績別錫褒功之美號仍陞馭貴之崇階勳藉增榮井田加賦預列侯
之峻爵同大利之計書頒優恩之在兹諒名器之無假於戲雲從龍而風
從虎令也其時啓乃心而沃朕心必求諸道爾宜周旋庶政佐佑眇躬綏
兹宵旰之憂翊我隆平之運同底于道豈不美歟 劉後村集陳昉除戶部
侍郎兼權刑部尚書制 積多而有餘豈天下之大命刑成而不變宜君
子之盡心粘徠一代之英賢登拜六卿之長貳具官某有仁者之勇得聖
人之清孤竹風標坐使懦頑之志立紫芝眉宇能令鄙吝之意消衆競爲
於爾緣爾勤求於易牧仁聲載路東欲留西欲歸遺愛在人社而稷尸而
祝屬群賢之稟進豈宿望之獨遺以小司徒兼太常伯雖予環之已晚然

聽履之益寵版曹有待於阜通憲部允資於欽恤噫無三千之蓄非國禎
主計之才有一夫之泣向隅亦司刑之責對揚眷簡僉聲忠嘉可徐鉉騎
省集右捴巖績除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制　門下天作司牧必生丞
弼非君臣同體道則不明非律呂交感功則不濟譬予眇質負荷景靈不
有時贊豈甚多難敢若先意疇茲舊臣事純粹炳靈忠和成性襲台鼎之
慶連肺腑之親歷舉累朝出更庶尹憂國家之事知無不爲經夷險之間
中立不倚言必由於忠信行必自於誠明勞而弗矜謙以自牧先朝鑒其
誠志任以腹心須當巡守之初俾貳主留之寄盡規竭慮夜思晝行京輔
以寧時乃之力及舉揚末命以佑冲人送往事居禮無違者忠勳茂績人
無間然今二后在天萬物思理予方乃眷民亦具瞻是用命作司空倚爲
左相兼國史樞機之任進升階食賦之賞豈曰寵章是同憂責嗚呼受遺
作弼厥惟艱哉爾其崇遠大之謨布簡寬之政詢箴諫之士塞便佞之言
滿假自賢則其智益蔽虛懷接物則其猷益光念茲在茲以底于道可彭
汝礪鄱陽集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除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制　朕
若稽先王惠迪高后咸有明德施于邦家上達日月星辰下逮草木鳥獸
夷狄蠻貊罔不來王山川鬼神亦克用乂爰及厥后畢予于休蓋惟一二

之臣朕建長久之策我求于輔僉曰汝賢丕造治廷誕揚爭號其官其直
方而惇裕莊敎而靜深獨兼文武之資更典始終之學其才爲山川之大
其器爲規矩之嚴仁人以之爲己師儒夫聞之有立志厥邦于外咸行上
將之壇開府以居服視三公之袞敵自朕志詢于師言用登左揆之崇仍
治東臺之務嗚呼民爲邦本惟汝其衣食爲民天惟汝其義君子難進汝
其無違小人亂邦汝其必察朕有過汝惟告朕不敢不改朕之德汝惟相
朕不敢忘朕有攸行汝爲大輿朕有攸濟汝爲舟楫克正其本乃能齊其
末克成其始蓋圖厥終哉在堯舜之時有若大禹皐陶克熙于帝載在商
周之時有若周公伊尹惟亮天工其有成名見于來世汝比靡悔時惟朕
休翟忠惠先生集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除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制
　古我先王惟圖任舊人共政咸有一德克左右厥辟宅師格于皇天迪
我高后嗟爾萬方之有衆聽予一人之作猷具官某爲國世臣若時元老
有申伯柔惠之德操此萬邦有山甫將明之忠式是百辟勳在盟府紀于
太常淑旂綏章荘十乘元戎之寄繡裳赤舄兼三事大夫之儀疇論道經
邦之遠猷對代天理物之元宰眷茲屏翰作朕股肱遇命袞衣之歸爰起
介圭之覲賚予良弼維簡在上帝之心建爾上公以欽若先王之烈具瞻

四海師表萬民其正左輔之名往摠兩臺之務朕欲四方其訓無競得人
汝惟庶績咸熙允釐在位俾乃保乂格于丕平使山川鬼神亦莫不寧致
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於戲欲治已乂得時爲難由成湯而至文王若伊尹
萊朱之視見乃齊宣之知孟氏曾管仲晏子之不爲往肩乃心以輔台德
許應龍東澗集徐清叟除太常少卿兼權戶部侍郎制　昔孫伏伽言三
事當時之君嘉其剴切不次擢用以厲群臣朕甚慕之以爾特立無朋至
剛以直經帷勸講屢進嘉猷擢貳副端愈殫鯁論肆予畀以奉常之職仍
攝貳卿庶陪言語侍從之班日有獻納論思之益悉攄所蘊以副予知范
石湖大全集知臨安府姚憲可司農少卿兼權戶部侍郎制　昔少皡列
九農正之官成周有小司徒之職令吾設卿以治粟立貳于司元惟裕民
足國之是圖故稽古建官而惟謹以爾疏通而知體精敏而周和識節國
符轍環殆徧升儲民力目擊國存才素許於辨多職何憂於共二夫顧難
圖後則天不能貧散滯取贏則國有餘蓄戒索求之不發雖拾瀋以何庸
朕選惟艱爾功其懋僕不孫於委任夫豈後於褒陞　新知通州許克昌
可秘書省秘書郎兼權司封郎官制　朕惟人才實難世道所惜常恐有
遺逸之歎故弗忘留落之餘爾夙以藝文光予俊造一跌不振十稔于茲

比得覲於清閒能告猷於闕遠較其之郡留以在廷遂典領於書林且攝
丞於郎位晉用之亟否傾則然脂車良辰發軔英軌洪平齋集東臨監丞
謝奕禮除大宗正丞兼權兵部郎官制　朕所重非其人丞
不輕畀爾章平之裔有詩禮之傳陰馬之族無富貴之累可謂椎器矣丞
我太宗播紳省豈特用爲爾榮恭儉惟德恪勤廼事朕將以是觀爾之
致遠可　太府寺簿趙汝譓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兵部郎官制　勅具
官某刪潤置官隸樞屬爲畢在紹興有若直臣銓在乾道有若名儒熹能
大其官爾拔于公族名在甲科歎掌州縣坐閱群飛之剌天而無競心不
既賢乎朕蒐英攬雋首在選中推挾有廷播郎武部以貫穿馳騁之材與
聞廟畫從容援古誼以訂邦國之若否所居官大矣毋安於卑而不之勉
可　太常寺簿朱揚祖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刑部郎官制　勅具官某
八陵隔於腥壇踰百年雖膚爐滅仟來以圖朕灑涕恭覽慨懷朝謁謀及
卿士爾銳於行化暑披榛祇欵陵下橋山弓劍儼乎猶昔而萬洛之王氣
可挹也星言歸奏良慰朕心進編摩於宥府乃攝事於郎曹姑獎忠勤實
階選拔可任布夷斯庵集趙與夫宗正丞兼刑部郎官制　司宗設屬實
班爲列寺之間讞刑有郎必審中三尺之選以爾才業甚茂歷已深再

履周行寀暢華問宜晉丞於瑤籍兼攝事於蘭闈秩序本文叶贊維城之固欽邮典憲遲蹊空闕之風汝往欽哉思以領此　吳格宗正丞兼刑部郎官制　敕具官某朕於輪對之班寓以選材之意茍條陳之剴切知抱負之淵深亟加不次之除廣厲敢言之氣爾頃陳時弊雅契于衷貳九卿於周行於時未久簡三丞於屬籍兹選尤高晉攝郎闈使裨憲部惟寵榮之伊至宜稱塞之是圖　陳孔石太常丞兼權工部郎官制　朕籍寀才傑永之惟恐不及矧周行之舊久勞于外可不式遄其歸以爲表著之重乎爾夙以器能之茂異加之師友之淵源欲自見於事功每克加於砥礪聞者皇華之兩畀卓然風采之有聞兹膺晉列清途特示褒顯奉常典禮允資儒學之英起部程工素處老成之彥其欽予渥益邁爾猷　鄧仁觷太常丞兼工部郎官制　奉常之典三禮必屬儒英起部之總百工亦資才彥爾於二者豈謂無長自剸州縣之官已力公上之事暨登朝著尤効賢勞宜賁貳於容臺仍攝承於郎省其體柬知之異益思奮厲之圖　曾煥秘書郎兼權禮部郎官制　蓬山實萃於英游郎選尤宜於文士盡閱芸香之帙益昌麗藻之華爾學世其家名副于實早潛心於墳籍素刻意於詞章館下之譽諸生已嘉教育中秘之書四部宜俾典司益圖爾業之

充以副疇咨之選　劉後村集程元鳳除秘書丞兼權刑部郎官制　三館惟丞職最高六曹之郎選尤邇若一朝而併授必當代之勝流爾標度之清文行之粹居俊造之前列有士林之美名掌教辟雍師道可法説經宮邸古誼與稽朕固知爾之學矣涉筆秘丘發舒英華讞刑省戶昭雪幽枉又將試爾之材焉可　劉良貴除宗正丞兼金部郎官制　三丞惟瑤牒最清二十四司惟珍部尤劇朕環顧在廷得其人焉爾博洽可以專筆削精明可以燭姦欺優游其二既清且要必極鋪張楊厲以成一代之鉅典必究本末源流以足大農之經費則爾爲有勞於國丞郎而上進進未已也　劉良貴除秘書丞兼金部郎官制　自六朝以秘書丞爲第一官瀛洲諸學士莫敢望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爾通倫類而明體用前由丞郎拜牧守擁麾而不果行特方急材起家冊府遂亟長貳士林之高選也豈組珍部實掌出納郎舍之劇曹也人效一官而不足爾兼二者而有餘可許　許應龍東澗集鄭廷辰除宗正丞兼金部郎官制　入門兼用布列班行所以崇德象賢也以爾謙和通敏克紹家聲晨匣爲丞恪勤匪懈擢貳宗邸仍攝珍曹其思睦族之方益究理財之策克稱厥職則予汝嘉　方大琮除著作郎兼侍左郎官制　承明著作之庭昔人以爲文學之清選非史

才不居必得名流始稱厥職以爾氣温而和詞嚴以則登省闈之前列馳宦路之休聲茉足周行晉丞外府究心職守見謂公勤方推寘於蓬山復晉司於論譔仍兼銓選膺示簡知往服厥官益宏遠業　洪平齋集大宗正丞蔣峴除軍器少監仍兼權侍左郎官制　敕具官某武監戎部之附庸官閒無事少也占位涉筆無幾隨然鄉用之材於此乎儲爾學問醇茂義理融暢恬夷而莊舒卷阿吉士其人歟丞我麟宗攝郎銓省凡業文書填委不動聲氣隨手冰泮而九品無遺鑒體用具矣試材以劇養望以暇鶴膝屏渠姑貳程作朕方圖所以進爾者可　秘書丞彭方除著作佐郎兼權侍左郎官制　敕具官某斯文在天地間前乎管百世之既往後乎鑰百世之方來非諸儒誰屬爾以經明行修都儒林之望詩所謂如金如錫如圭如璧者也丞于秘丘攝組畫省銓綜餘隙盡讀未見之書翰澀日富進之佐著蓋將闢其中而肆其外用昌斯文豈特爲時佳史部哉可　劉克莊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權侍右郎官制　敕具官某時政記者國史之椎輪經武要畧則先朝勝制典刑之囊括其書纂次於樞屬自昔必名儒文士爾家傳儒藝發著文聲縕抱不凡脫餌料級諸老先生多之簿正屬籍進升刪潤維汗青之稱也與閒廟畫攝事郎潜精瑩簡通對我殊擢可

陶木除秘書丞兼右司郎官制　敕具官某中書之務清而後朕簡節疏目以經綸天下之大務寘掾不可不謹也爾衷夷表莊言蹇理中蔚爲通達國體之器轉丞道山脫氛埃而凌沆瀣俾得以悉心於省闥整紛疏壅剔煩撮要中書之務其清乎神宗聖訓有云左右司須是學爲宰相爾雖兼官尚帥志毋怠可　劉後村集吳君擢除將作監兼侍左郎官制　爾自雲守召還郎舍也朕命大臣擇職業可以自見者試爾之才乃掾公府甚宜其官屬夏享原廟序進群僚朕惟大臣取清左選尤劇爾以有餘之材治甚清之職宜易易耳銓曹持衡尺裁量天下選人官失其柄使主令得以施其伯州犂之手賢愚同滯孤寒失職者病之所爲選擇而使子也以清局兼劇曹庶乎益有以自見矣可　鄭起潛立庵外制纂朝請郎太常丞兼權侍右郎官劉巍除秘書丞兼侍左郎官奉議郎守秘書丞張霆振除秘書省著作郎兼權侍右郎官制　冊府著庭最爲清選文銓武選供號劇曹爾巍經術該通爾霆振詞華蔚贍或丞冊府而文銓共二或長著廷而武選得兼相輝群玉之堂交映積星之舍既清且要各懋乃膺任市夷斯蘧集丁煒大宗正丞兼權尚書左郎官制　尚書郎皆高選而天官之屬實爲諸曹之冠使之晉丞宗正兼典吏銓斯亦不次之擧爾學行醇

茂器度弘深舉早著於立朝政有聞於貳郡來歸未久官次屢遷式昭簡
眷之深豈謂使蕃之遲其欽予命益鑒爾能　袁昭著作郎兼左司郎官
制　著庭設官必備三長之美中臺有屬實贊萬事之機茲得其人僉言
惟允以爾風猷敏邵識慮通明由畿邑以登朝貳蓬山而既久宜伸厥次
膺表爾能史觀優游固不勞於著述鼎司要重其式謹於彌綸竟對寵光
嗣膺甄拔高者齊薇垣類蒙承議郎徐廉卿特授守尚書度支郎官兼尚
書右司郎官制　郎選莫勞於支度省務莫劇於都曹非有清通材明之
秀其能以一身兼二任乎爾積學深醇賦財亮茂能以儒術飾吏故歷官
率著良稱嘗奠周行列于樞掾多所裨益乃至論奏剴切有犯無隱則雖
忤世犯患不悔也朕久不見有懷其人肆用延登俾共二事欽哉若予柔
　朝散大夫試太府卿兼勑令所刪修官顏順仲特授試司農卿兼勑令
所刪修官兼尚書左司郎中制　大農外府庫庾氏長子孫其間方當國
用單乏之秋不擇材明者為之長孰與參稽而阜通之爾以批郤導窾之
材吏進中外職業具修內而劇司要曹咸所周歷自使嶺右以歸即勞爾
以治藏之長顧念橋臣亦惟爾宜肆用序遷兼裨省務錢穀間至廟堂將
悉於爾乎咨宋劉後村集張稱孫除將作少監兼右曹郎官制　人材各
有所長若其儒雅足與士大夫相頡頏使之右橐鞬而左鞭弭用違其
材矣爾以藩邸之姻有士林之譽屢上春官鐵研欲穿而壯心未已豈與
噲伍者哉少匠尚書郎皆高選也可以展究爾之才學矣往其欽哉可
何式除軍器少監兼權度支郎官制　非歷郡不為郎先朝病其法之拘
也貳繇二監經通要津於以越故常而待奇傑爾起蜀道來漢廷凜然寒
露之潔溫然春風之和大夫國人皆稱其賢丞宗正郎版曹縱顯榮矣擢
貳武監仍兼計省夫工技之精出納之吝非所以煩儒者也姑養資望朕
將不次進汝矣可　家坤翁除樞密院編修官兼度支郎官制　方今急
政要務非兵與財乎朕委任宰輔提其綱又謹簡乃僚治其目西府之有
編摩計省之有度支凡邊防幾密國計盈虛皆與聞焉非止責以纂修經
武之書出納有司之事爾名法從之子材而賢縣譜尤高登瀛有美譽贊
閫有婉畫其以太尉掾兼尚書郎惟壽鞭算必有以裨科撰紓經費者汝
往欽哉可　蔡抗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屯田郎官制　朕甚重朱氏之
學誦其詩讀其書者皆尊寵之況於其門人高弟之後乎蓋早從孜亭深
入閫奧晚坐鈎黨以終者爾王父也隱居丘園不求聞達獨抱遺經以老
者爾嚴考也爾源委如是故試玉堂則陳正大之論掾公府則有忠益之

言及對便朝則空臆犯顏無所回隱非師之傳入家之鉅子乎樞屬為真
郎潛共二予不吝褒嘉之寵爾益思嗣守之難可　吳泳鶴林集袁申儒授
秘書省著作佐郎兼權考功郎官制　勑具官某漢有著作庭晉有著作
省元康間始置佐著作而郎於是選者非淹洽之才不以輕畀爾耆儒之
秀既博既文讎書西崑涉筆東觀不春月之間一命再命於汝亦華矣榮
名止於一時直筆定於萬世往佐而長垂憲方來可　陳止齋集朝散大夫
尚書戶部員外郎趙謐除軍器監兼權兵部郎中制　勑具官某戎監之
設本以嚴飭武備而休兵歲久繕修之職各有司存長貳亦惟總其凡而
已以爾舊鄉之孫克自抑畏久在郎省能恭恪尤序進為長仍攝民曹往
其祗欽無替予舊可　韓雎南陽集權提點河東路刑獄公事尚書都官郎
中毋沆可兼尚書司封郎中差遣如故制　勑某河東外控疆埸之阻內
總郡邑之廣吏雜文武俗兼夷漢爾以才選受使者之任而能底慎庶獄
澄清列城可謂有勞矣進官一等以示褒勸益懋嘉最且有優陟可唐元
稹長慶集崔既檢校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制　勑崔既等自元和以來
有大勳烈於天下先帝賚予以保衛者唯司空度度亦齊慄祇畏不自滿
大慎簡其屬眡于厥政惟既及洙成在茲選是用輟我糾察副其勤求惟
爾敬玄舊佐藩服効誠于長議以序遷峩峩鈇冠皛皛銀印受之以任其
樂所從可依前件　裴溫兼監察御史裏行充清海軍節度參謀制　勑
前洛陽縣尉裴溫等南極北向戶北至于桂林岑帶邕容分置征鎮而南
海尤居劇地舊制輒得臨莅諸管參酌庶務茲惟郡寮溫等受知於人為
報不易勤盡檢白可以無瑕可依前件　白居易長慶集李彤授檢校工部
郎中充鄭滑節度副使王源中授檢校刑部員外郎充觀察判官各兼侍
御史賜緋紫制　勑萬年令李彤侍御史王源中等舜以五長綏四國若
今之節制也周以十聯率諸侯若今之廉察也國家合為一柄付有功諸
侯故其陪臣選任益重或輟朝籍授簡書者往往而有況承元有大忠于
國受重任于外使其承上莅下敬始善終實在庶寮叶力以濟令以彤宰
京邑有理劇之用如水在器撓之不濁以源中立憲府有糾正之能如刃
發硎割之無滯一可以倅戎事二可以佐軺車二職交脩在此一舉臺郎
憲吏金印銀章加乎爾身無忝我命可依前件　宋元憲公集起居舍人知
諫院姚仲孫可尚書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制　勑漢家以文中
御史參選自唐制以郎知雜事雖官儀明其緣飾風采濟于幹用然後能
振綱紀而澄姦伏也我有公選屬之名材以爾具官姚仲孫肅給自將和

正無撓。早服賢衆。亟結史勤。鄉推朝闈之華。入光諫署之列。重以言責。涉于歲期。書疇厥勞。進序清秩。而遂膝靡懈。視履有衣。善非近名。且不爲訐。達其雅尚。宜遲寵秩。俾階左戶之榮。改率南臺之屬。樹聲錯枉。茲有望焉。可。　監察御史裏行高若訥可尚書主客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裏行制

勑具官高若訥。志操清淳。風宇韶令。早綠辭等。擢在雋科。自褫巾於仕塗。遂引籍於朝。緘曾靡它。吝休有厥聲。比緣慰薦之章。寓行察視之列。屬攸司大較舊課有成。適翫歲期。當懋恩典。俾陞郎位之寵。且參殿中之憲。往服兼命。無懈進誠。可。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夷簡元隨表宗可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充教練使制。　教某下元隨表宗。早率隸勤。載懷忠事。屬吾元獮均逖近藩。嘉其執侍之良。協乃補除之次。綏綱庠秩。崇憲職武勳。併示寵私。勉懷祇恪。可。　贈太保中書令王曙元隨高貴可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充教練使制。　教某下元隨高貴。早錄家隸。事予台臣。屬茲終位之哀。軫以服勞之舊。正名牙職。擢寵朝階。勉荷遺恩。以忠初意。可。　環州洪德寨熟戶白馬族巡檢殿侍勃𠆸男嵬環州洪德寨熟戶白馬族軍主你埋男彰你並可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

充本族軍主制。　敕故具官勃𠆸男嵬彰等。世欵邊關。義承主略。惟乃親之盡瘁。因所屬以上聞。宜褒寵名。且綏舊族。文階庠職。憲秩武勳。併示恩褒。勉繼忠恪。可。　溪洞彭師宊可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制。　敕具官彭師宊。荊土邊酋。武谿舊姓。奉承王略。式遏夷疆。比參邏察之權。且有捕擒之效。騰章來上。疏寵爾宜。文散冑官。憲係勳級。往祇優渥。益劭忠勤。可。　慶州蕃部羅泥男障羅可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制。　敕慶州東谷寨界熟戶外尸族蕃部羅泥男障羅。乃考以扞塞之酋主。幢仍世鄉緣外禦。弗及身防。殞命疆陲。書忠幕府。眷言嗣嫡。宜褒官榮。勉撫族人。尚終光構。可。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知溪洞硤州軍州事兼監察御史武騎尉舒通晏可加雲騎尉制。　敕具官舒通晏。邊種推豪。世官內屬。乂祇疆事。能稟朝規。屢全出徼之俘。獨顯來王之節。騰章自達。疏賞攸宜。俾進勳名。用光忠效。可。　熟戶俞龍潘可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制

教秦州永寧寨熟戶俞龍潘。乃父以祇服世勞。奉承邊略。奄遺緒業。屬爾後昆。繼彰倫亡。次須紹襲。宜推陞於軍籍。俾保訓於族人。仍視官榮。且謹吾圉。可。　唐白居易長慶集王智興可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副使領本道兵馬副行營制。　勑沂州刺史御史大夫王智興。李愿李愬之鎮武寧也。汝為裨將。勵節忘身。濟成大功。汝實有力。奬其誠效。擢授郡符。海沂之間。久著聲績。宜加新命。以寵舊勞。仍提銳師。往副戎律。夫將之撫衆如子弟。則衆之視將如父兄。苟推赤心而無疑。必蹈白刃而不悔。勉覲士卒。傳剪寇戎。可依前件。王魏公集太常博士充集賢校理丁執禮可依前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兼監察御史制。　勑具官某。御史府。朝廷綱紀所在。以糾正官邪。主平邦憲。為職非忠厚端諒。明於治體者。孰能勝其任哉。爾文學行義。誠洽敏明。內外踐揚。號為稱職。監察之選。實爾攸宜。其往欽承。愈思懋勉。可。　夏文莊公集故知古州向光瑨男守珍可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知古州軍州事制。　勑某汝世荷朝榮。夙懷忠節。特允邊臣之請。俾分列郡之權。寵數有加。國章斯重。益輸丹欵。以荅隆恩。可。　西蕃魏狸族首領潘般可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充本族軍主制。　勑某性稟忠純。志懷剛果。來歸德化。達朕聰聞。宜霈殊恩。旌忠効。可。　洪文安公小隱集溪洞夷人首領龔萬堯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充寧遠州溪洞巡檢制。　樞密院奏兵部申夔州路鈐轄安撫司奏黔州申租

陽寨管下溪洞夷人首領龔萬堯狀。故父龔士稀係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充寧遠州溪洞巡檢身故。乞承襲尋行下勘會龔士稀於紹興二十四年七月身故。龔萬堯係第二親男。合該承襲。爾世篤恭勤。慮綏種落。父死子繼。厥有舊章。峻升崇祿之階。分畀五溪之寄。益肩忠孝。永保光榮。　知富州田洪昉長男思富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知溪洞富州軍州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制。　夔州路安撫司中據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知溪洞富州軍州兼監察御史武騎尉田洪昉狀。見年八十餘歲。在邊行履不前。所有上件州額告印。生前乞令長男田思富依溪洞久來體例承代承襲。奉聖旨依。爾世篤恭勤。慮綏種落。父老子繼。厥有故常。峻升崇祿之階。分畀五溪之寄。惟忠與孝。永保光榮。　張廣東憲集曲彥宣承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知京賜州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充東路都誓首制。　勑具官某。朕踩厚典。以懷遠人。爵秩土疆。聽其世襲。以爾父久於撫御。備罄忠勤。遽以疾辭。請延其嗣。參稽故事。服錫賚書。王靈所加。種落自附。益恭臣職。毋墜前修。　洪适盤洲集莫延甚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使持節南丹州諸軍事刺史兼御史大夫知南丹州公事武騎尉制。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靡私涵覆。光州

之外謂之蕃國所貴懷來眷惟齊服之英能慕華風之美承祧有慶錫壤為禁某浴義浸仁資忠履信心傾葵藿遠輸就日之誠世受綵綸不闕梯山之責既處天倫之長宜稱海嶠之雄當茲似續之初貴以便蕃之渥疇銀艾祿臣之秩兼風霜憲府之官擬備郎之元寮陟勲階之華品併斯徽數為我遐藩憲尊君之道無它主乎恭順撫俗之方有要務在溫慈祗服訓言益綏福嘏高著爵廢垣類藁廣西經畧司奏宜州申知南丹州莫光熙子白身莫異德照舊例承襲故父莫光熙元類官資銓壓諸洞蕃夷可特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使持節南丹州諸軍事南丹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知南丹州公事武騎尉制　朕丕冒海隅仁同一視凡而內屬咸用寵綏爾世篤忠勤佚于要服考終于紹厥有故常貴仕崇階兼官勲級悉所不靳以重州權益務孝恭長綏種落　知溪洞奉化州故田洪萬男思越奉聖旨可特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知溪洞奉化州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制　勑具官某帥臣言爾當襲父恩宜錫官榮俾嗣厥服階勲職秩併示寵嘉往務欽承無忘忠孝可　劉才邵杉溪居士集蔡安強直秘閣知襄陽府兼安撫制　勑具官蔡安強延閣預英俊之游夫府任兵民之寄併為異數宜屬能官以爾牲識精明材猷通敏既備吏於

事任嘗茂著於聲稱爰推出綍之恩肆錫分符之寵往臨一路總按列城宜充務於綏懷其勿忘於報稱可　洪平齋集陳隆之除屯田郎官兼知興元府兼利州路安撫制　勑具官某諸葛亮北駐漢中以圖中原以木牛流馬為未足又雜耕于渭上食足兵強而後國勢振遺蹟可尋也爾材猷卓踔志氣軒岸健颿聚楫駕順風於長川誰能禦之褒斜建藩職雍蔽益威名一震膚公亟奏朕知其當一面有餘也惟邊關雖靖田萊尚荒膳原堡濟溝洫貸牛種以耕最今急務咨爾良牧郎于司田以莅之墾屯積穀貔貅宿飽秦隴在吾目中矣往哉圖稱簡拔可　趙彥霍除直寶謨閣權知廣州兼廣東路經畧安撫制　勑具官某自唐以來嶺南服者能使海嶺之陬既足既濡幾何人哉宅牧必謹爾嚴於治己而不絕物切於愛民而不近名公族之英吏之良也起乘蜀傳畀治使節刀布之利方興番禺課帥又轂以往為官擇人奚嫌數易夫貪泉不能汙夷齊之操固也以身為表州縣吏聞風皆趨於精白則遵海而南斯民安必樂業如中州矣朕蓋以廉頑立懦而望汝可　何琮依舊直徽猷閣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制　勑具官某君子而有才國之寶臣也故孔子以為難爾爲臺諫清而不隘和而有立質直而知體數對詳雅藹然君子之風輟自版曹出將漕指

不苛不撓威愛胥濟豺虎興於前而色不動迄談笑而殲之才之稱也閑中謀帥弁印蓋久就為朕往以詩書禮樂陶其民於整暇使朕無方面之才之歎顧不美歟可　金部郎中黃壯猷除直秘閣權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制　勑具官某會稽東南鉅鎮中興百年之馮翊朕之豐沛也吏治剛則競柔則坯故牧守以識體為良爾韞姿敏明處事精審聞者攬轡左轄政得寬猛之中朕深知之擬自望郎出殿帥閫中秘寓直擁高牙大纛而東宜特以華舊部之觀哉書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又曰康濟小民率自中德禮刑政導齊有序而上下相安於和樂體斯得矣重楮幣而輕和買抑思乃言之踐可　陳隆之除直華文閣知興元府兼安撫制　勑具官某西顧之憂朕未嘗一日忘也制蜀既分置使副選人以謀帥藉得非原堡失其險難於方面之勲于爾出入兵閒而膽畧雄往來塞下而機籌熟諳雖重執與梁重進直文奎建屏作牧民生之未殖者爾集之軍政之未嚴者爾飭之邊防之未密者爾綢之聲援合而彼已無異情志應公而內外有實政守固而戰克矣往勿替朕命可　李安國轉武功郎依舊知金州兼管內安撫制　勑具官某爾忠烈有傳材勇自奮入庀八屯之列備宣十稔之勞既應賞科宜升華級往任蕃宣之寄力圖控禦之勲

可　馮田改差知金州兼管內安撫制　勑具官某襄沔上流爲安康以守行帥事左符每艱其選爾守洋川有治行制閫稱才周應變績著籌邊宜易鎮要藩信如其言吾得良牧矣郡據秦楚蜀之會距商虢孔邇非識常山蛇勢不足以圖攻守而撫軍字民其本也毋怠毋易可　張棠徽先生集閭琪爲擒獲順蕃人張宙轉拱衛大夫果州團練使陞充永興軍路兵馬都監權知耀州兼管內安撫依前統領忠義軍馬換給制　爾者黠虜犯順方華原之被圍有倅二心欲幡城而應賊乃因變告已即大刑封畛無虞忠勤是賴具官某出入行陳勇敢無前撫輯也營恩威有護因姦謀之竊發炎武斷以知名事已殆而復安賊將成而卒敗戴觀厥狀良用歎嘉俾進橫列之階兼妥郡符之寄益堅勤略以稱恩榮高著爵廢垣類藁　朝散郎朱銓可依前朝散郎權知邕州兼廣南西路安撫都監仍借紫制　邕管周索也越居嶠南之外則種以戎索非躬通練濟者臨之則民夷交相爲痛矣爾祖以大儒繼絕學私淑諸人登其門者咸能推所得以善世爾猶逮聞祖訓歷官有年嘗觀爾于周行矣邕非易治之地用勞爾以殿臨往紹先閒刻意綏御其按風興夜寐之節敬爾有官可　洪平齋集重頤除直秘閣權發遣夔州兼主管本路安撫司公事制　勑具官某夔子

之國楚蜀矜吭時乎急於捬綏有遠嚴於控扼牧民御衆必惟其材爾氣岸瑰偉風采英發曩守嶲安䖍不撓于攝衡陽又以節用愛人著推之坐鎮三峽肇護十連不惟刀耕火種之民懷生而樂業乎沙八陣歷歷焉復折衝應變之略盡在目中矣往哉毋憚吧駁可　尤倫除直祕閣權知江陵府兼主管湖北路安撫司公事制　勑具官某荆州用武之國東連吳會西通巴蜀而北控京洛經理中原之秋宅乃牧尤難其人爾涉深而養之因蓄厚而發之闕太阿龍泉之出匣斷蛟剸犀忽若篲汜豈安陸專城足以展其材寓直中祕全護荆楚觀三國必爭之形勢考羊陸守禦之規摹無卧虎規精神折衝上流之顧寬則朕可安意而圖中原矣往懋厥功用副推擇可劉後村集魏克愚除太府少卿兼知臨安府主管浙西安撫司公事制　六飛都杭以來尹漕皆治輦下皆以名卿爲之尹闕則漕次攝或就拜列聖相承皆然爾岷峨之英文靖之子得於天者高故心通而神悟講於家庭者熟故見廣而聞多使之陳臬事漕計無擊斷之迹有治辦之實朕察其才有餘而用未究者京兆弄印無以易克其以卿少行大尹事先朝多命儒臣領開封所以示表倡而厚根本也豈必若趙廣漢輩設缿筩鉤距以察爲明乎或謂今之京邑至難者有二曰糴價曰物價蓋昔之長於心計者推劉晏史稱其能權萬貨重輕使無甚貴賤而物常平然則平其未減之價下其甚高之估爾必有以處此孟子曰若夫潤澤之則在子矣爾其勉之可　李鏞除陞直煥章閣依舊知紹興府兼主管兩浙東路安撫司公事制　漢黄霸有言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絶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霸爲西京循吏之冠其論如此可謂天下之名言矣朕以爾帥越有治理效以大臣召昔人送表於郡國之意也然未再歲三調守送故迎新得無費耗公私乎吏得無緣絶簿書爲姦乎所易新吏又未必賢乎夫爲寺監擇長官易爲一路擇守帥難是用進律奎閣姑爲越人少留庶幾吏守成規民拜終惠麥之兩岐禾之同穎者可食棠之蔽芾者可勿剪且以慰鄭人歌僑河内借恂之意鄭起潜立庵外制集　朝請大夫太府少卿謝達除直敷文閣知静江府兼經畧安撫司公事制　朕懲長吏數易之弊法累朝因任之規務在安民尤不忘遠有上聞其治行輒申命以璽書判惟十國以爲遠不但千里之家楇爾才猷敏郡正術疏通頃從郡最以召環侵自郎潜而分土縣麾而節皆廣與湘載時八柱之膚已播五襦之詠嘗以卿召旋爲朕留爰陞内閣之班就畀帥垣之紱指麾部屬多至二

十五州綏撫蠻徭不知幾百餘種庶有上下相安之使而無新故吏代之勞共理惟良端足分於憂顧矣成在久尚毋替於初終惟暨厥心將選所表　修武郎左屯衛郎將俞興權發遣夔州兼主管本路安撫司公事制　夔當全蜀之口據荆楚上游委寄莫重爲爾奮身忠勇有志功名茲用分虎符而畀之實兼一道藩垣之任爾其控三峽以保我荆蜀之間上寬顧憂嗣有褒陟吳泳鶴林集尤焴授淮南路運判兼權知廬州主管淮南西路安撫司公事制　勑具官某朕愛護人才如護嘉木長短小大各裁其偏而器使之蓋欲以待材用之宅也爾乾道淳熙名臣之孫淡明而文淹洽而辨一指七載才益老氣益堅悍抵掌談功名益不衰朕嘗試之樞掾矣淮淝重鎮帥事火虛是用輟汝將輸共貳其事爾其念食者生民之命兵者不祥之器謹之重之毋使佳兵而食不足則惟汝嘉可綦崇禮北海集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淮南西路提刑馬識遠可除右武大夫知壽春府兼淮南西路安撫使制　勑監司帥守爲職不同然於恤民衛邊平亭獄訟經略所部逆待不虞方時艱難其責任均也具官某學究韜鈐治辦盤錯參綜兼武擢寘倫魁吏事任之既多出材能而自見其還使節往殿要藩進升横列之榮以重中權之寄維淮右當水陸吞衛之會而壽春承兵火傷殘之餘屏翰長江輔車近甸乃眷按臨之舊當知緩急之宜必内安閭里之居斷消姦宄而外謹關梁之備深戒侵凌務足食而足兵俾且耕而且戰需爾報政寬予顧憂可　知徐州趙立治郡忠勞顯著可特轉武德大夫兼閤門宣贊舍人充管内安撫使制　勑具官某彭門當淮楚要衝之會承兵火傷殘之餘井邑丘墟閭閻埃燼爾能收合離散保守城隍經畫有方忠勞顯著載嘉乃績發進厥官兼儐贊之榮名領撫綏之重寄蓋殫爾力以稱朕恩可劉後村集馬光祖依舊觀文殿學士提領户部財用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制　朕考祖宗之典故重省府之事權尤豐以前專任三司之使領嘉定之際或由兩地而尹蕃況當大弊極壞之餘又非承平無事之比孰膺隆委茲得全才具官某奕世鉅儒中朝宿望磊磊落落伏波章句士乎巍巍堂堂北平傑魁人也氣吞北來飛渡之虜影提下流赴援之師安社稷見卿之心全江淮繫誰之力南仲于方之命久矣宣勤言肩自鎬而歸茲馬飲至屬主計告大農之乏絕而都人思舊尹之神明官無紅腐之宿儲民或赤窮而責糴常情處此憂憂乎其難哉老手爲之綽綽然餘裕矣祇政塗之異數仍書殿之隆名如武侯之集衆思如卑公之勤小物上副朕心之注倚下慰國人之瞻儀噫周官九府之

藏予欲單通於財貨商邑四方之柢予思培植於本根乃眷耆龐奚煩訓告可。　馬光祖除同知樞密院提領戶部財用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制。　修介圭之覲方委寄以浩繁借前著而籌遂延登於宥密廼敷播告以示褒崇具官某挺傑魁間出之材稟光嶽未分之氣出而召畢入則夔龍全江淮濟中興既勞運於天塹光京師後諸夏重尹正於日觀然張其目必先舉其綱作而行孰若坐而論時咨公議擢副本兵朕欲周密樞機爾叶心於邸觀朕欲彈壓鞏轂爾接踵於敵尊智略之所經綸威稜之所震聾肉全活溝中之瘠外掃清塞下之壓運掌上之兵賴有若人扣囊底之智足辨此事至於米鹽淩雜又其土宜緒餘民貧宜弛已張之弓政弊宜調久膠之瑟噫韓富同升樞府皆練習於邊情歐蔡兼領開封尤精勤於吏事顧如舊德奚愧前脩可扛盟鉎中書侍郎徐處仁大宰兼門下侍郎可特授通奉大夫太宰兼門下侍郎兼神霄宮使制　　勑門下國猶置器安危之勢相形治若循環文質之宜迭用方吏振於初載盍圖任於老成人皆曰賢政將馬往大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徐處仁秉心攄固守道端方器博而周知輕薛宣之方畧材全而藏用陋黃霸之功名尚猷黃髮之詢實慰蒼生之望朕恭承聖訓嗣守丕基思藝祖之艱難法仁皇之忠厚

周封八百國當謹守於與國漢制二千條期盡遵於軌道欲興聖統無踰近臣膺登左揆之崇兼列東臺之侍並增爵秩昭示寵光於戲多難以興在強勉而行道無為而治期垂拱以仰成其蹈古人之為毋貿天下之譽可特授通奉大夫太宰兼門下侍郎兼神霄宮使胡寅斐然集仇愈知明州兼沿海制置制　忠智之士立國所資險阨之邦維人無競時克堪於重寄有試可之近臣具官某政擅吏師材通世務輔以敢為之氣截然不撓之忠睠東海之冠疆通鄞江之藩輔貔虎星羅於要害舳艫鱗次於渺茫施置隨時惟敏果足以應變形聲格敵非明略安能折衝付爾裁制之權委爾拊循之政欽若予訓勉圖乃功　許應龍東澗集　趙與𥲅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制　四明兼海道之寄任重責專非通敏有謀長於撫御者朕不輕畀以爾望重宗英才周世用所居而治既馳輔郡之聲何施不宜復奏計臺之最時咨聞寄僉曰汝諧爰升邃閣之華增重制垣之任講求民瘼訓練舟師控扼要衝阜通舶使修厥職以副予知　馬碧梧玩芳集　銀青光祿大夫參知政事葉夢鼎特授資政殿學士知慶元軍府事兼沿海制置使制　勑朕臨御初元優禮近弼閒兩杜而輔公室不果爲王留行倡九牧以阜兆民庶幾與我共理用敷渙號允務師虞具官某厚德鎮

浮明謨經遠被渥昭考登進大僚贍帝鄉之雲愴陳末命升勝谷之日協贊重明卜遠攸光送終爲大躬復吉之役肅告因山之成陳負薪之憂忽易急流之退遐不謂奚乃從維之朕念大臣為股肱之良人主有體貌之敬訪予落止不能遺朝昕而治之猶可任郡勝言瀛海實邇天台姑令近甸之建牙何異故鄉之衣錦升班視殿申衍祖畬噫儒以道得民往布維新之澤王仕人共政敢忘求舊之圖倘海表之懷仁則京師之蒙福可冀　泳鶴林集　趙葵除授中奉大夫依舊兵侍兼淮東制置使制　勑褚裒指泗口以出征咸謂中原之可復彥之得河南而不守坐隳成業以空還每思古人深惜事會具官某志非不勇才亦長雄戮鯨鯢於淮甸之東共推忠壯將貔虎於渙河之外自許馳驅既收應天遂擣清汴所宜撫新附弔遺黎峙糗糧而足軍彊士馬以待用而貪功向洛值虜突防九戲之籍既歸旋閒再失兩軍之士未愁亦復俱弃總戎若斯為國何賴姑正二階之罰以符衆論之公儻能思過於箕谷不戒之初尚可圖功於于殽既敗之後可。許應龍東澗集　劉之傑除秘撰兼制置副使制　朕惟荊襄傷殘之餘兵力單弱民生凋瘵捍防經理實難其人非嘗已試之才曷任維藩之寄以爾身兼數器望冠群公裹師荊南寬明精練理內禦外克壯其猶兵

悦民懷邊塵不驚今茲諜帥僉曰汝宜特升秘殿之華俾貳制垣之任徒得君重勉為朕行不惟慰舊治去思之心抑以成真儒無敵之效勉圖康濟以寬顧憂　高著齋薇垣類稿　朝散郎寶章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何琮依舊寶章閣待制慶元府兼沿海制置副使制　工用不相習則有扞格之虞人馬不相得則有踶跐之憂嘗從事此州者來為邦伯不亦宜乎具官某學識醇明器姿篤厚儒術飾吏事溫溫維德之基論諫當帝心蹇蹇匪躬之故不趨通利而積外庸維今海邦非昔樂國士一日而三失五嘗病於師律之否臧民三力而二入公復苦於歲輸之不入以爾嘗託南昌之隱又歌海沂之康既諳習於民風宜殿臨於邦土用勞從橐兼貳制垣爾其壓滄海以傳波將冀并京師而蒙福亟祇成命勉即康功　劉後村集　朱熠仍舊觀文殿學士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大使制　農業首八政方將活青州之饑大臣慮四方其可安綠野之趣起搢紳之舊德總牧餼之重權具官某學貫九流材周萬變伏青蒲而焚諫稿忠愛之誼溢持色綫而補帝裳彌縫之功大輔政於國家多虞之際乞身於中外庶定之餘出處付之無心進退綽乎有裕雖燕燕居息與造物而共遊然巖巖具瞻適生民而未可屬時兵會積困勞傷近則鴻鴈之謀稍梁遠則貔貅

之侍蜀東兼此二任畀之全材節戟來迎臺府並建必集思廣益罷行務
合於群情必安富恤貧扶抑悉歸於公是使四境咸無損瘠而建營不至
乏興昔伊尹之澤被於匹夫蕭何之功及於萬世賴鄉區畫寬朕顧憂憲
荒政採飢民之窮諒多極貧仁人後天下而樂行以家歸可馬碧梧玩芳
集朝散大夫曾孝廣特授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使制　樑
江帶湖之府重於洪都飛蜀轄粟之權付之大漕孰堪守判之隆委我有
侍從之舊臣其官某賦資溫醇受材明敏翺翔班路蓋嘗攬轡登車慷慨
言披以至簪筆持橐進退有裕寵辱不驚茲予纘服之初畀汝起家之命
睠言統府夙重潛藩大纛高牙控上流而鎮守木牛流馬護江右之轉輸
匪藉通材曷共二任其升華於熱撰爰申錫於溫綸選表公卿朕欲稽漢
循吏之故事令修庭戶爾其遵唐觀察之宏規可彭汝礪鄱陽集彭次雲
權發遣成都府路計度轉運副使揚國寶權發遣陜西運判制　勑某等
何以聚人曰財故國計莫敢或緩苟惟後義先利則民命或有不堪惟能
均節不失其中然後公私各得其所俾克厥任每難其人爾等特實不苛
彊敏有濟吏踐中外令聞惟休惟成都財用之饒惟陜右兵食之聚使典
漕事咸曰汝宜調視盈虛懲察貪暴時乃汝職往罩厥心可劉後村集曾

穎茂依前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兼江西路轉運副使制　朕概念江鄉
簡求尹漕頃聞會府思廣平陽春之來爰及列城願于駿福星之照選於
已試誰不曰然具官某識足以語九流智足以應萬變論思禁路並遊東
馬之聞彈壓神皋不在軼尊之下頃拂衣而勇去屬解琴而載調深爲莫
幹之區通值兵戈之後蹀血踐數州之境生聚殲焉捜求餉萬竈之也本
根撥矣孰可任斯於凋瘵爾嘗游擁於節麾必推採焚拯溺之心必體被
髮纓冠之義必獲五善必寬一分使落霞孤鶩之觀復還而木牛流馬之
運不絕民有生意軍無乏興憲章丹之路立碑難忘於遺愛魏年之心存
闕尚告於遠猷可　何逢吉叙朝散大夫除利州路轉運判官兼四川制
參制　自蜀有狄難士大夫避地東南者衆戰置鄉國於度外矣爾由策
名解褐至擁麾持節蓋登嚴之日淺而仕蜀之時多中罣吏議縮手袖間
朕惟人材實難詎宜以一眚掩德稍復屬門之騎付以飛輓之任制垣初
建就命爾參其軍事昔人被髮纓冠以救鄉鄰之鬪爾其投袂而起叱馭
而行以寬朕西顧之憂可　何夢然除中大夫同知樞密事兼參知政事
制　朕住置鄉臣圖回國事遣戍役以衛中國既叶咸道德之威進英俊
以強本朝遠兼幹鈞樞之柄誕修播告昭示倚毗具官某材全而德不形

器恃而用無迹首膺親擢見謂敢言救驩兜流共工非矣去凶之舉沮廷
齕義府發於嫉惡之心爲朝廷振頹壞之紀綱爲君上肅陵夷之廉陛
洎登宥密益罄忠勤屬者氷雷涸下而横流雷已收聲而游震遠則四郊
帶甲之士減竈之期賒近則三州不粒之民內溝之慮切誦采薇之詩有
愧念發棠之惠未周必精神折衝必飢溺由己惟籌制勝爰晉貳於本兵
鼎味主和其與聞於大政仍陟文階之峻以昭寵命之新眷知愈隆憂責
亦重噫舉明主建長策有如王吉所云爲良臣荷美名毋負魏公之志領
惟賢輔軍俟訓言可劉行簡苕溪集四川轉運副使陳遠猷除右文殿修
撰張深除直徽猷閣並兼陜西路轉運副使專管熙秦兩路制　勑具官
某書殿延閣寓直之名所以勸功而懋德授受之際朕不敢私以爾遠猷
智識之明爾深聲實之茂增隆寄委茲用序遷夫秦蜀之饒有無相足乘
朕十稔始還其舊民物利疾兩地惟均爾等所宜知也轉輸之事其爲朕
并任之取諸濟而已尚勉之哉可高著齋薇垣類藁趙汝擇依舊直敷文
閣特授淮南轉運判官兼都督府隨軍轉運制　北邊有興淮以南蕭然
耗矣戎戍不退飢戍不遂漕引不既艱乎爾器姿閎達政術疏通昔漕于
畿繼潛郎省頻年家食予不汝忘我任我輩在今淮浦爲急肆時已試擢

領方輸督府征行往兼責送使事有指其速爾驅　林宋偉特授權判湖
北路轉運判官兼都督江淮京湖四川軍馬行府隨軍轉運制　荆楚地
控上游爲今風寒要處灌輸之勞視昔加倍漕引之寄何擇非人爾術業
敏明識猷爾括以儒飾吏靡政不修迭入周行薦陪督議錢穀甲兵之事
咸以猷稱肆用起家擢將使指我任我輩無敢不供許應龍東澗集吳機
除軍器監丞兼權淮西提刑兼都督府隨軍轉運制　領內職而攝外臺
蓋異遷也以爾疏通無壅沉靜有謀俾貳齋安協力捍禦寵以戎監勾稽
之職俾綰郡符復轉爲丞兼持使節仍飛輓於蜀東以贍給於兵戎其展
壯猷以須異擢可　曾穎茂直寶章閣知隆興府兼江西運判制　麾節
之任其事俱繁兼而領之允爲重寄以爾望隆喬木光映華性資則溫
乎其和才具則施無不可出奏使節州麾之最入騰郎閣省閣之聲難久
鬱於遠猷俾再恢於游刃特升延閣擢鎮帥藩兼司將漕之權膺展澄清
之志其思報稱以俟褒遷　兵部員外郎成都運判楊復正除軍器監兼
四川宣撫判官成都府路轉運判官制　宣威總四道之權責專任重必
立其貳庶相與協贊以成制勝之功儻匪宏才曷膺茲寄以爾忠烈名家
熟知兵略昨任綿守適值擾攘應變隨機卒安反側領計臺而參幕府益

長壯猷肆陞武監之華仍贊元戎之職并諜合肥樂侮折衝勉立勲庸以寛憂顧　虞晉除直寶章閣知夔州主管安撫司公事兼運判制　夔門當荊蜀之衝任分閫之寄者其責尤重非才高通變長於綏馭者曷稱其職以爾量宏識遠心正氣和見諸歷試之間蔚有可稱之實六轡如組方賴咨諏十圖為遠尤資鎮撫肆陞邃閣兼領漕臺整師以修我戎給餉不絕糧道皆汝所優為者勉圖偉績嗣有異恩　朱鑑依舊將作監丞淮西制參兼運判制　朕理內御外為官擇人計畫轉輸皆為重寄兼斯二者必賴通才以爾入門兼美內外具宜班行緯著於聲稱藩屏復宣於勞績載念西淮之境實當要路之衝裨贊制垣斡旋漕計衆之公論咸曰汝宜以匠丞而兼領之其委任蓋不輕矣勉圖來效以副予知　參知政事李鳴復除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制　立政惟人既克勝於重任定位以德宜晉總於洪樞涣號維新師言允穆具官某德全而才鉅識遠而量宏中不倚和不流每務愛君而憂國吉于內順于外未嘗揚己以取名晉陞參預之司益厲忠嘉之節以經綸自任而志安社稷雖聲色不動而勢尊朝廷肆陞宥密之班兼領疑丞之職仍加多邑併衍真畬憲允武允文已足為萬邦之憲善謀善斷豈難折千里之衝其體至懷共圖丕乂高著齋厳垣類藁　陳隆之依舊起復將作監兼知利州兼利州路安撫司公事兼運判制　我無良邊陲之臣故使艱家歲為蜀患民之虞劉無歲每一西顧朕心惻然爾以材器自負是使而掌握中權以制西事我師不支虜復深入爾志久而未酬衆亦觖望肆用奪情起之晉經仍司匠監復守益昌允帥垣漕引爾悉兼之往紓鄉國之難毋復逗遛洪适盤洲集虞允文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制　朕仰承慈訓光紹慶基經武整軍莫重本兵之寄移風易俗常懷修政之難時有異材助吾上治具官某學周貫變識緼經綸運堂上之奇兵方顯兼資之略捭舟中之敵國遂成無競之功茲陟宥庭仍裨政路已見贊襄之効庸知密勿之長離婁燭千里之陽物情難隱柳下畜百世之上時望凌高宜副斗樞併參天暐所賴朕肱之助無復毫釐之差憶衆賢和於朝當法皐夔之迹一相處乎內非周邵之權益展英規用隆華問徐楳埜先生集李性傳授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制　勑尚書代喉舌風蘭在於帝心執政循股肱爰坐躋於宥府兼二台衡之秩併隆書殿之名涣號甫頒師言允穆具官李性傳靖共而正直博厚而疏通世衍斯文祖父兄之並美家擅良史才學識之三長為今儒雅之宗有古典刑之懿發膺簡注偏陟高華從容乎記注

之司溫潤乎緝熙之益澄不清而撓不濁用則行而舍則藏嘗自詭於一麾已乎惠於千里還甘泉之故步陟司馬之宮班縮懷去國之餘每甚見賢之渴茲默調於政瑟善來益於朋簪維時料理之事方載念樞機之寄重夙夜基命宥密咨爾相維朝夕執事溫恭期予于治俾進階於政路仍申錫於主腹憲折千里遐衝當使寒狄人之心膽建萬世長策尤資大王室之勲勞式克欽承往求攸濟可馬碧梧玩芳集簽書樞密院事姚希得除同知兼參政制　朕未有艾率貽考以繼猶王用丕欽圖舊人而共政晉貳三軍五兵之本併參一日萬機之繁乃播綸言式彰枋用具官某德全方大望著顒昂參帷幄之謀先帝早加於大用偉衣冠之侍沖人尚及於從游悵杞國之悲摧悼周家之降割敵保元子克酬弘濟之言教求督人不貫惟艱之託迪惟初服式仰丕成邊尚宿師朝方蒞政徹彼桑土孰先事以綢繆莫予荓蜂毒後患之懲毖宜資賢老用新化猷臣人顯哉必嘉謀嘉猷之入告孺子王矣惟立政立事以自今可洪平齋集陳一薦除軍器監簿兼淮西制置司參議官制　勑具官某暴掾以王官兼之朕親政迺年未嘗輕假人也爾抱駿拔之材贊襄峴之畫積勞著矣今嚴內柔外淮右為要思得識機達體者恭外閫之謀宜其如汝武監有薄以榮其行朕不得而吝也繫翁之弓關肇之甲尚精思古制以告可　淮西安撫司機宜兼通判廬州劉子澄除軍器監簿兼淮西安撫司參議官制　勑具官某邊閫上介之置非內地比中原事機之集非他時比故擇材尤謹爾氣稟爽邁論議英發與聞經畧西事之機籌亦既熟矣班王朝而長莫府厥任逈重深沉者無蹤謀老成者多遠慮爾能贊乃牧圖全而制勝功懋懋賞朕所不吝也可許應龍東澗集陳一薦除司農寺丞兼京湖制置司參議官制　贊畫制垣必兼內職所以重其選也爾自擬儒科荐更邊任典藩將漕所至見稱俾晉丞於大農仍復參於議幕隨機應變爾所素明益展壯猷以須顯用高著齋厳垣類藁兵部郎中兼知江州喬似孫特授直秘閣江西運判兼都督府參議官制　大江以西吾為樂土漕臣有澄按之權無灌輸之責北邊有興循名而責實矣爾材猷浚明閱歷滋久郡兼三組善狀升聞擢領郎潛仍司州牧未足以究爾長選諸所素亟畀漕將兼佐征謀以埋督府往濟汎舟之役益興攬轡之風叱馭驅之使事有指　朝散郎賜緋魚袋趙希杼特授行軍器監主簿兼京西湖北制置使司參議官制　蜀道為虜所衝荊襄遂為要衝制閫謹簡乃僚以自從匪材不以爾材猷亮茂蔚為鱗宗之英久居上游佐閫宣勞以肅給敏明稱

夷陵底績督府制垣咸用名聞于嘉乃績肆命勾稽武監仍參閫謀往汔爾膚嗣膺明陟　黄夢桂行軍器監主簿兼淮西安撫司參議官制　崴在閫茂膚騎送我合肥爾名家子䏶我力以佐其長扼膚而奪之氣于城底績爾實共功肆命爾以勾稽武監參典征謀往汔爾膚嗣有顯命　鄧泳試將作監兼都督府參議官制　都督府之建事任不輕非謹簡乃僚罔克有濟爾以儒級發身周游江漢之域習知軍戎情乃者業而郎潛畀而閫貳未報恭月之政而幕府聚彥招汝來前肆膺命溯以匠監貳畫籌惟往服厥官以圖來効　丁仁行軍器監兼知太平州兼都督行府參議官制　當塗爲風寒處以江之壯四面受敵不足恃也賢城之託何擇非人爾學富材贍方焉諸生已志事功暨以儒科自奮則身行天下半治法征謀競爲列閫所咨比由郎選佐師往赴淮援人服儒勇督府重聞肆命爾以武監往分左符仍參籌幄采石翦酋具有紹興遺烈勉之哉　李曽伯特授尚書兵部員外郎兼江東轉運判官兼都督行府參議官制　淮浦圍荒民派而江左以灌輸供億使予使予在今非劇寄予爾以世臣之家而䏶深自刻厲博文好修馳驅襄蜀周游江淮甲兵錢穀之事咸所周知頻年佐師亦惟閫命引道于城赴援屢奏膚公肆命郎于武部兼典漕

將仍從督帳參籌焉祇若茲其往　將作監丞兼知江州兼督視府參議官喬似孫特授尚書兵部郎中兼知江州兼都督行府參議官制　漢宣帝以二千石有治理效輙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公卿闕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漢吏治之盛朕慨慕焉爾以通材偉畧又我受民中國江防其嚴師律侯度亦既修矣郎于武部仍撫舊封督帳參謀兼得君重選表之命尚敬共以須　承議郎守軍器監丞兼浙西制置使司參議官洪夢炎特授知大宗正丞兼浙西制置使司參議官制　材不周於用爲器學不通於政爲藝士而知此可與語經綸矣爾儒猷具美材分鳳高批難理棼顯有丕績始登汝於右庠固將以淑後生浙右肇新制閫以爾表幟丞武監佐籌帷則又上功矣肆嘉爾勞進丞瑤籍仍陪議幙往汔爾膚以歸　武學博士洪夢炎特授守軍器監丞兼兩浙西路制置使司參議官制　朕迪遵紹興成憲命重臣開制閫于浙右兼治甸徐聽擇廷臣自從爾問學醇明材猷敏邁故府將庠休有榮聞講征謀識時務又莫汝若幕府遴材以羅致表聞轉丞武監陪議籌帷盡既厥心往從其長劉行簡書溪集楊應誠落致仕差充提舉京城四壁檢察諸門兼節制軍馬司參議官制　勑大夫年至則告老于朝不以官職之事累焉古之制也至於精爽未衰

忠義内激於國休戚獨䏶愬然如秦越人之相視哉其官其智識不群魏賢好義廉靖之操有如水霜服在近班見稱忠謹桂冠神武亦復淹時屬中都之既寧妻近臣而居守眷爾耆情之久起於得謝之餘俾貳軍謀往固封守衛公雖老尚堪以行馬援據鞍故應矍鑠體朕至意益恢遠圖可劉復村集李伯玉除淮西運判兼沿江制置司參謀官制　朕前以尚書郎召汝向用矣而閫臣有謀議之辟宰臣有將輸之擬以緩急難易言之則遴籌急漕務綫錢穀甲兵難簿書則暫易然則粮省戶而建計臺駕輻車而秉檄筆木牛之餉不乏興玉麟之畫無遺筆在此行矣今正路宏開羣賢畢集獨倫𠤎勝流久淹外服爾雖無連茹之心朕寧免積薪之愧行且歌四牡之詩以勞使臣之來矣可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五百七

永樂大典 卷一三五八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侍讀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楊繼武
圈點監生臣喬承華
臣歐陽衎

上缺二頁

至德。豈有紂在上而文王自擅稱王乎。縱文王自稱王，豈有十餘年之間，紂之君臣亦坐視其稱王而不誅其背叛之罪乎。如春秋時周室尚存，而楚以王稱者亦罕有，蓋亦萬之一二也。學者捨諸家之小說而信經可也。孔子序書，惟十有一年武王伐商，不言其爲文王之十一年。作書者於泰誓上篇只言文考，爾將天威，下篇又言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未嘗言文王也。至武成之書，武王既受命，朝諸侯，始追封爲文王，故稱曰我文考文王。自是而下，緜緜相聯屬，而文王之名不絕。其事遠甚明白。楊子雲曰：萬物紛錯，縣諸天；衆言殽亂，折諸聖。烏覩聖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胡士行詳解。晁錯從伏生受書時，未有泰誓。壁書出，以巫蠱未列學官。張霸僞書與伏生書並行。至晉世古書出，僞泰誓始廢。陳大猷集傳。易大傳：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春秋傳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韶，舜樂名。武，武王樂名。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

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逃。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耻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孟子：武王伐紂，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蘇氏曰：夫子言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明矣。唐孔氏曰：經云大會孟津，故名泰誓。新安王氏曰：古文字只用大字，今文遂以泰易大。顧氏曰：見正義。陳大猷或問：吳氏曰：孔子論文王曰有事君之小心，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詩序曰：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當紂爲四夷交侵之時，文王猶稟命如此，觀文王之心之德，與其稟命，恐所謂大勳者，初未嘗有意也。至武王時，則紂之惡極矣。武王雖欲爲文王之順而仁，有所不忍，故奉天命以征之，方欲誓諸侯，以必其征伐之功，其叙文王之辭，蓋不得不然。後世讀書，至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讀詩至武王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與此之類，皆當三思。詩序與孔子之言，此說善。許謙叢說：讀泰誓者有三大條目，其先辨其一，舊說以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之年，至九年文王卒，武王立，仍冒文王之年而不改元，至三年觀兵孟津，蓋因書

九年大統未集及史記伯夷傳父死不葬而附合書序十有一年之說此不可信蔡氏已辨之其一小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經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孔氏謂序十一年爲觀兵經十三年伐紂歐陽公從序以爲經誤此說非當從經蔡氏亦已辨其一王曰蔡氏以爲史臣追稱此說非也湯武知天命已去桀紂而歸己故正位號以天子而伐獨夫若猶用舊名則是諸侯而伐天子豈足號令天下哉泰誓牧誓武成諸篇證驗明白蔡氏皆曲爲之說故反有滯礙類上帝告皇天天子之禮也予一人天子之名也六師天子之六軍也豈特此哉如曰有道曾孫周王發又曰昭我周王若當時未稱王史何故破碎本語一一改之書釋題林氏曰婁敬說高祖云武王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偽書有此文不知其本出何書也董仲舒所引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等語皆用偽太誓中文餘見拙齋全解董鼎輯錄纂註輯錄見晦菴書說纂註吳氏曰按帝辛本紀稱紂書稱受或二字古通用湯六數桀罪未嘗斥爲桀武十數紂罪未嘗不呼爲受餘見傳　王氏炎見陳大猷集傳　顧氏見正義李恕音訓新安王氏曰將渡河作第一誓已渡而次作第二誓將行作第三誓孔安國云周以虞芮質成爲受命之年九年而文王卒武王即位三年觀兵

以卜諸侯之心退而示弱十三年更與諸侯伐紂歐陽脩著論非之曰文王未嘗改元而誣其改元武王宜改元而反不改元皆妄也蓋經書十三年即武王即位之十三年序言十一年序文偶訛爾新安王炎曰序言一月即武成一月壬辰之月也戊午即中篇戊午次河朔之日也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書傳會選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孟津見禹貢按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有三年此皆惑於偽書泰誓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之語也古者人君即位則稱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常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爲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爲後元年自後說春秋因以改元爲重歐陽氏曰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文王之受命改元武王冒先君之元年者皆妄也歐陽氏之辨極爲明著但其曰十一年亦惑於書叙十一年之誤也詳見序篇蔡氏傳又按漢孔氏以春爲建子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爲四時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既以一月爲建子之月而經又係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爲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數於太甲辨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爲無藝冬不可以爲春寒不可以爲暖固不待辨而明也或曰鄭氏箋詩維暮之春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曰此漢儒承襲之誤耳且臣工詩言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蓋言暮春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然牟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夫牟麥將熟則建辰之月夏正季春審矣鄭氏於詩且不得其義則其攷之固不審也不然則商以季冬爲春周以仲冬爲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餘見會選鄒季友音釋

傳見形甸反下同虞芮如銳反二國名虞在陝之平陸芮在馮翊觀去聲下觀政如字夫音扶下同并去聲長平聲數雙遇反下同無藝左傳注藝法制也畬羊諸反於音烏治平聲陳師凱旁通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或問伯夷扣馬之諫有父死不葬爰及干戈之說則於蔡傳不能無疑豈有十三年而不葬其父者乎愚曰不然太史公之妄耳伯夷聞西伯善養老久與太公同歸之聖人遂事不諫伯夷獨不能諫之於未日而乃卒然發於事不可已之時乎孟津之會文王之葬久矣豈知扣馬之諫

必無此事也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疏云詩云虞芮質厥成毛傳稱天下聞虞芮之訟息歸周者四十餘國故知周自虞芮質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合爲十有三年疏云知此十一年非武王即位之年者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也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計其終年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歲矣八十四即位而九十三崩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伐紂知此十一年者據文王受命而數之必繼文王年者爲其卒父業故也夫改正朔不改月數於太甲辨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爲無藝三代有正朔有正月正月皆以寅起數是爲孟春之月百王之不易者也正朔者人謂之正歲商周十二月即建丑月也周用十一月即建子月也前此諸儒分別未明故有紛紛之論然謂之不改月數謂之改月數則皆有據且所以證改月者如左氏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二十年十二月己丑日南至即建子月也而左氏見之正月二月孟子言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朱子謂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又禮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凡此皆是以爲改月數之驗其不改者則如秦氏之所引然七月篇云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曰爲改歲朱子引東

萊呂氏云三正之通於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故朱子每隨文解之
於改月不改月迄無定說惟蔡氏五說甚確又援古周書周月篇云維一
月既南至日短極是月斗柄建子又云四時成歲歲有春秋冬夏各有孟
仲季以名十有二月又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是謂正月則以寅起數所
謂百王所同也其正朔則各不同惟朔覲會同則之其農事自依夏正也
考之經傳又似東周以來始有以子月起數者然末世國異政之所爲在
東周之前固無之諸是古者自當以蔡傳爲正不必爲他書所惑也晦菴
書說顯道問先儒將十一年十三年並合九年說以爲文王稱王不知有
何據曰自太史公以來皆如此說了但歐公力以爲非東坡亦有一說但
書說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却是有這一箇痕瑕或推泰誓
諸篇皆只稱文考至武成方稱王只是當初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也只是羈縻那事體自是不同了又云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經
云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必蓋誤說者乃以十一年爲觀兵尤無義理
舊有人引洪範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則十一年之誤可知矣人傑　問
子丑寅之書正如何曰此是三陽之月若秦用建亥之月爲正直是無謂
大抵三代更易須着如此更易一番書孔安國傳惟十有三年春大會
于孟津　三分二諸侯及諸戎狄此周之孟春陸德明釋文孟津地名也
惟十有三年春或作十有一年後人妄看序文輒改之孔穎達正義惟十
三孟津　正義曰此三篇俱是孟津之上大告諸國之君而發首異者此
見大會誓眾故言大會于孟津中篇徇師而誓故言以師畢會下篇王更
徇師故言大巡六師皆史官觀事而爲作端緒耳　傳三分至孟春　正
義曰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中篇言群后以師畢會則周之所有諸國
皆集牧誓所呼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知此大會謂三分有二之諸侯
及諸戎狄皆會也序言一月知此春是周之孟春謂建子之月也知者案
三統曆以殷之十二月武王發師至二月甲子咸劉商王紂彼十二月即
周之正月建子之月也要義十有三年春謂周之孟春以三統曆知之見
北傳及正義史浩講義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非文王取而有之民自從
化然猶不肯有貳於紂故曰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亦曰維此
文王小心翼翼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文王未嘗受命亦未嘗有伐紂之心
後世惑於太誓之辭乃取諸侯歸西伯之時爲受命又有修德以傾商政
之說漢儒傳疑和爲一談唯唐韓愈作文王操敘羑里之厄曰嗚呼臣罪
當誅兮天王聖明此足以白文王之志矣然武王於此書曰皇天震怒命

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武成又曰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若以
九年逆數至三年喪畢觀兵孟津已而復至誠已十有三年矣是文王果
於九年之前受天命也惑者求其說而不得乃曰文王實受命見紂之不
道不忍伐也待其自斃抑又厚誣文王者殊不知武王爲此說蓋有意驅
西土之人以赴敵也且文王之德豈唯西土之人服天下之人亦服八百
諸侯不期而會者豈爲武王哉爲文王之德在人而不厭也武王雖爲此
舉懼人心之未服故託以文王嘗有此志諸侯素信文王者亦且不疑而
武王之功或可必成矣此太公之謀也或者又曰載木主而行未之詳也
若果然與木主俱行則知武王每以文王爲辭者懼民心之未從也後世
固有託扶蘇項燕以起事者詐也猶可以得民心而況文王真有道化及
民而未嘗得施設者則武王舉之以信諸侯未爲過也雖然大雅有文王
受命作周之詩武王卒伐功之詩何耶二篇者後世稱美之詩也若以爲
當時所作西伯爾安有文王之號乎大傳謂武王牧野既事紫上帝率諸
侯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故至武成始稱文考文王又安可引之以傳會太
誓之辭乎黃度書說稱春則序一月爲建寅之月矣此與春秋不同春秋
書王書正月則爲時王正月加春於其上以爲正雖改而四時之序不可
改此獨書春則當自建寅之月始詩書書月皆不改夏正會孟津未濟誓
眾諸侯大會故名泰誓拙齋林之奇全解一月戊午至大會于孟津　一
月戊午者十有一年之正月戊午也不謂之正月戊午而曰一月者唐孔
氏曰武王以紂之十二月發行正月四日殺紂既入商郊始改正朔以殷
之正月爲周之二月其初發時猶是殷之十二月未爲周之正月改正在
後不可追名爲正月以其實是周之一月故史以一月名之此說是也顧
氏以爲古文或云正月或云一月不與春秋正月同此雖亦一說然考之
其他諸書未嘗有以正月爲一月者則顧氏之說未敢以爲然也紂都朝
歌在河之北武王伐紂必自孟津濟河之北泰誓三篇皆其渡河之時誓
師之辭也故史官追錄其事故作泰誓三篇先儒謂皆以渡河而作上篇
未次時作中篇既次乃作下篇明日乃作其意蓋以謂三篇之作皆在渡
河之後然而據中篇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則是上篇之作當是未渡孟
津時所誓既誓而後渡河已渡河矣至明日戊午乃始作中篇之誓也序
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而篇首言惟十有三年大
會于孟津是春者即序所謂一月戊午也故漢孔氏曰此周之孟春孟古
者改正朔則必以其所用之正月爲四時之首周以建子之月爲正故此

以建子之月而爲春春秋書春王正月即此月也秦誓作時周之正朔猶
未改也而得以用周之時數月者此蓋出於史記秦誓之時所追錄之時
月也漢武帝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爲歲首顏師古曰此謂建寅
之月據未正曆以前用建亥之月爲歲首而此之以正月爲歲首史官追
正其月名故今漢書自高祖元年以下如秦正以建亥之月爲正者則皆
改爲冬十月與此篇所載正同大會于孟津謂諸侯皆以其師來集于孟
津將共濟師陳大猷集傳呂氏曰大會所謂不期而至者八百國也三山
陳氏曰見陳經詳解王天與纂傳漢孔氏曰見孔傳林氏曰見拙齋全解
唐孔氏曰見正義蔡氏曰見會選按朱子云以伊訓元祀十有二月觀之則
商人但以建丑之月爲歲首而不改月號時亦必不改也以孟子七八月
十一月十二月之說考之則周人以建子之月爲正月而不改時改月者
後王之獨文不改時者天時不可改故祭祀田獵猶以夏時爲正以書一
月戊午厥四月哉生明考之則古史例不書時令詳周禮與詩其不改月
時並有明證惟此所書春大會孟津即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之會考之漢
唐志實爲建子之月與夫春秋傳日南至之云豈惟改月乃併時改之然
則改者意時王以是新時人之耳目而不改者乃其理之一定故朱子又

謂或是當時二者並行惟人所用此說爲得之陳櫟纂疏惟十有三年春
大會于孟津　愚按蔡氏主不改月之說遂謂併不改時殊不知月數於
周而改春隨正而易證之春秋左傳孟子後漢書陳寵傳極爲明著成十
年六月丙午晉侯使甸人獻麥六月乃夏四月也僖五年十二月丙子朔
晉滅虢先是卜偃言克虢之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朔必是時也偃
以夏正言而春秋以周正書可見十二月丙子爲夏十月也僖五年春王
正月辛亥朔日南至王正月冬至豈非夏十一月乎經有只書時者僖十
年冬大雨雪蓋以丙戌月爲冬也使夏時之冬而大雨雪何足以爲異而
記之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蓋以子丑月爲春也使夏時之春而無冰何足
以爲異而紀之春秋祥瑞不錄災異乃載惟夏時八九月而大雪不當嚴
寒而嚴寒夏時十一十二月而無冰當嚴寒而不嚴寒故異而書之耳春
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田獵定名也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杜氏注曰
冬獵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魯雖按夏時之冬而於子月行冬田之狩夫
子只書曰春狩于郎此所謂春非周之春而何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亦
然也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魯雖按夏時之春而於卯辰月行春田之
蒐夫子只書曰夏蒐于比蒲此所謂夏非周之夏而何次年又書五月大

蒐于比蒲亦然也陳寵傳說允明的曰天以爲正周以爲春注云今十一
月也地以爲正殷以爲春注云今十二月人以爲正夏以爲春注云今正
月蓋子七八月之間早苗不待多言而明是三代之正子丑寅三陽月皆
可以春言也胡氏春秋傳不敢謂王正月爲非子月而於春王正月之春
字謂以夏時冠周月皆考之不審安有隔兩月而以夏時冠周月之理但
得四時之正適冬寒春暖之宜則惟夏時爲然夫子欲行夏時蓋恪顏子
使得爲邦則宜如此耳豈可但知有夏正之春而不知有商正周正之春
乎一陽二陽三陽之月皆可爲春故三代迭用之以爲歲首以一日論子
時既可爲次日子月豈不可爲次年觀此則三代皆不改月數與冬不可
爲春之說陷於一偏明矣以十三年春爲蓋春建寅之月其失同上詳辨
見武成孔氏唐孔氏見
正義林氏見拙齋全解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書傳會選蔡氏傳王曰者史臣追稱之也友邦親之也冢君尊
之也越及也御事治事者庶士衆士也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
聽之審也程伯圭曰湯武革命應天順人苟不稱王建號是以臣犯君名
不正言不順矣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

社造乎禰湯誥敢昭告于上天神后泰誓類于上帝是用天子之禮也周
禮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武成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是用天子
禮也周禮王六軍泰誓謂大巡六師是備天子之六軍也史臣書王曰猶
可謂追稱如有道曾孫周王及昭我周王乃記當時之語豈史臣追書哉
鄒季友音釋傳王曰者史臣追稱治平聲程伯圭曰見會選孔安國傳冢大
御治也友諸侯親之稱大君尊之下及我治事衆士大小無不皆明聽誓
重言嗟我友邦冢君又牧誓孔穎達正義傳冢大至聽誓　正義曰冢大
釋詁文侍御是治理之事故通訓御爲治也同志爲友天子友諸侯親之
也牧誓傳曰言志同滅紂令總呼國君皆爲大君尊之也下及治事衆士
謂國君以外卿大夫及士諸掌事者大小無不皆明聽誓自士以上皆總
戒之也要義友邦親之冢君尊之見孔傳黃度書說王者於諸侯爲友詩
亦曰邦人諸友冢大諸侯各長其國故稱大君御事治事自其卿大夫下
至庶士拙齋林之奇全解諸侯與武王共伐紂者皆與之同志有友之義
焉故謂之友邦冢君者大君也尊之稱也越及也謂友邦諸侯及我周御
事之臣以至庶士之賤皆明聽我誓誥之言蓋將言我所以伐罪弔民之
意也夫紂君也武王臣也以臣伐君天下之至逆也武王豈逆天下之大

順而樂為此愸德之舉哉蓋有不得已於其間也齊宣王問於孟子曰臣
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
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紂之為君既失夫為君之道神怒之民怨之則武
王不得不應天順人以伐紂非敢加無禮於其君也蓋以紂失為君之道
而天下之人既不以之為君矣則我雖欲不興師以伐之不可得也故將
論其所以弔伐之意則必推言天之所以立君者將使之仁民而愛物今
紂則不然此所以見絕于天也胡士行詳解惟十有三年春大會八伯指
往于孟津此未渡河以前王曰嗟我友順邦冢大君越及我御治事庶衆
士明聽誓嗟之一辭武王豈得已哉陳大猷集傳王曰嗟我友邦冢君
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王曰說見湯誓冢說見伊訓新安王氏曰諸
侯為一國之主故曰冢冢如冢宰冢子
之類悉曰見會選孔氏曰見孔傳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書傳會選蔡氏傳亶誠實無妄之謂言聰
明出於天性然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是天地者萬
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於物

而聖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天性聰明無待勉強其知先知其覺先覺
首出庶物故能為大君於天下而天下之疲癃殘疾得其生鰥寡孤獨得
其養舉萬民之衆無一而不得其所焉則元后者又所以為民之父母也
夫天地生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其所以厚於聖人者亦惟
欲其君長乎民而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為民如此則任元后
之責者可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商紂失君民之道故武王發此是
雖一時誓師之言而實萬世人君之所當體念也鄒季友音釋傳強上聲
大音泰長上聲之為去聲朱晦菴書說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須
是剛健中正出人意表之君方能立天下之事如創業之君能定禍亂者
皆是智勇過人人條又曰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說著考之經典却有此
意如人惟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天乃錫王勇智皆此意也談又曰湯
武征伐皆先自說一段義理孔安國傳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
生之謂父母靈神也天地所生惟人為貴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人誠聰明則為大君而為衆民父母陸德明釋文亶丁但切亶意元后作
民父母洪範天子作民父母孔穎達正義傳生之生為貴正義曰萬物
皆天地生之故謂天地為父母也老子云神得一以靈靈神是一故靈為
神也禮運云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書言人
能兼此氣性餘物則不能然故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為貴此經之意天地
是萬物之父母言天地之意欲養萬物也人是萬物之最靈言其尤宜長
養也紂違天地之心而殘害人物故言此以數之與下句為首引也要義
人兼氣性故為貴為靈見五義黄度書說人與萬物俱生而人為靈聰明
出類為君父母斯民亶誠元首天子稱元后絜齋袁燮書鈔惟十有三年
春王元后作民父母孟津河側之地是時猶未渡河次篇則既渡河紂
都于河北渡河則逼近國都矣是時武王尚未為主故謂諸侯為友邦惟
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此是說人
君之職分桀紂之所以失天下為其不知此道理也湯武之所以征伐為
其知此道理也萬物盈於宇宙之間皆天地之所生人亦天地間一物爾
而惟人最靈大抵稟氣之全者則為人稟氣之偏者則為物惟全故明惟
偏故昏靈者言其有所知也然至於聰明則又不止於靈人孰不靈雖小
夫賤隸所謂靈者固自在然盡得這靈方唤是聰明有此靈而不能盡之
豈能至於聰明也惟亶聰明之人方可作元后方可為民父母蓋吾之德
高出乎天下之表所以能父母斯民苟我與衆人等其何以為民父母乎

聰明二字不可不看目視而耳聽此耳目之聰明也此心之聰明亦當如
視聽之審然至於為不義有過失則何異無目之人自投陷阱之中乎此
非其本若是也不能盡此靈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
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岳而不重振河
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人之有此靈猶天之昭昭之多地之一撮土之多水
之一勺山之一拳石也然須至於無窮處始得故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
皆擴而充之矣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保妻子有此萌
蘗要必能充而盡之故人君之聰明不可以不養也以堯舜之聖而猶兢
兢業業堯舜何為而兢業也所以養其聰明也以成湯之聖而不邇聲色
不殖貨利成湯何為而不邇不殖也懼其昏此聰明也故親近端人正士
黜遠讒佞小人不敢有邪思妄念不敢有嗜慾宴逸皆所以養其聰明也
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以欲與聰明對言有欲則不
聰明也蓋有欲則昏安得聰明雖然所謂聰明有小有大一事一物之聰
明是察慧也非聰明也且漢明帝宣帝非不聰明也宣帝之智何所不知然至
於趙蓋韓楊之誅果可謂之聰明乎使其聰明則若此忠直之臣宣可加
戮明帝日畏坐朝幽枉必達然至於用刑慘酷天性褊急當其慘酷褊急

之時所謂聰明者果安在哉此皆非所謂亶聰明者也亶之為言信也實也雖然能盡得聰明之德故謂之亶桀紂之所以大亂只為不聰明之故人主不聰不明天下安得治故武王舉此以數紂之罪而湯誓亦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皆所以言人君之職分也拙齋林之奇全解惟天地萬物父母至元后作民父母 惟天地萬物父母謂天地之於萬物無所不生無所不育猶父母之於子無所不愛然雖無不愛而其生育也非自然而然以聽萬物之自遂則必有賴於位乎天地之兩間而最靈於萬物以裁成而輔相之然後三才之道備而生育之功全故必擇夫誠有聰明之德充其所以靈於萬物者而為之元后彼既有聰明之德又居元后之位則能審於人性之好惡以為之父母然後斯民各得其所而至昆蟲草木之微亦無不遂其性者如此則裁成輔相之德於是為至人道盡而三才之位定矣此蓋言天地之道相須為用以成其化育也今紂之為君則不能盡其所以君父母之德以至於荼毒天下之民而暴殄天下之物使斯民不得其所而萬物莫有遂其性者則是負上天之所寄托而獲罪於天矣武王將欲興兵以為民除其害故先推言天地之所以立元后以為民父母之意然後數紂之罪也柯山夏僎詳解惟十有三年春至元后作民父母 此十三年春即序所謂十有一年一月戊午也前言十一此言十三必傳寫之誤前辯之詳矣周建子一月戊午即建子之月也建子之月以夏正言之則十一月也十一月而言春者蓋既改正朔則必以所建之月為春故春秋書春正月亦以建子之月也武王以子月啓行丑月伐紂則改正朔乃在丑月子月未有正朔而即以春言者史官追錄之也此蓋史官欲錄泰誓故推本其欲作泰誓之年月謂武王以即位之十一年建子之孟春大會同盟之諸侯於孟津欲共伐紂紂都朝歌在河之北武王與諸侯在河南今既大會欲渡師孟津故誓衆而數紂之罪以明今日不可不伐之意自王曰以下即武王誓師之言也說見拙齋全解然武王之誓必首言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者其意蓋謂天地以至和之氣化生萬物則天地實萬物之父母也然天地雖生萬物而萬物或有生無知有知無義而各得其偏而無其全惟人獨稟五行之秀氣備五常之正性而為萬物之最靈則天地生萬物於人為最厚故既予以善性又恐其汨於嗜欲迫於利害而淺夫其性故又於人之中求其誠有聰明之德者使之居元后之位既居其位則輔相其宜裁成其道皆付之於元后使之全天地莫全

之功則父母斯民之任又在人君矣惟天之愛民也厚既使之靈於物又為之擇君而司牧之則為人君者教之安之養之使無負上天之意可也而紂乃荼毒斯民使不得其所而負上天之託此武王所以先推言天地為民立君以父母之意然後數紂之罪則紂所以無所逃其罪也黃舜卿尚書精義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至元后作民父母 無垢曰史記云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則是武王與八百國之諸侯及八百國卿士大夫之心皆一而無貳皆誠而非偽故同為此舉也天下之心如此武王特因天下之心而倡之耳使其間有一夫異心則是武王之舉乃盜賊而非天意也 又曰人惟萬物之靈在萬物中為最靈者耳至此元后則大不相似是元后又於萬物之中又超然聰明出乎萬靈之上亶謂靈於萬物耳至於聰明又豈止於靈而已哉惟聰則所聞者遠惟明則所見者深聰明安可强作耶惟天生聰明實異於衆人者乃能合天而為君耳元后聰明在萬靈中所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也惟其聰明如此故其所聞所見高出乎四海九州之上而為天下父母其政教法制無非保護斯民有同赤子蓋民比萬物曰靈比聰明之君則為至愚矣儻非聰明之君保護之其陷害而貽禍必矣紂為元后而以淫酗倡率天下使皆為淫酗之民為民父母當如是乎嗚呼元后之任亦大矣天地為萬物父母耳而元后乃為萬靈父母可不自重哉武王將以數紂之罪故先立此四句以見人主之任其重如此也 張氏曰友邦者親之也冢君者尊之也 又曰萬物盈於天地之間無天何生無地何形此天地為萬物之父母也然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則有生有知又且有義此人所以獨靈於萬物矣靈者神之降而在人者也人為萬物之靈非亶聰明不足以治之仲虺之誥曰惟天生聰明時乂此亶聰明而後作元后者亶聰明者言其聰明之德充實乎內坦然而行之者也與所謂作聰明者異矣元后之於民治之以義所以制其強撫之以慈所以恤其弱有以制之則民必尊之有以撫之則民必親之尊之親之父母之道也紂之無道養其聰明殘害于爾萬姓不足以作民父母此天之所以震怒而命武王以伐之也 呂氏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有形有氣皆受天地之中以生故天地為萬物之父母人者天地之心也故人惟最靈天地以一元之氣丕冒天下本無厚薄惟得其精與粹者為人得其偏與凡者為萬物皆自然而然莫知為而為者亶者言其誠實也聰明非靈之外別有一箇聰明不過得精粹清徹使作元后此言人君之職分作民

父母此見與天地同功處此數句雖然武王因伐紂而言然百聖之相傳
六經之總會皆不過此道理此最精處學者能含味此四句則可以通貫
六經覩見百聖孔氏曰見王義林氏曰見拙齋全解陳經詳解惟十有三
年春王元后作民父母　惟十有三年春三字必是差錯何以知之中篇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即書序所謂一月戊午也豈十有一年周戊午日渡
孟津至十三年又用戊午日以次河朔耶萬一史臣聞見之誤前後傳寫
之訛或遺春皇熔烈之餘補綴拾遺蓋未可知也大會言諸侯之師與戎
狄皆在也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嗟者有惻怛之意
友邦者武王爲西伯與國之諸侯皆友邦也冢君即諸侯尊之也御事者
諸侯之卿治事者庶士者將卒而下也孟津之會不期而會者八百國此
豈語語之所能及哉觀人心之所向則天意可知使武王此舉爲不義則
雖一國猶且不得而強從況八百國乎明聽我之誓言惟天地萬物父母
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此人君之職天人之至理
也非武王不能爲此言蓋以其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觀之人與萬物同
此稟受然氣質之性自有偏全人者萬物之一也物得其偏惟人得其全
故人獨靈於物蓋其入孝出悌踐仁履義與萬物不同者此其性之靈善

者也然人雖有此靈亦有不能保此靈者必得聖人爲之君以愛養之父
母之然後斯民得以各遂其善亶者誠信也言實有此聰明之德也聰明
亦靈也非於靈之外別有聰明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故其德所以獨
高乎天下觀人與物殊則天地之愛人可謂厚矣觀聖人與人殊則天地
之愛人又如何哉今也紂失其聰明是爲君者不能保其靈矣何以化天
下之人而使之保其靈哉武王以君道自任者也胡士行詳解惟天地萬
物父母王元后作民父母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故
稱父母元氣生始初無厚薄得其全者爲人得其偏者爲物性之神靈人
皆有之而能性其性者不皆然也故天必擇其誠聰明者以全天地不全
之功此又元后之所以稱父母者也聰明不失此靈耳非靈外別有聰明
也陳大猷集傳新安王氏曰萬物稟氣於天受形於地故曰天地萬物父
母　廣韻曰靈神也善也妙也　孝經曰見王義　愚曰人心備萬物之
理才備萬物之能御物而不御於物是爲萬物之靈康節邵氏曰人目收
萬物之色耳收萬物之聲鼻收萬物之臭口收萬物之味　聰明說見堯
典　新安王氏曰誠聰明者生知之聖也　元后說見禹謨　愚曰天地
雖萬物之父母而不能自全其愛人雖萬物之靈而不能自保其靈亶聰
明之聖人則又人之靈者也故俾之作元后以父母斯民裁成輔相使民
物各得以盡其性然後天地之愛始全而三才之道始備此言天地立君
之本意也易曰見孔會通孔氏曰見孔傳呂氏曰見精義仁山金履祥表注
首明爲君之道王天與纂傳王曰嗟我友邦冢君王元后作民父母嗟
說見甘誓　朱子曰天地之大無不生育固爲萬物之父母矣人於其間
獨得其氣之正而能保其性之全故爲萬物之靈若元后則於人類之中
又得其正氣之盛而能保其全性之允者是以能極天下之聰明而出乎
人類之上以覆冒而子育之所謂作民父母也然自古聖賢惟堯舜生知
安行爲能履此位當此責而無愧若湯武聰明之質固不如堯舜之全矣
惟能學知利行是以能復其聰明之全體亦造夫堯舜之域以爲億兆之
父母蓋其生質雖不及而及之之至則未嘗不同也林氏曰見拙齋全解
漢孔氏曰見孔傳呂氏曰見精義書釋題惟天地萬物父母王元后作民
父母　陳氏曰天地產萬物而人於萬物之中爲得天地中和之氣人君
宰治人民其聰明必出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爲者也天亶其聰明者無他
是欲使之代天以子愛人民爾林氏曰見拙齋全解董鼎輯錄纂註輯錄
見晦菴書說纂註新安胡氏曰萬物莫不稟氣於天受形於地乾稱父坤

稱母此天地所以爲萬物一大父母也　孫氏曰天地能生萬物而不能
成所以成之者君也　唐氏曰配天地以作民父母與易彖言后以財成
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一也　碧梧馬氏曰作民父母一
語武王以之首泰誓箕子以之終皇極陳氏曰見陳經詳解呂氏曰見精
義融堂錢時書解惟十有三年春王元后作民父母　經書十有三年春
而序以一月書之明其爲周之春正月也序不書春而特書曰一月抑亦
行夏時之本旨歟王充耘讀書管見亶聰明作元后　聰明作元后蓋合
萬國而聽於一人其舉直而錯枉是是而非非必無纖毫過差而後足以
服天下非極聰明者不能故商書亦言惟天生聰明時乂又言明哲實作
則　鄒悅道斷法惟天地萬物父母王元后作民父母　破合萬物而並育
者天地之至德統萬民而首出者聖人之至誠　此理一分殊之說也大
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萬物之所以生成孰有外於天地
者故以天地總言物固物也人亦物也聖人亦物也此以理之一言之也
靈萬物者人之所以異於物亶聰明者聖人所以異於人其位爲元后亦不
過爲民父母不能徧及於物也此以分殊言之也天地無爲故理一聖人
有迹故分殊能備其聰明之實以裁於天地之仁其仁民愛物安知不與

天地同功。特本其初而論之，則理一分殊之辨，不可以不明。而君天下者之仁不偏愛，當以愛爲先務耳。張辛書義撝雲：惟天地萬物父母，冒造化之所生，固有異類；造化之所愛，而無異心。蓋類雖異而愛之之心同也。是以萬物生成天地之間，然有所不同，而父母之愛，未嘗有彼此之間也。惟天地萬物父母，見于泰誓之書。原嘗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萬物，蓋物者兩儀之所生也。能生於未有之初，不能養於既生之後，如是而天徒積氣，地徒積塊而已，豈萬物咸戴之意哉。此父母之愛，所以爲造化之心也。講今夫高明悠久，有形而無不覆者天也；博厚廣大，有形而無不載者地也。根荄之微，莩甲之細，草木同一生也，而天地之心，無分於草木也；鱗介之多，飛潛之夥，禽獸同一生也，而天地之心，亦無分於禽獸也。萬物同此生，則天地亦同此愛也。謂之萬物父母，信乎其爲父母矣。證人之言曰：萬物生於天地之間，生焉而無不自遂，形焉而無不自成，若彼此各任其自然而已。今必謂從其天地之養育，然後得以生成者，何哉？蓋四時之差行，雖生而不榮；寒暑之錯繆，雖長而不茂。如此，可與言天地之爲萬物父母矣。

元后作民父母。　人之言曰：天之生斯民也，蠶焉而無不自衣，耕焉而無不自食，無彼此各任其自然而已。今必謂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者，何哉？蓋暴亂之不平，雖有衆鳥得而食之；遷居而無教，雖有衣則近於禽獸。知此，可與語元后之爲民父母矣。緝昔有商之季世，天物暴殄，使無以遂其生。於是武王誓師之際，有及于此者，亦欲體天心之公，而去其害物者也。宜乎孟津之舉，群師爭奮，戎衣不再，而天下大定也歟。　元后作民父母。胥人君有以臨天下之民，設必有以愛天下之民。蓋臨之而不能愛之，非所以爲人君之道也。是以古之聖人，出而爲元后之尊，其愛民之心，殆猶父母之於赤子也。夫如是，可以爲天下之主矣。元后作民父母，武王所以言之也。原夫民生於天地之間，有形焉不能以自保，有生焉不能以自遂。夫使爲人君者，苟不知所以愛恤之道，而草間禽獸以視之，牛羊以用之，如是則豈天置君之意哉。蓋天之意，必以父母之心而愛於民，可也。講今夫尊而君神明，威而君雷霆，領萬方以爲之主，奄九有以爲之師，人君之尊如此，而仁愛惨怛之不加，則天下之民莫賴焉。則必飢焉而與之以食，寒焉而與之以衣，隨其所以而處之，從其所欲而予之，如是而已。證柳青聞之，君之於民，可近也，而不可下也；可親也，而不可疎也。譬之路傍之草，尚惜乎芳苞；叢鐘之牛，猶閔其無罪。而况民貴於物，反不以親而愛之，豈爲民父母之意哉。緝武王當有商之季世，而天下之民荼毒之不忍。王欲仗黃鉞以誅之，恐軍之心有所未喻，故於誓師之際，有及于此，宜乎兵不血刃，一戎衣天下大定也歟。陳復陽謀義：惟天地萬物父母，至元后作民父母。　天賦聖人以不世出之資者，所以使之君長斯民，代天而理物者也。且天地生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其所以厚於聖人者，欲其作民父母，萬姓賴之以生，萬物賴之以育，始能無愧於天德聰明之實，無負於天心付托之重也。聖君知之，暴君昧之。武王發此以誓師，豈非百王之標準，萬世人君之所當體念者歟。嘗謂萬物莫不稟氣於天而賦形於地，故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者，萬物之一大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故其一性之內，具四端，備萬善，爲物之靈，而知覺獨異於物。聖人則得其最秀而最靈者，故氣稟清明，本原澄徹，其知先知，其覺先覺，天德聰明，真實無妄，不待勉強，故能爲億兆之君師。於天下之民，撫之字之，保之養之，察其利病，順其好惡，使疲癃殘疾，鰥寡孤獨，無一不得其所。元后者，萬姓之一大父母也。夫天地能生萬物而不能理物，能生萬民而不能治民。聖人者出，既有天德，又居天位，則財成輔相之職，父母君長之任，捨聖人其誰哉。是故受天地父母斯民之任者，則當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則必盡天地父母斯民之道。故其仁

民愛物，盎然惻隱，無一民非我所生之赤子，在我所當撫；無一物非我同生而異類，在我所當育。然後能承天之命，爲天之子，荅天之休也。當商之季，紂爲昏虐，失其作民父母之道，於是上天篤生武王以代之。孟津之會，誓師之初，首發此語，示天下以天德之大，天命之篤，所以體天爲民者，本無一毫利之之心也。嗚呼，非聖人其孰能知惟天愛民之理，惟辟奉天之道若是乎。柳又論之：成湯於伐夏之初，誥于萬方，有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是即武王誓師之旨也。然而湯之誥，首以君師自任；武之誓，首以父母自處。父母所以生之，君師所以教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其義一而已矣。不然，何以曰前聖後聖，其揆一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書傳會選：蔡氏傳：受，紂名也。言紂慢天虐民，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也。慢天虐民之實，即下文所云也。鄒季友音釋：經：受，是酉反。孔傳云：受，紂也。音相亂。馬氏云：受讀曰紂。鄭氏云：紂，帝乙之子，帝乙愛而欲立之，號曰受德。時人轉稱爲紂。陸氏政以立政爲受德，爲紂之字。此却非是。立政自以共德與受德對稱耳。仁山金履祥表註：受失爲君之道。

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

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書傳會選蔡氏傳沈湎溺於酒也。冐色冐亂女色也。族親族也。一人有罪刑及親族也。世子弟也。官使不擇賢才。惟因父兄而寵任子弟也。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奢也。焚炙炮烙刑之類。刳剔剝割也。皇甫謐云。紂刳比干妻以視其胎。未知何據。紂虐害無道如此。故皇天震怒。命我文考敬將天威。以除邪虐。大勳未集。而文王崩。愚謂大勳在文王時。未嘗有意。叙文王之辭。不得不爾。學者當於言外得之。三山陳氏大猷曰。天命文考。何自而見。觀民心歸文王而悲紂。此即天命。三山陳氏曰。文王所謂大勳。惟在化紂改過自新。天下之民各得其安。此文王之勳也。鄒季友音釋經湎彌兗反。陂班糜反。炙之石反。刳空胡反。剔它歷反。孕以證反。傳障之亮反。炮蒲交反。烙音洛。謐彌畢反。朱梅菴書說文武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之。人歸之。其勢必誅紂而後已。故有肅將天威大勳未集之語。但紂罪未盈。天命未絕。故文王猶得以三分之二而服事

紂。若使文王未崩。十二三年。紂惡不悛。天命已絕。則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辭哉。以此見文武之心。未嘗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吾徐元杰因說文王事商。先生曰。文王但是做得從容不迫。武王便去伐商太猛耳。蘇東坡說文王只是依本分做。諸侯自歸之。或問此有所據否。先生曰。這也見不得在。但是文王伐崇。伐密。戡黎等事。又自顯然。書說王季勤勞王家。詩云。太王翦商。都是他子孫自說。不成他子孫自誣其父祖。春秋分明說泰伯不從。是不從甚底事。若泰伯當武王之世也。只是為諸侯。但時措之宜。聖人又有不得已處。橫渠云。商之中世。都棄了西方之地不管他。所以戎狄復進中國。太王所以遷於岐。然岐下也只是荒涼之地。太王自去立箇家計如此。吾徐元杰孔安國傳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冐色。敢行暴虐。沈湎嗜酒。冐亂女色。敢行酷暴。虐殺無辜。罪人以族。官人以世。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言淫濫。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謂服飾過制。言匱民財力為奢麗。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忠良無罪焚炙之。懷子之婦刳剔視之。言暴虐。皇天震怒。至大勳未集。言天怒紂之惡。命文王敬行天罰。功業未成而崩。陸德明釋文亶丁但切。冐莫報切。注下同。嗜市志切。酣常甘切。酗音毒切。榭爾雅云有木曰榭。本又作謝。陂彼皮切。障之亮切。遺其媿切。刳苦胡切。剔他歷切。孕以證切。徐泰證切。重意　皇天震怒洪範帝乃震怒。肅將天威君奭誕將天威。孔穎達正義傳沈湎至無辜　正義曰人被酒困若沈於水。酒變其色。湎然齊同。故沈湎為嗜酒之狀。冐訓貪也。亂女色荒也。酷解經之暴。殺解經之虐。皆果敢爲之。桀說文云酷酒厚味也。酒味之厚必嚴烈。人之暴虐與酒嚴烈同。故謂之酷。　傳一人至政亂　正義曰泰政酷虐有三族之刑。謂非止犯者之身。乃更上及其父。下及其子。經言罪人以族。故以三族解之。父母前世也。兄弟及妻當世也。子孫後世也。一人有罪刑及三族。言濫也。古者臣有大功。乃得繼世在位。而紂之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已濫受寵。子弟頑愚亦用。不堪其職。所以政亂。官人以世。惟當用其子耳。而傳兼言兄者。以紂為惡。或當因兄用弟。故以兄協句爾。　傳土高至奢麗　正義曰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李巡曰。所以古今通語。明實同而兩名。此傳不解宮室義。當然也。釋宮又云。闍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積土為之。所以觀望也。臺上有屋謂之榭。又云無室曰榭。四方而高曰臺。孫炎曰。榭但有堂也。郭璞曰。榭即今之堂堭也。

然則榭是臺上之屋。歇前無室。今之廳是也。詩云彼澤之陂。毛傳曰陂澤障也。障澤之水。使不流溢謂之陂。停水不流謂之池。侈亦奢也。謂衣服采飾過於制度。言匱竭民之財力為奢麗也。顧氏亦云華侈服飾。二劉以為宮室之上而加侈服。據孔傳云服飾過制。即謂人之服飾。二劉之說非也。殷本紀云。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聚野獸飛鳥置其中。大聚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說紂奢侈之事。書傳多矣。　傳忠良至暴虐。　正義曰。焚炙俱燒也。刳剔謂割剝也。說文云刳刲也。今人去肉至骨謂之剔去。是剔亦割之義也。武王以此數紂之惡。必有忠良被炙。孕婦被刳。不知其姓名為誰也。殷本紀云。紂為長夜之飲。時諸侯或叛。妲己以為罰輕。紂欲重刑。乃為熨斗。以火燒之。然使人舉。輒爛其手。不能勝。紂怒乃更為銅柱。以膏塗之。亦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跌墜火中。紂與妲己以為大樂。名曰炮烙之刑。是紂炙之事也。後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紂除炮烙之刑。紂許之。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亦云然。謐又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即引此為刳剔孕婦也。要義官人以世不以賢才。見上正義。闍謂之臺榭是臺上屋。今之廳是也。見上正義。黃度書說今

商王受主殘害于爾萬姓　弗克敬天紂植惡之本天猶弗赦況民何有
天為民立君而殘害萬姓如此豈所以為民父母哉沉湎嗜酒冒亂女色
心志內蠱聰明日喪遂至於敢行暴虐無所畏忌天討有罪而濫其族天
叙有德而私其世天覆無生育而朘削之以崇飾非度皆為弗克敬天也
崇土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　焚炙忠良刳剔孕婦　紂滅
天理至此極矣放殺仁人君子之所不忍言也而又歷數其罪如此凉薄
殆甚歟非也惡必若桀紂德必若湯武而後可行放殺之事歷數其賊仁害
義為獨夫之實使天下後世共知之而亂臣賊子不敢以藉口而誣其君
然君子猶曰紂之為惡不如是之甚矣會者數十萬一語不資其敢出諸
口哉　皇天震怒至大勳未集　史記紂作炮烙之刑以西伯昌九侯鄂
侯為三公醢九侯脯鄂侯因西伯羑里西伯出羑里獻洛西之地請除炮
烙之刑紂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經自焚炙忠良刳剔孕婦以上其
事皆在文王專征伐之前文王既賜弓矢斧鉞於是伐密伐崇大勳未集
而文王終紂使文王為西伯專征伐是則紂猶可輔也真西山大學衍義
今商王受至臣下化之　臣按受之惡衆矣而武王誓衆乃以沉湎為首
者人惟一心明則萬善所從出昏則衆惡所自生未有沉溺于酒而志不

昏者志一昏則無所不有矣故曰冒色曰暴虐曰宮室臺榭陂池侈服無
不具焉宜武王以為問罪之首也夫成湯惟其不邇聲色也故德懋懋官
功懋懋賞受惟其沉湎冒色也故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心有昏明之異故
政有得失之殊後之人主其可不鑑黃[illegible]卿尚書精義今商王受至肅將
天威　無垢曰昏虐之君以謂蚩蚩之民耳而不知民心即天心也民喜
即天喜民怒即天怒不以民為心如此是不以天為心也然則降災下民
者豈非不敬上天乎夫有天下者所戒莫過酒色殺人耳有一於此未嘗
不敗亡者也豈有為人君者若不肖子弟而耽酒濫色若凶惡盜賊而酷
暴虐殺乎顧此姿質在下則天子誅之在上則天下誅之此宇宙中所不
容者也又曰舜罰弗及嗣而紂乃罪人以族舜賞延于世而紂乃官人以世
是其所為每與舜相反矣由舜之道足以得天下由紂之道足以亡天下
人主當自擇焉賞與官人有別乎曰有賞以祿耳而官人乃不問賢不肖
皆使在位當紂之時受紂之私恩者決非賢者也然則湯有孥戮之刑則
如之何曰戮辱也非族之謂也湯肯族誅人乎決不然也　又曰自義理
而行則以民為重自人欲而行則宮室臺榭陂池侈服為重以民為重則
如漢文惜十家之產而罷露臺以宮室至侈服為重所以紂殘害萬姓

營此不急之務而不恤也吁人欲其可長哉然人欲不行於茅屋衡門之
間而每行於四海九州之主芳衛之下衣弊履穿羹藜飯糗人欲何自而
行乎尊臨四海雄霸九州號之則聽禁之則止人欲恣行無所忌憚不足
怪也此皋陶所以告禹而曰兢兢業業湯得天下所以言慄慄危懼唯恐
人欲之起也為天下君者常以民為心則發一號出一令興一事廢一法
唯恐有害於民安得至此極耶　又曰君天下自有君天下之責亡天下
自有亡天下之責不可強也觀紂姿桀乃盜賊之雄者耳天欲亡商必生
此人良可痛也夫忠良而焚炙之孕婦而刳剔之此何等法度亦將何所
不至哉當時商家在庭賢者為多不知忠良為誰也　皇甫謐云紂刳比
干妻而視其胎嗚呼殺諫臣而刳其妻及救其未產之子凶虐如此此所
以能亡商家之社稷　又曰紂之凶暴如此此豈天心也哉天下之心
皆怒是乃皇天震怒也紂先暴臨於四海而文王忠厚亦臨於四海四海
之人皆憤怒紂而歸心於文王欲文王舉湯故事而征之民心如此是乃
天命文考肅將天威也西伯戡黎則文王嘗行天威以警紂矣使文王不
死豈止戡黎而已哉此非文王私意也天下之心也天下之心天之心也
自堯舜以來積至于商凡千七百有餘國而文王聖德獨卓然出乎諸國

之上則天之生文王正所以伐紂也　呂曰聖人雖相去千百里之遠求
其端則不過公私而已惟其公則天地萬物都如一體上則翼翼小心順
帝之則下則慄慄危懼懷保小民惟其私則限七尺之軀此外皆壅蔽隔
絕以天為蒼蒼空虛之物而不知敬以民為蚩蚩無知之物而不知愛又
沉湎冒色只是一箇昏昧知七尺之軀養其體所以冒於聲色無所忌憚
元初之聰明已自斲喪殆盡或幾乎熄矣　又曰人誰無好惡好惡出於
公心便有節出於私意便無節惟紂出於私意故惡一人不已必至於族
好一人不已必及其世　又曰紂之惡極天之怒亦與之俱極天之於人
叩之小則小鳴叩之大則大鳴此見天人一體處紂之所以為惡只是一
箇弗敬上天文王之所以為聖只是一箇肅將天威若是毫髮怠惰便
是人欲非天威　孔氏曰見王[illegible]林氏曰見拙齋全解胡士行詳解今商王
受至刳剔孕婦　天所以作元后者何為而乃如是耶天安得不怒陳大
猷集傳愚曰敬者萬善之本不敬者萬惡之本人雖至惡孰不知敬天今
紂天且不敬况於他乎宜其不知體天愛民而為惡日深也　酒說見嗣
征　愚曰以無所敬愛之心又昏於酒荒于色新安王氏曰聰明安在人
欲愈熾則凶惡愈肆敢行言果於暴虐也　新安王氏曰罪人以族則濫

及無辜。官人以世。則濫及無德。　東陽馬氏曰。侈服。謂九服用侈靡。不止衣服。耗匱民財。以殘害萬姓。　陳氏曰。此言紂殘虐不能作民父母也。新安王氏曰。刳。剖也。剔。去肉也。孕婦懷子者。孔氏曰。見孔傳。呂氏曰。見精義。　皇天震怒。至大勳未集。　呂氏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婦。至此天理盡滅。紂之心。即天之心。天本無怒。紂之惡極。故天之怒與之俱極。　又曰。天威非敬則不能將。毫髮怠慢。即是人欲。非天威矣。　愚曰。見會選。三山陳氏曰。見陳經詳解。仁山金履祥表註。天命周伐受。文王未伐。武王未遽伐受。終不隱許謙叢說。命我文考。肅將天威。作一句。謂皇天命文考。使敬將天威。以定天下。或考字絕句。則謂皇天既怒紂。則命我文考矣。文王於是敬將其天威。欲有爲而未集。董鼎輯錄纂註。沈酒冒色。至大勳未集。　輯錄問諸儒之說。以爲武王未誅紂。則稱文王爲文考。以明文王在位未嘗稱王之證。及既誅紂。乃稱文考爲文王。然既曰文考。則其證定矣。若如其言將稱爲文公耶。曰此等事無證佐。皆不可曉。闕之可也。問　餘見晦菴書抄。纂註新安陳氏曰。蔡氏愚謂以下七句。曲爲文王文飾。不若語錄盡之。陳氏曰。見陳大猷集傳。陳櫟纂疏。陳氏經曰。泰誓只言文考。至武成始追王稱文考文王。諸　錄見晦菴書。王充耘問斷。泰誓書言文王大勳未集。而

武成則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何歟。至穆王言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則以烈歸武王。而文王僅及其謨。又何歟。而周公亦以受有殷命爲文王。與穆王之言不甚戾乎。答有追稱前王之功而言者。有直指前王之事而言者。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此直指其事而言者也。書言文王克成厥勳。此追稱其功而言者也。文王非無烈也。而謨顯於文。武王非無謨也。而烈盛於武。文顯於前。武承於後。父作之。子述之。文王無伐紂之心。而天下自歸于文王之德。武王非欲伐紂。而上帝臨汝。不得不致其伐。且其曰文謨武烈者。各指其盛者而言也。且當商之季。而三分有二。則天命之歸文王可知已。周公言文王受有殷命。豈欺我哉。文王雖率商之叛國以事紂。然其伐崇伐密。以至於侵阮戡黎。大功未集。而文王崩。則泰誓言大勳未集。豈不信哉。至於武王。一戎衣而有天下。尚迪有祿。無非卒文王之伐功而已。克成厥勳。不歸之文王可乎。雖然伐商者非文武之本心也。天與之。人歸之。其勢必誅之而後已。使商罪貫盈於文王之時。則牧野之師固有所不容已。使受悉悛於武王之日。則君臣之分。又奚歟有所不盡哉。然則言文王之謨。則功可見。言武王之烈。則謨可知。前聖後聖。其揆一而已矣。豈容異觀。　又答周之王業。無成於文王之世。而大定於武王之時。武王一戎衣而有天下也。不過纘文王之緒而已。故以伐殷之事言之。則在於武王之時。雖謂文王爲大勳未集可也。以積累創造言之。則太王基王迹。王季勤王家。至文王受命爲西伯。而三分天下有其二。商已駸駸乎爲周矣。雖謂文考克成厥勳可也。雖謂文考受有殷命可也。此專論文王者如此。若以文武並言。則文王造周。有安天下之謨。武王除暴。有定天下之烈。一顯於前。一承於後。父作子述。此則有不可掩者。言既各有因而發。則亦奚相悖之有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五百八十九

誓　書泰誓二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書傳會選蔡氏傳肆故也觀政猶伊尹所謂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八百諸侯背商歸周則商政可知矣先儒以觀政爲觀兵誤矣悛改也夷蹲踞也武王言故我小子以爾諸侯之向背觀政之得失於商今諸侯背叛既已如此而紂無有悔悟改過之心夷踞而居廢上帝百神宗廟之祀犧牲粢盛以爲祭祀之備者皆盡於凶盜賊之人即其子所謂攘竊神祇之犧牷牲者也受之慢神如此乃謂我有民社我有天命而無有懲戒其侮慢之意

鄒季友音釋經悛且緣反粢音咨盛時征反泰誓曰來在罪口盛傳長上聲觀兵上去聲背音佩下同

朱晦庵書說伊川謂無觀政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爲存名教而發也若有心要存名教而於事實有所改易則夫子之錄泰誓武成其不存名教甚矣近世有存名教之說大害事將聖人心迹都做兩截看了殊不知聖人所行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彼則非所以爲聖人矣

各徐元杰

孔安國傳肆予小子發以觀政于商文業未就之故故我與諸侯觀紂政之善惡謂十一年自孟津還時惟受罔有悛心言紂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慢之甚犧牲粢盛既于凶盜凶人盡盜食之而紂不罪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言紂言吾所以有兆民有天命故群臣畏罪不爭無能止其慢心

陸德明釋文悛七全切粢音咨本或作咨盛音成在器曰盛懲直承切爭爭鬥之爭

孔穎達正義傳悛改至之甚正義曰左傳稱長惡不悛悛是退前創改之義故爲改也觀政于商計當恐怖言紂縱惡無改悔之心平居無故不事神祇是紂之大惡上帝舉其尊者謂諸神悉皆不事故傳言百神以該之不事亦是不祀別言遺厥先宗廟弗祀遺棄祖父言其慢之甚也

史浩講義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至觀政于商　友邦者武王同列之諸侯故曰友冢長也皆謂之長尊之也御事庶士者武王同行之士卒故曰我御事庶士豈無下賤者而皆謂之士獎之也夫天地之大所主者生殺之權爾然其大德則專於生而已又以其權寄之于人而立人之聰明者以爲君君之大德亦曰好生而已是以天地人君俱得稱父母父母者豈非生我之謂乎今商王紂一切反此弗敬上天是不知生之所自也降災下民是不知孰生之權也凡民有好生惡殺之性與天地通者皆不得其所欲豈天地立人君之本意乎夫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先王不得已而用刑得其情尚有哀矜之心紂乃於沈湎冒色中敢行暴虐民豈有生意乎夫罪人不孥罰止其身賞延于世非命以官先王不得已而用賞罰爵有功罪猶止其身付之無私爾紂乃於濫刑濫賞中延及無辜無功之人民豈有生意乎先王以甘酒嗜音峻宇雕墻爲戒所以奉天地也今紂爲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爲父母者不如是也先王以遏惡揚善毋夭胎鳥爲戒所以順天地也今紂乃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爲父母者不如是也暴虐也族也殘害也焚炙也刳剔也皆主於殺與好生之德異矣民無所怙恃而可謂之父母乎既與皇天之意不合宜其震怒也居是時有一人以生民爲心豈不可以君天下而爲人父母乎則觀政于商民實有來蘇之望矣武王其又奚辭

黄度書說肆予小子發至罔懲其侮　豈惟無悛心而反甚焉孰能懲其侮哉殷民攘竊犧牷牲用乃能責命于天皆乘黎之後觀祖伊箕子之言則衆叛爲觀政斷然矣雖商之賢人君子皆以紂爲當亡而猶須暇之五年則乘黎爲武王六年又五年會孟津爲十一年先儒服喪三年還師二年皆牽合十一年十三年與須暇五年又史記文王伐飢或作耆祖伊乃告紂皆非泰誓文王武王事皆有次序詩文王無伐飢所謂衆言殽亂折諸聖當一以經爲證

絜齋袁燮書鈔今商王受至罔懲其侮　弗敬上天此一句是紂萬病之根源人主居億兆之上其大於君者惟天而已莫大於天而猶不知敬焉則於其他乎何有雖然武王數紂之罪如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焚炙忠良刳剔孕婦之類固其罪之不可逃者至於官人以世亦以爲罪而併數之何哉蓋此事雖若不甚計利害而實有大利害何則只論其世而賢不肖皆不論矣但是父爲此官則子繼之孫又繼之賢乎不賢乎皆不問也人

主治天下主於賢不肖無辨天下將若之何一則是沉湎冒色昏迷而不知一則是怠惰苟且不復加意此其所以爲罪也詳觀武王所以數紂之罪夫紂其初亦豈意至此哉只緣一味沉湎于酒荒淫女色是以昏迷其聰明雖紂亦有所不自知也今須看許多節次方曉見紂所以不可爲者且如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當時如伐肩乘黎之類皆置紂爲惡者而征伐加焉紂亦可以悟矣而曾不知懼至於武王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其勢甚逼矣而紂罔有悛心亦且安然而居至於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以宗廟之祭物而敢盜之所以侮其上者亦甚矣而方以爲吾有民有命略不懲戒既是如此其何望乎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人主苟不理會祭祀何以治天下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試思敬承祭祀此心如何不理會祭祀其心又如何則可見矣拙齋林之奇全解祭統曰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可以觀政矣所謂觀政者蓋謂政之勃急美惡由餕可以觀之此言觀政亦猶是也蓋當文王之時紂爲不道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也爲皇天之所震怒而命我文考肅將天威以伐之矣既以伐紂之事命於文考而大勳猶未集則其所以伐紂而集文考之大勳者是乃武王之任也然其所以至於即位十一年之久而後往伐之者蓋予小子發與汝有邦之諸侯尚且顧君臣之大分而猶有不忍之心尚有望於紂之悔然而改自怨自艾而歸於善者十餘年而觀紂之政皆暴日甚曾無悛革之心此其所以不得已而爲此孟津之舉也武王之心只如是而漢儒不之察乃以觀政轉而爲觀兵附會於序言十有一年爲首十有三年而爲周師再舉之說此說考之於經而不合揆之於理而不通然歷代諸儒往往多從而信之以爲誠然惟程氏之說曰觀兵之說必無此理如今日天命絕則紂今日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絕便是君也爲臣子敢以兵脅其君乎此言大可以現正漢儒之失而解後學之疑也故其推本此說而附益之以觀政之不可爲觀兵以信周師之實未嘗再舉也武王觀紂之政以與其萬一之悔悟而紂罔有悛心方且夷据而居此夷字當與原壤夷俟之夷同言倨肆而無禮也惟其倨肆而無禮於是弗祀上帝與夫天地神祇之在祀典者以至遺棄其先世之宗廟亦弗之祀既傲慢無禮而又弗顧於宗廟神祇之祀於是國家之所藏蓄犧牲粢盛以爲祭祀之備者皆盡于凶災盜賊無復存者如春秋所書鼷鼠食郊牛角御廩災之類所謂既于凶也如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之類皆所謂既于盜也至於此

則紂之心亦可以自省矣方且恬然自肆於上以謂吾有民可賴以安並恃其有如林之旅也謂有命自天必不至於是蓋所謂謂己有天命也惟其所恃者如此故無有能懲其侮慢之心者此其罔有悛心之實也夫紂之罔有悛心其事可謂眾矣而必以犧牲粢盛既于凶盜爲言者蓋人之爲不善雖至於驕佚怠慢無所顧藉然其心苟知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昭昭然不可欺者則猶或畏憚而有所不敢爲苟不復知天地鬼神矣則其爲惡何所不至哉故湯之於葛見其不祀而遺之以牛羊粢盛而未忍伐之也至於殺饋餉之童子知其心之不復悛革於是興師而伐紂之惡至於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可謂暴虐之甚然文王猶未忍伐而事之武王猶未忍伐而觀之至於犧牲粢盛既于凶盜而罔懲其侮則知其罔有悛心而率諸侯以伐之蓋紂之所以自絕于天地鬼神者至此而決矣故武王遂言其所以致討而卒其伐功之意柯山夏僎詳解武王上既言上天立君之意故此遂數紂罪以見上天之意如此而紂所爲乃如彼故知其得罪於天也夫天之亶聰明作元后將使之父母斯民也今商王受乃弗敬上天降災罪于下民豈上天立君之本意哉然又不特如此沉湎于酒貪冒貨色酒謂之沉湎者蓋被酒所困若沉于水酒變其色湎然齊同故者酒謂之沉湎貪色謂之冒者蓋惟色是求晝夜冒進不知廉恥也惟其沉湎冒色惛然無知故暴虐之事敢於必行曾無忍心以罪加人則誅及族類以官使人則延及于世夫罰弗及嗣虞舜之法也大臣有功子孫世祿未嘗官世亦古之制也今紂自任一己之喜怒一怒其人則不論輕重誅及其族一喜其人則不論賢否世守其官又惡爲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萬民宮室其所常居者也臺則積土爲之所以觀望也榭又臺上有屋者也陂則障澤水使之不流者也池則掘地停水者也侈服則華侈其衣服者也凡此皆役民之力斂民之財爲之所以殘害萬民也既害民矣於忠良之人又焚炙之即加以炮烙之刑也於有孕之婦則刳剔之刳剔也剔去肉至骨也此言刳剔則是刳剔其腹以視其胎也皇甫謐言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未知何所據而云也惟紂惡積不可掩罪大不可解如此故皇天惟是震動而怒其所爲命我文考敬受天之威命以伐之雖奉天威以伐有罪而大功終未能有成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也文考之功既未能有成則成其所未成者實武王責也故武王於是自謂我小子發與汝友邦之諸侯共觀舊政遲而至十有一年蓋庶幾紂之改過而歸於善也林少穎謂武王即位十一年而後往伐者蓋謂

我與諸侯尚顧君臣大分有不忍之心焉哉紂惰然而改自然自反而歸於善矣何觀察其政事積十餘年而紂昏暴日甚曾無悛革之心此所以不得已而爲孟津之舉武王之意則是如此而漢儒不察乃謂觀政轉爲觀兵以附會此經十一年與十三年而謂周師再舉殊不知此說考於經而不合揆於理而不通惟程氏觀兵之說必無此理如今日天命已絕則紂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三年若未絕便是君也爲臣子敢以兵脅君乎此說大可觀漢儒之失而解後學之疑故特舉以驗周師實未嘗再舉也夫武王所以逄至十一年觀紂之政者特冀萬一改悔而紂乃罔有悛革之心方且夷倨而居此夷與原壤夷俟之夷同蓋倨肆而無禮也惟其倨肆無禮故於上帝與在天之神在地之祇紂皆不祀非特不祀上帝神祇而先世之宗廟亦遺之而弗祀凡國家所蓄藏犧牲粢盛以爲祭之備者皆盡于凶災盜賊無復存者如春秋書鼷鼠食郊牛角御廩災之類所謂既于凶也如公衆氏將祭而亡其牲之類所謂既于盜也夫祭祀之犧牲粢盛爲凶盜所以使侮如此在紂亦可以自省矣而方且揜然自肆於上以謂吾下有人民可賴以安上有天命可恃以存雖侵侮如此曾不知所以懲艾則其罔有悛心也可知矣宜武王所以必伐無赦也林少穎謂紂之

罔有悛心其事衆矣而武王必以犧牲粢盛既于凶盜爲言者蓋以人之爲不善雖至於盤樂怠傲無所顧藉然其心苟知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則猶或畏憚而不敢爲苟不知天地鬼神矣則其爲惡何所不至哉故湯之於葛見其不祀則遺之牛羊粢盛而未忍伐也至於殺童子而奪其餉則知其心之不復悛革於是興師伐之今紂之惡至於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可謂暴矣文王尤未忍伐至于犧牲粢盛既于凶盜而罔懲其侮則知其罔有悛心故率諸侯伐之蓋紂所以自絕于天地鬼神者至此而決故也此說極善黄舜卿尚書精義大勳未集至罔懲其侮　無垢曰西伯戡黎而紂改過與夫紂不改過而文王卒有天下則是大勳已集也自戡黎之後紂雖不改過而文王不幸死矣是文王之所以受天之付託者未成其功也文王既死紂之凶惡不改武王繼父之志述父之事豈得恝然坐視而不顧哉故十有一年以爾友邦冢君起伐紂之師至孟津而不渡所以伺察商之政事冀紂之邪心化之遷善改過退而不伐蓋以俟紂之改過也則周家忠厚之意可謂深矣　又曰嗚呼弗畏天地百神祖先宗廟豈畏武王之兵哉事至於此無可爲矣想紂之心寧焚身懸首以取快終不肯改過自新以遷善也　又曰古之祭祀於犧牲粢盛甚嚴且謹祀五帝則易之三月天子親耕三公九卿以有事於耕藉以供天地祖宗之粢盛其所以如此者上以荷天地之付託下以承祖宗之基業示不敢輕之意也今犯天地犧牲粢盛之物盡爲凶盜所攘竊而啖食之紂乃縱而不問其罪是與凶盜同心也是不有天地宗廟也是以天地之付託祖宗之基業委之於凶盜也不祥莫大焉犧牲粢盛爲凶盜所攘或以爲不可乃曰吾有民以謂天下之民死生在我吾有命以謂吾既爲君天命在我何所不可哉凶盜攘竊犧牲粢盛人以謂當殺我以謂無害忠良諫輔人以爲當敬我以謂當殺在我意耳有何不可哉其侮慢之心滋甚上至天帝下至后土旁至百神親至祖考略無分毫懲創改悔之心不憚身懸首則不已小人無賴爲凶盜者類如是乃以置四海九州之上商緒何其不幸哉　東坡曰若其悛也則武王當北面事之歟曰否文王武王之王也久矣紂若改過不過存其社稷宗廟而封諸商使爲一王後也余切以謂不然武王誅紂尚使武庚微子爲商後使紂改過安得僅同武庚微子乎此非所以論武王也聖賢所爲豈至於此第未深思之耳惟其罔有悛心偃然如舊略不知改此武王所以決意伐之而無退志也　劉氏曰觀兵孟津者所以彈紂也欲其畏威悔過反善自修也如紂遂能改者

武王亦北面事之而已矣然則進非示強也退非示弱也進所以警其可畏退所以待其可改及其終不畏終不改然後取之足以知武王之退非示弱而舉之明矣　張氏曰人君者神民之主也今紂弗事神祇遺厥宗廟近則自絕于天地遠則自絕于先王則其爲惡無過於此然其昏迷曾不自悟乃曰吾有民有命言有民可以守邦有命可以事國此其惡之有加而無已也惟其如此故罔懲其侮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紂之罔懲其侮則有自侮之道此武王之所以伐之也　陳氏曰聖人之舉事其圖於也甚審其發端也甚謹堯舜之不爲惡與桀紂之不爲善如水之不可使熱如炭之不可使寒安有改過之理武王觀兵猶或庶幾紂有悛心者仁厚之辭也君臣之分不敢以邀瀆也故武王退守臣節遲以數年紂死而諸侯歸周亦無不可然紂惡極矣民窮天矣天怒甚矣武王不得已而再舉亦武王之所甚病也　呂氏曰先儒以大勳未集謂文王不能定天下故勳未集以此觀文王卻是以利心觀文王蓋天下以肇修人紀盤頓天下付與文王富其天命未絕人心未離時文王能定亦是大勳既集若使紂一旦惕然改悔率天下諸侯以朝王雖謂之大勳既集亦可文王既不能滅紂又不能化紂此大勳所以未集陳經詳解今商王受罔懲其侮

自此以下皆數紂之惡也今商王受弗敬上天人之善莫大於敬自敬心而充之善將無所不至矣人之不善莫大於不敬自不敬之心而推之惡亦無所不至矣人主居至尊之位無可以爲畏者惟當畏天今既弗敬上天則不畏天矣故降災下民也冐色而暴虐也罪人以族官人以世以至于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皆自夫不敬之發也惟人爲萬物之靈在所當愛而反降害之一己之欲不可肆也沉湎于酒則貪冐于色則縱欲而無厭敢行暴虐惟仁者爲能有不忍人之心不仁者則有忍心故敢以爲暴虐而無忌憚惡惡止於其身可也罪其人而及併與其父母妻子兄弟而及之賞延于世有功而使之世食祿可也官人不問其賢才而使之居上位賞而僭則所賞者皆與紂同惡者也罰而濫則所罰者乃不與紂同其惡者也安有至公之理哉宫室之是修臺榭之是營陂池之是築侈服之是奉無非竭民力以自奉故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紂作炮烙之刑忠良如比干以諫死之類也孕婦說者謂比干之妻懷孕則刳剔而視之其殘忍暴虐之狀一至於此則已極矣皇天震怒豈自外來哉天之震怒者即紂之惡已極是也文王之德日彰紂之惡已極決無兩立之理故命我文考肅敬以行天威所謂天威者亦非自外至即文王之肅將處便爲

天威此天人所以爲一理也大勳未集者文王豈於此有利商之心哉文王之所謂大勳者其道得以達之天下而使之得其所者即大勳也如使紂能恐懼修省反前日之不善爲今日之善則文王就臣子之位可以無憾天下之民亦得其所安豈非文王之大勳乎惟其不然所以爲大勳未集言其未得遂文王之志望道未之見之時也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我小子遂與爾友邦之大君治兵于孟津以觀商之政視其能改與否於此可見武王不得已之心使武王有利商之心則遂大舉而取之矣安用觀政此蓋天惟五年須暇之意紂若因此悔過則武王退而就臣子之位武王之本心亦遂矣柰何紂無有悛改之心乃夷居者肆然在上恬不知我上帝神祇愈不知敬先宗廟祭祀之事愈不知修犧牲粢盛者所以事上帝神祇與先宗廟祭祀之具是也既盡爲山人所盜而紂曾莫之知此則罪之大者亦如成湯責葛伯只言其不祀也紂之惡如此乃反以爲吾有民之可托有命之足恃夫人君之所托者民也而紂之民則離心德矣烏可托人君之所恃者命也而紂則取怒於天矣烏可恃罔懲其侮者言侮慢日甚未始有懲創之心是紂終不改過矣孟津之會武王其能自已哉陳大猷集傳肆予小子發至罔懲其侮　犧牲說見微子

愚曰既于山盜而紂不顧方曰吾有民有命恃其民命不懲止其侮慢然紂所謂有民徒見天下林林之衆耳不知民心已離所謂有命徒見身居人上耳不知天命已絶林氏[illegible]曰見拙齋全解孔氏曰見孔傳黄震日鈔古註與諸家皆謂觀商政之善惡或以爲觀兵者非矣蔡氏以商畫萬夫之長可以觀政爲據謂以諸侯之向背觀商政之得失恐亦不若古註爲徑王天與纂傳令商王受至罔懲其侮　呂氏曰推原紂惡之本也紂惡本於不敬上不知有天下豈知有民故降災虐而不恤也敢者果敢之謂行之愈力無所忌憚也　蘇氏曰孥戮湯事也而罪人以族則爲紂罪賞延于世舜德也而官人以世則爲紂惡者湯之孥戮徒言之而不用舜之賞延于世非官人也　宫室說見伊訓林氏曰見拙齋全解漢孔氏曰見孔傳唐孔氏曰見正義蔡氏曰見會選朱子曰見晦菴書說陸氏曰見釋文陳氏曰見大猷集傳許謙叢說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師能左右之曰以之以謂武王率諸侯事殷以觀殷之政事觀其能悛惡與否非謂有所窺伺也融堂錢時書解沉湎冐色而下皆降災之事

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　天

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書傳會選蔡氏傳佑助寵愛也天佑下民爲之君以長之爲之師以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則夫有罪之當誅無罪之當赦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言一聽于天而已鄒季友音釋經相去聲傳長上聲左音佐佑又音抶朱晦菴書說佛經云佛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聖人亦爲這一大事出來這箇道理雖人所固有若非聖人如何得如此光明正大你不曉得我說在這裏教你曉你不會做底我做下樣子在此與你做只是要持守這箇道理教他常主在世間上拄天下拄地常如此端正才一日無人維持便傾倒了少間腳拄天頭拄地顛倒錯亂便都壞了所以說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天只生得你付得這道理與你做與不做却在你做得好也由你做得不好也由你所以又爲之立君師以作成之既撫養你又教導你使無一夫不遂其性如堯舜之時眞箇是寵綏四方只是世間不好的人不定疊底事才遇堯舜都安帖平定了所以謂之克相上帝蓋助上帝之不及也自秦漢以來講學不明世之人君固有因其才智做得功業然無人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間有得其一二而師之道則絶無矣卓孔安國傳天佑下民

主作之師。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以政之，為立師以教之。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當能助天寵安天下。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越，遠也。言已志欲為民除惡，是與否不敢遠其志。陸德明釋文：為立，上于偽切。相，息亮切。否，方有切。重意寵綏四方，盤庚底綏四方。孔穎達正義天佑土厥志　正義曰：已上數紂之罪，此言伐紂之意。上天佑助下民，不欲使之遭害，故命我為之君上，使臨政之；為之師保，使教誨之。為人君為人師者，天意如此，不可違天。我今惟其當能佑助上天，寵安四方之民，使民免於患難。今紂暴虐，無君師之道，故令我往伐之。不知伐罪之事為有罪也，為無罪也，不問有罪無罪，志在必伐，我何敢有違其本志而不伐之。傳言天全教之　正義曰：衆民不能自治，立君以治之。立君治民，乃是天意。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也。治民之謂君，教民之謂師。君既治之，師又教之，故言作之君，作之師。師謂君與民為師，非謂別置師也。傳當能至天下　正義曰：天愛下民，為立君立師者，當能佑助天意，寵安天下，不奪民之財力，不妄非理刑殺，是助天寵愛民也。傳越遠至其志　正義曰：越者，踰越超遠之義，故為遠也。武王伐紂，內責為民除害，外則以臣伐君，故疑其有罪與無罪。言已志欲為民除害，無問是之與否，不敢遠其志。言已本

志欲伐，何敢遠本志，捨而不伐也。要義：君與民為師，非別置師。見正義。黃度書說：武王以君師自任，而不能出斯民於塗炭，使日遷善遠罪，則為越厥志矣。絜齋袁燮書鈔：以臣伐君，安得謂之無罪？救民水火，非有利天下之心，又安得謂之有罪？武王以為謂之有罪乎，吾不知也；謂之無罪乎，吾不知也。有罪無罪，我皆不暇知，我惟行吾志而已矣。志者，吾之本心也。古人舉事，皆先定其志，其志一定，順而行之，罔敢越焉。故武王伐紂也，此心伐之也。曷敢有越厥志，惟湯武之征伐為然。漢高帝以匹夫得天下，猶庶幾焉。漢武帝之伐匈奴，唐太宗之伐高麗，疲中國之力以事遠夷，皆越厥志者也。況魏晉而下，欺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者，反求其本心，果若是乎？湯武之征伐，皆斷之以吾心，若初心如此，而所為則不然，是為越厥志也。拙齋林之奇全解：前言紂之所以自絕于天地鬼神矣，於是遂言已之致討以卒其伐功之意也。天之佑助下民，將欲使之各得其所，而無流離陷溺之患，則必作之君以治之，作之師以教之。君師立，然後斯民無有不得其所者。蓋君師者，所以代天而理民也。故荀子曰：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

之三本也。紂既夷其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而又失其所以為君師之道，則是三本絕矣。故武王既言遺棄其宗廟神祇之祀，而又言其失君師之道，以見其所以至於危亡者，皆其所自取也。上帝之所以立君師，惟欲其相助上帝，以寵愛綏安此四方之民而已。天既命紂以寵綏四方之任，而紂不能勝，方且荼毒斯民，故天改命文王為之君師。大勲未集，而武王纘之，則其所以相上帝以寵綏四方者，在武王不敢不勉焉。紂之有罪則伐之，無罪則赦之，不可踰越於我先王之志也。王氏曰：有罪不忘赦，無罪不忘伐，其志在乎克相上帝，寵綏四方而已，何敢越也。孟子曰：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蓋有罪於此而不能相上帝以伐之者，武王之所耻也。此說得之矣。柯山夏僎詳解：武王上既數紂罪，故此遂言我今日所以伐罪救民之意。謂紂之罪如上所言，暴虐如此，上天見其暴虐，不忍下民被害，於是佑助而命我作之君以治之，作之師以教之。天意既如此，故今日惟當助相上帝，以寵定四方之民而已。所謂相上帝綏四方者，即今日伐紂之事。紂既滅，則虐政不行，而民自安矣。武王伐紂，既欲相上帝安四方，故有紂之有罪無罪，武王其敢自任其意而妄加誅戮哉？紂有罪，則順上帝之意而伐之；若其無罪，則順上帝而赦之。或伐或赦，視上帝

之意如何耳，武王其敢逆其志而妄行哉？故曰予曷敢有越厥志。一說又謂武王上既數紂之罪，故此遂言上天立君之意，謂上天有佑助下民之意，故立之君師者，所以助上帝而安斯民。今紂為君師所為乃如此，是謂得罪於天，則天滅之。天滅之，則紂之有罪無罪與武王之當伐不當伐，皆天意也。武王豈敢違天意哉？二說皆通。黃舜卿尚書精義　無垢曰：天之愛民，如父母之愛赤子，豈容殘害如紂者在民上，恣為苛政暴刑以殺斯民哉？所以作君師以救民也。夫桀無道，則天生聰明如湯者以乂之；紂為無道，則天佑君師如武王者以救之。有桀必有湯，有紂必有武王，此自然之理也。天道茫然不可測知，使有一人其德足以為天下君，其道足以為天下師，此豈偶然哉？君師之所在，乃天所在也。上帝愛民，為君師者能寵綏四方，是乃所相上帝也。寵謂使之如意，綏謂使之得所。紂在上，四方不如意不得所者多矣，是大失上帝之心也。上帝無心，以民為心。民如意，則上帝如意；民得所，則上帝亦得所。為人主者欲尊敬上帝，宜尊敬斯民而已矣。故孟子曰：民為貴。夫知武王之心者，則以為體天救民，是武王無罪也；論武王之迹者，則以為以臣伐君，是武王有罪也。若武王之志，志在救民，以謂有罪者不敢怒也，以謂無罪者不敢喜也，不以有罪無罪之說貳

其心唯秉欲民之志直之無前雖死生不適此志也　張氏曰民之有欲
無主乃亂故天佑下民而作之君者所以治之也民之有常性而克綏厥
猷者惟后故天佑下民作之師者所以教之也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則君師之任有罪而不妄赦無罪而不妄誅其志在於克相上帝寵綏四
方非可越也　王日休曰武王於此遂以天子自任矣以文王爲受命則
已當爲天子也　林氏王氏曰見拙齋全解胡士行詳解紂之伐天也武王
何心哉陳大猷集傳愚曰君師皆一人之責漢唐賢君但知有爲君之責
不知有爲師之責致刑政徒尚教化不立抑不知師道不盡則不足以盡
君道也爲君師者當相上帝以寵愛綏安四方紂既不能當君師之任則
任君師者獨不在我乎　又曰有罪者所當伐指紂也無罪者所當赦指
當時之民其志在乎克相上帝寵綏四方而已予何敢踰越也　孟子其
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陳氏曰見陳經
詳解　仁山金履祥表註天命爲君代受之責不可違陳櫟纂疏陳氏經曰
師道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武王之意謂紂既不能當君師之責則任
君師獨不在我乎我當相天以討紂之有罪而綏定天下之無罪者所不
得而私也　語錄見晦菴書說融堂錢時書解　此下申明元后作民父母之

事王充耘主意天佑下民主寵綏四方　上天以愛民爲心故重其責於聖
人聖人以奉天爲心故致其愛於天下鄒悅道斷法天相民聖人相天皆
不過爲民而已故君之於民不惟君以長之尤必師以教之不特政事之
所加而深明教化之所及凡此者皆以愛民而措之久安長治之域耳蓋
治而教之以復其性卽綏而安之以厚其生此經綸參贊之道非特民之
所望於君而正天之所托於君也爲人君者豈可謂不能而聽斯民之自
爲之哉陳雅言卓躍此武王誓師之言在作之師截武王言天之愛
民至矣天能予人以耳目口鼻之形而不能使之無饑飲凍餒之患故立
之君養之天能賦人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不能使之無氣稟物欲之蔽故
立之師以教之爲君者當因天之所以命我爲君者其意爲何如蓋四方
之民天欲養之而吾必代之惟其能相上帝之所不及而寵綏四方之民
使無一之不得其養也是豈徒以君位而責我哉天之所以命我爲師者
其意爲安在蓋四方之民天欲教之而吾必任之惟其能相上帝之所不
及而寵綏四方之民使無一之不由於教也是豈徒以師位而尊我哉蓋
是時獨夫作亂君師之道固蔑明矣武王誓
師之際首及乎此深以君師之責含我其誰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

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書傳會選蔡氏
傳度量度也德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義宜也制事達時之宜也同力
度德同德度義意古者兵志之辭武王舉以明伐商之必克也林氏曰左
氏襄公三十一年晉魏叔曰年鈞擇賢義鈞以卜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
年鈞以德德鈞以卜蓋亦舉古人之語文勢正與此同十萬曰億紂雖有
億萬臣而有億萬心衆叛親離寡助之至力且不同況德與義乎此章傳
文係本有得於心多作有得於身十萬曰億多誤寫作百萬曰億今正之
鄒季友音釋經泰誓各天下同傳書于卷當從朱子晚年所定改爲心
子朝左傳陸音如字一音私逆各百萬曰億採應劭風俗通云十萬曰億
詩毛氏傳云萬萬曰億鄭箋云十萬曰億孔疏云方百里爲田九百萬畝
而王制云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是億爲十萬也國語韋昭註云十萬爲
億古數也秦時改制始以萬萬爲億今蔡傳云百萬爲億不知何所據然
洛誥傳又言十萬曰億則於此不應異釋也豈傳寫者之誤耶　程伯圭
曰兵法戎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
甲合共七十五人千乘之衆則用甲士三千人總七萬五千人分爲六師故

曰有臣三千也此亦可見武王之備六軍矣陳師凱旁通同力度德同德
度義意古者兵志之詞朔纂引林氏云凡勝負之理力同則有德者勝德
同則有義者勝度德猶量其惡也度義猶由直也百萬曰億朔纂引余氏言
此謂百萬曰億洛誥訓十萬曰億新安陳氏曰韋昭註楚語云十萬曰億
古數也秦改以萬萬爲億今解尚書合主十萬爲億之說百萬爲億未見
所本孔安國傳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
強揆度優劣勝負可見　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人執異心不和諧
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三千一心言同欲陸德明釋文度徒洛切下注同億
十萬曰億正誤勝負可見負作貞誤負从刀人从貝非从力也孔穎達正
義傳力鈞至可見　正義曰德者得也自得於心義者宜也動合事宜但
德在於身故言有德義施於行故言秉執武王志在養民動爲除害有君
人之明德執利民之大義與紂無者爲敵雖未交兵揆度優劣勝負可見
示以必勝之道令士衆勉力而戰也黃度書說雖有其德必觀其義武王
之行天討惟其義也故易常以時兼義而言臣億萬億萬心德義不足以
協之雖三仁亦各行其志耳臣三千惟一心德尊義正安得而二三哉雖
然伯夷叔齊猶自以爲求仁而得仁夫是以知道之難盡　仁山金履祥表

註勢不難伐理不可不伐武王恐有逆天之罪。書釋題陳氏曰力均則以德勝德均則以義勝。　石林葉氏曰同有是力足以相抗則度其德之可勝與否均為是德而不可勝矣則度其義之孰輕孰重事君以存臣道亦德也事天以救民亦德也與其存一己之臣道不若救民之大患此之謂度義董鼎輯錄纂註纂註介軒董氏曰行道有得於身身當作心按孟子曰道若大路然邵子曰道猶路也萬古在前萬世在後誰能不由此道而行凡日用事物當然之理決不可不由者是之謂道道乃衆人公共之路必須能行此道而有得於吾心然後可謂之德禮記鄉飲酒曰德者得也得於吾身也朱子暮年榜公堂取㨿於德一條改有得於身為有得於心仍俾六經用此為通例禮記其身已是切已終必曰心益見向裏下工夫耳林氏曰見拙齋全解余氏曰見參通陳氏曰見纂疏陳櫟纂疏愚按此謂百萬曰億洛誥中又謂十萬曰億韋昭註楚語云十萬曰億古數也秦改制始以萬萬為億今鮮尚書合主十萬為億之說百萬曰億未見所本林氏曰見拙齋全解介軒董氏曰見纂註杞山趙友聞主意先儒於同德度義則訓之曰德得也行道而有得於身也義宜也制事達時之宜也及於惟德惟義時乃大訓則又釋之曰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何其説之

不同歟且德足以該義矣而必舉義以配德又何歟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書傳會選蔡氏傳貫通盈滿也言紂積惡如此天命誅之今不誅紂是長惡也其罪豈不與紂鈞乎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鄒季友音釋傳長上聲孔安國傳商罪貫盈至厥罪惟鈞　紂之為惡一以貫之惡貫已滿天畢其命今不誅紂則為逆天與紂同罪陸德明釋文貫工亂切孔穎達正義傳紂之至同罪　正義曰紂之為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一以貫之其惡貫已滿矣物極則反天下欲畢其命故上天命我誅之今我不誅紂則是逆天之命無恤民之心是我與紂同罪矣猶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黄度書説貫如繩貫物之貫紂之不善非一事而同歸于亂如繩之貫物聖人之察天審矣天命在武王不能順天而討之存其罪與為惡者鈞是故此義為厲呆齋袁燮書鈔同力度德至厥罪惟鈞。　武王言吾今日之舉非苟然也吾之所以反覆籌度之者蓋至矣既度其力又度其德又度其義三者皆勝而後可一不備焉便不能成事今受雖有億萬人而人各有心我之三千人皆只一心其形雖衆其實甚寡則力與德勝矣力與德既勝又須當度其義理之如何今商罪貫盈天命誅之則義又所當為也夫義精微而難明自常人度之以臣伐君謂之不義可也然紂以逆天理之故所以天命誅之今我不奉行天罰則是我逆天理也紂不順天而得罪我不順天其罪將與之均所以伐紂之舉非吾之私意也義所當然也夫伐紂似為不義而武王乃若是觀之則知武王察之也熟矣受之人億萬心周之人惟一心學者須當致思紂何故致得人心如此武王又何故能使人心之如此只緣我之心一則人心亦一我之心不一則人之心亦不一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我所為合於義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也自然是一心所為不合於義則一人謗之一人毁之求其一心得乎黄彝卿尚書精義無垢曰行兵之道度彼度己蓋非一事也而其大體最在力德義而已力不同則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矣豈敢言兵哉或曰漢光武以八千破王莽百萬晉謝石亦以五千破苻堅百萬何力之有乎曰先王之兵不論幸而論必力雖若強而理則甚弱是可必而非幸也此又不可不知使力同矣其可戰乎曰未可也其上又有事焉其事惟何又當度彼己之德也彼德為盛則陸抗不敢犯羊祜矣使德同矣其可戰乎曰未可也其上又有事焉其事惟何曰又當度彼己之義也彼義為勝則晉文不敢犯楚衰矣使力勝而德又勝德勝

而義又勝則有前無後有進無退一戰決矣論紂之力則億萬異心而武王乃三千一心論紂之德則淫酗肆虐而武王乃聰明齊聖論紂之義則侮慢天地而武王乃救民水火以彼己度之武王之勝久矣不待牧野之戰而後為勝也使行兵者識此大體其取勝也必矣心存於利則人各有心心存於義則古今一心紂率天下於利人人快己所欲故雖有臣億萬如此之多然惟億萬心以其趨於利也武王率天下以義故雖有臣三千耳如此之少然惟一心以其趨於義也趨於利則唯知一己安知君父此紂自賊其躬也趨於義則惟知公義所在安知一己此武王所以得天下也夫人心即天心也武王之心未欲誅紂是天意猶須暇之也武王之心今誓師必往是天意必欲誅紂也武王㒤起絲毫私意以俟之是弗順此心也弗順此心是弗順天心也弗順天心是同紂為惡也闕實其罪與紂鈞耳可不畏哉　張氏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此力之有彊弱者也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此德之有吉凶者也相時之宜師出有名此義有可否者也力不同未可以論德以強弱之勢有所不侔也德不同未可以言義以吉凶之理有所未辨也故力同然後可以度德德同然後可以度義武王以一心之三千當紂之億萬心之衆則周之力為強

矣武王以世世修德比紂之貫盈之惡則周之德爲吉矣奉將天命以誅無道則周之義爲可知矣雖然武王之伐紂非出於一人之私意實天命而已天命之不從則弗順天者也弗順天則其罪與紂等矣 陳氏曰力均則以德勝德均則以義勝今紂三者皆無 呂氏曰天下事本是心人心離便是獨夫人心合便是天子民心離合都不干民事人君有以統屬之武王能統宗會元自然一心紂不能統屬自然爲獨夫只是一箇心到紂之衆如何會有許多蓋紂私心外蔽天下衆心皆無一箇總攝去處宜乎人人自有一心也孔氏曰見孔傳林氏曰見拙齋全解陳經詳解天佑下民至厥罪惟鈞 上文既數紂之惡此則武王自任之辭天之意欲有以佑助下民必立之君師以治之教之爲之君師者當相上帝以寵綏四方寵愛也綏安也天之所以望於君與君之所以答乎天無非爲民而已紂之惡如彼既不能當君師之任則當君師之任者獨不在武王乎武王既以君師任諸己是以有必往之志以我爲有罪者謂不當以臣伐君以我爲無罪者謂其當拯民於塗炭乎皆不暇問惟知不越乎我之志蓋武王之志在於順天救民而已此志一定有進而無退有出而無入同力度德同德度義聖人不計較人之勝負而論其理之曲直力同則度其德之如何德同則度其義之如何德有是非則義有可否能度義則不失其時宜矣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心只有一心安得億萬天下之理惟公與私公則至一私則萬殊紂不能使天下趨向歸一人各有心者以其私也武王所以能統攝人心皆歸於一者以其公也商罪貫盈天命誅之紂惡之貫亦已滿矣言其極於此矣天命誅之以言其理之所不容也予弗順天厥罪惟鈞此二句見得武王之知天天道眇茫聖人何自而知之以其理而知之天以君師之命界之紂紂不能任其責故天誅之而以君師之任界之武王武王於此設若謙退不居而辭其責則是逆天意也天必移其所以誅紂者而誅武王矣宜乎武王以此必往而無疑蓋其力與德與義皆天理之所寓也非於德義之外別有天也[illegible]曰[illegible]貫者串物之名即今錢貫之貫貫盈者積而至盈也古註謂惡貫已滿是矣蔡解以貫爲通恐貫通與貫滿各是一義

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

書傳會選蔡氏傳底致也冢土大社也祭社曰宜上文言縱紂不誅則罪與紂鈞故此言予小子畏天之威早夜敬懼不敢自寧受命于文王之廟告于天神地祇以爾有衆致天之罰於商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受命文考即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爲叙此先言受命文考者以伐紂之舉天本命之文王武王特稟文王之命以卒其伐功而已 鄒季友音釋傳造七到反祭名 陳師凱旁通冢土太社也祭社曰宜冢訓大社土神也故知太土爲太社孫炎爾雅注云宜者宜求見福佑也 孔安國曰予小子夙夜祇懼至底天之罰祭社曰宜冢土社也言我畏天之威告文王廟以事類告天祭社用汝衆致天罰於紂 陸德明釋文類師祭名冢中勇切底之履切重言類于上帝舜典重意以爾有衆底天之罰胤征令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湯誓亦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下篇奉予一人行天之罰 孔穎達正義傳祭社至於紂 正義曰釋天引詩云乃立冢土戎醜攸行即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曰宜求見福佑也是祭社曰宜冢訓大也社是土神故冢土社也毛詩傳云冢土大社也受命文考是告廟以行故爲告文王廟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此受命文考即是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爲次故先言帝社後言禰此以廟是已親若言家內私義然後告天故先言受命文考而後言類于上帝舜典類于上帝傳云告天及五帝此以事類告天亦當如彼也罰紂是天之意故用汝衆致天罰於紂也[illegible]受命文考告廟于冢土祭社見上[illegible]詩文王受命作周書武王受命文考一意周官太祝太師造于廟宜于社類上帝伐商王事也故師祭皆以王者之禮遣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也 絜齋袁燮書鈔武王伐紂豈輕易哉蓋有不得已焉爾湯曰慄慄危懼武王曰夙夜祇懼犯天下不韙之名爲此征伐之舉是誠可懼也觀受命文考一句則知伐商者實文王之心也後世以私意小智妄測度聖人遂以湯武之事而每致疑焉其實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伐易地則皆然武王之伐商即文王事商之心也使文王當武王之時則亦取之矣只緣當文王時紂未甚無道所以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商然而武王之伐乃受文考之命爾東坡武王論以爲武王觀兵孟津而歸紂若改立君君而尚有北面事其子孫者乎魏晉而下固有避纂弒之名而爲受禪之舉者然其後終不能兩立若是湯武不可伐只是不伐若理所當伐只得革命非吾有利天下之心也理所當然也類者祭天之名宜者祭地之名德與天似謂之類德與地合謂之宜吾今日之舉既是受命文考及祭上

上帝。而又類於上帝矣。祭冢土。而又宜于冢土矣。於是以爾有衆。底天之罰。蓋天罰所宜加。吾特從而致之。故謂之底。陳大猷集傳同 力度德至致天之伐

愚曰。惟億萬心。則其力不敵矣。商罪貫積盈溢。則其德不敵矣。天命誅之。則其義不敵矣。 唐孔氏曰。天命我誅紂。至與同罪也。見正義。呂氏曰。天理與人欲。只一箇當為與不當為。蓋紂之惡。不過為其所不當為。此即逆天。今日天既命武王伐紂。是當為也。若不往伐。則是不為其所當為。亦為逆天。其罪與紂同耳。 新安王氏曰。弗順天。則罪鈞。故早夜祗懼。類說見齊與釋文。類。師祭也。毛詩傳曰。冢土。大社也。 呂氏曰。此與湯歆告于上天神后同。 林氏曰並釋文。見拙齋全解。新安王氏曰。見孝通張氏曰。見精義。陳氏曰。見陳經詳解。孔氏曰。見孔傳。孫夫曰。見正義。

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書傳會選蔡氏傳。天矜憐於民。民有所欲。天必從之。今民欲亡紂如此。則天意可知。爾庶幾輔我一人。除其邪穢。永清四海。是乃天人合應之時。不可失也。鄒季友音釋。傳惡去聲。孔安國傳。天矜于民。民至天必從之。 矜憐也。言天除惡樹善與民同。 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 穢惡除則四海長清 時哉弗可失。 言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陸德明釋文。從之。上才容切。重意。爾尚弼予一人。湯誓。爾尚輔予一人。周官。弼予一人。史浩講義。惟受罔有悛心。至時哉弗可失。 王者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故能轉禍為福。至於列國相侵。猶以其懼而修德。不敢加兵。則變故之來。豈可以閒暇應哉。今商王既無改過之心。復安居若無事。坐致其亡也。况商之先祖莫不以祭祀為重。傳曰。商人明鬼。明鬼言尊天事祖。而弗敢慢也。柰何不肖之嗣。一切廢敗。犧牲粢盛。盡于凶盜。恬弗之問。其於外侮。又弗之懼。袁曰。吾有民心可恃。有天命可憑。殊不知天之與民。所以庇人君者。以其上能事天下能愛民而已。紂既反是。尚欲保民心天命乎。天之佑民。使之為君以立政。為師以立教。惟能輔相上帝。以寵綏其民。乃為勝任。今紂有罪無罪。予曷敢違民心哉。此見武王之應乎人也。夫力同則度其德。德同則度其義。使服事商而盡臣節。德也。使撥亂世而反之正。亦德也。同是德也。與其坐視斯民之塗炭。孰若措斯民於晏粲之世。於是可以義起矣。義之所激。理之曲直。形焉。宜乎億兆離心。不若三千之同德也。商之罪已貫通乎幽明。盈溢乎宇宙。天命誅之。予曷敢拒天命哉。此見武王之順乎天也。

順乎天而應乎人。豈敢苟居若紂乎。則夙夜祇懼。武王之心。非為己也。古者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受命於祖。受成於學。武王出師用此法也。今將爾衆而行天罰。夫豈私意。天固矜民。民有所欲。天必從之。爾但輔我。此行必當去穢德而臻永清之效矣。爾不赴功。則將有失時之悔。可不務乎。貫度書說。天矜于民。至時哉弗可失。 觀民情向背。可以占天意矣。天且亡殷。然而弼予一人。非心力之一。莫能濟也。聖人所以盡人事者。又如此。一失此時。四海又坐何時而能清。邪穢。齋東樊書鈔。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人只是一箇道理。天即民也。民之心。即天之心也。天未嘗不矜憐下民。今民皆去商而歸周。則天必從之矣。後世用兵。只是一時間掃除天下之亂。古人用兵。不止一時。所謂永清四海。自今以往。四海蓋永永清靜。以至於無窮。時哉弗可失。非曰及紂無道。乘此時汲汲而取之。如功利者之說。晉武取孫皓。以為吳人改立君。則難圖矣。此是後世之心。聖人之心不如此。天下事皆自有時。理所當為而為。即時也。理當為而不為。則謂之失時。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此蓋時之大者也。夏葛冬裘。渴飲飢食。此時之小者也。然而一道也。古之聖人。不先時。不後時。時乎未至。雖欲為之不可得。時乎已至。雖欲不為亦不可得。文王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商。時也。武王大會孟津。為此征伐之舉。亦時也。觀孟津之誓。不期而會者八百國。武王又未嘗號令與人期約。而人心翕然如此。則其時豈可失哉。時使只是這道理。易所謂時義者也。禹稷三過其門不入。顏子居於陋巷。亦只是時。學者當精講之。拙齋林之奇全解。同力度德。至時哉弗可失。 既論紂之有罪。不可以不討。故下文又論其討之必克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蓋古人有此語。武王舉之。以證其伐紂必克之事也。春秋左氏傳。襄三十一年。晉穆叔曰。年鈞擇賢。義鈞以卜。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年鈞以德。德鈞以卜。蓋亦是舉古人之言。以證其所欲為之事也。其文勢正與此同。武王舉此言者。蓋謂凡勝負之義。力同則有德者勝。德同則有義者勝。今我之伐紂。其力其德。其義皆有勝之理。紂當是時。以言其力。則億兆離心。以言其德。則為天命之所誅。故武王既言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於是遂言我國家之所以得是三者。紂之所以失是三者。以為證也。紂聚群不逞之人。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至於有億兆萬人。然而人各有心。皆懷離背之志。我周有臣三千。皆有其一心。以與上之人同其好惡。罔有二三也。紂之臣億萬。其力宜強矣。以其億萬心。故雖強而弱。武王但有臣三千。其勢弱於紂矣。以其永肩一心。故雖弱而強。商周之不敵。既以明甚。而况紂之惡貫

積盈溢見絶於天人在所必誅而我文考之德為上天之所命其於義不可不誅紂則我之所以為此孟津之衆者不惟其力之必勝而其德與義亦皆紂之所不能敵也紂之罪至於貫盈而無悛革之心故天命我國家往誅之茍釋之而不誅則厥罪惟鈞某於湯誥夏王有罪于長上帝不敢不正既詳論矣大紂之所以罔懲其侮者大抵恃其有民有命故也自武王觀之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則所謂有民不足恃也商罪貫盈天命誅之則其所謂有命者不足恃也天命已去人心已離而紂方且恬然自肆罔有悛心無有懲其侮者武王纘文王之緒適當天人之所歸則其所處之勢固不得不應天順人以拯生民之命於塗炭之中故予小子夙夜祗懼敬天之命而不敢自寧於是受伐紂之命于文考之廟又且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伐紂之事告于天地神祇而後行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禰此言受命文考即是造于禰也冢土即社也周官肆師曰類造上帝鄭氏注曰類禮依郊廟而為之蓋古者祭于昊天上帝則有郊祀之常禮茍非常祀而以其事告于天者則其禮依郊祀而為之舜受堯之禪類于上帝與此篇同是皆以事告于天而非郊祀之常禮也王制謂天子將出類于上帝是亦非常禮也是以其祭皆謂之類既以類上

帝為依郊祀而為之則宜于冢土與王制宜于社其曰宜者亦當是非祭祀之常禮權其事宜以制其禮則謂之宜也紂既弗祀矣居以失天人之心故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則所以昭吾于天地神明之心而遂與諸侯與夫御事庶士之衆渡此孟津而致天之罰於紂也昔師曠曰天之愛民甚矣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蓋天之所以立君者凡以為民而已民欲以為君天則必佑之民不欲以為君天則必棄之紂之居於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為已甚矣民之不欲以為君亦已久矣宜其為天之所斷棄也故武王於此篇之中尤致意焉篇首言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言惟聰明之君有以代天理物然後人道盡而化育之功成於是遂數紂之罪以見其不足以為父母矣既論不足以為民父母者於是又論其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克相上帝寵綏四方蓋言紂既失君師之任而天遂以之命我國家則不可不克相上帝以寵綏四方也既言其不可不伐紂矣於是又言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以見其伐之必克也其終始反覆之意大抵言天之立君而託以民紂不能副其所託而又暴虐之則其所以至於滅亡者皆其所自取非武王以私意而伐之也惟其

所以伐紂者皆本之於天命而不敢赦則爾友邦冢君庶士御事庶幾助我一人掃除紂之暴虐以永清四海蓋紂以獨夫為天下逋逃主以致四海之濁亂者誅一獨夫則惡之根本已除矣此所以能永清四海也時哉弗可失孔氏曰言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同合之時不可違失此言是也大抵聖人不能為時亦不能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為也能不失時而已孟子曰匹夫而有天下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此皆聖賢所以出處窮通之大致而孟子論之則皆謂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夫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蓋以其所遭者皆有不可失之時堯授舜以天下舜授禹以天下非輕以天下與人也天實與之矣堯舜不可失其所以與之之時也湯伐桀武王伐紂非利於取人之天下也天實奪之矣湯武不可以失其所取之時也取之與之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故韓獻子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也蓋當文王之時紂雖為不道猶有可存之理則文王率叛國以事之為知時及武王之時紂之不道無復有可存之理則武王率叛國以伐之為知時茍使文王先時而伐之武王後時而不伐則俱為不知時矣禮運曰堯授舜舜授禹湯

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此言蓋與孟子之言相為表裏（柯山夏僎詳解）武王既論紂不可不討故此又論討之必克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此蓋古有是語論料敵制勝之道也武王舉此蓋謂凡勝負之勢力同則有德者勝德同則有義者勝今紂雖有億萬之衆然紂無德義人心不歸各自異心是人雖多不足以語力非特不足以語力而以暴虐失人心則德義又烏可言哉若夫武王則異是矣雖臣三千不若億萬之衆然一心一德與億萬心故不可同日而語是人雖少而力有餘非特力有餘而得人心如此則德義又可矣故武王既言同力度德同德度義而必繼以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者正所以見力與德義紂皆不我敵而今日必勝無疑也商周不敵如此況紂之罪惡今已盈滿如繩之貫穿於物而繩以盈不可復貫罪大惡積如此故今日之誅乃命我以誅惡弔民也我其敢赦哉我若赦而不誅則不順天矣不順天則罪與紂均蓋紂之罪惟逆天意不能君民故天誅之武王敢違天意而不誅是逆天也故罪與紂同武王言此所見紂不可不伐也武王既言縱紂不誅則得罪於天故遂以予小子夙夜祗懼蓋我小子念天威可畏如此早夜祗敬恐懼不敢安居遂受命於文考之廟蓋伐紂之舉天本命於文王文王九年大勳未

集故武王卒其伐功既欲卒文王之伐功故不可不受命於文王既受命於文王必是類于上帝則告之天神也宜于冢土冢大地也謂大地也則告之地祇也上帝謂之類冢土謂之宜皆名也類則事類告之也宜則以事宜告之也既類上帝宜冢土於是遂與爾有衆之諸侯致天罰於紂然則天之所以致罰於紂者乃紂虐民民不忍荼毒上天矜憐之於是因民之所欲而罰之故曰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武王言此蓋欲見今日之事非己之私乃天之罰非天之罰乃民之欲也今日之事既是天因民欲使我奉行故爾有邦冢君御事庶士庶幾助我一人掃除紂之暴虐以永清四海可也其可不知所勉哉其所以不可不知所勉者以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故也故曰時哉不可失黃[illegible]尚書精義予小子夙夜祇懼至時哉弗可失 無垢曰以弗順天誅紂則武王之罪與紂同所以武王夙夜祇懼而不敢已是以以此意告于鬼神皇天后上而以爾有衆致天罰於紂也致天之罰以言非出私己也夫天之伐紂豈諄諄然命武王我視民之所欲而已民不堪紂之暴虐如在湯火中日夜欲去紂之心如決疣潰癰民之心如此武王之心亦如此天以民為心民心如此則天之心可知矣何以知天之心如此哉天矜于民民之所欲

天豈有不從乎於是武王告友邦冢君及御事庶士以天意如此弗可已也予一人意已決矣爾單庶幾翊助我以成此大功蓋凡舉事莫不有時欲四海永清顧難得其時耳今天意將清四海此時豈可失也蓋紂之所為貫腥臊宇宙穢濁天地去紂一人則四海永清矣 張氏曰紂為無道之甚武王以天命行天討可以無畏矣猶曰夙夜祇懼者蓋人之所畏不得不畏不畏者己也畏之者所以同於人也 呂氏曰天於民甚親得天人之際處源清則流清紂是源頭去得紂便是永清四海時不可失是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之意林氏韓獻子曰且也拙齋全解陳經詳解夙夜祇懼所以見武王之心即敬心也紂之惡在於弗敬上天文王之德在於肅將天威武王之德在於夙夜祇懼敬與不敬而聖愚分焉使武王於此知天命人心之歸己而遂泰然自足豈所以為武王哉惟祇懼之心有加無已故受命文考者受伐商之命也類上帝宜冢土者告于天神與社之神而後行參之天地而不悖質之鬼神而無疑者類與宜皆祭之名以爾有衆致天之罰則非武王之私意矣觀三篇之書大率以天為言且以武王之聖紂之不肖不待較而天淵矣民之歸周而叛商不待告諭而影響矣今也天之一辭叮嚀告戒置之於口舌牙頰有所不言言之而天不能釋武

王非過慮者歟余於此可見武王之心雖去之千百載即其言而默思之其齋嚴肅敬溫清淳和謂之夙夜祇懼詎不信然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道高遠難測武王言之如是其曉然者後世以天人為二理故以天自天民自民聖人以天人為一致惟以民情之好惡見天意之從違民之所欲即天之所從也孟津之會八百諸侯此豈人力也哉爾尚弼輔我一人永清四海蓋君者源也民者流也源清則流必清源濁則流必濁今若去紂之惡是清其源而天下皆清矣故曰永清有禮義廉潔之風清也無盜竊濫僭之風非清乎有推辭揖遜之心清也無貪婪鬬奪之心非清乎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是亦伯夷之清聞其風者亦莫不清然也時哉不可失聖人不能為時亦不失時時者當其可之謂也武王此舉亦為時措之宜而已此即度義也甚矣時之難知也惟聖人為能知之使武王而居文王之世則當服事商蓋服事商者時也使武王當堯舜之世則當揖遜揖遜者亦時也今武王之伐商以謂時哉不可失豈非伐商者乃武王之所謂時者乎故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胡士行詳解同力度德至時哉弗可失 時哉見武王見天時灼然不可失所謂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之時非後世所謂乘機會赴事功之比也 陳大猷集傳

天矜于民至時哉弗可失。 愚曰矜與天亦哀于四方民之意同。 葉氏曰紂穢德濁亂天下故伐紂為清四海。三山陳氏曰見陳經詳解 呂氏曰見胡士行詳解。仁山金履祥表注終承天為君之責王天與纂傳天佑下民至時哉弗可失。 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以下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傳。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名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 張氏曰知武王者以為體天救民是武王無罪也。罪武王者以為以臣伐君是武王有罪也。武王志在救民。不以有罪無罪二其心。惟救民之志不適也。 呂氏曰事不過公私兩端計較利害者私也。稱量德義者公也。 鄭氏曰鈞與均同平也。真氏曰常固正也。變而不失其正。是亦常而已矣。湯武所處乃君臣之變也桀紂之暴使非湯武出而征之則生民之類將靡滅而後已。又豈湯武之心哉故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曰予不順天厥罪惟鈞。 呂氏曰此見天之與民甚親。仲舒所謂天人之際也。 陳氏曰武王伐紂不崇朝而會朝清明。蓋汰其濁則清者自見。林氏曰見拙齋全解。漢孔氏曰見孔傳。朱子曰見晦菴書說。唐孔氏曰見正義。呂氏曰見胡士行詳解。禮運

曰也拙本今能䵎室錢時書解同力度德至時我弗可失紂之罪如縺之穿物其貫已滿不可復加薛季宣古文訓惟十亠弍季旹大鸴亏盟顜王曰嗟我友冨冢君越我馭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墬万物父母惟人萬物𡰥靈亶聰明𨑒元后元后𨑒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夅𡿪下民沈湎冒色敢行𣦼虐辠人㠯族官人㠯𠁼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㠯殘害亏尒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畏大勛未集肆予小子發㠯尒友冨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氒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亏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亓侮天佑下民𨑒出君𨑒出師惟亓克相上帝寵綏三方有辠亡辠予曷敢有越氒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弌心商辠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氒辠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亏上帝宜亏冢土㠯尒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亏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尒尚弼予弌人永清三海旹才弗可失　書序作十一年泰誓作十三年二者必有一誤說者謂虞芮質厥成為文王受命稱王之歲引九年大統未集為文王崩於九年武王伐紂之十三年為通數文王之年按孔子稱文王能服事殷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以無臣為有臣謂之欺天文王

之未嘗稱王明甚書云九年作西伯之後爾自古未有嗣君通數先君之數者書十三年武王之十三年也友邦同好之國也冢君允有冢土者也御事百執事也庶士諸軍也萬物之生莫不亶天地之性人為物中之貴以靈於萬物而能輔相財成之也誠有聰明之主可以代天理物則可以長人而為民之父母商王慢神虐民荒于酒色恣為威虐之政則何以代天而子民乎古有世賞無世官罪人不孥茲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官人以世非復惟其賢也罪人以族延及于無辜矣窮竭天下以奉淫侈之好其罪已大至忠賢之炮烙胎孕之刳視天理滅矣文王之作固天之厭商而建其代德武王戡黎觀政以成文王之事儆以天之威罪猶庶幾乎改之紂乃安處不悛方謂祀之無益容民盜其犧牲粢盛而稱其有命在天不以有侮為戒無道日甚可不致天之罰乎天置君以為民師所以佐佑之也君師之職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而使天下舉安者也是故秩有德為天命誅有罪為天討有罪無罪皆天而不人其厚薄輕重固不可高下其心而有錙銖之差也料敵之法力均校德德均校義以紂之惡不德不義雖有天下之衆人各有心周財有三千人皆無二志力之不等德義固不侔矣度德量力固兵家之至計明紂之無助所以開其人也商周之不敵不待乎量力而應武王大勇如是寧有意於滔商乎紂罪貫盈受天命而誅之人心不謀而同所以為伐商之德也貫盈滿極也惡極當討而不討非所以奉天也不順乎天不應乎人而惟惡德之存是亦天之罪人也受命文考猶唐虞之禪受終受命之事蓋始王也類上帝之祭也冢土社也宜社之祭也即位而後伐商所以代天行討也湯武既王而後征伐君臣道絕而後可以討罪人也天道不可見因乎人心而知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視聽在人昭假如響是謂惟民之欲為天之矜民也永清四海與天下更始也除其凶德而後海宇寧一所謂永也紂存一日天下有一日之害一時有一時之害時不可失恐其貽害也泰古太字受古紂字孟津在河陽溫縣界朱祖義句解泰誓舊所標題惟十有三年春正月戊午即是序所謂十有一年一月戊午也前言十二此言十三蓋傳寫之誤也周以十一月建子為正月言春者蓋紀改正朔以所建之月為春也大會于孟津大會諸侯於孟津而將渡王曰武王誓衆言嗟我友邦冢君嗟嘆我同志之邦大君諸侯越我御事庶士及我周治事之臣與衆士之賤者明聽誓明聽我誓言惟天地萬物父母惟天地化生萬物為之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人稟五行之秀氣備五常之正性為萬物之最靈亶

聰明天地於人之中又擇誠有此聰明之資者作元后使為大君可救生民元后作民父母大君又為民之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武王數紂之罪以先上天之意紂不敬上天之付托降災下民降災罪於下民沈湎冒色沈湎于酒貪冒于色敢行暴虐敢行酷暴虐殺無辜罪人以族以罪加人誅及族類官人以世以官使人延及于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修所居宮室臺則積土為之榭又臺上有屋者陂則障水使不流池則掘地以停水侈服則華其衣服凡此皆役民之力斂民之財以為之以殘害于爾萬姓以此殘害于爾萬民焚炙忠良忠良加以炮烙之刑使不敢言刳剔孕婦孕婦則刳剔其腹去而生骨以視其胎皇天震怒惟紂惡情不可掩罪大不可解故天怒其所為命我文考乃命我文考之父文王肅將天威敬行天威命以伐之大勳未集大功未有所成肆予小子發武王自稱小子發武王名故我於十有一年以爾友邦冢君與爾同心之友長君諸侯觀政于商共觀商政欲紂改過而歸於善惟紂罔有悛心惟受遂至十一年之久無悛改之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乃平居不祀天地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又遺棄先世宗廟而不祀犧牲粢盛凡國家所畜之牲之犧牛羊豕之牲黍稷曰粢在器曰盛既于凶盜盡為凶人所盜乃曰方且自

拜而言。吾有民有命。我下有人民可賴以安，上有天命可恃以存。罔懲其侮。更不懲創海侵之心。天佑下民。武王既數紂罪，故遂言我今日所以伐罪救民之意。於是上天佑助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命我作君以治之，作師以教之。惟其克相上帝。惟我今日能相助上天。寵綏四方。寵愛綏安四方之民。有罪無罪。紂之有罪，當順上帝之意而伐之。若其無罪，當順上帝之意而赦之。或伐或赦，但視上天之志如何。予曷敢有越厥志。我何敢有違上帝之志而妄行哉。同力度德。凡欲征戰之事，力同則料度其德，有德者勝。同德度義。德同則料度其義，有義者勝。受有臣億萬。今受有臣十千萬。惟億萬心。其心不一。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心一所以見力與德義。紂嘗不我敵也。商罪貫盈。紂罪惡如繩之貫物，繩亦盈滿。天命誅之。故天命我誅之。予弗順天，我若不順天誅之，厥罪惟鈞。其得罪於天與紂同。予小子夙夜祗懼。我於是早夜祗敬畏懼，不敢安居。受命文考。受命于我文德之父文王。類于上帝。以物之類天者祀天也。宜于冢土。祭社曰宜，冢土社神也。以爾有衆。遂以爾有衆之諸侯。底天之罰。致天之罰於紂。天矜于民。上天實矜憐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民欲罰紂，天必從而罰之。爾尚弼予一人。爾有邦冢君、御事庶士、庶衆輔弼我一人。掃除紂之暴虐。永清四海。以長清四海。如源清則流清。今欲去紂之惡，是清其源，而天下皆清矣。時哉弗可失。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五百九十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韓雅
圈點監生臣喬承華
臣歐陽卿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六百二十九 二寘

世 皇極經世書三十

皇極經世

辰日聲入闢
舌 ○ ○ 岳 日
○ ○ ● ● ●
辰日聲七下唱地之 用音一百五十二是
謂入聲闢音入聲 闢音一千六十四

辰月聲入闢
入 ○ ○ 霍 骨
○ 十 ● ● ●
辰月聲七下唱地之 用音一百五十二是
謂入聲翕音入聲 翕音一千六十四

辰星聲入闢
○ ○ ○ 六 德
○ ○ ● ● ●
辰星聲七下唱地之 用音一百五十二是
謂入聲闢音入聲 闢音一千六十四

辰辰聲入翕
○ ○ 玉 北
○ 妾 ● ● ○
辰辰聲七下唱地之 用音一百五十二是
謂入聲翕音入聲 翕音一千六十四

觀物篇之四十七
石水音闢清
癸 血 一 飛 必 ■
■ ■ ■ ■ ■ ■
石水音五上和天之 用聲一百一十二是
謂闢音清聲闢 音清聲五百六十

觀物篇之四十八
石火音闢濁
揆 賢 寅 吹 阜 ■
■ ■ ■ ■ ■ ■
石火音五上和天之 用聲二百一十二是
謂闢音濁聲闢 音濁聲五百六十

觀物篇之四十九
石土音闢清
弃 □ 米 尾 匹 ■
■ ■ ■ ■ ■ ■
石土音三上和天之 用聲二百一十二是
謂闢音清聲闢 音清聲五百六十

觀物篇之五十
石石音闢濁
蚪 光 民 未 規 ■
■ ■ ■ ■ ■ ■
石石音五上和天之 用聲一百一十二是
謂闢音濁聲闢 音濁聲五百六十

辰日聲入之一闢
闢音清和律一之一

一音 一聲
多癸 可癸 个癸 舌癸
禾癸 火癸 化癸 八癸
開癸 宰癸 愛癸 ○癸
回癸 每癸 退癸 ○癸

一音 三聲
良癸 兩癸 向癸 ○癸
光癸 廣癸 況癸 ○癸
丁癸 井癸 亘癸 ○癸
兄癸 永癸 瑩癸 ○癸

一音 三聲
千癸 典癸 旦癸 ○癸
元癸 犬癸 半癸 ○癸
臣癸 引癸 艮癸 ○癸
君癸 允癸 巽癸 ○癸

一音 四聲
刀癸 早癸 孝癸 岳癸
毛癸 寶癸 報癸 霍癸
牛癸 斗癸 奏癸 六癸
○癸 ○癸 ○癸 玉癸

石水音闢之一清
入聲闢唱呂一之一

一音 一聲
古古 古甲 古九 古癸
古□ 古□ 古近 古揆
古坤 古巧 古丘 古弃
古□ 古□ 古乾 古蚪

二音 一聲
古黑 古花 古香 古血
古黃 古華 古雄 古賢
古五 古瓦 古仰 古□
古吾 古牙 古月 古堯

三音 一聲
古安 古亞 古乙 古一
古□ 古爻 古王 古寅
古母 古馬 古美 古米
古目 古皃 古眉 古民

四音 一聲
古夫 古法 古□ 古飛
古父 古凡 古□ 古吠
古武 古晚 古□ 古尾
古文 古万 古□ 古未

一音　五聲

妻癸　子癸　四癸　日癸
衰癸　○癸　帥癸　骨癸
○癸　○癸　○癸　德癸
龜癸　水癸　貴癸　北癸

一音　六聲

宮癸　孔癸　衆癸　○癸
龍癸　甬癸　用癸　○癸
魚癸　鼠癸　去癸　○癸
烏癸　虎癸　兎癸　○癸

五音　一聲

古卜　古百　古丙　古必
古步　古白　古備　古鼻
古普　古朴　古品　古匹
古旁　古排　古平　古瓶

六音　一聲

古東　古丹　古帝　古■
古兌　古大　古弟　古■
古土　古貪　古天　古■
古同　古覃　古田　古■

一音　七聲

心癸　審癸　禁癸　○癸
○癸　○癸　○癸　十癸
男癸　坎癸　欠癸　○癸
○癸　○癸　○癸　妾癸

一音　八聲

●癸　●癸　●癸　●癸
●癸　●癸　●癸　●癸
●癸　●癸　●癸　●癸
●癸　●癸　●癸　●癸

七音　一聲

古乃　古妳　古女　古■
古內　古南　古年　古■
古老　古冷　古呂　古■
古鹿　古犖　古离　古■

八音　一聲

古走　古哉　古足　古■
古自　古在　古匠　古■
古草　古采　古七　古■
古曹　古才　古全　古■

一音　九聲

●癸　●癸　●癸　●癸
●癸　●癸　●癸　●癸
●癸　●癸　●癸　●癸
●癸　●癸　●癸　●癸

一音　十聲

●癸　●癸　●癸　●癸
●癸　●癸　●癸　●癸
●癸　●癸　●癸　●癸
●癸　●癸　●癸　●癸

九音　一聲

古思　古三　古星　古■
古寺　古□　古象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十音　一聲

古■　古山　古手　古■
古■　古士　古石　古■
古■　古□　古耳　古■
古■　古□　古二　古■

閑音清和律一之二

二音　一聲

多血　可血　个血　古血
禾血　火血　化血　八血
開血　宰血　愛血　○血
回血　每血　退血　○血

二音　二聲

良血　兩血　向血　○血
光血　廣血　況血　○血
丁血　井血　亘血　○血
兄血　永血　瑩血　○血

十一音　一聲

古■　古莊　古震　古■
古■　古乍　古□　古■
古■　古叉　古赤　古■
古■　古崇　古辰　古■

十二音　二聲

古■　古卓　古中　古■
古■　古宅　古直　古■
古■　古坼　古丑　古■
古■　古茶　古呈　古■

入聲關唱呂一之二

二音一聲

○古 ○甲 ○九 ○癸
○□ ○□ ○近 ○揆
○坤 ○巧 ○丘 ○弃
○□ ○□ ○乾 ○虯

二音二聲

○黑 ○花 ○香 ○血
○黃 ○華 ○雄 ○賢
○五 ○瓦 ○仰 ○□
○吾 ○牙 ○月 ○堯

二音三聲

千血 典血 旦血 ○血
元血 犬血 半血 ○血
臣血 引血 艮血 ○血
君血 允血 巽血 ○血

二音四聲

刀血 早血 孝血 岳血
毛血 寶血 報血 霍血
牛血 斗血 奏血 六血
○血 ○血 ○血 玉血

三音二聲

○安 ○亞 ○乙 ○一
○□ ○爻 ○王 ○寅
○母 ○馬 ○美 ○米
○目 ○皃 ○眉 ○民

四音二聲

○夫 ○法 ○□ ○飛
○父 ○凡 ○□ ○吠
○武 ○晚 ○□ ○尾
○文 ○万 ○□ ○未

二音五聲

妻血 子血 四血 日血
衰血 ○血 帥血 骨血
○血 ○血 ○血 德血
龜血 水血 貴血 北血

二音六聲

宮血 孔血 衆血 ○血
龍血 甬血 用血 ○血
魚血 鼠血 去血 ○血
烏血 虎血 兔血 ○血

五音二聲

○卜 ○百 ○丙 ○必
○步 ○白 ○葡 ○鼻
○普 ○朴 ○品 ○匹
旁 排 平 瓶

六音二聲

○東 ○丹 ○帝 ○■
○兑 ○大 ○弟 ○■
○土 ○貪 ○天 ○■
○同 ○覃 ○田 ○■

二音七聲

心血 審血 禁血 ○血
○血 ○血 ○血 十血
男血 坎血 欠血 ○血
○血 ○血 ○血 妾血

二音八聲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七音二聲

○乃 ○妳 ○女 ○■
○内 ○南 ○年 ○■
○老 ○冷 ○吕 ○■
○鹿 ○犖 ○离 ○■

八音二聲

○走 ○哉 ○足 ○■
○自 ○在 ○匠 ○■
○草 ○采 ○七 ○■
○曹 ○才 ○全 ○■

二音九聲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二音十聲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闢音清和律一之三

三音一聲

四一	開一	禾一	多一
每一	宰一	火一	可一
退一	愛一	化一	个一
○一	○一	八一	舌一

三音二聲

光一	丁一	兄一	良一
永一	井一	廣一	兩一
瑩一	亘一	況一	向一
○一	○一	○一	○一

三音三聲

君一	臣一	元一	千一
允一	引一	犬一	典一
巽一	艮一	半一	旦一
○一	○一	○一	○一

三音四聲

○一	牛一	毛一	刀一
○一	斗一	寶一	早一
○一	奏一	報一	孝一
玉一	六一	霍一	岳一

九音二聲

○□	○□	○寺	○思
○□	○□	○□	○三
○□	○□	○衣	○星
○■	○■	○■	○■

十音二聲

○■	○■	○■	○■
○□	○□	○土	○山
○二	○耳	○石	○十
○■	○■	○■	○■

十一音二聲

○■	○■	○■	○■
○崇	○叉	○乍	○莊
○辰	○赤	○□	○震
○■	○■	○■	○■

十二音二聲

○■	○■	○■	○■
○茶	○坼	○宅	○卓
○呈	○丑	○直	○中
○■	○■	○■	○■

三音五聲

龜一	○一	衰一	妻一
水一	○一	○一	子一
貴一	○一	帥一	四一
北一	德一	骨一	日一

三音六聲

烏一	魚一	龍一	宮一
虎一	鼠一	甬一	孔一
兎一	去一	用一	衆一
○一	○一	○一	○一

三音七聲

○一	男一	○一	心一
○一	坎一	○一	審一
○一	欠一	○一	禁一
妾一	○一	十一	○一

三音八聲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入聲闢唱呂一之三

一音三聲

○□	○坤	○□	○古
○□	○巧	○□	○甲
○乾	○丘	○近	○九
○虯	○棄	○揆	○癸

二音三聲

○吾	○五	○黃	○黑
○牙	○瓦	○華	○花
○月	○仰	○雄	○香
○堯	○□	○賢	○血

三音三聲

○目	○母	○□	○安
○皃	○馬	○爻	○亞
○眉	○美	○王	○乙
○民	○米	○寅	○一

四音三聲

○文	○武	○父	○夫
○万	○晚	○凡	○法
○□	○□	○□	○□
○未	○尾	○吠	○飛

三音五聲

○卜 ○百 ○丙 ○必
○步 ○白 ○備 ○鼻
○普 ○朴 ○品 ○匹
○旁 ○排 ○平 ○瓶

三音六聲

○東 ○丹 ○帝 ○■
○兌 ○大 ○弟 ○■
○土 ○貪 ○天 ○■
○同 ○覃 ○田 ○■

三音七聲

○乃 ○妳 ○女 ○■
○內 ○南 ○年 ○■
○老 ○冷 ○呂 ○■
○鹿 ○犖 ○离 ○■

三音八聲

○走 ○哉 ○足 ○■
○自 ○在 ○匠 ○■
○草 ○采 ○七 ○■
○曹 ○才 ○全 ○■

三音九聲

●— ●— ●— ●—
●— ●— ●— ●—
●— ●— ●— ●—
●— ●— ●— ●—

三音十聲

●— ●— ●— ●—
●— ●— ●— ●—
●— ●— ●— ●—
●— ●— ●— ●—

閉音清和律一之四

四音一聲

多飛 可飛 个飛 舌飛
禾飛 火飛 化飛 八飛
開飛 宰飛 愛飛 ○飛
回飛 每飛 退飛 ○飛

四音二聲

良飛 兩飛 向飛 ○飛
光飛 廣飛 況飛 ○飛
丁飛 井飛 亘飛 ○飛
兄飛 永飛 瑩飛 ○飛

四音三聲

十飛 典飛 旦飛 ○飛
元飛 犬飛 半飛 ○飛
臣飛 引飛 艮飛 ○飛
君飛 允飛 巽飛 ○飛

四音四聲

刀飛 早飛 孝飛 岳飛
毛飛 寶飛 報飛 霍飛
牛飛 斗飛 奏飛 六飛
○飛 ○飛 ○飛 玉飛

九音三聲

○思 ○三 ○星 ○■
○寺 ○□ ○象 ○■
○□ ○□ ○□ ○■
○□ ○□ ○□ ○■

十音三聲

○■ ○山 ○手 ○■
○■ ○士 ○石 ○■
○■ ○□ ○耳 ○■
○■ ○□ ○二 ○■

四音五聲

妻飛 子飛 四飛 日飛
衰飛 ○飛 帥飛 骨飛
○飛 ○飛 ○飛 德飛
龜飛 水飛 貴飛 北飛

四音六聲

宮飛 孔飛 眾飛 ○飛
龍飛 甬飛 用飛 ○飛
魚飛 鼠飛 去飛 ○飛
烏飛 虎飛 兔飛 ○飛

十一音三聲

○■ ○莊 ○震 ○■
○■ ○乍 ○□ ○■
○■ ○叉 ○赤 ○■
○■ ○崇 ○辰 ○■

十二音三聲

○■ ○卓 ○中 ○■
○■ ○宅 ○直 ○■
○■ ○坼 ○丑 ○■
○■ ○茶 ○呈 ○■

入聲闢唱呂一之四

一音四聲

岳□	岳坤	岳□	岳古
岳□	岳巧	岳□	岳甲
岳乾	岳丘	岳近	岳九
岳蚪	岳弃	岳揆	岳癸

二音四聲

岳吾	岳五	岳黄	岳黑
岳牙	岳瓦	岳華	岳花
岳月	岳仰	岳雄	岳香
岳堯	岳□	岳賢	岳血

三音四聲

岳目	岳母	岳□	岳安
岳皃	岳馬	岳爻	岳亞
岳眉	岳美	岳王	岳乙
岳民	岳米	岳寅	岳一

四音四聲

岳文	岳武	岳父	岳夫
岳万	岳晚	岳凡	岳法
岳□	岳□	岳□	岳□
岳未	岳尾	岳吠	岳飛

七音四聲

○飛	男飛	○飛	心飛
○飛	坎飛	○飛	響飛
○飛	丈飛	○飛	禁飛
妾飛	○飛	十飛	○飛

八音四聲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九音四聲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十音四聲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闢音清和律一之五

五音一聲

回必	開必	本必	多必
母必	宰必	大必	可必
退必	愛必	化必	个必
○必	○必	八必	舌必

五音二聲

兄必	丁必	光必	良必
永必	井必	廣必	兩必
瑩必	亘必	況必	向必
○必	○必	○必	○必

五音三聲

君必	臣必	元必	千必
允必	引必	犬必	典必
巽必	艮必	半必	旦必
○必	○必	○必	○必

五音四聲

○必	牛必	毛必	刀必
○必	斗必	寶必	早必
○必	奏必	報必	孝必
玉必	六必	霍必	岳必

五音四聲

岳普	岳普	岳步	岳卜
岳排	岳朴	岳白	岳百
岳平	岳品	岳備	岳丙
岳瓶	岳匹	岳鼻	岳必

六音四聲

岳同	岳土	岳兌	岳東
岳覃	岳貪	岳大	岳丹
岳田	岳天	岳弟	岳帝
岳■	岳■	岳■	岳■

七音四聲

岳鹿	岳老	岳內	岳乃
岳犖	岳冷	岳南	岳妳
岳离	岳呂	岳年	岳女
岳■	岳■	岳■	岳■

八音四聲

岳曹	岳草	岳自	岳走
岳才	岳采	岳在	岳哉
岳全	岳七	岳匠	岳足
岳■	岳■	岳■	岳■

五音五聲

龜必 ○必 衰必 妻必
水必 ○必 ○必 子必
貴必 ○必 帥必 四必
北必 德必 骨必 日必

五音六聲

烏必 魚必 龍必 宮必
虎必 巢必 甬必 孔必
兔必 去必 用必 衆必
○必 ○必 ○必 ○必

九音四聲

岳□ 岳□ 岳寺 岳思
岳□ 岳□ 岳□ 岳三
岳□ 岳□ 岳象 岳星
岳■ 岳■ 岳■ 岳■

十音四聲

岳■ 岳■ 岳■ 岳■
岳□ 岳□ 岳土 岳山
岳二 岳耳 岳石 岳手
岳■ 岳■ 岳■ 岳■

五音七聲

●必 男必 ○必 心必
●必 坎必 ○必 審必
●必 欠必 ○必 禁必
妄必 ○必 十必 ○必

五音八聲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十一音四聲

岳■ 岳■ 岳■ 岳■
岳崇 岳乂 岳乍 岳莊
岳辰 岳赤 岳□ 岳震
岳■ 岳■ 岳■ 岳■

十二音四聲

岳■ 岳■ 岳■ 岳■
岳茶 岳坼 岳宅 岳卓
岳呈 岳丑 岳直 岳中
岳■ 岳■ 岳■ 岳■

五音九聲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五音十聲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入聲闢唱呂一之五

一音五聲

日□ 日坤 日□ 日古
日□ 日巧 日□ 日甲
日乾 日丘 日近 日九
日蚪 日弃 日揆 日癸

二音五聲

日吾 日五 日黄 日黑
日牙 日瓦 日華 日花
日月 日仰 日雄 日香
日堯 日□ 日賢 日血

閉音清和律一之六

六音一聲

田■ 開■ 禾■ 多■
每■ 宰■ 火■ 可■
退■ 愛■ 化■ 个■
○■ ○■ 八■ 古■

六音二聲

兄■ 丁■ 光■ 良■
永■ 井■ 廣■ 兩■
瑩■ 亘■ 況■ 向■
○■ ○■ ○■ ○■

三音五聲

日目 日母 日■ 日安
日兒 日馬 日爻 日亞
日眉 日美 日王 日乙
日民 日米 日寅 日一

四音五聲

日文 日武 日父 日夫
日万 日晚 日凡 日法
日□ 日□ 日□ 日□
日未 日尾 日吠 日飛

六音　三聲

十■典■旦■○■
元■犬■半■○■
臣■引■艮■○■
君■允■巽■○■

六音　四聲

刀■早■孝■岳■
毛■寶■報■霍■
牛■斗■奏■六■
○■○■○■玉■

五音　五聲

日卜日百日丙日必
日步日白日葡日鼻
日普日朴日品日匹
日旁日排日平日瓶

六音　五聲

日東日丹日帝日■
日兌日大日第日■
日土日貪日天日■
日同日覃日田日■

六音　五聲

妻■子■四■日■
衰■○■帥■骨■
○■○■○■德■
龜■水■貴■北■

六音　六聲

宮■孔■眾■○■
龍■甬■用■○■
魚■鼠■去■○■
烏■虎■兔■○■

七音　五聲

日乃日妳日女日■
日內日南日年日■
日老日冷日呂日■
日鹿日犖日离日■

八音　五聲

日走日哉日足日■
日自日在日匠日■
日草日采日七日■
日曹日才日全日■

六音　七聲

心■審■禁■○■
○■○■○■十■
男■坎■欠■○■
○■○■○■妾■

六音　八聲

●■●■●■●■
●■●■●■●■
●■●■●■●■
●■●■●■●■

九音　五聲

日思日三日星日■
日寺日□日象日■
日■日■日■日■
日■日■日■日■

十音　五聲

日■日山日手日■
日■日士日石日■
日■日□日耳日■
日■日□日二日■

六音　九聲

●■●■●■●■
●■●■●■●■
●■●■●■●■
●■●■●■●■

六音　十聲

●■●■●■●■
●■●■●■●■
●■●■●■●■
●■●■●■●■

十一音　五聲

日■日莊日震日■
日■日乍日□日■
日■日又日赤日■
日■日崇日辰日■

十二音　五聲

日■日卓日中日■
日■日宅日直日■
日■日坼日丑日■
日■日茶日呈日■

閉音清和律一之七

七音一聲
多■可■个■古■
禾■火■化■八■
開■宰■愛■○■
回■每■退■○■

七音二聲
良■兩■向■○■
光■廣■況■○■
丁■井■亘■○■
兄■永■瑩■○■

七音三聲
千■典■旦■○■
元■犬■半■○■
臣■引■艮■○■
君■允■巽■○■

七音四聲
刀■早■孝■岳■
毛■寶■報■霍■
牛■斗■奏■六■
○■○■○■玉■

入聲闢唱呂一之六

一音六聲
○古○甲○九○癸
○□○□○近○揆
○坤○巧○丘○弃
○□○□○乾○虯

二音六聲
○黑○花○香○血
○黃○華○雄○賢
○五○瓦○仰○□
○吾○牙○月○堯

三音六聲
○安○亞○乙○一
○□○爻○王○寅
○母○馬○美○米
○目○皃○眉○民

四音六聲
○夫○法○□○飛
○父○凡○□○吠
○武○晚○□○尾
○文○万○□○未

七音五聲
妻■子■四■日■
衰■○■帥■骨■
○■○■○■德■
龜■水■貴■北■

七音六聲
宮■孔■衆■○■
龍■甬■用■○■
魚■鼠■去■○■
烏■虎■兔■○■

七音七聲
心■審■禁■○■
○■○■○■十■
男■坎■欠■○■
○■○■○■妾■

七音八聲
●■●■●■●■
●■●■●■●■
●■●■●■●■
●■●■●■●■

五音六聲
○卜○百○丙○必
○步○白○備○鼻
○普○朴○品○匹
○旁○排○平○瓶

六音六聲
○東○丹○帝○■
○兌○大○弟○■
○土○貪○天○■
○同○覃○田○■

七音六聲
○乃○妳○女○■
○內○南○年○■
○老○冷○呂○■
○鹿○犖○離○■

八音六聲
○走○哉○足○■
○自○在○匠○■
○草○采○七○■
○曹○才○全○■

七音九聲

●■ ●■ ●■ ●■
●■ ●■ ●■ ●■
●■ ●■ ●■ ●■
●■ ●■ ●■ ●■

九音六聲

○思 ○三 ○星 ○■
○寺 ○□ ○象 ○■
○□ ○□ ○□ ○■
○□ ○□ ○□ ○■

七音十聲

●■ ●■ ●■ ●■
●■ ●■ ●■ ●■
●■ ●■ ●■ ●■
●■ ●■ ●■ ●■

十音六聲

○■ ○山 ○手 ○■
○■ ○土 ○石 ○■
○■ ○□ ○耳 ○■
○■ ○□ ○二 ○■

闢音清和律一之八

八音一聲

多■ 可■ 个■ 舌■
禾■ 火■ 化■ 八■
開■ 宰■ 愛■ ○■
回■ 每■ 退■ ○■

八音二聲

良■ 兩■ 向■ ○■
光■ 廣■ 况■ ○■
丁■ 井■ 亘■ ○■
兄■ 永■ 瑩■ ○■

十一音六聲

○■ ○莊 ○震 ○■
○■ ○乍 ○□ ○■
○■ ○叉 ○赤 ○■
○■ ○崇 ○辰 ○■

十二音六聲

○■ ○卓 ○中 ○■
○■ ○宅 ○直 ○■
○■ ○坼 ○丑 ○■
○■ ○茶 ○呈 ○■

入聲闢唱呂一之七

八音三聲

千■ 典■ 旦■ ○■
元■ 犬■ 半■ ○■
臣■ 引■ 艮■ ○■
君■ 允■ 巽■ ○■

八音四聲

刀■ 早■ 孝■ 岳■
毛■ 寶■ 報■ 霍■
牛■ 斗■ 奏■ 六■
○■ ○■ ○■ 玉■

一音七聲

○古 ○甲 ○九 ○癸
○□ ○□ ○近 ○揆
○坤 ○巧 ○丘 ○弃
○□ ○□ ○乾 ○虯

二音七聲

○黑 ○花 ○香 ○血
○黄 ○華 ○雄 ○賢
○五 ○瓦 ○仰 ○□
○吾 ○牙 ○月 ○堯

八音五聲

妾■ 子■ 四■ 日■
衰■ ○■ 帥■ 骨■
○■ ○■ ○■ 德■
龜■ 水■ 貴■ 北■

八音六聲

宮■ 孔■ 衆■ ○■
龍■ 甬■ 用■ ○■
魚■ 鼠■ 去■ ○■
烏■ 虎■ 兔■ ○■

三音七聲

○安 ○亞 ○乙 ○一
○□ ○丈 ○王 ○寅
○母 ○馬 ○美 ○米
○目 ○兒 ○眉 ○民

四音七聲

○夫 ○法 ○□ ○飛
○父 ○凡 ○□ ○吠
○武 ○晚 ○□ ○尾
○文 ○万 ○□ ○未

八音七聲

心■	○■	男■	○■
審■	○■	坎■	○■
禁■	○■	欠■	○■
○■	十■	○■	妄■

八音八聲

●■	●■	●■	●■
●■	●■	●■	●■
●■	●■	●■	●■
●■	●■	●■	●■

五音七聲

○卜	○步	○普	○旁
○百	○白	○朴	○排
○丙	○備	○品	○平
○必	○鼻	○匹	○瓶

六音七聲

○東	○兌	○土	○同
○丹	○大	○貪	○覃
○帝	○弟	○天	○田
○■	○■	○■	○■

八音九聲

●■	●■	●■	●■
●■	●■	●■	●■
●■	●■	●■	●■
●■	●■	●■	●■

八音十聲

●■	●■	●■	●■
●■	●■	●■	●■
●■	●■	●■	●■
●■	●■	●■	●■

七音七聲

○乃	○內	○老	○鹿
○妳	○南	○冷	○犖
○女	○年	○呂	○离
○■	○■	○■	○■

八音七聲

○走	○自	○草	○曹
○哉	○在	○采	○才
○足	○匠	○七	○全
○■	○■	○■	○■

閉音清和律一之九

九音一聲

多■	禾■	開■	回■
可■	大■	宰■	每■
个■	化■	愛■	退■
古■	八■	○■	○■

九音二聲

良■	光■	丁■	兄■
兩■	廣■	井■	永■
向■	況■	亘■	瑩■
○■	○■	○■	○■

九音七聲

○思	○寺	○□	○□
○三	○□	○□	○□
○星	○象	○□	○□
○■	○■	○■	○■

十音七聲

○■	○■	○■	○■
○山	○土	○□	○□
○手	○石	○耳	○二
○■	○■	○■	○■

九音三聲

千■	九■	臣■	君■
典■	大■	引■	允■
旦■	半■	艮■	巽■
○■	○■	○■	○■

九音四聲

刀■	毛■	牛■	○■
早■	寶■	斗■	○■
孝■	報■	奏■	○■
岳■	霍■	六■	玉■

十一音七聲

○■	○■	○■	○■
○莊	○卜	○又	○崇
○震	○□	○赤	○辰
○■	○■	○■	○■

十二音七聲

○■	○■	○■	○■
○卓	○宅	○坼	○茶
○中	○直	○丑	○呈
○■	○■	○■	○■

九音五聲

妾■手■四■日■
衰■○■帥■骨■
○■○■○■德■
龜■水■貴■北■

九音六聲

宮■孔■衆■○■
龍■甬■用■○■
魚■鼠■去■○■
烏■虎■兎■○■

入聲闢唱呂一之八

一音八聲

●古●甲●九●癸
●□●□●近●揆
●坤●巧●丘●弃
●□●□●乾●虯

二音八聲

●黑●花●香●血
●黃●華●雄●賢
●五●瓦●仰●□
●吾●牙●月●堯

九音七聲

心■審■禁■○■
○■○■○■十■
男■坎■欠■○■
○■○■○■妾■

九音八聲

●■●■●■●■
●■●■●■●■
●■●■●■●■
●■●■●■●■

三音八聲

●安●亞●乙●一
●□●爻●王●寅
●母●馬●美●米
●目●皃●眉●民

四音八聲

●夫●法●□●飛
●父●凡●□●吠
●武●晚●□●尾
●文●万●□●未

九音九聲

●■●■●■●■
●■●■●■●■
●■●■●■●■
●■●■●■●■

九音十聲

●■●■●■●■
●■●■●■●■
●■●■●■●■
●■●■●■●■

五音八聲

●卜●百●丙●必
●步●白●備●鼻
●普●扑●品●匹
●旁●排●平●瓶

六音八聲

●東●丹●帝●■
●兌●大●弟●■
●土●貪●天●■
●同●覃●田●■

闢音清和律一之十

十音一聲

多■可■个■舌■
禾■火■化■八■
開■宰■愛■○■
回■每■退■○■

十音二聲

良■兩■向■○■
光■廣■況■○■
丁■井■亘■○■
兄■永■瑩■○■

七音八聲

●乃●妳●女●■
●內●南●年●■
●老●冷●呂●■
●鹿●犖●离●■

八音八聲

●走●哉●足●■
●自●在●匠●■
●草●采●七●■
●曹●才●全●■

十音三聲

千■典■旦■○■
元■大■丰■○■
臣■引■艮■○■
右■允■巽■匚■

十音四聲

刀■早■孝■岳■
毛■寶■報■雹■
牛■斗■奏■六■
○■○■○■玉■

十音五聲

妻■子■四■日■
衰■○■帥■骨■
○■○■○■德■
龜■水■貴■北■

十音六聲

宮■孔■眾■○■
龍■甬■用■○■
魚■鼠■去■○■
烏■虎■兔■○■

九音八聲

●思●三●星●■
●寺●□●象●■
●□●□●□●■
●□●□●□●■

十音八聲

●■●山●手●■
●■●士●石●■
●■●□●耳●■
●■●□●二●■

十一音八聲

●■●莊●震●■
●■●乍●□●■
●■●叉●赤●■
●■●崇●辰●■

十二音八聲

●■●卓●中●■
●■●宅●直●■
●■●坼●丑●■
●■●茶●呈●■

十音七聲

心■審■禁■○■
○■○■○■十■
男■坎■欠■○■
○■○■○■妾■

十音八聲

●■●■●■●■
●■●■●■●■
●■●■●■●■
●■●■●■●■

十音九聲

●■●■●■●■
●■●■●■●■
●■●■●■●■
●■●■●■●■

十音十聲

●■●■●■●■
●■●■●■●■
●■●■●■●■
●■●■●■●■

入聲闢唱呂一之九

一音九聲

●古●甲●九●癸
●□●□●近●揆
●坤●巧●丘●棄
●□●□●乾●虯

二音九聲

●黑●花●香●血
●黃●華●雄●賢
●五●瓦●仰●□
●吾●牙●月●堯

三音九聲

●安●亞●乙●一
●□●爻●王●寅
●母●馬●美●米
●目●皃●眉●民

四音九聲

●夫●法●□●飛
●父●凡●□●吠
●武●晚●□●尾
●文●万●□●未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六百二十九

閉音清和律一之十二

十一音 一聲
多■ 可■ 个■ 舌■
禾■ 火■ 化■ 八■
開■ 宰■ 愛■ ○■
回■ 每■ 退■ ○■

十一音 二聲
良■ 兩■ 向■ ○■
光■ 廣■ 況■ ○■
丁■ 井■ 亘■ ○■
兄■ 永■ 瑩■ ○■

十一音 三聲
千■ 典■ 旦■ ○■
元■ 犬■ 半■ ○■
臣■ 引■ 艮■ ○■
君■ 允■ 巽■ ○■

十一音 四聲
刀■ 早■ 孝■ 岳■
毛■ 寶■ 報■ 霍■
牛■ 斗■ 奏■ 六■
○■ ○■ ○■ 玉■

五音 九聲
●卜 ●百 ●丙 ●必
●步 ●白 ●葡 ●鼻
●普 ●朴 ●品 ●匹
●旁 ●排 ●平 ●瓶

六音 九聲
●東 ●丹 ●帝 ●■
●兑 ●大 ●弟 ●■
●土 ●貪 ●天 ●■
●同 ●覃 ●田 ●■

七音 九聲
●乃 ●妳 ●女 ●■
●內 ●南 ●年 ●■
●老 ●冷 ●呂 ●■
●鹿 ●犖 ●离 ●■

八音 九聲
●走 ●哉 ●足 ●■
●自 ●在 ●匠 ●■
●草 ●采 ●七 ●■
●曹 ●才 ●全 ●■

十一音 五聲
妾■ 子■ 四■ 日■
衰■ ○■ 帥■ 骨■
○■ ○■ ○■ 德■
龜■ 水■ 貴■ 北■

十一音 六聲
宮■ 孔■ 衆■ ○■
龍■ 甬■ 用■ ○■
魚■ 鼠■ 去■ ○■
烏■ 虎■ 兔■ ○■

十一音 七聲
心■ 審■ 禁■ ○■
○■ ○■ ○■ 十■
男■ 坎■ 欠■ ○■
○■ ○■ ○■ 妾■

十一音 八聲
●■ ●■ ●■ ●■
●■ ●■ ●■ ●■
●■ ●■ ●■ ●■
●■ ●■ ●■ ●■

九音 九聲
●思 ●三 ●星 ●■
●寺 ●□ ●象 ●■
●□ ●□ ●□ ●■
●□ ●□ ●□ ●■

十音 九聲
●■ ●山 ●手 ●■
●■ ●土 ●石 ●■
●■ ●□ ●耳 ●■
●■ ●□ ●二 ●■

十一音 九聲
●■ ●莊 ●震 ●■
●■ ●乍 ●□ ●■
●■ ●叉 ●赤 ●■
●■ ●崇 ●辰 ●■

十二音 九聲
●■ ●卓 ●中 ●■
●■ ●宅 ●直 ●■
●■ ●坼 ●丑 ●■
●■ ●茶 ●呈 ●■

十一音 九聲
●■●■●■●■
●■●■●■●■
●■●■●■●■
●■●■●■●■

十二音 十聲
●■●■●■●■
●■●■●■●■
●■●■●■●■
●■●■●■●■

入聲闢唱呂一之十

一音 十聲
●古●甲●九●癸
●□●□●近●揆
●坤●巧●丘●弃
●□●□●乾●虯

二音 十聲
●黑●花●香●血
●黄●華●雄●賢
●五●瓦●仰●□
●吾●牙●月●堯

闢音清和律一之十二

十二音 一聲
多■可■个■舌■
禾■火■化■八■
開■宰■愛■○■
回■每■退■○■

十二音 二聲
良■兩■向■○■
光■廣■況■○■
丁■井■亘■○■
兄■永■瑩■○■

三音 十聲
●安●亞●乙●一
●□●爻●王●寅
●母●馬●美●米
●目●皃●眉●民

四音 十聲
●夫●法●□●飛
●父●凡●□●吠
●武●晚●□●尾
●文●万●□●未

十二音 三聲
千■典■旦■○■
元■犬■半■○■
臣■引■艮■○■
君■允■巽■○■

十二音 四聲
刀■早■孝■岳■
毛■寶■報■霍■
牛■斗■奏■六■
○■○■○■玉■

五音 十聲
●卜●百●丙●必
●步●白●備●鼻
●普●朴●品●匹
●旁●排●平●瓶

六音 十聲
●東●丹●帝●■
●兑●大●弟●■
●土●貪●天●■
●同●覃●田●■

十二音 五聲
妾■子■四■日■
衰■○■帥■骨■
○■○■○■德■
龜■水■貴■北■

十二音 六聲
宮■孔■衆■○■
龍■甬■用■○■
魚■鼠■去■○■
烏■虎■兎■○■

七音 十聲
●乃●妳●女●■
●内●南●年●■
●老●冷●吕●■
●鹿●犖●离●■

八音 十聲
●走●哉●足●■
●自●在●匠●■
●草●采●七●■
●曹●才●全●■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六百二十九

十二音　七聲

心審禁○　○○十十　男坎火○　○○○妄

十二音　八聲

十二音　九聲

十二音　十聲

九音　十聲

思三星　寺□象

十音　十聲

山寸　土石　耳　二

十二音　十聲

十二音　十聲

莊囊　作□　人赤　崇辰

中　宅丸　圻丑　恭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二十二　二寘

寺

相國寺

列說志寺在開封府開封縣唐延和元年立額本北齊大建國寺後廢唐為歙州司馬鄭審之宅因疾施為招提坊復置寺睿宗以舊封相王改曰相國寺見汴州記一云鄭景之宅至道中增修修寺記宋白撰太宗御題額寺額記呂夷簡撰正殿北資聖閣按寺舊有重閣高三百尺敞倚州西畫塔唐大順初災後唐長興二年復修構咸平中改曰資聖又重樓三門至道元年造其南仁濟寶奎二殿東曰仁濟立銅人式并刻鍼灸圖經于石有仁宗御篆夏竦撰序西曰寶奎有仁宗飛白書章傳象篆額晏殊撰記寶奎北有經藏天聖初降真宗御集其西法華院有佛牙碑太宗真宗仁宗御製頌偈贊按佛牙碑賈昌朝書御製碑陰立石題額篆額王洙撰序并書又寺之東廡有真宗御製法音集又注題名記晁文莊公撰東南隅普滿塔按普滿塔唐至德中建寺舊有僧惠雲鑄銅勒像睿宗書寺額王溫裝佛并畫神吳道子畫文殊維摩李秀刻障日邊思順造排雲閣石抱玉畫護國除災患變相車政道畫天王環師畫梵王帝釋僧智儼造佛次圖世以此為十絕又有王隨石鐫李邕書韓幹畫末肖絕倫又據汴州記有田神功李鉀真令夫其所塔旁羅漢院有桂籍堂崇新賜第進士多集於此蔡畢仲書并題名云云寺中又有根鄉院記宋綬撰資聖閣新院記李淑撰浴室院記吳育撰開封志寺在祥符縣大寧坊見存堯臣嬾問評舊傳相國寺有十絕余欲能改齋漫錄所載相國寺舊榜太宗御書此十絕之一也又致談叢所載相國寺樓門唐人所造初木工喻浩曰他皆可能惟不解卷檐門內兩井亭近代木工不能及也寺之十絕此其二耳是與太宗御書為三絕也第未知彼七絕為何物耶然本朝名畫八氏云大相國寺碑稱寺有十絕大殿內彌勒聖容乃唐中宗朝僧惠雲於安業寺鑄成光照天地為一絕睿宗親感夢於延和元年七月二十四日改舊相國寺為大相國寺御題牌額為二絕王溫重裝聖容金粉肉色并門外善神為三絕大殿內有吳道子畫文殊維摩像為四絕供奉李秀刻佛殿障日九間為五絕明皇天寶四載令邊思順修建排雲寶閣為六絕石抱玉畫護國除災患變相為七絕明皇勅車道政依于闐國傳樣畫北方毗沙門天王為八絕環師畫梵王帝釋及東廊障日內畫法華經二十八品功德變相

為九絶西庫北壁僧智儼畫三乘國圖米入道位次圖為十絶又卻引此為十絶何也周革寫先生記樓閣最高而見者相國寺資聖閣朝元宮閣登雲樓資聖閣雄麗五層滴水廬山五百銅羅漢在焉國初曾翰所取者也朝元宮閣舊上清諸祥宮移至嵩光半空登雲樓俗呼為八大王樓又稱諱樓蓋初為燕王元儼所居後為鉅璫諱積有之其奇峻雄麗皆非東南所有朝元宮殿前有太石香爐二製作高雅開熙春閣前元有十餘座徽宗每宴熙春則用此燒香於閣下香烟蟠結凡數里有臨春結綺之意也朝元宮虛皇臺亦上清移來下有青石礎二刻畫龍鳳國花極工巧舊時是朱溫椒蘭殿舊物臺上有拜石方廣二丈許光瑩如碧玉四畔刻龍鳳雲霞環繞內留品字三方素地云是宣政內禁時徽宗立於中林靈素王文卿居兩傍也又云相國寺佛殿後壁有咸平四年翰林高待詔畫大天王尤雄偉殿外有石刻東坡題名云蘇子瞻子由孫子發秦少游同來觀晉卿墨竹中先生亦來 元本 十八月五日老申一百一歲又片石刻坡翁草書晴過石色皆如玄玉清波別志寺舊有六十餘院或止有屋數間蒼廡相接各具庖爨每虞火䖝乃分東西各為兩禪兩律自污腥穢來知今存數院蟬出撞日往逞經寺門遠望浮屠峻峭有指示曰此舊景德

院也匆匆攬轡徑過所可見者棟宇宏麗耳固不暇指顧問處所紹興初故老閑坐必談京師風物且喜歌曾元寵甚時得歸京裏去十小閣聽之感慨有流涕者五六十年後更無人說著蓋耆舊日就淪謝言之可勝於悒事物紀源唐房僚石幢九 寺肇自中宗叶夢始置于茲宋會要云開寶六年太祖修西塔曰廣願元祐元年僧中慈立又云咸平五年名後閣曰資聖東京記則云景德五年賜名也神宗熙寧間重修飾之併諸院為八東曰寶嚴寶梵寶覺惠林西曰定慈廣慈普慈智海東京記又曰仁濟殿天聖八年建後與寶奎殿同賜名也百川學海燕翼詒謀東京相國寺乃瓦市也僧房散處而中庭兩廡可容萬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趨京師以貨物求售轉售他物者必由於此太宗皇帝至道二年命重建三門為樓其上甚雄宸墨親填書金字額曰大相國寺五月壬寅賜之魏泰東軒筆錄舊傳東京相國寺乃魏公子無忌之宅至今地屬信陵坊寺前舊有公子亭丁謂開保康門對寺架橋始移亭于近東寺基舊極大包數坊之地今南北講堂巷即寺之講院戒身即寺之戒壇也能改齋漫錄大相國寺舊榜太宗御書寺十絶之一政和中改為宮御書賜額舊榜遂為高麗使乞歸其後復改為寺御書仍賜今額舊唐書五行志

大順二年十月汴州相國寺佛閣災是日晚微風震雷寺僧見赤塊在三門樓藤網中周遶一匝而火作良久赤塊北飛越前殿飛入佛閣網中如三門周遶轉而火作如是三日不息詑為灰燼文苑英華唐李邕大相國寺碑大聖不徒作作必有因化不徒開開必有福故大事所會一法所傳若天若人或賢或達雖萬才出地而三獸度河使不聞者聞未悟者悟豈虛也哉此寺御藍古發建國有濮州之像自要業而來及邀將復歸竪守常住人至萬且千飛臂殿當用壯敵國坐如請恭要如損有若部人郡賓者土心起謗便目失明有若郡人陳振者興言謗徒喉體及舌皆追悔自晉燕年在今或汝身為奴或鑄鍾依佛延和初載華請改為大相國寺復置額焉先天中內府降財御書題額一作牓睿宗通夢靈應擎發臨遣頒德僧真諱載馳載驅乃慰乃止昭宣涯命寵錫神幡吏人候迎法侶園繞谿壑里羅郭原者不可勝計夫以金仙聖容之表先主感之代邸嘉名之舊光主揉之筆精泚水昱一作上躬之故能鍾乾坤激日月景光邀曜德寓弘覆昌云比我開元神武皇帝受元禧祚國傳寶睦九族叶萬邦功濟而業成道光而孝理慈康父子義結華戎寰瀛之滑大輿之上顒顒而戴欣欣而係遠纖路于茲一作慈寓目丁茲一作慈者莫不瞻大名歡

聖札仰天性而注遺澤荷恩氏而歎堅林刹刀者周告勞擅施者問辭費莊嚴不獨於示相功德何止於無為碁布黃金圖擬碧絡雲廊八景雨散四花園土威神塔廟崇麗此其極也雖五香紫府太息芳馨千燈赤城永懷照灼人間天上物外異鄉四言也上坐知隱寺主元璟都維那上智儼皆妙覺圓常對境亡境攝入後地因如德如合之不两混以相濟成以為他方所至廣法界惟三虛空所至弘度門惟一況乎實相感通之應聖跡飛動之神安可默頌贊闕題記者已乃作頌曰佛法住持正教弘益真容見寺先帝書額藩邸潟名建國前跡我皇孝理我人光澤日月明明家邦赫赫觀妙追遠懷恩惟昔八部莊嚴四天感激以式永代是紀豈石

國朝清理冊寺在開封府　宋白銘曰臣供職業林伏膺典冪伽藍故事緗素預聞按大相國寺本北齊建國寺也唐室睿宗改賜今額大凡有土地然後置國城有國城然後興林宇恭承制旨顧畢其辭謹再拜而颺言曰天生烝民樹之司牧創業垂統建邦設都上古已還弗常厥所克都平陽舜都蒲坂周都酆鎬漢都長安咸以為天下之君保城中之大乃睠梁園古屬豫州主于牛極之三度入房星之五無名山大川之阻衛四通五達之郊梁開平中昇為京闕晉漢有周三代因之暨天道玄遠有開必先

惟周之興為宋經始遷宗社于斯築新城于斯太祖皇帝潛陽在下玄德昇聞百姓與能三靈改卜爰尊禪讓方隅元后以為必躬必親所以康世難破澤淤惟揚之妖不壯不麗何以威外夷闢皇居廄門之象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增嚴禋上帝之壇大禁衛連營之制由是荊湖內附吳蜀一統鑾明而治十有七年太宗皇帝德合天地明齊日月肇膺顧命一妾長君恢張四維奮迅獨斷盛我吳越享國百齡我以尺一而召之蕞尔并汾不庭二紀我以一戎而下之功成制禮治定作樂新集仙祕閣之署草藉田東封之儀既而麟鳳効祥草木呈瑞垂衣端拱二十二祀宗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之應運也紫氣充庭黃雲作蓋壽邸通三之貴震宮明兩之朝膺數在躬大寶曰位以至誠奉六廟以純孝尊萬安接盤維以擁睦御臣民以公正禮無違者文思化成六合無不雍之夫四海多來賓之國皇猷既已彰矣昌期亦已隆矣一旦負黼扆語侍臣曰朕荷九天眷命襲二聖丕基寅恭奉行弗敢失墜有慶時治小康行大中之道吾無間然存方外之教意無所闕太祖革封禪為開寶之號太宗錫龍興以太平之名別開啓聖之梵宮寶作上帝之壯觀唯相國寺勅建三門御書賜額餘未成就我當循之乃宣內臣飭大匠百工魯至衆材山積岳立正殿翼舒

長廊左鐘曰樓右經曰藏後拔層閣北通便門廣庭之內花木羅生中廡之外僧居鱗次大殿睟容即悲雲師所鑄彌勒瑞像也前樓衆聖即潁川郡所迎五百羅漢也其形勢之雄制度之廣剞劂之妙丹青之美呈繁高手雲萃名工外國之希古人工式巧聚精會神爭能角勝極思而成之也伴夫䟽稜鳥跂梅梁虹伸繡栭文楯璇題玉砌金碧輝映雲霞失容爭鏵玲瓏成韶合奏森善法於目前飄樂音於耳界若能龍華春日然燈月夕都人士女百億如雲綺羅繽紛花鬘瓔珞巡禮圍繞栴檀衆香仰而歎之咸兜率廣嚴攝歸于人世又若天仗晝都鳳輦埤敖千乘萬騎流水如龍旌旗蔽空歌吹沸渭叢欄內觀佳氣[illegible]術而望之疑蓬珠闕風神化于海上猗宏麗也殊勝也特不可得而量大矣哉維大雄氏真大聖人也佐佑大君興隆大化受記付囑為世外護故將以法王能仁兼帝王要道參而行之經言貴大則無畏不服經言慈悲則視民如傷經言忍辱則國君含垢經言利益則我躬如春德惟日新精進也設于天命持戒也如是知見如是信解然由遠有相之功德廣無邊之福田閣皇闢如泰山躋蒼生於壽域冀安沴不作僭賊不生風雨咸若衆區謐寧者歟古云登高能賦作器能銘彼猶小者尚以文為昔願栖籾頭陀之碑江總記栖霞之

迹庾信述鳳林之景王勃演牛頭之詞鴻筆遺妍厥猷盡在矧夫夷門奧位汴水陽涯旁連牛斗之城近對蒼龍之闕構此大壯宜揚頌聲臣久玷鼇山學牒鳳扆學徽觀與文愧非工捧詔慯然抽毫銘曰地象為輿天形如笠四序循環三辰出入吁嗟五代日不暇給祖宗耿光神祇降祥受天永命得人者昌崛起大宋作喻皇唐赫赫太祖聰明神武櫛風沐雨拔攘九土捶撻凶矩炳文如虎明明太宗寬仁肅恭務材訓農萬方來同顧帝禋宗神德猶龍重熙累洽慶流三葉玉塞蠹兵銅梁獻捷文物葳蕤禎符雜遝信及豚魚混一車書儒道情索道講玄虛動行二教歸奉真如隋是之側寺名相國髣髴天宮光華日域下福蒸人上延聖曆輪焉奐焉丕色相宣春陵寶馬許史雲將爭超勝地如會諸天不可思議嘆未曾有悅懌群心歡呼萬口千封受釐一時拜徹捻日占星揚于紫庭黃麻錫詔華琰刊銘金田寶刹萬祀千齡元王惲秋澗集汴梁路相國寺化工疏　汴梁路大相國寺住持僧柴其多才音修葺前殿所有化緣疏文合行開具者伏以梵宮鬱鬱無踰相國宏規傑閣歸存猶是李唐遺構浩劫難淳雲之衛秋風動喬木之悲顧二三之殘僧將脩完而何力幸蒙府眷尚賴人謀況有生趨嚮而執非善心在稽首歸依者當體上意能傾心而樂施或

分圓以捐金同新娥若清光與後天人俾觀風鈴如語響泛潮音天女散花有來衆士視延聖壽戴繡具業之香翊贊皇圖永比僧盧之固謹疏宋梅聖俞文陵集劉元甫觀相國寺淨土楊惠之塑像吳道子畫又越僧鼓琴閣僧寫真予鮮其能小序　都下將踰三十春不聞此畫望想子得亦新慈寺臨大道常多車馬塵設如前日手晦昧已甚人曷分今與古曷辯偽與真闕端圖鳳姿越釋律龍唇但知五彩爛徒謂五音淳飄職商聲高執驚群于神不張評譜品宗王翻得祇二君才調高言若羽翮振將令奇常工千歲傳不泯范石湖大全集相國寺詩寸諱孫少傳御書寺十排背當胡僧所須而以傾蓓鉄吻護奎文金碧浮圖暗古塵閒說今朝都閉寺羊裘胡帽趁時新劉攽彭城集秋雪過相國寺詩　六花飛舞滿長安古寺樓臺白玉攢長眉老僧見客語兩年秋雪瓢中寒劉公是先生集雪中詣相國寺詩　西風卷雪白如沙索漠空林開白花病僧迎客興不淺自啓軒牕煎越茶

慈孝寺

刊頭志寺在開封府祥符縣天聖五年置本蔡國公主宅有崇先殿以奉真宗聖容又有章獻太后彰德殿寺中見懷撰禾須書事物紀原寺故駙馬都尉吳元扆宅也天聖二年十二月十二日詔建寺奉真宗神御初議名慈聖將太后號有

此二字改賜今名東京記曰戒壇院本寺園賢元初僧文亘普翔戒壇慶曆五年賜額也宋夏文莊公集慈孝寺銘并序　維天聖四載冬十二月洛苑副使入内内侍省押班江德明被旨治故燕國吳惠長公主第為佛寺資福于真宗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始聖上以皇太后濬發鴻誓祗迪淨因圖創美名永昭慈訓三事之臣相與進曰陛下以聰哲廣運承燕翼之謀太后以寬仁勤儉膺顧託之重垂簾訪對齋居聽政雨露均澤榮悴畢露日月並明忠邪洞判陽郊再卜歲歷五稔六幕晏清百嘉楙育此太后至慈以佑祠聖景貺侍臨陛下至孝以事母儀黎苗歡欣在昔名寺方册具焉或以紀年或以盛德令稱以慈孝為名庶稱道於無窮輝映於前代有制可之仍命近臣銘於樂石臣聞東漢已還有天下者繼體承基尊祖親禰黃流玉瓚觀盥之享嚴高寢清壇外侑之容備屬象之餘然顧慕遺愍奉先之典有終欲報之哀無極載以佛國追福載以釋像薦靈旁行不流厥惟舊矣唐氏中微上下作范劇搖亂群雄紛擾戕杞琊於二百歷世幾乎三十文輝奄授山川圯裂室廬主則辣邪郭成堠壓大地之戴欲空下民之命由我國家天人合應祖宗重光並翦鯨鯢再造夏勝殘去殺解百王之獘組題期立象擁五精之王氣蹇洪範順乾則宜國以建永圖剗霸軌拓皇衢納民以遵大道功有震疊坤維格天光表而太山之高未增德有寄晚燮炎蒸雲潤海而梁父之基未附上帝儲蓄祉而有待先聖膺寶命而惟新其宅藩房踐儲邸則三雞問寢四時省膳周文之孝德也尹正京轂寵綏都畿有虞之歷試也其步天階御神器則攸縱多能宣精道藝陶唐之文思也躬秉六師外攘夷狄成湯之聖武也大哉以日躋之美承天贊之業仁經之義緯之根本於道德粉飾乎禮樂信以來遠念鸞之兵寢虛以受人融亮之臣進萬景以之昭晰元化以之絪縕包舉大寧㕘倖逆始故能延款駕席蘿圖萃坤珍輯天端紀官立制克稱乎神物升中降禪不顯於上儀鄭丘頌祇曲里尊道秩無文以拜貺冢名山而紀迹均大賚賜明宥獲太素宣至和乎兆庶之恩豐嘉萬靈之禮洽方將秘靖館齋大庭而思帝所以甚歡厭天下之為累徽琴瑟而帝俾倦與馬而羅游聖人入侍興居冠帶不褫太后親嘗藥石夙夜必躬靡愛牲牷徧走群望載磬圭璧並植三壇脣壞慕而無功碎玉靈而罔致於是祈竺乾之秘教擔沁水之名園行萁有瘳即程庶役靡獲夢齡之感終指彤日之報弓遺髯斷荊山之鼎空成鏞䏝酒清釗天之游不返宇宙悽但人神震動六宮攀號萬國縞素皇帝起初載臨扆極章明百度履德包元以儀

形乎風烈皇太后恭遵制保重熙平決萬機博照兼覽以對越乎威神以為能類帝者聖人善饗親者孝子乃緣先朝之意淡講昭事之文以真皇之受元符膺秘記靈宙之碩探也始嚴安聖之殿于玉清之廷奉諱誨迪璿源六羽之監觀也繼作奉真之殿于景靈之館又以洛師吉壤藝祖降靈有應天之院睢陽奥區王業資始有鴻慶之宮四範睟容並安寶宇畫漢祖龍顏之妙增開元玉石之華皆衣冠是將旒扆如在薦櫻獻鮪馳傳相望濡露履霜因時增愴又以為禴祀極乎禮異幽贊之宜哀感竭乎情無名助之禮乃後曠近職命有司中述緒言繼成曩志即鳳臺之餘址建鹿苑之精廬因舊垣而不廣慮民居也鳩庶工而惟簡形人力也　祇植之園設像無偭成之顧巖洞隱飾疑堂邑之山林讚唄傳聞變平陽之歌舞回廊四注飛觀相臨落斯干之雅章成春秋之遂事以五年冬十月詔擇練僧三十以奉重修置淨人二十有五以給灑掃設官守之句俾德明以董之議尊奉之制命太常以恭之先置禁中肖像文考是月壬申乃率通臣戒宗室導自天章之閣至于會慶之殿　紫怪奉香望歆達旦翌日群后表謁百靈備從中命工公奉安于寺之崇真殿緇黃先道儀衛清路幡華旗旆左右相見鐘磬笙簧前後間作帷帝設次簪紱在廷太史候辰攸司錯事言膺殿膀出於宸翰飛毫舉鳳拂素騰龍孝德聖能並煥益曰甲戌上運法駕公卿以奉嘗薦越翌日太后御珊輿總嬪侍以獻令芳都人隨塗鮮車擊轂或鼓舞蹈德或感泣懷恩望帝鄉之雲慘淒共色聽魚山之梵讚歎相趨先帝付受之道光矣後聖恭事之禮至矣書所云克篤前烈詩所云聿追來孝者也史官奉詔謹為銘曰有宋赫赫兩宮明明慈昭神育孝總天經恩文眞皇悲哀罔極曾館方虛給園斯闢斗城北望廣路東披釆楹叢倚紺瓦暈飛寶網羅空金鋪表道濡月光明青蓮相好有殿中峙寔奉先朝彫雲綦楹綺棟陵駭隆準如生清輝若在祇薦馨香疑聞謦欬供帳威具服御畢陳獲藜雖遠手澤猶新閒館旁建藻扃相屬庭有寓龍山多疊玉嚴衛㕘叙靈游往來雨華紛護飆馭徘徊日監孝思永賜純嘏時萬斯年在宥天下　黃庭堅豫章集慈孝寺餞子敦席上奉同孔經父八韻　日永知槐夏雲黃喜麥秋歐陽公詩話載龍師氏詩云麥秋蒼氣潤槐夏午陰清王介甫詩綠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麥正青禮記月令麥秋至同朝國事集賜沐更功休並予日得侍同朝喜喜漢書薛宣傳曰日至文以令休祇園冠蓋地清興耳目謀梵云祇園此言勝氏梵云僧伽藍摩此云衆園由祇陀太子園造佛精舍因以為名鄉子卑小弘記

曰肩斧之状然日得浩浩之勢與耳珠晴雲浮若梳飛雹落文揪陸羽茶經曰沐蜍者湯之華也如晴天爽朗有浮雲鱗鱗然若梳見上注飛雹謂素髮文揪詞基句北多墳書曰本國王子入貢出本國如揪玉句令曉棊子丘之若者如揪日色　一客衆主人醉此領虎頭虎頸持龍節排河使東流積北曹于問曰衆主人卿大夫士居中皆笑不循此借用其字司馬李節曰澤國用龍節孟子曰排淮泗而注之江厥田惟上上桑麻十數州封功不汗馬可封萬戶侯禹貢雍州厥田惟上上左傳曰諸侯書時計功漢書蕭何傳曰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為鄼侯食邑八千戶功臣皆曰蕭何未有汗馬之勞徒居臣等上何也李廣傳曰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

青岡寺　開封府志青岡寺在本府通許縣東南

善護寺　開封府志善護寺在陽武縣治東郭外廢壞不存

歐陽寺　開封府志歐陽寺在新鄭縣

城皐寺　開封府志城皐寺在新鄭縣東北截豐都

自然山寺　開封府志自然山寺在新鄭縣西南永安都

香峪寺　開封府志香峪寺在密縣西北三十里已廢舊基尚見存

洪濟寺　開封府志洪濟寺在許州城內東北一里基址尚見存

王孟寺　開封府志王孟寺在襄城縣庚河保　一在縣南二十里

洪村寺　開封府志洪村寺在襄城縣穎橋保

屈村寺　開封府志屈村寺在襄城縣東北三十里世傳屈平子孫所居之地後人因以其宅為寺焉

駝口寺　開封府志駝口寺在襄城縣東南四十里

善村寺　開封府志善村寺在鈞州城西北隅

紫雲寺　元一統志紫雲寺在襄城縣紫雲山楚莊王妻妙渭公主證果因地古塔今存

彼岸寺　開封府志彼岸寺在郾城縣西北一里六十步有古塔存焉　元一統志寺在郾城縣蘇穎濱有詩詠文殊院古柏云曾看大柏孔明祠行盡天涯未見之此樹便高稱于行宅山只可作豫枝栿梁知是誰家用舟楫惟應海水宜春暮飛鵝集無數青田老鶴未曾知

華臺寺　開封府志華臺寺在陳州北關新建

靈通寺　元一統志靈通寺在陳州宛丘先生張耒字文潛嘗寓於此植雙棠于僧舍作閒雙棠賦

建中寺　洛陽伽藍記建中寺普泰元年尚書令樂平王尒朱世隆所立也本是閹官司空劉

騰宅屋宇奢侈梁棟踰制一里之間廊廡充溢堂比宣光殿門匹乾明門博敞弘麗諸王莫及也在西陽門內御道北謂延年里正光年中元乂專權太后幽隔永巷騰為謀主乂是江陽王繼之子太后妹婿熙平初明帝幼沖諸王權上太后拜乂為侍中領軍左右令揔禁兵委以腹心反得幽隔永巷六年太后哭曰養虎自齧長虺成蛇至孝昌年太后反政遂誅乂等沒騰田宅元乂誅日騰已物故太后追思騰罪發墓殘尸使其神靈無所歸趣以宅賜王雍建義元年尚書令樂平王尒朱世隆為榮追福題以為寺朱門黃閣所謂仙居也以前廳為佛殿後堂為講堂金花寶蓋遍滿其中有一涼風堂本騰避暑之處淒涼常冷經夏無蠅有萬年千歲之樹也　洛陽志寺在孝義里

長秋寺　洛陽伽藍記長秋寺在劉騰所立也騰初為長秋令卿因以為名在西陽門內御道北一里　一在延年里即是晉中朝時金市處寺北有濛氾池夏則有水冬則竭矣中有三層浮圖一所金盤靈剎曜諸城內作六牙白象負釋迦在虛空中莊嚴佛事悉用金玉作工之異難可具陳四月四日此像常出辟邪師子導引其前吞刀吐火騰驤一面綵幢上索詭譎不常奇伎異服冠於都市像停之處觀者如堵迭相踐躍常有死人

瑤光寺　洛陽伽藍記世宗宣武皇帝所立在閶闔城門御道北東去千秋門二里千秋門內道北有西遊園園中有凌雲臺即是魏文帝所築者臺上有八角井高祖於井北造涼風觀登之遠望目極洛川臺下有碧海曲池臺東有宣慈觀去地十丈觀東有靈芝釣臺累木為之出於海中去地二十丈風生戶牖雲起梁棟丹楹刻桷圖寫列仙刻石為鯨魚背負釣臺既如從地踊出又似空中飛下釣臺南有宣光殿北有嘉福殿西有九龍殿殿前有龍吐水成一海凡四殿皆有飛閣向靈芝往來三伏之月皇帝在靈芝臺以避暑有五層浮圖一所去地五十丈仙掌凌虛鐸垂雲表作工之妙埒美永寧講殿尼房五百餘間綺疏連亘戶牖相通珍木香草不可勝言牛筋狗骨之木雞頭鴨腳之草亦悉備焉椒房嬪御學道之所掖庭美人並在其中亦有名族處女性愛道場落髮辭親來儀此寺珍麗之飾服修道之衣投心入正歸誠一乘永安三年中尒朱兆入洛陽縱兵大掠時有秀胡騎數十人入瑤光寺婬穢自此後頗獲譏京師語曰洛陽女兒急作髻瑤光寺尼奪作婿瑤光寺北有承明門有金墉城即魏氏所築晉永康中惠帝幽於金墉城東有洛陽小城永嘉中所築城東北角有魏文帝百尺樓年歲既久形制如初高祖在城內作光極殿因名金墉城門為光

極門人作重樓飛閣遍城上下從地望之有如雲也

景樂寺

洛陽伽藍記寺太傅清河文獻王懌所立也懌是孝文皇帝之子宣武皇帝之弟閶闔南御道西望永寧寺正相當寺西有司徒府東有大將軍高肇宅北連義井里井里北門外有葉樹數株枝條繁茂下有甘井一所石槽鐵罐供給行人飲水庇廕多有憩者有佛殿一所像輦在焉雕刻巧妙冠絕一時堂廡周環曲房連接輕條拂戶花蘂被庭至於六齋常設女樂歌聲繞梁舞袖徐轉絲管寥亮諧妙入神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觀者以為至天堂及文獻王薨寺禁稍寬百姓出入無復限礙後汝南王悅復修之悅是文獻之弟召諸音樂逞伎寺內奇禽怪獸舞抃殿庭飛空幻惑世所未覩異端奇術總萃其中剝驢投井植棗種瓜須臾之間皆得食士女觀者目亂精迷自建義已後京師頻有大兵此戲遂隱也

昭儀尼寺

洛陽伽藍記寺閹官等所立也在東陽門內一里御道南東陽門內道北大北倉導官二署東南治粟里倉司官屬住其內太后臨朝閹寺專寵宦者之家積金滿堂是以蕭忻云高軒斗升者閹官之釐婦胡馬鳴珂者莫不黃門之養息也忻陽平人也愛尚文籍少有民譽見閹寺寵盛遂發此言因即知名為治書侍御史寺

有一佛二菩薩塑工精絕京師所無也四月七日常詣景明景明三像恒出迎之伎樂之盛與劉騰相比堂前有酒樹麵木昭儀寺有池京師學徒謂為翟泉也衒之按杜預注春秋云翟泉在晉太倉西南按晉太倉在建春門內今太倉在東陽門內此地今在太倉西南明非翟泉也後隱士趙逸云此地是晉侍中石崇家池池南有綠珠樓於是學徒始寤經過者想見綠珠之容也

願會寺

洛陽伽藍記寺中書侍郎王翊捨宅立也佛堂前生桑樹一株直上五尺枝條橫遶柯葉傍布形如羽蓋復高五尺然又凡為五重每重葉椹各異京師道俗謂之神桑觀者成市施者甚眾帝聞而惡之以為惑眾命給事中黃門侍郎元紀伐殺之其日雲霧晦冥下斧之處血流至池見者莫不悲泣

光明寺

洛陽伽藍記寺在願會寺南宜壽里內有苞信縣令段暉宅地下常聞鐘聲時見五色光明照於堂宇暉甚異之遂掘光所得金像一軀可高三尺有二菩薩趺上銘云晉太始二年五月十五日侍中中書荀勗造暉遂捨宅為光明寺時人咸云此荀勗舊宅其後盜者欲竊此像像與菩薩合聲喝賊盜者驚怖應即殞倒眾僧聞像叫聲遂來捉得賊

胡統寺

洛陽伽藍記寺太后從姑所立也入

道為尼遂居此寺在永寧南一里許寶塔五重金刹高聳洞房周匝對戶交疏朱柱素壁甚為佳麗其寺諸尼帝城名德善於開導工談義理常入宮與太后說法其資養緇流從無比也

修梵寺

洛陽伽藍記寺在清陽門內御道北有金剛鳩鴿不入鳥雀不棲菩提達磨云得其真相也寺北有永和里漢太師董卓之宅也里南北皆有池卓之所造今猶有水冬夏不竭里中太傅錄尚書長孫稚尚書右僕射郭祚吏部尚書邢巒廷尉卿元洪超衛尉卿許伯桃涼州刺史尉成興等六宅皆高門華屋齋館敞麗楸槐蔭途桐楊夾植當世名為貴里掘此地者輒得金玉寶玩之物邢巒家常掘得丹砂及錢數十萬銘云董太師之物後卓夜中隨巒索此物巒不與之經年巒遂卒矣

嵩明寺

洛陽伽藍記寺在修梵寺西高牆峻宇比屋連甍亦是名寺

景林寺

洛陽伽藍記寺在開陽門內講道東講殿疊起房廡連屬丹檻炫日繡桷迎風實為勝地寺西有園多饒奇果春鳥秋蟬鳴聲相續中有禪房一所內置祇洹精舍形製雖小巧稱難加以禪閣虛靜隱室幽邃嘉樹夾牖芳杜匝階雖云朝市想同巖谷靜行之僧繩坐其內飧風服道結跏數息有石銘一所國子博士盧白頭為其文白頭

一字景裕范陽人也性愛恬靜丘園放敖學極六經說通百氏普泰初起家為國子博士雖在朱門以注述為事注周易行之於世也

景明寺

洛陽伽藍記宣武皇帝景明年中所立因以為名在宣陽門外一里御道東其寺東西南北方五百步前望嵩山少室卻負帝城青林垂影綠水為文形勝之地爽塏獨美山懸堂觀光盛一千餘間複殿重房交疏對霤青臺紫閣浮道相通雖外有四時而內無寒暑房簷之外皆是山池松竹蘭芷垂列階墀含風團露流香吐馥至正元年中太后始造七層浮圖一所去地百仞是以邢子才碑文云俯聞激電傍屬奔星是也妝飾華麗侔於永寧金盤寶鐸煥爛霞表寺有三池萑蒲菱藕水物生焉或黃甲紫鱗出沒於繁藻或青鳧白鴈沉浮於綠水碾磑舂簸皆用水功伽藍之妙最為稱首時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師諸像皆來此寺尚書祠部曹錄像名有一千餘軀至八日以次入宣陽門向閶闔宮前受皇帝散花于時金花映日寶蓋浮雲幡幢若林香煙似霧梵樂法音聒動天地百戲騰驤所在駢比名僧德眾負錫為群信徒法侶持花成藪車騎填咽繁衍相傾時有西域胡沙門見此唱言佛國至永熙年中始詔國子祭酒邢子才為寺碑文子才河間人也志性通敏風情雅潤下帷覃思溫故

知新文宗學府蹲班馬而孤上英規勝範陵許鄴而獨高是以衣冠之士輻湊在門懷道之賓去來滿室升其堂者若登孔氏之門沾其賞者猶德東吳之句踐甚當時聲布遐邇正光末解褐為世宗挽郎奉朝請尋進中書侍郎黃門子才洽聞博見無所不通軍國制度罔不訪及自王室不靖虎門業廢復遷國子祭酒謨訓上庠子才罰惰賞勤專心勸誘青領之生競懷雅術洙泗之風茲焉復盛永熙年末以母老辭帝不許之子才恪請懇至辭淚俱下帝乃許之詔以光祿大夫歸養私室所在之處給事力五人歲一朝以備顧問王侯祖道若漢朝之送二疏暨皇居徙鄴民訟殷繁前格後詔自相與奪法吏疑獄簿領成山乃勅子才與散騎常侍溫子昇撰麟趾新制十五篇省府以之決疑州郡用為治本武定中除驃騎大將軍西兗州刺史為政清靜吏民安之後徵為中書令時我馬在郊朝廷多事國禮朝儀咸自子才出所制詩賦詔策章表碑頌讚記五百篇皆傳於世隣國欽其模楷朝野以為美談也相臺志寺在彰德府臨彰縣按鄴中記在鄴城東北三臺東今之景明村是也

大統寺

洛陽伽藍記大統寺在景明寺西利民里

秦太師公二寺

洛陽伽藍記寺在景明寺南一里西寺大

后所立東寺皇姨所造並為父追福因以名之時人號為雙女寺並門供隣洛水林木扶疎布葉垂陰各有五層浮圖一所高五十丈素綵畫工比於景明至於六齋常有中黃門一人監護僧舍襯施供具諸寺莫及焉寺東有靈臺一所基趾雖頹猶高五丈餘即是漢光武所立者靈臺東辟雍是魏武所立作者至我正光中造明堂於辟雍之西南上圓下方八牕四闥汝南王復造甎浮圖於靈臺之上孝昌初妖賊四侵州郡失據朝廷設募征格於堂之北從戎者拜曠夜將軍偏將軍裨將軍當時甲冑之士號明堂將虎賁駱子淵者自云洛陽人昔孝昌成在彭城其同營人樊元寶得假還京師子淵附書一封令達其家云宅在靈臺南近洛水卿但是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寶如其言至靈臺南了無人家可問徙倚欲去忽見一老翁來問何從而來彷徨於此元寶具向道之老翁云是吾兒也取書引元寶入遂見館閣崇寬屋宇佳麗坐命婢取酒須臾見婢抱一死小兒而過元寶甚怪之俄而酒至色甚紅香美異常兼設珍羞海陸備具飲訖辭還老翁送元寶出云後會難期以為悽恨別甚慇懃老翁還入元寶不復見其門巷但見高岸對水淥波東傾唯見一童子可年十五新溺死鼻中出血方知所飲酒是其血也及還彭城子淵已失矣元寶與子淵同

戍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也

高陽王寺

洛陽伽藍記寺高陽王雍之宅也在津陽門外三里御道西雍為尒朱榮所害也捨宅以為寺正光中雍為丞相給與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貴極人臣富兼山海居止第宅匹於帝宮白殿丹檻窈窕連亘飛簷反宇轇轕周通僮僕六千伎女五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自漢晉以來諸王豪侈未有也出則鳴騶御道文物成行鐃吹響發笳聲哀轉入則歌姬舞女擊竹吹絲管迭奏連宵盡日其竹林魚池侔於禁苑芳草如積珍木連陰雍嗜口味厚自奉養一食必以數萬錢為限海陸珍羞方丈於前陳留侯李崇謂人曰高陽一食敵我千日崇為尚書令儀同三司亦富傾天下僮僕千人而性多儉悋惡衣麤食食常無肉止有韭茹韭菹崇客李元佑語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故元佑曰二韭一十八聞者大笑世人即以為譏罵雍薨後諸妓悉令入道或有嫁者美人徐月華善彈箜篌能為明妃出塞之歌聞者莫不動容永安中與衛將軍原士康為側室宅近青陽門徐鼓箜篌而歌哀聲入雲行路聽者俄而成市徐常語士康云王有二姬一名修容二名艷姿並蛾眉皓齒潔貌傾城修容亦能為淥水歌艷姿善火鳳舞並愛傾後室寵冠諸姬士康聞此遂常令徐鼓淥水火鳳之

曲焉高陽宅北有中甘里里內潁川荀子文年十三幼而聰辯神情卓異雖黃琬文舉無以加之正光初廣宗潘崇和講服氏春秋於城東昭義里子文攝齊北面就和受道時趙郡李才問子文曰荀生住在何處子文對曰僕住在中甘里才曰何為住城南城南有四夷里館子以此譏之子文對曰國陽勝地卿何怪也若言川澗伊洛崢嶸語其舊事靈臺石經招提之美報德景明當世富貴高陽廣平四方風俗萬國千城若論人物有我無卿才無以對之崇和曰汝潁之士利如錐燕趙之士鈍如鎚信非虛也舉學皆笑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二十二